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七一冊目次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五）（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註 元興文署刻本 〇〇一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五）

（宋）司馬光撰　（元）胡三省音註

元興文署刻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redacted]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一

起屠維作噩盡重光大淵獻凡三年　隋即春秋隨國爲楚所滅以爲縣秦漢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後分置隨郡梁曰隨州後入西魏楊忠從周太祖以功封隨國公子堅襲爵受周禪遂以隨爲國號又以周齊不遑寧處去辵作隋以辵訓走故也辵音綽

高祖文皇帝上之上

諱堅姓楊氏隋書云弘農郡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鉉生子元壽後魏時爲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玄孫忠從周太祖起義關西寔生帝自陳宣帝太建十三年至開皇九年隋有西北八年矣以通鑑紀年於此九年爲隋紀年之始故書上之上

開皇九年　帝以陳高宗太建十三年受周禪至是年平陳混壹天下通鑑紀事乃以開皇繫年

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　朝直遙翻塞悉則翻　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　日加申爲晡奔謨翻

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　若人者翻　先是弼以老馬　先悉薦翻　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　艘蘇遭翻爾雅水注澮曰瀆　陳人覘之以爲內國無船　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內國即中國隋避諱改曰內　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　幟昌志翻被皮義翻　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　復扶又翻　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　橫江浦在和州界采石磯在今太平州三十里對岸津渡處將即亮翻下將兵同　守者皆醉遂克之　德祐甲戌十有二月沙武口之事亦猶此　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　隋志江都郡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郡後齊置秦州後周改州曰方州改郡曰六合開皇初郡廢四年改尉氏曰六合張舜民曰桃葉山即今瓜步鎮之地帥讀曰率　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八卿入議軍旅

戊辰陳主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　蠆丑邁翻　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爲都督　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爲大監軍　去年冬陳主擢施文慶督湘州未及之鎮而隋兵渡江難乃旦翻監工銜翻　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　陳南豫州治宣城時徙鎮姑孰白下城合白石壘唐武德移江寧縣於此名白下縣帥讀曰率　散騎常侍皐文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　尼女夷翻

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　南徐州治京口　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閒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　勞力到翻　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　令力丁翻　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

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
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今太平州當塗縣南二里有姑孰溪西入大江蓋因
舊鎮而得名皋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
軍門者晝夜不絕會魯廣達之子世真在新蔡與其弟
世雄及所部降於擒虎侯景之亂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魯氏遂世襲以事
陳新蔡注見一百五十四卷梁世祖承聖元年降戶江翻遣使致書招廣達使疏吏翻
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罪劾戶槩翻又戶得翻陳主慰
勞之勞力到翻加賜黃金遣還營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
遜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遊弈以禦六合兵陳主以
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
之任音壬令蕭摩訶徐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
止重知字難也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
京口於建康爲北姑孰於建康爲南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
阿之衝而入曲阿本雲陽秦時人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
故曰曲阿其地在武進丹徒二縣之間弼分兵斷其衝恐三吳之兵入援建康掎其後也斷音短陳
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朝直
遙翻樂音洛樊毅屯耆闍寺闍視遮翻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
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忠武將軍梁置班十九陳擬官品第四秩中二千石位次四平
將軍己卯任忠自吳興入赴去年使任忠出守吳興仍屯朱雀門
晉孝武帝建朱雀門上有兩銅雀前直大航謂之朱雀航辛未賀若弼進據鍾山

鍾山在今上元縣東北十八里輿地志古曰金陵山縣名因此又名蔣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死此
山下孫氏都秣陵以其祖諱鍾因改名蔣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
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于新林新林浦去今建
康城二十里西直白鷺洲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蘄音機又
音其王世積闕新國人按班志廬江郡尋陽縣禹貢九江皆在南東合爲大江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
分爲九漢之尋陽縣在今蘄州界王世積以舟師自蘄水出九江國古國字破陳將紀瑱
於蘄口蘄水入江之口將即亮翻下同瑱他甸翻又音鎮陳人大駭降者相
繼降戶江翻晉王廣上狀上時掌翻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
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士懦乃亂翻又奴亂翻
士讀曰事唯日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處昌呂翻分扶
問翻文慶既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輩怏怏
怏於兩翻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
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
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
壘塹未堅塹七艷翻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
摩訶任忠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
持重今國家足兵足食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
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斷丁管翻下同無令彼信得通
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
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被皮義翻淮南土

人與臣舊相知忿公開臣往必皆景從師古曰景從言如景之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徐州彭汴之路也復扶又翻斷丁管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周羅睺時督水軍在郢漢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欻然曰欻許勿翻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孔範以竇憲破匈奴事自誑蠢翁之崇國亡家如此爲于僞翻下同燕於賢翻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賦給與也分界也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陳讀曰陣下同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總管楊牙員明等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下同員音運姓也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窘渠隕翻復扶又翻下同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趣七喻翻又讀曰趨範兵暫交即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

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好宜也住止也今南人猶有是言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金兩滕滕徒登翻緘約物曰滕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謂往就周羅睺等臣以死奉衞陳主信之敕忠出部分分扶問翻令宮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軍或作君衆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比猶[illegible][illegible]之於卿正也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事見一百六十二卷梁武帝太清二年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于井憲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夏戶雅翻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

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祝穆曰景陽井在法寶寺或云白蓮閣下有小池而方丈餘或云在保寧寺覽輝亭側舊傳云欄有石脈以帛拭之作臙脂痕一名臙脂井又名辱井梁制有殿中舍人守舍人陳制殿中舍人爲三品蘊位守舍人爲三品勳位在九品之外後閤舍人爲殿中舍人之守後閤者）沈后居處如常（處昌呂翻）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此太子舍人也梁制太子中舍人四人掌其坊之禁令舍人十六人掌文記中舍人八班舍人三班陳制中舍人六百石舍人亦如之）軍士叩閤而入深安坐勞之曰（勞力到翻）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爲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爲之備及

臺城失守相帥出降（朝直遙翻下同守式又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樂音洛）曾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流涕歔欷（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朝直遙翻孫皓降晉封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恥功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訽挺刃而出（訽苦候翻罵也挺拔也）欲令蔡徵爲叔寶作降箋命乘騾車歸己（騾盧戈翻）事不果

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熲先入建康熲子德弘爲晉王廣記室（熲居永翻隋制諸王記室參軍在錄事功曹之下）廣使德弘馳詣熲所令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妲己有蘇氏之美女商紂嬖之武王勝殷殺紂并誅妲己妲當割翻己音紀）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詩大雅抑之辭）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使高熲留麗華而熲納之文帝必怒安得成他日奪嫡之謀是誠宜德之也顧恨之邪史爲廣殺熲張本）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皆爲民害斬於石闕

下以謝三吳（斂力贍翻暨其冀翻陽慧朗一作惠朗暨慧之下一本有景字）使高熲與元帥府記室裴矩（帥所類翻）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爲賢矩讓之弟子也（裴讓之見一百五十八卷梁武帝大同四年）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收以屬吏（先悉薦翻屬之欲翻）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其功開府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報讎也陳高祖殺僧辯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紹泰元年）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高宗陵總給五戶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

陵跡吏翻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去年陳遣善心來聘留於客館不遣還事見上卷西階賓階也衰服藉草喪禮也衰吐雷翻號户刀翻藉慈夜翻敕書唁焉唁魚戰翻弔生曰唁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賜衣一襲衣單複具曰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改衰服服賜服復出北面立復扶又翻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朝直遥翻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通直散騎常侍屬門下省今敕善心以本官直門下省何也按唐六典晉始有門下省散騎常侍雖隸門下别爲一省潘岳云寓直散騎之省是也此隋所以命許善心以通直散騎常侍直門下省也陳水軍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荀法

尚守江夏江夏陳郢州治所夏户雅翻秦王俊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漢水入江之口即沔口也相持踰月陳荆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内史呂忠肅屯岐亭按楊素傳忠肅屯岐亭正據江峽則岐亭在西陵峽口也考異曰隋書作呂仲肅南史作呂肅今從陳書據巫峽按水經江水出巫峽過秭歸夷陵逕流頭狼尾灘而後東逕西陵峽去年冬楊素破戚昕其舟師已過狼尾而東呂忠肅所據者蓋西陵峽也當從楊素傳作江峽爲通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考異曰南史作五條今從隋書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

肅奔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去羌呂翻忠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蜑千人蜑亦蠻也居巴中者曰巴蜑此水蜑之習於用舟者也蜑徒旱翻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艘蘇遭翻艦户黯翻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梁置信州於巴東西魏取之其地時屬蕭詧陳信州刺史屯於安蜀城陳慧紀屯公安公安陳荆州治所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復扶又翻帥讀曰率下同將即亮翻下同欲入援建康爲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罷湘州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爲盟主巴州治巴陵而叔

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帥讀曰率降户江翻使疏吏翻下同勞力到翻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睺陳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日將即亮翻臨力浸翻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陳已亡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黄偲棄城走蘄音機又音其偲音思豫章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守式又翻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晉王廣於時將師還也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簡辭

訟(治直之翻下同)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
識剖斷不平(為其于偽翻 斷丁亂翻)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
為害更甚且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令力丁翻 要一遥翻)
豈可使兩縣共管一鄉帝不聽丙申制五百家為鄉
置鄉正一人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長知兩翻) 陳吳州
刺史蕭瓛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瓛為主(瓛戶官翻)右衛
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揔管元契張默言等討
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隋書宇文述代郡武川人地理志馬邑郡善陽縣大業初置代郡順政郡鳴水縣西魏置落叢縣及落叢郡順政西魏之興州也東海郡海州燕榮舟師自海道入湖可至吳州陳置吳州於吳郡瓛因有翻)陳永新侯陳君範自
晉陵奔瓛(沈約志永新縣吳立屬安成太守隋廢安成郡為安復縣晉陵與吳接壤)并軍
拒述述軍且至瓛立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
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
柵迴兵擊瓛大破之(柵測革翻 將即亮翻)又遣兵別道襲吳州
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衣於既翻)瓛以餘衆保包山(包山在太湖中其地西北距吳縣百二十里又名洞庭山四面皆水池占三鄉環四十里土宜橘柚)燕榮擊
破之瓛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為人所執述進至奉公
埭(燕因有翻將音如字領也騰也埭徒蓋翻)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
降與瓛皆送長安斬之(以巖等驅江陵士女降陳也事見上卷陳長城公禎明元年)
楊素之下荊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
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將即亮翻下同)刺史岳陽王叔慎年
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
於此乎(按陳湘州刺史陳叔文既去鎮施文慶寔代之阻隋兵不汲至湘州必有守之者但未知叔慎何時所命耳)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
理在坐(遂興縣侯也沈約志廬陵郡有遂興縣吳立曰新興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長知兩翻坐徂臥翻)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
下有難(難乃旦翻)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
門之外有死不能(召平秦時東陵侯秦亡為民種瓜青門外正理自謂陳亡之後不能鋤於民伍以求活)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
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降戶江翻)暉信之
克期入城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狥并其衆皆
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
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志長沙郡衡山縣舊置衡陽郡武陵郡舊置武州鄔姓其先壯晉為鄔大夫子孫因以為氏鄔烏古翻守式又翻)
隋所除湘州刺史 薛胄將兵適至與行軍揔管
劉仁恩共擊之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將即亮翻)
兵敗胄乘勝入城禽叔慎仁恩破鄔居業於橫橋
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附數郡
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為主(高涼縣置高涼郡 洗音銑又音線)號
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

太守徐璒據南康拒之（[illegible]）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眾迎洸（[illegible]）。洸擊斬徐璒，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illegible]）。表馮魂為儀同三司，冊洗氏為宋康郡夫人（[illegible]）。洸，𪻐之子也（[illegible]）。衡州司馬任

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illegible]）。瓌，忠之弟子也（[illegible]）。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illegible]）。詔建康城邑宮室，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置蔣州（[illegible]）。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纍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修整，遣使迎勞，陳

人至者如歸（[illegible]）。夏，四月，辛亥，帝幸驪山（[illegible]），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illegible]），獻俘於太廟，陳叔寶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illegible]），仍以鐵騎圍之（[illegible]），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於殿庭。拜廣為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玄圭、白璧。丙午，帝坐廣陽門觀（[illegible]），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郎凡二百餘人（[illegible]），帝使納言宣詔勞之（[illegible]）；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群臣並愧懼伏地，屏息

不能對（[illegible]），既而宥之。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illegible]），與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帝每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為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illegible]）。庚戌，帝御廣陽門（[illegible]），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illegible]），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內給復十年（[illegible]），餘州免其租賦。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為候正，

陳叔寶為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諸默然而退。辛酉，進楊素爵為越公，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玄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各加賜金寶及陳叔寶妹為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豈臣

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啟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加高熲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

帝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論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帝之伐陳也，使高熲問方略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熲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為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未知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

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乙未，帝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候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瓘險苛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

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以田業，使為生業，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陳尚書令江總為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領軍任忠皆為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吳興姚察為秘書丞。上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主爵侍郎。謂群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

帝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將羊翔來降，使為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睺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獨欣然有得色。既而復上表自陳：「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宜州刺史。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為上儀同三司。鼎，叡之孫也。

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兵可立，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群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為刺史

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勝音升)婢妾曳羅綺者數百(羅文繒也綺文繒也)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朝直遙翻)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左衛將軍龐晃等短高熲於上上怒皆黜之(龐晃自此[illegible]與上潛[illegible]隋[illegible][illegible])親禮逾密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初熲父賓為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為獨孤而不名([illegible])

([illegible]之諸妻子從獨孤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illegible]遇尤[illegible]以才略[illegible]得君[illegible]禮)

(君[illegible]及夫[illegible]見忌於[illegible])樂安公元諧性豪俠有氣調(調徒弔翻)少與上同學甚相愛及即位累歷顯仕諧好排詆不能取媚左右(好呼到翻[illegible])與上柱國王誼善誼誅(王誼誅見一百七十[illegible]卷[illegible])上稍疏忌之或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儀同三司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三司祁緒等謀反([illegible])

([illegible])

有司案驗奏諧謀令祁緒勒黨項兵斷巴蜀(斷丁管翻)又諧嘗與滂同謁上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illegible])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諧滂鸞緒並伏誅([illegible])

([illegible])

閏月己卯以吏部尚書蘇威為右僕射(射寅謝翻)

六月乙丑以荊州總管楊素為納言

朝野皆稱封禪([illegible])秋七月丙午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而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絕

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貴寵特盛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稱為四貴雄寬容下士([illegible])朝野傾屬(屬之欲翻)上惡其得眾(惡烏路翻)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八月壬戌以雄為司空實奪之權雄既無職務乃杜門不通賓客([illegible])

帝踐阼之初柱國沛公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illegible])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為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八十四調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譯又於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宣示朝廷(隋志譯云考尋樂府鐘石律呂皆有[illegible])

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恒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𥋆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林鍾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為宮乃用黃鍾為宮應用南呂為商乃用太簇為商應用應鍾為角乃取姑洗為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指 [illegible] 與邳公世子 [illegible] 蘇夔議累奏定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悅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恥宿儒反不逮譯等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為宮及七調 [illegible] 競為異議各立朋黨或欲令各造樂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 [illegible] 乃請帝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時又有樂工萬寶常 [illegible] 妙達鍾律譯等為黃鍾調成奏之帝召問寶常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帝不悅寶常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從之 [illegible] 寶常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損益樂器不可勝紀 [illegible] 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 [illegible] 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蘇夔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寶常樂竟為威所抑不行及平陳獲宋齊舊樂器并江左樂工帝令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內十四調賓祭用之 [illegible] 仍詔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時天下既一異代器物皆集樂府牛弘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 [illegible] 前克荊州得梁樂 [illegible] 今平蔣州又得陳樂史傳相承以為合古請加修緝以備雅樂其後魏之樂及後周所用雜有邊裔之聲皆不可用請悉停之冬十二月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及通直郎虞世基參定雅樂 [illegible]

……之子也。己巳，以黃州總管周法尚為永州總管，安集嶺南，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內。陳桂州刺史錢季卿等皆詣法尚降。定州刺史呂子廓據山洞不受命，法尚擊斬之。以駕部侍郎狄道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州俗畏疫，一人病疫，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己之廳事，暑月，病人或至數百，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方還聽事，受領新訟，事皆立決。若有未盡，必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使君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孫昭為河南王，楷為華陽王。二月，上幸晉陽，命高熲居守。夏四月辛酉，至自晉陽。成安文子李德林，恃其才望，論議好勝，同列多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德林數與蘇威異議，高熲常助威，奏德林很戾，上多從威議。上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上許之。及幸晉陽，店人訴稱高氏強奪民田，於內造店賃之。蘇威因奏德林誣罔，妄奏自入。司農卿李圓通等復助之曰：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上自是益惡之。虞慶則等奉使關東巡省還，皆奏稱鄉正專理辭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不便於民。上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為不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自今群臣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上遂發怒，大詬云：爾欲以我為王莽邪！

以況己故，怒詰之。先是，德林稱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給事黃門侍郎猗氏陳茂等密奏德林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上因數之曰：「公為內史，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為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但預散參。」上不許，遷懷州刺史，

而卒。李圓通本上微時家奴，有器幹，及為隋公，以圓通及陳茂為參佐，由是信任之。梁國之廢也，上以梁太府卿柳莊為給事黃門侍郎。莊有識度，博學善辭令，明習典故，雅達政事，上及高熲皆重之。與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譖之於上，上稍疏之，出為饒州刺史。上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庭捶人，一日之中，或

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命斬之。尚書左僕射高熲、治書侍御史柳彧等諫，以為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地。上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上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死。」上不懌，乃令殿內去杖，欲有決罰，各付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言上寵高熲過

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上不從，竟於殿廷殺之。上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群臣之不諫者。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包桑，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六月辛酉，制民年五十免役

收庸。秋七月癸卯，以納言楊素為內史令。冬十一月辛丑，上祀南郊。[illegible]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更，工衡翻。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復，扶又翻。遠近驚駭。於是婺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懀皆舉兵反，[illegible]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李㥄、饒州吳世華、溫州沈孝徹、泉州王國慶、杭州楊寶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illegible]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執縣令，或抽其腸，或臠其肉食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邪，音耶。詔以楊素為行軍總管以討之。素將濟江，使始興麥鐵杖戴束藁，夜，浮渡江，始興縣，南海郡。[illegible]覘賊，還而復往，為賊所擒，[illegible]遣兵仗三十人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殺之皆盡，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奏授儀同三司。素帥舟師自楊子津入，[illegible]擊賊帥朱莫問於京口，破之。[illegible]進擊晉陵賊帥顧世興、無錫賊帥葉略，皆平之。[illegible]沈玄懀敗走，素追擒之。高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illegible]素擊之。子總管南陽來護兒[illegible]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陳，讀曰陣。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韓信破趙，事見十卷漢高帝三年。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舸，古我翻。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縱兵奮擊，大破之。賊遂潰。智慧逃入海，素躡之至海曲，召行軍司馬封德彝計事，[illegible]德彝墜水，人救獲免，易衣見素，竟不自言。素後知之，問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嗟異之。德彝名倫，以字行，隆之之孫也。[illegible]汪文進以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素遣總管史萬歲帥眾

二千，自婺州別道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illegible]前後七百餘戰，轉鬭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illegible]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言於素。素上其事，[illegible]上嗟歎，賜萬歲家錢十萬。素又破沈孝徹於溫州，步道向天台，指臨海，[illegible]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高智慧走保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令馳傳入朝。[illegible]素以餘賊未殄，恐為後患，復請行，遂乘傳至會稽。[illegible]

[illegible]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泛海奄至，國慶惶遽，棄州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國慶乃執送智慧，斬於泉州，餘黨悉降，[illegible]江南大定。素班師，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illegible]拜素子玄獎為儀同三司，賞賜甚厚。陀，信之子也。[illegible]楊素用兵多權略，馭衆嚴整，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則已，[illegible]如不能陷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illegible]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其從素行者，微功必錄，至他將，[illegible]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卻，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以并州總管晉王廣為揚州總管，鎮江都，復以秦王俊為并州總管。[illegible]番禺夷王仲宣反，[illegible]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洸中流矢卒，[illegible]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又詔給事郎裴矩

巡撫嶺南，[illegible]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仲宣遣別將周師舉圍東衡州，[illegible]矩與大將軍鹿愿擊斬之，[illegible]進至南海。高涼洗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暄與賊將陳佛智素善，逗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州獄，[illegible]更遣孫盎出討佛智，斬之。

逕會鹿愿於南海，與鹿愿俱擊仲宣，仲宣衆潰，廣州獲全。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引彀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爲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遂定。矩復命，上謂高熲、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矩爲民部侍郎。拜馮盎高州刺史，追贈馮寶廣州總管、譙國公，冊洗氏爲譙國夫人，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仍敕以夫人誠效之故，特赦暄逗留之罪，拜羅州刺史。皇后賜夫人首飾及宴服一襲，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一庫，每歲時大會，陳之於庭，以示子孫曰：「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忠順之心，今賜物具存，此其報也。汝曹皆念之，盡赤心於天子！」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上嘉之，賜夫人臨振縣爲湯沐邑，贈馮僕崖州總管、平原公。

十一年春，正月，皇太子妃元氏薨。

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吐谷渾可汗夸呂聞陳亡，大懼，逃保險遠，不敢爲寇。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他國聞之，必當相傚，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

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遷臨潁令。高熲薦曠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上召見，勞之，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爲勸！」丙子，優詔擢爲莒州刺史。

辛巳晦，日有食之。

初，帝微時，與滕穆王瓚不協。帝爲周相，以瓚爲大宗伯。瓚恐爲家禍，陰欲圖帝，帝隱之。

[郡帝祖周瓚拜太宗作，瓚見羣情未一，恐爲家禍，有隙帝之謀，以是言之，用之也。]
瓚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與獨孤后素不平，陰爲呪詛。呪，職救翻。詛，莊助翻。帝命出之，瓚不可。秋，八月，瓚從帝幸栗園，栗園在長安南。暴薨，時人疑其遇鴆。乙亥，帝至自栗園。
沛達公鄭譯卒。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二 起玄黓困敦，盡屠維協洽，凡八年。

高祖文皇帝上之下

開皇十二年春，二月，己巳，以蜀王秀爲內史令兼右領軍大將軍。國子博士何妥與尚書右僕射邳公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爲太子通事舍人，太子通事舍人八人，掌導引與書。少敏辯，有盛名，少，詩照翻。士大夫多附之。及議樂，夔與妥各有所持，詔百僚署其所同，百僚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曲禮：侍坐於先生，席間函丈。何妥駐已爲太學博士，故云然。恚，於避翻。反爲昭兒之所屈邪！」邪，音耶。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考功侍郎，吏部屬官。吏部尚書統吏部侍郎、主爵侍郎、司勳侍郎、考功侍郎。尚書左右丞在左右丞之上，吏部侍郎從四品。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罔冒爲官等數事。復，扶又翻。從，才用翻。上命蜀王秀、上柱

韓擒虎卒

國虞慶則等雜案之事頗有狀上大怒秋七月乙巳威坐免官爵以開府儀同三司就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初周室以來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為人所誤耳命之通籍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為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基之子也

茂嘗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稱為友悌 己巳上享太廟 壬申晦日有食之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蹐駁罪同論異八月甲戌制諸州死罪不得輒決悉移大理案覆事盡然後上省奏裁冬十月壬午上享太廟十一月辛亥祀南郊 己未新義公韓擒虎卒 十二月乙酉以內史令楊素為

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疏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熲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右領軍大將軍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坐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

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何用追論弼曰臣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回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有司上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帝曰朕既薄賦於民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入者常多於出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

萬段，曾無減損。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illegible]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田出租，丁出調。[illegible]

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京輔謂[illegible]三河謂河東、河南、河內[illegible]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老少[illegible]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上祀感生帝。[illegible]壬戌，行幸岐州。岐州扶風郡。二月丙午，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仁壽宮在岐州普潤縣。使楊素監之。[illegible]素奏前萊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illegible]記室封德彝為土木監。[illegible]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illegible]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丁亥，上至自岐州。己卯，立皇孫暕為豫章王。暕，廣之子也。[illegible]丁酉，制私家不得藏緯候圖讖。秋七月戊辰晦，日有食之。是歲，上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明堂木樣，上命有司規度安業里地，將立之，而諸儒異議，久之不決，乃罷之。[illegible]

[illegible]

二階雖不與禮合，一階一[illegible]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illegible]六尺，法乾之策[illegible]六丈，法坤之變數[illegible]之變數，十二[illegible]八丈，通天臺[illegible]黃鍾九[illegible]階三等，法三[illegible]七十二[illegible]堂[illegible]在[illegible]方[illegible]水[illegible]也[illegible]經[illegible]今[illegible]南門[illegible]四尺[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九七十[illegible]王十八[illegible]官[illegible]古[illegible]蓋堂[illegible]以正[illegible]

[illegible]不合[illegible]以[illegible]其室[illegible]上古[illegible]等作[illegible]不祥[illegible]陽[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不果[illegible]

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illegible]公主以其宗國覆滅，[illegible]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敘陳亡以自寄。上聞而惡之，[illegible]禮賜漸薄。彭公劉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

詐言欲與其妻作亂攻隋，遣欽密告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脩職貢，頗為邊患。[illegible]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illegible]微觀察之。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欽計議，扇惑都藍。[illegible]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都藍不與，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賂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以為恥。都藍執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illegible]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illegible]上使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復譖之於都藍，[illegible]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illegible]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illegible]使敵雍虞閭，以為邊

捍。上曰善，從遣威慰諭染干，許尚公主。

牛弘使協律郎范陽祖孝孫等參定雅樂，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七音旋相為宮之法，由是著名。弘奏：「……」何妥之言。上不聽作旋宮，但用黃鍾一宮。於是弘等復為奏，附順上意，其前代金石並鎔毀之，以息異議。弘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廟饗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稍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

十四年春，三月，樂成。夏，四月，乙丑，詔行新樂，且曰：「民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宜加禁約，務存其本。」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而無子，久之，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

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以為官司出舉興生，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上從之。六月，丁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生，與民爭利。秋，七月，乙未，以邳公蘇威為納言。

初，張賓曆既行，廣平劉孝孫、冀州秀才劉焯並言其失。賓方有寵於上，劉暉附會之，共短孝孫，斥罷之。後賓卒，孝孫為掖縣丞，委官入京，上其事，詔留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輿櫬來詣闕下，伏而慟哭。執法拘而奏之，帝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乃遣與賓曆比校短長。直太史勃海張胄玄與孝孫共短賓曆，異論鋒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一十有五，率皆無驗；胄玄所刻，前後妙中；孝孫所刻，驗亦過半。」

於是上引孝孫等親自案校(音力到翻)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曆帝不懌又罷之孝孫尋卒關中大旱民饑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殆將一朞八月辛未上帥民就食於洛陽勑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　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邙山侍飲賦詩曰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他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為飲酒遂不之省高熲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饑閉民糴除名帝後復欲授以一州賁對詔失旨又有怨言帝大怒遂不用皇太子為言此輩並有

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譯為巫蠱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為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卒於家　晉王廣帥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帝令牛弘創定

儀注既成帝視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巡因致祭泰山耳十二月乙未東巡　上好禨祥小數上儀同三司蕭吉上書曰甲寅乙卯天地之合也今茲甲寅之年以辛酉朔旦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至尊本命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皇后本命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大悅賜物五百段吉懿之孫也員外散騎侍郎王劭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

指示羣臣上悅拜著作郎劭前後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讖緯捃摭佛經回易文字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前後賞賜優洽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車駕頓齊州庚午爲壇於泰山柴燎祀天以歲旱謝愆咎禮如南郊又親祀青帝壇赦天下　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關中緣邊不在其例　三月己未至自東巡　仁壽宮成丁亥上幸仁壽宮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上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爲離宮爲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惶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彝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上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素錢百萬錦絹三千段素負貴恃才多所陵侮唯賞重德彝每引之

與論宰相職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據吾此坐驟薦於帝帝擢爲內史舍人　夏四月己丑朔赦天下　六月戊子詔鑿底柱　庚寅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命焚之於朝堂　秋七月納言蘇威坐從祠泰山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戊寅上至自仁壽宮　冬十月戊子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爲荊州總管世康[illegible]之弟也和靜謙恕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屢乞骸骨帝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唯有四總管并揚益荊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爲之當時以爲榮　十一月辛酉上幸溫湯　十二月戊子勑盜邊糧一

太甚

升巳上皆斬考異曰刑法志事在十六年今從帝紀仍籍沒其家　己丑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唐虞以三年為一考隋以一年為一考汴州刺史令狐熙來朝志後周祭陽郡開皇初郡廢浚儀縣東魏置梁州後周改曰汴州令狐出於姬姓氏春秋晉大夫魏顆以功封於令狐子孫以為氏汴皮變翻考績為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雜物為段絲物為匹頒告天下熙整之子也令狐整見一百五十九卷梁武帝中大同元年

十六年春正月丁亥以皇孫裕為平原王筠為安成王嶷為安平王嶷魚力翻恪為襄城王該為高陽王韶為建安王煚為潁川王煚俱永翻皆勇之子也　夏六月甲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秋八月丙戌詔決死罪者三奏然後行刑考異曰刑法志在十五年今從帝紀　冬十月己丑上幸長春宮隋志馮翊朝邑有長春宮十一月壬子還長安　党項寇會州隋志汶山郡後周置汶州[illegible]為會州詔發隴西兵討降之　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伏妻七細翻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伏上表請稱公主為天后上不許伏上時掌翻

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萬歲擊南寧羌平之史萬歲爵太平縣公隋志太平縣屬南安郡[illegible]漢舊縣[illegible]爨氏所據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蜀中考之爨習[illegible]南寧州其後也因[illegible]晉紀成帝[illegible]初梁睿之克王謙也陳宣帝太建十二年[illegible]西南夷獠莫不歸附唯南寧州酋帥爨震恃遠不服爨七亂翻獠魯皓翻帥所類翻[illegible]睿上疏以為南寧州漢世牂柯之地[illegible]召數眾金寶[illegible]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為湘東王徵赴荊州[illegible]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夏戶雅翻[illegible]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illegible]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乞因平蜀之眾略定南寧其後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illegible]既而復叛乃以左領軍將軍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眾擊之[illegible]入自蜻蛉川至于南中[illegible]夷人前後屯據

要害萬歲皆擊破之過諸葛亮紀功碑[illegible]度西洱河[illegible]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爨翫入朝[illegible]詔許之爨翫陰有貳心不欲詣闕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illegible]　庚寅上幸仁壽宮　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illegible]帝遣上柱國王世積與前

桂州總管周法尚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illegible]）領北兵，俱會尹州。（[illegible]）世積所部遇瘴，不能進，（[illegible]）頓于衡州。（[illegible]）法尚獨討之。光仕戰敗，帥勁兵走保白石洞。（[illegible]）法尚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illegible]）光仕衆潰而走，追斬之。帝又遣員外散騎侍郎何稠募兵討光仕，稠諭降其黨莫崇等，（[illegible]）承制署首領為州縣官。稠，妥之兄子也。（[illegible]）上以嶺南夷越數反，（[illegible]）以汴州刺史令狐熙為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illegible]）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illegible]）長吏多不得之官，（[illegible]）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illegible]）開設學校，華夷感化焉。俚帥（[illegible]）寧猛力在陳世已據南海，隋因而撫之，拜安州刺史。猛力恃險驕倨，未嘗參謁。熙諭以恩信，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為非。熙奏改安州為欽州。（[illegible]）帝以所在安靜，欲悼其上（[illegible]）

克舉。二月壬辰，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忍為幹能，以守法為懦弱。（[illegible]）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illegible]）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illegible]）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illegible]）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河東趙綽固爭（[illegible]）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illegible]）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大理掌固來曠上言大理官司太寬，（[illegible]）帝以曠為忠直，遣每旦於五品行中參見。（[illegible]）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徒，因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綽因爭，以為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閤。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閤。（[illegible]）綽

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大理少卿不能制御史[illegible]
固使瞻觸挂天刑一也固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illegible]
也臣本無佗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會獨孤后
在坐[illegible]命賜綽二金杯酒并杯賜之曠因免死徙
廣州[illegible]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
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
耳[illegible]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
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
理其為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illegible]刑部侍
郎辛亶嘗衣緋褌[illegible]俗云利官上以為

厭蠱[illegible]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
上怒甚曰卿惜亶而不自惜也命引綽斬之[illegible]
[illegible]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
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
勞勉之賜物三百段[illegible]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
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illegible]
也[illegible]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
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
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
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

之[illegible]天子之威欲相挫邪[illegible]綽拜而益
前訶之不肯退[illegible]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
諫上乃止[illegible]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
閤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
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胄同時俱名平恕然胄斷獄
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illegible]胄端之子也[illegible]
[illegible]帝晚節用法益峻御史於元日不劾
武官衣劍之不齊者[illegible]帝曰爾為御史縱捨
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illegible]
人[illegible]將作寺丞以課麥䴬遲晚[illegible]武庫令

以署庭荒蕪[illegible]左右出使或授牧宰馬鞭鸚
鵡[illegible]帝察知並親臨斬之帝既喜怒不恒不
[illegible]復依科律[illegible]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鴻臚少卿
陳延有隙[illegible]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眾僕於
氈上樗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樗蒲者皆杖殺
之[illegible]陳延幾死[illegible]
帝遣親衛大都督長安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
[illegible]得隱匿馬
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

千五百人通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忿達之故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匄千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悉達等皆減死論擢通為左武候將軍上柱國劉昶與帝有舊帝甚親之其子居士任俠不遵法度數有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轉驕恣取公卿子弟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毆擊路人多所侵奪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或告居士謀反帝怒斬之公卿子弟坐居士除名者甚眾 上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等與胄玄等辯析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上乃拜胄玄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令參定新術至是胄玄曆成夏四月戊寅詔頒新曆前造曆者劉暉四人並除名 秋七月桂州人李世賢反上議討之諸將數人請行上不許顧右武候大將軍虞

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乃以慶則為桂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 秦王俊幼仁恕喜佛教嘗請為沙門不許及為并州總管漸好奢侈違越制度盛治宮室俊好內其妃崔氏弘度之妹也性妒於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丁亥免俊官以王就第崔妃以毒王廢絕賜死於家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 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長孫晟說其

師衆南徙居度斤舊鎮(度斤舊鎮蓋即都斤山突厥沙缽略舊所居也)
錫賚優厚(賚來代翻)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
於是朝貢遂絕亟來抄掠邊鄙(亟去吏翻下同抄楚交翻)突
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伺相吏翻)
九月甲申上至自仁壽宮 何稠之自嶺南還也(是年
二月何稠討嶺南)寧猛力請隨稠入朝稠見其疾篤遣還欽
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使還奏狀上
意不懌(懌音亦使疏吏翻下同)冬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
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
入侍(令力丁翻)越人性直其子必來猛力臨終果戒其子

長真曰我與大使約不可失信(使疏吏翻)汝葬我畢宜即
登路長真嗣為刺史如言入朝(朝直遙翻)上大悅曰何稠
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魯公虞慶則之討李世賢也
以婦弟趙什住為隨府長史(長知兩翻)什住通於慶則愛
妾恐事泄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上聞之禮賜甚薄
慶則還至潭州臨桂嶺(隋書虞慶則傳作潭州臨桂嶺宋白曰隋平陳改湘州為潭州杜佑曰取昭潭為名)
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
守得其人攻不可拔使什住馳詣京師奏事觀上顏
色什住因告慶則謀反下有司案驗(下遐稼翻)十二月壬
子慶則坐死拜什住為柱國 高麗王湯聞陳亡大

懼治兵積穀為拒守之策(守手又翻)上賜湯璽書(璽斯氏翻)責以
雖稱藩附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狹戶夾翻少詩沼翻)
(……下同)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
王若洒心易行(洒讀曰洗行下孟翻)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
何勞別遣才彥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
少陳國(少詩沼翻)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
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
會病卒(卒子恤翻)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為上開府儀同
三司襲爵遼東公(使疏吏翻下同)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
上許之(自開皇以來高麗受隋封爵以其先世封爵)吐谷渾大亂(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廢立之事
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
至(朝直遙翻)
十八年春二月甲辰上幸仁壽宮 高麗王元帥靺
鞨之衆萬餘騷遼西(隋書靺鞨在高麗之北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接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而黑水部猶為勁健即古之肅慎氏也遼西郡治柳城隋置營州總管府靺莫撥翻鞨戶葛翻)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
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並為行軍元帥(帥所類翻)
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將即亮翻)以尚書左僕射高

頻為漢王長史，（長，知兩翻。）周羅睺為水軍總管。延州刺史獨孤陀（[illegible]）有婢曰徐阿尼，（[illegible]）事猫鬼，能使之殺人，云每殺人，則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會獨孤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猫鬼疾也。」（[illegible]）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為，令高頻等雜治之，具得其實。（[illegible]）上怒，令以犢車載陁夫妻，將賜死。獨孤后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為，于偽翻。下同。）「陁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為妾身，敢請其命。」陁弟司勳侍郎整詣闕求哀，（[illegible]）於是免陁死，除名為民，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猫鬼所殺者，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illegible]）至是，詔誅被訟行猫鬼家。（先，悉薦翻。被，皮義翻。）夏，四月，辛亥，詔畜猫鬼、蠱毒、厭媚野道之家，（宋白曰：江南諸郡往往畜蠱，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藏，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他人，則畜者自鍾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者。[illegible]）并投於四裔。

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illegible]）漢王諒軍出臨渝關，（[illegible]）值水潦，饋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illegible]）周羅睺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illegible]）亦遭風，船多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使，疏吏翻。下同。）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百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為軍導。帝下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辛卯，上至自仁壽宮。

冬，十一月，癸未，上祀南郊。十二月，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南寧夷爨翫復反。（[illegible]）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責萬歲，萬歲詆讕。（[illegible]）上怒，命斬之。高頻及左衛大將軍元旻等固請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為民。（[illegible]）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二月，甲寅，上幸仁壽宮。（仁壽宮成於開皇十五年，[illegible]）

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為元帥，尚書左僕射高熲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漢王節度；然漢王竟不臨戎。都藍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眾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眾，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為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勤相辯詰，突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使突利多遺之珍寶以慰其心。

高熲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前鋒，至族蠡山，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

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眾號哭而去。

六月，丁酉，以豫章王暕為內史令。

宜陽公王世積為涼州

總管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世積封宜陽郡公隋志河南郡宜陽縣後魏置宜陽郡武威安定郡舊置涇州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孝諧配防桂州配防者配隸軍伍使之防因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上時掌翻令力丁翻相息亮翻不讀曰否道人答曰公當為國主又將之涼州之往也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希非用武之國世積坐誅拜孝諧上大將軍

獨孤后性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沒宮中沒莫勃翻先悉薦翻上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上聽朝伺相吏翻朝直遙翻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騎奇寄翻從苑中出

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為天子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解佳買翻駐馬良久中夜方還宮后俟上於閤內及至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還音旋又如字因置酒極歡先是后以高熲父之家客甚見親禮熲父賓為獨孤信參佐信被誅后以賓父之故吏數往來其家至是聞熲謂己為一婦人遂銜之

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熲曰從千容翻有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熲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長幼之長知兩翻獨孤后知熲不可奪陰欲去之為后譖熲張本

呂翻會上令選東宮衛士以入上臺熲奏稱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上作色曰我有時出入宿衛須得勇毅太子毓德春宮左右何須壯士此極弊法如我意者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百人為團五人為伍上時掌翻下遐嫁翻別彼列翻豈非佳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熲子表仁娶太子女故上以此言防之熲夫人卒卒子恤翻獨孤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喪息浪翻陛下何能不為之娶為于偽翻下同上以后言告熲熲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朝直遙翻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乃

止既而熲愛妾生男上聞之極喜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尚復信高熲邪復扶又翻邪音耶始陛下欲為熲娶熲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見賢遍翻安得信之上由是疏熲伐遼之役伐遼見上年熲固諫不從及師無功后言於上曰熲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強其兩翻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少詩照翻專委軍事於熲熲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諒甚銜之及還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熲所殺上聞之彌不平及擊突厥出白道白道見上進圖入磧磧大磧也即所謂大漠磧七迹翻遣使請兵使疏吏翻近臣緣此言熲欲反上未

有所咎頻巳破突厥而還世
積誅推覈之際有宮禁中事云於頻處得之上大驚
有司又奏頻及左右衞大將軍元旻元冑並與世積
交通受其名馬之贈旻冑坐免官上柱國賀若弼吳
州總管宇文弢刑部尚書薛冑
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頻
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無敢言者
秋八月癸卯頻坐免上柱國左僕射以齊公就第
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頻侍宴頻歔欷悲不自勝
獨孤后亦對之泣上謂頻曰朕

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頻勝於兒子
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
如本無高頻人臣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
一也頃之頻國令上頻陰事稱
其子表仁謂頻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
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囚頻
於內史省而鞫之憲司復奏沙門真覺嘗謂頻云明
年國有大喪又尼令暉復云十七十
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

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猶不得天
下頻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之上曰
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頻天下其謂
我何於是除名爲民頻初爲僕射其母戒
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慎之頻由是
常恐禍變至是頻歡然無恨色先是國子祭酒元善
言於上曰楊素麤疏蘇威怯懦元冑元旻正似鴨耳
可以付社稷
者唯獨高頻初然之及頻得罪上深責之善憂懼
而卒九月以太常卿牛弘爲吏部尚書弘選

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其所進用
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
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
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得人於
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　冬十月甲午以突
厥突利可汗爲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
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
孫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
時安義公主已
卒復使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

主以妻之。晟奏染干部落歸者益眾，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虞閭抄掠，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令處其內，使得任情畜牧。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為突厥防達頭，代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鎮恆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千餘級。帝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藍為其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上曰：「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從之，降者甚眾。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三

高祖文皇帝中

開皇二十年春，二月，熙州人李英林反。三月，辛卯，以揚州總管司馬河內張衡為行軍總管，帥步騎五萬討平之。

賀若弼復坐事下獄，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佗日，上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熲曰：『陳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熲云：『必不然。』及平陳，遽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熲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預朝政。』弼後語熲：『皇太子於己，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脈脈邪！』（脈脈，有言不得吐之意。）意圖廣陵，又圖荊州，皆作亂之地，

意終不改也。夏四月壬戌，突厥[illegible]可汗犯塞，[illegible]詔命晉王廣、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illegible]以舉之長孫晟帥降人為秦州行軍總管，[illegible]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illegible]因取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千餘級。[illegible]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卒乎？[illegible]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illegible]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illegible]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啟民，上又發兵助啟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啟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illegible]如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常為大隋典羊馬也。[illegible]帝又遣趙仲卿

為啟民築金河、定襄二城。[illegible]秦孝王俊久疾，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illegible]上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不失。汝為吾子而欲敗之，[illegible]不知何以責汝！俊慚怖，[illegible]疾遂篤。乃復拜俊上柱國。六月丁丑，俊薨。[illegible]上哭之，數聲而止。俊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之。王府僚佐請立碑，[illegible]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illegible]俊子浩，崔妃所生也；庶子曰湛。[illegible]群臣希旨，奏：漢之栗姬子榮、郭后子彊皆隨母廢，[illegible]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從之，以秦國官為喪主。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illegible]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illegible]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為儲后，[illegible]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

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一枚并菹醬一合[illegible]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illegible]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illegible]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illegible]

通鑑百七十九

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illegible]事非典則宜悉停斷[illegible]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illegible]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illegible]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

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illegible]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煚[illegible]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不平頗遣人伺求勇過惡晉王廣彌自矯飾[illegible]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illegible]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illegible]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illegible]申以厚禮[illegible]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illegible]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illegible]給事左右屏帳改

通鑑百七十九卷　五

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illegible]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illegible]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illegible]密令善相者來和[illegible]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三司韋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illegible]上笑曰卿不肯顯言邪[illegible]晉王廣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illegible]好學善屬文[illegible]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illegible]冠於諸王[illegible]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

伏地流涕，后亦泫然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
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
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
杯勺，是以勤憂積念，懼履
危亡。」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之娶
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
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
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
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
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
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
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
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欲述近
己，奏為壽州刺史。
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為廣畫奪宗之策。廣
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
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
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
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
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
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
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
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為，皆先
籌於約而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
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約所得既多，稍
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
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
「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
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
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
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
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
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
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
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
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
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
殊不及此，賴汝啟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
「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
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

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睍地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人王輔賢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屋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其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疏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出左衛

率蘇孝慈為浙州刺史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眾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此去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為不利不解衣臥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

宮事狀以奏近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勑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劉居士事見上卷十九年）太子奉詔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厲力制翻騰徒登翻）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射寅謝翻）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謂代周時若不成則被誅殺也）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上時掌翻）不得自遂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妨音芳）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恒戶登翻下同）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復扶又翻長知兩翻）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幾居豈翻）其婦初亡（謂元妃也）我深疑其遇毒嘗責之勇即懟曰會殺元孝矩（孝矩元妃之父懟直類翻）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長寧王儼勇長子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索山客翻）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事見八十二卷晉惠帝元康九年好呼到翻）今儻非類便亂宗祏（祏音石）我雖德慚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言堯舜知朱均不肖不付以天下）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恒戶登翻）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旻封五原公五原郡豐州）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

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以文理言之不字以[illegible]）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率所律翻）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須索也）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惡我多側庶（惡烏路翻）高緯陳叔寶豈孽子乎（言二人皆嫡出而亡國也）嘗令師姥卜吉凶（師姥女巫也姥莫補翻）語臣曰（語牛倨翻）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是時李百藥所撰齊書未出帝所覽者蓋王劭齊志也）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勝音升部分扶問翻）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於仗（左衛仗也）右衛大將軍元冑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為于偽翻）上以旻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先悉薦翻）時

衛士皆佩火燧（燧，取火之木也）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給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隋志：東宮門下坊統司經、宮門、內直、典膳、藥藏、齋帥六局）索得之，大以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詰，去吉翻），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群臣，為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使，疏吏翻；下見使同）。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武德殿在大興宮），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並為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望聖心同於螫手，不宜復留意。」己巳，詔元旻、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左衛率司馬夏侯福（隋志：左右衛率各置長史、司馬）、典膳監元淹、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下士何竦，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叉、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賜盡。於是集群官于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並千段，賞鞫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胸。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益疏政，由是出為襄州總管。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

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
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
國劉臻平原明
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
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
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閤內與勇
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其出數
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
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為福致請乃釋
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

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為殿下作弄
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
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
武媚娘洗馬李綱起白
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坐自比倡優
進淫聲穢視聽若上聞之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
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
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
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

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
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
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向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
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
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
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
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徒知其一
未知其二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
何益哉對曰臣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人在側故
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

知臣之終見疏棄也自古廢立冢嫡鮮不傾危
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
右皆為之股慄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
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太平公史萬歲還自大斤
山楊素害其功言於上曰突厥本降初不
為寇來塞上畜牧耳遂寢之萬歲數抗表陳狀
上未之悟上廢太子方窮東宮黨與上問萬
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曰萬歲謁東宮矣
以激怒上上謂為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將士在朝
堂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為

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勇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上大怒，令左右摽殺之。既而追之，不及，因下詔陳其罪狀，天下共冤惜之。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總管郭衍預焉，由是徵衍為左監門率。帝因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

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彥謙，法壽之玄孫也。玄齡與杜果之兄孫如晦皆預選，

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辛巳，詔有毀佛及天尊、嶽鎮海瀆神像者，以不道論；沙門毀佛像、道士毀天尊像者，以惡逆論。

是歲，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智積，帝之弟子也，性修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蓋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齊州行參軍章武王伽

（煬帝置諸司書佐改行參軍為行書佐隋志河間郡平舒縣舊置章武郡伽求迦翻）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illegible]）哀其辛苦悉呼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縲力追翻紲息列翻[illegible]）固其職也重勞援卒（援于眷翻卒子恤翻）豈不愧心哉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謂或前或却却丘約翻）吾當為汝受死（為于偽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因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善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吏無慈愛之心民懷姦詐之意朕思遵聖法以德化民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若使官盡王伽之儔民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措七故翻）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雍於用翻）

太史令袁充表稱隋興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長直亮翻）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極北極也）謹按元命包曰日月出內道璇璣行其常（[illegible]）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illegible]）上臨朝（朝直遙翻）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為年號是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illegible]）

（以[illegible]天[illegible]民）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以尚書右僕射楊素為左僕射納言蘇威為右僕射丁酉徙河南王昭為晉王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總管韓弘於恆安（[illegible]）以晉王昭為內史令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夏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illegible]）六月乙丑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illegible]）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illegible]）內史侍郎河間劉炫上表切諫不聽（[illegible]）秋七月改國子學為太學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

造而獻者不可勝計（勝音升）。冬十一月己丑，有事于南郊，如封禪禮，板文備述前後符瑞以報謝云。山獠作亂（獠音老），以衛尉少卿洛陽衛文昇為資州刺史（資州，古蜀郡地……）以鎮撫之。文昇名玄，以字行。初到官，獠方攻大牢鎮（……），文昇單騎造其營，謂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獠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帝大悅，賜縑二千匹。壬辰，以文昇為遂州總管（隋志：遂寧郡，後周置遂州）。

潮成等五州獠反，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師請討之（……）。帝敕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即遣盎發江嶺兵擊之（……）。事平，除盎漢陽太守（隋志：漢陽郡……）。詔以楊素為雲州道行軍元帥（……），長孫晟為受降使者，挾啟民可汗北擊步迦（……）。

二年春三月己亥，上幸仁壽宮。突厥思力俟斤等（……）南度河，掠啟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畜，許又翻）。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復，扶又翻），恐其越逸，令其騎稍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奪得人畜以歸啟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抄（……）。素以功進子玄感爵柱國，賜玄縱爵淮南公（……）。

兵部尚書柳述，慶之孫也（……），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萬年韋雲起（……）：外間有不便事可言之。述時侍側，雲起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徒以主壻遂居要職，臣恐物議以為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秋七月丙戌，詔內外官各舉所知。柳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瑰偉，有膽氣，好武藝（好，呼到翻）。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

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乘輿。及太子勇以讒廢，晉王廣為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為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上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總管司馬源師諫，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忠！聖上有勑追王，以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戊子，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為益州總管，馳傳代之。楷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知有備，乃止。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取肥肉脯鮓，

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著作郎王劭上言：「佛說人應生天上，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伏惟大行皇后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按：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遂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上覽之悲喜。九月，丙戌，上至自仁壽宮。冬，十月，癸丑，以工部尚書楊達為納言。達，雄之弟也。閏月，甲申，詔楊素、蘇威與吏部尚書牛弘等脩定五禮。上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為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

語之云後以戰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
隋其亡乎吾前紿云卜年二千者三十字也卜
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其識之壬寅葬
皇后於太陵詔以楊素經營葬事勤求吉地論素此
心事嫡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可別
封一子義康公邑萬戶
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珠綾錦稱是
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
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
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
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
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
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
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
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
手釘心枷鎖杻械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
請西嶽慈父聖母收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
散蕩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
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并作檄文云
指期問罪置秀集中

具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邪十
二月癸巳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
見賜獠婢二人驅使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摧
謝曰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
爪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爪子其愛子也上
因下詔數其十罪且曰我不知楊堅楊諒是汝
乃聽與其子同處初楊素嘗以少譴勅
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彧恃貴坐彧牀
彧從外來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
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
之蜀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
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彧以內臣
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帝使
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按秀事秀之賓客經過之
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
上以為能賞賜甚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

肅遣使上書稱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爲衆所疾以至廢棄[illegible]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illegible]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illegible]各封小國觀其所爲[illegible]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illegible]貶削非晚今[illegible]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illegible]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illegible]

[illegible]

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肅俠之子也[illegible]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illegible]族父忌並爲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處邸店碾磑[illegible]便利田宅不可勝數[illegible]家僮千數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illegible]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列清顯[illegible]既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illegible]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撓

[illegible]

者獨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始毗爲西寧州刺史[illegible]凡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豪雋遞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illegible]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illegible]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illegible]今將此來欲殺我邪[illegible]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聞而善之徵爲大理卿處法平允[illegible]毗見揚素專擅[illegible]恐爲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illegible]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旨者嚴霜夏零阿旨者甘雨冬澍[illegible]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illegible]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爲禍始[illegible]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illegible]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illegible]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illegible]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

上大怒，收昕繫獄，親詰之。[illegible] 昕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illegible] 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竦，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illegible] 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上亦浸疏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illegible] 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為伊州刺史。[illegible] 素既被疏，[illegible] 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攝兵部尚書，參掌機密；[illegible] 素由是惡之。[illegible]

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illegible] 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鬭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illegible]

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illegible] 據越王故城，[illegible] 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illegible] 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illegible] 楊素薦瓜州刺史長安劉方[illegible] 有將帥之略；詔以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方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士卒，有疾病者親臨撫養，士卒亦以此懷之。至都隆嶺，遇賊，擊破之，進軍臨佛子營，先諭以禍福；佛子懼，請降，[illegible] 送之長安。

三年秋，八月，壬申，賜幽州總管燕榮死。[illegible] 榮性嚴酷，鞭撻左右，動至千數。嘗見道次叢荊，[illegible] 以為堪作杖，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罪，榮曰：「後有罪，當免汝。」既而有犯，將杖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以有罪宥之。」榮曰：「無罪尚爾，況有罪邪！」[illegible] 杖之自若。[illegible] 觀州長史元弘嗣[illegible] 遷幽州長史，懼為榮所辱，固辭。上敕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玩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皆罰之。[illegible] 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弘嗣付獄，禁絕其糧。弘嗣抽絮雜水咽之。[illegible] 其妻詣闕稱冤，上遣使按驗，[illegible] 奏榮暴虐，贓穢狼籍，徵還，賜死。元弘嗣代榮為政，酷又甚之。

九月，壬戌，置常平官。[illegible]

是歲，龍門王通[illegible] 詣闕獻太平十二策，[illegible] 上不能用，罷歸。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眾，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蔽風雨，薄田

是吾所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樂，音洛。）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斂，力贍翻。）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囮，五禾翻。去，羌呂翻。遠，于願翻。[illegible]）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illegible]）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啓民。（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讙、紇骨、也咥、於尼讙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蘇、拔也未、渴達等，有三萬許兵。得嶷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illegible]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汗，音寒。）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

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長[illegible]七[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護軍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illegible]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四（起閼逢困敦，盡強圉單閼，凡四年。）

高祖文皇帝下

仁壽四年春正月丙午，赦天下。帝將避暑於仁壽宮，術士章仇太翼固諫，不聽。太翼曰：是行恐鑾輿不返。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甲子，幸仁壽宮。乙丑，詔賞賜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臥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欷（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既翻）。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崩於大寶殿（年六十四）。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每旦聽朝，日昃忘倦（昃，阻力翻；日中則昃）。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使，疏吏翻；勞，力到翻）。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為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宜補用（乘，繩證翻）。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衣，於既翻），不服綾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illegible]），獨冀州已一百萬戶（[illegible]）。然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此上總論文帝平生）。初，文獻皇后既崩（獨孤后崩，見上卷二年），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皆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陳宣帝，廟號高宗）；蔡氏，丹楊人也（[illegible]）。上寢疾於仁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illegible]）皆入閤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illegible]），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恚，於避翻）。陳夫人平旦出更衣（更，工衡翻），為太子所

遑遽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抵擲也今人罵人曰畜生言其無識無知 [illegible] 獨孤誤我！」我事見上卷開皇二十年 [illegible] 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敕書，[illegible] 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illegible] 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illegible] 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illegible] 陳夫人與後宮聞變，相顧戰栗失色。晡後，太子遣使者齎小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illegible] 合中有同心結數枚。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卻坐，不肯致謝。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illegible] 乙卯，發喪，[illegible] 太子即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約來朝，[illegible] 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illegible] 然後陳兵集眾，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illegible] 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illegible] 八月，丁卯，梓宮至自仁壽宮；丙子，殯於大興前殿。[illegible] 柳述、元巖並除名，述徙龍川，巖徙南海。[illegible] 帝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絕，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illegible] 上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臨終，上表請葬於柳氏。帝愈怒，竟不哭，葬送甚薄。[illegible] 太史令袁充奏言：「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諷百官表賀。禮部侍郎許善心議，以為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素惡善心，[illegible] 諷御史

勍之(勍，戶京翻。又戶得翻)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開皇十七年，漢王諒代秦王俊為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事見上卷開皇二十年)，居常怏怏(怏，於兩翻)；及蜀王秀得罪(見上卷二年)，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彊(彊，其兩翻)，宜修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治，直之翻)，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邊，高祖使諒禦之，為突厥所敗(敗，補邁翻)；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將，即亮翻。帥，所類翻。除，除名也；解，解官也)，皆配防嶺表。諒以其宿舊，奏請留之。

高祖怒曰：「爾為藩王，惟當敬依朝命(朝，直遙翻)，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雞雛耳，何用腹心為！」王頍者，僧辯之子(王僧辯有平侯景之功，為梁將，先為陳霸先所殺)，倜儻好奇略(頍，丘弭翻。倜，他歷翻。儻，他朗翻。好，呼到翻)，為諒諮議參軍(隋制，諸王府諮議參軍事在長史、司馬之下)；蕭摩訶，陳氏舊將(將，即亮翻)；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東井，秦分。[illegible])，儀曹鄴人傅奕曉星曆(按隋制，王府無儀曹，蓋亦諸曹之類[illegible])，諒問之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晉志：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illegible])。」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illegible])。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illegible])，又與玉麟符合者，當就徵([illegible])。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通([illegible])，通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誕切諫(安定，[illegible])，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

陷身叛逆，絓於刑書(絓，戶卦翻)，雖欲為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illegible])，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荷，下可翻)，當竭誠效命，豈得身為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撓，奴教翻，屈也)，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以壓眾心。」乃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頍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illegible])

以西〔注：[illegible]〕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注：[illegible]〕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注：謂山東之地[illegible]〕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注：[illegible]〕總管府兵曹〔注：總管府兵曹參軍也〕聞喜裴文安〔注：聞喜縣屬絳州〕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命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注：[illegible]〕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注：[illegible]〕風行雷擊，頓於霸上，〔注：[illegible]〕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注：[illegible]〕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趣河陽；〔注：[illegible]〕大將軍綦良出滏口，趣黎陽；〔注：[illegible]〕

大將軍劉建出井陘，略燕、趙；〔注：[illegible]〕柱國喬鍾葵出鴈門；〔注：[illegible]〕署文安爲柱國，與柱國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注：[illegible]〕帝以右武衛將軍洛陽丘和〔注：[illegible]〕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羃䍦，〔注：[illegible]〕詐稱諒宮人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注：[illegible]〕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丘和覺其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勃海高義明、司馬北平榮毗〔注：[illegible]〕皆爲反者所執。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注：[illegible]〕而召文安還。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刺史，薛粹爲絳州刺史，梁菩薩爲潞州刺史，韋道正爲韓州刺史，〔注：[illegible]〕張伯英爲澤州刺史。〔注：[illegible]〕

（改置州……）代州總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其將劉暠襲景，景擊斬之。諒復遣喬鍾葵帥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鬭，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司法，即法曹……）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己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賈，音古；艘，蘇遭翻），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紇單貴敗走，聃懼，以城降（降，戶江翻）。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量，音良）。於是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眾數萬以討諒。

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為府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不若且偽從之，徐伺其便。」毓，勣之子也（豆盧勣見一百七十四卷陳宣帝太建十二年……）。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國家邪！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紿其眾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即開門納之。毓、誕皆死。

綦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又攻相州，刺史薛胄又不克。遂自滏口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眾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祥簡精銳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須水……）

擊余公理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趣黎陽綦良軍不戰而潰祥寧之子也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素素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又以左領軍將軍長孫晟為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行布在諒所部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其勿辭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榮定之子也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圍戍將京兆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喬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

澗谷間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兵之強多不欲出戰多願守營因爾致遲素責所由軍司具對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衆且十萬拒素於蒿澤會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頍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楊素軍自長安來故謂之西軍）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

志汾州靈石縣[illegible]以邑今伐陽故城在[illegible]西南一百二十步此縣自汾至晉皆為險隘之地隋志清原縣因隋所名清源水為名王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既而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降戶江翻）餘黨悉平帝遣楊約齎手詔勞素（勞力到翻）王頍將奔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豎子名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瘞於計翻過古禾翻）竟為所擒并獲頍尸梟於晉陽（梟其首也梟古堯翻）羣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

名為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illegible]）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邪（邪音耶）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illegible]）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左傳辛伯有是言[illegible]）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

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易以豉翻）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冬十月己卯葬文皇帝於太陵廟號高祖與文獻皇后同墳異穴詔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illegible]）男子以二十二成丁（[illegible]）章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為破木之衝（[illegible]）不可久居又讖云修治洛陽還晉家（[illegible]）帝深以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楊素以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

皆為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妓妾二十人（[illegible]）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illegible]）抵臨清關（[illegible]）度河至浚儀襄城（[illegible]）達於上洛（[illegible]）以置關防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謚曰煬（[illegible]）蜀王秀之得罪也（[illegible]）右衛大將軍元胄坐與交通除名久不得調（[illegible]）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以蒲州失守除名（[illegible]）胄與和有舊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

事平，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奏之，胄竟坐死。（元胄乘老□□□□，□□□□□。）於是徵政為驍衛將軍，（唐六典曰：魏武帝□□□□□，□□□□□□□□□□□□□，□□□□□□□□□。）以和為代州刺史。

煬皇帝上之上（諱廣，一名英，小字阿摩，高祖第二子也。謚法：好內遠禮曰煬，去禮遠衆曰煬，逆天虐民曰煬。）

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朔，赦天下，改元。立妃蕭氏為皇后。廢諸州總管府。（後周置諸州總管，隋因之，又有□□，今廢之。）

丙辰，立晉王昭為皇太子。

高祖之末，羣臣有言林邑多奇寶者。時天下無事，劉方新平交州，（劉方平交州見上卷仁壽三年。）乃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隋志：日南郡，梁置德州，開皇十八年改曰驩州。）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真等以步騎萬餘出越裳，（隋志：寧越郡，□□□置欽州。越裳縣，屬日南郡。）方親帥大將軍張愻等以舟師出比景。（比景，漢縣，屬日南郡，隋置比景郡。）是月，軍至海口。（林邑出海之口。）

二月，戊辰，敕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綵、車馬，引楊素及諸將討漢王諒有功者立於前，使奇章公牛弘宣詔，稱揚功伐，（隋志：巴州其章縣，梁置，又有□陽縣。□□□□，其一作奇。牛弘封奇章郡公。積功曰伐。左傳：大夫稱伐。漢紀：□有功伐。）賜賚各有差。（賚，來代翻。）素等再拜舞蹈而出。己卯，以素為尚書令。（唐六典：秦變周法，天下之事皆決丞相，置尚書於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漢初因之，武帝之後，稍以委任。及光武□□□，□□□參決，乃下三公。□□□□□，□□□□令為端揆。□□□□，□□已來，其任尤重。）

詔天下公除，惟帝服淺色黃衫、鐵裝帶。三月，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後周以洛州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崤道，開菀冊道。（左傳：晉□□秦師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

（□□□□，□□□□□□□，□□□。）戊申，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省，悉景翻。）敕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

等營顯仁宮，南接阜澗，北跨洛濱，[illegible]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illegible]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illegible]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illegible]

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illegible]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illegible]渠廣四十步，[illegible]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illegible]置離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illegible]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城皋，[illegible]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又作天經宮於東京，四時祭高

祖。[illegible]林邑王梵志[illegible]遣兵守險，劉方擊走之。師度闍黎江，[illegible]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illegible]以兵挑之；既戰，偽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顛躓，[illegible]轉相驚駭，[illegible]軍遂亂。方以弩射象，象却走，蹂其陳，[illegible]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俘馘萬計。方引兵追之，[illegible]屢戰皆捷，過馬援銅柱南，[illegible]八日至其國都。夏四月，

梵志棄城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為之，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於道。[illegible]初，尚書右丞李綱數以異議忤楊素及蘇威，[illegible]素薦綱於高祖，以為方行軍司馬。方承素意，屈辱之，幾死。[illegible]軍還，久不得調。[illegible]威復遣綱詣南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自歸奏事，威劾奏綱擅離所職，下吏按問；[illegible]會赦，免官，屏居於鄠。[illegible]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illegible]其內為海，周十餘

里，為蓬萊、方丈、瀛洲諸山，（[illegible]三神山[illegible]）高出水百餘尺，臺觀殿閣，羅絡山上，向背如神。（[illegible]）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illegible]）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illegible]）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illegible]）

帝待諸王恩薄，多所猜忌。滕王綸、衛王集內自憂懼，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醮求福，或告其怨望咒詛，（[illegible]）有司奏請誅之。秋，七月，丙午，詔除名為民，徙邊郡。綸，瓚之子；集，爽之子也。（[illegible]）

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illegible]）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illegible]）御龍舟。（[illegible]）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丈，（[illegible]）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illegible]）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illegible]）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板艙、黃篾等數千艘，（[illegible]）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illegible]）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腳，皆以錦綵為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艚艭、八櫂、艇舸等數千艘，（[illegible]）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illegible]）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illegible]）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illegible]）

契丹寇營州，（[illegible]）詔通事謁者韋雲起（[illegible]）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illegible]）雲起分為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illegible]）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斬之，（[illegible]）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illegible]）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既入

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者斬契丹不為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殺其男子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集百官曰韋雲起用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今自舉之擢為治書侍御史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為葉護可汗所虜國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與向氏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長安舍於鴻臚寺 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為鐵勒所困 鐵勒者匈奴之遺種也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 族姓雖殊通謂之鐵勒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為生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 處羅聚斂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其為變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為莫何可汗 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咥為小可汗與處羅戰破之 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府儀同三司 丁卯遣十使併省州縣 二月丙戌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 以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為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 稠智思精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袞冕畫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為之 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為華盛以稱上意 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殆無遺類 烏程有高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為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羽毛 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 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路亘二十餘里 三月庚午上發江都 夏四月

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
辛亥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六月壬子以楊素為司徒進封豫章王暕為齊王秋七月庚申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雖有闕員留而不補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別勅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驍衛大將軍張瑾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黃門侍郎裴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雖七人同在坐然與奪之筆虞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蘊邃之從曾孫也元德太子昭自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乞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

甲戌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楚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為楚公冀以厭之素寢疾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者恒恐不死素亦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亦不將慎謂其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乙亥素薨贈太尉公弘農等十郡太守葬送甚盛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為燕王侗為越王侑為代王皆昭之子也九月乙丑立秦孝王子浩為秦王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冬十月詔改修律令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初齊溫公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

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正聲謂漢魏以來舊樂也。開皇九年平陳，置清商署管之。宋齊舊樂部曰清樂。隋志曰：清樂者，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并漢氏以來舊典，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辭，與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張氏，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illegible]文帝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illegible]為九部。又有鞞鐸巾拂四舞，與諸伎並陳，因謂之四舞。帝以啟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illegible]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illegible]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側。芳華苑蓋即西苑。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黿鼉龜鼇、水人蟲魚，遍覆於地。覆，敷又翻。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長，直亮翻。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欻然騰過，左右易處。欻，許勿翻。又有神鼇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衣錦繡繒綵，伎，渠綺翻。衣，於既翻。舞者鳴環佩，綴花毦。毦，仍吏翻。課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綵為之空竭。為，于偽翻。帝多製豔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隋制：太常寺統太樂、清商署，各有樂師員；太樂置樂正。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氏偏隅，樂工曹妙達猶封王，齊後主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illegible]溺於淫聲以亡國，自況，謬昏甚矣。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貴汝，宜自脩謹！」

三年春，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啟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又率其屬上表固請。[illegible]帝大悅，謂牛弘等曰：「今衣冠大備，致單于解辮，卿等功也！」單，音蟬。各賜帛甚厚。

三月，辛亥，帝還長安。

癸丑，帝使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開皇六年置武騎尉、屯騎尉、驍騎尉、游騎尉、飛騎尉、旅騎尉、雲騎尉、羽騎尉八尉，以為散官。[illegible]至流求國而還。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illegible]

初，雲定興閱比坐婿事太子勇，與妻子皆沒官為奴婢。事見上卷開皇二十年。上即位，多所營造，聞其有巧思，思，相吏翻。召之，使典其事，以此為朝請郎。開皇置八郎，第三曰朝請郎。朝，直遙翻。請，[illegible]時宇文述用事，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并以奇服新聲求媚於述。述大喜，兄事之。上將有事四夷，大作兵器，述薦定興可使監造，上從之。監，古銜翻。述謂定興曰：「兄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房陵諸子，房陵王勇之子。[illegible]「年並成立，今欲興兵誅討，若使之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於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

[illegible]帝然之乃鴆殺長寧王儼分徙其七弟於嶺表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illegible]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殺以從恪　夏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illegible]　牛弘等造新律成凡十八篇謂之大業律甲申始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illegible]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illegible]周禮士多而府史少[illegible]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illegible]案不重校[illegible]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慮覆治[illegible]鍛鍊若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也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何故[illegible]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illegible]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illegible]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illegible]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壬辰改州為郡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改上柱國以下官

為大夫[illegible]置殿內省[illegible]與尚書門下內史祕書為五省增謁者司隸臺[illegible]與御史為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illegible]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為五監[illegible]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為十六府[illegible]廢伯子男爵唯留王公侯三等　丙寅車駕北巡己亥頓赤岸澤五月丁巳突厥啟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勤來朝[illegible]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illegible]丙寅啟民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勤來朝[illegible]辛未啟民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illegible]上不許　初高祖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illegible]帝即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illegible]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等[illegible]奏請為太祖高祖各立一殿[illegible]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illegible]餘並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至是有司請如前議於東京建宗廟[illegible]

秘書監柳䛒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六月丁亥詔為高祖建別廟仍修月祭禮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帝過雁門雁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太守仍使廓至博陵觀和為式由是所至獻食競為豐侈戊子車駕頓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啓民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晟見牙帳中草穢欲令啓民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灑掃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賜得效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教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東達於薊長三

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開為御道帝聞晟策益嘉之丁酉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甲辰上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法尚朝于行宮太府卿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關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屬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阻長難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陳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臣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左武衛將軍啓民可汗復上表以為先帝可汗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乏臣兄弟嫉妬共欲殺臣臣當是時走無所適仰視唯天俯視唯地奉身委命依歸先帝先帝憐臣且

死養而生之，以臣為大可汗，還撫突厥之民。至尊今御天下，還如先帝養生臣及突厥之民，種種無乏。臣荷戴聖恩，言不能盡。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率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夏。」帝以為不可。秋，七月，辛亥，賜啓民璽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存心恭順，何必變服。」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帝賜啓民帛二千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拒榆林，東至紫河。尚書左僕射蘇威諫，上不聽，築之二旬而畢。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熲諫，不聽。熲退，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熲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又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禮部尚書宇文弼私謂熲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

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光祿大夫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為人所奏。帝以為誹謗朝政，丙子，高熲、宇文弼、賀若弼皆坐誅，熲諸子徙邊，弼妻子沒官為奴婢。事連蘇威，亦坐免官。熲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自蒙寄任，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熲所推薦，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海內富庶，熲之力也。及死，天下莫不傷之。先是蕭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為內史令，改封梁公，宗族緦麻以上，皆隨才擢用，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身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與賀若弼善，弼既誅，又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為幹，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

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
民奉廬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啟民奉觴上壽
跪伏恭甚 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 莫敢
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
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皇后亦幸義成公主
帳帝賜啟民及公主金甕各一并衣服被褥錦綵特
勒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還啟民從入塞己丑遣歸國
癸巳入樓煩關 壬寅至太原詔營晉
陽宮帝謂御史大夫張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為朕作
主人 衡乃先馳至河內具牛酒
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 九月己
未至濟源 幸衡宅帝悅其山
泉留宴三日賜衡甚厚衡復獻食 帝令頒
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己巳至東都 壬申以
齊王暕為河南尹癸酉以民部尚書楊文思為納言
冬十月勅河南諸郡送一藝戶陪東都三千餘家
置十二坊於洛水南以處之 西域諸胡多至
張掖交市 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
之矩知帝好遠略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
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

入朝奏之 仍別造地圖窮其
要害從 傾以去 縱橫所亘
將二萬里發自敦煌 至于西海
條支西 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 南道從鄯
善 總湊敦煌且云以
國家威德將士驍雄 汎濛汜而越崑崙易
如反掌
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擁遏故朝貢不通
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
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
蕃既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
帝大悅賜帛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
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
吞 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
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
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
自是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
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 皆矩之唱
導也 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擊之不
利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 帝使裴矩慰撫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内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實封陸伯户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五 起著雍執徐，盡玄黓涒灘，凡五年。

煬皇帝上之下

大業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illegible]沁水出上黨穀遠縣羊頭山[illegible]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illegible]涿郡古幽州[illegible]開元十[illegible]異口雜記二年六月敕[illegible]永濟渠[illegible]引入[illegible]東北[illegible]河[illegible]二千餘里[illegible]雜說也。）丁男不供，始役婦人。壬申，以太府卿元壽為內史令。裴矩聞西突厥處羅可汗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詔書慰諭之。（帝置謁者臺，大夫一人[illegible]司朝謁者二人[illegible]以處羅事見[illegible]突厥傳[illegible]）處羅見君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之曰：突厥本一國，中分為二，每歲交兵，積數十歲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其勢敵耳。然啟民舉其部落百萬之衆，卑躬折節，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illegible]）正以切恨可汗，不能獨制，欲借兵於大國

共滅可汗耳。羣臣咸欲從啓民之請，天子既許之，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夫人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向式亮翻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哀祈，匍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同令力丁翻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踐慢如此，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柰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為墟乎！」處羅瞿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隨君肅貢汗血馬。

三月，壬戌，倭王多利思比孤隋書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遣使入貢。遣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恙余亮翻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復扶又翻

乙丑，車駕幸五原，五原郡豐州因出塞巡長城。去年所築者行宮設六合板城，隋志行宮設六合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為之方六尺外面一方有板離合為之塗以青色壘六板為城高三丈六尺上加女垣板南北門又為敵樓二門觀門樓檻皆丹青綺畫又造六合殿千人帳載以槍車車載六合三板其車軨解合交叉為馬槍每車上張幕幕下張平一弩傅矢五人更守所車之間施車軨為箱皆外其轅以為外圍次內布鐵菱次施弩牀長六尺闊三尺牀桄皆外其轅以為外壘次內布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為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皆插鋼錐，外向；上施旋機弩，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其外又以矰周圍，施鈴柱、槌磬以知所警。

帝募能通絕域者，屯田主事常駿等請使赤土。屯田主事屬工部尚書曹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帝大悅，丙寅，命駿齎物五千段以賜其王。赤土者，南海中遠國也。帝無日不治宮室，治直之翻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隋志樓煩郡靜樂縣有汾陽宮汾水出武州之管涔山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

初，元德太子薨，河南尹齊王暕次當為嗣，元德吏兵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帝為之妙選僚屬，以光祿少卿柳謇之為齊王長史，且戒之曰：「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鍾卿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謇之，慶之從子也。暕寵遇日隆，百官趨謁，闐咽道路。暕以是驕恣，昵近小人，所為多不法，遣左右喬令則、庫狄仲錡、陳智偉求聲色。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美女，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第，淫而遣之。仲錡、智偉詣隴西，撾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取歸其家，暕不知也。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暕，暕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安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從帝幸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得幸於暕，違禁攜之至汾陽宮。御史韋德裕希旨劾奏之，帝令甲士千餘人

大索暕第，因窮治其事。暕與妃姊元氏婦通，遂產一女，暕召相工令遍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為皇后。」暕以元德太子有三子，陰挾左道，為厭勝。至是事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賜妃姊死。暕府僚皆斥之邊遠，柳謇之除名。時趙王杲尚幼，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虎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虎賁輒奏之。帝亦常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太史令庾質，季才之子也，其子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質對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猶怒，出為合水令。

乙卯，詔以突厥啓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上，務從優厚。

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

裴矩說鐵勒，

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東走，入西
平境，遣使請降求
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澆河，
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
述至臨羌城，吐谷渾見述兵盛，不敢降，帥
眾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頭、赤水二城，斬三千餘級，獲其王公以
下二百人，虜男女四千口而還。伏允南
奔雪山，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
二千里皆為隋有，置州縣鎮戍，天下輕罪徙居之。八月
辛酉，上親祠恒岳，赦天下。河北道郡守
畢集，裴矩所致西域十餘國皆來助祭。
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
至者萬餘人。冬十月乙卯，頒新式。
常駿等至赤土境，赤土王利
富多塞遣使以三十船迎之，進金鏁以纜駿船，
凡泛海百餘日，入境月餘，乃至其都。
其王居處器用，窮極珍麗，待使者禮亦

厚，遣王子那邪迦隨駿入貢。帝以右翊衛將
軍河東薛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厥啟民可汗連兵擊
伊吾。師出玉門，啟
[illegible]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
[illegible]既度磧，大懼，請降。
[illegible]乃於漢故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
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為東都。突厥啟民可汗
來朝，禮賜益厚。癸未，詔天下
均田。戊子，上自東都西還。己丑，制民間鐵叉搭
鉤、䂍刃之類，皆禁之。二月戊申，車駕至
西京。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舊宅。
夏四月癸亥，出臨津關，度黃
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乙亥，上大獵
於拔延山，長圍亘二十里。

庚辰入長寧谷度星嶺丙戌至浩亹川以橋未成斬都水使者黃亘及督役者九人數日橋成乃行吐谷渾可汗伏允帥眾保覆袁川帝分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壬辰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輕其眾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渾伏兵射殺之亞將柳武建擊吐谷渾破之甲午吐谷渾仙頭王窮蹙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伏允兵敗為伏允所殺衛尉卿劉權出伊吾道擊吐谷渾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追奔至伏俟城辛丑帝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

丙午至張掖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諠譟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嗔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為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捍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帝謂裴矩有綏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途險遠及遇寇鈔人畜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初吐谷渾伏允使其子

帝留順不遣伏允敗走無以自資帥數千騎客於党項立順為可汗送至玉門令統其餘眾以大寶王尼洛周為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也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設[illegible]二十餘國[illegible]以娛之賜賚有差戊午赦天下

吐谷渾有青海俗傳置牝馬於其上得龍種秋七月置馬牧於青海縱牝馬二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無効而止車駕東還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霰晦冥文武饑餒沾濕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太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乙未車駕入西京冬十一月丙子復幸東都

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脫漏戶口及詐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諸郡計帳進丁二十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賢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由是漸見親委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則曲法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刑部大理莫敢與爭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有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

突厥啟民可汗卒上為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是為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

初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高祖末出為襄州總管帝即位自番州刺史召之欲用為祕書監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

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司隸刺史房彥謙勸道衡杜絕賓客，卑辭下氣，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邪！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之行役，輕我童穉，與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道衡自以所坐非大過，促憲司早斷，冀奏日帝必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帝令縊殺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冤之。帝大閱軍實，稱器甲之美，宇文述因進言：此皆雲定興之功。帝即擢定興為太府丞。

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未明三刻，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監門者皆稽首。既而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與相連坐者千餘家。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丑，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至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慚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群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右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蘊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

帝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為然唯有鄴衍心與朕同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以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四道場梁公蕭鉅之孫子於中年左右千牛文舉之孫也皆有寵於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饌敕燕王倓與鉅及高祖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飲更相勸侑酒酣殺亂靡所不至以是為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皛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帝復遣朱寬招撫流求流求不從帝遣虎賁郎將廬江陳稜朝請大夫同安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之行月餘至其國以鎮周為先鋒流求王渴剌兜遣兵逆戰屢破之稜至其都又敗之稜乘勝攻拔之斬渴剌兜虜其民萬餘口而還　二月乙巳稜等獻流求俘頒賜百

宮進稜位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夫　丁卯詔以近世茅土妄假名實相乖自今唯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於是有功者皆除之　庚申以所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　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宮　初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乃錄齊王暕攜皇甫諶從駕及前幸涿郡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譴衡以憲司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咎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還榆林　未幾敕衡督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衡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詣江都市將斬之

悉得釋，除名為民，放還田里。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收，幼從其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譎詐，有口辯，頗涉書傳，好兵法，習律令。帝數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必稱善。又雕飾池臺，奏獻珍物，由是有寵。

夏，六月，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

冬，十二月，己未，文安憲侯牛弘卒。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上以百官從駕皆服袴褶，於軍旅間不便，是歲，始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黃。

帝之幸啟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啟民所，啟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別為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啟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啟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啟民。苟或不朝，將帥啟民往巡彼土。」高麗王元懼，藩禮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七年春，正月，壬寅，真定襄侯郭衍卒。

二月，己未，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船前選補

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壬午，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文武從官九品以上，並令給宅安置。先是，詔總徵天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鑹手三萬人，於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冬十月乙卯，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初，帝西巡，遣侍御史韋節召西突厥處羅可汗，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屬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狀，稱射匱向善，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為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數千騎東走，緣道被劫，寓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曉諭處羅使入朝。十二月己未，處羅來朝於臨朔宮，帝

天忻，接以殊禮，常與處羅宴。處羅稽首謝入見之晚。帝以溫言慰勞之（勞，力到翻），備設天下珍膳，盛陳女樂，羅綺絲竹，眩曜耳目，然處羅終有怏怏之色（怏，於兩翻）。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而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羣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𩨝，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

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宦，貲產富厚。霸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為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勇敢選為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為征士，安祖辭以家為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官司逐捕，蹤跡至建德家，建德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高麗，尚為所敗。今水潦為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邪！」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為羣盜，安祖自號將軍。時鄃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蓨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內為盜，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

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頃之，孫安祖為張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

八年春正月，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衆為三：使其弟闕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于會寧；又使特勒大奈別將餘衆，居于樓煩；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車駕巡幸，賜號為曷娑那可汗，賞賜甚厚。

初，嵩高道士潘誕自言三百歲，為帝合煉金丹。帝為之作嵩陽觀，華屋數百間，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給使，位視三品；常役數千人，所費巨萬。云金丹應用石膽、石髓，發石工鑿嵩高大石深百尺者數十處。凡六年，丹不成。帝詰之，誕對以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鎖詣涿郡，斬之。且死，語人曰：「此乃天子無福，值我兵解時至，我應生梵摩天」云。

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為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對曰：「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曰：「汝既憚行，自可留此。」右尚方署監事耿詢上書切諫，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

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鏤方、長岑、溟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玄菟、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慎、碣石、東暆、帶方、襄平等道，

軍二百 萬十萬 以後絕 城西省 不盡云 之程

[illegible]駱驛引途[illegible]總集平壤[illegible]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illegible]祭馬祖於薊城北。[illegible]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為團；步卒八十隊，分為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illegible]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為四團，[illegible]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敍儀法。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御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出見。

甲辰，內史令元壽薨。二月壬戌，觀德王雄薨。[illegible]北平襄侯段文振為兵部尚書，上表以為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illegible]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為國患。宜以時諭遣，令出塞外，[illegible]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兵曹郎斛斯政，椿之孫也，[illegible]以器幹明悟為帝所寵任，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不從。及征高麗，以文振為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illegible]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為艱阻，兵糧既竭，彊敵在前，靺鞨出後，[illegible]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illegible]帝甚惜之。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衆軍總會，臨水為大陳，[illegible]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灸頞，瓜蒂歕鼻，治黃不差而卧

第一軍 [illegible]

死兒女手中乎！（[illegible]）乃自請為前鋒，謂其三子曰：「吾荷國恩，（[illegible]）今為死日！我得良殺，汝當富貴。」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既成，引橋趣東岸，（[illegible]）橋短不及岸丈餘。（[illegible]）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illegible]）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眾。麥鐵杖躍登岸，（[illegible]）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叉等皆戰死。（[illegible]）乃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詔贈鐵杖宿公，（[illegible]）使其子孟才襲爵，次子仲才、季才並拜正議大夫。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illegible]）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于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也。車駕渡遼，（[illegible]）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之，（[illegible]）因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尚書衛文昇、尚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illegible]）建置郡縣，以相統攝。

夏，五月，壬午，納言楊達薨。

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為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以輕兵掩襲，孤軍獨鬭，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illegible]）公等進軍，當分為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illegible]）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illegible]）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寤。既而城久不下，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illegible]）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願我來，恐見病敗耳。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為，斬公輩耳！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戰懼失色。帝因留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illegible]）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浿水，（[illegible]）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illegible]）副總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數萬，直造城下。（[illegible]）高麗伏兵

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偽敗護兒逐之
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
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法尚整
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應
接諸軍（陳讀曰陣 [illegible]）
（[illegible]）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
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illegible]）
（[illegible]）左驍衛大將軍荊元恒出遼東
（[illegible]）
道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左屯衛
將軍辛世雄出玄菟道（菟音塗）右禦衛將軍張瑾
出襄平道右武侯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
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弘昇出遂城道檢校右禦衛虎
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illegible]）皆會於鴨綠水
西（班志玄菟郡西蓋馬縣 [illegible] 唐書 [illegible] 鴨綠水 [illegible]）
（[illegible]）
述等兵自瀘河懷遠二鎮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
排甲槍矟（[illegible]）并衣資戎具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
莫能勝致（勝音升）下令軍中士卒有遺棄米粟者斬軍
士皆於幕下掘坑埋之（[illegible]）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

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乙支東夷複姓 [illegible]）
（考異曰革命記作 [illegible] 今從隋書及北史）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
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尚
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illegible]）固止之仲文遂聽
文德還（[illegible]）既而悔之遣人紿文德曰更欲有言可
復來（紿待亥翻 [illegible]）文德不顧濟鴨綠水而去仲文與述
等既失文德內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
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
之眾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
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illegible]）
（[illegible]）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
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
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
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逼
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illegible]）去平壤城三十里因
山為營文德復遣使詐降（[illegible]）請於述曰若旋師者
當奉高元朝行在所（[illegible]）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
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度徒洛翻）遂因其詐而還
（[illegible]）

（[illegible]）述等為方陳而行高麗四面鈔擊（鈔楚交翻）述等且戰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衞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為殿（殿丁練翻）擊高麗卻之來護兒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衞文昇一軍獨全（[illegible]）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萬萬為巨也）失亡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癸卯引還（考異曰[illegible]）初百濟王璋遣使請討高麗帝使之覘高麗動靜（[illegible]）璋內與高麗潛通隋軍將出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師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illegible]）告以期會（[illegible]）及隋軍度遼百濟亦嚴兵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邏（高麗置邏於遼水之西[illegible]）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八月敕運黎陽洛口太原等倉穀（開皇三年[illegible]）向望海頓（望海頓在遼西界[illegible]）使民部尚書樊子蓋留守涿郡九月庚辰車駕至東都（考異曰[illegible]）冬十月甲寅工部尚書宇文愷卒（[illegible]）十一月己卯以宗女為華容公主嫁高昌（[illegible]）宇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為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以士龍[illegible]）薩水之敗高麗追圍薛世雄於白石山世雄奮擊破之由是獨得免官以衞文昇為金紫光祿大夫諸將皆委罪於于仲文帝既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乃出之卒于家（[illegible]）是歲大旱疫山東尤甚張衡既放廢（[illegible]）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為（覘丑廉翻）帝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朝政（[illegible]）詔賜盡于家衡臨死大言我為人作何等事（[illegible]）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六 起昭陽作噩盡閼逢閹茂凡二年

煬皇帝中

大業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為驍果，[illegible]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illegible]

靈武賊帥白瑜娑[illegible]劫掠牧馬，北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謂之奴賊。[illegible]

戊戌，赦天下。

己亥，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illegible]

二月壬午，詔宇文述以兵糧不繼，遂陷王師，乃軍吏失於支料，非述之罪，宜復其官爵。[illegible]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

帝謂侍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illegible]況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illegible]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illegible]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illegible]帝不聽。

三月丙子，濟陰孟海公起為盜，保據周橋，[illegible]眾至數萬，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

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illegible]

戊寅，帝幸遼東，命民部尚書樊子蓋等[illegible]輔越王侗留守東都。[illegible]

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勃海孫宣雅，各聚眾攻剽，[illegible]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illegible]唯齊郡丞閺鄉張須陁[illegible]得士眾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薄於泰山下。[illegible]薄恃其驟勝，不設備，須陁掩擊，大破之。薄收餘兵北度河，須陁追擊於臨邑，又破之。[illegible]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丘，[illegible]須陁帥步騎二萬擊之，賊眾大敗。賊帥裴長才等眾二萬掩至城下，大掠，須陁未暇集兵，帥五騎與戰，[illegible]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創，[illegible]

仲文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陀督眾擊之，長才等敗走。庚子，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須陀謂官屬曰：賊恃其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斬數萬級，前後獲賊輜重不可勝計。歷城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陀擊賊於濰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矟盛之，揭以略陳；賊徒愕眙，莫敢近。須陀因引兵奮擊，賊眾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輒劓其鼻懷之，還，以驗殺賊之數。須陀歎賞，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士信為副。帝遣使慰諭，并畫須陀、士信戰陳之狀而觀之。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飛樓、橦、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眾。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吳興沈光升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之，即拜朝散大夫，恒置左右。

禮部尚書楊玄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與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自稱疾，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為深交。時或侮之，密曰：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若決機兩陳之間，喑嗚咄嗟，使敵人震慴，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邪！玄感笑而服之。帝素忌楊素，素亦覺之；及素寢疾，帝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夷族。玄感頗知之，且自以累世貴顯，在朝文

武多父之故吏，見朝政日紊（音問），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為將領。」帝喜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固不虛也。」[illegible]由是寵遇日隆，頗預朝政。帝伐高麗，命玄感於黎陽督運。玄感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illegible]故逗遛漕運，不時進發，[illegible]欲令度遼諸軍乏食。帝遣使者促之，玄感揚言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玄感弟虎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二人皆亡還。萬石至高陽，[illegible]監事許華執之，[illegible]斬於涿郡。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illegible]六月，乙巳，玄感入黎陽，閉城，大索男夫，取帆布為牟甲，[illegible]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illegible]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illegible]郡縣官有幹用者，玄感皆以運糧追集之。以趙懷義為衛州刺史，東光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illegible]督運在治書侍御史游元，[illegible]玄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illegible]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illegible]玄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丹楊、宣城篙梢三千餘人，[illegible]刑三牲誓眾，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眾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illegible]唐禕自玄感所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家僮至長安，[illegible]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玄感大喜，以為謀主。謂密曰：「子常以濟物為己任，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強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

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臨渝縣隋屬平州臨渝之險即所謂盧龍之險也師古曰渝音喻今多讀如輸扼其咽喉，咽於賢翻歸路既絕，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眾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躡尼輒翻降戶江翻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帥眾鼓行而西，塞悉則翻帥讀曰率下同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禕許韋翻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

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其後玄感攻弘農自度敗亡其蓋已見此矣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楊玄挺將驍勇千人為前鋒，將即亮翻下同驍堅堯翻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玄挺無所獲。禕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勒兵為備。侗他紅翻修武民相帥守臨清關，修武縣屬河內郡玄感不得度，乃於汲郡南度河，從之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偃師南緣洛水西入，偃師縣隋志開皇十六年置屬河南郡玄挺自白司馬坂逾邙山南入，白司馬坂在邙山北邙山在洛城北坂音反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許，自稱大軍。其兵皆執單刀柳楯，楯食尹翻所以扞弓矢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隋志河南郡有河南縣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河南贊治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治直吏翻善意度洛南，營於漢王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皆為積善所取。弘策出至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鎧仗者太半。鎧可亥翻玄挺亦不追。弘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復扶又翻陳讀曰陣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弘策又敗，如是五戰。丙辰，玄挺直抵太陽門，弘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於玄感。玄感屯上春門，隋志河南郡[illegible]大業元年移都改[illegible]東面三門北曰上春[illegible]考異曰玄[illegible]亮翻[illegible]尚書[illegible]仁執河[illegible]上春門[illegible]尚書省在[illegible]不容至此每誓眾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為于偽翻眾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數。內史舍人韋福嗣，洸之兄子也，洸音光韋洸見一百七十五卷從軍出拒玄感，為玄感所獲，玄感厚禮之，使與其黨胡師耽共掌文翰。玄感令福嗣為書遺樊子蓋，數帝罪惡，遺于季翻數所具翻云：今欲廢昏立明，願勿拘小禮，自貽伊戚。樊子蓋新自外藩

……東都……至於
部分軍事未具其衆……裴弘策與子蓋同班……
前出討失利子蓋更使出戰不肯行子
蓋命引出斬之國子祭酒河東楊汪小有不恭
子蓋又將斬之汪頓首流血乃
得免於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令行禁止玄
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然達官子
弟從軍者聞弘策死皆不敢入城韓擒虎子世
諤觀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來護兒子淵裴
蘊子爽大理卿鄭善果子儼周羅睺子仲等四十餘
人皆降於玄感玄感悉以親重要任委之韋
福嗣之兄子也玄感收兵得五萬餘人分五
千守慈磵道五千守伊闕道韓世諤將三千人圍滎
陽顧覺將五千人取虎牢虎牢降
以覺為鄭州刺史鎮虎牢代王侑使刑部尚書衛
文昇將兵四萬救東都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
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

……鼓行出崤澠直趣東都城北……
……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
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
欲積為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
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
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
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
明得無為患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
玄感粗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寖成亂階耳帝又
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憂之兵部侍郎斛斯政
素與玄感善玄感之反政與之通謀玄縱兄弟亡歸
政潛遣之帝將窮治玄縱等黨與政內不自安
戊辰亡奔高麗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
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丘山營壘帳
幕案堵不動皆棄之而去衆心恟懼無復部分
諸道分散高麗即時覺之然不敢出但
於城內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
猶疑其詐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

畏隋兵之衆不敢逼營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後
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
抄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爲所殺略初
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今段何如
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
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猶
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乃還謂質曰卿前不欲我
行當爲此耳玄感其有成乎質曰玄
感地勢雖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勞冀幸成功今天
下一家未易可動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
本於黎陽又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右候衛將軍
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玄感來護兒至東
萊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
敕不宜擅還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
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
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
事即日迴軍令子弘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
郡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
賜護兒璽書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
合遠同符契先是右武候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

令從軍自効從來護兒在東萊帝疑之
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逃
奔玄感衛文昇以步騎二萬度瀍水
與玄感戰玄感屢破之
玄感每戰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
皆樂爲致死由是每戰多捷衆益盛至十
萬人文昇衆寡不敵死傷太半且盡乃更進屯邙
山之陽與玄感決戰一日十餘合會楊玄挺中流矢
死玄感軍乃稍却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
起兵以應玄感元進手長尺餘
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
有異志會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
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太半不返
今已罷弊復爲此行吾屬無遺類矣
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聚兵亡命者雲集
旬月間衆至數萬始楊玄感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
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福嗣每畫
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謂玄感曰福嗣元非
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

必為所誤請斬之玄感曰何至於此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誅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乃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屈突通引兵屯河陽宇文述繼之玄感問計於李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得往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分為兩軍西抗衛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頻敗復與其黨謀之李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新唐志華陰縣有永豐倉）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李密曰弘化留守元弘嗣握彊兵在隴右可聲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以紿眾壬辰玄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趣潼關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玄感以為然弘農太守蔡王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公今詐眾西入軍事貴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眾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玄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於皇天原玄感上盤豆布陳亘五十里（陳讀曰陣）

且戰且行玄感一日三敗八月壬寅玄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戍獨與弟積善徒步走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玄感尸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　玄感弟玄獎為義陽太守將赴玄感為郡丞周旋玉所殺　仁行為朝請大夫伏誅於長安

玄感之圍東都也梁郡民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為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襄城聞玄感敗衆稍散為吏所獲傳首東都帝以元弘嗣斛斯政之親也留守弘化郡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因代為留守關右十三郡兵皆受徵發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未幾詔詣行在所淵遇疾未謁

二五

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癸卯吳郡朱燮晉陵管崇聚衆寇掠江左燮本還俗道人涉獵經史頗知兵法形容眇小為崑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歸崇長大美姿容志氣倜儻自言有王者相故羣盜相與奉之時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揚子分為五營以備南賊崇遣其將陸顗度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軍資而去衆益盛至十萬　辛酉司農卿雲陽趙元淑坐楊玄感黨伏誅　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裴蘊刑部侍郎骨儀與留守樊子蓋推玄感黨與儀本天竺胡人也帝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

二六

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由是峻法治之，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餘人。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阬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琅邪王胄，皆坐徙邊，綽、胄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帝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

帝使裴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度設寇掠吐谷渾以自效，還，奏狀，帝大賞之。

九月，己卯，東海民彭孝才起為盜，有眾數萬。甲午，車駕至上谷，以供費不給，免太守虞荷等官。閏月，己巳，幸博陵。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圍東郡，虎賁郎將費青奴擊破之。

劉元進帥其眾將度江，會楊玄感敗，朱燮、管崇迎元進，推以為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為尚書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遣左屯衛大將軍代人吐萬緒、光祿大夫下邳魚俱羅將兵討之。

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孝慈敗死。

楊玄感之西也，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是時，如其比者皆不問。樊子蓋收玄感文簿，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為人所獲，亦送東都。

隋書密傳云：密與行人[illegible]……樊子蓋

鎖送福嗣及揚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illegible]，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諠譁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至魏郡石梁驛[illegible]，飲防守者皆醉，穿牆而逸。[illegible] 密呼韋福嗣同去，福嗣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草示福嗣，收付大理。宇文述奏：凶逆之徒，臣下所當同疾，若不為重誅，無以肅將來。帝曰：聽公所為。十二月，甲申，述就野外，縛諸應刑者於格上，以車輪括其頸，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illegible] 亂發矢如蝟毛，支體糜碎，猶在車輪中。積善、福嗣仍加車裂，皆焚而揚之。積善自言手殺玄感，冀得免死。帝曰：然則梟獍耳。因更其姓曰梟氏。[illegible] 唐縣人宋子賢，善幻術，[illegible] 能變佛形，自稱彌勒出世，遠近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

襲乘輿；[illegible] 事泄，伏誅，并誅黨與千餘家。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illegible] 由是三輔人翕然奉之，[illegible] 因舉兵反，眾至數萬。丁亥，海明自稱皇帝，改元白烏。詔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帝召衛文昇、樊子蓋詣行在，慰勞之，賞賜極厚，遣還所任。[illegible] 劉元進攻丹陽，[illegible] 吐萬緒濟江擊之，[illegible] 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illegible] 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眾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燮、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illegible] 緒圍之，元進、燮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illegible] 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illegible] 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illegible] 其勢益盛。元進退據建安，[illegible] 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illegible] 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

歲月可平諸子在洛京[illegible]潛遣家僕迎之
帝怒有司希旨奏純怯懦俱羅敗衄[illegible]
俱羅坐斬徵純詣行在純懼[illegible]帝更遣江
都丞王世充[illegible]發淮南兵數
萬人討之進世充度江頻戰皆捷元進戰敗死於吳
[illegible]其餘眾或降或散世充[illegible]通玄
寺瑞像前焚香為誓約降者不殺[illegible]散者始入
[illegible]為盜聞之旬月之間[illegible]略盡[illegible]世充悉阬之
[illegible]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人[illegible]

通鑑一百八十二　二十二

[illegible]是餘黨復相聚為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帝
[illegible]充有將帥才益加寵任[illegible]是歲詔
[illegible]為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在皆[illegible]因之各專
威福生殺任情矣　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為
刎頸交[illegible]
[illegible]俱亡命為羣盜[illegible]伏威年十六每
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為帥下邳

苗海潮亦聚眾為盜[illegible]
[illegible]伏威使公祏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
力分勢弱常恐被擒[illegible]若合為一則足以敵隋矣
君能為主吾當敬從[illegible]自揆不堪宜來聽命不則一戰
以決雌雄[illegible]海潮[illegible]帥其眾降之[illegible]伏
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討之
[illegible]
伏威與戰陽為不勝引顥眾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
火顥眾皆燒死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輕之

[illegible]

[illegible]召
[illegible]并力伏威使公祏嚴兵居外自與左右十人齎牛
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并其眾[illegible]
十年春[illegible]二月辛未
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
兵[illegible]百道俱進　丁酉扶風賊帥唐弼立李弘芝
為天子[illegible]有眾十萬自稱
唐王　三月壬午[illegible]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

癸亥，至臨渝宮，禡祭黃帝，斬叛軍者以釁鼓，亡者亦不止。夏，四月，榆林太守成紀董純與彭城賊帥張大虎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甲午，車駕至北平。五月，庚申，延安賊帥劉迦論自稱皇王，建元大世，有眾十萬，與稽胡相表裏為寇；詔以左驍衛大將軍屈突通為關內討捕大使，發兵擊之。戰於上郡，斬迦論，將卒萬餘級，虜男女數萬口而還。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卑奢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甲子，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

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護兒集眾曰：「大軍三出，未能平賊，此還不可復來。勞而無功，吾竊恥之。今高麗實困，以此眾擊之，不日可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高元，獻捷而歸，不亦善乎！」答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護兒不可，曰：「賊勢破矣，獨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閫外，事當專決，寧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眾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應獲罪。」諸將懼，俱逼還，乃始奉詔。八月，己巳，帝自懷遠鎮班師。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廄馬四十二匹而去。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炫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十一月，丙申，殺斛斯政於金光門外，如楊積善之法，仍烹其肉，使百官噉之，佞者或噉之至飽

收其餘骨焚而揚之。乙巳，有事于南郊，上不齋于次。[illegible]詰朝，備法駕，[illegible]至即行禮。是日大風，上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乙卯，離石胡劉苗王反，[illegible]自稱天子，[illegible]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克。[illegible]汲郡賊帥王德仁擁衆數萬，保林慮山為盜。[illegible]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為宜。」[illegible]帝不悅。質辭疾不從；[illegible]帝怒，下質獄，[illegible]竟死獄中。十二月，壬申，帝如東都；赦天下。戊子，入東都。東海賊帥彭孝才轉掠沂水，[illegible]彭城留守董純討擒之。[illegible]純戰雖屢捷而盜賊日滋，或譖純怯懦，[illegible]帝怒，鎖純詣東都，誅之。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衆十餘萬，據都梁宮，[illegible]阻淮為固。江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為五柵以塞險要，[illegible]羸形示弱。[illegible]讓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將兵！吾今生縛取，鼓行入江都耳！」時民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衆漸餒，乃少留兵圍五柵，分人於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illegible]縱兵出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illegible]斬首萬餘級。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illegible]郡丞張須陀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illegible]以功遷齊郡通守，[illegible]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illegible]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illegible]須陀將萬人邀之，[illegible]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illegible]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瓊，以字行。

十一年春，正月，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illegible]

郎四人校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帝又以監一人加校書郎為十人加置佐郎四人又置儒林郎十人文林郎二十人增校書郎員四十人加置楷書郎員二十人凡百一十七人並以學士補之。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開皇十年帝為揚州總管好呼報翻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為帝，前後近二十載，載子亥翻作歲讀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蒱博、鷹狗，蒱音蒲摴蒱也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祕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詮此緣翻說文具也重直龍翻猥烏賄翻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簡為三品，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其正書皆裝翦華淨，寶軸錦褾，褾方小翻於觀文殿前為書室十四間，窗戶牀褥廚幔，幔莫半翻咸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香爐始於漢漢官典職尚書郎女史二人執香爐燒薰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上時掌翻戶扉及廚扉皆自啟；帝出，則垂閉復故。

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帥所類翻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眾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燕因肩翻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惡烏路翻故遷都大興。開皇二年新都申明公李穆薨，穆薨見一百七十六卷陳長城公至德四年孫筠襲爵。筠叔父渾忿其吝，使兄子善衡賊殺之，而證其從父弟瞿曇，從才用翻曇徒含翻使之償死。渾謂其妻兄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紹封，當歲奉國賦之半。」述為之言於太子，率所律翻為于偽翻奏高祖，以渾為穆嗣。二歲之後，不復以國賦與述，復扶又翻述大恨之。帝即位，渾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改封郕公，郕音成帝以其門族強盛，忌之。會有方士安伽陀，伽求加翻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海內凡李姓者。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從才用翻帝疑其名應讖，常面告之，冀其引決。敏大懼，數與渾及善衡屏人私語；數所角翻屏必郢翻述譖之於帝，仍遣虎賁郎將河東裴仁基表告渾反。帝改蒲州為河東郡賁音奔帝收渾等家，遣尚書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治直之翻下同按問數日，不得反狀，以實奏聞。帝更遣述窮治之，述誘教敏妻宇文氏為表，誣告渾謀因度遼，與其家子弟為將領者共襲取御營，將即亮翻立敏為天子。述持入奏之，帝泣曰：「吾宗社幾傾，幾居依翻賴公獲全耳。」三月，丁酉，殺渾、敏、善衡及宗族三十二人，自三從以上皆徙邊徼。從才用翻徼吉弔翻後數月，敏妻

亦鶴死（鶴妻宇文氏周天元之女帝之姊子也）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城朝堂前（西苑在洛城西……寶城在洛城……）[illegible]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爲鸞（[illegible]）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僚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擢拜朝散大夫（[illegible]）賜物百段餘人皆賜束帛仍於其地造儀鸞殿（[illegible]）

乙酉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爲營而居之以衛尉少卿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illegible]）承制黜陟選補郡縣文武官仍發河東兵討捕羣盜淵行至龍門擊賊帥毋端兒破之（[illegible]）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illegible]）

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illegible]）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言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爲始畢所寵任詐誘至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illegible]）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爲斬之（[illegible]）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戊辰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illegible]）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壬申車駕馳入鴈門（[illegible]）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illegible]）癸酉突厥圍鴈門上下惶怖（[illegible]）撤民屋爲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鴈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鴈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納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illegible]）民部尚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徼幸（[illegible]）一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illegible]）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諭以不復征遼（[illegible]）厚

厚爲勳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史侍郎蕭瑀以爲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有何損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眾心皆安人自爲戰矣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爲賞格下詔停遼東之役帝從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勳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道於是眾皆踴躍晝夜拒戰死傷甚眾甲申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齎旗鼓爲疑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不然彼眾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

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空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躡至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丁未車駕還至太原蘇威言於帝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帝從之冬十月壬戌帝至東都顧眄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曏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蓋固請以爲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懼不敢對帝性吝官賞初平楊玄感應授勳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尉爲正六品次奮武宣惠綏德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遞降一階將士守雁門者萬七千人得勳者纔千五百人皆準平玄感勳一戰得第一勳者進一階其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戰得第一勳者至秉義尉其在行陳而無勳者四戰進一階亦無賜會仍議伐高麗由是將士無不憤怨初蕭瑀以外戚有才行嘗典帝於東宮累遷至內史侍郎委以機務瑀性剛鯁數言事忤旨

帝漸疎之及鴈門圍解帝謂羣臣曰突厥狂悖勢何能為少時未散遽相恐動情不可恕出為河池郡守即日遣之候衛將軍楊子崇從帝在汾陽宮知突厥必為寇屢請早還京師帝怒曰子崇怯懦驚動眾心不可居爪牙之官出為離石郡守子崇高祖之族弟也 楊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為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

壬申盧明月帥眾十萬寇陳汝

東海李子通有勇力先依長白山賊帥左才相群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有眾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度淮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為假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闞稜為之冠既而李子通謀殺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重創墮馬雄誕負之逃葭葦中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整擊伏威破之其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負伏威以逃雄誕帥壯士十餘人衛之與隋兵力戰得免來整又擊李子通破之子通帥其餘眾奔海陵復收兵得二萬人自稱將軍

城父朱粲始為縣佐史從軍遂亡命聚眾為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眾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荊沔及山南郡縣所過噍類無遺

十二月庚寅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陀等子蓋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阬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為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眾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他郡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捌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七（起柔兆困敦盡彊圉赤奮若上章凡一年有奇）

煬皇帝下

大業十二年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illegible]）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illegible]）詔毗陵通守路道德（[illegible]）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illegible]）會亂，不果成。三月上巳，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袞以木為之，間以妓航、酒船，（[illegible]）人物自動如生，鍾磬箏瑟，能成音曲。己丑，張金稱陷平恩，（[illegible]）一朝殺男女萬餘口；又陷武安、鉅鹿、清河諸縣。（[illegible]）金稱比諸賊尤

殘暴，所過民無孑遺。（[illegible]）夏四月丁巳，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illegible]）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恒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illegible]）癸亥，歷山飛別將甄翟兒眾十萬寇太原，（[illegible]）將軍潘長文敗死。（[illegible]）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既。（[illegible]）壬午，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illegible]）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illegible]）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illegible]）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illegible]）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illegible]）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illegible]）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illegible]）帝益怒。頃之，

通鑑一百八十三　二

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為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已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秋七月壬戌濟景公樊子蓋卒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右候衛大將軍酒泉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敢諫者任宗上書極諫

子帝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津孝寬之子也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戊辰馮翊孫華舉兵為盜虞世基以盜賊充斥請發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恇怯戊辰車駕至鞏勑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仍令築城以備不虞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帝斬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是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

[illegible]眾名數萬帝遣光祿大夫陳稜將宿衛精兵八
千討之往往克捷[illegible]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眾
數十萬自恆山寇高陽[illegible]冬十
月己丑許恭公宇文述卒[illegible]初述子化及智及皆
無賴化及事帝於東宮帝寵昵之[illegible]及即位以爲
太僕少卿[illegible]帝幸榆林[illegible]化及智及
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illegible]已解衣辮髮既而釋
之賜述爲奴智及弟士及以尚主之故常輕智及惟
化及與之親昵述卒帝復以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
及爲將作少監[illegible]李密之亡也往
依郝孝德[illegible]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
奇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之匿於淮陽村舍[illegible]
[illegible]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
妹夫雍丘令丘君明[illegible]君明不敢舍轉
寄密於游俠王秀才家秀才以女妻之君明從姪懷
義告其事[illegible]帝令懷義自齎敕書與梁郡通
守楊汪相知[illegible]收捕汪遣兵圍秀才宅適值密出
外由是獲免君明秀才皆死韋城翟讓爲東郡法曹
[illegible]坐事當斬獄吏黃君
漢奇其驍勇[illegible]夜中潛謂讓曰翟法司天時人
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曰讓圈牢之
豕[illegible]死生唯黃曹主所命君漢即破械出之讓再
拜曰讓蒙再生之恩則幸矣奈黃曹主何因泣下君
漢怒曰本以公爲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
死以奉脫奈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
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瓦崗爲羣盜[illegible]同
郡單雄信[illegible]驍健善用馬
槊[illegible]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家於
衛南[illegible]
[illegible]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illegible]東郡於公
與勣皆爲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
所經[illegible]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資[illegible]讓然之引眾入二
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眾聚徒至萬餘人

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眾為盜。李密自雍州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為然，相謂曰：斯人公卿子弟，志氣若是。今人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強，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為讓畫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稍親近密，與之計事。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為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揚、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畧，士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旦夕偷生草間，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會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

比來民間謠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與后，皆君也；宛轉花園裏，謂天子在揚州無還日，將轉於溝壑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齊郡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為時用，預於楊玄感之謀，變姓名亡命，遇密於梁、宋之間，遂與之俱遊漢、沔，徧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仍為遊客，處於讓營。讓見密為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豫未決。有賈雄者，曉陰陽占候，為讓軍師，言無不用。密深結於雄，使之託術數以說讓；雄許諾，懷之未發。會讓召雄，告以密所言，問其可否，對曰：吉不可言。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曰：如卿言，蒲山公當自立，何來從我？對曰：事有相因。所以來者，將軍姓翟，翟者，澤也，蒲非澤不生，故須將軍也。讓然之，與密情好日篤。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眾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

[illegible]

利。讓從之，於是破金隄關，[illegible]掠滎陽諸縣，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弘之子也，[illegible]不能討。帝徙張須陁為滎陽通守以討之。[illegible]庚戌，須陁引兵擊讓，讓數為須陁所敗，[illegible]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很，可一戰擒也。[illegible]公但列陳以待，密為公破之。[illegible]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間。須陁素輕讓，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復入救之，來往數四，遂戰死。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illegible]河南郡縣為之喪氣。[illegible]鷹揚郎將河東賈務本為須陁之副，亦被傷，帥餘衆五千餘人奔梁郡，務本尋卒。[illegible]詔以光祿大夫裴仁基為河南討捕大使，代領其衆，徙鎮虎牢。[illegible]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

密部分嚴整，[illegible]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為之用。麾下士卒多為讓士卒所陵辱，以威約有素，不敢報也。讓謂密曰：今資糧粗足，[illegible]意欲還向瓦崗，公若不往，唯公所適，讓從此別矣。讓帥輜重東引，[illegible]密亦西行至康城，說下數城，[illegible]大獲資儲。讓尋悔，復引兵從密。[illegible]

鄱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建元始興，[illegible]攻陷豫章郡，[illegible]以其鄉人林士弘為大將軍。詔治書侍御史劉子翊將兵討之。師乞中流矢死，[illegible]士弘代統其衆，與子翊戰於彭蠡湖，[illegible]子翊敗死。士弘兵大振，至十餘萬人。十二月壬辰，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illegible]遂取九江、臨川、南康、宜春等郡，[illegible]豪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

紫六

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爲所有。（南海郡治番禺縣）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爲太原留守，以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爲之副，將兵討捕羣盜。淵擊甄翟兒於雀鼠谷，賊衆數萬，圍淵數匝；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帝猜忌骨肉，蔡王智積每不自安，及病，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

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者相繼，唯虎賁中郎將蒲城王辯、清河郡丞華陰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與賊七百餘戰，未嘗負敗。帝遣太僕卿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營於平恩東北，義臣引兵直抵臨清之西，據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營西，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

宮尼

日暮，金稱還營，明旦復來（復，扶又翻；下同），如是月餘，義臣竟不出。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詈辱之（詈，力智翻）。義臣乃謂金稱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易，以豉翻），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累重。金稱聞之，引兵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討擒之。更立木於市，縣其頭，張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未死間，歌謳不輟。詔以善會爲清河通守。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萬餘人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爲前驅，擊士達以自效。絢信之，引兵隨建德至長河（長河縣），不復設備，建德襲之，殺虜數千人，斬絢首，獻士達。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

□追擊義臣[illegible]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於陳，斬之；乘勝逐北，趣其營，[illegible]營中守兵皆潰。[illegible]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illegible]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illegible]以為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士達散卒收葬死者，為士達發喪，軍復大振，[illegible]自稱將軍。先是，群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illegible]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illegible]

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illegible]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illegible]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illegible]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illegible]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illegible]

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為奏聞。[illegible]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眾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illegible]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illegible]由是左遷雲起為大理司直。[唐六典[illegible]]

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illegible]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illegible]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illegible]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illegible]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為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牣，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為帝簡

閭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河間賊帥格
謙擁眾十餘萬據豆子䴚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勃海
高開道收其餘眾寇掠燕地
軍勢復振復扶又翻 初帝謀伐高麗器械資儲皆
積於涿郡涿郡人物殷阜屯兵數萬又臨朔宮多珍
寶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虎賁郎將趙什住等不能
拒唯虎賁郎將雲陽羅藝獨出戰雲陽縣
前後破賊甚眾威名日重什住等陰忌之藝將
作亂先宣言以激其眾曰吾輩討賊數有功數所角翻城
中倉庫山積制在留守之官而莫肯散施以濟貧乏
將何以勸將士眾皆憤怨軍還郡丞出城候藝
藝因執之陳兵而入什住等懼皆來聽命乃發庫物
以賜戰士開倉廩以賑貧乏境內咸服殺不同己者
勃海太守唐禕等數人威振燕地柳城懷遠並
歸之藝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為營州
以襄平太守鄧暠為總
管藝自稱幽州總管 突厥數寇北邊
詔晉陽留守李淵帥太原道兵與馬邑太守
王仁恭擊之晉陽留守即太原留守也太原郡治晉陽馬邑郡帝改朔州為馬邑

時突厥方彊兩軍眾不滿五千仁恭
患之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
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突厥頗憚之

恭皇帝
義寧元年是年十一月代王即位改元 春正月右
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眾拒之稜閉壁不
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姥莫補翻 稜怒出
戰伏威奮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
伏威乘勝破
高郵隋志高郵縣屬江都郡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
為長史長知兩翻 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
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
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輒令上募先擊之戰罷閱
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以其退而被擊故也
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徇葬故人自
為戰所向無敵 丙辰竇建德為壇於樂壽樂壽縣屬河間郡
自稱長樂王置百官改元丁
丑元年二月建德稱長樂王
辛巳魯郡賊徐圓朗攻陷東平分

[illegible]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illegible]

盧明月轉掠河南，至于淮北，衆號四十萬，自稱無上王。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討之，世充與戰於南陽，大破之，斬明月，餘衆皆散。

二月，壬午，朔方鷹揚郎將梁師都[illegible]殺郡丞唐世宗，據郡，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

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振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為鷹揚府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閤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蒲道，王府君閉倉不賑恤，豈為民父母之意乎！」以激怒衆。衆皆憤怨。武周稱疾臥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己丑，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其黨張萬歲等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以賑饑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

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兵不素練；越王沖幼，留守諸官政令不壹，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闇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乃遣其黨裴叔方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禦之備，且馳表告江都。密謂讓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兵法曰：『先則制於人，後則制於人。』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將軍若親帥大衆，輕行掩襲，彼遠未能救，又先無預備，取之如拾遺耳。比其聞知，吾已獲之，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請君先發，僕為後殿。」庚寅，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

郭散[illegible]徵散以尉氏應密[illegible]前宿城令祖君彥自昌平往歸之[illegible]君彥珽之子也[illegible]博學彊記文辭贍敏著名海內吏部侍郎薛道衡嘗薦之於高祖高祖曰是非殺斛律明月人兒邪[illegible]朕不須此輩煬帝即位尤疾其名依常調選東平書佐檢校宿城令[illegible]君彥自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密素聞

其名得之大喜引為上客軍中書檄一以委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崱[illegible]帥步騎二萬五千討密[illegible]時東都人皆以密為饑賊盜米烏合易破[illegible]爭來應募國子三館學士[illegible]及貴勝親戚皆來從軍器械修整衣服鮮華旌旗鉦鼓甚盛長恭等當其前使河南討捕大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illegible]約十一日會於倉城[考異曰[illegible]]密讓具知其計東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長

恭等驅之渡洛水陳於石子河西[illegible]南北十餘里密讓選驍雄分為十隊[illegible]令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illegible]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饑疲遂大敗[illegible]長恭等解衣潛竄得免奔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六越王侗釋長恭等罪慰撫之密讓盡收其輜重器甲[illegible]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為主上密號為魏公[illegible]庚子設壇場即位稱元年[考異曰[illegible]]

大赦[illegible]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illegible]其魏公府置三司六衛元帥府置長史以下官屬拜翟讓為上柱國司徒東郡公[illegible]亦置長史以下官減元帥府之半以單雄信為左武候大將軍[illegible]徐世勣為右武候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彥藻為元帥左長史東郡邴元真為右長史楊德方為左司馬鄭德韜為右司馬祖君彥為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孟讓郝孝德王德仁[illegible]及濟陰房獻伯上

谷[illegible]長平李士才、淮陽[illegible]六兒、李德謙、譙郡張遷、魏郡李文相、譙郡黑社、白社、濟北張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驢賊等皆歸密。[illegible]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道路降者不絕如流，衆至數十萬。[illegible]乃命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方四十里而居之。[illegible]密遣房彥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安、濟陽，[illegible]河南郡縣多陷於密。

鴈門郡丞河東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辯共討劉武周，圍其桑乾鎮。[illegible]

壬寅，武周與突厥合兵擊智辯，殺之；[illegible]孝意奔還鴈門。三月，丁卯，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illegible]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illegible]遺以狼頭纛。[illegible]武周即皇帝位，立妻沮氏為皇后，改元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為尚書[illegible]僕射，妹婿同縣苑君璋為內史令。武周引兵圍鴈門，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illegible]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illegible]孝意誓以必死，旦夕向詔敕所在哭，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illegible]梁師都略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illegible]遂即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永隆。始畢遺以狼頭纛，號為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illegible]左翊衛蒲城郭子和[illegible]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illegible]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illegible]改元

毋尋尊其父為太公以其弟子政為尚書令子端子升為左右僕射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為質以自固[illegible]突厥以劉武周為定楊天子梁師都為解事天子[illegible]子和為平楊天子[illegible]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為屋利設[illegible]汾陰薛舉僑居金城[illegible]驍勇絕倫家貲鉅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為金城府校尉[illegible]時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illegible]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illegible]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

子仁果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瑗發兵[illegible]囚郡縣官開倉賑施[illegible]自稱西秦霸王改元秦興以仁果為齊公少子仁越為晉公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睺帥眾歸之以為義興公將軍皇甫綰將兵一萬屯枹罕[illegible]舉選精銳二千人襲之岷山羌酋鍾利俗擁眾二萬歸之[illegible]舉兵大振更以仁果為齊王領東道行軍元帥[illegible]

仁越為晉王兼河州刺史[illegible]羅睺為興王以副仁果分兵略地取西平澆河二郡[illegible]未幾盡有隴西之地眾至十三萬[illegible]李密以孟讓為總管齊郡公[illegible]己丑夜讓帥步騎二千入東都外郭[illegible]燒掠豐都市比曉而去[illegible]於是東京居民悉遷入宮城臺省府寺皆滿鞏縣長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頲以城降密[illegible]密以孝和為護軍頲為右長史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illegible]士卒怨之懷靜又

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illegible]倉城之戰仁基失期不至聞劉長恭等敗懼不敢進屯百花谷[illegible]固壘自守又恐獲罪於朝[illegible]李密知其狼狽[illegible]使人說之[illegible]啗以厚利[illegible]賈務本之子閏甫在軍中[illegible]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史何閏甫曰蕭君如棲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從之遣閏甫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閏甫為元帥府司兵參軍兼直記室事使之復命遣仁基書慰納之[illegible]仁基還屯虎牢蕭懷靜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殺懷

靜帥其衆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為上柱國河東公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為上柱國絳郡公[illegible]密得秦叔寶及東阿程齧金[illegible]皆用為驃騎[illegible]選軍中尤驍勇者八千人分隸四驃騎以自衛號曰內軍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illegible]羅士信趙仁基皆帥衆歸密密署為總管使各統所部癸巳密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illegible]遂燒天津橋[illegible]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衆屯回洛倉東都兵尚二十餘萬人[illegible]晝夜不解甲密攻偃師金墉皆不克[illegible]乙未還洛口[illegible]

東都城內乏食而布帛山積至以絹為汲綆[illegible]然布以爨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豐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為九營首尾相應以備密丁酉房獻伯陷汝陰[illegible]淮陽太守趙陁舉郡降密[illegible]己亥密帥衆三萬復據回洛倉大修營塹以逼東都[illegible]段達等出兵七萬拒之[illegible]辛丑戰於倉北隋兵敗走丁未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illegible]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illegible]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為之改容[illegible]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illegible]此輩誑之[illegible]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illegible]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illegible]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illegible]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illegible]

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群臣表疏忤旨者，蘊皆屏而不奏。（忤五故翻。屏必郢翻。）鞫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蘊所為也。

初，唐公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神武，郡名。隋志，馬邑郡神武縣，舊置神武郡。）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隋志，東宮左右內率府有千牛備身八人，掌執千牛刀。以千牛名刀者，取其解千牛而芒刃不頓也。臨汾縣，隋屬臨汾郡，古平陽也。開皇初改名。）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下，遐稼翻。）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驍，堅堯翻。晟，承正翻。長，知兩翻。）右勳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與右勳侍池陽劉弘基，（隋開皇置勳侍，……大業初改……池陽縣……）皆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淵，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熾之孫也，（竇熾，隋初三公。）亦亡命在太原，素與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臥內，琮意乃安。晉陽宮監猗氏裴寂，（隋煬帝置晉陽宮，置宮監。猗氏縣屬河東郡。）晉陽令武功劉文靜，（晉陽縣帶太原郡。武功縣屬京兆郡。）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復，扶又翻。離，力智翻。）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少，詩照翻。）寂初未然。（未知文靜之言為是也。）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繫，古詣翻。）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高、光，謂漢高帝、光武。）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群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說，輸芮翻。）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隋開皇十六年置龍山縣，屬太原郡。）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并

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illegible]淵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illegible]屏人說淵曰[illegible]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illegible]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為表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illegible]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illegible]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illegible]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密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illegible]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眾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illegible]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

遣[illegible]詣江都[illegible]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illegible]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illegible]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沖關中豪傑[illegible]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illegible]囊中之物耳[illegible]奈何受單使之囚[illegible]坐取夷戮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illegible]淵謀亦緩淵之為河東討捕使也[illegible]請大理司直夏侯端為副端詳之孫也[illegible]善占候及相人[illegible]謂淵曰今玉床搖動帝座不安[illegible]行歲必有真人起於

兵分隸諸郡，誰爭之。主上猜忍，尤忌諸李，金才既死，公不思變通，必為之次矣。淵心然之。及留守晉陽，鷹揚府司馬太原許世緒說淵曰：公姓在圖籙，名應歌謠，握五郡之兵，當四戰之地，舉事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亡不旋踵，唯公圖之。行軍司鎧文水武士彠、前太子左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舉兵。儉說淵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傑，以取天下，此湯武之舉也。淵曰：湯武非所敢擬，在私則圖存，在公則拯亂。卿姑自重，吾將思之。憲，邕之孫也。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已！且公為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為敕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益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

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再拜請計。淵曰：朝廷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為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俟奏報，豈及事機；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彠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當死，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彠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按募人之狀，士彠曰：討捕之兵，悉隸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為！德平亦止。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淵云：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為不利。五月，癸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

之子也。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胙城劉政會入立庭中（[illegible]），稱有密狀（言有密狀告急[illegible]）。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邪！」視其狀，乃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illegible]）君雅攘袂大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詬，苦候翻，罵也。）時世民已布兵塞衢路（塞，悉則翻），文靜因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丙寅，突厥數萬眾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騎，奇寄翻）。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能

測，莫敢進。眾以為威、君雅實召之也，淵於是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皆死，城中恟懼（將，即亮翻；下將軍同。恟，許拱翻）。淵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他道來，如援軍者；突厥終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煬帝命監門將軍涇陽龐玉（隋志：左右監門府各將軍一人，掌宮殿門禁及守衛事。涇陽縣屬京兆郡。）、虎賁郎將霍世舉將關內兵援東都（賁，音奔。[illegible]）。柴孝和說李密曰（說，式芮翻）：「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翟讓為司徒，裴仁基為柱國。[illegible]），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彊，然後東向以平

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亟為之，必有先我者（先，悉薦翻），悔無及矣！」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尚存，從兵猶眾（從，才用翻），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群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孝和曰：「然則大軍既未可西上，僕請間行觀釁。」（間，古莧翻。[illegible]）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騎，奇寄翻。陝，式冉翻），山賊歸之者萬餘人。時密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兵連戰。會密為流矢所中（中，竹仲翻），臥營中。丁丑，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等夜出兵，陳於回洛倉西北（陳，讀曰陣）。密

與裴仁基出戰，達等大破之，殺傷太半，密乃棄回洛，奔洛口。（考異曰：[illegible]）龐玉、霍世舉軍於偃師（[illegible]），柴孝和之眾聞密退，各散去。孝和輕騎歸密。楊德方、鄭德韜皆死（考異曰：[illegible]）。密以鄭頲為左司馬（頲，他鼎翻），滎陽鄭乾

象為右司馬。考異曰隋唐書皆作雲象唐孟關鑰作鼇象云雲兇發出兄龍覆覺寶之子僧[illegible]從盛彦師[illegible]今從之李建成、李元吉棄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智雲送長安，殺之。建成、元吉遇柴紹於道，與之偕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隋紀八 起彊圉赤奮若六月，盡是歲，不滿一年。

恭皇帝下

義寧元年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晉陽。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illegible]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為手啟，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云：遺，于季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illegible]「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啟，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為復書。使者七[illegible]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裴寂、劉文靜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乏，胡兵

非戶外之事[illegible]而馬不可失若復猶豫[illegible]恐[illegible]淵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illegible]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illegible]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illegible]西河郡不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illegible]命太原令太原溫大有與之偕行[illegible]曰吾兒年少以卿參謀軍事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新募成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illegible]近道菜果[illegible]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illegible]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己丑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illegible]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illegible]遠近聞之

大悅[illegible]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illegible]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illegible]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illegible]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為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illegible]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illegible]癸巳建大將軍府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為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彠為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為太原張道源為戶曹晉陽長上邽姜謩為司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為府掾[illegible]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及鷹揚郎將高平王長諧天水姜寶誼陽屯為左右統軍[illegible]自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為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為右領軍府長史[illegible]諮議譙人劉贍領西河通守[illegible]

（[illegible]）道源名河，開山名嶠，皆以字行。開山，不害之孫也。（[illegible]）

丙申，大戰于平樂園。（此蓋即[illegible]平樂園之地為園也。[illegible]）李密復帥衆向東都，（[illegible]）密左騎、右步，（[illegible]）中列彊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倉。

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illegible]）詣李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illegible]）

丁酉，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盡恭，（[illegible]）贈遺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意故也，當為汝貰之，（[illegible]）不足為汝費。」乙巳，靈壽賊帥郗士陵（[illegible]）帥衆數千降於淵，淵以為鎮東將軍、燕郡公，仍置鎮東府，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己巳，康鞘利北還。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illegible]）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illegible]）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illegible]）

秋，七月，煬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帥江、淮勁卒，將軍王隆帥邛黃蠻，（按唐書[illegible]）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韋霽、河南大使虎牙郎將王辯等（[illegible]）各帥所領，同赴東都，相知討李密。（[illegible]）

壬子，李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illegible]）留守晉陽宮，後事悉以委之。

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衆，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衆以從。（[illegible]）

甲寅，遣通議大夫張綸將兵徇稽胡。（[illegible]）

丙辰，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窮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illegible]）其餘豪俊，隨才授任，口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皆不取告身，（[illegible]）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illegible]）壬戌，軍賈胡堡，（[illegible]）去霍邑五十餘里。（[illegible]）代王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illegible]）左武候大將軍屈突通屯河東以拒淵。（[illegible]）會積雨，淵不得進。

遣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更運一月糧。乙丑，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級失特勒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以書招李密。

密自恃兵強，欲為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惟虛薄，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皋之道，綴東都之兵，

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為八使，入典六屯；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

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

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為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夜追左軍，復還。

[illegible]

丙子，太原運糧亦至。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家富好任俠。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脩仁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子為人所虜邪。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眾皆以為然，欲推一人為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為主。丙辰，軌令脩仁集諸胡，軌結民間豪傑，共起兵，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關謹等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貲，軌曰：諸人既逼以為主，當稟其號令。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此群盜耳，將何以濟。於是以統師為太僕卿，士政為太府卿。西突厥闕度設據會寧川，自稱闕可汗，請降於軌。薛舉自稱秦帝

立其妻鞠氏為皇后子仁果為皇太子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騎射[illegible]軍中號萬敵然性貪而好殺嘗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火上稍割以啖軍士[illegible]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求其金寶[illegible]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趣劍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却之[illegible]又遣其將常仲興濟

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於昌松[illegible]仲興舉軍敗沒軌欲縱遣之贇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阬之[illegible]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輩終為我有若其無成留之何益乃縱之[illegible]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illegible]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illegible]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雄行至河間營於七里井[illegible]竇建德士眾惶懼悉

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子䴚[illegible]世雄以為畏己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illegible]令餘眾續發建德與其士眾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illegible]未至一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人咫尺不相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illegible]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大亂皆騰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illegible]慙恚發病卒[illegible]建德遂圍河間

八月己卯雨霽庚辰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illegible]辛巳旦東南由山足細道趣

霍邑（[illegible]）淵恐宋老生不出李建成李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挑徒了翻）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illegible]）老生不能逆戰賈胡（[illegible]）吾知其無能為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illegible]）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illegible]）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illegible]）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臨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新唐志曰武德元年[illegible]）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復扶又翻）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趣七喻翻）門閉老生下馬投塹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illegible]）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淵賞霍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壬午淵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勞力到翻）選

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illegible]）遣歸（[illegible]）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柰何效之且收眾以官不勝於用兵乎丙戌淵入臨汾郡（[illegible]）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illegible]）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illegible]）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癸巳淵至龍門（[illegible]）劉文靜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illegible]）汾陽薛大鼎說淵（[illegible]）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鼎為大將軍府察非掾（[illegible]）河東縣戶曹任瓌（[illegible]）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illegible]）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illegible]）

（[illegible]韓城[illegible]二縣皆屬馮翊郡[illegible]）蕭造文吏，必當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瓌為銀青光祿大夫。（[illegible]三品）丙申，淵至汾陰，以書招之。（[illegible]）己亥，淵進軍壺口，（[illegible]）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仍置水軍。壬寅，孫華自郃陽輕騎渡河見淵，（[illegible]）淵握手與坐，慰獎之，以華為左光祿大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illegible]）

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illegible]）金紫光祿大夫史大柰（[illegible]正三品）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濟，營於河西以待大軍。以任瓌為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illegible]）淵謂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眾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河梁謂蒲津橋）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

（[illegible]）驍果從煬帝在江都者多逃去，（[illegible]）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illegible]）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九月，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或先與姦者，聽自首，即以配之。（[illegible]）

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illegible]）甲寅，密以寶藏為上柱國、武陽公。寶藏使其客鉅鹿魏徵為啟謝密，（[illegible]）且請改武陽為魏州；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illegible]）密喜，即以寶藏為魏州總管，召魏徵為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illegible]）

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illegible]）落拓不事生業，始為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初，貴鄉長弘農魏德深，（[illegible]）為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者旁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無通融，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illegible]）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於

聽事[illegible]官吏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illegible]隋使修營[illegible]官府寂然宜若無事[illegible]唯戒吏以不循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民愛之如父母[illegible]寶藏深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illegible]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illegible]明府同來何忍棄去[illegible]河南山東大水餓殍蒲[illegible]煬帝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illegible]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illegible]會元寶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illegible]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illegible]武安永安義陽弋陽齊郡相繼降密[illegible]竇建

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illegible]密以粲爲揚州總管鄧公[illegible]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乙卯張綸徇龍泉文成等郡[illegible]皆下之獲文成太守鄭元璹元璹[illegible]譯之子也[illegible]屈突通遣虎牙郎將桑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諧等營長諧等戰不利[illegible]將單史大奈以遊騎自後擊顯和大破之[illegible]顯和脫走入城仍自絕河梁[illegible]丙辰馮翊太守蕭造降於李淵造脩之子也[illegible]戊午淵帥諸軍圍河東[illegible]屈突通嬰城

自宗將佐復推淵領大尉（復，扶又翻）增置官屬淵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趣，七喻翻。[illegible]）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illegible]）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上，時掌翻）長安恃通為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順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斷，丁亂翻）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沮，在呂翻）則大事去矣且關中

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illegible]）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謨以蒲津中潬二城降（[illegible]）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illegible]）仍應接河西諸軍孝常圓通之子也（[illegible]）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使，疏吏翻）王世充帥齊王暕及河內通守孟善誼河陽郡尉獨孤武都（[illegible]）各帥所領會東都（帥，讀曰率）唯王隆後期不至（王隆[illegible]者也）己未越王侗使虎賁郎將劉長恭等帥留守兵（帥，讀曰率）偃師兵與世充等合十餘萬衆擊李密於洛口（[illegible]）與密夾洛水相守煬帝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illegible]）帝遣攝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為密所獲密素聞其名（[illegible]）延坐勞問（勞，力到翻）禮意甚厚因謂曰隋祚已盡公能與孤立大功乎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

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閥乃與玄感舉兵偶脫罔羅得有今日唯圖反噬（噬，[illegible]）欲謁高官（[illegible]）非不猖盛一朝夷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命密怒囚之慈明說（說，[illegible]）人席務本（[illegible]）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至雍丘為密將李公逸所獲（[illegible]）密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翟讓殺之慈明子琛之子也（[illegible]）密之克洛口也（是年二月[illegible]）箕山府郎將（[illegible]）李玥因守不下（[illegible]）密以其寡弱也人呼之李玥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illegible]）數十萬在其城下李

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城在原上汲道不通故水竭士卒羸病羸倫為翻季珣撫循之一無離叛自三月至于是月城遂陷季珣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猶欲降之誘諭終不屈乃殺之降戶江翻考異曰隋書季珣傳云密攻之經三年所又云密社兵擇之在襄從求金丁八行送殺之論詔日三月至九月不下後為糧盡兵水乃發首生護於才門遣人宣之以降密更集日不生密遣殺之按密安得三年攻山事今參以二書去其真恭騎書而已季珣祥之子也祥守并州漢王諒反不下

庚申李淵帥諸軍濟河帥讀曰率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隋志朝邑有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敦煌公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軌琮之兄也冠氏長于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屬武陽郡安養縣後周置屬襄陽郡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見賢遍翻師古名籀以字行籀直祐翻志寧敏之兄子敏見一百七十五卷陳宣帝太建十三年師古之推之孫之推見一百七十二卷陳宣帝太建元年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仍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以志寧為記室師古為朝散大夫無忌為渭北行軍典籤朝散大夫隋散職從五品自親王所至州郡皆有典籤籤直遙翻屈突通聞淵西入署鷹揚郎將堯君素領河東通守隋志湯陰縣屬汲郡使守蒲坂隋河東郡治河東縣古蒲坂也坂音反自引兵數萬趣長安趣七喻翻為劉文靜所遏考異曰唐書屈突通傳云一將自武關趣藍田長安但云趣長安將軍劉綱戍潼關屯都尉南城置都尉守兵通欲往依之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能克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是年五月紹赴太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宜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匿女力翻當自為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隋志鄠縣屬京兆郡鄠音戶墅承與翻散家貲聚徒眾淵從弟神通在長安從才用翻亡入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為盜隋志京兆盩厔縣有司竹園有眾數萬劫前尚書右丞李綱為長史長知兩翻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說式芮翻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眾逾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前樂城長令狐德棻為記室考之隋志信安郡有樂城縣又河間郡樂壽舊曰樂城長知兩翻令力定翻棻扶分翻下同德棻熙之子也令狐熙事宇文氏李氏又使馬三

劉鷂羣盜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皆帥眾從之師利和之子也西京留守屈突通遣兵討潘仁等皆為所敗李氏徇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眾至七萬左親衛段綸文振之子也娶淵女亦聚徒於藍田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氏綸各遣使迎淵淵以神通為光祿大夫子道彥為朝請大夫綸為金紫光祿大夫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關中羣盜皆請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使各居其所受敦煌公世民節度刑部尚書領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獨左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己巳淵如蒲津庚午自臨晉濟渭至永豐倉勞軍開倉賑饑民辛未還長春宮壬申進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

涇陽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先是平涼奴賊數萬圍扶風太守竇璡數月不下賊中食盡丘師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奴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眾曰汝輩皆良人何故事奴為主使天下謂之奴賊眾皆俛伏曰願改事公行恭即帥其眾與師利共謁世民於渭北世民以為光祿大夫璡琮之從子也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眾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帥眾從之頓于阿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盩厔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慮矣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

北與突厥[illegible]至是[illegible]

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丙子，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春明門長安城東面][illegible]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壁壘，毋得入村落侵暴。[illegible]屢遣使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辛卯，命[illegible]。[illegible]淵遂館於安興坊。[illegible]

巴陵校尉鄱陽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陽張繡等謀據郡叛隋，[illegible]推景珍為主。景珍曰：[illegible]吾素寒賤，不為眾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illegible]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眾望。乃遣使報銑。[illegible]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銑，巖之孫也。[illegible]會潁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銑與戰，不利，因謂其眾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為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眾皆悅。[illegible]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

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即帥眾歸之，以柳生為車騎大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眾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illegible]未及見銑，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勳居第一，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返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illegible]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反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為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為政！且柳生為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illegible]共處一城，勢必為變；失今不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去。丙申，銑築壇燔燎，自稱梁王，改元鳴鳳。

壬寅，王世充夜度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度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度洛南，[illegible]餘眾東走月城。[illegible]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徑趣黑石，[illegible]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孫華中流矢卒。[illegible]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illegible]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眾皆愕然，布立庭下。[illegible]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illegible]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閤下，泣拜而去。思廉，察之子也。[illegible]淵還舍於長樂宮，[illegible]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illegible]至是，衛文昇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illegible]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illegible]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隙，[illegible]淵入城，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illegible]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illegible]

王世充自洛北之敗，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illegible]世充慚懼，請戰。丙辰，世充與密夾石子河而陳，密布陳南北十餘里。[illegible]翟讓先與世充戰，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伯當、裴仁基從旁橫斷其後，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西走。[illegible]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為大冢宰，總領眾務，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柱國滎陽公弘，[illegible]粗愚人也，謂讓曰：「天子汝當自為，奈何與人！汝不為者，我當為之！」讓但大笑，不以為意。密聞而惡之。[illegible]總管崔世樞自鄢陵初附於密，[illegible]讓囚之私府，責其貨，世樞營求未辦，遽欲加刑。讓召元帥府記室邢義期博，逡巡未就，杖之八十。[illegible]讓謂左長史房彥藻曰：「君前破汝南，[illegible]大得

寶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
彥藻懼以狀告密因與左司馬鄭頲共說密曰讓貪
愎不仁有無君之心宜早圖之密曰
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遠頲曰毒蛇螫手壯
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無所
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戊午讓與兄弘及兄子司徒
府長史摩侯同詣密密與讓弘裴仁基郝孝德共坐
單雄信等皆立侍房彥藻鄭頲往來檢校密曰今日
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給使而已
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白密曰今方為樂
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
止讓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士蔡建德
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射讓方引滿建
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聲若牛吼并弘摩侯儒
信皆殺之徐世勣走出門守者斫之傷頸王伯當遙訶
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左右驚擾莫知所為
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暴
虐陵辱群僚無復上下今所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
命扶徐世勣置幕下親為傅瘡讓麾下欲散

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尋獨騎入其營
歷加撫諭令世勣雄信伯當分領其眾中外遂
定讓殘忍一旦所部無哀
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始王世充知讓
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取之及聞讓死大
失望歎曰李密天資明決為龍為蛇不可測也
壬戌李淵備法駕迎代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
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遙尊煬帝為太上皇
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為假黃鉞使持節大
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
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令日於虔
化門視事乙丑榆林靈武平涼安定諸
郡皆遣使請命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
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地
四時禘祫奏聞置丞相府官屬
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何潘仁使李
綱入見淵留之以為丞相府司錄專掌
選事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為司錄參軍使定
禮儀威熾之子也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

不足，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為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中樹為樵，以易布帛，歲收數十萬匹。淵從之。己巳，以李建成為唐世子，李世民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為齊公。河南諸郡盡附李密，唯滎陽太守郇王慶、梁郡太守楊汪尚為隋守。密以書招慶，為陳利害，且曰：「王之家世，本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初，慶祖父元孫早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從周文起兵關中，

元孫在鄴，恐為高氏所誅，冒姓郭氏，故密云然。慶得書，惶恐，即以郡降密，復姓郭氏。十二月，癸未，追謚唐王淵大父襄公為景王，考仁公為元王，夫人竇氏為穆妃。薛舉遣其子仁果寇扶風，唐弼拒之。弼乃殺李弘芝，請降於舉。仁果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眾。弼以數百騎走詣扶風請降，扶風太守竇璡殺之。舉勢益張，眾號三十萬，謀取長安。聞丞相淵已定長安，遂圍扶風。淵使李世民將兵擊之。

又使姜謩、竇軌俱出散關，安撫隴右；左光祿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府戶曹張道源招慰山東。癸巳，世民擊薛仁果於扶風，大破之，追奔至隴坻而還。薛舉大懼，問其羣臣曰：「自古天子有降事乎？」黃門侍郎錢唐褚亮曰：「趙佗歸漢，劉禪仕晉，近世蕭琮，至今猶貴。轉禍為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瑗趨進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高祖屢經奔敗，蜀先主

亟亡妻子，卒成大業；陛下奈何以一戰不利，遽為亡國之計乎！」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為謀主。乙未，平涼留守張隆，丁酉，河池太守蕭瑀及扶風、漢陽郡相繼來降。以竇璡為工部尚書、燕國公，蕭瑀為禮部尚書、宋國公。姜謩、竇軌進至長道，為薛舉所敗，引還。淵使通議大夫醴泉劉世讓安集唐弼餘黨，與舉相遇，戰敗，為舉所虜。李孝恭……破朱粲，諸將請盡殺

其僚（將郎堯翻）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復扶又翻）於是自金川出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十餘州（隋志金川縣帶西城郡漢西城縣地梁置□口上東梁後改曰吉洋西魏改曰吉安後周以西城入焉大業三年改曰金川以其地產金也自金川出巴中自巴中可至蜀矣）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復使桑顯和夜襲其營（屈居勿翻復扶又翻）文靜與左光祿大夫段志玄悉力苦戰顯和敗走盡俘其衆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兩主謂文帝煬帝）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難乃旦翻）吾不爲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涕他計翻勞力到翻）人亦以此懷之丞相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悉爲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趣七喻翻）通適去顯和即以城降文靜（降戶江翻）文靜遣竇琮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稠桑驛在閿鄉縣有稠桑原琮徂宗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通結陳自固（陳讀曰陣）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射而亦翻）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號戶刀翻）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祇其支翻）軍人執通送長安（考異

書今記高祖令諸將擊通通走出潼關仍令通子壽隨軍喚父至稠桑追及之壽告通云天下令既定招王敦義兵平定須壽轉獨爲可以自保……

淵以爲兵部尚書賜爵蔣公（蔣國名古……）兼秦公元帥府長史（長知兩翻）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歔欷不自勝（勝音升歔音虛欷許既翻又音希）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宜早降君素曰公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乃更爲人作說客邪（爲于僞翻說輸芮翻邪音耶）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

東都米斗三錢人餓死者什二三

庚子王世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爲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比毗至翻）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幾居依翻）光等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

命平原公郝孝德、琅邪公王伯當、齊郡公孟讓勒兵分屯倉城之側以待之（郝，呼各翻）。其夕三鼓，世充兵畢至，伯當先遇之，與戰不利，世充兵即陵城。總管魯儒拒卻之，伯當更收兵擊之，世充大敗，斬其驍將費青奴（[illegible]），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與密戰（[illegible]）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illegible]）。世充訴以兵少，數戰疲弊（[illegible]），侗以兵七萬益之。劉文靜引兵東略地，取弘農郡，遂定新安以西（隋志，河南[illegible]弘農郡[illegible]）。

甲辰，李淵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袞徇巴、蜀，下之（隋志，雲陽、武功二縣皆屬京兆郡。考異曰：[illegible]）。乙巳，方與賊帥張善安襲陷廬江郡（[illegible]），因度江，歸林士弘於豫章；士弘疑之，營於南塘上（[illegible]）。善安恨之，襲破士弘，焚其郛郭而去，士弘徙居南康。蕭銑遣其將蘇胡兒襲豫章，克之（[illegible]），士弘退保餘干（[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一

起著雍攝提格，盡七月，不滿一年。[illegible]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上 [illegible]

武德元年 [illegible]

春，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詔唐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illegible]

唐王既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及盜賊渠帥、氐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日以百數。[illegible]

王世充既得東都兵，進擊李密於洛北，敗之，[illegible] 遂屯鞏北。[illegible] 辛酉，世充命諸軍各造浮橋渡洛擊密，橋先成者先進，前後不一。虎賁郎將王辯破密外柵，[illegible] 密營中[illegible] 世充大敗，爭橋溺死者萬餘人。[illegible] 王辯死，世充[illegible]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東都，北趣河陽。

是夜，疾風寒雨，軍士涉水沾濕，道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illegible]

亦軍之浮橋先成者輒渡既前後不一而今將敗績浮橋赴水溺死者十五六雜記並作一月遂王遣大常少卿韋霽等率留守兵二萬赴水世充實又曰王辯等敗眾軍亦潰爭橋赴水世充王辯等皆沒唯世充免與數百騎走若於道遇大雨凍死者六七千人世[illegible]擢罪不達十四年正月越王遣[illegible]大通[illegible]諭放世充長師之[illegible]李[illegible]表云于[illegible]律[illegible]大[illegible]而[illegible]洛北[illegible]紀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使疏吏翻召還東都還從宣翻賜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世充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屯含嘉城含嘉城蓋在都城之北晉書王世充傳含嘉倉城出不敢復出復扶又翻密乘勝進據金墉城修其門堞廬舍而居之堞達協翻鉦鼓之聲聞於東都聞音問未幾擁兵三十萬陳於陳讀曰陣北邙南逼上春門乙丑金紫光祿大夫段達民部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先還密縱兵乘之軍遂潰韋津死考異曰隋書列傳不言戰蒲山公傳此戰在四月[illegible]李密率眾北據邙山[illegible]於是偃師柏谷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檢校河內郡丞柳燮職方郎柳續等各舉所部降於密職方郎屬兵部尚書竇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考異曰[illegible]

遣表於密勸密為隋守[illegible]令本起兵[illegible]請以位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為左元帥秦公世民為右元帥帥所類翻督諸軍十餘萬人救東都東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糧者進散官二品於是商賈執象而朝者不可勝數象笏也[illegible]勝音升二月己卯唐王遣太常卿鄭元璹將兵出商洛徇南陽隋南陽郡帝王鄧州為南陽郡左領軍府司馬安陸馬元規徇安陸及荊襄隋十二衛各有長史司馬安州為安陸郡李密遣房彥藻鄭頲等頲他鼎翻東出黎陽分道招慰州縣以梁郡太守楊汪為上柱國宋州總管梁郡宋州又以手書與之曰昔在雍丘曾相追捕射鉤斬袂不敢庶幾汪遣使往來通意密亦羈縻待之彥藻以書招竇建德使來見密建德復書卑辭厚禮託以羅藝南侵請捍禦北垂彥藻還至衛州賊帥王德仁邀殺之帥所類翻德仁有眾數萬據林慮山林慮山在魏郡林慮縣四出抄掠為數州之患抄楚交翻三月己酉以齊公元吉為鎮北將軍考異曰創業注太原留守[illegible]在去年十一月己巳

諸軍事，以便宜從事。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遍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為吳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陽，保據江東，命羣臣廷議之。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為善；右候衛大將軍李才極陳不可，請車駕還長安，與世基忿爭而出。門下錄事衡水李桐客曰：江東卑濕，土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

堪命，亦恐終散亂耳。御史劾桐客謗毀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楊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郎將竇賢遂帥所部西走，帝遣騎追斬之，而亡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郎將扶風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帝使領驍果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謀曰：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誅；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奈何？又聞關內淪沒，李孝常以華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二人皆懼，曰：然則計將安出？德戡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轉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勳侍楊士覽等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

德明論叛計，無所畏避。有宮人白蕭后曰：外閒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為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復扶又翻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令力丁翻自是無復言者。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少始照翻楊士覽，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結黨西遁，智及曰：主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竇賢取死耳。今天實喪隋，喪息浪翻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薛世良請以智及兄右屯衛將軍許公化及為主，結約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駑怯，聞之，變色流汗，既而從之。

[illegible]

德戡使許弘仁、張愷入備身府，告所識者曰：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欲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驍果皆懼，轉相告語，語牛倨翻反謀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為，皆曰：唯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霾莫皆翻晡後，德戡盜御廄馬，潛厲兵刃。是夕，元禮、裴虔通直閤下，專主殿內；唐奉義主閉城門，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鍵。[illegible]至三更，更工衡翻德戡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諠囂，問何事。虔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外隔絕，帝以為然。智及與孟秉於城外集千餘人，[illegible]劫候衛虎賁馮普樂布兵分守衛巷。[illegible]燕王倓覺有變，[illegible]夜穿

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猝中風[illegible]命縣俄頃請得面辭裴虔通等不以聞執囚之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衛士虔通自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illegible]宿衛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門驅殿內宿衛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衛將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勢太異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毋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為亂兵所殺[illegible]

[illegible]盛楷之弟也[illegible]千牛獨孤開遠[illegible]帥殿內兵數百人詣玄武門叩閤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執開遠義而釋之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illegible]謂之給使以備非常待遇優厚至以宮人賜之司宮[illegible]為帝所信[illegible]化及

等結之使為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猝際制無一人在者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與元禮進兵排左閤魏氏啓之遂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illegible]帝映窗扉謂行達曰汝欲殺我邪[illegible]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閣[illegible]虔通本帝為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illegible]帝曰朕方欲歸正為上江米船未至[illegible]今與汝歸

耳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illegible]化及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俛首據鞍稱罪過[illegible]化及至城門[illegible]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illegible]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illegible]進其從騎逼帝乘之[illegible]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執轡挾刀出宮門賊徒喜譟動地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illegible]

基何在賊黨馬文舉曰已梟首矣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蠭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在帝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賊欲弒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初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罌貯毒藥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我飲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散竟不得蕭后與宮人撤漆牀板為小棺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珠堂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囚於驍果營化及弒帝欲奉秀立之眾議不可乃殺秀及其

七男又殺齊王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齊王暕素失愛於帝恆相猜忌帝聞亂顧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化及使人就第誅暕暕謂帝使收之曰詔使且緩兒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中斬之暕竟不知殺者為誰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殺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秘書監袁充右翊衛將軍宇文協千牛宇文晶梁公蕭鉅等及其子鉅琮之弟子也難將作江陽長張惠紹馳告裴蘊與惠紹謀矯詔發郭下兵收化及等扣門援帝議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虞世基宗人伋謂世基子符璽郎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決矣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代化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知必將有亂雖廝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為驍果娶婦及亂作賊皆曰非

裴黃門之罪也。而化及至，矩迎拜馬首，故得免。化及以蘇威不預朝政，亦免之。朝直遙翻 威名位素重，往參化及；化及集眾而見之，曲加殊禮。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闔朝文武咸集。朝直遙翻 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既而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臥不食，十餘日而卒。上時掌翻 復扶又翻 柩音舊 難乃旦翻 卒子恤翻

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為上洛令，張季珣死節見上卷上年 上洛縣隋帶上洛郡 帥讀曰率 降戶江翻 帥吏民拒守，部下殺之以降。宇文化及之亂，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隋制左右府有千牛左右司射左右 化及殺之。兄弟三人皆死國難，時人愧之。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令發詔畫敕書而已，畫音獲 仍以兵監守之。令力丁翻 化及以弟智及為左僕射，士及為內史令，裴矩為右僕射。監古銜翻 射寅謝翻 乙卯，徙秦公世民為趙公。戊辰，隋恭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王為相國，總百揆，唐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為；少詩照翻 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為也。但改丞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宇文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為江都太守，綜領留事。守式又翻 壬申，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為御營，營前別立

帳，化及視事其中，仗衛部伍，皆擬乘輿。乘繩證翻 奪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歸。煬帝改徐州為彭城郡 [illegible] 以折衝郎將沈光驍勇，[illegible] 使將給使營於禁內。[illegible] 行至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虎牙郎錢傑與光謀曰：武將軍尋改護軍為虎賁郎將 [illegible] 虎牙郎將副 虎牙郎下當有將字 [illegible] 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讎，受其驅帥，儕士皆翻 俛音免 帥讀曰率 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恩舊，[illegible] 所將數千人，期以晨起將發時襲化及。語洩，

化及夜與腹心走出營留人告司馬德戡使討之光聞營內諠知事覺就化及營空無所獲值內史侍郎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引兵入圍之殺光其麾下數百人皆鬭死一無降者孟才亦死孟才鐵杖之子也

武康沈法興世為郡著姓宗族數千家法興為吳興太守聞宇文化及弒逆舉兵以討化及為名比至烏程得精卒六萬遂攻餘杭毗陵丹楊皆下之據江表十餘郡自稱江南道大總管承制置百官

陳國公竇抗唐王之妃兄也煬帝使行長城於靈武聞唐王定關中癸酉帥靈武鹽川等數郡來降

夏四月稽胡寇富平將軍王師仁擊破之又五萬餘人寇宜春相國府諮議參軍竇軌將兵討之戰於黃欽山稽胡乘高縱火官軍小卻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校代之勒兵復戰軌自將數百騎居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而鼓之將士爭先赴敵稽胡射之不能止遂大破之虜男女二萬口

世子建成等至東都軍於芳華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密出軍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多欲為內應者趙公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軍還世民曰城中見吾退必來追躡乃設三伏於三王陵以待之段達果將萬餘人追之遇伏而敗世民逐北抵其城下斬四千餘級遂置新安宜陽二郡使行軍總管史萬寶盛彥師鎮宜陽呂紹宗任瓌將兵鎮新安而還

初五原通守櫟陽張長遜以中原大亂舉郡附突厥突厥以為割利特勒郝瑗說薛舉

說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時啟民可汗之子咄苾（咄，當沒翻；苾，毗必翻）號莫賀咄設（[illegible]）牙直五原之北舉遣使與莫賀咄設謀入寇莫賀咄設許之（[illegible]）唐王使都水監宇文歆（[illegible]）賂莫賀咄設且為陳利害（為，于偽翻）止其出兵又說莫賀咄設遣張長遜入朝以五原之地歸之中國莫賀咄設並從之（[illegible]）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武都郡，[illegible]；宕渠郡，[illegible]；五原郡，[illegible]）唐王即以長遜為五原太守（守，式又翻）長遜又詐為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莫賀咄設乃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使，疏吏翻）

戊戌世子建成等還長安（考異曰：創業注在三月，今從太宗實錄）

東都號令不出四門人無固志朝議郎段世弘等謀應西師（西師謂唐兵）會西師已還（[illegible]）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納之事覺越王侗命王世充討誅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

宇文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養一如煬帝每於帳中南面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方取啟狀與唐奉義牛方裕薛世良張愷等參決之（[illegible]）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十餘人守之遣令史取其畫敕（[illegible]）百官不復朝參至彭城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illegible]）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司馬德戡竊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illegible]）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初化及既得政賜司馬德戡爵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以其專統驍果心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部士卒以德戡為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柄德戡由是憤怨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為之言（為，于偽翻）乃使之將後軍萬餘人以從（[illegible]）於是德戡行樞與諸將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更立德戡為主遣人詣孟海公結為外助（[illegible]）遷延未發待海公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其弟士及陽為遊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執之化及讓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方願共

守富貴公又何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illegible]）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得已也化及縱（[illegible]）并殺其支黨十餘人孟海公畏化及之彊帥衆具牛酒迎之（[illegible]）李密據鞏洛以拒化及（[illegible]）化及不得西引兵向東郡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illegible]）辛丑李密將井陘王君廓帥衆來降（[illegible]）君廓本羣盜有衆數千人與賊帥韋寶鄧豹合軍虞鄉（劉昫曰虞鄉縣漢解縣地後魏分置隋志屬河東郡［illegible］）唐王與李密俱遣使招之（[illegible]）寶豹欲從唐王君廓偽與之同乘其無備襲擊破之奪其輜重（[illegible]）奔李密密不禮之復來降（[illegible]）拜上柱國假河內太守蕭銑即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謚其從父琮為孝靖皇帝（[illegible]）祖巖為河間忠烈王父璿為文憲王（[illegible]）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皆為王遣宋王楊道生擊南郡下之徙都江陵（[illegible]）修復園廟引岑文本為中書侍郎使典文翰委以機密又使魯王張繡徇嶺南隋將張鎮周王仁壽等拒之既而聞

煬帝遇弒皆降於銑欽州刺史甯長真亦以鬱林（[illegible]）始安之地附於銑（[illegible]）漢陽太守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弘（[illegible]）士弘各遣人招交趾太守丘和和不從銑遣甯長真帥嶺南之兵自海道攻和（[illegible]）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廉（[illegible]）說和曰長真兵數雖多懸軍遠至不能持久城中勝兵足以當之（[illegible]）奈何望風受制於人和從之以士廉為軍司馬將水陸諸軍逆擊破之（[illegible]）長真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既而有驍果自江都至（[illegible]）得煬帝凶問亦以郡附於銑士廉勱之子也（[illegible]）始安郡丞李襲志遷哲之孫也（[illegible]太建二年[illegible]）隋末散家財募士得三千人以保郡城蕭銑林士弘曹武徹迭來攻之皆不克聞煬帝遇弒帥吏民臨三日（[illegible]）或說襲志曰公中州貴族（[illegible]）久臨鄙郡華夷悅服今隋室無主海內鼎沸以公威惠號令嶺表尉佗之業可坐致也（尉佗事見漢高帝紀[illegible]）

帝聞之怒曰吾世繼忠貞令江都雖覆宗社尚存[illegible]佗狂僭何足慕也欲斬說者衆乃不敢言和守二年外無聲援城陷爲銑所虜銑以爲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於是銑自九江[illegible]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illegible]之地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illegible]

煬帝凶問至長安唐王哭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五月山南撫慰使馬元規擊朱粲於冠軍破之[illegible]

王德仁既殺房彥藻[illegible]李密遣徐世勣討之德仁兵敗甲寅與武安通守袁子幹皆來降詔以德仁爲鄴郡太守[illegible]

又戊午隋恭帝禪位于唐遜居代邸[illegible]

甲子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極殿[illegible]遣刑部尚書蕭造告天於南郊大赦改元[illegible]罷郡置州以太守爲刺史[illegible]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

隋煬帝凶問至東都戊辰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illegible]大赦改元皇泰是時於朝堂宣旨以時鍾金革公私皆即日大祥[illegible]追謚大行曰明皇帝廟號世宗尊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納言陳國公王世充爲納言鄭國公[illegible]元文都爲內史令魯國公皇甫無逸爲兵部尚書杞國公又以盧楚爲內史令[illegible]郭文懿爲內史侍郎趙長文爲黃門侍郎共掌朝政[illegible]時人號七貴皇泰主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

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勤來[illegible]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illegible]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illegible]控弦百餘萬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illegible]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illegible]帝優容之

壬申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定律令[illegible]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illegible]郡縣學亦各置生員

六月甲戌朔以趙公世民爲尚

書令黃臺公瑗為刑部侍郎黃臺縣公東魏置黃臺縣屬潁川大業初廢瑗于眷翻相國府長史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司馬劉文靜為納言司錄竇威為內史令李綱為禮部尚書參掌選事長知兩翻選宣絹翻掾殷開山為吏部侍郎掾于絹翻屬趙慈景為兵部侍郎韋義節為禮部侍郎主簿陳叔達博陵崔民幹並為黃門侍郎煬帝改定州為博陵郡唐儉為內史侍郎錄事參軍裴晞為尚書左丞以隋民部尚書蕭瑀為內史令禮部尚書竇璡為戶部尚書按六典貞觀二十二年避太宗諱改民部為戶部尚書史家以後來官名書之也璡音津蔣公屈突通為兵部尚書屈居勿翻長安令獨孤懷恩為工部尚書瑗上之從子懷恩舅子也從才用翻上待裴寂特厚羣臣無與為比賞賜服玩不可勝紀勝音升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寂尚書當作尚食六典尚食奉御二人屬殿中省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臥內言無不從稱為裴監而不名寂仕隋為晉陽宮監故以舊官稱之朝直遥翻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無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毀之者衆終不自理上嘗有敕而內史不時宣行隋唐之制凡王言下內史省皆宣署申覆而施行之上責其遲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其易在前其難在後臣在省日久瑀在隋朝為內史侍郎故云然易以豉翻備見其事今

王業經始事繫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復扶又翻初帝遣馬元規慰撫山南南陽郡丞河東呂子臧獨據郡不從見上卷是年二月元規遣使數輩諭之使疏吏翻皆為子臧所殺及煬帝遇弒子臧發喪成禮然後請降拜鄧州刺史南陽郡後為鄧州降戶江翻下同封南郡公廢大業律令頒新格上每視事自稱名引貴臣同榻而坐劉文靜諫曰昔王導有言若太陽俯同萬物使羣生何以仰照事見九十卷晉元帝太興元年今貴賤失位非常久之道上曰昔漢光武與嚴子陵共寢子陵加足於帝腹事見後漢書嚴光傳今諸公皆名德舊齒平生親友宿昔之歡何可忘也公勿以為嫌戊寅隋安陽令呂珉以相州來降隋安陽縣帶相州降戶江翻以為相州刺史己卯祔四親廟主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簡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景王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王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追諡妃竇氏曰穆皇后瀛州府君熙司空天賜景王虎元王昞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景帝配神州地祇神州謂冀州戎州在汾州雍州咸州陽州之祇也祇翹移翻感生帝明堂以元帝配

……（帝王之興，必受天命……）

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趙公世民爲秦王，齊公元吉爲齊王。宗室黃瓜公白駒爲平原王，蜀公孝基爲永安王，柱國道玄爲淮陽王，長平公叔良爲長平王，鄭公神通爲永康王，安吉公神符爲襄邑王，柱國德良爲新興王，上柱國博乂爲隴西王，上柱國奉慈爲勃海王。孝基、叔良、神符、德良，帝之從父弟；博乂、奉慈，弟子；道玄，從父兄子也。

癸未，薛舉寇涇州。以秦王世民爲元帥，將八總管兵以拒之。

遣太僕卿宇文明達招慰山東，以永安王孝基爲陝州總管。時天下未定，凡邊要之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

乙酉，奉隋帝爲酅國公。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元文都謂盧楚等曰：今讎恥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擊化及，兩賊自鬭，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而密兵亦疲；又其將士利吾官賞，易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爲然，即以琮爲通直散騎常侍，齎敕書賜密。

丙申，隋信都郡丞東萊麴稜來降，拜冀州刺史。

萬年法曹武城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朞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

猶爲手足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行，下孟翻。近，其靳翻）。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間，古莧翻）。願陛下慎之。上省表大悅（省，悉井翻），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治，直之翻），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辛丑，內史令延安靖公竇威薨。以將作大匠竇抗兼納言，黃門侍郎陳叔達判納言。宇文化及留輜重於滑臺（重，直用翻。滑臺，滑州治所），以王軌爲刑部尚書，使守之，引兵北趣黎陽（趣，七喻翻）。李密將徐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度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淇（帥，讀曰率），與世勣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攻倉城，密輒引兵以掎其後（掎，居蟻翻）。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隋書宇文述傳：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父兄子弟並受隋恩，富貴累世，舉朝莫二（朝，直遙翻）。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弒逆，欲規篡奪，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霍禹，霍光之子，謀爲大逆，遂以滅族），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瞋目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邪音耶）密謂從者曰（從，才用翻）：化及庸愚如此，忽欲圖爲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世勣於塹中爲地道，出兵擊之（塹，七豔翻），化及大敗，焚其攻具。

時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遂上表乞降，請討化及以贖罪，送所獲雄武郎將于洪建，遣元帥府記室參軍李儉、上開府徐師譽等入見皇泰主。命戮洪建於左掖門外，如斛斯政之法（戮斛斯政見一百八十二卷大業十年）。元文都等以密降爲誠實，盛飾賓館於宣仁門東（六典：東都皇城東面一門曰宣仁門）。皇泰主引見儉等，以儉爲司農卿，師譽爲尚書右丞，使具導從，列鐃吹（從，才用翻。鐃，女交翻。吹，昌瑞翻），還館，玉帛酒饌，中使相望。冊拜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朝，直遙翻）。以徐世勣爲右武侯大將軍。仍下詔稱密忠款，且曰：其用兵機略，一稟魏公節度。元文都喜於和解，謂天下可定，於上東門置酒作樂（六典：東都城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南曰永通，北曰上東），自段達已下皆起舞。王世充作色謂起居侍郎崔長文曰

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爲邪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然猶外相彌縫陽爲親善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張權鴻臚卿崔善福賜李密書曰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以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揮密北面拜受詔書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拒化及密知化及軍糧且盡因僞與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寶獨捍衛之密由是獲免叔寶復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化及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等不堪其弊遣通事舍人許敬宗詣密請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以敬宗爲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共掌文翰

敬宗善心之子也房威在東降密密以其隋氏大臣虛心禮之威見密初不言帝室艱危唯再三舞蹈稱不圖今日復覩聖明時人鄙之化及聞王軌叛大懼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帥嶺南驍果萬餘人樊文超帥江淮排䂍張童兒帥江東驍果數千人皆降於密文超子蓋之子也化及猶有衆二萬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爲西還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乙巳宣史周超擊朱粲敗之丁未梁師都寇靈州驃騎將軍蘭興粲擊破之突厥闕可汗遣使內附初闕可汗附於李軌隋西戎使者曹瓊據甘州誘之乃更附瓊與之拒軌爲軌所敗竄於達斗拔谷與吐谷渾相表裏至是內附尋爲李軌所滅薛舉進逼高墌遊兵至于豳岐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瘧

疾，[illegible]委軍事於長史納言劉文靜、[illegible]司馬殷開山，[illegible]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illegible]慎勿應也。俟吾疾愈，為君等破之。」[illegible]開山退，謂文靜曰：「王慮公不能辦，故有此言耳。且賊聞王有疾，必輕我，宜曜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墌西南，[illegible]恃眾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壬子，戰於淺水原，[illegible]八總管皆敗，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將軍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沒。世民引兵還長安，舉遂拔高墌，收唐兵死者為京觀。[illegible]文靜等皆坐除名。

乙卯，榆林賊帥郭子和遣使來降，[illegible]以為靈州總管。

李密每戰勝，必遣使告捷於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眾。文都聞之，大懼，與盧楚等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illegible]納言段達，性庸懦，[illegible]恐其事不就，遣其婿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戊午，夜三鼓，世充勒兵襲含嘉門。[含嘉門，[illegible]]

[illegible]

元文都聞變，入奉皇泰主御乾陽殿，陳兵自衛，命諸將閉門拒守。將軍跋野綱將兵出，遇世充，下馬降之。[跋野，[illegible]]將軍費曜、田闍戰於門外，不利。[illegible]文都自將宿衛兵欲出玄武門以襲其後，[illegible]長秋監段瑜[illegible]稱求門鑰不獲，稽留遂久。天且曙，文都復欲引兵出太陽門逆戰，還至乾陽殿，世充已攻太陽門得入。[按[illegible]太陽門[illegible]]皇甫無逸棄母及妻子，斫右掖門，西奔長安。[illegible]盧楚匿於太官署，[太官署[illegible]]世充之黨擒之，至興教門，見世充，世充令亂斬殺之。進攻紫微宮門。皇泰主使人登紫微觀，[illegible]問：「稱兵欲何為？」世充下馬謝曰：「元文都、盧楚等橫見規圖，[illegible]請殺文都，甘從刑典。」段達乃令將軍黃桃樹執送文都，文都顧謂皇泰主曰：「臣今朝死，陛下夕及矣！」皇泰主慟哭遣之，出興教門，亂斬如盧楚。

并殺盧元諸子段達又以皇泰主命開門納世充[illegible]
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皇泰主於乾陽殿[illegible]
[illegible]皇泰主謂世充曰擅相誅殺曾不聞奏豈為臣
之道乎公欲肆其強力敢及我邪[illegible]世充拜伏流
涕謝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報文都等苞藏禍心
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臣迫於救
死不暇聞奏若內懷不臧違負陛下天地日月實所
照臨使臣闔門殄滅無復遺類[illegible]詞淚俱發皇泰
[illegible]主以為誠引令升殿與語久之因與俱入見皇太后
[illegible]世充被髮為誓稱不敢有貳心[illegible]乃以

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比及日中[illegible]捕
獲趙長文郭文懿殺之[illegible]然後巡城告
諭以誅元盧之意世充自含嘉城移居尚書省漸結
黨援恣行威福用兄世惲為內史令[illegible]入居禁中
子弟咸典兵馬分政事為十頭悉以其黨主之勢震
內外莫不趨附皇泰主拱手而已　李密將入朝[illegible]
[illegible]至溫[illegible]聞元文都等死乃還金墉東都大
饑私錢濫惡太半雜以錫鐶[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其細如線米斛直錢八九萬　初李
密嘗受業於儒生徐文遠文遠為皇泰主國子祭酒
日出樵采為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
北面拜之文遠曰老夫既荷厚禮[illegible]敢不盡言未
[illegible]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以繼絕扶傾乎則老夫雖遲
[illegible]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
[illegible]朝命備位上公[illegible]冀竭庸虛匡
[illegible]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
[illegible]失塗至此若能不遠而復猶不失
為忠義之臣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密復問計於文

遠[illegible]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為人殘忍褊隘既
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世充不
可入朝也[illegible]密曰始謂先生儒者不達時事今乃
坐決大計何其明也文遠孝嗣之玄孫也[illegible]
庚申詔隋氏離宮遊幸之所並廢之　戊辰遣黃臺
公瑗安撫山南[illegible]　己巳以隋右武衛將軍皇甫
無逸為刑部尚書　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
竇建德[illegible]建德攻之歲餘不下聞煬帝凶問帥吏
士發喪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
[illegible]建德退舍具饌以待之琮言及隋

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為之泣。（饌，雛戀翻，又雛浣翻。為，于偽翻。）諸將曰：琮久拒我軍，殺傷甚眾，力盡乃降，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為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乃徇軍中曰：先與王琮有怨敢妄動者，夷三族！以琮為瀛州刺史。（隋以河間郡為瀛州。宋白曰：瀛州，漢為河間國，後漢為樂成國，後魏於樂成縣立瀛州，蓋瀛海為名。）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illegible]先是建德陷景城，（景城縣，隋志屬河間郡，舊曰成平，開皇十八年改名。張玄素蓋為景城戶曹也。先，悉薦翻。）執戶曹河東張玄素，將殺之，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號，戶刀翻。）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何以勸善！建德乃釋之，以為治書侍御史，固辭。及江都敗，復以為黃門侍郎，玄素乃起。（史言隋之故官[illegible]就仕於他姓。治，直[illegible]之翻。[illegible]又翻。）饒陽令宋正本，（隋志：饒陽縣屬河間郡。）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說，輸芮翻。）建德引為謀主。建德定都樂壽，（隋志：樂壽縣屬河間郡，舊曰樂城，開皇十八年改為廣城，仁壽初改今名。劉昫曰：後魏移縣東北古樂縣亭，因改為樂壽。按瀛州河間郡治。宋白曰：太和十一年河間郡自樂城移理於今樂壽縣西一里樂壽亭城，隋開皇廢郡置瀛州，大業廢州為河間郡。樂，音洛。）命所居曰金城宮，備置百官。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起著雍攝提格八月，盡十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中

武德元年八月，薛舉遣其子仁果進圍寧州，（西魏置寧州於定安，置豳州於新平。隋志共定安、新平二縣皆屬[illegible]地郡。大業初[illegible]州改定安之寧州為[illegible]，析豳州之新平、三水置[illegible]安，而以北地郡為寧州，治定安。）刺史胡演擊却之。郝瑗言於舉曰：（瑗，于眷翻。郝，呼各翻。）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而止。辛巳，舉卒。（卒，子恤翻。）太子仁果立，居於折墌城。（[illegible]志：涇州保定縣有折墌城。[illegible]音思曆翻。）諡舉曰武帝。上欲與李軌共圖秦隴，（薛舉父子特據[illegible]。）遣使潛詣涼州，（漢武威郡，為涼州。宋白曰：涼州之地，本月氏居之，後為匈奴右地。漢武帝置涼州，兼統河隴之地，而河西之地列置武威、酒泉、敦煌、張掖四郡。東漢之季，河西諸郡以去州隔遠，自求立州，為立雍州。晉惠帝末，張軌為涼州刺史，治姑臧，為會府，後分置諸州，而武威始專涼州之名。使，疏吏翻，下同。）招撫之，與之書，謂之從弟。（從，才用翻。）軌大喜，遣其弟懋入貢。上以懋為大將軍，命鴻臚少卿張俟德冊拜軌為涼州總管，封涼王。（臚，陵如翻。少，始照翻。）初，朝廷以安

陽令呂珉爲相州刺史，更以相州刺史王德仁爲巖州刺史。（是年五月，王德仁以鄴降，先受朝命；德仁未去，六月，呂珉以相州來降，故以巖州授之。）（[illegible]）德仁由是怨憤。甲申，誘山東大使宇文明達入林慮山而殺之，（[illegible]）叛歸王世充。己丑，以秦王世民爲元帥，（[illegible]）擊薛仁果。丁酉，臨洮等四郡來降。（[illegible]）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illegible]）取宇文化及所留輦輅鼓吹，粗備天子儀衛，（[illegible]）改葬於江都宮西吳公臺下，（[illegible]）其王公以下皆列塋於帝塋之側。（[illegible]）

宇文化及之發江都也，以杜伏威爲歷陽太守，（[illegible]）伏威不受，仍上表於隋皇泰主，拜伏威爲東道大總管，封楚王。沈法興亦上表於皇泰主，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illegible]）承制置百官，以陳杲仁爲司徒，（[illegible]）孫士漢爲司空，蔣元超爲左僕射，殷芊爲左丞，徐令言爲右丞，劉子翼爲選部侍郎，李百藥爲府掾。百藥，德林之子也。（李德林歷事齊、周、隋。[illegible]）九月，隋襄國通守陳君賓來降，拜邢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君賓，伯山之子也。（[illegible]）虞州刺史韋義節（[illegible]）攻隋河東通守堯君素，久不下，軍數不利。（[illegible]）壬子，以工部尚書獨孤懷恩代之。（[illegible]）初，李密既殺翟讓，（元年十一月[illegible]）頗自驕矜，不恤士眾。倉粟雖多，無府庫錢帛，戰士有功，無以爲賞；又厚撫初附之人，眾心頗怨。徐世勣嘗因宴會刺譏其短，密不懌，使世勣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疏之。（[illegible]）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illegible]）又無文券，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illegible]）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illegible]）爲車馬所輾踐。（[illegible]）羣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illegible]）無甕盎，織荊筐淘米，洛水兩岸之間，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illegible]）竊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即以閏甫判司倉參軍事。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而將相自相屠滅，謂旦夕可平。王世充既

與之權，厚賞將士，繕治器械，亦陰圖取密。時密兵少衣，世充兵乏食，乃請交易；密難之，長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遞來勸密，密許之。先是，東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壹，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為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世充

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世充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師擊密，旗幡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癸丑，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於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阻邙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

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鬭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兵法曰：『倍則戰』，況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讙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惑於衆議而從之。仁基苦爭不能得，擊地歎曰：「公後必悔之。」魏徵言於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士心怠，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難

與爭鋒，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程知節將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營於偃師城北。世充遣數百騎度通濟渠攻雄信營，密遣裴行儼與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為世充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迴身捉折其槊，兼斬追者，與行儼俱免。會日暮，各斂

兵還從密驍將孫長樂等十餘人皆被重創驍堅堯翻創初良翻從才用翻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壘壘力軌翻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北山即邙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甲寅旦將戰世充誓衆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富貴固所不論若其不捷必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非獨為國為于偽翻各宜勉之遲明遲直二翻引兵薄密密出兵應之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剽匹妙翻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索山客翻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陳讀曰陣譟曰已獲李密矣考異曰革命記曰世充先於衆中覓得一人習日試以李密名畜之而不令出即至人與李密大相類令數十騎引所畜人云殺得李密來大將不肯降今已斬首人亦皆言是密頭也遂以密頭令示衆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衆大潰其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壓於甲翻降戶江翻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鄭頲守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初世充家屬在江都隨宇文化及至滑臺又隨王軌入李密密留於偃師欲以招世充及偃師破世充得其兄世偉子玄應虔恕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頲祖君彥等數十人世充於

是整兵向洛口得邴元真妻子鄭虔象母及密諸將子弟皆撫慰之令潛呼其父兄令力丁翻初邴元真為縣吏坐贓亡命從翟讓於瓦岡翟萇伯翻讓以其嘗為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真為長史密不得已用之此義寧元年春事長知兩翻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充留元真守洛口倉元真性貪鄙宇文溫謂密曰不殺元真必為公患密不應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比必寐翻世充軍悉已濟矣單雄信等又勒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度徒洛翻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元真遂以城降降戶江翻初雄信驍捷善用馬槊名冠諸軍槊色角翻冠古玩翻軍中號曰飛將房彥藻以雄信輕於去就勸密除之房彥藻死於去年二月此亦追敘其事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史敘邴元真單雄信事皆言李密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密將如黎陽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事見一百八十三卷大業十三年十一月幾居希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

圍逼戰。諸將皆曰：今兵新失利，衆心危懼，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道窮矣。欲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號絕，衆皆悲泣。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府掾柳燮曰：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好，雖不陪起兵，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長安，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盡帥子弟以從漢王，伯當恨不兄弟俱從，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乎。縱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從密入關者凡二萬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於隋。朱粲亦遣使降隋，皇泰主以粲為楚王。

甲寅，秦州總管竇軌擊薛仁果，不利。驃騎將軍劉感鎮涇州，仁果圍之。城中糧盡，感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仁果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墌人偽以城降。叔良遣感帥衆赴之。己未，至城下，扣城中人曰：賊已去，可踰城入。感命燒其門，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詐，遣步兵先還，自帥精兵為殿。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戰於百里細川，唐軍大敗，感為仁果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餒，亡在旦夕，秦王帥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果怒，執感，於城旁埋之至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逾厲。叔良嬰城固守，僅能自全。感，豐生之孫也。

庚申，隴州刺史陝人常達擊薛仁果於宜祿川，斬首千餘級。

上遣從子襄武公琛、太常卿鄭元璹以女妓遺始畢可汗。壬戌，始畢復遣骨咄祿特勒來。

癸亥，白馬道士傅仁均造戊寅曆成，奏上，行之。

薛仁

果毅攻常達不能克，乃遣其將作士政以數百人詐降，作姓也姓譜出蜀郡有作古蜀郡亮物作章誥古觀降戶工部下同 達厚撫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降於仁果。[illegible] 仁果壯而釋之。奴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乎？達曰：汝逃死奴賊耳。貴怒，欲殺之，人救之得免。帥所類翻 辛未，宇文化及至魏縣，[illegible] 張愷等謀去之，事覺，化及殺之。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化及醉，尤智及曰：智及謀弒逆 我初不知，由汝為計，強來立我，強其兩翻 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弒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尤我，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竇建德！數相鬬鬩，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為恆。數所角翻鬩許歷翻長知兩翻恆戶登翻復扶又翻 其眾多亡，化及自知必敗，歎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鴆殺秦王浩，即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改元天壽，宇文化及襲封許公因以為國號 署置百官。冬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戊寅，宴突厥骨咄祿，引骨咄祿升御坐以寵之。史言突厥驕倨唐祖欲以結其心以其兵力為己用咄當沒翻坐徂臥翻 李密將至，上遣使迎勞，相望於道。使疏吏翻勞力到翻 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擁眾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竇融，功亦不細，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李密自謂過之 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處昌呂翻 己卯，至長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眾心頗怨。既而以密為光祿卿、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既不滿望，朝臣又多輕之，朝直遙翻 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為李密叛去張本 獨上親禮之，常呼為弟，以舅子獨孤氏妻之。妻七細翻 庚辰，詔右翊衛大將軍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安撫大使，山東諸軍並受節度；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副。崔民幹山東望族故使副神通以招撫山東諸郡使疏吏翻 鄧州刺史呂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擊朱粲，破之。子臧言於元規曰：粲新敗，上下危懼，請并力擊之，并從并 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復扶又翻 其徒稍集，力彊食盡，致死於我，為患方深。元規不從。子臧請獨以所部兵擊之，元規不許。既而粲收集餘眾，兵復大振，自稱楚帝於冠軍，復扶又翻冠古玩翻又如字 改元昌達，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膺胸也 老夫今坐公死矣！粲圍南陽，南陽郡即鄧州 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

賤者乎，帥麾下赴敵而死。（降，戶江翻。帥，讀曰率。）俄而城陷，元禮亦死。（是年二月遣元禮……死。）

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寶及將卒十餘萬人還東都，陳於闕下。（陳，讀曰陣。）乙酉，皇泰主大赦。丙戌，以世充為太尉、尚書令、內外諸軍事，（內外諸軍事之上，當有都督二字。）仍使之開太尉府，備置官屬，妙選人物。世充以裴仁基父子驍勇，深禮之。（驍，堅堯翻。）徐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李密（見七……）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李密總管李育德以武陟來降，（隋志，河內郡有武陟縣，開皇十六年析置。）拜陟州刺史。（……）其餘將佐劉德威、賈閏甫、高季輔等，或以城邑，或帥眾相繼來降。（帥，讀曰率。）初，北海賊帥綦公順（綦，渠之翻。）帥其徒三萬攻郡城，已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食盡，公順自謂克在旦夕，不為備。明經劉蘭成糾合城中驍健百餘人襲擊之，城中見兵繼之，（見，賢遍翻。）公順大敗，棄營走。郡城獲全。於是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為六軍，各將之，蘭成亦將一軍。有宋書佐者，離間諸軍曰：「蘭成得眾心，必為諸人不利，不如殺之。」眾不忍殺，但奪其兵以授宋書佐。蘭成恐終及禍，亡奔公順，公順軍中喜譟，欲奉以為主，固辭，乃以為長史，軍事咸聽焉。居五十餘日，蘭成簡軍中驍健者百五十人，往抄北海，去郡四十里留十人，使多芟草，分為百餘積；二十里又留二十人，各執大旗；五六里又留三十人，伏險要；蘭成自將十人，夜距城一里許潛伏；餘八十人分置便處，約聞鼓聲即抄取人畜亟去，仍一時焚積草。明晨，城中遠望，無煙塵，皆出樵牧。日向中，蘭成以十人直抵城門，城上鉦鼓亂發，伏兵四出，抄掠雜畜千餘頭及樵牧者而去。蘭成度抄者已遠，徐步而還。（度，徒洛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城中雖出兵，恐有伏兵，不敢急追，又見前有旌旗煙火，遂不敢進而還。既而城中知蘭成前者眾少，悔不窮追。居月餘，蘭成謀取郡城，更以二十人直抵城門，城中人競出逐之，行未十里，公順將大兵總至，郡兵奔馳還城，公順進兵圍之。蘭成一言招諭

城中人爭出降（降，戶江翻）蘭成撫存老幼，禮遇郡官，見宋當佑亦禮之如舊，仍資送出境，內外安堵。時海陵賊帥臧君相（隋志，海陵縣屬江都郡。帥，所類翻）聞公順據北海，帥其衆五萬來爭之（帥，讀曰率）。公順衆少，聞之大懼。蘭成爲公順計曰（爲，于僞翻）：君相今去此尚遠，必不爲備，請將軍倍道襲之，其營可破。公順從之，自將驍勇五千人，齎熟食，倍道襲之（將，即亮翻）。將至，蘭成與敢死士二十人前行，距君相營五十里，見其抄者，乃稱向營（抄，楚交翻），蘭成亦詐爲抄者，與其抄者俱還，比至營（比，必利翻），擇空而行，聽察得其號（號，戶刀翻），及主將姓名。至暮，與賊比肩而入，君相擔巡營，知其虛實，得其更號（更，工衡翻），乃於空地燃火營食，至三鼓，忽於主將幕前交刃亂下，殺百餘人，賊衆驚擾，公順兵亦至，急攻之，君相僅以身免（考異曰：隋書作劉蘭成云……）。俘斬數千，收其資糧甲仗以還。由是公順黨衆大盛。及李密據洛口，公順以衆附之，密敗，亦來降（降，戶江翻）。隋末羣盜起，冠軍司兵李襲譽（按新書李襲譽傳，隋末爲冠軍府司兵。冠軍司兵，隋置冠軍將軍，第六品，其府有司兵也）說西京留守陰世師（守，式又翻）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貧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說，式芮翻），乃求募兵山南，世師許之。上克長安，自漢中召還，爲太府少卿（漢中，隋漢川郡，唐爲梁州）。乙未，附襲譽籍於宗正（李襲譽之先出於……）。

丙申，朱粲寇淅州（舊志，鄧州內鄉縣，漢淅縣，……武德二年置淅州……）。遣太常卿鄭元璹帥步騎一萬擊之（璹，殊玉翻）。是月，納言竇抗罷爲左武候大將軍。

十一月乙巳，涼王李軌即皇帝位，改元安樂（樂，音洛）。

戊申，王軌以滑州來降。薛仁杲之爲太子也（去年薛舉稱帝，立仁杲爲太子），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勢浸弱。秦王世民至高墌，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羅睺數挑戰（數，所角翻），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謂是年七月淺水原之敗），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來降（將，即亮翻。帥，讀曰率。下同）。

民知仁果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
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營
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羅睺攻之甚急世民度賊
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右武候
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羅睺并兵擊之玉
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
睺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裏奮
擊呼聲動地羅睺士卒
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竇軌
叩馬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睺未可輕進請
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
不可失也舅勿復言
遂進仁果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
仁果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
仁果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
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
己酉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賀
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
造城下眾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

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
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
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
歸隴外折摭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
也眾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
果兄弟及宗羅睺翟長孫等將之與之射
獵無所疑間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世民聞褚
亮名求訪獲之禮遇甚厚引為王府文學
上遣使謂世民曰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
盡誅其黨以謝冤魂李密諫曰薛舉虐殺無辜此其
所以亡也陛下何怨焉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命戮
其謀首餘皆赦之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豳州密
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
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
如是何以定禍亂乎詔以員外散騎常侍姜謩為秦
州刺史謩撫以恩信盜賊悉
歸首士民安之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
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為祕書
丞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
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

郭孝恪曰（[illegible]）此民衆土[illegible]
公有也（[illegible]）吾若上表獻之（[illegible]）是利主之敗
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
馬之數以啟魏公使公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遣
（[illegible]）上聞世勣使者至無
表[illegible]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歎曰
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
（[illegible]）以孝恪為宋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使與世勣經略虎牢以東所得州
縣委之選補（[illegible]）癸丑獨孤懷恩攻堯君素

於蒲反（[illegible]）行軍總管趙慈景尚帝女桂陽
公主為君素所擒斬首城外以示無降意（[illegible]）
癸亥秦王世民至長安斬薛仁果於市賜常達帛
三百段（[illegible]）贈劉感平原郡公諡忠壯（[illegible]）撲殺仵
士政於殿庭（[illegible]）以張貴尤淫暴腰斬之上享勞
將士因謂羣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
承平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等豈有種乎（[illegible]）
（[illegible]）如薛仁果君臣豈可不以為前
鑑也已巳以劉文靜為戶部尚書領陝東道行臺左

僕射復其爵位（先是劉文靜[illegible]除名）李密
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illegible]）
（[illegible]）鬱鬱不樂（[illegible]）嘗遇大朝會密為光祿卿當進食
（[illegible]）深以為恥退以告左武衛大將軍
王伯當伯當心亦怏怏（[illegible]）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
度內耳今東海公在黎陽（[illegible]）襄陽公在羅
口（[illegible]）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
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

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
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illegible]）
（[illegible]）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
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illegible]）
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
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
中耳（[illegible]）今使二賊交鬬吾可以
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者密
請與賈閏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閏甫同升御榻賜食

傳飲巵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誓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深行[illegible]朕推赤心於弟非他人所能間也[illegible]密間甫冊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爲密副而遣之[illegible]

[illegible]有大鳥五集于樂壽樂音洛羣鳥數萬從之經日乃去竇建德以爲己瑞改元五鳳宗城人有得玄圭獻於建德者宋正本及景城丞孔德紹皆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illegible]

[illegible]曰夏[illegible]建德從之以正本爲納言德紹爲內史侍郎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illegible]其將魏刀兒代領其衆據深澤掠冀定之間[illegible]衆至十萬自稱魏帝建德僞與連和刀兒弛備建德襲擊破之遂圍深澤其徒執刀兒降建德斬之并其衆[illegible]易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illegible]不下[illegible]稜婿崔履行

妙絕 此矣 公

暹之孫也[illegible]自言有奇術可使攻者自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鬭曰賊雖登城汝曹勿怖[illegible]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爲壇夜設章醮然後自衣衰絰[illegible]杖竹登北樓慟哭又令婦女升屋四面振裙建德攻之急稜將戰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illegible]建德見稜曰卿忠臣也厚禮之以爲內史令

十二月壬申詔以秦王世民爲太尉使持節陝東道大行臺[illegible]其蒲州[illegible]府兵馬並受節度[illegible]

癸酉西突厥曷娑那可汗[illegible]自入[illegible]自宇文化及所來降[illegible]隋將堯君素守河東[illegible]上遣呂紹宗韋義節獨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illegible]時外圍嚴急君素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於河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主見而歎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龐玉皇甫無逸自東都來降上悉遣詣城下爲陳利害君素不從[illegible]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

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illegible]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illegible]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illegible]謂將士曰吾昔事主上於藩邸[illegible]大義不得不死若隋祚永終天命有歸[illegible]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持取富貴[illegible]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illegible]君素性嚴明善御衆下莫敢叛久之倉粟盡人相食又獲外人微知江都傾覆丙子君素左右薛宗李楚客殺君素以降傳首

長安[illegible]君素遣朝散大夫解人王行本將精兵七百在他所[illegible]聞之赴救不及因捕殺君素者黨與數百人悉誅之復乘城拒守[illegible]獨孤懷恩引兵圍之丁酉隋襄平太守鄧暠以柳城北平二郡來降以暠為營州總管[illegible]辛巳太常卿鄭元璹擊朱粲於商州破之[illegible]初宇文化及遣使招羅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者為煬帝發喪臨三日[illegible]竇建德

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建德開道皆劇賊耳吾聞唐公已定關中人望歸之此真吾主也吾將從之敢沮議者斬[illegible]會張道源慰撫山東藝遂奉表與漁陽上谷等諸郡皆來降癸未詔以藝為幽州總管[illegible]薛萬均世雄之子也[illegible]與弟萬徹俱以勇略為藝所親待詔以萬均為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為車騎將軍武安縣公[illegible]竇建德既克冀州兵威益盛帥衆十萬寇幽州[illegible]藝將逆

戰萬均曰彼衆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為陳[illegible]彼必度水擊我萬均請以精騎百人伏於城旁俟其半度而擊之蔑不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度水萬均邀擊大破之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堡及雍奴等縣[illegible]藝復邀擊敗之[illegible]凡相拒百餘日建德不能克乃還洺州[illegible]得隋通直謁者溫彥博以為司馬[illegible]藝以幽州歸國彥博贊成之詔以彥博為幽州總管府長史未幾徵為中書侍郎[illegible]

允大雅時爲黃門侍郎，與彥博對居近密（[illegible]），時人榮之。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爲歸義王（[illegible]）。曷娑那獻大珠，上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

乙酉，車駕幸周氏陂故墅（[illegible]）。

初，羌豪旁企地以所部附薛舉（[illegible]），及薛仁果敗，企地來降，留長安。企地不樂，帥其衆數千叛，入南山，出漢川（[illegible]），所過殺掠。武候大將軍龐玉擊之，爲企地所敗。行至始州（[illegible]），掠女子王氏，與俱醉臥野外；王氏拔其佩刀斬首，送梁州（[illegible]），其衆遂潰。詔賜王氏號爲崇義夫人。

壬辰，王世充帥衆二萬圍穀州（[illegible]），刺史任瓌拒卻之（[illegible]）。

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illegible]），將其半出關（[illegible]）。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illegible]）。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密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度（[illegible]）。密至稠桑，得敕，謂賈閏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我還（[illegible]）；天子嚮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譖行矣。吾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illegible]），收其兵糧，北走度河，比信達熊州（[illegible]），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illegible]）。公意如何？」閏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況國家姓名，著在圖讖（[illegible]），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委質（[illegible]），復生異圖（[illegible]），任瓌、史萬寶據熊、穀二州（[illegible]），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爲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illegible]），以明元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illegible]）；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illegible]），何以堪之！且讖文之應，彼我所共（[illegible]）。今不殺我，聽使東行，足明王者不死；縱使唐遂定關中，山東終爲我有。天與不取，乃欲

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何意如是！若不同心，當斬而後行。」閒甫泣曰：「明公雖云應讖，近察天人，稍已相違。今海內分崩，人思自擅，強者為雄；明公奔亡[illegible]，誰相聽受！且自翟讓受戮之後，[illegible]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乎！彼必慮公見奪，逆相拒抗，一朝失勢，豈有容足之地哉！自非荷恩殊深者，誰肯深言不諱乎！[illegible]願明公熟思之，[illegible]但恐大福不再。[illegible]苟明公有所措身，閒甫亦何辭就戮！」密大怒，揮刃欲擊之；王伯當等固請，乃釋之。閒甫奔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為未可，密不從。伯當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恐終無益也。」密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紿桃林縣官曰：「奉詔暫還京師，[illegible]家人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羃䍠，[illegible]藏刀裙下，詐為妻妾，自帥之入縣舍，[illegible]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徒眾，直趣南山，[illegible]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illegible]令以兵應接。

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illegible]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眾邀之，必梟其首。」[illegible]萬寶曰：「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為公言之。」即帥眾踰熊耳山[illegible]南，據要道，[illegible]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illegible]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illegible]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illegible]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illegible]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陝，以為餘不足慮，[illegible]遂擁眾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眾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俱傳首長安。[illegible]彥師以功賜爵葛國公，仍領熊州。

李世勣在黎陽，上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狀；世勣北面拜伏號慟，表請收葬；[illegible]詔歸其尸。世勣為之[illegible]備君臣之禮[illegible]

大具儀衛舉軍縞素葬密于黎陽山南（縞工老翻）密素得士心哭者多歐血　隋右武衛大將軍李景守北平高開道圍之歲餘不能克遼西太守鄧暠將兵救之景帥其眾遷于柳城（守式又翻暠古老翻將即亮翻帥讀曰率下同）後將還幽州於道為盜所殺開道遂取北平進陷漁陽郡有馬數千匹眾且萬自稱燕王改元始興（考異曰實錄[illegible]皆以[illegible]）[illegible]都漁陽懷戎沙門高曇晟（曇徒含翻晟承正翻）因縣令設齋士民大集曇晟與僧五千人擁齋眾而反殺縣令及鎮將（將即亮翻）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為耶輸皇后（[illegible]）建元法輪遣使招開道立為齊王開道帥眾五千人歸之（使疏吏翻帥讀曰率）居數月襲殺曇晟悉并其眾　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六典監察御史[illegible]）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illegible]）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洪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illegible]）

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六典侍御史從六品[illegible]）素立義深之曾孫也（[illegible]）上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illegible]）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世不易其業（子野師曠字[illegible]師襄[illegible]）唯齊末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殷鑒（[illegible]）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使鳴玉曳組趨翔廊廟（[illegible]）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不從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陳岳論曰受命之主發號出令為子孫法一不中理則為厲階（中竹仲翻）今高祖曰業已授之不可追苟授之而是則已授之而非胡不可追歟君人之道不得不以業已授之為誡哉　李軌吏部尚書梁碩有智略軌常倚之以為謀主碩見諸胡浸盛陰勸軌宜加防察由是與戶部尚書安脩仁有隙（[illegible]）軌子仲琰嘗詣碩碩不為禮乃與脩仁共譖碩於軌誣以謀反軌酖碩殺之有胡巫謂軌曰上帝當遣玉女自天而降軌信之發民築臺以候玉女勞費甚廣河右

饑人相食軌傾家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賑津忍翻）召羣臣議之曹珍等皆曰國以民爲本豈可愛倉粟而坐視其死乎謝統師等皆故隋官心終不服（謝統師等爲軌所[illegible]事見一百八十四卷義寧元年七月）密與羣胡爲黨排軌故人乃詬珍曰（詬古候翻又許候翻）百姓餓者自是羸弱男壯之士終不至此（羸倫爲翻）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飼羸弱（飼祥吏翻）僕射苟悅人情不爲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爲然由是士民離怨（爲李軌敗亡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起屠維單閼盡十月不滿一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下

武德二年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名士爲太尉府官屬（屬之欲翻下同）杜淹戴胄皆預焉胄安陽人也（安陽縣隋屬相州）隋將軍王隆帥屯衛將軍張鎮周（帥讀曰率[illegible]）[illegible]都水少監蘇世長等以山南兵始至東都（[illegible]）王世充專總朝政事無大小悉關太尉府臺省監署莫不闃然（闃苦鶪翻）世充立三牌於府門外一求文學才識堪濟時務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鋒陷敵者一求身有冤滯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日有數百世充悉引見躬自省覽（省悉景翻）殷勤慰諭人人自喜以爲言聽計從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廝養（[illegible]廝音斯養羊尚翻）世充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施式智翻）隋爲軍總管獨孤武都（[illegible]）世充所親任其從弟司隸大

夫與虞部郎楊恭慎前勃海郡主簿孫師孝步兵總管劉孝元李儉崔孝仁謀召唐兵使孝仁說武都曰王公欲為兒女之態以悅下愚而鄙賤貪冒不能成大業哉圖讖之文應歸李氏人皆知之唐起晉陽奄有關內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懷待物舉善責功不念舊惡據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吾儕託身非所坐待夷滅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又吾之故人也若遣間使召之使夜造城下吾曹共為內應開門納之事無不集矣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恭慎達之子也癸卯命秦王世民出鎮長春宮宇文化及攻魏州總管元寶藏四旬不克魏徵往說之丁未寶藏舉州來降戊午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拔魏縣斬獲二千餘人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圍之甲子以陳叔達為納言丙寅李密所置伊州刺史

張善相來降朱粲有眾二十萬剽掠漢淮之間遷徙無常每破州縣食其積粟未盡復他適將去悉焚其餘資又不務稼穡民餒死者如積粲無可復掠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啖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於餒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謫官在南陽粲初引為賓客其後無食闔家皆為所啖愍楚之推之子也又稅諸城堡細弱以供軍食諸城堡相帥叛之淮安土豪楊士林田瓚起兵攻粲諸州皆應之粲與戰于淮源大敗帥餘眾數千奔冉肫士林家世蠻酋隋末士林為鷹揚府校尉

殺郡官而據其郡（[illegible]）旣逐朱粲，已師漢東門（[illegible]）遣使詣信州總管廬江王瑗請降（[illegible]）詔以為顯州道行臺（[illegible]）士林以瓚為長史。

初，王世充旣殺元（[illegible]）年七十，慮人情未服，猶媚事皇泰主，禮甚謙敬。又請為劉太后假子，尊號曰聖感皇太后。旣而漸驕橫，嘗賜食於禁中，還家大吐（[illegible]），疑遇毒，自是不復朝謁（[illegible]）。皇泰主知其終不為臣，而力不能制，唯取內庫綵物大造幡花，又出諸服玩，令僧散施貧乏，以求福（[illegible]）。世充使其黨張績、董濬守章善、顯福二門（[illegible]），宮內雜物，毫釐不得出。是月，世充使人獻印及劍，又言河水清，欲以耀眾，為己符瑞云。

上遣金紫光祿大夫武功靳孝謨安集邊郡（[illegible]），為梁師都所獲，孝謨罵之極口，師都殺之。二月，詔追賜爵武昌縣公，諡曰忠。

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illegible]），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illegible]）。

丙戌，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其徭役；每州置宗師一人以攝總，別為團伍。

張俟德至涼（[illegible]），李軌召其羣臣廷議曰：「唐天子，吾之從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爭天下，吾欲去帝號，受其封爵，可乎？」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稱王稱帝者奚啻一人！唐帝關中，涼帝河右，固不相妨。且已為天子，奈何復自貶黜，必欲以小事大，請依蕭詧事魏故事。」（蕭詧事魏事見一百[illegible]）軌從之。戊戌，軌遣其尚書左丞鄧曉入見（[illegible]），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曉不遣，始議興師討之。

初，隋煬帝自征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以數千騎奔党項（事見一百八十一卷），煬帝立其質子順為主（[illegible]），使統餘眾，不果入而還。會中國喪亂（[illegible]），伏允復還收其故地（[illegible]）。上受禪，順自江都還長安（[illegible]）。上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順，上遣之（[illegible]）。

閏月，朱粲遣使請降（[illegible]），詔以粲為楚王，聽自置官屬，以便宜從

事。宇文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衆從之，〈誘音酉，帥所類翻，薄讀曰簿。〉與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羣下曰：吾爲隋民，隋爲吾君；今宇文化及弑逆，乃吾讎也，〈讎，仇。〉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趣，七喻翻。〉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降，戶江翻。〉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吾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玉帛以勞將士；〈勞，力到翻。〉若受其降，將何以爲軍實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内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爲功甚易，〈夫音扶。易，以豉翻。〉柰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既而宇文士及自濟北饋之，〈去年十月，士及還濟北。〉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復，扶又翻。〉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先登，〈[illegible]〉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illegible]〉遂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illegible]〉撫存隋之百官，然後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官而斬之，梟首軍門之外。〈[illegible]〉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國，斬之。〈[illegible]〉化及且死，更無餘言，但云不負夏王。〈[illegible]〉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無所取；又不啖肉，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所役婢妾纔十許人。〈[illegible]〉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之。以隋黄門侍郎裴矩爲左僕射，掌選事，〈[illegible]〉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illegible]〉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尚書，〈[illegible]〉右司郎中柳調爲左丞，〈[illegible]〉虞世南爲黄門侍郎，歐陽詢爲太常卿。詢，紇之子也。〈[illegible]〉

隨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留，欲詣關中及東都者，亦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尚近萬人，亦各縱遣，任其所之。([illegible])又與王世充結好，(好，呼到翻。)遣使奉表於隋皇泰主，([illegible])皇泰主封為夏王。建德起於群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裴矩為之定朝儀，制律令，([illegible])建德甚悅，每從之諮訪典禮。

甲辰，上考第群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illegible])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敝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臣之敬，極歡而罷。

遣前御史大夫段確使於朱粲。(粲，倉案翻。)

初，上為隋殿內少監，(少，始照翻。)宇文士及為尚輦奉御，(尚輦屬殿內省。)上與之善。士及從化及至黎陽，上手詔召之。士及潛遣家僮間道詣長安，又因使者獻金環。(金環，言欲還長安。間，古莧翻。使，疏吏翻。)化及至魏縣，兵勢日蹙，士及勸之歸唐，化及不從。內史令封德彝說士及於濟北徵督軍糧，以觀其變。([illegible])化及稱帝，立士及為蜀王。化及死，士及與德彝自濟北來降。(降，戶江翻。)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上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誚，才笑翻。)罷遣就舍。德彝以祕策干上，上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甲寅，隋夷陵郡丞安陸許紹帥黔安、武陵、澧陽等諸郡來降。([illegible])紹幼與帝同學，詔以紹為峽州刺史，賜爵安陸公。

丙辰，以徐世勣為黎州總管。([illegible])

丁巳，驃騎將軍張孝珉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郭，焚米船百五十艘。([illegible])

己未，世充寇穀州。世充以秦叔寶為龍驤大將軍，([illegible])程知節為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為呪誓，此乃老巫嫗耳，(好，呼到翻。呪，職救翻。)豈撥亂之主乎！」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水經注：洛水自宜陽而東，逕九曲南，其地十里有坂九曲。[illegible])叔寶、知節皆將兵在陳，(將，即亮翻。陳，讀曰陣。)與其徒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

深思報効公性猜忌喜信讒言[illegible]非僕託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請從此辭遂躍馬來降[illegible]世充不敢逼上使事秦王世民世民素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爲馬軍總管知節爲左三統軍時世充驍將又有驃騎武安李君羨[illegible]征南將軍臨邑田留安[illegible]亦惡世充之爲人[illegible]帥衆來降[illegible]世民引君羨[illegible]以留安爲右四統軍

王世充囚李育德之兄厚德於獲嘉[illegible]厚德與其守將趙君潁逐殷州刺史段大師以城來降以厚德爲殷州刺史[illegible]

竇建德陷邢州執總管陳君賓

上遣殿內監竇誕[illegible]右衛將軍宇文歆[illegible]助并州總管齊王元吉守晉陽誕抗之子也[illegible]尚帝女襄陽公主元吉性驕侈奴客婢妾數百人好使之被甲戲爲攻戰前後死傷甚衆元吉亦嘗被傷其乳母陳善意苦諫元吉醉怒命壯士毆殺之[illegible]性好田獵載罔罟三十車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常與誕遊獵蹂踐人禾稼[illegible]又縱左右奪民物當衢射人觀其避箭[illegible]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憤怨歆屢諫不納乃表言其狀壬戌元吉坐免官[illegible]

癸亥陟州刺史李育德[illegible]攻下王世充河內堡聚三十一所乙丑世充遣其兄子君廓侵陟州[illegible]育德擊走之斬首千餘級李厚德歸省親疾使李育德守獲嘉[illegible]世充併兵攻之丁卯城陷育德及弟三人皆戰死

己巳李公逸以雍丘來降拜杞州總管以其族弟善行爲杞州刺史[illegible]

隋吏部侍郎楊恭仁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敗魏州總管元寶藏獲之己巳送長安上與之有舊拜黃門侍郎尋以爲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僞民夷悅服自蔥嶺已東並入朝貢[illegible]

突厥始畢可汗將其衆度河至夏州[illegible]梁師都發兵會

之以五百騎授劉武周欲自句注入寇太原（句音鉤）會始畢卒子什鉢苾幼未可立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處羅以什鉢苾為尼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直當也）先是上遣右武候將軍高靜奉幣使於突厥至豐州（豐州以五原郡置）聞始畢卒敕納於所在之庫突厥聞之怒欲入寇豐州總管張長遜遣高靜以幣出塞為朝廷致賻（賻音附）突厥乃還

三月庚午梁師都寇靈州長史楊則擊走之 壬申王世充寇穀州刺史史萬寶戰不利 庚辰隋北海通守鄭虔符文登令方惠整及東海齊郡東平任城平陸壽張須昌賊帥王薄等並以其地來降 王世充之寇新安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之附己者議受禪李世英深以為不可曰四方所以奔馳歸附東都者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號恐遠人皆思叛

[illegible]世充曰公言是也長史韋節楊續等曰隋氏數窮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不可與常人議之（夫音扶）太史令樂德融曰昔歲長星出乃除舊布新之徵（隋志大業十三年六月有星孛于太微五帝座色黃赤長三四尺[illegible]）今歲星在角亢角亢鄭之分野（[illegible]）若不亟順天道恐王氣衰息世充從之外兵曹參軍戴冑言於世充曰君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莫若竭忠徇國則家國俱安矣世充詭辭稱善而遣之世充議受九錫冑復固諫世充怒出

為鄭州長史使與兄子行本鎮虎牢乃使段達言於皇泰主請加世充九錫皇泰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事見上卷去年九月十月）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段達曰太尉欲之皇泰主熟視達曰任公辛巳達等以皇泰主之詔命世充為相國假黃鉞總百揆進爵鄭王加九錫鄭國置丞相以下官

初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為民部尚書從至聊城為化及督戰中流矢（為化于偽翻中竹仲翻）竇建德克聊城王琮獲善果責之曰公名臣之家（鄭善果父誠討[illegible]）隋室大臣奈何為弒君之賊效命

傷重。……大懼，欲自殺，……止之。建德復不為禮，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之長安。庚午，至長安，上優禮之，拜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

齊王元吉諷并州父老詣闕留己。甲申，復以元吉為并州總管。

戊子，淮南五州皆遣使來降。

辛卯，劉武周寇并州。

壬辰，營州總管鄧暠擊高開道，敗之。

甲午，王世充遣其將高毗寇義州。

東都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於王世充，言相國當代隋為天子。世充大悅，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縱之；有得鳥來獻者，亦拜官爵。於是段達以皇泰主命加世充殊禮。世充奉表三讓，百官勸進，設位於都堂。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

夏四月，劉武周引突厥之衆軍於黃蛇嶺，兵鋒甚盛。齊王元吉使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達辭以兵少不可，元吉……強遣之，至則俱沒。達忿恨。庚子，引武周襲榆次，陷之。

散騎常侍段確性嗜酒，奉詔慰勞朱粲於菊潭。辛丑，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如糟藏豘肉。」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為一頭奴耳，復得噉人乎！」粲於座收確及從者數十人，悉烹之，以噉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世充以為龍驤大將軍。

王世充令長史韋節、楊續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穎達造禪代儀，遣段達、雲定興等十餘人入奏皇泰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皇泰主斂膝據按怒曰：「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輒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禰舊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顏色凜冽，在廷者皆流汗。退朝，泣對太后。世充更使人謂之曰：「今海內未定，須立長君，俟四方安集，當復子明辟，必如前誓。」癸卯，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于鄭，遣其兄世惲幽皇泰主於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敕書敦勸，皇泰主皆不知也。遣諸將引兵入清宮城，又遣術人以桃湯葦火祓除

𥼶者[illegible]隋將帥郡縣及賊帥前後繼有
降者[illegible]詔以王薄為齊州總管[illegible]伏德為濟
[illegible]
州總管鄭虔符為青州總管綦公順為淮州總管[illegible]
[illegible]
王孝師為滄州總管[illegible]
甲辰遣大理卿新樂郎楚之安撫山東[illegible]
[illegible]
秘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　乙巳王世充備法
駕入宮即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開明　丁未隋樊
衛將軍陳稜以江都來降以稜為揚州總管（揚州漢廣陵江[illegible]都之地自漢以來揚州所治不常[illegible]揚州之名）　戊申王世充立
子玄應為太子玄恕為漢王餘兄弟宗族十九人皆
為王奉皇泰主為潞國公以蘇威為太師段達為司
徒雲定興為太尉張僅為司空楊續為納言韋節為
内史[illegible]王隆為左僕射韋霽為右僕射齊王
世惲為尚書令楊汪為吏部尚書杜淹為少吏部[illegible]
[illegible]鄭頲為御史大夫[illegible]世惲世充

之兄也又以國子助教吳人陸德明為漢王師[illegible]
[illegible]令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禮[illegible]
[illegible]德明恥之服巴豆散臥稱疾[illegible]
[illegible]玄恕入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語德明
名朗以字行[illegible]世充於闕下及玄武門等
數處皆設榻坐無所親受章表或輕騎歷衢市亦
不清道[illegible]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轡徐
行語之曰昔時天子深居九重[illegible]在下事情
無由聞徹[illegible]今世充非貪天位但欲救恤時危正
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共評朝政尚恐門
有禁限今於門外設坐聽朝[illegible]宜各盡情
又令西朝堂納冤抑東朝堂納直諫於是獻策上書
者日有數百條流既煩[illegible]省覽難遍[illegible]
數日後不復更出[illegible]　竇建德聞王世充自立乃
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稱詔追諡隋煬
帝為閔帝齊王暕之死也[illegible]有
遺腹子政道建德立以為鄖公[illegible]然猶依倚突厥
以壯其兵勢[illegible]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皇后及南
陽公主建德遣千餘騎送之[illegible]又傳宇文化

及晉以獻義成公主。丙辰，劉武周圍并州，齊王元吉拒卻之。戊午，詔太常卿李仲文將兵救并州。（將，即亮翻）王世充將軍丘懷義居門下內省，召越王君度、漢王玄恕、將軍郭士衡雜妓妾飲博，侍御史張蘊古彈之。世充大怒，令散手執君度、玄恕，批其耳數十；（[illegible]）又命引入東上閤，杖之各數十。（[illegible]）懷義、士衡不問，賞蘊古帛百段，遷太子舍人。君度，世充之兄子也。世充每聽朝，殷勤誨諭，言詞重複，（重，直龍翻）千端萬緒，侍衛之人不勝倦弊。（勝，音升）百司奏事，疲於聽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領要，猶言要領也）計云爾即可，何煩許辭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終不能改也。

王世充數攻伊州，（數，所角翻）總管張善相拒之，糧盡，援兵不至，癸亥，城陷，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帝聞，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也！」賜其子襄城郡公。（[illegible]）

五月，王世充陷義州，復寇西濟州，（[illegible]）遣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將兵救之。（驍，堅堯翻；[illegible]）

李軌將安修仁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諭以禍福。（說，式芮翻，下同）上曰：「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illegible]）吾興兵擊之，尚恐不克，豈口舌所能下乎！」興貴曰：「臣家在涼州，奕世豪望，為民夷所附；弟修仁為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臣往說之，軌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肘腋易矣！」（[illegible]）上乃遣之。興貴至武威，軌以為左右衛大將軍。興貴乘間說軌曰：（[illegible]）「涼地不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啟，非人力也。不若舉河西歸之，則竇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illegible]）軌曰：「吾據山河之固，彼雖彊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為唐遊說耳。」（[illegible]）興貴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illegible]）臣闔門受陛下榮祿，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慮，可否在陛下耳。」於是退與修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興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就興貴。軌計窮，與妻子登玉女臺，（[illegible]）置酒為別。庚辰，興貴執之以聞，河西悉平。鄧曉在長安，舞蹈稱慶。上曰：「汝為人使臣，（[illegible]）聞國亡不戚，

而喜以求媚於朕不忠於李軌肯為朕用乎遂廢之終身(是年二月李軌遣鄧曉入見) 軌至長安并其子弟皆伏誅以安興貴為右武候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賜帛萬段安修仁為左武候大將軍申國公 隋末離石胡劉龍兒(舊志云離石縣漢離石縣屬西河郡後周改名昌化隋為離石郡 石胡離石之胡即稽胡也) 擁兵數萬自號劉王以其子季真為太子虎賁郎將梁德擊斬龍兒(賁音奔) 至是季真與弟六兒復舉兵為亂(復扶又翻) 引劉武周之眾攻陷石州殺刺史王儉季真自稱突利可汗(可汗音刻寒) 以六兒為拓定王六兒遣使請降(降戶江翻) 詔以為嵐州總管(以樓煩郡置嵐州宋白曰界內有嵐山立名亦嵐谷含嵐得名)

壬午以秦王世民為左武候大將軍使持節涼甘等九州諸軍事涼州總管(九州涼甘瓜鄯肅會蘭河廓李軌所據之地也) 其太尉尚書令雍州牧陝東道行臺並如故(陝失冉翻雍於用翻) 遣黃門侍郎楊恭仁安撫河西 丙戌劉武周陷平遙(平遙縣屬汾州漢平陶縣後魏避諱改曰平遙) 癸巳梁州總管山東道安撫副使陳政為麾下所殺攜其首奔王世充政茂之子也(隋書陳茂傳茂歸高祖卒於州總管不言政為山東安撫使者此據實錄諸書但是時山東俱州總管後安撫山東而政為東梁州總管隋文帝時名梁) 王世充以禮部尚書裴仁基為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

左丞宇文儒童(儒童) 童弟尚食直長溫(隋制尚食局屬殿中省有奉御直長) 散騎常侍崔德本謀殺世充及其黨(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復尊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三族齊王世惲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為皇泰主尚在故也(復扶又翻惲於粉翻) 不如早除之世充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主皇泰主曰更為請太尉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謂世充往日立己明不能殺之) 百年欲為啟陳(為于偽翻) 世惲不許又請與皇太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謚曰恭皇帝(縊於計翻又於賜翻)

世充以其兄楚王世偉為太保齊王世惲為太傅領尚書令 六月庚子竇建德陷滄州(滄州渤海郡) 初易州賊帥宋金剛有眾萬餘與魏刀兒連結(易州八到圖云隋上谷郡時以安縣地置易州上谷郡 易州取易水為名 帥所類翻) 刀兒為竇建德所滅(刀兒去年為建德所滅) 金剛救之戰敗帥眾四千西奔劉武周(帥讀曰率) 武周聞其善用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貲以遺之(遺于季翻) 金剛亦深自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說式芮翻) 武周以金剛為西南道大行臺使將兵三萬

寇并州 州將尉遲敬德將 丁未，武周進逼介州，以義寧元年置介休郡，武德元年曰介州 沙門道澄以佛幡縋之入城，縋，馳偽翻 遂陷介州。詔左武衛大將軍姜寶誼、行軍總管李仲文擊之。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雀鼠谷在介休縣 數以輕兵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 兵纔接，子英陽不勝而走，如是再三，寶誼、仲文悉衆逐之，伏兵發，唐兵大敗，寶誼、仲文皆為所虜。既而俱逃歸。上復使二人將兵擊武周。復，扶又翻 己酉，突厥使來告始畢可汗之喪，上舉哀于長樂門，六典：長安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東曰長樂，西曰永安 廢朝三日，朝，直遙翻 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弔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賻，音附 上以劉武周入寇為憂，右僕射裴寂請自行。癸亥，以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晉州，後魏置唐州，後改晉州 討武周，聽以便宜從事。秋七月，初置十二軍，分關內諸府以隸焉，皆取天星為名，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玄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豳州道為招搖軍，西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 以車騎府統之，每軍將、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

為之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強，所向無敵。海岱賊帥徐圓朗以數州之地請降，拜兗州總管，封魯國公。王世充遣其將羅士信寇穀州，士信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帥，讀曰率 先是士信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為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與同寢食。既而得邴元真，待之如士信，士信恥之。士信有駿馬，世充兄子趙王道詢欲之，不與，世充奪之以賜道詢，士信怒，故來降。上聞其來，甚喜，遣使迎勞，使，疏吏翻；勞，力到翻 廩食其所部，食，祥吏翻 以士信為陝州道行軍總管。陝，失冉翻。宋白曰：陝州，周召二伯分陝之地，後魏太和十一年置陝州 王世充左龍驤將軍臨涇席辯與同列楊虔安、李君義帥所部來降。丙子，王世充遣其將郭士衡寇穀州，刺史任瓌大破之，斬首且盡。任，音壬；瓌，古回翻 甲申，行軍總管劉弘基遣其將种如願襲王世充河陽城，毀其河橋而還。還，從宣翻 乙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高昌王麴伯雅各遣使入貢。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于隋，隋人留之，國人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事見一百八十一卷煬帝大業七年 射匱達頭可汗

之孫也既立拓地東至金山西至海遂與北突厥為敵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射匱卒子統葉護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泉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監之督其征賦

八月丁酉酅公薨諡曰隋恭帝無後以族子行基嗣竇建德將兵十餘萬趣洺州淮安王神通帥諸軍退保相州己亥建德

洺州城下

丙午將軍秦武通軍至洛陽敗王世充將葛彥璋

丁未竇建德陷洺州總管袁子幹降之

乙卯引兵趣相州淮安王神通聞之帥諸軍就李世勣於黎陽

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行軍總管段德操兵少不敵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怠九月丙寅遣副總管梁禮將兵擊之師都與禮戰方酣德操以輕騎多張旗幟掩擊其後師都軍潰逐北二百里破其魏州

女二千餘口德操孝先之子也

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帥舟師上峽規取巴蜀紹遣其子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節等追至西陵大破之擒普環銑遣兵戍安蜀城及荊門城

先是上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略蕭銑靖至峽州阻銑兵久不得進上怒其遲留陰敕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為之奏請獲免

己巳竇建德陷相州殺刺史呂珉

民部尚書魯公劉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數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靜與弟通直散騎常侍文起飲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寂首家數有妖文起召巫於星下被髮銜刀為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上以文靜屬吏遣裴寂蕭瑀問狀文靜曰建義之初忝

為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略同（[illegible]），今寂為僕射，據甲第（甲第，甲乙諸第也），臣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討，老母留京師，風雨無所庇，實有觖望之心（觖，[illegible]），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謂羣臣曰：觀文靜此言，反明白矣。李綱、蕭瑀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為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事見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令文靜觖望則有之（為，于偽翻；令，力丁翻），非敢謀反。裴寂言於上曰：文靜才略實冠時人，性復[illegible]，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上素親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卒，子恤翻。[illegible]考異曰：[illegible]），殺文靜及文起，坐死，籍沒其家（[illegible]）。

沈法興既克毗陵（克毗陵見一百八十五卷元年三月），謂江淮之南指撝可定，自稱梁王，都毗陵，改元延康，置百官。性殘忍，專尚威刑，將士小有過即斬之，由是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法興軍數敗，會子通圍稜於江都，稜送質求救於法興及伏威（數，所角翻；將，即亮翻；質，音致），法興使其子綸將兵數萬與伏威共救之。伏威軍清流，綸軍揚子，相去數十里（[illegible]）。子通納言毛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為綸兵，夜襲伏威營；伏威怒，復遣兵襲綸（[illegible]）。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進。子通得盡銳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縱擊綸，大破之，伏威亦引去。子通即皇帝位，國號吳，改元明政。丹陽賊帥樂伯通帥衆萬餘降之（[illegible]），子通以為左僕射。杜伏威請降。丁丑，以伏威為淮南安撫大使、和州總管（和州，[illegible]）。裴寂至介休（[illegible]），宋金剛據城拒之。寂軍于度索原，營中飲澗水，金剛絕之，士卒渴乏；寂欲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之，寂軍遂潰，失亡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先是，劉武周屢遣兵攻西河，浩州刺史劉贍拒之（[illegible]），李仲文引兵就之，與共守西河。及裴寂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唯西河獨存。姜寶誼復為金剛所虜，謀逃歸，金剛殺之（[illegible]）。又[illegible]上慰諭之，復使鎮撫

河東[illegible]劉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紿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辛巳，元吉夜出兵，攜其妻妾棄軍奔還長安。[illegible]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周。上聞之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弱，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illegible]晉陽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聞宇文歆首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竇誕曾無規諫，又掩覆之，[illegible]使士民憤怨，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歆諫王不悛，尋皆聞奏，[illegible]乃忠臣也，豈可殺哉！明日，上召綱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誕赦之。衛尉少卿劉政會在太原，為武周所虜，政會密表論武周形勢。武周據太原，遣宋金剛攻晉州，拔之，虜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illegible]弘基逃歸。金剛進逼絳州，陷龍門。[illegible]

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與北突厥有怨，曷娑那在長安，北突厥遣使請殺之。[illegible]上不許。群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為患。[illegible]世民曰：人窮來歸我，殺之不

非義
章

[illegible]上遲久之，不得已，丙戌，引曷娑那於內殿宴，[illegible]既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使殺之。

禮部尚書李綱領太子詹事。[illegible]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太子漸昵近小人，[illegible]疾秦王世民功高，頗相猜忌。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上罵之曰：卿為何潘仁長史，乃羞為朕尚書邪！[illegible]且方使卿輔導建成，而固求去，何也？綱頓首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即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illegible]陛下創業明主，臣不才，所言如水投石，[illegible]言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汙天臺，辱東朝乎！[illegible]上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戊子，以綱為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復上書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慝，疏骨肉。[illegible]太子不懌，而所為如故。綱鬱鬱不得志，是歲，固稱老病辭職，詔解尚書，仍為少保。

淮安王神通使慰撫使張道源鎮趙州。[illegible]庚寅，竇建德陷趙州，[illegible]執總管張志昂

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陳君賓不早下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人臣各為其主用為于偽翻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羣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力屈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將高士興拒羅藝於易水藝纔至興即降降戶江翻大王之意以為何如建德乃悟即命釋之。乙未梁師都復寇延州復扶又翻段德操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師都以百餘騎遁去騎奇寄翻德操以功拜柱國賜爵平原郡公鄜州刺史鄜城壯公梁禮戰沒隋志上郡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為北華州西魏改為敷州隋大業二年改為鄜州後改為上郡鄜音膚

冬十月己亥就加涿州總管楊恭仁納言賜幽州總管燕公羅藝姓李封燕郡王唐制國公食邑三千戶從一品郡王食邑五千戶辛丑李藝破竇建德於衡水衡水縣漢桃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衡水縣癸卯以左武候大將軍龐玉為梁州總管時集州獠反玉討之獠據險自守軍不得進糧且盡熟獠與反者皆鄰里親黨近邊者為熟獠爭言賊不可擊請玉還玉揚言秋穀將熟百姓毋得收刈一切供軍非平賊吾不返聞者大懼曰大軍不去吾曹皆將餓死其中壯士乃入賊營與所親潛謀斬其渠帥而降降戶江翻餘黨皆散玉追討悉平之。劉武周將宋金剛進攻澮州陷之軍勢甚銳裴寂性怯無將帥之略唯發使趣虞泰二州居民入城堡焚其積聚民驚擾愁怨皆思為盜義寧元年以蒲州之汾陰龍門置泰州聚衆自稱魏王以應武周

寂敗詔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等將兵討之時王行本猶據蒲反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之乙卯幸華陰至長春宮以送之

竇建德引兵趣衛州，建德每行軍，常為三道，輜重細弱居中央，步騎夾左右，相去三里許。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三十里，李世勣遣騎將丘孝剛將三百騎偵之。孝剛驍勇，善馬槊，與建德遇，遂擊之，建德敗走；右方兵救之，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父蓋、魏徵及帝[illegible]同安公主；惟李世勣以數百騎走度河；數日，以其

父故，還詣建德降。衛州聞黎陽陷，亦降。建德以李世勣為左驍衛將軍，使守黎陽，以其父蓋自隨為質，以魏徵為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為受之！」立命斬奴，返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於是旁州縣及徐圓朗等皆望風歸附。己未，建德還洺州，築萬春宮，徙都之。置淮安王神通於下博，

待以客禮。行軍總管羅士信帥勇士夜入洛陽外郭，縱火焚清化里而還。壬戌，士信拔青城堡。王世充自將兵徇地，至滑臺，臨黎陽。尉氏城主時德叡、汴州刺史王要漢、亳州刺史丁叔則遣使降之。要漢，伯當之兄也。[illegible]至黎陽，以德叡為尉州刺史。李世勣發兵送之，自澶淵濟河，傳檄州縣，東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皆遣

使來降。行至譙州，會汴、亳降於王世充，還路遂絕。端素得眾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忍委去。端坐澤中，殺馬以饗士，因歔欷謂曰：「卿等鄉里皆已從賊，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見委。我奉王命，不可從卿。卿有妻子，無宜效我，可斬吾首歸賊，必獲富貴。」眾皆流涕曰：「公於唐室非有親屬，直以忠義，志不圖存。某等雖賤，心亦人也，寧肯害公以求利乎！」端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眾抱持之，乃復同進，潛行五日，餒死及為賊所擊潰相失者太半，唯餘五十二人同走，采豆生食。

之豈臣畏死也音勞曾乃翻端持節未嘗離身屢遣從者散自求生離力智翻從才用翻衆又不可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為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為于偽翻館古玩翻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使疏吏翻遺于季翻仍送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少詩照翻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於竿自山中西走無復蹊徑冒踐荊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宜陽唐熊州從者墜崖溺水為虎狼所食又喪其半從才用翻喪息浪翻其存者鬢髮禿落無復人狀端詣闕見上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上復以為祕書監郎楚之至山東亦為竇建德所獲楚之不屈竟得還郎楚之與夏侯端同時出使史言唐之興也使於四方者皆能不辱君命還從宣撫王世充遣其從弟世辨以徐亳之兵攻雍丘李公逸遣使求救從才用翻使疏吏翻上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族子善行守雍丘身帥輕騎入朝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朝直遙翻至襄城為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沒上以公逸子為襄邑公　甲子上祠華山新志華山在華州華陰縣有岳祠華戶化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

起屠維單閼十一月盡重光大荒落二月凡一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中之上

武德二年十一月己卯，劉武周寇浩州。(武德元年改西河郡爲浩州) 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渡河，屯柏壁，(柏壁在絳州正平縣西南二十里) 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情恇擾，聚入城堡，徵斂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民聞世民爲帥而來，莫不歸附，自近及遠，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食，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遂白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

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吾新事竇氏，動則見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從之，襲王世充獲嘉，破之，多所俘獲，以獻建德，建德由是親之。初，漳南人劉黑闥少驍勇狡獪，與建德善，後爲羣盜，轉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世充以爲騎將。每見世充所爲，竊笑之。世充使黑闥守新鄉，李世勣擊虜之，獻於建德，建德署爲將軍，賜爵漢東公，常使將奇兵東西掩襲，或潛入敵境覘視虛實，黑闥往往乘間奮擊，克獲而還。

十二月庚申，上獵于華山。

于筠說永安王孝基攻呂崇茂。獨孤懷恩請先成攻具，然後進；孝基從之。崇茂求救於宋金剛，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孝基表裏受敵，軍遂大敗，

崇茂夏縣夏戶牒于下邽縣按下邽乃在、新考異曰高祖實錄云殺閑由去夏縣甚遠實錄之誤
也今從舊書孝基傳孝基懷恩儉及行軍總管劉世讓皆
為所虜敬德名恭以字行上徵裴寂入朝責其敗軍
下吏朝直遙翻敗補邁翻下遐稼翻既而釋之寵待彌厚尉遲敬德
尋相將還澮州澮古外翻秦王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
總管秦叔寶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
級頃之敬德尋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反騎奇寄翻
下同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夜趣安邑安邑古縣時屬虞州
將即亮翻間古莧翻趣七喻翻邀擊大破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
其眾復歸柏壁諸將咸請與宋金剛戰世民曰金剛
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將即亮翻下同武周據太原
倚金剛為扞蔽軍無蓄積以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
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汾隰隋龍泉西河二
郡之地也宋白曰汾州本漢西河郡茲氏縣地魏於此置西河郡今州城是也左傳曰重耳居蒲即此縣故蒲城是也漢為蒲子縣後魏[illegible]置[illegible]隋為州隋為隰州[illegible]曰下濕曰隰以州[illegible]故
名以隰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永
安壯王孝基謀逃歸劉武周殺之李世勣復遣人
說竇建德曰曹戴二州戶口完實隋置曹州於濟陰戴州於成武大業初廢二州併為濟陰郡大業亂後為州復扶又翻說式芮翻孟海公竊有其地與
鄭人外合內離王世充國號鄭若以大軍臨之指期可取既

得海公以臨徐兗王世充時遣王世辯據徐州徐圓朗據兗州河南可不
戰而定也建德以為然欲自將徇河南先遣其行臺
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臺考異曰實錄在正月今從革命記世勣引
兵三千會之
三年春正月將軍秦武通攻王行本於蒲反行本出
戰而敗糧盡援絕欲突圍走無隨之者戊寅開門出
降降戶江翻辛巳上幸蒲州斬行本蒲州治蒲反宋白曰漢之河東郡蒲
反[illegible]河東郡後魏[illegible]置[illegible]元年改秦州後周改蒲州
秦王世民輕騎謁上於蒲州騎奇寄翻下同宋金剛圍絳
州絳州治正平癸巳上還長安李世勣謀俟竇建德至
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以歸唐
會建德妻產久之不至曹旦建德之妻兄也在河南
多所侵擾諸賊羈屬者皆怨之賊帥魏郡李文相號
李商胡帥所類翻相息亮翻革命記作商胡人從河洛記考異曰聚五千餘人
據孟津中潬東魏所築河陽中潬城也宋白曰中潬城[illegible]潬徒旱翻母
霍氏亦善騎射自稱霍總管考異曰革命記商胡母張氏號女將軍今從
河洛記世勣結商胡為昆弟入拜商胡之母母泣謂世
勣曰竇氏無道如何事之世勣曰母無憂不過一月
當殺之相與歸唐耳世勣辭去母謂商胡曰東海公
許我共圖此賊事久變生何必待其來不如速決是

夜商胡召曹旦偏裨二十三人飲之酒盡殺之[illegible]旦別將高雅賢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濟商胡以[illegible]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有獸醫游水得免[illegible]至南岸告曹旦旦嚴[illegible]胡既舉事始遣人告李世勣世勣與曹旦[illegible]世勣襲旦世勣未決聞旦已有備遂[illegible]十騎來奔[illegible]商胡復引精兵二千[illegible]阮君明破之高雅賢收眾去商胡追之不及[illegible]建德群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勣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illegible]其父何罪遂赦之甲午世勣孝恪至長安曹旦遂取濟州[illegible]復還洺州[illegible]二月庚子上幸華陰[illegible]劉武周遣兵寇潞州陷長子壺關[illegible]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禦上以將軍河東王行敏助之[illegible]行敏與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將叛行敏斬子武以徇乙巳武周復遣兵寇潞州行敏擊破之　壬子開州蠻冉肇則陷通州[illegible]

[illegible]甲寅遣將軍秦武通等攻呂崇茂於夏縣[illegible]初工部尚書獨孤懷恩攻蒲反久不下失亡多上數以敕書誚讓之[illegible]懷恩由是怨望上嘗戲謂懷恩曰姑之子皆已為天子[illegible]次應至舅之子乎懷恩亦頗以此自負或時扼腕曰我家豈女獨貴乎[illegible]遂與麾下元君寶謀反會懷恩君寶與唐儉皆沒於尉遲敬德[illegible]君寶謂儉曰獨孤尚書近謀大事若能早決豈有此辱哉及秦王世民敗敬德於美良川[illegible]懷恩逃歸上復使之將兵攻蒲反[illegible]君寶又謂儉曰獨孤尚書遂拔難得還[illegible]復在蒲反可謂王者不死儉恐懷恩遂成其謀乃說尉遲敬德[illegible]請使劉世讓還與唐連和敬德從之遂以懷恩反狀聞時王行本已降[illegible]懷恩入據其城上方濟河幸懷恩營已登舟矣世讓適至上大驚曰吾得免豈非天也乃使召懷恩懷恩未知事露輕舟來至即執以屬吏[illegible]分捕黨與甲寅誅懷恩及其黨[illegible]攻李商胡殺之建德洺州勸[illegible]旅野宿　突厥

慶緒可汗迎楊政道，立為隋王。[illegible]中國士民在北者，處羅悉以配之，有眾萬人，置百官，皆依隋制，居于定襄。[illegible]

三月乙卯，劉武周遣其將張萬歲寇浩州，[illegible]李仲文擊走之，俘斬數千人。

改納言為侍中，內史令為中書令，給事郎為給事中。[illegible]

甲戌，以內史侍郎封德彝為中書令。

王世充將帥州縣來降者，時月相繼。[illegible]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無少長就戮，[illegible]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為保，有舉家亡者，四鄰不覺，皆坐誅。殺人益多，而亡者益甚，至於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私愁窘，[illegible]人不聊生。又以宮城為大獄，意所忌者，并其家屬收繫宮中，諸將出討，亦質其家屬於宮中。[illegible]禁止者常不減萬口，餒死者日有數十。世充又以臺省官為司鄭、管、原、伊、殷、梁、湊、嵩、谷、懷、德等十二州營田使。[illegible]

[illegible]為此行者，喜若登仙。[illegible]水郎，得

甲申，行軍副總管張綸敗劉武周於浩州，[illegible]俘斬千餘人。

西河公張綸、真鄉公李仲文引兵臨石州，[illegible]劉季真懼而詐降。乙酉，以季真為石州總管，賜姓李氏，封彭山郡王。[illegible]

冉肇則寇信州，[illegible]趙郡公孝恭與戰不利，李靖將兵八百襲擊，斬之，[illegible]俘五千餘人。己丑，復開通、開二州。[illegible]孝恭又擊蕭銑東平王闍提，斬之。[illegible]

夏四月丙申，上祠華山。壬寅，還長安。[illegible]

置益州道行臺，以益、利、會、鄜、涇、遂六總管隸焉。[illegible]

劉武周數攻浩州，為李仲文所敗。[illegible]

宋金剛軍中食盡。丁未，金剛北走，秦王世民追之。

羅士信圍慈澗。[illegible]

世充使太子玄應救之，士信刺玄應墜馬，人救之得免。壬子，以顯州道行臺楊士林為行臺尚書令。甲寅，加秦王世民益州道行臺尚書令。秦王世民追及宋金剛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丙辰，陝州總管于筠自金剛所逃來。世民引兵趣介休。金剛尚有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世民遣總管李世勣與戰，小卻，為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

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冑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獻濁酒、脫粟飯。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為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收其餘衆，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與百餘騎走突厥。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儉封府庫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嵐州總管劉六兒從宋金剛在介休，秦王世民擒斬之。其兄季真棄石州奔劉武周，將馬邑高滿政殺之。武周之南寇也，其內史令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路險隘，懸軍深入，無繼於後，若進戰不利，何以

武周死

自還[illegible]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illegible]南面稱孤足為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於此久之武周謀亡歸馬邑事洩突厥殺之突厥又以君璋為大行臺統其餘衆仍令郁射設督兵助鎮　庚申懷州總管黃君漢擊王世充太子玄應於西濟州大破之[illegible]熊州行軍總管史萬寶邀之於九曲又破之　辛酉王世充陷鄧州

上聞并州平大悅壬戌宴羣臣賜繒帛使自入御府盡力取之[illegible]

[illegible]仍以為并州道安撫大使[illegible]所籍獨孤懷恩田宅資財悉以賜之[illegible]世民留李仲文鎮并州劉武周數遣兵入寇[illegible]仲文輒擊破之下城堡百餘所[illegible]詔仲文檢校并州總管[illegible]

五月竇建德遣高士興擊李藝於幽州不克退軍籠火城藝襲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建德大將軍王伏寶勇略冠軍中[illegible]諸將疾之[illegible]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奈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　初尉遲敬德將兵助呂崇茂守夏縣上潛遣使赦崇茂罪拜夏州刺史[illegible]使圖敬德事洩敬德殺之崇茂餘黨復據夏縣拒守[illegible]秦王世民引兵自蒲州還攻夏縣壬午屠之[illegible]　辛卯秦王世民至長安　是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獻馬千匹於王世充[illegible]且求昏世充以宗女妻之[illegible]并與之互市　六月壬辰詔以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為使持節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道安撫使進封吳王賜姓李

氏[illegible]以輔公祏為行臺左僕射封舒國公[illegible]

丙午立皇子元景為趙王元昌為魯王元亨為酆王　顯州行臺尚書令楚公楊士林雖受唐官爵而北結王世充南通蕭銑詔廬江王瑗與安撫使李弘節討之[illegible]兵未行長史田瓚為士林所忌甲寅瓚殺士林降於世充世充以瓚為顯州總管[illegible]

[illegible]秦王世民之討劉武周也突厥處羅可汗遣其弟步利設帥二千騎助唐[illegible]武周既敗是月處羅至晉陽總管李仲文不能制又留倫特勒使將數百人云助仲文鎮守自石

嶺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石嶺關在代州……定襄縣……陽曲縣……）[illegible]上議擊王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驍堅堯翻）置四鎮將募人分守四城（四城謂洛陽四城也）秋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陝東道行臺屈突通二子在洛陽（時以通判陝東道行臺……從秦王東行……）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子何通曰臣昔為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事見一百八十四卷恭帝義寧元年十二月）（分扶問翻）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為于偽翻）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上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癸亥突厥遣使潛詣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邀擊敗之（使疏吏翻）虜牛羊萬計驃騎大將軍可朱渾定遠（可朱渾三字複姓）（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告并州總管李仲文與突厥通謀欲俟洛陽兵交引胡騎直入長安甲戌命皇太子鎮蒲反以備之又遣禮部尚書唐儉安撫并州暫廢并州總管府（[illegible]）徵仲文入朝（朝直遙翻）壬午秦王世民至新安（[illegible]新安在洛州西七十里[illegible]考異曰高祖實錄[illegible]）王世充遣魏王弘烈鎮襄陽（[illegible]）荊王行本鎮虎牢宋王泰鎮懷州齊王世惲檢校南城楚王世偉守寶城太子玄應守東城漢王玄恕守含嘉城魯王道徇守曜儀城（[illegible]）世充自將戰兵（[illegible]）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游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軍二十八府步兵左游擊大將軍跋野綱（跋野[illegible]）帥外軍二十八府步兵總三萬人以備唐弘烈行本世偉之子泰世充之兄子也梁師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illegible]）行軍總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羅士信將前軍圍慈澗世充自將兵三萬救之己丑秦王將輕騎前覘世充（覘丑廉翻）猝與之遇眾寡不敵道路險阨為世充所圍（考異曰[illegible]）世民左右馳射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illegible]）

世充乃退。世民還營，塵埃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世民免冑自言，乃得入。旦日，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世充拔慈澗之戍，歸于洛陽。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懷州總管黃君漢自河陰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洧州長史繁水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

八月，丁酉，南寧西爨蠻遣使入貢。初，隋末蠻酋爨翫反，誅，諸子沒為官奴，棄其地。帝即位，以翫子弘達為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歸葬；益州刺史段綸因遣使招諭其部落，皆來降。

乙亥，竇建德共州縣令唐綱殺刺史，以州來降。

鄭州[illegible]執王世充所署刺史[illegible]來降。

癸卯，梁師都石堡留守張舉帥千餘人來降。此石堡蓋在夏州東北，開元、天寶皆與吐蕃爭之石堡城也。守，式又翻；帥，讀曰率；下同。

甲辰，黃君漢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襲迴洛城，克之，以舟師自懷州度河襲破迴洛。獲其將達奚善定，斷河陽南橋而還，降其堡聚二十餘。世充使太子玄應帥楊公卿等攻迴洛，不克，乃築月城於其西，留兵戍之。世充陳於青城宮，秦王世民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皆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

上遣使與竇建德連和，建德遣同安長公主隨使者俱還。

乙卯，劉德威襲懷州，入其外郭，下其堡聚。

九月，庚午，梁師都將劉旻以華池來降。

癸酉，王世充顯州總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來降。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充絕。

通鑑百八十八　十七

[illegible]之路不可由矣[illegible]史萬寶進軍甘泉宮（[illegible]）。丁丑，秦王世民遣右武衛將軍王君廓攻轘轅，拔之（[illegible]）。王世充遣其將魏隱等擊君廓，君廓偽遁，設伏，大破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illegible]）。先是，王世充將郭士衡、許羅漢掠唐境（[illegible]），君廓以策擊卻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眾，未之有也（[illegible]）。世充尉州刺史時德叡帥所部杞、夏、陳、隨、許、潁、尉七州來降（[illegible]）。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縣官並依世充所署，無所變易，改尉州為南汴州。於是河南郡縣相繼來降。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illegible]）。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illegible]），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illegible]）！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

通鑑百八十八　十八

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illegible]）。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illegible]），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illegible]）。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反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略（[illegible]），斬首千餘級，獲排矟兵六千（[illegible]）。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illegible]）。自是寵遇日隆。敬德善避矟，每單騎入敵陳中，敵叢矟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奪敵矟返刺之。齊王元吉（[illegible]）以善馬矟自負，聞敬德之能，請各去刃相與校勝負。敬德曰：敬德謹當去之，王勿去也。既而元吉刺之，終不能中（[illegible]）。秦王世民問敬德曰：奪矟與避矟[illegible]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矟。元吉[illegible]

操弓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須臾三奪其槊。元吉雖面相歎異，內甚恥之。叛胡陷嵐州。初，王世充以邴元真為滑州行臺僕射。濮州刺史杜才幹，李密故將也，恨元真叛密，詐以其衆降之。元真恃其官勢，自往招慰；才幹出迎，延入就坐，執而數之曰：「汝本庸才，魏公置汝元僚，不建毫髮之功，乃構滔天之禍，今來送死，是汝之分。」遂斬之，遣人齎其首至黎陽祭密。壬午，以濮州來降。突厥莫賀咄設寇涼州，總管楊恭仁擊之，為所敗，掠男女數千人而去。丙戌，以田瓚為顯州總管，賜爵蔡國公。冬，十月，甲午，王世充大將軍張鎮周來降。甲辰，行軍總管羅士信襲王世充硤石堡，拔之。士信又圍千金堡，堡中人罵之。士信夜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堡下，使兒啼呼，詐云從東都來歸羅總管。既而相謂曰：「此千金堡也，吾屬誤矣。」即去。

堡中以為士信已去，來者洛陽亡人，出兵追之。士信伏兵於道，伺其門開，突入，屠之。竇建德之圍幽州也，李藝告急于高開道，開道帥二千騎救之，建德引去。開道因藝遣使來降。戊申，以開道為蔚州總管，賜姓李氏，封北平郡王。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醫曰：「鏃深，不可出。」開道怒，斬之。別召一醫，曰：「出之恐痛。」又斬之。更召一醫，醫曰：「可出。」乃鑿骨，置楔其間，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妓進膳不輟。竇建德帥衆二十萬復攻幽州，建德兵已攀堞，薛萬均、萬徹帥敢死士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掩擊之，建德兵潰走，斬首千餘級。李藝兵乘勝薄其營，建德陳於營中，填塹而出，奮擊，大破之。建德逐北至其城下，攻之不克而還。李密之敗也，楊慶歸洛陽，復姓郭氏；及王世充稱帝，慶復姓楊氏。世充以為管州總管，妻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陽，慶潛遣人請降。世民遣總管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慶欲與其妻偕來，妻曰：「主上使妾侍巾櫛者，欲結君

[illegible]若至長安，則君家一婢耳，君何用為！願送至洛陽，君之惠也。」慶不許。妻謂侍者曰：「若唐遂滅鄭，則吾家必滅；鄭若勝唐，吾夫必死；人生至此，何用生為！」遂自殺。庚戌，慶來降，復姓楊氏，拜上柱國、郇國公。[illegible]時世充太子玄應鎮虎牢，軍于滎、汴之間，[illegible]聞之，引兵趣管城，[illegible]李世勣擊卻之。[illegible]使郭孝恪為書諭滎州刺史魏陸，[illegible]陸密請降；玄應遣大將軍張志就陸徵兵，丙辰，陸擒志等四將，舉州來降。陽城令王雄帥諸堡來降，秦王世民使李世勣引兵應之，以雄為嵩州刺史，[illegible]嵩南之路始通。[illegible]魏陸使張志詐為玄應書，停其東道之兵，令其將張慈寶且還汴州；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漢，[illegible]使圖慈寶，要漢斬慈寶以降。玄應聞諸州皆叛，大懼，奔還洛陽。詔以要漢為汴州總管，賜爵郳國公。[illegible]王弘烈據襄陽，上令金州總管府司馬涇陽李大亮安撫樊、鄧以圖之。十一月，庚申，大亮攻樊城鎮，拔之，[illegible]

[illegible]斬其將國大安，下其城柵十四。[illegible]蕭銑性褊狹，多猜忌，諸將恃功，恣橫好專誅殺，[illegible]銑患之，乃宣言罷兵營農，實欲奪諸將之權。大司馬董景珍弟為將軍，怨望，謀作亂；事泄，伏誅。景珍時鎮長沙，[illegible]銑下詔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甲子，以長沙來降；詔峽州刺史許紹出兵應之。[illegible]雲州總管郭子和，[illegible]先與突厥、梁師都相連結，既而襲師都寧朔城，克之；[illegible]又詗得突厥釁隙，遣使以聞。為突厥候騎所獲，[illegible]處羅可汗大怒，囚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請帥其民南徙；[illegible]詔以延州故城處之。[illegible]張舉、劉旻之降也，[illegible]梁師都大懼，遣其尚書陸季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為數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楊可汗既亡，（是年四月劉武周敗亡）天下將悉為唐有。師都不辭灰滅，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為，（事見晉孝武帝紀）師都請為鄉導。」[illegible]處羅從之，謀使莫賀咄設入自原州，[illegible]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突利可

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illegible]會竇建德之師自滏[illegible]口西入會于晉絳[illegible]莫賀咄者處羅之弟咄苾也[illegible]突利者始畢之子什鉢苾也[illegible]處羅又欲取并州以居楊政道[illegible]其羣臣多諫處羅曰我父失國賴隋得立

此恩不可忘將出師而卒[illegible]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之更立莫賀咄設[illegible]號頡利可汗乙酉頡利遣使告處羅之喪[illegible]上禮之如始畢之喪[illegible]戊子安撫大使李大亮取王世充沮華二州[illegible]是月竇建德濟河擊孟海公[illegible]初王世充侵建德黎陽建德襲破殷州以報之[illegible]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

於建德[illegible]建德中書侍郎劉彬說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彊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illegible]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并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又遣

禮部侍郎李大師等詣唐請罷洛陽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答　十二月辛卯王世充許亳等十一州皆請降[illegible]　壬辰燕郡王李藝又擊竇建德軍於籠火城破之[illegible]　辛丑王世充隨州總管徐毅舉州降[illegible]　癸卯峽州刺史許紹攻蕭銑荊門鎮拔之[illegible]紹所部與梁鄭鄰接[illegible]二境得紹士卒皆殺之紹得二境士卒皆資給遣之敵人愧感不復侵掠境內以安[illegible]　蕭銑遣其齊王張繡攻長沙董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戮韓信卿不見之乎何

翔攻（注：……事以……勤繡……）繡不應進兵圍之（注：……）圍之為麾下所殺銑以繡為尚書令繡恃功驕橫（注：……史……）銑又殺之由是功臣諸將皆有離心兵勢益弱（注：……翻……亡竝……）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琬長孫安世詣竇建德請聘且乞師（注：……長……）突厥倫特勤在并州大為民患（注：是年六月突厥留倫特勤於并州……九勿翻）并州總管劉世讓設策擒之上聞之甚喜張道源從竇建德在河南（注：去年九月道源為竇建德所虜……）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洺州以震山東（注：……）丙午詔世讓為行軍總管使將兵出土門趣洺州（注：……志恒州……有故井陘……一名土門……漢之石邑也）己酉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執驃騎將軍達奚暠（注：……）舉兵反是歲李子通度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注：京口……時屬……延陵……）法興遣其僕射蔣元超拒之戰於庾亭（注：……亭在……延陵……）元超敗死法興棄毗陵奔吳郡（注：……毗陵……百八十里）於是丹楊毗陵等郡皆降於子通（注：降戶江翻）子通以法興府掾李百藥為內史侍郎國子祭酒（注：掾俞絹翻）杜伏威遣行臺左僕射輔公祏（注：祏音石）將卒數千攻子通（注：將即亮翻）以將軍闞稜王雄誕為之副公祏度江攻丹楊克之進屯溧水（注：隋志丹楊郡治江寧溧水縣開皇十八年更名自丹楊至溧水二百四十里溧音栗）子通帥眾數萬拒之（注：帥讀曰率）公

祏簡精甲千人執長刀為前鋒（注：簡選也分別也）又使千人踵其後曰有退者即斬之自帥餘眾復居其後（注：帥讀……復扶又翻下同）子通為方陳而前（注：陳讀曰陣）公祏前鋒千人殊死戰公祏復張左右翼以擊之子通敗走公祏逐之反為所敗（注：敗補邁翻）還閉壁不出王雄誕曰子通無壁壘又狃於初勝（注：狃女九翻）乘其無備擊之可破也公祏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夜出擊之（注：私屬……不在……者）因風縱火子通大敗降其卒數千人（注：降戶江翻）子通食盡棄江都（注：……）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注：……）伏威徙居（注：……）子通復東走太湖（注：太湖在蘇州吳縣西南五十里）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注：聞人……姓……帥所類翻……）法興中途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注：會古外翻）孝辯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徙都餘杭（注：……杭州……）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注：……）東包會稽西距宣城（注：……宣城……）皆有之廣新二州賊帥高法澄沈寶徹殺隋官據州附於林士弘（注：……）漢陽太守馮盎擊破之（注：……）既

衛元子智臣復聚兵於新州，盎引兵擊之，賊始合，盎免冑大呼曰：呼火故翻 爾識我乎？賊多弃仗肉袒而拜。馮盎自其祖母冼夫人以來威令行於嶺南故然 遂潰，擒智臣等，嶺外遂定。

竇建德行臺尚書令恒山胡大恩請降。恒山 恒州恒山郡 降戶江翻

四年春正月癸酉，以大恩為代州總管，代州鴈門郡 封定襄郡王，賜姓李氏。代州石嶺之北，自劉武周之亂，寇盜充斥，大恩徙鎮鴈門，[illegible] 討擊悉平之。

稽胡酋帥劉仚成部落數萬為邊寇，[illegible] 辛巳，詔太子建成統諸軍討之。

王世充梁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illegible]

杜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帥精兵二千來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illegible]

甲申，攻梁，克之。[illegible]

[illegible] 杜佑曰汴州浚儀縣漢大梁[illegible]之南梁以別大梁[illegible]

丙戌，黔州刺史田世康 黔州隋之黔安郡黔音琴 攻蕭銑五州、四鎮，皆克之。

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皂衣玄甲，分為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騎奇寄翻 [illegible] 每戰，世民親被玄甲帥之為前鋒，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人畏之。行臺僕射屈突通、贊皇公竇軌 [illegible] 引兵按行營屯，猝與王世充遇，戰不利。秦王世民帥玄甲救之，世充大敗，獲其騎將葛彥璋，[illegible] 俘斬六千餘人，世充遁歸。

李靖說趙郡王孝恭以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說輸芮翻 [illegible] 二月辛卯，改信州為夔州，[illegible] 以孝恭為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illegible] 以孝恭未更軍旅，更工衡翻 以靖為行軍[illegible]長史，委以軍事。靖說孝恭

長子衆……量……授任置……

推貴以為質……王……充太子玄應將

兵千人自虎牢運糧入洛陽秦……世民遣將軍李

……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使宇文士及

進圍東都上謂士及曰歸語爾王今取洛

止於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

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

士 辛丑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

衆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以拒唐

兵

諸將皆懼世民以精騎陳於北邙登魏宣

武陵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徼幸一

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 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戒通曰

兵交則縱煙 煙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

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 與精騎數十衝

之直出其背衆皆披靡 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

堤與諸騎相失將軍丘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

及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 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

中 追者不敢前……以授世民行恭於

加殺忮

……執長刀距躍大呼……

斬數人突陳而出得入大軍世充亦帥衆殊死戰散

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

之直抵城下俘斬七千人遂圍之驃騎將軍段志玄

與世充兵力戰深入馬倒為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

其髻……將渡洛水志玄踊身而奮二人

俱墜馬志玄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 初驃騎將軍

王懷文為唐軍斥候為世充所獲世充欲慰悅之引

置左右 壬寅世充出右掖門……

臨洛水為陳懷文忽引槊刺世

充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左右猝出不意

皆愕眙不知所為懷文走趣唐軍至

寫口……追獲殺之世充歸解去

衷甲……袒示羣臣曰懷文以槊刺我卒不能傷

豈非天所命乎 先是御史大夫鄭頲不樂仕世充

多稱疾不預事……至是謂世充曰臣聞佛有金剛不壞身陛下真

是也臣實多幸得生佛世願棄官削髮為沙門服勤

精進以資陛下之神武……世充曰國之大臣聲

望素重一旦入道將駭物聽俟兵革休息當從公志

(…)志不許，退謂其妻曰：吾束髮從官，志慕名節，(…)不幸遭遇亂世，流離至此，側身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累足…)智力淺薄，無以自全。人生會有死，早晚何殊！姑從吾所好，(好，呼到翻。)死亦無憾。遂削髮被僧服。(被，皮義翻。)世充聞之，大怒曰：爾以我為必敗，欲苟免邪！(邪，音耶。)不誅之，何以制眾！遂斬之於市。延言笑自若，觀者壯之。

詔贈王懷文上柱國、朔州刺史。(…)

并州安撫使唐儉密奏：真鄉公李仲文與妖僧志覺有謀反語，(…)又娶陶氏之女以應桃李之謠；諂事可汗，甚得其意，可汗許立為南面可汗；(汗，音寒。)及在并州，贓賄狼籍。上命裴寂、陳叔達、蕭瑀雜鞫之。(瑀，音禹…)乙巳，仲文伏誅。

庚戌，王泰棄河陽走，(去年七月…)其將趙夐等以城來降。(…)別將單雄信、裴孝達與總管王君廓相持於洛口，(…)秦王世民帥步騎五千援之，至轘轅，雄信等遁去；君廓追敗之。(…)壬子，延州總管段德操擊劉仚成，破之，(…)斬首千餘級。

乙卯，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

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礮，與砲同…)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八弓弩，八弓共一弩也…)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唐將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弘基等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柰何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陽未破，師必不還，(還，從宣翻。)敢言班師者斬！眾乃不敢復言。(復，扶又翻。)上聞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克，又遣參謀軍事封德彝入朝面論形勢。(參謀之官蓋於此…)德彝言於上曰：世充得地雖多，率皆羈屬，(…)號令所行，唯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復，扶又翻…)更相連結，後以難圖！上乃從之。世民遺世充書，(遺，唯季翻。)諭以禍福；世充不報。

戊午，王世充鄭州司兵沈悅遣使詣左武候大將軍李世勣請降。(…)左衛將軍王君廓夜引兵襲虎牢，悅為內應，(…)遂拔之，獲其荊王行本及長史戴冑。(…)悅，君理之孫也。(…)

竇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 起重光大荒落三月盡十一月不滿一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中

武德四年三月庚申，以靺鞨渠帥突地稽為燕州總管。[illegible]

太子建成獲稽胡千餘人，釋其酋帥數十人，授以官爵，使還招其餘黨。[illegible] 劉仚成亦降。[illegible] 建成詐稱增置州縣，築城邑，命降胡年二十以上皆集，以兵圍而殺之，死者六千餘人。[illegible] 仚成奔梁師都。

行軍總管劉世讓攻竇建德黃州，拔之。[illegible] 洺州嚴備，世讓不得進。會突厥將入寇，上召世讓還。

竇建德所署普樂令平恩程名振來降，上遙除名振永寧令，[illegible] 使將兵徇河北。[illegible] 名振夜襲鄴，[illegible] 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閱婦人乳有湩者九十餘人，悉縱遣之。鄴人感其仁，為之飯僧。[illegible]

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之資，[illegible] 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妻隋義成公主，公主從弟善經，[illegible] 避亂在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illegible] 昔啓民為兄弟所逼，脫身奔隋，賴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illegible] 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楊政道以伐之，[illegible] 以報文皇帝之德。頡利然之。上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illegible] 言辭驕慢。甲戌，突厥寇汾陰。[illegible]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illegible] 城中乏食，絹一匹直粟三升，布十匹直鹽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腳弱，死者相枕倚於道。[illegible] 皇泰主之還民入宮城也，[illegible] 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illegible]

尚書郎以下親自督戰士卒往往餒死竇建德使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眾西救洛陽至滑州王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門納之己卯軍于酸棗壬午寇管州殺刺史郭士安又陷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泛舟運糧泝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行臺世辯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皋之東原築宮板渚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為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

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收道衡之子也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強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并力其勢必強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入

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分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為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弟前行，吾自與敬德為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

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逡巡稍卻以誘之，入於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乃為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為我有，為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

資坐待外寬，良非上策。彼遂窮摧，郭務未通，能無悵愧。故抑止鋒鋭，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立秦王世民之子泰為衛王。丁巳月己丑，豐州總管張長遜入朝。時言事者多云長遜久居豐州，為突厥所厚，非國家之利。長遜聞之，請入朝。上許之。會太子建成北伐稽胡，長遜師所會之，因入朝，拜右武候將軍。益州行臺左

僕射竇軌帥巴蜀兵來會秦王擊王世充，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右僕射。己亥，突厥頡利可汗寇雁門。李大恩擊走之。壬寅，王世充騎將楊公卿、單雄信引兵出戰，齊王元吉擊之，不利，行軍總管盧君諤戰死。太子還長安。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隱以城來降。戊申，突厥寇并州。初，處羅可汗與劉武周相表裏，寇并州，上遣太常卿鄭元璹往諭以禍福，處羅不從，未幾，處羅遇疾卒。國人以為元璹毒之，留不遣。上又

遣漢陽公瓌賂頡利可汗，以金帛賂頡利，欲令……頡利不從，亦留之。又留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上怒，亦留其使者。瓌，孝恭之弟也。（孝恭時鎮荊州）

甲寅，封皇子元方為周王，元禮為鄭王，元嘉為宋王，元則為荊王，元茂為越王。

竇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月餘，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特。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眾，形勢益彊；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為今之策，無以易此。」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繼於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眾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以自救，此何憂鄭圍之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不可。」諜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

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己未，建德果悉眾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鵲山，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

趣甚

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迥出陳前以誇衆。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馳歸，衆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卻，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

被擒

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己。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奈、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槊，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士讓援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還鄉里。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慮，不免一失乎！德彝甚慙。建德妻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歸洺州。甲子，世充偃師、鞏縣皆降。乙丑，以太子左庶子鄭善果爲山東道撫慰大使。世充將王德仁棄故洛陽城而遁，亞將趙季卿以城降。秦王世民囚竇建德、王琬、長孫安世、郭士衡等至東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與建

世充降

仍遣安世等入城言敗狀世充召諸將議突圍南走襄陽諸將皆曰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爲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丙寅世充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禮接之世充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見處今見童子何恭之甚邪世充頓首謝罪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丁卯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制詔已爲世充所毀無所獲命蕭瑀竇軌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叡張童兒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餘人斬於洛水之上初李世勣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死及洛陽平世勣言雄信驍健絕倫請盡輸己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世勣固請不能得涕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辦事世勣曰吾不惜

俱死但既以此身許國事無兩遂且吾死之後誰復視兄之妻子乎乃割股肉以啗雄信曰使此肉隨兄爲土庶幾不負昔誓也士民疾朱粲殘忍競投瓦礫擊其尸須臾如冢囚韋節楊續長孫安世等十餘人送長安士民無罪世充所因者皆釋之所殺者祭而誄之初秦王府屬杜如晦叔父淹事王世充淹素與如晦兄弟不協譖如晦兄殺之又囚其弟楚客餓幾死楚客終無怨色及洛陽平淹當死楚客涕泣請如晦救之如晦不從楚客曰曩者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一門之內自相殘而盡豈不痛哉欲自剄如晦乃爲之請於世民淹得免死秦王世民坐閶闔門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弒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及至長安又請見不許既老且貧無復官爵卒於家年八十二秦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

毀則天門及闕 唐六典東都皇城南面三門中曰端門乾陽殿唐後於此起乾元殿宮成
南面三門中曰[illegible]則天門也[illegible]隋志東都城南面二門正南曰建國[illegible] 廢
諸道場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餘皆返初 返初謂[illegible]也
前真定令周法明 真定縣隋屬恒山郡唐改郡為恒州 法
尚之弟也 [illegible] 隋末結客襲據黃梅 黃梅縣隋屬蘄春郡[illegible]
[illegible] 遣族子孝節攻蘄春 [illegible] 兄子
紹則攻安陸 [illegible]
子紹德攻沔陽 [illegible]

皆拔之庚午以四郡來降 降戶江翻下同 壬申齊善
行以洺相魏等州來降 [illegible]
時建德餘眾走至洺州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徵兵以
拒唐又欲剽掠居民還向海隅為盜善行獨以為不
可曰隋末喪亂 [illegible] 故吾屬相聚草野苟求
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馬精強一朝為擒
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 [illegible] 非人力
所能爭邪 [illegible] 今喪敗如此守亦無成逃亦不免等
為亡國豈可復遺患於民 [illegible] 不若委心請命於唐
必欲得繒帛者 [illegible] 當盡散府庫之物勿復殘民也
復扶又翻 於是運府庫之帛數十萬段置萬春宮東街 萬春宮實建德所築
以散將卒凡三晝夜乃畢 將即亮翻 仍布兵守坊
巷得物者即出無得更入人家士卒散盡然後與僕
射裴矩行臺曹旦帥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
八璽并破宇文化及所得珍寶請降于唐 [illegible]
[illegible] 上以善行為秦王左二護
軍 [illegible] 仍厚賜之初竇建德之誅
宇文化及也隋南陽公主有子曰禪師建德虎賁郎
將於士澄問之曰 [illegible]

化及大逆兄弟之子皆當從坐若不能捨禪師當
相為留之 為于偽翻 公主泣曰虎賁既隋室貴臣 [illegible]
[illegible] 茲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
公主尋請為尼及建德敗公主將歸長安與宇文士
及遇於洛陽士及請與相見公主不可士及立於戶
外請復為夫婦公主曰我與君仇家今所以不手刃
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訶令速去 訶虎何翻 士
及固請公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
屈乃拜辭而去 乙亥以周法明為黃州總管 黃州治黃
[illegible] 戊寅王世充

徐州行臺杞王世辯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詣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使疏吏翻任音壬瓌古回翻降戶江翻）世充故地悉平。竇建德博州刺史馮士羨（博州隋武陽郡隋開皇十六年置博州）復推淮安王神通為慰撫山東使，徇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平。

突厥寇邊，長平靖王叔良督五將擊之，叔良中流矢（厥九勿翻將即亮翻中竹仲翻），師旋。六月，戊子，卒於道（卒子恤翻）。

戊戌，孟海公餘黨蔣善合以鄆州、孟噉鬼以曹州來降（[illegible]）。噉鬼，海公之從兄也（從才用翻）。庚子，營州人石世則執總管晉文衍（[illegible]）舉州叛，奉靺鞨突地稽為主（靺音末鞨音曷[illegible]）。黃州總管周法明攻蕭銑安州，拔之，獲其總管馬貴遷（[illegible]）。

乙巳，以右驍衛將軍盛彥師為宋州總管，安撫河南（驍堅堯翻）。

乙卯，海州賊帥臧君相以五州來降，拜海州總管（海州隋志之東海郡宋白曰武德七年置海州帥所類翻）。

秋，七月，庚申，王世充行臺王弘烈、王泰、左僕射豆盧行褒、右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illegible]襄州隋襄陽郡宋白曰襄州春秋穀鄧鄾盧羅鄀之地[illegible]）。上與行褒、世長皆有舊，先是屢以書招之（先悉薦翻），行褒輒殺使者（使疏吏翻）；既至長安，上誅行褒而責世長。世長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既得之矣，豈可復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乎！」（使疏吏翻復扶又翻）上笑而釋之，以為諫議大夫（考異曰[illegible]）。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上顧群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為樂。」（樂音洛）上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復扶又翻）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illegible]），酒酣，謂上曰：「此殿煬帝之所為邪？」上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為，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illegible]），非興王之所為故也。若陛下為之，誠非所宜。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上深然之。

子秦王世民至長安，世民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illegible]前後部鼓吹，[illegible]俘王世充、竇建德及隋乘輿、御物獻于太廟，[illegible]行飲至之禮以饗之。[illegible]

乙丑，高麗王建武遣使入貢。建武，元之弟也。[illegible]

上見王世充而數之，[illegible]世充曰：「臣罪固當誅，然秦王許臣不死。」丙寅，詔赦世充為庶人，與兄弟子姪處蜀；[illegible]斬竇建德於市。

丁卯，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給復一年。[illegible]陝、鼎、函、虢、虞、芮六州轉輸勞費，[illegible]幽州管內久隔寇戎，並給復二年。[illegible]律令格式，且用開皇舊制。赦令既下，而王、竇餘黨尚有遠徙者，治書侍御史孫伏伽上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陛下已赦而復從之，[illegible]是自違本心，使臣民何所憑依！且世充尚蒙寬宥，況於餘黨，所宜縱釋。」[illegible]上從之。

王世充以防夫未備，置雍州廨舍。[illegible]獨孤機之子定州刺史修德帥兄弟至其所，矯稱敕呼鄭王；世充與兄世惲趨出，修德等殺之。[illegible]詔免修德官。其餘兄弟子姪等，於道亦以謀反誅。

隋末錢幣濫薄，[illegible]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illegible]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重二銖四參，[illegible]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迴環可讀。[illegible]

以屈突通為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洛陽；以淮陽王道玄為洛州總管。李世勣

分蓋兄無恙而還，詔復其官爵。[illegible] [illegible]月，竇軌還益州。（軌自平[illegible]還）軌將兵征討，或旬月不解甲，性嚴酷，將佐有犯，無貴賤立斬之，鞭撻吏民，常流血滿庭，所部重足屏息。（[illegible]）[illegible] 癸酉，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諸州。秦王世民（[illegible]）、齊王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鑄錢。（以官[illegible]）自餘敢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河北既平，上以陳君賓為洺州刺史，將軍秦武通等將兵屯洺州，欲使分鎮東方諸州，又以鄭善果等為慰撫大使，就洺州選補山東州縣官。竇建德之敗也，其諸將多盜匿

庫物，及居閭里，暴橫為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或加捶撻，（[illegible]）建德故將皆驚懼不安。高雅賢、王小胡家在洺州，欲竊其家以逃，官吏捕之，雅賢等亡命至貝州。（貝州[illegible]）會上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及雅賢等，於是願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illegible]）其將相大臣段達、單雄信等皆夷滅；（[illegible]）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吾屬自十年以來，身經百戰，當死久矣，今何惜餘生，不以之立事！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illegible]）唐得夏王即殺之。吾屬皆為夏王所厚，今不為之報

仇，（[illegible]）將無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為主吉，因相與之漳南，（[illegible]）見建德故將劉雅，以其謀告之。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於耕桑，不願復起兵。」眾怒，且恐泄其謀，遂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時屏居漳南，（[illegible]）諸將往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欣然從之。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共飲食，定計，聚眾得百人，甲戌，襲漳南縣，據之。（[illegible]）

是時諸道有事則置行臺尚書省，無事則罷之。朝廷聞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洺州，魏、冀、定、滄並置總管府。（[illegible]）丁丑，以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行臺右僕射。辛巳，褒州道安撫使郭行方攻蕭銑鄀州，拔之。（[illegible]）孟海公與竇建德同伏誅，戴州刺史孟噉鬼不自安，（[illegible]）挾海公之子義，以曹、戴二州反，以禹城令蔣善合為腹心。（[illegible]）

令也。善會與其左右同謀斬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丁亥，命太子安撫北邊。丁酉，劉黑闥陷鄃縣，鄃縣屬貝州。鄃，音輸。[illegible] 魏州刺史權威、[illegible] 貝州刺史戴元祥與戰，皆敗死，黑闥悉取其餘眾及器械。竇建德舊黨稍稍出歸之，眾至二千人，爲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詔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秦武通、定州總管藍田李玄通擊之。[illegible] 又詔幽州總管李藝引兵會擊黑闥。癸卯，突厥寇代州，[illegible] 總管李大恩遣行軍總管王孝基拒之，舉軍皆沒。甲辰，進圍崞縣。[illegible] 乙巳，王孝基自突厥逃歸。李大恩眾少，[illegible] 據城自守，突厥不敢逼，月餘引去。上以南方寇盜尚多，丙午，以左武候將軍張鎮周爲淮南道行軍總管，大將軍陳智略爲嶺南道行軍總管，鎮撫之。丁未，劉黑闥陷歷亭，[illegible] 隋志：開皇十六年分鄃[illegible]時屬貝州。[illegible] 執屯衛將軍王行敏，使之拜，不可，遂殺之。初，洛陽既平，徐圓朗請降，拜兖州總管，兖州[illegible] 封魯郡公。劉黑闥作亂，陰與圓朗通謀。上使葛公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任城縣屬兖州。[illegible] 辛亥，圓朗執彥師，舉兵反，黑闥以圓朗爲大行臺元帥，[illegible] 兖、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右皆應之。圓朗厚禮彥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舉虞城降。[illegible] 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爲賊所擒，[illegible] 爲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侍老母，勿以吾爲念。圓朗初色動，而彥師自若。圓朗乃笑曰：盛將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行至宋州，屬圓朗反，[illegible] 副使柳濬勸瓌退保汴州，[illegible] 瓌笑曰：柳公何怯也！圓朗又攻陷楚丘，[illegible] 引兵將圍虞城。瓌遣部將崔樞、張公謹自鄢陵帥諸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illegible] 濬曰：樞與公謹皆王世充將，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恐必爲變。瓌不應。樞至虞城，分質子，使與土人合隊共守城。[illegible] 賊稍近，質子有叛者，樞輒斬其隊帥。於是諸隊帥皆懼，[illegible] 各殺其質子，樞不禁，梟其首於門外，遣使白瓌。[illegible] 瓌陽怒曰：吾所以使與質子俱者，欲招其父兄耳，何罪而殺之！退謂濬曰：吾固知崔樞能辦此也。縣人既殺質子，與賊深仇，吾何患乎！賊攻虞城，果不克而去。初，竇建德以鄱陽崔元遜爲深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及劉黑闥反，元遜與其黨數十人謀於野，伏甲士於車中，以禾覆其上，（覆，敷救翻。）直入聽事，（聽，讀曰廳。）自禾中呼譟而出，執刺史裴晞殺之，傳首黑闥。九月，乙卯，文登賊帥淳于難請降，置登州，以難爲刺史。（[illegible]）突厥寇并州，（[illegible]）遣左屯衛大將軍竇琮等擊之。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軍總管尉遲敬德等擊之。（[illegible]）辛酉，徐圓朗自稱魯王。隋末，歙州賊汪華據黟、歙等五州，有衆一萬，（[illegible]）

自稱吳王。甲子，遣使來降；（[illegible]）拜歙州總管。隋末，弋陽盧祖尚糾合壯士以衛鄉里，部分嚴整，（[illegible]）羣盜畏之。及煬帝遇弒，鄉人奉之爲光州刺史，（[illegible]）時年十九。奉表於皇泰主。及王世充自立，（[illegible]）祖尚來降。丙子，以祖尚爲光州總管。（[illegible]）己卯，詔括天下戶口。徐圓朗寇濟州，（[illegible]）治中吳伋論擊走之。（[illegible]）癸未，詔

以太常樂工皆前代因罪配沒，子孫相承，多歷年所，（[illegible]）良可哀愍，宜並蠲除爲民，（[illegible]）且令執事，若仕宦入流，（[illegible]）勿更追集。甲申，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破之。師道，恭仁之弟也。（[illegible]）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爲荊湘道行軍總管，（[illegible]）李靖攝行軍長史，（[illegible]）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廬江王瑗爲荊郢道行軍元帥，（[illegible]）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illegible]）黃州總管周法明出夏口道，（[illegible]）

以擊蕭銑。是月，孝恭發夔州。時峽江方漲，（[illegible]）諸將請俟水落進軍，（將，即亮翻。）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江漲，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淮安王神通將關內兵至冀州，與李藝兵合，又發邢、洺、相、魏、恆、趙等兵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於饒陽城南，（饒陽，漢縣，在饒河之陽，[illegible]）布陳十餘里；黑闥衆少，依隄單行而陳以當之。（[illegible]）會風雪，神通乘風擊之；既而風返，神通大敗，士馬軍資失亡三分

之二李藝居西偏擊高雅賢破之逐奔數里聞大軍不利退保藁城（[illegible]）黑闥就擊之藝亦敗薛萬均萬徹皆為所虜截髮驅之萬均兄弟亡歸藝引兵歸幽州黑闥兵勢大振

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增邑二萬戶（[illegible]）仍開天策府置官屬（[illegible]）以齊王元吉為司空

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勖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illegible]）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illegible]）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

引諸學士討論文籍（[illegible]）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閻立本圖像（[illegible]）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illegible]）允恭大寶之弟子（[illegible]）元敬收之從子（[illegible]）相時師古之弟（[illegible]）玄本（[illegible]）玭之子也（[illegible]）

初杜如晦為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長史（[illegible]）時府僚多補外官世民患之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illegible]）即奏為府屬與玄齡常從世民征伐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略者玄齡必與之深相結（[illegible]）使為世民盡死力（[illegible]）世民每令玄齡入奏事上歎曰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李玄道嘗為李密記室密敗官屬為王世充所虜懼死皆達曙不寐獨玄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可免眾服其識量

庚寅劉黑闥陷瀛州殺刺史盧士叡觀州人執刺史雷德備以城降之（[illegible]）

辛卯蕭銑鄂州刺

史留長顯以魯山來降[illegible]趙郡王孝恭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illegible]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荊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illegible]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illegible]癸巳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計追奔至百里洲[illegible]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illegible]銑江州總管蓋彥舉

以五州來降[illegible]毛州刺史趙元愷性嚴急下不堪命丁卯州民董燈明等作亂殺元愷以應劉黑闥[illegible]盛彥師自徐圓朗所逃歸王薄因說青萊密諸州皆下之[illegible]蕭銑之罷兵營農也[illegible]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illegible]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

南岸[illegible]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illegible]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illegible]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illegible]銑眾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illegible]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軍四集吾表裏受敵

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刺史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將朝江陵[illegible]聞銑敗悉詣孝恭降[illegible]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乃謂羣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illegible]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柰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乙巳銑以太牢告于太廟下令開門出降[illegible]

[illegible]

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緦縗布幘詣軍門[illegible]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虐政，重以羣雄虎爭，[illegible]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跂踵延頸以望眞主，[illegible]是以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illegible]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

俘掠，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illegible]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拒鬬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鬬死，[illegible]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詔以孝恭為荊州總管，李靖為上柱國，賜爵永康縣公，[illegible]仍使之安撫嶺南，得承制拜授。先是，銑遣黃門侍郎江陵劉洎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洎以所得城來降，除南康州都督府長史。[illegible]戊午，徐圓朗昌州治中劉善行以須昌來降。[illegible]庚戌，詔陝東道大行臺尚書省自令、僕至郎中、主事，[illegible]

[illegible]品秩皆與京師同而員數差少[illegible]山東行臺及總管府諸州並置焉其益州襄州山東淮南河北等道[illegible]以下各降京師一等員數又減焉行臺尚書令得制補署其秦王齊王府官之外各置左右六護軍府及左右親事帳內府[illegible]閏月乙卯上幸稷州[illegible]己未幸武功舊墅壬戌獵于好畤[illegible]乙丑獵于九嵕[illegible]丁卯獵于仲山戊辰獵于清水谷[illegible]遂幸三原[illegible]辛未幸周氏陂[illegible]壬申還長安　十一月甲申上祀圜丘[illegible]杜伏威使其將王雄誕擊李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illegible]雄誕遣其將陳當[illegible]將千餘人乘高據險以逼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布滿山澤子通懼燒營走保杭州雄誕追擊之又敗之於城下[illegible]庚寅子通窮蹙請降[illegible]

伏威執子通并其左僕射樂伯通送長安上釋之先是汪華據黟歙稱王十餘年雄誕還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洞口[illegible]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數千犯其陳[illegible]戰纔合陽不勝走還營[illegible]華進攻之不能克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illegible]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illegible]陳國威靈[illegible]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illegible]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南至嶺東距海雄誕以功除歙州總管賜爵宜春郡公[illegible]壬辰林州總管劉旻擊劉仚成[illegible]大破之[illegible]仚成僅以身免部落皆降[illegible]李靖度嶺遣使分道招撫諸州所至皆下[illegible]蕭銑桂州總管李襲志帥所部來降[illegible]趙郡王孝恭即以襲志為桂州總管[illegible]以李靖為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戶六十餘萬　壬寅劉黑闥陷定州執總管李玄通黑闥愛其才欲以為大將[illegible]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

衆拜開府,當為諸君一醉。(辛[illegible]) 酒酣,謂守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即引刀自刺,(刺,七亦翻。)潰腹而死。上聞,為之流涕,([illegible])以其子伏護為大將。 庚戌,杞州人周文舉殺刺史王文矩,以城應徐圓朗。 幽州大饑,高開道許以粟賑之。([illegible])藝遣老弱詣開道就食,開道皆厚遇之。([illegible])於是發民三千人,車數百乘,驢馬千餘匹往請粟,開道悉留之,告絕於藝,復稱燕王。([illegible]) 北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引兵攻易州,不克,大掠而去。又遣其將謝稜詐降於藝,請兵援接,藝出兵應之,將至懷戎,稜襲擊破之。([illegible]) 開道與突厥連兵,數入為寇,([illegible]) 恒、定、幽、易咸被其患。

([illegible]) 十二月,乙卯,劉黑闥陷冀州,殺刺史麴稜。黑闥既破淮安王神通,移書趙、魏,([illegible]) 故竇建德將卒爭殺唐官吏以應黑闥。庚申,遣右屯衛大將軍義安王孝常將兵討黑闥。黑闥將兵數萬進逼宗城,([illegible]) 黎州總管李世勣棄宗城走,保洺州。([illegible])

([illegible] 考異曰:[illegible])

甲子,黑闥追擊世勣等,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僅以身免。丙寅,洺州土豪翻城應黑闥。([illegible]) 東南告天及祭竇建德而後入。後旬日,引兵[illegible]州,([illegible] 考異曰:[illegible]) 執刺史房晃。右武衛將軍張士貴潰圍走。黑闥南取黎、衛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俟斤宋邪那帥胡騎從之。([illegible]) 右武衛將軍秦武通、洺州刺史陳君賓、永寧令程名振([illegible])皆自河北遁歸長安。 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 昆彌遣使內附。昆彌即漢之昆明也。([illegible]) 嶲州治中吉弘緯通南寧,至其([illegible])求降。([illegible]) 己巳,劉黑闥陷邢州。

州[illegible]……辛未[illegible]
以[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是年[illegible]
[illegible]志武德五年置

壬申徙宋王元嘉為徐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勑編集

天台後學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 起玄黓敦牂五月盡[illegible]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下

武德五年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天造定都洺州以范願為左僕射董康買為兵部尚書高雅賢為右領軍徵王琮為中書令劉斌為中書侍郎[illegible]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 丙戌同安賊帥殷恭邃以舒州來降[illegible] 丁亥濟州別駕劉伯通執刺史竇務本以州附徐圓朗[illegible] 庚寅東鹽州治中王才藝殺刺史田華以城應劉黑闥[illegible] 秦王世民軍至獲嘉[illegible] 劉黑闥棄相州退保洺州[illegible] 丙申世民復取相州[illegible]

進軍肥鄉，列營洺水之上以逼之。

蕭銑既敗，散兵多歸林士弘，軍勢復振。

己酉，嶺南俚帥楊世略以循潮二州來降。

唐使者王義童下泉睦建三州。

幽州總管李藝將所部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劉黑闥。黑闥聞之，留兵萬人使范願守洺州，自將兵拒藝，夜宿沙河。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二里隄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范願懼，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其弟十善與行臺張君立將兵一萬擊藝於鼓城。壬子，戰於徐河，十善、君立大敗，所失亡八千人。

洺水人李去惑據州城來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將千[illegible]騎赴之，入城共守。二月，劉黑闥引兵還攻洺水。

[illegible]破之。

鄱陽賊帥[illegible]以虔吉等五州來降，拜洪州

總管（[illegible]）戊辰，金鄉人陽孝誠叛徐圓朗，以城來降。（[illegible]）己巳，秦王世民復取邢州。（[illegible]）辛未，井州人馮伯讓以城來降。（[illegible]）丙子，李藝取劉黑闥定、欒、廉、趙四州，（[illegible]）獲黑闥尚書劉希道，引兵與秦王世民會洺州。（[illegible]）劉黑闥攻

洺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廣五十餘步，（[illegible]）黑闥於城東北築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引兵救之，黑闥拒之，不得進。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召諸將謀之。（[illegible]）李世勣曰：「若甬道達城下，城必不守。」行軍總管鄭勇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帥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illegible]）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詞色不屈，乃殺之，時年二十。（[illegible]）

（[illegible]）將周文舉。（[illegible]）

戊寅，汴州總管王要漢攻徐圓朗杞州，拔之，獲其將周文舉。庚辰，延州道行軍總管段德操擊梁師都石堡，（[illegible]）師都自將救之，（[illegible]）德操與戰，大破之，師都以十

六騎遁去。上益其兵，使乘勝進攻夏州，克其東城，（[illegible]）師都以數百人保西城。會突厥救至，（[illegible]）詔德操引還。（[illegible]）辛巳，秦王世民拔洺水。（[illegible]）三月，世民與李藝營於洺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闥數挑戰，（[illegible]）世民堅壁不應，別遣奇兵絕其糧道。壬辰，黑闥以高雅賢為左僕射，軍中高會。李世勣引兵逼其營，雅賢乘醉單騎逐之，世勣部將潘毛刺之墜馬，（[illegible]）左右繼至，扶歸，未至營而卒。甲午，諸將復往逼其營，（[illegible]）潘毛為王小胡所擒。黑闥運糧於冀、貝、滄、瀛諸州，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

之，沈其舟，焚其車。宋州總管盛彥師帥齊州總管王薄攻須昌，帥讀曰率。徵軍糧於潭州刺史李義滿，與薄有隙，閉倉不與。及須昌降，降，戶江翻。彥師收義滿，繫齊州獄。詔釋之，使者未至，義滿憂憤，死獄中。薄還，過潭州，戊戌夜，義滿兄子武意執薄，殺之。武德二年，李義滿以齊州之平原[illegible]降，置潭州[illegible]彥師亦坐死。[illegible]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結昏。頡利乃遣漢陽公瓌、鄭元璹、長孫順德等還。[illegible]庚子，頡利遣使來修好，[illegible]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熱寒、阿史那德等還。[illegible]并州總管劉世讓屯鴈門，頡利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月餘乃退。考異曰：舊世讓傳[illegible]

甲辰，以隋交趾太守丘和為交州總管。[illegible]和遣司馬高士廉奉表請入朝，[illegible]詔許之，遣其子師利迎之。[illegible]

秦王世民與劉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營，[illegible]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為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illegible]世民與略陽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從子也。[illegible]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illegible]乃使人堰洺水上流，[illegible]謂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illegible]丁未，黑闥帥步騎二萬南渡洺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其騎兵，破之，乘勝[illegible]黑闥帥衆殊死戰，[illegible]自午至昏，戰數合，[illegible]黑闥勢不能支。王小胡謂黑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去。遂與黑闥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洺水大至，深丈餘，[illegible]黑闥衆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二百騎奔突厥，山東悉平。[illegible]

高開道寇易州，殺刺史慕容孝幹。夏四月己未，隋鴻臚卿甯長真以寧越、鬱林之地請降於李靖，[illegible]交愛之道始通。以長真為欽州總管。[illegible]以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為荊州總管。

徐圓朗聞劉黑闥敗，大懼，不知所出。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

曰有劉世徹者其才不世出名高東夏（說輸芮翻 夏戶雅翻）且有非常之相（相息亮翻）真帝王之器將軍若自立恐終無成若迎世徹而奉之天下指撝可定圓朗然之使復禮迎世徹於浚儀（[illegible]）或說圓朗曰將軍為人所惑欲迎劉世徹而奉之世徹若得志將軍豈有全地乎僕不敢遠引前古將軍獨不見翟讓之於李密乎（[illegible]）圓朗復以為然（[illegible]）世徹至已有眾

數千人頓於城外以待圓朗出迎圓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徹知事變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謁圓朗悉奪其兵以為司馬使徇譙杞二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圓朗遂殺之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圓朗會上召之使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illegible]）庚申世民至長安上迎勞之（[illegible]）世民具陳取圓朗形勢上復遣之詣黎陽會大軍趣濟陰（曹州濟陰縣 趣七喻翻 濟子禮翻）壬申代州總管定襄王李大恩為突厥所殺（[illegible]）先是大恩奏稱突厥饑饉馬邑可取（[illegible]）詔殿內

少監獨孤晟將兵與大恩共擊苑君璋期以二月會馬邑晟失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illegible]）頡利可汗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共圍大恩上遣右驍衛大將軍李高遷救之（[illegible]）未至大恩糧盡夜遁突厥邀之眾潰而死上惜之獨孤晟坐減死徙邊丙子行臺民部尚書史萬寶攻徐圓朗陳州拔之（[illegible]）

戊寅廣州賊帥鄧文進隋合浦太守甯宣日南太守李晙並來降（[illegible]）五月庚寅瓜州土豪王幹斬賀拔行威以降（[illegible]）瓜州平突厥寇忻州（[illegible]）李高遷擊破之六月辛亥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詔燕郡王李藝擊之（[illegible]）癸丑吐谷渾寇洮旭疊三州岷州總管李長卿擊破之（[illegible]）乙卯遣淮安

王神通擊徐圓朗、丁卯、劉黑闥引突厥寇定州、秋七月甲申、為秦王世民營弘義宮、（弘義宮後改為大安宮，在宮城西偏。為，于偽翻。）使居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震淮泗、杜伏威懼、請入朝、（朝，直遙翻，下同。）世民以淮濟之間畧定、（濟，子禮翻。）使淮安王神通行軍總管任瓌、李世勣攻圓朗、乙酉、班師、丁亥、杜伏威入朝、延升御榻、拜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長安、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異之、以闞稜為左領軍將軍、（漢建安中，魏武為丞相，置中領軍，北朝置左右領軍，[illegible]為領軍衛。）李子通謂樂伯通曰、伏威既來、江東未定、我往收舊兵、可以立大功、遂相與亡、至藍田關、（[illegible]藍田關。）為吏所獲、俱伏誅、劉黑闥至定州、其故將曹湛、董康買先亡命在鮮虞、（[illegible]皇初更名[illegible]曰[illegible]以盧奴[illegible]地，春秋鮮虞子之[illegible]定州治所。）復聚兵應之、（復，扶又翻。）甲午、以淮陽王道玄為河北道行軍總管以討之、丙申、遂州人鄧士政執刺史李敬昂以反、（[illegible]）丁酉、隋漢陽太守馮盎承李靖檄、帥所部來降、（[illegible]）以其地為高、羅、春、白、崔、儋、林、振八州、（[illegible]）

（[illegible]化州北一百二十里[illegible]）以盎為高州總管、封耿國公、先是、或說盎曰、唐始定中原、未能及遠、公所領二十州地、已廣於趙佗、（[illegible]）宜自稱南越王、盎曰、吾家居此五世矣、（[illegible]）若不出吾門、富貴極矣、常懼不克負荷、為先人羞、敢效趙佗自王一方乎、（[illegible]）遂來降、於是嶺南悉平、八月辛亥、以洛、荊、交、并、幽五州為大總管府、改葬隋（[illegible]）於揚州雷塘、（[illegible]）甲戌、吐谷渾寇岷州、敗總管李長卿、（[illegible]）詔益州行臺右僕射（[illegible]）渭州刺史且洛生救之、（[illegible]）乙卯、突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武衛將軍段德操、雲州總管李子和將兵拒之、子和本姓郭、（[illegible]）以討劉黑闥有功、賜姓、丙辰、頡利十五萬騎入鴈門、（[illegible]）己未、寇并州、別遣兵寇原州、庚子、命太子出豳州道、（[illegible]）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禦之、（[illegible]）

一寸和趨雲中掩擊可汗
段德操趨夏州邀其歸路辛酉上謂群臣曰突
厥入寇而復求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
元璹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
突厥恃犬羊之眾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
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
後與和則恩威兼著上從之己巳并州大總管襄
邑王神符破突厥於汾東汾州刺史蕭顗破突厥
斬首五千餘級　吐谷渾寇洮
州遣武州刺史柴紹救之
丙子突厥寇廓州戊寅陷大震關上遣
鄭元璹詣頡利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
州數百里間填溢山谷元璹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
辯詰頡利頗慚元璹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
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
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
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
孰與棄兄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
悅引兵還元璹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

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權士通
弘州總管宇文歆
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於三
觀山破之乙未太子班師丙申宇文歆邀突厥
於崇岡鎮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壬寅定州總管
雙士洛擊突厥於恒山之南
丙午領軍將軍安興貴擊突厥於甘州皆破之
劉黑闥陷瀛州殺刺史馬匡武鹽州人馬君德
以城叛附黑闥高開道寇蠡州
冬十月己酉詔齊王
元吉討劉黑闥於山東壬子以元吉為領軍大將軍
并州大總管癸丑貝州刺史許善護與黑闥弟十善
戰於鄃縣善護全軍皆沒甲寅右武候將軍桑
顯和擊黑闥於晏城破之
觀州刺史劉會以城叛附黑闥
契丹寇北平甲子以秦王世民領
左右十二衛大將軍
乙丑行軍總管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
于下博軍敗為
黑闥所殺時道玄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

玄帥輕騎先出犯陳，使萬徹將大軍繼之。萬徹擁兵不進，謂所親曰：我奉手敕云：淮陽小兒軍事皆委於汝。今王輕脫妄進，若與之俱，必一敗沒，不如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我然後擊之，破之必矣。由是道玄獨進敗沒。萬徹勒兵將戰，士卒皆無鬭志，軍遂大潰，萬徹逃歸。道玄數從秦王世民征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効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

林士弘遣其弟鄱陽王藥師攻循州，刺史楊略與戰，斬之。其將王戎以南昌州降。士弘懼，己巳，請降，尋復走保安成山洞，袁州人相聚應之。洪州總管若干則遣兵擊破之。會士弘死，其衆遂散。

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洺州總管廬江王瑗棄城西走，州縣皆叛附於黑闥，旬日間黑闥盡復故地。乙亥，進據洺州。十一月庚辰，滄州刺史程大買為黑闥所迫，棄城走。齊王元吉畏黑闥兵彊，不敢進。上之起兵晉

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為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世子，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性寬簡，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各引樹黨友。上晚年多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與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或言蒸於張婕妤、尹德妃，宮禁深祕，莫能明也。是時東宮、諸王公、妃主之家及後宮親戚橫長安中，恣為非法，有司不敢詰。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物，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

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爲定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洛陽上使貴妃等數人詣洛陽選閱隋宮人及收府庫珍物貴妃等私從世民求寶貨及爲親屬求官世民曰寶貨皆已籍奏官當授賢才有功者皆不許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於上上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於上曰敕賜妾父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上遂發怒責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它日謂左僕射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爲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尹德妃父阿鼠驕橫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阿鼠家童數人曳如晦墜馬毆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恐世民訴於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復怒責世民曰我妃嬪家猶爲汝左右所陵況小民乎世民深自辯析上終不信世民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皇后早終

不得見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上顧之不樂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內幸無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而秦王每獨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母子必不爲秦王所容無孑遺矣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屬之必能保全上爲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踈而建成元吉日親矣

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

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拉，盧合翻）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於上上許之珪頍之兄子也（[illegible]）

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陝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illegible]）得以便宜從事

乙酉封宗室略陽公道宗等十八人為郡王道宗道玄從父弟也（[illegible]）為靈州總管梁師都遣弟洛兒引突厥數萬圍之道宗乘間出擊大破之（[illegible]）突厥與師都相結遣其郁射設入居故五原（[illegible]）道宗逐出之斥地千餘里（[illegible]）上以道宗武幹如魏任城王彰乃立為任城郡王

丙申上幸宜州（[illegible]）

己亥齊王元吉遣兵擊劉十善於魏州破之

癸卯上校獵於富平（[illegible]）

劉黑闥擁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總管田留安勒兵拒守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復還攻之（元城古縣[illegible]）

（[illegible]）十二月庚戌立宗室孝友等八人為郡王孝友神通之子也

丙辰上校獵於華池（[illegible]）

戊午劉黑闥陷恆州殺刺史王公政（[illegible]）

庚申車駕至長安

癸亥幽州大總管李藝復廉定二州

甲子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獲其莘州刺史孟柱（[illegible]）降將卒六千人（[illegible]）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illegible]）上下相猜人益離怨留安待吏民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無問親疏皆聽直入臥內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俱為國禦賊（[illegible]）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必不可負有苑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異志留安知之不發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鑰竹林感激遂更歸心卒收其用（[illegible]）以功進封道國公

乙丑并州刺史成仁重擊范願破之（[illegible]）

劉黑闥攻魏州未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illegible]）黑闥引兵拒之（[illegible]）再陳皆不戰而罷（[illegible]）魏徵言於

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illegible]妻子係虜故齊王之來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眾多亡或縛其渠帥以降黑闥恐城中兵出與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至館陶永濟橋未成不得度[illegible]壬申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小胡背水而陳[illegible]自視作橋成即過橋西眾遂大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捨仗來降大軍度橋追黑闥度者纔千餘騎橋壞由是黑闥得與數百騎亡去[illegible]

上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是歲賜高麗王建武書使悉遣還亦使[illegible]州[illegible]高麗人在中土者遣歸其國[illegible]建武奉詔遣還中國民前後以萬數

六年春正月己卯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時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闥黑闥為官軍所迫奔走不得休息至饒陽[illegible]從者纔百餘人餒甚德威出迎延黑闥入城黑闥不可德威涕泣固請黑闥乃從之至城旁市中憩止[illegible]德威饋之食食未畢德威[illegible]執之送詣太子并其弟十善斬於洛州[illegible]

黑闥臨刑歎

曰：我今在家鉏菜，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注）壬午，（注）

州人王摩沙舉兵，（注）自稱元帥，改元進通；（注）

遣驃騎將軍衛彥討之。（注）庚子，以

吳王杜伏威為太保。（注）

二月，庚戌，上幸驪山溫湯。（注）

甲寅，還宮。平陽昭公主薨。戊午，

葬公主，詔加前後部鼓吹、班劍四十人、（注）

武賁甲卒。（注）太常奏禮，婦

人無鼓吹。上曰：鼓吹，軍樂也。公主親執金鼓，興義兵

以輔成大業，（注：事見一百八十五卷高祖武德元年）豈與常婦人比乎？

丙寅，徐圓朗窮蹙，與數騎棄城走，為野人所殺，其地

悉平。林邑王梵志遣使入貢。初，隋人破林邑，（注：見一百八十卷隋大業元年）分其地為三郡；（注）及

中原喪亂，（注）林邑復國，至是始入貢。幽州總管

李藝請入朝。（注）庚午，以藝為左翊衛大將軍。廢

參旗等十二軍。（注）三月，癸未，

高開道掠文安、魯城，（注）驃騎將軍平善政邀擊破之。（注）

庚子，梁師都將賀遂、索同以所部十二州來

降。（注）乙巳，（注）州總管張善安反，遣舒州

（注）等擊之。（注）

夏四月，吐谷渾寇芳州，刺史房當樹奔松州。（注）

（注）

張善安陷孫州，（注）

執總管王戎而去。乙丑，鄜州道行軍總管段

德操擊梁師都至夏州，俘其民畜而還。（注）

丙寅，吐谷渾寇洮、岷二州。（注）丁卯，南州

刺史龐孝恭、南越州民寧道明、高州首領馮暄俱反，

陷南越州，進攻姜州；合州刺史寧純引兵救之。（注）

壬申，

立皇子元軌為蜀王，鳳為豳王，元慶為漢王。（注）

癸酉，以裴寂為左僕射，蕭瑀為右僕射，（注）

楊恭仁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封德彝為中書令。

五月庚辰遣岐州刺史柴紹救岷州　庚寅吐谷渾及党項寇河州刺史盧士良擊破之　丙申梁師都將辛獠兒引突厥寇林州　戊戌苑君璋將高滿政寇代州驃騎將軍李寶言擊走之　癸卯高開道引突厥寇幽州長史王詵擊破之　突厥寇幽州突地稽將兵邀擊破之　六月戊午高滿政以馬邑來降先是前并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總管將之官上問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比數為寇良以馬邑為之中頓故也請以勇將戍崞城多貯金帛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上然其計曰非公誰為勇將即命世讓戍崞城馬邑病之是時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上復遣人招諭苑君璋高滿政說君璋盡殺突厥戍兵降唐君璋不從滿政因眾心所欲夜襲君璋君璋覺之亡奔突厥滿政殺君

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　壬戌梁師都以突厥寇匡州　丁卯苑君璋與突厥吐屯設寇馬邑高滿政與戰破之以滿政為朔州總管封榮國公　瓜州總管賀若懷廣按部至沙州值州人張護李通作亂懷廣以數百人保子城涼州總管楊恭仁遣兵救之為護等所敗　癸酉柴紹與吐谷渾戰為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駐弓矢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眾大潰　秋七月丙子苑君璋以突厥寇馬邑右武候大將軍李高遷及高滿政禦之戰于臘河谷破之　張護李通殺賀若懷廣立汝州別駕竇伏明為主進逼瓜州長史趙孝倫擊却之　高開道掠赤岸鎮及靈壽九門行唐三縣而去　丁丑岡州刺史馮士翽據新會反廣州刺史劉感討降之使復其位　辛巳高開道所部弘

渠二鎮來降　癸未突厥寇原州　乙酉寇朔州李高遷為虜所敗行軍總管尉遲敬德將兵救之　己亥遣太子將兵屯北邊　秦王世民屯并州以備突厥　八月丙辰突厥寇真州又寇馬邑　壬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　初杜伏威與公祏相友善公祏年長伏威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署其養子闞稜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潛奪其兵權公祏知之怏怏不平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為學道辟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楊令雄誕典兵為之副陰謂雄誕曰吾至長安苟不失職勿令公祏為變伏威既行左遊仙說公祏謀反而雄誕握兵公祏不得發乃詐稱得伏威書疑雄誕有貳心雄誕聞之不悅稱疾不視事公祏因奪其兵使其黨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始寤而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吳王又在京師大唐兵威所向無敵奈何無故自求族滅乎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今從公為逆不過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愛斯須之死而自陷於不義乎公祏知不可屈縊殺之雄誕善撫士卒得其死力又約束嚴整每破城邑秋毫無犯死之日江南軍中及民間皆為之流涕公祏又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大修鎧仗運糧儲尋稱帝於丹楊國號宋修陳故宮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為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與張善安連兵以善安為西南道大行臺　己未突厥寇原州　乙丑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泉桂之眾趣宣州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亳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泗以討輔公祏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眾皆悅服　丙寅吐谷渾內附　辛未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鎮　癸酉又寇渭州　高開道以奚侵幽州州兵擊却之　九月太子班師　戊子輔公祏遣其將徐紹宗寇海州陳政通寇壽陽

邛州獠反（邛州臨邛郡武德元年置邛州獠盧皓翻）遣沛公鄭元璹討之（璹殊六翻）庚寅突厥寇幽州 壬辰詔以秦王世民為江州道行軍元帥（以討輔公祏也帥所類翻）乙未[illegible]以沙州降（[illegible]）高昌王麴伯雅卒子文泰立 丙申渝州人張大智反刺史薛敬仁棄城走 壬寅高開道引突厥二萬騎寇幽州（騎奇寄翻）突厥惡弘農公劉世讓為己患（惡烏路翻）遣其臣曹般陁來言世讓與可汗通謀欲為亂（[illegible]）上信之 冬

十月丙午殺世讓籍其家（[illegible]）秦王世民猶在并州己未詔世民引兵還（[illegible]）上幸華陰（華戶化翻）張大智侵涪州（[illegible]）刺史田世康等討之大智以眾降 初上遣右武候大將軍李高遷助朔州總管高滿政守馬邑（[illegible]）苑君璋引突厥萬餘騎至城下滿政擊破之頡利可汗怒大發兵攻馬邑高遷懼帥所部二千人斬關宵遁虜邀之失亡者半頡利自帥眾攻城（帥讀曰率）滿政出兵禦之或一日戰十餘合上命行軍總管劉世讓救之至松子嶺不敢進（[illegible]）還保崞城會頡利遣使求婚（使疏吏翻）上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婚頡利欲解兵義成公主固請攻之頡利以高開道善為攻具召開道與之攻馬邑甚急頡利誘滿政使降滿政罵之糧且盡救兵未至滿政欲潰圍走朔州右虞候杜士遠以虜兵盛恐不免（[illegible]）壬戌殺滿政以降於突厥（[illegible]）苑君璋復殺城中豪傑與滿政同謀者三十餘人上以滿政子玄積為上柱國襲爵丁卯突厥復請和親（復扶又翻）以馬邑歸唐上以將軍秦武通為朔州總管 突厥數為邊患（數所角翻）并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為煩擾不許靜切論不已敕徵靜入朝（[illegible]）使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難乃旦翻）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并州大總管靜抗之子也 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 黃州總管周法明將兵

[illegible]公[illegible]州漢[illegible]縣地蕭齊置齊安郡隋置黃州祏音石張善安據夏口法明屯荊口鎮[illegible]江之口置鎮其地在漢陽界壬子法明登戰艦飲酒[illegible]善安遣刺客數人詐乘魚艓而至[illegible]見者不以為虞遂殺法明而去

甲申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輔公祏將陳當世於猷州之黃沙大破之[illegible]丁亥上校獵於華陰[illegible]己丑迎勞秦王世民於忠武頓[illegible]十二月癸卯安撫使李大亮誘張善安執之[illegible]大亮擊善安於洪州與善安隔水而陳[illegible]遙相與語大亮諭以禍福善安曰善安

初無反心正為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illegible]大亮曰張總管有降心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度水入其陳與善安執手共語示無猜間[illegible]善安大悅遂許之降既而善安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止其騎於門外引善安入與語久之善安辭去大亮命武士執之從騎皆走[illegible]善安營中聞之大怒悉眾而來將攻大亮大亮使人諭之曰吾不留總管總管赤心歸國謂我曰若還營恐將士或有異同為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其黨復大罵曰張總管賣我以自媚於人遂皆潰去大亮追擊多所虜獲送善安於長安善安自稱不與輔公祏交通祏音石上赦其罪善遇之及公祏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

甲寅車駕至長安　己巳突厥寇定州州兵擊走之

庚申白簡白狗羌竝遣使入貢[illegible]

七年春正月依周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州置大中[illegible]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壬午趙郡王孝恭擊輔公祏別將

於樅陽破之樅陽縣漢屬廬江郡梁置樅陽郡隋廢郡以縣屬同安郡[illegible]

庚寅鄧州人鄧同頴殺刺史李[illegible]衡反[illegible]

丙申以白狗等羌地置維恭二州[illegible]二月輔公祏遣兵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嬰城自守宋白曰宣州涇縣唐武德二年置南徐州於此其年改為猷州安撫使李大亮引兵擊公祏破之使疏吏翻下同趙

郡王孝恭攻公祏鵲頭鎮，拔之。[illegible] 丁未，高麗王建武遣使來請班曆；遣使冊建武為遼東郡王、高麗王，以百濟王扶餘璋為帶方郡王，新羅王金真平為樂浪郡王。[illegible] 始州獠反，[illegible] 遣行臺僕射竇軌討之。 己酉，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及鄉皆置學。 壬子，行軍副總管權文誕破輔公祏之黨於猷州，拔其枚洄等四鎮。 丁巳，上幸國子監，釋奠；詔諸王公子弟各就學。 戊午，改大總管為大都督府。 己未，高開道將張金樹殺開道來降。[illegible] 開道見天下皆定，欲降，自以數反覆，不敢；[illegible] 且恃突厥之眾，遂無降意。其將卒皆山東人，思鄉里，咸有離心。開道選勇敢士數百，謂之假子，常直閤內，使金樹領之；故劉黑闥將張君立亡在開道所，與金樹密謀取開道。金樹遣其黨數人入閤內，與假子遊戲；向夕，潛斷其弓弦，[illegible] 藏刀槊於牀下，合瞑，抱之趨出；[illegible] 金樹帥其黨大譟，攻開道閤；[illegible] 假子將棄之，弓弦皆絕，刀槊已失。爭出[illegible]。君立亦舉火於外與相應，內外惶擾。開道知不免，乃擐甲持兵坐堂上，與妻妾奏樂酣飲，[illegible] 眾[illegible] 不敢逼。天且明，開道縊[縊，於賜翻] 妻妾及諸子，乃自殺。金樹陳兵，悉收假子斬之，并殺君立，死者五百餘人。遣使來降。詔以其地置嬀州。[illegible] 壬戌，以金樹為北燕州都督。[illegible] 集二州獠反，陷隆州晉城。[illegible] 戊辰，洋[illegible]

是月，太保吳王杜伏威薨。輔公祏之反也，詐稱伏威之命以紿其眾。[illegible] 及公祏平，趙郡王孝恭不知其詐，以狀聞；詔追除伏威名，籍沒其妻子。及太宗即位，知其冤，赦之，復其官爵。 三月，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illegible] 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illegible] 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illegible] 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illegible] 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

……事官（王府有傅、諮議參軍、友、文學、東閤祭酒、長史、司馬、掾屬、主簿、記室、錄事、參軍事、行參軍、典籤、功曹、倉、戶、兵、騎、法、士等七曹參軍事，國令、大農、尉、丞、學官長、食官長、廄牧長、典府長，公主邑司令、丞、主簿、家吏、錄事……）。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特進正二品，光祿大夫從二品，金紫光祿大夫正三品，銀青光祿大夫從三品，正議大夫正四品上，通議大夫正四品下，太中大夫從四品上，中大夫從四品下，中散大夫正五品上，朝議大夫正五品下，朝請大夫從五品上，朝散大夫從五品下，朝議郎正六品上，承議郎正六品下，奉議郎從六品上，通直郎從六品下，朝請郎正七品上，宣德郎正七品下，朝散郎從七品上，宣義郎從七品下，給事郎正八品上，徵事郎正八品下，承奉郎從八品上，承務郎從八品下，儒林郎正九品上，登仕郎正九品下，文林郎從九品上，將仕郎從九品下），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為武散官（驃騎大將軍從一品，輔國大將軍正二品，鎮軍大將軍從二品，冠軍大將軍、懷化大將軍正三品上，雲麾將軍、歸德大將軍從三品，忠武將軍正四品上，壯武將軍、懷化中郎將正四品下，宣威將軍從四品上，明威將軍、歸德中郎將從四品下，定遠將軍正五品上，寧遠將軍、懷化郎將正五品下，遊騎將軍從五品上，遊擊將軍、歸德郎將從五品下，昭武校尉正六品上，昭武副尉、懷化司階正六品下，振威校尉從六品上，振威副尉、歸德司階從六品下，致果校尉正七品上，致果副尉、懷化中候正七品下，翊麾校尉從七品上，翊麾副尉、歸德中候從七品下，宣節校尉正八品上，宣節副尉、懷化司戈正八品下，禦侮校尉從八品上，禦侮副尉、歸德司戈從八品下，仁勇校尉正九品上，仁勇副尉、懷化執戟長上正九品下，陪戎校尉從九品上，陪戎副尉、歸德執戟長上從九品下），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勳官（勳級十有二，十二轉為上柱國，視正二品；十一轉為柱國，視從二品；十轉為上護軍，視正三品；九轉為護軍，視從三品；八轉為上輕車都尉，視正四品；七轉為輕車都尉，視從四品；六轉為上騎都尉，視正五品；五轉為騎都尉，視從五品；四轉為驍騎尉，視正六品；三轉為飛騎尉，視從六品；二轉為雲騎尉，視正七品；一轉為武騎尉，視從七品）。

丙戌，趙郡王孝恭破輔公祏於蕪湖，拔梁山等三鎮（[illegible]時在宣州當塗縣南界）。辛卯，安撫使任瓌拔揚子城，廣陵城主龍龕降（[illegible]）。丁酉，突厥寇原州。戊戌，趙郡王孝恭克丹楊。先是，輔公祏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illegible]），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三萬屯青林山（[illegible]），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卻月城，延袤十餘里（袤，音茂）；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硤石（[illegible]）。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堅臥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等擁彊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楊，掩其巢穴，丹楊既潰，慧亮等自降矣。」（降，戶江翻。）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祏精兵

賊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不為少，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祏保據石頭，豈易取哉！（[illegible]）進攻丹楊，旬月不下，慧亮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illegible]）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祏立計，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illegible]）結陳以待之。（[illegible]）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illegible]）闞稜免冑謂賊衆曰：「汝曹不識我邪？何（[illegible]）敢來與我戰！」賊衆多稜故部曲，皆無鬭志，或有拜者，由是遂敗。孝恭、靖乘勝逐北，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戍皆潰，慧亮、正通等遁歸，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illegible]）李靖兵先至丹楊，公祏大懼，擁兵數萬，（[illegible]）棄城東走，欲就左遊仙於會稽；李世勣追之。公祏至句容，（句容縣漢屬丹楊郡）從兵能屬者纔五百人，（[illegible]）夜宿常州，（[illegible]）其將吳騷等謀執之。公祏覺之，棄妻子，獨將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康，（[illegible]）為野人所攻，西門君儀戰死，執（[illegible]）公祏，送丹楊梟首，（[illegible]）分捕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

己亥，以孝恭為東南道行臺右僕射，李靖為兵部尚書。頃之，廢行臺，以孝恭為揚州大都督，靖為府長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蕭、輔之膏肓也。」（[illegible]）闞稜功多，頗自矜伐。公祏誣稜與己通謀。會趙郡王孝恭籍沒賊黨田宅，（[illegible]）稜及杜伏威、王雄誕田宅在賊境者，孝恭并籍沒之；稜自訴理，忤孝恭，（[illegible]）孝恭怒，以謀反誅之。

夏，四月，庚子朔，赦天下。是日，頒新律令，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illegible]）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illegible]）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illegible]）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illegible]）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十分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illegible]）凡民貲業分九等。（有上、中、下三等，等內各[illegible]）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illegible]）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illegible]）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illegible]）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

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丁未，党項寇松州。庚申，通事舍人李鳳起擊萬州反獠，平之。（[illegible]）五月，辛未，突厥寇朔州。甲戌，党項、吐谷渾同寇松州，遣益州行臺左僕射[illegible]州道、扶州刺史蔣善合自芳州道擊之。（[illegible]）丙戌，作仁智宮於宜君。（宜君縣[illegible]）丁亥，竇軌破反獠於方山，俘二萬餘口。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捌佰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起閼逢涒灘六月，盡柔兆閹茂，凡二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上

武德七年六月辛丑，上幸仁智宮避暑。（帝作仁智宮於宜州之宜君縣。）

辛亥，瀧州、扶州獠作亂，遣南尹州都督李光度[illegible]等擊平之。（瀧州，[illegible]武德元年分置[illegible]南尹[illegible]）

丙辰，吐谷渾寇扶州，刺史蔣善合擊走之。壬戌，慶州都督楊文幹反。（[illegible]）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為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illegible]於寢內，欲刺世民；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元

吉慍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為東宮衛士（慍於問翻 驍堅堯翻）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東宮有左右長林門 考異曰舊傳云建成私召四方驍勇并募長安惡少年二千餘人為宮甲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實錄云元吉見秦王有大功每懷妬害言於建成曰當為大王手刃之建成亦許之元吉因此行其私 [illegible] 甚無異建成數言不已 [illegible] 上之元吉數言 [illegible] 為建成各募壯士以為 [illegible] 多 [illegible] 人賞賜之 [illegible] 等皆非思各募壯士多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賞 [illegible] 究生也 [illegible] 與 [illegible] 裴宣 [illegible] 免官 [illegible] 事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皆 [illegible] 毀 [illegible] 事 [illegible] 鳴之 [illegible] 報 [illegible] 人已 [illegible] 建成 [illegible] 路中書令封德彝 [illegible] 以為黨 [illegible] 會中書令 [illegible] 加 [illegible] 元吉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書之 [illegible]）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

東宮長上（可達志 [illegible] 唐六典東宮左右衛率府各有長上 [illegible] 左右衛率府 [illegible] 中郎將 [illegible] 上 [illegible] 下 [illegible]）為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流可達志於巂州（巂音髓）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守手又翻 從才用翻 下同）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又使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至豳州上變（豳州漢 [illegible] 縣地 [illegible] 漢末置新平郡 [illegible] 東北有 [illegible] 後魏置 [illegible] 言有急變 [illegible] 以聞 [illegible] 仁智宮 [illegible] 遺于季翻 [illegible] 戶 [illegible] 亮翻）告太子使文幹舉兵使表裏相應（考異曰 [illegible]）

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考異曰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從實錄 [illegible] 文幹令起兵 [illegible] 建成遣郎將爾朱煥校尉 [illegible] 甲以賜 [illegible] 告之 [illegible] 錄 [illegible] 云）上怒託他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師謨勸之據城舉兵（考異曰統紀作 [illegible] 今從實錄）詹事主簿趙弘智勸之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屏必郢翻 從才用翻）建成乃詣仁智宮未至六十里悉留其官屬於毛鴻賓堡（[illegible] 以為名 [illegible] 宋白曰 [illegible] 宜君縣 [illegible]）以十餘騎往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騎奇寄翻 幾居希翻）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飼以麥飯（飼祥吏翻）使殿中監陳福防守遣司農卿宇文穎馳召文幹（漢初置治粟內史景帝改曰大農武帝改曰大司農梁置十二卿 [illegible] 司農卿 [illegible]）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上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與靈州都督楊師道擊之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文幹豎子敢為狂逆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正應遣一將討之耳（[illegible] 亮翻）上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眾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脆此芮翻）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易以豉翻）上以仁智宮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夜帥宿衛南出山外行數十里東宮官（[illegible]）

繼至，令三十人為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宮。[illegible]

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德彝復為之營解於外，[illegible] 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於巂州。[illegible] 挺，沖之子也。[illegible] 初，洛陽既平，杜淹久不得調，[illegible] 欲求事建成。房玄齡以淹多狡數，恐其教導建成，益為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策府。

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illegible] 州兵擊破之。[illegible] 秋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管秦武通擊卻之。

楊文幹襲陷寧州，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illegible] 秦王世民軍至寧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為其麾下所殺，傳首京師，獲宇文穎，誅之。

丁丑，梁師都行臺白伏願來降。[illegible] 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寧州刺史鹿大師救之，又遣楊師道趣大木根山。[illegible] 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illegible] 吐谷渾寇岷州。辛巳，吐谷渾、党項寇松州。[illegible] 癸未，突厥寇陰盤。[illegible] 甲申，扶州刺史蔣善合擊吐谷渾於松州赤磨鎮，破之。[illegible] 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甲午，車駕還京師。

或說上曰：「突厥[illegible]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為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樊、鄧，行可居之地，[illegible] 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illegible] 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柰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illegible] 況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illegible] 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事見十二卷漢惠帝三年。秦王之言得

（[illegible]）似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虛言也。（為太宗滅突厥張本。）上乃止。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為邊患，得賂則退。（[illegible]）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校獵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從才用翻。）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喜許記翻。蹶[illegible]。）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騎奇寄翻。）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復扶又翻。）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嬪譖之於上（[illegible]）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為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後召世民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邪音耶。）世民免冠頓首，請下法司案驗。（下遐嫁翻。）上怒不解。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冠帶，與謀突厥。（勞力到翻。[illegible]）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豳州以禦突厥。（[illegible]）上餞之於蘭池。（蘭池[illegible]秦始皇[illegible]）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初，隋末京兆韋仁壽為蜀郡司法書佐，（[illegible]新書百官志：諸州法曹司法參軍事，掌鞫獄麗法，督盜賊[illegible]）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為仁壽禮佛，然後死。（[illegible]）唐興，爨弘達帥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illegible]）類皆貪縱，遠民患之，有叛者。仁壽時為巂州都督長史，上聞其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巂，（[illegible]）使之歲一至其地慰撫之。仁壽性寬厚，有識度，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illegible]）周歷數千里，蠻、夷豪帥皆望風歸附，來見仁壽。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縣令，（按舊書地理志，是年置西寧[illegible]）法令清肅，蠻、夷悅服。（[illegible]）將還，豪帥皆曰：天子遣公都督南寧，何為遽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為辭。蠻夷即相帥為仁壽築城，立廨舍，（[illegible]）旬日而就。仁壽乃曰：吾受詔但令巡撫，不敢擅留。蠻、夷號泣送之，（[illegible]）因各遣子弟入貢。壬戌，仁壽還朝，（[illegible]）上大悅，命仁壽徙鎮南寧，以兵戍之。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illegible]）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己巳，吐谷渾寇鄯州。（[illegible]）（[illegible]）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師戒嚴。戊寅，寇綏州。（[illegible]）

（[illegible]）刺史劉大俱擊卻之。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屢絕，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為憂。世民與虜遇於豳州，勒兵將戰。己卯，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阪（[illegible]），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柰何輕出？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觀之。」（[illegible]）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鬬，獨出與我鬬；若以眾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illegible]）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illegible]）突利亦不應。（[illegible]）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我無他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卻。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illegible]）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illegible]）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illegible]）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復何待！」（[illegible]）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illegible]）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夾畢（[illegible]）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思摩，頡利之從叔也。（[illegible]）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為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illegible]）庚寅，岐州刺史柴紹破突厥於杜陽谷。（[illegible]）

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見，（[illegible]）上引升御榻，慰勞之。（[illegible]）思摩貌類胡，不類突厥，故處羅疑其非阿史那種，（[illegible]）歷處羅、頡利世，常為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為設。既入朝，（[illegible]）賜爵和順王。丁酉，遣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illegible]）九月，癸卯，日南人姜子路反，（日南郡，[illegible]）交州都督王志遠擊破之。癸卯，突厥寇綏州，都督劉大俱擊破之，獲特勒三人。冬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辛未，上校獵於鄠之南山。（鄠縣屬京兆，[illegible]）癸酉，幸終南。（[illegible]）

終南山在武功縣西南，接鄠、長安之西，至山皆曰終南山。

吐谷渾及羌人寇疊州，陷合川。疊州，隋合川郡，治疊川。秦漢以來為諸羌保據。後周武帝逐吐谷渾，取羣山重疊之義置疊州。合川縣，後周置，吐谷渾馬牧場，武德二年移治交戎。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丙子，上幸樓觀，謁老子祠。樓觀在盩厔縣，有老子祠。

癸未，以太牢祭隋文帝陵。十一月，丁卯，上幸龍躍宮。宮在高陵縣西十里，上所生之地，武德中以為龍躍宮。庚午，還宮。太子詹事裴矩權檢校侍中。太子詹事正三品，掌東宮三寺十率府之政令；侍中掌出納帝命。

八年春正月丙辰，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為舒州都督。壽州在南，隋淮南郡；舒州，隋同安郡，皇朝武德四年曰舒州。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肴，召親戚故人，與之酣宴，酣，戶甘翻。散髮箕踞，如為布衣時，凡十日。既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治，直之翻。君民禮隔，不得復為交遊。」復，扶又翻。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丁巳，遣右武衛將軍段德操徇夏州地。夏，戶雅翻。

吐谷渾寇疊州。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是月，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於戎狄，雜畜被野。先，悉薦翻。畜，許救翻。被，皮義翻。

夏四月乙亥，党項寇渭州。党，底朗翻。

甲申，上幸鄠縣，校獵于甘谷。鄠縣有甘亭，夏啓與有扈氏戰之地。甘水出南山甘谷，北流逕秦萯陽宮西，又北逕甘亭西。鄠音戶。

太和宮於終南山。長安縣南五十里有大和谷，大和宮。丙戌，還宮。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突厥大臣曰葉護，西突厥可汗以葉護為可汗號。可讀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上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狄方強，為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頡，奚結翻。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上從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也。從，才用翻。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為寇不已，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為將軍，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

甲寅，涼州胡睦伽陀引突厥襲都督府，入子城，長史劉君傑擊破之。

六月，甲子，上幸太和宮。

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華亭縣及彈箏峽，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

丙戌，頡利可汗寇靈州。丁亥，以右衛大將軍張瑾為行軍總管以禦之，以中書侍郎溫彥博為長史。

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秋七月甲辰，

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illegible]），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illegible]），皆用詔敕。丙午，車駕還宮。己酉，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illegible]）。睦伽陀攻武興（[illegible]）。丙辰，代州都督藺謩與突厥戰於新城，不利（[illegible]）。復命行軍總管張瑾屯石嶺，李高遷趨大谷以禦之（[illegible]）。丁巳，命秦王出屯蒲州以備突厥（[illegible]）。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癸亥，寇靈州；丁卯，寇潞、沁、韓三州（[illegible]）。左武候大將軍安修仁擊睦伽陀於且渠川，破之（[illegible]）。詔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以禦突厥（[illegible]）。頡利可汗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illegible]）。壬申，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illegible]）軍皆沒，瑾脫身奔李靖。行軍長史溫彥博為虜所執（[illegible]），虜以彥博職在機近（中書侍郎，機近之官），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庚辰，突厥寇靈武（[illegible]）。甲申，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之（[illegible]）。丙戌，突厥寇綏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請和而退（使，疏吏翻）。九月癸巳，突厥沒賀咄設陷并州一縣。丙申，代州都督藺謩擊破之。癸卯，初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illegible]）。丙午，右領軍將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俘斬二千餘人。突厥寇蘭州（[illegible]）。冬十月壬申，吐谷渾寇疊州，遣扶州刺史蔣善合救之。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紹救之（[illegible]）。十一月辛卯朔，上幸宜州。權檢校侍中裴矩罷判黃門侍郎。戊戌，突厥寇彭州（[illegible]）。

庚子，以天策司馬宇文士及權檢校侍中。辛丑，徙
蜀王元軌為吳王，漢王元慶為陳王。
癸卯，加秦王世民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丙午，吐
谷渾寇岷州。戊申，眉州山獠反。（眉州，隋通義郡，本漢犍為郡南安縣地。
西魏置眉州，因峨眉山而名。獠，魯皓翻。）十二月辛酉，上還至京師。
庚辰，上校獵於鳴犢泉。辛巳，還宮。以襄邑王神符
檢校揚州大都督，始自丹楊徙州府及居民於江北。
（由此廣陵專揚州之名。）
九年春正月己亥，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更定雅樂。
（少，詩照翻。更，工衡翻。）甲寅，以左僕射裴寂為司空，日遣員外
郎一人更直其第。二月庚申，以齊王元吉為司徒。
丙子，初令州縣祀社稷，又令士民里閈相從立社，（閈，侯
旰翻。閭也，里門謂之閈。）各申祈報，（春夏祈而秋冬報。）用洽鄉黨之歡。
戊寅，上祀社稷。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
毛擊之。（折威將軍，十二軍將軍之一也。寧州道為折威軍。）三月庚寅，上幸
昆明池。壬辰，還宮。癸巳，吐谷渾、党項寇岷州。戊
戌，益州道行臺尚書郭行方擊眉州叛獠，破之。（獠，魯皓翻。）
壬寅，梁師都寇邊，陷靜難鎮。（難，乃旦翻。）丙午，上幸周
氏陂。辛亥，突厥寇靈州。（厥，九勿翻。）乙卯，車駕還宮。
癸丑，南海公歐陽胤奉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
掩可汗牙帳，（使，疏吏翻。帥，讀曰率。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五十人，蓋字誤作千字耳。）事泄，突厥囚之。（考異曰：實錄云五千人。按……）丁巳，突厥寇涼
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擊走之。（樂，音洛。）戊午，郭行方擊
叛獠於洪雅二州，大破之。（考新志，眉州有洪雅縣，無洪州，或曰嘉州洪雅
縣，二州二字衍。隋開皇十三年，以洪雅鎮置縣，宋白曰：因洪雅川為名。）俘男女五
千口。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
寇涇州。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可汗
戰於靈州之硤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太史令傅
奕上疏，（唐太史令，從五品下，掌觀察天文，稽定曆數。凡日月星辰之變，風雲氣色之異，率其屬而占。）
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妖，於驕翻。）漢譯胡書，恣
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
以逃租賦。偽啟三塗，謬張六道，（釋氏以地獄、餓鬼、畜生為三塗，以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為六道。）恐愒愚夫，詐欺
（恐，丘勇翻。愒，許葛翻。）
庸品，乃追懺既往之罪，（懺，楚鑒翻，自陳悔也。）虛規將來
之福。布施萬錢，希萬倍之報；（施，式豉翻。）持齋一日，冀百日
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有造
為惡逆，身陷刑網，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生死
壽夭，（夭，於紹翻。）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
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
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

無佛則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事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八年）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illegible]臺城齊文襄為膳奴所弑也）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競為厭魅（[illegible]）迷惑萬姓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十二年為一紀）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illegible]）竊見齊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徒眾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illegible]）為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illegible]）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佗竟被囚縶刑於都市（[illegible]）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上詔百官議其事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言合理（[illegible]）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太僕卿掌邦國廄牧車輿之政令）人者無灋（瑀音禹孝經之言）當治其罪（[illegible]）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illegible]）

（[illegible]以太子出家故言以世嫡叛其父[illegible]之法不拜君親故言以匹夫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言昔有莘氏女採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illegible]）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illegible]）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illegible]）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又寺觀鄰接廛邸混雜屠沽（[illegible]）辛巳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毋令闕乏（[illegible]）庸猥麤穢者悉令罷道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傅奕性謹密既職在占候杜絕交遊所奏災異悉焚其槀人無知者癸未突厥寇西會州（[illegible]之會寧鎮置西會州）五月戊子虔州胡成郎等殺長史叛歸梁師都（[illegible]）都督劉旻追斬之壬辰党項寇廓州（[illegible]）戊戌突厥寇秦州壬寅越州人盧南反殺刺史甯道明（[illegible]）丙午吐谷渾党項寇河州（[illegible]）突厥寇蘭州（[illegible]）丙辰遣平道將軍柴紹將兵擊胡（[illegible]）六月丁巳太

白經天[illegible]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工部尚書溫大雅鎮洛陽遣秦府車騎將軍滎陽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洛陽[illegible]陰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吏考驗[illegible]亮終無言乃釋之使還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illegible]

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illegible]上幸西宮問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illegible]因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illegible]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illegible]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illegible]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illegible]上曰天下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邇[illegible]吾思汝即

往毋煩悲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illegible]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illegible]上意遂移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illegible]上信之將罪世民陳叔達諫曰秦王有大功於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剛烈若加挫抑恐不勝憂憤或有不測之疾[illegible]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辭元吉曰秦王初平東都顧望不還散錢帛以樹私恩又違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行臺考功郎中房玄齡謂比部郎中長孫無忌曰[illegible]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illegible]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懷此久矣不敢發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

謀誅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驍，堅堯翻。誘，音酉。為，于偽翻。）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敬德，（時秦府各置左右六府護軍、副護軍[illegible]。）并以書招之曰：「願迂長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illegible]）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久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事見一百八十八卷三年。）今又策名藩邸，（[illegible]）唯當殺身以為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illegible]）知公不移。相遺但受，何所嫌也！（[illegible]）且得以知其陰計，豈非良策！不然，禍將及公。」既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illegible]）安臥不動，刺客屢至其庭，終不敢入。（[illegible]）元吉乃譖敬德於上，下詔獄訊治，（[illegible]）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左一馬軍總管程知節，出為康州刺史。（武德元年以[illegible]）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不從。（[illegible]）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唯長孫無忌尚在府中，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車騎將軍三水侯君集（[illegible]）及尉遲敬德等，（[illegible]）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illegible]）

突厥郁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南，入塞，圍烏城，（[illegible]）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命元吉督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救烏城。（[illegible]）元吉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

下驍銳之士以益元吉軍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率更寺令一人從四品上丞二人從七品上掌宗族次序禮樂刑罰及漏刻之政令晊之日翻）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衆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無不信（[illegible]）吾當使人進說令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晊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先悉薦翻）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爲憂大王縱自輕如宗廟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等必不爲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illegible]）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也（難乃旦翻）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畜許六翻）在外者今已入宮擐甲執兵（擐音宦）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比聞護軍薛實嘗謂齊王曰（比毗至翻）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祀（[illegible]）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厭於鹽翻）何所不爲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復扶又翻下同）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爲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爲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illegible]）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取龜投地（[illegible]）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考異曰[illegible]）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等曰敕旨不聽復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教（以房玄齡之言激發世民）世民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邪（邪音耶）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

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斷，丁管翻）敬德往，與無忌共諭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羣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己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玄武門，宮城北門）。

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門。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為木枝所絓，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

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翊衛車騎將軍馮翊馮立聞建成死，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咥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趣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

皆死之。君弘，顯儁之曾孫也。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將士大懼。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宮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立既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遂解兵，逃於野。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為？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

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太子謂之元良。瑀音禹。處，昌呂翻；下處分、處決同），委之國事，無復事矣（復，扶又翻）。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分，扶問翻），上從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閤門出宣敕（閤，古沓翻），眾然後定。上又使黃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將，即亮翻；下同）。上乃召世民，撫之

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投杼事見二卷周赧王七年）。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絕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為太弟，故元吉為之盡死（為，于偽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仍

舊（是年四月，命有司沙汰僧、尼、道士、女冠）。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處，昌呂翻；下同）。辛酉，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臣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曏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

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

戊辰，以宇文士及為太子詹事，長孫無忌、杜如晦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齡為右庶子，尉遲敬德為左衛率，程知節為右衛率，虞世南為中舍人，褚亮為舍人，

（注：[illegible]）以齊王國司金帛什器賜敬德（注：[illegible]）（注：[illegible]）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眾為之危懼（注：[illegible]）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注：[illegible]）亦召王珪韋挺於嶲州（注：[illegible]）皆以為諫議大夫世民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注：[illegible]）政令簡肅中外大悅以屈突通為陝東道行臺左僕射鎮洛陽（注：[illegible]）益州行臺僕射竇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不協雲起弟慶儉及宗族多事太子建成建成死軌誣雲起與建成同反收斬之行方懼逃奔京師軌追之不及　吐谷渾寇岷州（注：[illegible]）　突厥寇隴州辛未寇渭州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擊之（注：[illegible]）（注：[illegible]）廢益州大行臺置大都督府　壬申上以手詔賜裴寂等曰朕當加尊號為太上皇　辛巳

幽州大都督廬江王瑗反（注：[illegible]）右領軍將軍王君廓（注：[illegible]）殺之傳首初上以瑗懦怯非將帥才（注：[illegible]）使君廓佐之君廓故群盜勇悍險詐（注：[illegible]）瑗推心倚仗之許為婚姻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通事舍人崔敦禮馳驛召瑗（注：[illegible]）瑗心不自安謀於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為功乃說曰（注：[illegible]）大王若入必無全理今擁兵數萬奈何受單使之召自投罔罟乎（注：[illegible]）因相與泣瑗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矣乃劫敦禮問以京師機事敦禮不屈瑗囚之發驛徵兵且召燕州刺史王詵赴薊與之計事（注：[illegible]）（注：[illegible]）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王君廓反覆不可委以機柄宜早除去以王詵代之（注：[illegible]）瑗不能決君廓知之往見詵詵方沐握髮而出君廓手斬之持其首告眾曰李瑗與王詵同反因執敕使擅自徵兵今詵已誅獨有李瑗無能為也汝寧隨瑗族滅乎欲從我以取富貴乎眾皆曰願從公討賊君廓乃帥其麾下千餘人踰

西城而入瑗不之覺君廓入獄出敦禮瑗始知之遽帥左右數百人被甲而出帥讀曰率被皮義翻遇君廓於門外君廓謂瑗衆曰李瑗為逆汝何為隨之入湯火乎衆皆弃兵而潰唯瑗獨存罵君廓曰小人賣我行自及矣遂執瑗縊之縊於賜翻又於計翻壬午以王君廓為左領軍大將軍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敦禮仲方之孫也崔仲方仕周獻平齊之策又仕隋獻平陳之策孝芬之孫也乙酉罷天策府置天策府見一百八十九卷四年秋七月己丑柴紹破突厥於秦州斬特勒一人士卒首千餘級勒[illegible]翻以秦府護軍秦叔寶為左衛大將軍又以程知節為右武衛大將軍尉遲敬德為右武候大將軍尉紆勿翻考異曰唐曆三人除官皆在癸巳今從實錄壬辰以高士廉為侍中房玄齡為中書令蕭瑀為左僕射長孫無忌為吏部尚書杜如晦為兵部尚書癸巳以宇文士及為中書令封德彝為右僕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參軍杜淹為御史大夫中書舍人顏師古劉林甫為中書侍郎左衛副率侯君集為左衛將軍左虞候段志玄為驍衛將軍副護軍薛萬徹為右領軍將軍右內副率張公謹為右武候將軍左虞候即東宮左虞候率也按東書驍衛之上當有左字隋文帝置左右虞候率領東宮千牛備身侍奉之事副率為之貳[illegible]長知兩翻率所律翻驍堅堯翻右監門率長孫安業為右監門將軍漢魏置城門校尉唐置左右監門衛將軍將軍掌宮禁門籍之法凡京司應入宮殿門者皆有籍左將軍判入右將軍判出監古銜翻右內副率李客師為領左右軍將軍領字當在左右之下左右二字下當去其一但未知當去何字[illegible]安業無忌之兄客師靖之弟也

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之黨散亡在民間雖更赦令更工衡翻猶不自安徼幸者爭告捕以邀賞徼堅堯翻諫議大夫王珪以啓太子丙子太子下令六月四日已前事連東宮及齊王十七日前連李瑗者並不得相告言違者反坐瑗于眷翻反坐者以所告之罪罪之考異曰太宗實錄[illegible]丁酉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illegible]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錮音固徵曰吾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復扶又翻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誰信之使疏吏翻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為國慮且既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唐臨出為萬泉丞東宮十率府皆有鎧曹

縣有繫囚十許人，會春雨，臨縱之使歸耕種，皆如期而返。臨，令則之弟子也。八月丙辰，突厥遣使請和。壬戌，吐谷渾遣使請和。癸亥，制傳位於太子，太子固辭，不許。甲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赦天下；關內及蒲、芮、虞、泰、陝、鼎六州免二年租調，自餘給復一年。詔以宮女眾多，幽閟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初，稽胡酋長劉㰱成帥眾降梁師都，師都信讒殺之，由是所部猜懼，多來降者。師都浸衰弱，乃朝于突厥，為之畫策，勸令入寇。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進至武功，京師戒嚴。丙子，立妃長孫氏為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彌縫其闕，甚有內助。及正位中宮，務存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唯家之索。妾婦人，安敢豫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己卯，突厥進寇高陵。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

初曰若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

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豳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脩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惰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伺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八（起柔兆閹茂九月，盡彊圉大淵獻，凡一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下

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illegible]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illegible]丁未，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illegible]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illegible]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illegible]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illegible]羣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張弓挾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萬一有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人[illegible]乘驛馬入朝切諫。[illegible]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柰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彊弱，[illegible]常以吾弱當其彊，彊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己酉，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illegible]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敘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illegible]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illegible]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illegible]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illegible]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illegible]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

公，遂皆悅服。〔[illegible]分扶問翻〕房玄齡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為于偽翻下同〕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詔：民間不得妄立妖祠，〔[illegible]〕自非卜筮正術，其餘雜占，悉從禁絕。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illegible]〕置弘文館於殿側，〔[illegible]〕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illegible]〕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illegible]〕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冬，十月，丙辰

朔，日有食之。詔追封故太子建成為息王，諡曰隱；〔[illegible]〕齊王元吉為剌王，〔[illegible]〕以禮改葬。葬日，上哭之於宜秋門，甚哀。〔[illegible]〕魏徵、王珪表請陪送至墓所，〔[illegible]〕上許之，命宮府舊僚皆送葬。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生八年矣。〔[illegible]〕庚辰，初定功臣實封有差。〔[illegible]〕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皇，上皇以為中書令。及上即位，瑀為左僕射，德彝為右僕射。議事已定，德彝數反於上前，〔[illegible]〕由是有隙。〔[illegible]〕時房玄齡、杜如晦新用事，皆疏瑀而親德彝，〔[illegible]〕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illegible]〕辭指寥落，由是忤旨。會瑀與陳叔達忿爭於上前，庚辰，瑀、叔達皆

生不敬兄宮（考異曰[illegible]太宗以玄齡等功高由[illegible]生與叔達忿爭也[illegible]）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illegible]）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初，上皇欲強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illegible]曾祖為再從兄弟同高祖為三從兄[illegible]）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為王，王者數十人。（[illegible]）上從容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illegible]）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丙午，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illegible]）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illegible]）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邪音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喪息浪翻）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illegible]）奏稱獠反，（[illegible]）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帥讀曰率）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意邪！（[illegible]）竟不許。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比毗至翻）朕皆粘之屋壁，（粘女廉翻）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illegible]）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illegible]）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illegible]年十六為中男十八[illegible]二十一為丁充力役）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敕。（[illegible]）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

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
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
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
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爲失
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逋負官物悉令蠲免
有司以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
以秦王升爲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
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
輸者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
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

既徵得物復點爲兵何謂以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
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
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
上悅曰鄉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
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
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
中男賜徵金甕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
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
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

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
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
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
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
而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
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
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
古上大寶箴
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
亨屯也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

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
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
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
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
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
除大理丞
上召

傅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禍。（事見上卷是年六月）[illegible]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為懲也。

上嘗謂奕曰：佛之為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illegible]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

上患吏多受賕，[illegible]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illegible]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illegible]乃陷人於灋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illegible]上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illegible]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illegible]

是歲，進皇子長沙郡王恪為漢王，宜陽郡王祐為楚王。

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illegible]迭相攻擊。上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指，[illegible]三國皆上表謝罪。[illegible]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上[illegible]

貞觀元年（丁亥，[illegible]）春，正月，乙酉，改元。[illegible]丁亥，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illegible]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己亥，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illegible]

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灋官

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爲斷右趾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請改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爲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

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擿疵纇太爲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眞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饋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辛丑天節將軍燕郡王李藝據涇州反藝之初入朝也恃功驕倨秦王左右至其營藝無故毆之上皇怒收藝繫獄既而釋之上即位藝內不自安曹州妖巫李五戒謂藝曰王貴色已發勸之反藝乃詐稱奉密敕勒兵入朝遂引兵至豳州豳州治中趙慈皓馳出謁之藝入據豳州詔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爲行軍總管以討之趙慈皓聞官軍將至密與統軍楊岌圖之事泄藝囚慈皓岌在城外覺變勒兵攻之藝衆潰棄妻子將奔突厥至烏氏左右斬之傳首長安弟壽爲利州都

皆亦坐誅。

初，隋末喪亂，豪桀並起，擁衆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illegible] 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illegible] 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illegible]

三月，癸巳，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illegible]

閏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壬申，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illegible] 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遍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illegible]更宿中書內省，[illegible] 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性麤暴，[illegible] 左右百餘人，皆無賴子弟，侵暴百姓；又與羌胡互市。或告幼良有異志，上遣中書令宇文士及馳驛代之，并按其事。左右懼，謀劫幼良入北虜，又欲殺士及，據河西；復有告其謀者。

夏，四月，癸巳，賜幼良死。

五月，苑君璋帥衆來降。[illegible] 初，苑君璋引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退保恆安。[illegible] 其衆皆中國人，多棄君璋來降。君璋懼，亦降，請捍北邊以贖罪，上皇許之。君璋請約契，上皇使雁門人元普賜之金券。[illegible] 頡利可汗復遣人招之，君璋猶豫未決。恆安人郭子威說君璋，以恆安地險城堅，突厥方強，且當倚之以觀變，未可束手於人。君璋乃執元普送突厥，復與之合，數與突厥入寇。至

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苑君璋……）上以君璋為隰州都督芮國公（芮古國名）有上書請去佞臣者（[illegible]）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illegible]）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六月辛巳右僕射密明公封德彝薨（[illegible]）壬辰復以太子少師蕭瑀為左僕射（[illegible]）

戊申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山東大旱詔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illegible]）

秋七月壬子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illegible]）上委以腹心其禮遇羣臣莫及欲用為宰相

（[illegible]）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霍可為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聽卒用之

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illegible]）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疏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會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餒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

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

黃門侍郎王珪有密表附侍中高士廉寢而不言上聞之

八月戊戌，出士廉為安州大都督。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辛酉，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為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它官參豫政事自此始。

淹薦刑部員外郎邸懷道，上問其行能，對曰：煬帝將幸江都，召百官問行留之計，懷道為吏部主事，獨言不可，臣親見之。上曰：卿稱懷道為是，何為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時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知煬帝不可諫，何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諫？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後仕王世充，尊顯矣，何得亦不諫？對曰：臣於世充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賢而納諫，不應亡國；若暴而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可謂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謀叛，道死。君廓在州，驕縱多不法，徵入朝。長史李玄道，房玄齡從甥也，憑君廓附書。君廓私發之，不識草書，疑其告己，行至渭南，殺驛吏而逃；將奔突厥，

為野人所殺。

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藺謩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眾。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冬十月乙酉，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淹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

十二月壬午，左僕射蕭瑀坐事免。

戊申，利州都督李孝常等謀反，伏誅。孝常因入朝，留京師，與右武衛將軍劉德裕及其甥統軍元弘善、監門將軍長孫安業互說符命，謀以宿衛兵作亂。安業，皇后之異母兄也，嗜酒無賴，父晟卒，弟無忌及后並幼，安業斥還舅氏。及上即位，后不以舊怨為意，

忌禮甚厚。及反事覺，后涕泣為之固請曰：無忌業罪誠當萬死，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寘以極刑，人必謂妾所為，恐亦為聖朝之累。由是得減死，流巂州。

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

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毋惜盡言！

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之

前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

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脫去杻械，與之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還報，敕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為足下憂之。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邪！萬一闇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慚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為諸王時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未幾，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觀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敘，各得其所，時人稱之。詔以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并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隋秘書監晉陵劉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

不限是歲有詔徵之[illegible]以毋老不至　鄃令
斬[illegible]私役門夫上
怒[illegible]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
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
致極刑臣恐人無[illegible]所措[illegible]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
為侍御史[illegible]上嘗語及關中
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奏曰
[illegible]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有
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
大政常使預議　初突厥既強敕勒諸部分散有薛

延陀迴紇都播骨利幹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
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
俗大抵與突厥同[illegible]

[illegible]薛延陀於諸部為最強西突厥曷薩
那可汗方強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諸
部皆怨曷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敕勒相帥叛之[illegible]
[illegible]共推契苾哥楞為易勿真
莫賀可汗[illegible]居貪于山北[illegible]又以薛延
陀乙失鉢為也咥小可汗[illegible]居燕末山北[illegible]及
射匱可汗兵復振[illegible]薛延陀契苾二部並去可汗
之號以臣之[illegible]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
山者東屬始畢可汗[illegible]統葉護可
汗勢衰乙失鉢之孫夷男帥部落七萬餘家附于頡
利可汗[illegible]頡利政
亂薛延陀與回紇拔野古等相帥叛之頡利遣其兄
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illegible]回紇
酋長菩薩將五千騎與戰於馬鬣山大破之[illegible]
[illegible]欲谷設走菩薩追至天山部
眾多為所虜回紇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設[illegible]
[illegible]頡利不能制頡利益衰國人離

曾丈壑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頡利恐其來
其餘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焉鴻臚卿
鄭元璹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
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
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
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
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
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突厥統葉護可汗

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
（武德八年）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
迎公主頡利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
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迎唐公主要須經我國中過統
葉護患之未成昏

二年春正月辛亥右僕射長孫無忌罷
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
曰朕於卿洞然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
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謂之曰朕諸子皆幼視無忌如
子非他人所能間也無忌自懼固求遜位皇后

又力為之請上乃許之以為開府儀同三
司　置六司侍郎副六尚書
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癸丑吐谷
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彥走之　己巳徙漢
王恪為蜀王衛王泰為越王楚王祐為燕王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
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
（書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
驩兜不能蔽也　秦二世

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事見秦紀）梁武帝偏信朱异以
取臺城之辱（事見梁紀）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
之變（事見隋紀）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
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黃門侍
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
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
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
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
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

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上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上謂房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熲為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熲之存沒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亦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壬子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善果雖復有罪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關內旱饑民多賣子以接衣食己巳詔出御府金帛為贖之歸其父母 庚午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天下詔略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夏四月己卯詔以隋末亂離因之饑饉暴骸滿野傷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瘞

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霫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失眾責之及薛延陀回紇等敗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曏者突厥之強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入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頡利發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來求救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頡利亦與之有盟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古之道也 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興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遊釜中何患不

[illegible]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

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圖之。旻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奔，由是上下益相疑。旻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遣旻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臥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壬寅，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大業末起兵至是）以其地爲夏州。（武德五年）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爲大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

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聲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

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著明，不可揜也。此非禮樂之功邪？（邪音耶）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

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羲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之禍；晉武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韶、夏、濩、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餘不足以播之，曾不能化一夫，況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

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君子於其不知，蓋闕如也。（論語載孔子之言）惜哉！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

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畿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

杜正倫以臣職在記言古者有左右史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唐置起居舍人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者置起居郎二員其以它官兼者謂之知起居事陛下之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帛二百段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苦空二字[illegible]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事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三年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好呼到翻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煬帝故人特蒙寵任而身為弒逆事見一百八十五卷高祖武德元年按通鑑[illegible]空一字[illegible]雖時移事變屢更赦令更工衡翻幸免族夷不可猶使牧民乃下詔除名流驩州驩州隋日南郡武德五年改曰驩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啓大唐自以為功頗有觖望之色觖窺瑞翻又決決翻觖望怨望也及得罪怨憤而死秋七月詔宇文化及之黨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長史唐奉義隋武牙郎將元禮並除名徙邊武牙郎將隋煬帝所置唐避諱改虎曰武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喑於今翻啞倚下翻夫養稂莠者害嘉穀夫音扶稂音郎莠與久翻稂莠害稼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數所角翻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九 起著雍困敦九月盡重光單閼七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中

貞觀二年九月丙午初令致仕官在本品之上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丁未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

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爲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儷於是遣尚書左丞戴冑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己未突厥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爲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壬子以前司農卿竇靜爲夏州都督靜在司農少卿趙元楷善聚斂靜鄙之對官屬大言曰隋煬帝奢侈重斂司農非公不可今天子節儉愛民公何所用哉元楷大慚上問王珪曰近世爲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冬十月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安吉襄公杜淹薨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得罪上以瀛州

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徵入朝諭以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曰匹夫猶敦然諾奈何既許朕而復悔之祖尚固辭戊子上復引見諭之祖尚固執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於梁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楊遵彥奏之文宣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顧謂遵彥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曏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

徵狀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

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鷂竟死懷中

十一月辛酉上祀圜丘

十二月壬午以黃門侍郎王珪為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

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上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朕置卿等於腹心當竭忠以事我乃附下罔上

上為孝孫遊說邪(為于偽翻說輸芮翻)。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邪音耶)!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考異曰魏文貞公故事太宗門人宮以祖孝孫為知音令教聲曲多不出弟出其才子精教為不孝意其乃欲否司令與其罪公進諫門陛下坐子不愛音懋今忽宏義女樂責孝孫孝否天下怪得太宗口陂等並是我心腹思求中正何乃附下罔上為孝孫說溫彥博等拜謝公及王珪進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置之細近令臣所言豈充為執不意陛下責臣至此膚奉易右勿以臨時其怒何使曲從戒我大滿臣等不敢失陛方以每樂聽髮今以為責只是陛下負臣臣終不負陛下太宗懇未已停熬作色人又門祖孝務學弱立身何如白明遠甚下乎生當濕孝爵使何於台哭遠令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得可信臣恐羣臣眾庶有以規陛下太宗怒乃解令發傳傳識丁為朕同)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為于偽翻)。

上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比毗至翻),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為,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邪音耶)!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為其伯父所殺,伯父自立,是為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咄當勿翻屈九勿翻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illegible]俟渠之翻)。國人不服,弩失畢部推泥孰莫賀設為可汗(西突厥有五弩失畢部泥孰亦一啜之部帥),泥孰不可。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勒(咥徒結翻又丑栗翻)避莫賀咄之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為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莫賀咄相攻,連兵不息,俱遣使來請昏(使疏吏翻)。上不許,曰:汝國方亂,君臣未定,何得言昏!且諭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分扶問翻復扶又翻)。於是西域諸國及敕勒先役屬西突厥者皆叛之(史言[illegible])。突厥北邊諸姓多叛頡利可汗,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為可汗(頡奚結翻俟渠之翻),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遣遊擊將軍喬師望間道齎冊書拜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間古莧翻伽求迦翻),賜以鼓纛(纛徒到翻)。夷男大喜,遣使入貢(使疏吏翻),建牙於大漠之郁督軍山下,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靺音末鞨音曷磧七迹翻),北至俱倫水;迴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霫諸部皆屬焉(史言突厥衰而薛延陀霸於漠北霫而立翻)。

三年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廟。癸亥,耕藉於東郊(初議藉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以為禮天子藉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於城東置壇不合古禮帝曰禮緣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書云平秩東作則是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輅推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知合在東方[illegible]東郊蓋其宜也於是遂定[illegible]以即位以來居東宮地藉[illegible])。沙門法雅坐妖言誅。司空裴寂嘗聞其言。辛未,寂坐免官,遣還鄉里。寂請留京

上數之曰（數所具翻）計公勳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澤為羣臣第一。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illegible]）。但以故舊不忍盡法，得歸守墳墓幸已多矣。寂遂歸蒲州（[illegible]）。未幾，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聞，當死，流靜州（武德四年以[illegible]）。（[illegible]）會山羌作亂，或言劫寂為主。上曰：寂當死，我生之，必不然也。俄聞寂率家僮破賊。上思其佐命之功，徵入朝，會卒（帥讀曰率。朝直遙翻，下同。卒子恤翻）。

二月戊寅，以房玄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

三月己酉，上錄繫囚，有劉恭者，頸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上曰：若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為。乃釋之。

丁巳，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唐六典：左右僕射、左右丞之職，掌總領六官，紀綱百揆），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比毗至翻，下比見、比來同），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屬之欲翻，付也），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illegible]）。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玄齡雖蒙寵待，或以事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恐懼若無所容。

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illegible]）：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illegible]）。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義宮，更名大安宮（[illegible]）。上始御太極殿（[illegible]），謂羣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illegible]）。

茌平人馬周（[illegible]）

……平故城在博州之聊……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六月，壬午，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中郎將常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家客馬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

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統特勒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修壻禮。

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為：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暱姦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早，糇糧乏絕，四也。頡利疏其族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內生變，五也。華人入北，其眾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可汗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丁亥，命兵部尚書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為副。

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戊午，……古、僕骨、同羅、奚酋長並帥眾來降。

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河西，肅州刺史公孫武達、甘州刺史成仁重與戰，破之，捕虜千餘口。

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大亮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癸卯，上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手詔褒美，賜以胡缾及荀悅漢紀。

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為通漢道行軍總管，兵部尚書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為金河道行軍總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為……道行軍總管，眾合十餘萬，皆

李勣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乙丑，任城[illegible]厥於靈州，破之。[illegible]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illegible]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illegible]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illegible]上曰：[illegible]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illegible]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癸未，右僕射杜如晦以疾遜位，上許之。乙酉，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illegible]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眾。[illegible]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illegible]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庚寅，突厥郁射設帥所部來降。[illegible]閏月丁未，東謝酋長謝元深、南謝酋長謝彊來朝。諸謝皆南蠻別種，在黔州之西。[illegible]詔以東謝為應州，南謝為莊州，隸黔州都督。[illegible]

[illegible]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illegible]乙丑，牂柯酋長謝能羽及充州蠻入貢。[illegible]詔以牂柯為牂州。[illegible]党項酋長細封步賴來降，以其地為軌州，各以其酋長為刺史。党項地亘三千里，姓別為部，不相統一。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擒氏、拓跋氏皆大姓也。步賴既為所禮，餘部相繼來降，以其地為崌、奉、巖、遠四州。[illegible]是歲，戶部奏：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illegible]

（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九曰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曰讎校精審明於刊定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為句檢之最十八曰職事修理供承彊濟為監掌之最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效驗多者為方術之最二十四曰譏察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擾姦濫不行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養肥碩蕃息孳多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事廢闕為下中居官飾詐貪濁有狀為下下凡定考皆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其不平（治直之翻）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當丁浪翻）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可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恒在考堂曾無駁正（復扶又翻比毗至翻駁北角翻）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治直吏翻）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

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污解任（[illegible]）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四年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惡陽嶺在定襄古城南善陽嶺在白道川南帥讀曰率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夜襲定襄破之（[illegible]）可汗不意靖猝至（可從刊入聲汗音寒[illegible]）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衆一日數（數所角翻）驚乃徙牙於磧口（磧七迹翻）靖復遣諜離其心腹（復扶又翻諜達協翻）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蕭后入突厥見一百八十八卷高祖武德二年降戶江翻下同）乙亥至京師先是有降胡言中國人或潛通書於蕭后者（先悉薦翻）至是中書舍人楊文瓘請鞫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彊愚

以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罪何須問也[illegible]

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illegible]

二月己亥上幸驪山溫湯

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illegible]

先是頡利既敗竄于鐵山[illegible]餘衆尚數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illegible]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illegible]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illegible]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illegible]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illegible]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illegible]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illegible]使者在彼柰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illegible]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爲前鋒[illegible]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illegible]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殺隋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李世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illegible]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illegible]露布以聞

丙午上還宮

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illegible]以御史大夫溫彥博爲中書令守侍中王珪爲侍中守戶部尚書戴胄爲戶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常少卿蕭瑀爲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illegible]

三月戊辰以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爲右武候大將軍

杜如晦卒

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illegible]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illegible]

庚午，突厥思結俟斤帥衆四萬來降。[illegible]丙子，以突利可汗爲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初，始畢可汗以啓民母弟蘇尼失爲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攜貳。[illegible]突利之來奔也，見去年十二月。頡利立之爲小可汗。及頡利敗走，往依之，將奔吐谷渾。[illegible]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illegible]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于荒谷。[illegible]蘇尼失懼，馳追獲之。庚辰，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帥衆奄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衆來降。[illegible]漠南之地遂空。

蔡成公杜如晦疾篤，[illegible]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甲申，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使賜其家。[illegible]久之，語及如晦，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

突頡利降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illegible]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illegible]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強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爲寇，[illegible]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illegible]

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illegible]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illegible]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逮夜而罷。[illegible]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illegible]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illegible]分其種落，[illegible]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

書侍郎顏師古以爲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illegible]陛下旣得而臣之請皆寘之河北（河北謂北河之北）分立酋長[illegible]領其部落則永無患矣[illegible]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illegible]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爲君長[illegible]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illegible]夏州都督竇靜[illegible]以爲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況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illegible]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illegible]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illegible]溫彥博以爲徙於兗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illegible]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illegible]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固其常性[illegible]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illegible]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illegible]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illegible]今突厥窮來歸我柰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illegible]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illegible]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illegible]五月辛未以突利爲順州都督使帥部落之官[illegible]上戒之曰爾祖啓民挺身奔隋隋立以爲大可汗奄有北荒（事見一百七十八卷隋文帝開皇十九年）爾父始畢反爲隋患（事見一百八十二卷大業十一年）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者[illegible]

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爲都督爾宜善守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壬申以阿史那蘇尼失爲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爲懷化郡王頡利之亡也諸部落酋長皆棄頡利來降獨思摩隨之竟與頡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候大將軍尋以爲北開州都督使統頡利舊衆丁丑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奈爲豐州都督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辛巳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啟委太子裁決若仍不伏然後聞奏

丁亥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御軍無法突厥珍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見上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上乃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加眞食邑通前五百戶未幾上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爲懷復賜絹二千匹

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爲北寧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爲北撫州都督壬寅以右驍衛將軍康蘇密爲北安州都督

乙卯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爲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戛摩火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

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乙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癸酉以前太子少保李綱為太子少師以兼御史大夫蕭瑀為太子少傅 李綱有足疾上賜以步輿使之乘至閤下數引入禁中問以政事每至東宮太子親拜之太子每視事上令綱與房玄齡侍坐 先是蕭瑀與宰相參議朝政瑀氣剛而辭辯房玄齡等皆不能抗上多不用其言玄齡魏徵溫彥博嘗有微過瑀劾奏之上竟不問瑀由此怏怏自失遂罷御史大夫為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政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 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

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蕭條，[illegible]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為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八月丙午，詔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illegible] 甲寅，詔以兵部尚書李靖為右僕射。靖性沈厚，[illegible] 每與時宰參議，恂恂如不能言。

突厥既亡，營州都督薛萬淑遣契丹酋長貪沒折說諭東北諸夷，奚、霫、室韋等十餘部皆內附。[illegible] 萬淑，萬均之兄也。

戊子，突厥欲谷設來降。[illegible] 欲谷設，突利之弟也。頡利敗，欲谷設奔高昌，聞突利為唐所禮，遂來降。

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illegible] 隋末，伊吾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既滅，舉其屬七城來降，[illegible] 因以其地置西伊州。[illegible] 思結部落飢貧，朔州刺史新豐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illegible] 親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徙勝州，都督府司奏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入其部落，說諭，徙之代州。即以儉檢校代州都督。思結[illegible]無叛者。[illegible] 儉因勸之營田，歲大稔。儉恐虜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丙子，開南蠻地置費州、夷州。[illegible]

己卯，上幸隴州。[illegible]

冬十一月壬辰，以右衛大將軍侯君集為兵部尚書，參議朝政。

甲子，車駕還京師。

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藏之系咸附於背，[illegible] 戊寅，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十二月甲辰，上獵於鹿苑；[illegible] 乙巳，還宮。

甲寅，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illegible] 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illegible] 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勞費已甚，[illegible] 今借使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illegible]

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厥怛紇干已行上遽令止之

諸宰相侍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冑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亂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朴漸至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上謂秘書監蕭璟曰卿在隋世數見皇后乎對曰彼兒女且不得見臣何人得見之魏徵曰臣

煬帝不信齊王，恒有中使察之。聞其宴飲，則曰彼何所得而喜；聞其憂悴，則曰彼有他念。故爾父子之間且猶如是，況他人乎？上笑曰：朕今視楊政道，勝煬帝之於齊王遠矣。

環璘之兄也。

西突厥肆葉護可汗既先可汗之子，為衆所附，莫賀咄可汗所部酋長多歸之。肆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咄兵敗，逃於金山，為泥孰設所殺，諸部共推肆葉護為大可汗。

五年春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癸酉，上大獵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

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羣臣。丙子，還宮，親獻禽于大安宮。

癸未，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上表，以四夷咸服，請封禪。上手詔不許。

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甚要，不可失也。

二月甲辰，詔諸州有京觀處，無問新舊，宜悉剗削，加土為墳，掩蔽枯朽，勿令暴露。

己酉，封皇弟元裕為鄶王，元名為譙王，靈夔為魏王，元祥為許王，元曉為密王。庚戌，封皇子愔為梁王，惲為郯王，貞為漢王，治為晉王，慎為申王，囂為江王，簡為代王。

夏四月壬辰，代王簡薨。

壬寅，靈州斛薛叛，任城王道宗追擊破之。

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口。

六月甲寅，太子少師新昌貞公李綱薨。初，周齊王憲女孀居無子，綱贍恤甚厚。綱薨，其女以父禮喪之。

秋八月甲辰，遣使詣高麗，收隋氏戰亡骸骨，葬而祭之。

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於上，由是

大臣數被譴怒[illegible]魏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爲直以讒爲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illegible]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illegible]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illegible]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凋弊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illegible]上嘉之曰戴胄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

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洛陽宮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遽命毀之免璡官[illegible]冬十月丙午上逐兔於後苑[illegible]左領軍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爲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爲之止[illegible]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爲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illegible]又

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燕秦趙代俱帶外夷[illegible]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運祚修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却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illegible]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illegible]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爲置官寮皆省司選用[illegible]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

定此制萬世無虞[illegible]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毋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丁巳林邑獻五色鸚鵡[illegible]丁卯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況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倭國遣使入貢[illegible]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與其王爭禮不宣命而還[illegible]

字

丙子，上祀圜丘。十二月，太僕寺丞李世南（[illegible]）開党項之地十六州、四十七縣。（党底朗翻）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為于偽翻斷丁亂翻）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illegible]）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眾。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illegible]）己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彠等復上表請封禪，（朝直遙翻彠一虢翻復扶又翻）上不許。壬寅，上幸驪山溫湯；戊申，還宮。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惡烏路翻）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康國求內附。（康國即漢康居國也……[illegible]……以昭武為氏示不忘本也）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illegible]）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illegible]）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illegible]）少涉疑似，皆拷訊取服，（[illegible]）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令力丁翻）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是歲，高州總管馮盎入朝。未幾，羅竇諸洞獠反，（[illegible]）敕盎帥部落二萬為諸軍前鋒。（[illegible]）獠數萬人屯據險要，諸軍不得進。盎持弩謂左右曰：「盡吾此矢，足知勝負矣。」連發七矢，中七人，（中竹仲翻）獠皆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上美其功，前後賞賜不可勝數。（[illegible]）盎所

立女為王

居地方二千里奴婢四萬餘人珍貨充積然為治勤明所部愛之(治直吏翻)新羅王真平卒(卒子恤翻)無嗣國人立其女善德為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起[illegible])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下

貞觀六年(壬辰)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癸酉靜州([illegible])反將軍李子和討平之([illegible]) 文武官復請封禪([illegible]) 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見七卷始皇二十八年)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illegible]) 且事天掃地而祭([illegible]) 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illegible]書志及唐統紀皆以為大[illegible]貞公諫事及王方慶文貞公傳錄以為太宗欲封禪而[illegible]山谷諫而止意頗不同今兩存之) 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

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上將幸九成宮，通直散騎常侍姚思廉諫。上曰：朕有氣疾，暑輒頓劇，往避之耳。賜思廉絹五十匹。監察御史馬周上疏（監，古銜翻），以為：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在宮城之西，制度比於宸居尚為卑小，於四方觀德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稱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眾惑。又王長通、白明達皆樂工，韋槃提、斛斯正止能調馬，縱使技能出眾，正可賚之金帛，豈可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上深納之。

上以新令無三師官，二月丙戌，詔特置之。

三月戊辰，上幸九成宮。庚午，吐谷渾寇蘭州，州兵擊走之。

長樂公主將出降（樂，音洛），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其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亟，去吏翻），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疏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告。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

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鄒襄公張公謹卒明日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之於臣猶父子也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

六月己亥金州刺史酆悼王元亨薨

辛亥江王囂薨

秋七月丙辰焉耆王突騎支遣使入貢初焉耆入中國由磧路隋末閉塞道由高昌突騎支請復開磧路以便往來上許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襲焉耆大掠而去

辛未宴三品已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乂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統葉護雄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強盛以自滿也

西突厥肆葉護可汗發兵擊薛延陀為薛延陀所敗肆葉護性猜狠信讒乙利可汗功最多肆葉護以非其族類誅滅之由是諸部皆不自保肆葉護又忌莫賀設之子泥孰陰欲圖之泥孰奔焉耆設卑達官與弩失畢二部攻之肆葉護輕騎奔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遣使內附

丁酉遣鴻臚少卿劉善因立咄陸為奚利邲咄陸可汗

閏月乙卯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戊辰，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illegible]上賜[illegible]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覩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九月，己酉，幸慶善宮，[illegible]上生時故宅也[illegible]因與貴人宴，賦詩。起居郎[illegible]呂才[illegible]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illegible]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illegible]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毆道宗，目幾眇。[illegible]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菹醢，非高祖之罪也。國家綱紀，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illegible]勉自修飭，無貽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illegible]

冬，十月，乙卯，車駕還京師。帝侍上皇宴於大安宮，帝與皇后更獻飲膳及服御之物，[illegible]夜久乃罷。帝親[illegible]捧輿至殿門，[illegible]上皇不許，命太子代之。

突厥頡利可汗鬱鬱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貌羸憊。[illegible]上見而憐之，以虢州地多麋鹿，[illegible]可以游獵，乃以頡利為虢州刺史；頡利辭，不願往。癸未，復以為右衛大將軍。[illegible]十一月，辛巳，契苾酋長何力帥部落六千餘家詣沙州降，詔處之於甘、涼之間，[illegible]以何力為左領軍將軍。庚寅，以左光祿大夫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illegible]故以此官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十二月，癸丑，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illegible]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illegible]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

詣京師。丹、宕、党項前後內屬者三十萬口。[illegible]

公卿以下請封禪者前後相屬，[illegible] 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公等勿復言。[illegible]

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illegible] 昔關龍逢忠諫而死，[illegible] 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illegible] 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illegible] 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illegible]

七年春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illegible]

癸巳，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illegible] 太常卿蕭瑀上言：七德舞形容聖功，有所未盡，[illegible] 請寫劉武周、薛仁果、竇建德、王世充等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嘗北面而事之，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其心乎！瑀謝曰：此非臣愚慮所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illegible]

三月戊子，侍中王珪坐漏洩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庚寅，以秘書監魏徵為侍中。

直太史雍人李淳風[illegible] 奏靈臺候儀制度疏略，但有赤道，請更造渾天黃道儀，[illegible] 許之。癸巳，成而奏之。[illegible]

夏五月癸未，上幸九成宮。

雍州道行軍總管張士貴擊反獠，破之。[illegible]

秋八月乙丑，左屯衛大將軍譙敬公周範卒。上行幸，常令範與房玄齡居守。[illegible] 範為人忠篤

瘵正疾甚，不肯出外，竟終於內省，與玄齡相抱而訣，曰：所恨不獲再奉聖顏。辛未，以張士貴為龔州道行軍總管，使擊反獠。（[illegible]）九月，山東、河南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illegible]）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illegible]）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illegible]）冬，十月，庚申，上還京師。十一月壬辰，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為司空。（[illegible]）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許，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神符[illegible]）如其有才，雖讎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所舉，非私親也。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園；（[illegible]）丙辰，校獵少陵原。（[illegible]）戊午，還宮，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illegible]）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illegible]）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illegible]）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illegible]）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illegible]）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illegible]）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工部尚書段綸奏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illegible]）上曰：得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意邪！（[illegible]）乃削綸階。（[illegible]）獠反，（[illegible]）命邗江府統軍牛進達擊破之。（[illegible]）上問魏徵曰：群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illegible]）對曰：臣

觀百司奏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illegible]）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illegible]）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illegible]）命國人從其俗焚尸葬之。辛丑行軍總管張士貴討東西王洞反獠平之（東西王洞[illegible]）。上欲分遣大臣爲諸道黜陟大使（[illegible]）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起滯淹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三月庚辰上幸九成宮。夏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初吐谷渾可汗伏允（[illegible]）遣使入貢未返大掠鄯州而去（[illegible]）上遣使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仍爲其子尊王求婚上許之令其親迎（[illegible]）尊王又不至伏允又遣兵寇蘭廓二州（[illegible]）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illegible]）又執唐使者（[illegible]）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親諭以禍福伏允終無悛心（[illegible]）六月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爲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樊興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党項之衆以擊之（[illegible]）秋七月山東河南淮海之間大水。上屢請上皇避暑九成宮上皇以隋文帝終於彼惡之（九成宮[illegible]）冬十月營大明宮以爲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辛丑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奔八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illegible]）吐谷渾驅牧馬而遁。甲子上還京師。右僕射李靖以疾遜位許之十一月辛未以靖爲特進封爵如故祿賜[illegible]

卒竝依舊給俸疾小瘳[illegible]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illegible] 甲申吐蕃贊普棄宗弄讚[illegible]遣使入貢仍請昏[illegible]吐蕃在吐谷渾西南近世浸彊蠶食他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illegible]然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鄰畏之上遣使者馮德遐往慰撫之 丁亥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illegible] 上欲得李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illegible] 靖聞之請行上大悅十二月辛丑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兵部尚書侯君集為積石道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為鄯善道涼州都督李大亮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為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為鹽澤道行軍總管[illegible] 并突厥契苾之眾擊吐谷渾 帝聘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為充華[illegible] 詔已行冊使將發[illegible] 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上[illegible] 帝聞之大驚手詔深自克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稱許嫁陸氏無顯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爽亦表言初無婚姻之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為陛下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

外人意或當如是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中牟丞皇甫德參[illegible] 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illegible] 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illegible] 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illegible] 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illegible] 唯陛下裁察上曰

朕罪狀之則誰敢復言[illegible]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
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
如[illegible]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illegible]中書舍
人高季輔上言[illegible]外官卑品[illegible]飢寒切身難
保清白今倉廩浸實宜量加[illegible]可責以不貪
嚴設科禁又密王元曉等皆陛下之弟比見帝子拜
[illegible]叔皆答拜[illegible]宜訓
[illegible]書奏上善之西突厥[illegible]咥陸可汗卒其弟同
[illegible]立是爲沙鉢羅咥利失可汗[illegible]

九年春正月党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庚
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渾[illegible]壬辰
赦天下乙酉鹽澤道[illegible]高甑生擊叛羌破
之庚寅詔民貲分三等[illegible]宜分九等[illegible]上謂魏
徵曰齊後主周天元[illegible]皆[illegible]厚自奉養力竭而
亡譬如饞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illegible]
[illegible]然二主孰爲優劣對曰齊後
[illegible]多門[illegible]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
[illegible]尤劣也夏閏四月癸酉任城王

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illegible]
[illegible]吐谷渾可汗
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illegible]諸將以爲馬無草
[illegible]不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illegible]段志玄軍還纔
[illegible]州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衆爲之用故也
今一敗之後鼠逃鳥散斥候亦絕君臣攜離父子相
[illegible]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
之[illegible]

[illegible]
其[illegible]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任
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
[illegible]兵名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癸巳靖
[illegible]牛心堆[illegible]

又敗諸赤水源

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經破邏眞谷其地無水人齕冰馬噉雪……追及伏允於烏海……破之獲其名王薛萬均薛萬徹又敗天柱王

上皇自去秋得風疾庚子崩於垂拱殿

甲辰羣臣請上準遺誥視軍國大事上不許乙巳詔太子承乾於東宮平決庶政

赤水之戰薛萬均薛萬徹輕騎先進爲吐谷渾所圍兄弟皆中槍（騎奇寄翻中竹仲翻）失馬步鬬從騎死者什六七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力奮擊所向披靡萬均萬徹由是得免李大亮敗吐谷渾於蜀渾山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敗吐谷渾於居茹川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至且末窮其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考異曰……伏允……）將奔于闐契苾何力欲追……力曰虜非有城郭

隨水草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散豈得傾其巢穴乎乃自選驍騎千餘直趣突倫川萬均乃引兵……士卒刺馬血飲之……二十餘萬……至柏

大寧王順隋氏之甥伏允之子也爲侍子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子爲太子……會李……天柱王……人……逃磧中十餘日衆……天柱王順因衆心斬……爲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爲可汗壬子……平吐谷渾乙卯詔……以慕容順爲……呂烏甘豆可汗……衆仍命李大亮

六

上詔之細務仍委太子太子頗能聽斷是後上每
出行幸常令居守監國 秋七
月庚子鹽澤道行軍副總管劉德敏擊羌破之
丁巳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務在隆厚期限
既促功不能及祕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聖人薄葬
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為親之累
故不為耳昔張釋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雖
錮南山猶有隙（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
國家有廢興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

其言深切誠合至理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
葬其親乃以秦漢為法臣竊為陛下不取雖復不藏
金玉 後世但見丘壟如此其大安知無
金玉邪且今釋服已依霸陵（用漢文帝遺詔三十七日釋服也）而丘
壟之制獨依長陵恐非所宜伏願依白虎通 所
為三仞之墳器物制度率皆節損仍刻石立之
陵旁別書一通藏之宗廟用為子孫永久之法疏
奏不報世南復上疏以為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
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為數十年之功恐於人
力有所不逮上乃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詳處其宜

房玄齡等議以為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
丈 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
陵之制從之 辛亥詔國初草創宗廟之制未備今
將遷祔宜令禮官詳議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
三穆而虛太祖之位 於是增修太廟祔弘農府
君 祖舊神主四為六室 房玄齡等
武昭王為始祖（涼武昭王李暠）左庶子于志寧議
以為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上從之 党
項 李靖之擊吐谷渾也厚賂党項使為鄉
導 党項酋長拓跋赤辭來謂諸將曰隋人無信

喜暴掠我 今諸軍苟無異心我請供其資糧如
或不然我將據險以塞諸軍之道 諸將與之盟
而遣之赤水道行軍總管李道彥行至闊水（闊水在党項羈縻）
見赤辭無備襲之獲牛羊數千頭於是羣羌怨
怒屯野狐峽道彥不得進赤辭擊之道彥大敗死者
數萬 退保松州左驍衛將軍樊興逗遛失軍期（逗遛音）
士卒失亡多乙卯道彥興皆坐減死徙邊上遣使勞
諸軍 薛萬均排毀契苾何力白稱
己功 拔刀起欲殺萬均諸將救止
力何力具言其狀

（閣中及見排毀之狀也）上怒，欲解萬均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羣胡無知，以陛下為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且使胡人謂諸將皆如萬均，將有輕漢之心。上善之而止。尋令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北門，玄武門也。按會要，貞觀[illegible]）尚宗女臨洮縣主（[illegible]）。

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甑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甑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八月，庚辰，甑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寬其罪。上曰：甑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甑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illegible]）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為此不敢赦耳。（[illegible]）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見也。（[illegible]）

上欲自詣園陵（[illegible]），羣臣以上哀毀羸瘠，固諫而止（[illegible]）。

冬，十月，乙亥，處月初遣使入貢。處月、處密，皆西突厥之別部也。

庚寅，葬太武皇帝於獻陵（獻陵在京兆三原縣東[illegible]十八里），廟號高祖；以穆皇后祔葬（[illegible]）。加號太穆皇后。

十一月，庚戌，詔議於太原立高祖廟，秘書監顏師古議以為：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戊午，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illegible]）。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illegible]）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魏徵曰：瑀違眾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向不遇聖明，求免難矣！

特進李靖（[illegible]）上書請依遺詔，御常服，臨正殿，弗許。（[illegible]）

吐谷渾甘豆可汗久質中國，國人不附，竟為其下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國中大亂。十二月，詔兵部尚書侯君集等將兵援之，先遣使者諭解（[illegible]），有不奉詔者，隨宜討之。

十年（[illegible]）春，正月，甲午，上始親聽政。

辛丑，以突厥拓設阿史那社爾為左驍衛大將軍（[illegible]）。社爾，處羅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聞。可汗以為拓設，建牙於磧北，與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居官十年，未嘗有所賦斂（[illegible]）。諸設或鄙其不能為富貴，社爾曰：部落苟豐

於我足矣諸設懼服（突厥謂子弟典兵者爲設）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設（事見一百九十二卷元年）社爾兵亦敗將其餘衆走保西陲（陲邊也）頡利可汗既亡（事見上卷四年）西突厥亦亂咄陸可汗兄弟爭國（事見上卷）社爾詐往降之引兵襲破西突厥取其地幾半有衆十餘萬自稱荅布可汗社爾乃謂諸部曰首爲亂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爲先可汗報仇擊滅之諸部皆諫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鎮撫今遽捨之遠去西突厥必來取其故地社爾不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會咥利失可汗立（見上八年）社爾之衆苦於久役多棄社爾逃歸薛延陀縱兵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帥衆來降 敕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 留社爾於長安尚皇妹南陽長公主（新舊書皆作衡陽長公主）典屯兵於苑內 癸丑徙趙王元景爲荊王魯王元昌爲漢王鄭王元禮爲徐王徐王元嘉爲韓王荊王元則爲彭王滕王元懿爲鄭王吳王元軌爲霍王豳王元鳳爲虢王陳王元慶爲道王魏王靈夔爲燕王 吳王越王泰爲魏王燕王祐爲齊王梁王愔爲蜀王郯王惲爲蔣王漢王貞爲越王申王慎爲紀王（自恪以下皆皇子也）二月乙丑以元景爲荊州都督元昌爲梁州都督元禮爲徐州都督元嘉爲潞州都督元則爲遂州都督靈夔爲幽州都督恪爲潭州都督泰爲相州都督祐爲齊州都督愔爲益州都督惲爲安州都督貞爲揚州都督泰不之官以金紫光祿大夫張亮行都督事（唐制凡…）上以泰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 二月丁西吐谷渾王諾曷鉢遣使請頒曆行年號遣子弟入侍並從之 丁未以諾曷鉢爲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 癸丑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 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夏六月壬申以溫彥博爲右僕射太常卿楊師道爲侍中 侍中魏徵屢以目疾求爲散官 上不得已以徵爲特進仍知門下事 朝章國典參議得失 徒流以上罪詳事聞奏其祿賜吏卒並同職事 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

與上從容商略古事好呼到翻從千容翻因而獻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鞫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為申理由是宮壼之中刑無枉濫豫章公主早喪其母后收養之慈愛逾於所生[illegible]妃嬪以下有疾后親撫視輟己之藥膳以資之宮中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illegible]常白后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illegible]后不許曰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上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夜不離側[illegible]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上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上擐甲出閤問狀后扶疾以從[illegible]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illegible]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為善有福則吾不為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illegible]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柰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為所不為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私以語房玄齡[illegible]玄齡白上上哀之欲為之赦[illegible]

后固止之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謀祕計未嘗宣泄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illegible]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使其子孫保全慎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足矣[illegible]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illegible]願勿以丘壟勞費天下但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illegible]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兒女輩不必令來見其悲哀徒亂人意因取衣中毒藥以示上曰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從乘輿不能當呂后之地耳呂后事見[illegible]己卯崩于立政殿[illegible]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駁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當朝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見四十六卷漢[illegible]是開其禍敗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宮司并女則奏之[illegible]

（箸二人，掌經史教學；女史，老者司籍也。）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言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illegible]），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秋，八月，丙子，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illegible]），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冬，十一月，庚寅，葬文德皇后於昭陵（昭陵在京兆醴泉縣西北六十里[illegible]）。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眾出肅章門（唐六典：[illegible]）。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開營內之（[illegible]）；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辯真偽。」竟留使者至明。上聞而歎曰：「真將軍也！」（[illegible]）上復為文刻之石（[illegible]），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illegible]），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己有。今因九嵕山為陵（[illegible]），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illegible]），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

上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illegible]），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illegible]）。」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illegible]）。十二月，戊寅，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朱俱波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illegible]）。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唯諸公匡其不逮耳。」魏王泰有寵，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為諸王所顛躓（[illegible]），彼豈非天子兒邪（[illegible]）！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illegible]），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illegible]）房玄齡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春秋傳：僖七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八年，公會王人[illegible]于洮。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illegible]）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

忿鄉者之忿皆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
人主發言何得容易（易以豉翻）上曰濟令不可數[illegible]
[illegible]官長不[illegible]盡記（長知兩翻）又前後差違
[illegible]以為姦自今變[illegible]皆宜詳慎而行之 治書侍御
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
萬緡[illegible] 上曰
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
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
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
珠於谷[illegible]漢之桓靈[illegible]
卿欲以桓靈俟我邪[illegible]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是歲更命統軍為別將果毅都尉[illegible]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
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illegible]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
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illegible]五十人為

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長知兩翻）每人兵甲[illegible]
有數皆自備輸之庫有征行則給之年二十為兵六
十而免其能騎射者為越騎[illegible]其
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其屬教戰[illegible]當
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予讀曰與）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
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一月而更[illegible]
十一年春正月徙鄶王元裕為鄧王[illegible]譙王元名
為舒王 辛卯以吳王恪為安州都督晉王治為并州都
督紀王慎為秦州都督將之官上賜書戒敕曰吾欲
遺汝珍玩恐益驕奢[illegible]不如得此一言耳 上作
飛山宮[illegible]
庚子特進魏徵上疏[illegible]以為煬帝恃其[illegible]不
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
為墟陛下撥亂返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
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
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illegible]
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illegible]以為舊法兄弟異居
蔭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蔭而止應配流

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沒，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天下稱賴焉。玄齡等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武德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房玄齡等建議，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又刪武德以來敕，為七百條，至是頒行之。又定枷杻鉗鏁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

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則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蒼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

二月丁巳，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甲子，上行幸洛陽宮。上至顯仁宮，官吏以缺儲偫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嫌不足乎。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庚子，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

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房玄齡、魏徵上所定新禮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詔行之。以禮部尚書王珪為魏王泰師。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

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笄音雞，竹器……婦盥饋，盥音管，以盥水沃洗手也。婦以特豚饋舅姑……舅坐于阼階西面，姑坐于房外南面，婦執笄……東面拜奠于舅席，婦又執腶脩升進北面拜……始入于室，婦盥饋特豚，明婦順也……）是後公主始行婦禮，自珪始。

羣臣屢請封禪，（……五年，諸州朝集使請封禪……羣臣復請……六年又請……）上使祕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易，以豉翻。）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撙，……翻；樂音洛。）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僭，……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治，直吏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一

（起彊圉作噩五月，盡上章困敦八月，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上

貞觀十一年（丁酉）

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少，詩沼翻。）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言居官日位不期而驕……不期而侈……）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豈得擬倫？然隋以富強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夫音扶。）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六月，

右僕射虞恭公溫彥博薨
掌機務知無不為上謂侍臣曰彥博以
憂國之故精神耗竭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
其安逸竟夭天年 丁巳上幸明德宮
己未詔荊州都督荊王元景等二十
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世襲 戊辰又以功臣
長孫無忌等十四人為刺史 亦令世襲非有大
故不得黜免 己巳徙許王元祥為江王 秋七月
癸未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

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
魏徵上疏
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
外 自王道休明十有餘
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
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 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
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
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 然才
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

豈不深乎 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
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
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
禮信用之何憂不治 不然危亡之期未
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
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
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
諫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乙
詔洛陽宮為水
者少加修繕纔令可居 自外眾材
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
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給遭水者 八
月甲子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
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
事煩民夫亦何傷 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
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
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
而遣之 侍御史馬周上疏 以為三代及
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
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

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illegible]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嚮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illegible]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illegible]夫昧爽丕顯後世猶怠[illegible]陛下少居民間知百姓之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illegible]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illegible]故當修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已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illegible]貞觀之初天下饑歉[illegible]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illegible]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illegible]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illegible]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illegible]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illegible]為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illegible]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illegible]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諸王但無縲紲耳[illegible]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illegible]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illegible]邊遠之處用人更[illegible]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冬十月癸丑詔勳戚亡者皆陪葬山陵[illegible]

武則天入宮

上獵於洛陽苑，（唐六典：洛陽苑在都城之西，北拒邙山，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穀、洛二水會於其間。東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周迴一百二十六里。）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鐙，音鐙，丁鄧翻，鞍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武德中，上為天策上將，儉為天策長史。將，即亮翻。）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陸賈諫漢高祖之辭。治，直之翻。）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為，于偽翻。）尋加光祿大夫。

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數，所角翻。）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戶三百。上曰：長史權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範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畋獵，豈得獨罪萬紀！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折，之舌翻。）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孔子曰：君明則臣直。）上悅。

十一月，辛卯，上幸懷州；丙午，還洛陽宮。

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為才人。（考異曰：武氏則天本紀崩時年八十三，唐書紀、唐曆八十一，吳兢則天實錄、唐統紀、唐年小錄、聖運圖、會要皆云八十二。按武氏入宮年十四，今從實錄，故置此年。）

十二年春，正月，乙未，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已上遇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我諸子乎？特進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為王降乘，誠非所宜當。上曰：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他日不為公輩之主！何得輕之！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

吏部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雖累葉陵夷，苟他族欲與為昏姻，必多責財幣，或舍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惡之，命士廉等徧責天下譜諜，質諸史籍，考其真偽，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為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為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卬然

[illegible]

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棄廉忘恥，不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勳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行，下孟翻）。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而求與為昏，雖多輸金帛，猶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釐正訛謬，舍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於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

二月，乙卯，車駕西巡。癸亥，幸河北，觀砥柱。甲子，巫州獠反，夔州都督齊善行敗之，俘男女三千餘口。乙丑，上祀禹廟。丁卯，至柳谷，觀鹽池。庚午，至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車駕，盛飾廨舍樓觀（觀，古玩翻），又飾羊百餘頭、魚數百頭以饋貴戚。上數之曰（數，所具翻）：「朕巡省河、洛（省，悉景翻），凡有所須，皆資庫物。卿所為，乃亡隋之弊俗也。」甲戌，幸長春宮。戊寅，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閏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丁未，車駕至京師。

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為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丙子，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

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上欲誅之，納戴冑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臣有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夏五月壬申，弘文館學士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卒。上哭之慟。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秋七月癸酉，以吏部尚書高士廉為右僕射。乙亥，吐蕃寇弘州。八月，巂州山獠反，燒殺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餘家。

初，上遣使者馮德遐撫慰吐蕃，吐蕃聞突厥、吐谷渾皆尚公主，遣使隨德遐入朝，多齎金寶，奉表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弄讚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許尚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間，唐禮遂衰，亦不許。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為吐蕃所掠。吐蕃進破党項、白蘭諸羌，帥眾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都督韓威。羌酋閻州刺史別叢卧施、諾州刺史把利步利並以州叛歸之。連兵不息，其大臣諫不聽而自縊者凡八輩。壬寅，以吏部尚書侯君集為當彌道行軍大總管，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為白蘭道、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為闊水道、左領軍將軍劉蘭為洮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吐蕃攻城十餘日，進達為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蕃於松州城下，斬首千餘級。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

甲寅，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

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初，突厥頡利既亡，北方空虛，（[illegible]）薛延陀真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於都尉揵山北，獨邏水南，（按薛延陀建庭之地，在鬱督軍山東，[illegible]）勝兵二十萬，（[illegible]）立其二子拔酌、頡利苾主南北部。（[illegible]）上以其強盛，恐後難制，癸亥，拜其二子皆為小可汗，各賜鼓纛，（[illegible]）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冬，十月，乙亥，巴州獠反。（[illegible]）己卯，畋于始平。（[illegible]）乙未，還京師。鈞州獠反，（[illegible]）遣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

十一月，丁未，初置左右屯營飛騎於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衣五色袍，乘駿馬，以虎皮為韉，（[illegible]）凡遊幸則從焉。

己巳，明州獠反，（[illegible]）遣交州都督李道彥討平之。

十二月，辛巳，左武候將軍上官懷仁擊反獠於壁州，（[illegible]）

（[illegible]）大破之，虜男女萬餘口。

是歲，以給事中馬周為中書舍人。周有機辯，中書侍郎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搉古今，（[illegible]）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霍王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為徐州刺史，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illegible]）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夫人有所短，乃見所長；（[illegible]）至於霍王，無所短，吾何以稱其長哉！」

初，西突厥咥利失可汗分其國為十部，每部有酋長一人，（[illegible]）仍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居碎葉以東；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居碎葉以西；通謂之十姓。（[illegible]）咥利失失眾心，為其臣統吐屯所襲。咥利失兵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新書曰：[illegible]）統吐屯等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會統吐屯為人所

欲谷設兵亦敗，咥利失復得故地。[illegible]至是，西部竟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既立，與咥利失大戰，殺傷甚衆，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屬乙毗咄陸，以東屬咥利失。[illegible]處月、處密與高昌共攻拔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廬舍而去。[illegible]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車駕謁獻陵。[illegible]丁未，還宮。戊午，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少師。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illegible]男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女為韓王妃，[illegible]深畏滿盈，上表請解機務，[illegible]上不許。玄齡固請不已，詔斷表，乃就職。[illegible]太子欲拜玄齡，設儀衛待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illegible]禮部尚書永寧懿公王珪薨。[illegible]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於令，三品已上皆立家廟，[illegible]珪通貴已久，獨祭於寢，為法司所劾，[illegible]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illegible]

二月庚辰，以光祿大夫尉遲敬德為鄜州都督。[illegible]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illegible]上為之流涕曰：「卿復服，朕不疑卿，故語卿，何更恨邪！」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illegible]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臣所願也。」上乃止。戊戌，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illegible]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

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良家有才行者充，以禮聘納；其沒官口及素微賤之人，皆不得補用。上從之。

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春冰；宗族憂虞，如置湯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兩漢罷侯置守，蠲除曩

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剿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涉汴之旨，賜其性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詔停世封刺史。

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絕西域朝貢，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內屬，文泰與西突厥共擊之。上下書切責，徵其大臣阿史那矩，欲與議事，文泰不遣，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頡利之亡也，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蔽匿不遣。又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問狀，且謂其使者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脫略，無藩臣禮，所置官號，皆準天朝，築城掘溝，預備攻討。我使者至彼，文泰語之云：『鷹飛于天，雉伏于蒿，貓遊于堂，鼠噍于宂

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又遣使謂延陀曰：既爲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爲拜其使者。事人無禮，又間鄰國，爲惡不誅，善何以勸。明年當發兵擊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報，請發所部爲軍導以擊高昌。上遣民部尚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齎繒帛賜薛延陀，與謀進取。夏四月戊寅，上幸九成宮。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歷位中郎將，居家無賴，怨突利斥己，乃誣告其謀反，上由是薄之，久不進秩。結社率陰結故部落，得四十餘人，謀因晉王治四鼓出宮，開門辟仗，馳入宮門，直指御帳，可有大功。甲申，擁突利之子賀邏鶻夜伏於宮外。會大風，晉王未出，結社率恐曉，遂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廄，盜馬二十餘匹，北走度渭，欲奔其部落，追獲，斬之。原賀邏鶻，投於嶺表。庚寅，遣武候將軍上官懷仁擊巴、壁、洋、集四州反獠，平之，虜男女六千餘口。五月，旱。甲寅，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爲：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上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廄馬二匹。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牂柯開道，經西趙，出邕州，以通交、桂，蠻、俚降者二萬八千餘戶。丙申，立皇弟元嬰爲滕王。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秋七月庚戌，詔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長保邊塞。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言：頡利既敗，其部落咸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厥，止

一人爲百姓害，實不忍取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畜牧，今戶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許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將遣突厥渡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鎮撫部落。其踰分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上御齊政殿餞之。思摩涕泣，奉觴上壽曰：奴等破亡之餘，分爲灰壤，陛下存其骸骨，復立爲可汗，願萬世子孫恒事陛下。又遣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就其種落，築壇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忠，蘇尼失之子也。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及出塞，懷慕中國，見使者必泣涕請入侍，詔許之。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詔以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比來訴訟者或自毀耳目，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後依法。冬十月甲申，車駕還京師。戊辰，尚書左丞劉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十一月辛亥，以侍中楊師道爲中書令。上猶冀高昌王文泰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軍大總管、吏部尚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等將兵擊之。乙亥，立皇子福爲趙王。己巳，吐谷渾王諾曷鉢來朝，以宗女爲弘化公主妻之。壬辰，上畋於咸陽；癸巳，還宮。太子承乾頗以游畋廢學，右庶子張玄素諫，不聽。是歲，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一十一。太史令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善咒術，能令人立死，復咒之使蘇。上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爲物所擊，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

無堅物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時臥疾謂其子曰吾

聞有金剛石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

試焉奕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時年八十五又集魏晉

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西突厥咥利失可汗之臣俟利發與乙毗咄陸可汗

通謀作亂咥利失可汗窮蹙逃奔鏺汗而死

弩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

布特勒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沙鉢羅葉

護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鄯善且

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附之

鏃曷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燖觸水昆等國

皆附之

以伊列水為境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上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長安繫

囚大辟以下免延康里今年租賦賜泰府僚屬及同

里老人有差

二月丁丑上幸國子

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

第帛有差

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

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

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二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壬午上行幸驪山溫湯辛卯還宮乙未詔求近世名儒梁皇甫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以聞當加引擢

三月竇州道行軍總管党仁弘擊羅竇反獠破之俘七千餘口

辛丑流鬼國遣使入貢去京師萬五千里濱於北海南鄰靺鞨未嘗通中國重三譯而來上以其使者佘志為騎都尉

丙辰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

夏五月壬寅徙燕王靈夔為魯王

上將幸洛陽命將作大匠閻立德行清暑之地秋八月庚午作襄城宮於汝州西山立德立本之兄也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今來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三萬已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頓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為發疾卒子智盛立軍至柳谷諜者言文泰刻日將葬國人咸集於彼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將辛獠兒為前鋒夜趨其都城高昌逆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盛致書於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

國襲位未幾惟尚書憐察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君集命填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人皆室處又為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飛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約有急相助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為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以城降智盛窮蹙癸酉開門出降

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考異曰舊傳戶八千口三萬七千七百今從實錄）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上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為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

其可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為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為庭州各置屬縣乙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君集虜高昌王智盛及其羣臣豪傑而還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侯君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焉耆與之合勢焉耆喜聽命及高昌破焉耆王詣軍門謁見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為高昌所奪君集奏并高昌所掠焉耆民悉歸之冬十月甲戌荊

王元景等復表請封禪上不許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尉氏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唐制上縣尉從九品上中下縣尉從九品下）州司以聞上怒命斬之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衝命追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上悅擢仁軌為櫟陽丞上將幸

同州校獵仁軌上言（上，時掌翻）今秋大稔，民收穫者什（纔）一二，使之供承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功，實妨農事。願少留鑾輿旬日，俟其畢務，則公私俱濟。上賜璽書嘉納之（治，直之翻；少，詩沼翻；俟，士史翻），尋遷新安令（唐初置新安縣，屬穀州；貞觀元年，穀州廢，縣屬洛州。唐制：畿縣令正六品下，上縣從六品上，中縣正七品上，中下縣從七品上，下縣從七品下）。閏月乙未，行幸同州；庚戌，還宮。丙辰，吐蕃贊普遣其相祿東贊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昏（相，息亮翻）。上許以文成公主妻之（文成公主，宗女也。妻，七細翻）。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郊。時戊寅曆以癸亥為朔（行戊寅曆……），宣義郎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旦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眾議以仁均定朔微差，淳風推校精密，請如淳風議，從之。丁卯，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朞，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舊禮，高祖服齊衰三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而嫂叔、弟妻、夫兄無服，舅服緦麻，今加小功……子婦……。齊，音咨；衰，士回翻）。丙子，百官復表請封禪，詔許之（復，扶又翻；禪，時戰翻）。更命諸儒詳定儀注，以太常卿楊師道等為封禪使（使，疏吏翻）。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使過所稽緩（唐司門郎中、員外郎掌天下諸門及關出入往來之籍賦。凡天下之關二十有六，所以限內外、隔華夷、設險作固、閑邪正禁者也。凡度關者，先經本部司門請過所。給使……內給使，以宦官為之……），給使奏之；上怒，出元方為華陰令（華陰縣屬華州。華，戶化翻）。魏徵諫曰：帝王震怒，不可妄發。前為給使，遂夜出敕書，事如軍機，誰不驚駭！況宦者之徒，古來難養，輕為言語，易生患害（易，以豉翻），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長，知兩翻），所宜深慎。上納其言。尚書左丞韋悰句司農木價貴於民間（句，古侯翻……），奏其隱沒。上召大理卿孫伏伽書司農罪。伏伽曰：司農無罪。上怪問其故，對曰：只為官木貴，所以私木賤。向使官木賤，私木無由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上悟，屢稱其善，顧謂韋悰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獻俘于觀德殿（觀德殿在……），行飲至禮，大酺三日（酺，薄乎翻）。尋以智盛為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付太常，增九部樂為十部（唐六典：凡大宴會，則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華夷：一曰燕樂伎……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下，遐稼翻）。中書

郎岑文本上疏[illegible]以為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掛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illegible]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illegible]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illegible]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illegible]復備驅馳[illegible]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illegible]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又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內出高昌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辯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載孔子答定公之言）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辯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illegible]

楚莊赦絕纓之罪[illegible]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釋之侯君集馬病蚛顙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霑其膿而嗅之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括州刺史[illegible]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以無敕旨秋毫不受及別敕既下[illegible]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及雜綵千段賜之癸卯上獵於樊川[illegible]乙巳還宮魏徵上疏以為在朝群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illegible]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illegible]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illegible]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成

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偽成俗矣上納之

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

上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宮中擊鼓玄素叩閤切諫太子出其鼓對玄素毀之太子久不出見官屬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且宮中唯有婦人不知有如樊姬者乎太子不聽玄素少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尉時何官對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恥之出閤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群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恥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遂良亮之子也孫伏伽與玄素在隋皆為令史伏伽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御史劾之上曰昔唐虞大聖貴為天子不能化其子況刺史獨能使其民皆為善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掩蔽縱捨罪人自今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刺史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庶以肅清姦惡耳

上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

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六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千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二（[illegible]）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中

貞觀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祿東贊為右衞大將軍（[illegible]）上嘉祿東贊善應對以琅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illegible]）辭曰臣國中自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illegible]）丁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蕃（[illegible]）贊普大喜見道宗盡子婿禮慕中國衣服儀衞之美為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illegible]）自服紈綺以見公主其國人皆以赭塗面公主惡之贊普下令禁之亦漸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國學受詩書

乙亥突厥俟利苾可汗始帥部落濟河（[illegible]）建牙於故定襄城（[illegible]）有戶三萬勝兵四萬（[illegible]）馬九萬匹仍奏言（[illegible]）蒙恩為部落之長（[illegible]）願子子孫孫為國家一犬守吠北門若薛延陀侵逼請從家屬入長城詔許之

上將幸洛陽命皇太子監國（[illegible]）留右僕射高士廉輔之（[illegible]）辛巳行及溫湯（[illegible]）衞士崔卿刁文懿（[illegible]）憚於行役冀上驚而止乃夜射行宮矢及寢庭者五皆以大逆論（[illegible]）三月戊辰幸襄城宮地既煩熱復多毒蛇（[illegible]）庚午罷襄城宮分賜百姓免閻立德官（[illegible]）

夏四月辛卯朔詔以來年二月有事于泰山（[illegible]）

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illegible]）與諸術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己酉書成上之（[illegible]）才皆為之叙質以經史其序宅經以為近世巫覡（[illegible]）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庾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illegible]）

敘祿命以為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魯莊公法應貧賤，又尫弱短陋，惟得長壽；秦始皇法無官爵，縱得祿，少奴婢，為人無始有終；漢武帝、後魏孝文帝皆法無官爵；宋武帝祿與命並當空亡，唯宜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夭。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以為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既終，永求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歲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為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為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為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以希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術士皆惡其言，而識者皆以為確論。

丁巳，果毅都尉席君買帥精騎百二十襲擊吐谷渾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弟三人。初，丞相宣王專國政，陰謀襲弘化公主，劫其王諾曷鉢奔吐蕃。諾曷鉢聞之，輕騎奔鄯善城，其臣威信王以兵迎之，故君買為之討誅宣王。國人猶驚擾，遣戶部尚書唐儉等慰撫之。

五月壬申，并州父老詣闕請上封泰山畢，還幸晉陽，上許之。丙子，百濟來告其王扶餘璋之喪，遣使冊命其嗣子義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太史令薛頤上言未可東封。辛亥，起

奏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詔[illegible] 太子左庶子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就職[illegible] 太子治宮室妨農功[illegible]之樂[illegible]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illegible]志寧上書以為自易牙以來宦官覆亡國家者非一今殿下親寵此屬使陵易衣冠不可長也[illegible]太子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illegible]又私引突厥達哥支入宮[illegible]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思政紇干承基殺之[illegible]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塊[illegible]竟不忍殺而止 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使入貢[illegible]秋七月甲戌命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即其所號立為可汗賜以鼓纛[illegible]上又命使者多齎金帛歷諸國市馬[illegible]魏徵諫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馬彼必以為陛下志在市馬以立可汗為名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淺[illegible]若不得立[illegible]深諸國聞之亦輕中國市或不得得亦非美[illegible]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illegible]乙毗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咄陸

浸強大西域諸國多附之未幾乙毗咄陸使石國吐屯擊沙鉢羅葉護擒之以歸殺之[illegible] 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illegible]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illegible]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illegible]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illegible]八月己亥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illegible]此有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illegible]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紿之曰皆無恙[illegible]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上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illegible]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illegible]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凋瘵未復吾不欲勞之[illegible] 乙巳上謂侍

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illegible]）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治，直吏翻；易，以豉翻。）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冬，十月，辛卯，上校獵伊闕；壬辰，幸嵩陽；（[illegible]）辛丑，還宮。

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卒，子恤翻。）朕唯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illegible]）其為長城，豈不壯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勣為兵部尚書。

壬申，車駕西歸長安。

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從，才用翻。）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拉，盧合翻。）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僕骨、迴紇、靺鞨、霫等兵，（[illegible]）合二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illegible]）俟利苾可汗不能御，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illegible]）

癸酉，上命營州都督張儉帥所部騎兵及奚、霫、契丹壓其東境；以兵部尚書李世勣為朔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六萬，騎千二百，屯羽方；（[illegible]）右衛大將軍李大亮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四萬，騎五千，屯靈武；（[illegible]）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將兵一萬七千，為慶州道行軍總管，出雲中；涼州都督李襲譽為涼州道行軍總管，出其西。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彊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退。吾已敕思摩燒薙秋草，（薙，他計翻，芟除也。）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頃偵者來，云其馬齧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為掎角，（[illegible]）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十二月，戊子，車駕至京師。

己亥，薛延陀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甲辰，李世勣敗薛延陀於諾真水。（[illegible]）初，薛延陀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勝；及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為伍，一人執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授以馬追奔。於是大度設將三萬騎逼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罵之。會李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將其眾自赤柯濼北走。（[illegible]）世勣選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山。（[illegible]）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真水，勒兵還

戰陳亘十里陳讀曰陣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兵薛延陀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馬執長矟直前衝之矟色角翻薛延陀衆潰副總管薛萬徹以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陀失馬不知所爲唐兵縱擊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萬徹追之不及其衆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李世勣還軍定襄突厥思結部居五臺者叛走五臺本漢太原慮虒縣久廢後魏置驢夷大業初改曰五臺有五臺山屬代州州兵追之會世勣軍還夾擊悉誅之丙子薛延陀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爲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強踰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將即亮翻[illegible]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 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朝直遙翻比毗至翻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忤五故翻冒莫北翻是以禹拜昌言見書三謨良爲此也爲于僞翻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秦置少府掌山澤之稅漢掌方府珍貨梁始爲卿隋改爲監唐從三品少監從四品掌供百工伎巧之事凡天子之服御百官之儀制展采皆率其屬以供之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illegible]營繕何預君事[illegible]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書禹謨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將即亮翻上時掌翻[illegible]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乘繩證翻爲于僞翻[illegible]上甚善之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上時掌翻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時泰奏引著作郎蕭德言[illegible]好呼到翻[illegible]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

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illegible]）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illegible]）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illegible]）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illegible]）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書，以為：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illegible]）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illegible]）時人不以為可；雖時異事異，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幾致此誤。遽遣泰歸第。

辛未，徙死罪者實西州，其犯流徙則充戍，各以罪輕重為年限。

敕天下括浮遊無籍者，限來年末附畢。（[illegible]）

以兼中書侍郎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知機密。（[illegible]）

夏四月壬子，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illegible]）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illegible]）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illegible]）對曰：臣職當載筆，（[illegible]）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illegible]）上曰：誠然。

六月庚寅，詔息隱王可追復皇太子，海陵剌王元吉追封巢王，（[illegible]）謚並依舊。（[illegible]）

甲辰，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以為：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illegible]）勤儉愛民，皆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illegible]）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況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群邪淫巧，昵近深宮。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illegible]）苦藥利病，苦言利行。（[illegible]）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其書，（[illegible]）令戶奴伺玄素早朝，（[illegible]）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illegible]）

秋七月戊子，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玄齡為司空。

庚申，制：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賦役重數，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illegible]）至是遺風猶存，故禁之。

特進魏徵

通鑑一百九十六　十六

通鑑一百九十六　十七

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illegible]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為而然[illegible]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illegible]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illegible]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豈為一人[illegible]何事過謝

八月丁酉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illegible]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群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illegible]謂侍臣曰方今群臣忠直無逾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徵疾小愈詣朝堂表辭[illegible]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illegible]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illegible]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illegible]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癸亥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鉢羅泥熟俟斤來請昏[illegible]獻馬三千貂皮三萬八千馬腦鏡一

癸酉以涼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護[illegible]西州刺史高昌舊民與鎮兵及謫徙者雜居西州[illegible]孝恪推誠撫御咸得其歡心

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殺沙鉢羅葉護并其眾又擊吐火羅滅之[illegible]自恃強大遂驕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illegible]郭孝恪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illegible]乙毗咄陸又遣處月處密二部圍天山[illegible]孝恪擊走之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降處密之眾而歸[illegible]

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為聖王為治先華夏而後夷狄[illegible]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illegible]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illegible]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illegible]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

州兵食以赴之耶。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為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為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王子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為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illegible]）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乙毗咄陸西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illegible]）虜獲甚多，不分與其下，其將泥孰啜輒奪取之。（[illegible]）乙毗咄陸怒，斬泥孰啜以徇，眾皆憤怨。泥孰啜部將胡祿屋襲擊之，乙毗咄陸眾散，走保白水胡城。於是弩失畢諸部及乙毗咄陸所部屋利啜等遣使詣闕，請廢乙毗咄陸，更立可汗。（[illegible]）上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之子（[illegible]）為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射匱既立，悉禮遣乙毗咄陸所留唐使者，帥所部擊乙毗咄陸於白水胡城。（[illegible]）乙毗咄陸出兵擊之，乙毗射匱大敗。乙毗咄陸遣使招其故部落，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戰死，一人獨存，亦不汝從！」乙毗咄陸自知不為眾所附，乃西奔吐火羅。（[illegible]）

冬，十月，丙申，殿中監郢縱公宇文士及卒。（[illegible]）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illegible]）上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illegible]）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漠北，（[illegible]）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曰：「然。朕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

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皆在涼州。（[illegible]）上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陀方強，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

[illegible]遂為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詣彼矣何
不往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徒
執之詣薛延陀置其牙帳前何力箕踞拔佩刀東
向大呼曰〔[illegible]〕豈有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天地日月
〔[illegible]〕我心因割左耳以誓其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
上聞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
親何力入薛延陀如魚趨水耳〔[illegible]〕上曰不然何力
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
狀上為之下泣〔[illegible]〕謂左右曰何力
果如何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諭薛延陀以新
興公主妻之〔妻七細翻〕以求何力〔新興公主上女也〕何力由是得
還拜右驍衛大將軍〔驍堅堯翻〕 十一月丙辰上校獵於
武功 丁巳營州都督張儉奏高麗東部大人泉蓋
蘇文弒其王武〔新書曰蓋蘇文者或號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
〔蓋古盍翻〕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
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閱者并盛陳酒饌於城南〔饌雛戀翻〕
〔[illegible]〕召諸大臣共臨視勒兵盡殺之死者百餘人
因馳入宮手弒其王斷為數段棄溝中〔斷丁管翻〕立王弟
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
書也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貌雄偉意

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上下馬常令貴
人武將伏地而履之〔[illegible]〕出行必整隊伍前導者長
呼〔[illegible]〕人皆奔迸不避阬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呼火故翻〕
〔[illegible]〕 壬戌上校獵於岐陽〔岐陽縣屬岐州貞觀七年分岐山縣置〕
〔[illegible]〕因幸慶善宮召武功故老宴賜極歡而
還〔[illegible]〕 壬申上曰朕為兆民之主皆欲使
之〔[illegible]〕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
〔[illegible]〕名俗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
〔[illegible]〕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illegible]〕
亳州刺史裴行莊奏請伐高麗〔[illegible]〕上曰高
麗王武職貢不絕為賊臣所弒朕哀之甚深固不忘
也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東彫弊吾
未忍言用兵也 高祖之入關也隋武賁郎將馮翊
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於蒲反從平京城〔此[illegible]〕
〔[illegible]〕尋除陝州總管大軍東討仁弘
轉餉不絕〔[illegible]〕歷南寧戎廣州都督〔梁以建寧為[illegible]〕
〔[illegible]〕仁弘有材略所至著聲迹上甚
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為人所訟贓百餘萬罪當死上
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illegible]〕
[illegible]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為之求生〔[illegible]〕

終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
復召五品已上集太極殿前，謂曰：法者，人君所
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黨仁弘而欲赦之，
是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日一進蔬食，以
謝罪於天三日。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
專也，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固請於庭，
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
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
以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弘為庶人，
徙欽州。癸卯，上幸驪山溫湯。甲辰，獵于驪山。

上登山，見圍有斷處，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
刑，則墮軍法；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
過也。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乙巳，還宮。刑
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敕八座
議之。議者皆以為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
宜如刑部請為是。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
且誅其父子，足累其心，
此而不顧，何愛兄弟。上從之。上問侍臣曰：自古
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二者孰愈？魏徵對曰：

君治則善惡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
為不治，縱暴愎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
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
耳（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太平元年），烏足為治哉！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人以太
子有足疾，魏王泰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
徼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
且禮，嫡子死，立嫡孫。
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

代宗，啟窺窬之源也。鄭文貞公魏
徵寢疾，上遣使者問訊，賜以藥餌，相望於道。又遣中
郎將李安儼宿其第，動靜以聞。上復與太
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
戊辰，徵薨，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喪，給羽葆鼓吹，
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一
品羽儀，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
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上自製碑文，并
為書石。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
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

朽決。今徵沒，朕亡一鏡矣。鄠尉游文芝告代州都督劉蘭成謀反。戊申，蘭成坐腰斬。右武候將軍丘行恭探蘭成心肝食之。上聞而讓之曰：蘭成謀反，國有常刑，何至如此！若以為忠孝，則太子諸王先食之矣，豈至卿邪！行恭慙而拜謝。二月壬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時皇子為都督刺史者多幼稚，遂良上疏，以為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稚，未知從政，不若且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為然。壬辰，以太子詹事張亮為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異志。亮出為洛州，君集激之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誰！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安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殊不可活，公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

上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鄜州都督尉遲敬德表乞骸骨。乙巳，以敬德為開府儀同三司，五日一參。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戊申，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鄖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鄖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郯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煙閣。齊州都督齊王祐性輕躁，其舅

尚乘直長陰弘智說之曰（尚乘局屬殿中監，有直長，掌內外閑廄之[illegible]）：王兄弟既多，陛下千秋萬歲後，（[illegible]）宜得壯士以自衛。祐以為然。弘智因薦妻兄燕弘信（[illegible]），祐悅之，厚賜金玉，使陰募死士。上選剛直之士以輔諸王，為長史、司馬，諸王有過以聞。祐昵近群小，好畋獵（[illegible]），長史權萬紀驟諫，不聽。壯士昝君謩、梁猛彪得幸於祐，萬紀皆劾逐之（[illegible]），祐潛召還，寵之逾厚。上數以書切責祐（[illegible]），萬紀恐并獲罪，謂祐曰：王審能自新，萬紀請入朝言之。乃條祐過失，迫令表首（[illegible]）。祐懼

而從之。萬紀至京師，言祐必能悛改（[illegible]）。上甚喜，勉萬紀，而數祐前過（數，所具翻），以敕書戒之。祐聞之，大怒曰：長史賣我，勸我而自以為功（言萬紀勸祐令自首，而自以為匡輔之功），必殺之。上以校尉京兆韋文振謹直，用為祐府典軍（唐制，親王府各有校尉，每一校尉領旅帥二人；王府典軍二人，正五品上；副典軍二人，從五品上；掌率校尉以下守衛陪從之事。校，戶教翻。數，所角翻。惡，烏路翻）。文振數諫，祐亦惡之。萬紀性褊隘，專以刻急拘持祐，城門外不聽出，悉解縱鷹犬，斥君謩、猛彪不得見祐。會萬紀宅中有塊夜落（塊，苦對翻，土塊），萬紀以為君謩、猛彪謀殺己，悉收繫，發驛以聞，并劾與祐同為非者數十人（[illegible]）。

上遣刑部尚書劉德威往按之，事頗有驗，詔祐與萬紀俱入朝。祐既積忿，遂與燕弘信兄弘亮等謀殺萬紀。萬紀奉詔先行，祐遣弘亮等二十餘騎追射殺之（[illegible]）。祐黨共逼韋文振，欲與同謀，文振不從，馳走數里，追及殺之。寮屬股慄，伏地莫敢仰視（[illegible]）。祐因私署上柱國、開府等官，開庫物行賞，驅民入城，繕甲兵樓堞，置拓東王、拓西王等官。吏民棄妻子夜縋出亡者相繼，祐不能禁（[illegible]）。三月，丙辰，詔兵部尚書李世勣等發懷、洛、汴、宋、潞、滑、濟、鄆、海九州兵討之（[illegible]）。上賜祐手敕曰：

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為此耳（[illegible]）。祐召燕弘亮等五人宿於臥內，餘黨分統士眾，巡城自守。祐每夜與弘亮等對妃宴飲，以為得志；戲笑之際，語及官軍，弘亮等曰：王不須憂！弘亮等右手持酒卮，左手為王揮刀拂之（[illegible]）！祐喜，以為信然。傳檄諸縣，皆莫肯從。時李世勣兵未至，而青、淄等數州兵已集其境（[illegible]）。齊府兵曹杜行敏等陰謀執祐，祐左右及吏民非同謀者無不響應。庚申，夜，四面鼓譟，聲聞數十里（[illegible]）。祐黨有居外者，眾皆攢刃殺之。祐問何聲，左右

紿云英公統飛騎已登城矣。（[illegible]）行敏分兵鑿垣而入，祐與弘亮等被甲執兵入室閉扉拒戰，（[illegible]）行敏等千餘人圍之，自旦至日中不克。行敏謂祐曰：「王昔為帝子，今乃國賊，不速降，立為煨燼矣。」（[illegible]）因命積薪欲焚之。祐自牖間謂行敏曰：「即啟扉，獨慮燕弘亮兄弟死耳。」行敏曰：「必相全。」祐等乃出。或抉弘亮目，投睛於地，（[illegible]）餘皆撾折其股而殺之。執祐出牙前示吏民，還鎖之於東廂，齊州悉平。乙丑，敕李世勣等罷兵。祐至京師，賜死於內侍省，（[illegible]）同黨誅者四十四人，餘皆不問。祐之初反也，（[illegible]）齊州人羅石頭面數其罪，援槍前欲刺之，為燕弘亮所殺。祐引騎擊高村，村人高君狀遙責祐曰：「主上提三尺劍取天下，億兆蒙德，仰之如天。王忽驅城中數百人欲為逆亂，以犯君父，無異一手搖泰山，何不自量之甚也！」（[illegible]）祐縱擊虜之，慚不能殺。敕贈石頭亳州刺史，以君狀為榆社令，（[illegible]）以杜行敏為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其同謀執祐者，

官賞有差。上檢祐家文疏，得記室郟城孫處約諫書，（[illegible]）嗟賞之，累遷中書舍人。庚午，贈權萬紀齊州都督，賜爵武都郡公，謚曰敬；韋文振左武衛將軍，賜爵襄陽縣公。初，太子承乾喜聲色及畋獵，（[illegible]）所為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於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群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揣知其意，（[illegible]）輒迎拜斂容，引咎自責，言辭辯給，宮臣拜答不暇。宮省秘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賢。太子作八尺銅爐、六隔大鼎，募亡奴盜民間馬牛，（[illegible]）親臨烹煮，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illegible]）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為一落，辮髮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illegible]）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啗。又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illegible]）因僵臥於地，眾悉號哭，跨馬環走，臨其身，剺面。（[illegible]）良久，太子欻起，（[illegible]）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illegible]）然後解髮為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

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諫太子，上嘉之，賜二人
金帛以風勵太子，仍遷志寧為詹事。志寧與
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太子陰使人殺之，不果。
漢王元昌所為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
是怨望。太子與之親善，朝夕同遊戲，分左右為二隊，
太子與元昌各統其一，被氈甲，操竹矟，
布陳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為娛樂。
有不用命者，披樹撾之，
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於苑中置萬

人營，與漢王分將，觀其戰鬭，豈不樂哉！」又曰：「我
為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百人，眾
自定矣。」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
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上命黃
門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
二人俱為泰要結朝士。楚客或懷
金以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為上嗣；文武之臣，
各有附託，潛為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為泰府典
籤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敕捕之，不獲。太
子私幸太常樂童稱心，

與同臥起。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
等殺之，連坐死者數人，誚讓太子甚至。太子意
泰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
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
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稱疾不朝謁者動涉數月；
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
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壻賀蘭楚石為東宮千牛，
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
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太

子闇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舉手謂太子曰：「此好
手，當為殿下用之。」又曰：「魏王為上所愛，恐殿下
有庶人勇之禍，若有敕召，宜密為之備。」太子
大然之。太子厚賂君集及左屯衛中郎將頓丘李安
儼，使詗上意，動靜相語。安儼先事隱
太子，隱太子敗，安儼為之力戰，
上以為忠，故親任之，使典宿衛。安儼深自託於太子。
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有美人，
善彈琵琶，事成，願以垂賜。」太子許之。洋州刺史開化

公趙節慈景之子也（[illegible]）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陽
公主也（[illegible]）皆為太子所親暱（暱，尼質翻）預其反謀凡同謀
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潛謀
引兵入西宮（西宮謂太極宮也，以在東宮之西故稱之）杜荷謂太子曰天文
有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
臨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
干承基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
為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
大理獄當死（為紇干承基告變張本。治，直之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三（起昭陽單閼四月，盡旃蒙大荒落五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下

貞觀十七年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變，告變也。上，時掌翻）敕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唐制，凡國之大獄，三司詳決。三司謂給事中、中書舍人與御史參鞫也。今令三省與大理參鞫。[illegible]鞫，居六翻）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處，昌呂翻）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濟護兒之子也（來護兒將也，死於宇文化及之難）乙酉詔廢太子承乾為庶人幽於右領軍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羣臣固爭乃賜自盡於家而宥其母妻子（元昌母孫嬪）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爭皆坐免為庶人（令，音零。棻，符分翻。爭，讀曰諍）餘當連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寧以數諫獨蒙勞勉（數，所角翻。勞，力到翻）以紇干承基為祐川府折衝都尉

爵平棘縣公。侯君集被收，賀蘭楚石復詣闕告其事。上引君集謂曰：「朕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鞫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陳始末，又以所與承乾往來啓示之，君集辭窮，乃服。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羣臣以為不可。上乃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因泣下。君集亦自投於地，遂斬之於市。君集臨刑，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蹉跌至此！然事陛下於藩邸，擊取二國，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子，徙嶺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乳而不食。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負微功，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為吏部尚書，未滿其志。以臣觀之，必將為亂。」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豈可億度，妄生猜貳邪！」及

君集反誅，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李安儼父年九十餘，上愍之，賜奴婢以養之。太子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其如此，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

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三子，謂承乾、泰、祐；一弟，謂漢王元昌），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何如？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屬，之欲翻），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上乃御太極殿（西內正門曰承天門，正殿曰太極殿，太極殿之後門），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悖，蒲內翻，又蒲沒翻），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眾皆讙呼曰（讙，與諠同）：晉王仁孝，當為嗣。上悅。是日，泰從百餘騎至永安門（六典：太極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東曰長樂，西曰永安）；敕門司盡辟其騎（門司，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闔之節。辟，音闢），引泰入肅章門，幽於北苑。丙戌，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下，酺三日（酺，薄乎翻）。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伺，相吏翻），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且泰立，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丁亥，以中書令楊師道為吏部尚書。初，長廣公主適趙慈景，生節；慈景死，更適師道。師道與長孫無忌等共鞫承乾獄，陰為節道地，由是獲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上亦拜泣曰：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以是負姊。己丑，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又以左衛大將軍李大亮領右衛率（率，所律翻），前詹事于志寧、中書侍郎馬周為左庶子，吏部侍郎蘇勖、中書舍人高季輔為右庶子，刑部侍郎張行成為少詹事，諫議大夫褚遂良為賓客（太子賓客，正三品）。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須灰可療；上自翦須，為之和藥（翦，子淺翻。為，于偽翻。和，戶臥翻）。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從，千容翻）：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事見一百八十六卷武德元年），豈負朕哉！世勣流涕

辭訥醫猎出血因飲沈醉上解御服以覆之（覆敷又翻）癸巳詔解魏王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降爵為東萊郡王（雍於用翻）泰府僚屬為泰所親狎者皆遷嶺表以杜楚客兄如晦有功免死廢為庶人給事中崔仁師嘗密請立魏王泰為太子左遷鴻臚少卿（臚陵如翻）庚子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殿門東宮之殿門也）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前後稱名惶恐五月癸酉太子上表（上時掌翻）以承乾泰衣服不過隨身飲食不能適口幽憂可愍乞勑有司優加供給上從之黃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少詩沼翻）上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更工衡翻）與太子遊處談論（處昌呂翻）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丁亥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孔子之言）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丁酉右僕射高士廉遜位許之其開府儀同三司勳封如故仍同門下中書三品知政事　閏月辛亥上謂侍臣曰朕自立

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書說命之言）丁巳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　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獻馬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　庚申突利設獻饌上御相思殿大饗群臣設十部樂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賚甚厚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為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下遽絕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敕夷男使親迎雖不至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既不成昏其下復攜貳不過一二年必病死二子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徵真珠可汗使親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真珠大喜欲詣靈州其臣諫曰脫為所留

悔之無及。真珠曰：吾聞唐天子有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所恨。且漠北必當有主，我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陀先無庫廄，真珠調斂諸部（[illegible]），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illegible]），耗死將半，失期不至。議者或以為聘財未備而與為婚，將使戎狄輕中國。上乃下詔絕其婚，停幸靈州，追還三使。褚遂良上疏，以為：薛延陀本一俟斤（[illegible]），陛下盪平沙塞，萬里蕭條（[illegible]），餘寇奔波，須有酋長，璽書鼓纛，立為可汗（[illegible]）。比者復降鴻私，許其姻媾（[illegible]），西告吐蕃（[illegible]），北諭思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羣臣四夷，宴樂終日（樂音洛），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凡在含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為國家惜茲聲聽（[illegible]），所顧甚少，所失殊多（少詩沼翻）。嫌隙既生，必搆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慚，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陛下君臨天下十有七載（載子亥翻），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illegible]），何惜不使有始有卒乎（[illegible]）。

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算（為奴庭謂之龍城，故沙幕因謂之龍沙），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為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上不聽。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既許其婚，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強，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強，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騎奇寄翻）。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顙（[illegible]），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為君長，雜姓非其種族，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匍音蒲，匐蒲北翻，稽音啓，顙蘇黨翻）。彼同羅、僕骨、回紇等十餘部（紇下沒翻），兵各數萬，并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婿，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為害。今吾絕其婚，殺其禮（妻七細翻，殺所界翻），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瓜剖言猶瓜之分也，志記也）。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去羌呂翻，見論語）。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婚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強棄信而絕之（復扶又翻），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上曰：蓋蘇文弒其君而專國政（見上卷十六年），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

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擾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為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戊辰，詔以高麗王藏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遣使持節冊命。丙子，徙東萊王泰為順陽王。

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中書侍郎兼左庶子杜正倫曰：吾兒足疾乃可耳；但疏遠賢良，狎昵群小，卿可察之。果不可教示，當來告我。

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太子抗表以聞，上責正倫漏泄，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上怒，出正倫為穀州刺史。及承乾敗，秋，七月，辛卯，復左遷正倫為交州都督。初，魏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為僕射，且曰：國家安不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衛兵馬宜委君集專知。上以君集好誇誕，不用。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

代不觀，蓋為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八月，庚戌，以洛州都督張亮為刑部尚書，參預朝政。以左衛大將軍、太子右衛率李大亮為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宮

恭儉忠謹每稱其父必坐[illegible]
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可當大位初大亮爲龐玉
兵曹爲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遂
與定交[illegible]及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時爲將作
丞[illegible]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
泣多推家貲以遺弼[illegible]弼拒不受大亮言於
上乞悉以其官爵授弼上爲之擢弼爲中郎將[illegible]
[illegible]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
與高麗連兵[illegible]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

援[illegible]上命司農丞相里玄獎齎璽書賜高麗
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乏[illegible]爾與百
濟各宜戢兵[illegible]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
癸未徙承乾於黔州[illegible]甲午徙順陽王泰於均州
[illegible]上曰父子之情出於自然朕今與泰生
離[illegible]亦何心自處然朕爲天下
主[illegible]但使百姓安寧[illegible]亦可又以泰所上表示
近臣曰泰誠爲俊才朕心念之卿曹所知但以社稷
之故不得不斷之以義[illegible]使之居外者
亦所以兩全之耳先是諸州長官或上佐歲首親奉
貢物入京師謂之朝集使[illegible]
[illegible]亦謂之考使京師無邸率僦屋與商賈雜居
上始命有司爲之作邸[illegible]冬十一月
己卯上祀圜丘[illegible]初上與隱太子
巢剌王有隙[illegible]密明公贈司空封德彝陰持兩端
楊文幹之亂上皇欲廢隱太子而立上[illegible]
德彝固諫而止其事甚秘上不之知薨後乃知之壬

辰治書侍御史唐臨始追劾其事請黜官奪爵[illegible]
[illegible]上命百官議之尚書唐儉等議德彝罪暴身
後恩結生前所歷衆官不可追奪請降贈改謚詔黜
其贈官改謚曰繆削所食實封[illegible]
[illegible]敕選
良家女以實東宮癸巳太子遣左庶子于志寧辭之
上曰吾不欲使子孫生於微賤耳今既致辭當從其
意上疑太子仁弱密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
[illegible]雉奴懦[illegible]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吳王

吳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
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
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數所角翻〕願陛下熟思之上乃止
十二月壬子上謂吳王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
則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漢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陰
圖不軌霍光折簡誅之〔見二十三卷漢昭帝元鳳元年〕為人臣子不
可不戒〔為于偽翻〕 庚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
宮〔驪力知翻〕
十八年春正月乙未車駕幸鍾官城〔鍾官在[illegible]此中至唐時[illegible]其地宜在鄠杜二縣界〕 庚子幸鄠縣〔鄠音戶〕 壬寅幸驪山溫
湯 相里玄奬至平壤莫離支已將兵擊新羅破其
兩城〔[illegible]〕高麗王使召之乃還〔[illegible]〕 玄奬
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
我地五百里〔謂隋煬帝伐高麗時〕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
玄奬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論〔焉於虔翻〕至於遼東諸城本
皆中國郡縣〔高麗之地漢皆為郡縣[illegible]〕中國尚且不
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二月乙巳朔
玄奬還具言其狀上曰蓋蘇文弒其君賊其大臣殘
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以不討諫議
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

讋服〔[illegible]〕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
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蹉七何翻跌徒結翻〕傷威損望更
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
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
患向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
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塞悉則翻〕 上欲自征高
麗褚遂良上疏〔上時掌翻〕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
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
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眾〔將即亮翻下名將同〕仗陛下威
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穉直利翻〕自餘
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
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
時群臣多諫征高麗者上曰八堯九舜不能冬種野
夫童子春種而生得時故也夫天有其時人有其功
蓋蘇文陵上虐下民延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
之時也議者紛紛但不見此耳 己酉上幸靈口〔[illegible]〕
乙卯還宮 三月辛卯以左衛將軍
薛萬徹守右衛大將軍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
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

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　夏四月上御兩儀殿（[illegible]）太子侍上謂羣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illegible]）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聖德上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寛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曹大家女誡曰生男如狼猶恐其羊生女如鼠猶恐其虎古語也）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撥北末翻）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趣七喻翻分扶問翻）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也（[illegible]）

辛亥上幸九成宮壬子至太平宮（[illegible]京兆東南）

（[illegible]）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少詩沼翻）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慙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洎其冀翻上時掌翻）馬周曰（稱尺證翻詰去吉翻）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

上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比毗至翻折之列翻好呼到翻）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縣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

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illegible]）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illegible]）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illegible]）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illegible]）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illegible]）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illegible]）此材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答之（[illegible]）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illegible]）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illegible]）

己未至顯仁宮（顯仁宮在河南壽安縣，[illegible]九成宮[illegible]所經之路[illegible]；是時[illegible]九成宮避暑也至八月甲[illegible]）

上將征高麗秋七月辛卯勑將作大監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illegible]）甲午下詔遣營州都督張儉等帥幽營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擊遼東以觀其勢（[illegible]）以太常卿韋挺爲饋運使（使疏吏翻）以民部侍郎崔仁師副之自河北諸州皆受挺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又命太僕少卿蕭銳運河南諸州糧入海銳瑀之子也

八月壬子上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illegible]）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

之不暇（孝經：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甲子，上還京師。丁卯，以散騎常侍劉洎為侍中，行中書侍郎岑文本為中書令，太子左庶子中書侍郎馬周守中書令。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文本弟文昭為校書郎，喜賓客，

上聞之不悅；嘗從容（從，千容翻）謂文本曰：「卿弟過爾結交，恐為卿累（累，力瑞翻），朕欲出為外官，何如？」文本泣曰：「臣弟少（少，詩照翻）孤，老母特所鍾愛，未嘗信宿離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愁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矣。」因歔欷嗚咽。上愍其意而止。惟召文昭嚴戒之，亦卒無過。九月，以諫議大夫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焉耆貳於西突厥，西突厥大臣屈利啜為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朝貢多闕；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之。詔以孝恪為西州道行軍總管，帥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擊之。會焉耆王弟頡鼻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頡鼻弟栗婆準為鄉導（鄉，讀曰嚮）。焉耆城四面皆水，恃險而不設備。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命將士浮水而度，比曉，登城，執其王突騎支，獲首虜七千級，留栗婆準攝國事而還。孝恪去三日，屈利啜引兵救焉耆，不及，執栗婆準，以勁騎五千追孝恪至銀山，孝恪還擊，破之，追奔數十里。辛卯，

上謂侍臣曰孝恪近奏稱八月十一日往擊焉耆二十日應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計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illegible]）言未畢驛騎至西突厥處那啜使其吐屯攝焉耆遣使入貢上數之曰我發兵擊得焉耆汝何人而據之吐屯懼返其國焉耆立栗婆準從父兄薛婆阿那支為王仍附於處那啜（[illegible]）

乙未鴻臚奏高麗莫離支貢白金（[illegible]）褚遂良曰莫離支弒其君九夷所不容（後漢書東夷[illegible]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illegible]言無禮儀或云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illegible]）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郜鼎之類也（[illegible]秋[illegible]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illegible]）臣謂不可受上從之

上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支弒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為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屬之欲翻）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甲寅車駕行幸洛陽以房玄齡留守京師（守手又翻）右衛大將軍工部尚書李大亮副之

郭孝恪鎖焉耆王突騎支及其妻子詣行在敕宥之丁巳上謂太子曰焉耆王不求賢輔不用忠謀自取滅亡係頸束手漂搖萬里人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己巳畋于澠池之天池（[illegible]）

十一月壬申至洛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嘗從（[illegible]）隋煬帝伐高麗（[illegible]）召詣行在（[illegible]）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illegible]）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illegible]）上悅上聞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illegible]）卿有將相之器（[illegible]）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為富貴極邪敢於天子之側言語麤疏又復不拜（[illegible]）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房玄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illegible]）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旦責之曾無震懾（[illegible]）辭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illegible]）

甲午以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illegible]）江淮嶺峽兵四萬（[illegible]）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illegible]）

翻。又以太子詹[illegible]事左衛率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趣遼東，[illegible]兩軍合勢並進。庚子，諸軍大集於幽州，遣行軍總管姜行本、少府少監丘行淹先督眾工造梯衝於安蘿山。時遠近勇士應募及獻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上皆親加損益，取其便易。[illegible]又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illegible]所過營頓，無為勞費。且言昔隋煬帝殘暴其下，高麗王仁愛其民，以思亂之軍擊安和之眾，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勝之道

有五：一曰以大擊小，二曰以順討逆，三曰以治乘亂，四[illegible]曰以逸待勞，五曰以悅當怨，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為疑懼。[illegible]於是凡頓舍供費之具，減者太半。十一月，辛丑，武陽懿公李大亮卒於長安，[illegible]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為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有十五人。[illegible]壬寅，故太子承乾卒於黔州，上為之廢朝，[illegible]葬以國公禮。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度河，[illegible]薛延陀[illegible]可汗恐其部落翻

覆，甚惡之，[illegible]豫[illegible]輕騎於漢北，欲擊之。上遣使戒勑，無得相攻。[illegible]珠可汗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illegible]期，當其未破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為至尊克之，當翦為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illegible]此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請為至尊誅之。自是數相攻。[illegible]俟利苾之北度也，有眾十萬，勝兵四萬人，[illegible]俟利苾不能撫御，眾不

愜。戊午，悉棄俟利苾南度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群臣皆以為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illegible]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illegible]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讎敵。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illegible]玄感以運卒反於黎陽，[illegible]非戎狄為患也。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

若皆慎撫穢邑豈比背之行怨民哉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為患且彼與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顧謂褚遂良曰爾知起居為我志之（遂良時為起居郎）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俟利苾既失眾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十九年春正月韋挺坐不先行視漕渠運米六百餘艘至盧思臺側淺塞不能進械送洛陽丁酉除名以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崔仁師亦坐免官

滄州刺史席辯坐贓汙二月庚子詔朝集使臨觀而戮之

庚戌上自將諸軍發洛陽以特進蕭瑀為洛陽宮留守

乙卯詔朕發定州後宜令皇太子監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夷不足以勤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丁巳詔諡殷太師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隨近五戶

上之發京師也命房玄齡得以便宜從事不復奏請或詣留臺稱有密玄齡問密所在對曰公則是也玄齡驛送行在上聞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告者為誰曰房玄齡上曰果然叱令腰斬璽書讓玄齡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

癸亥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是月李世勣軍至幽州三月丁丑車駕至定州（洛陽至定州一千二百里）丁亥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隋文帝開皇十八年煬帝大業八年九年十年凡四伐高麗）朕今東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讎高麗雪君父之恥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陽唯噉肉飯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縣療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勳賞惟願效死遼

東。上不許。上將發，太子悲泣數日。上曰：「今留汝鎮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爲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爲！」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劉洎、馬周、少詹事張行成、（[illegible]）右庶子高季輔同掌機務，輔太子。長孫無忌、岑文本與吏部尚書楊師道從行。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命長孫無忌攝侍中，楊師道攝中書令。李世勣軍發柳城，（[illegible]）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illegible]）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濟遼水，（[illegible]）至玄菟。（[illegible]）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illegible]）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illegible]）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爲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自遼東城西行三百里至建安城……[illegible]）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太子引高士廉同榻視事，又令更爲士廉設案，士廉固辭。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筆不去手，（[illegible]）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平日。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聞嚴鼓之聲，（[illegible]）曰：「文本殞沒，所不忍聞。」命撤之。時右庶子許敬宗在定州，與高士廉等同知機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

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牟城。（[illegible]）丁巳，車駕至北平。（[illegible]）癸亥，李世勣等拔蓋牟城，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illegible]）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illegible]）程名振引兵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丘孝忠等曜兵於鴨綠水。（杜佑曰：鴨綠水……[illegible]）李世勣進至遼東城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

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為眾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眾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李世勣以為然果毅都尉馬文舉曰不遇勍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敵所向皆靡（勍渠京翻）眾心稍安既合戰行軍總管張君乂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陳亂（陳讀曰陣）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丁丑車駕度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勞賜江夏王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郎將斬張君乂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李世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鼓噪聲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爇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口（勝音升）以其城為遼州乙未進軍白巖城丙申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烏骨城遣兵萬餘為白巖聲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勁騎八百擊之何力挺身陷陳槊中其腰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眾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奮擊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暝而罷萬備萬徹之弟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四（起旃蒙大荒落六月盡著雍涒灘二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上

貞觀十九年（乙巳）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遣腹心請降（降戶江翻下同）臨城投刀鉞為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以唐幟與其使（幟昌志翻使疏吏翻）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幟城中人以為唐兵已登城皆從之上之克遼東也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言以其男女及財物為賞也）李世勣見上將受其降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帥讀曰率下同）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孤負也謂負其鬬志之氣習未除耳）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孥音奴）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萬餘口上臨水設幄受其降仍賜之食八十以上賜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巖者悉慰諭給糧仗任其所之先是遼東城長史為部下所殺其省事奉妻子奔白巖（省事吏職名自後魏以來有之賀拔岳之敗行臺郎中薛孝通有事傳此其名也）上憐其有義賜帛五匹為長史造靈輿歸之平壤（為于偽翻下為彼為汝為當同）以白巖城為巖州以孫代音為刺史契苾何力瘡重（契欺訖翻苾毗必翻）上自為傅藥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殺之何力奏稱彼為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刺七亦翻）與之初不相識非有怨讎遂捨之初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世勣盡虜之其人請從軍自效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為我戰莫離支必殺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戊戌皆廩賜遣之己亥以蓋牟城為蓋州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安市縣漢古縣屬遼東郡唐書薛仁貴傳安市城地）進兵攻之丁巳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後漢書東夷傳高句驪有五族有涓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新唐書高麗傳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東部一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高麗五部各有耨薩一人比都督也又置大城置耨薩比都督）上謂侍臣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

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縱子用翻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若高延壽出於上策不知太宗何以應之惟有江夏王道宗之計策耳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度徒洛翻卿曹觀之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東夷傳高句驪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陳壽曰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舊唐書曰高麗官其大者號大對盧比一品總知國事對盧以下官總十二級外置州縣六十餘城大城置傉薩一比都督諸城置道使比刺史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斷丁管翻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此即帝所謂上策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猶恐其低徊不至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誘音酉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易以豉翻陳讀曰陣下爲陳陳於市陳其陳同上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旆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冠古玩翻身親行陳陳讀曰陣凡出奇制勝皆上稟聖謀諸將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蹤以獸爲喻指示獸蹤則狗得以追獲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爲諸公商度度徒洛翻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靺鞨合兵爲陳長四十里長直亮翻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爲上悔不用道宗言張本夏戶雅翻遣使紿延壽曰我以爾國强臣弒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使疏吏翻紿蕩亥翻復扶又翻上夜召文武計事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爲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上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降戶江翻朝直遙翻行營備官曹之制故亦有朝堂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電方合戰而雷電皆至龍門人薛仁貴龍門漢皮氏縣地後魏曰龍門縣并置龍門郡隋廢郡以縣屬蒲州唐武德初爲泰州治所貞觀十七年州廢屬絳州薛仁貴自編戶應募著奇服大呼陷陳著陟略翻呼火故翻所向無敵高麗兵披

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召拜游擊將軍。仁貴，安都之六世孫，名禮，以字行。延壽等將餘衆依山自固，上命諸軍圍之，長孫無忌悉撤橋梁，斷其歸路。己未，延壽、惠真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上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皆伏地不能對。上簡耨薩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皆縱之，使還平壤；皆雙舉手以顙頓地，歡呼聞數十里外。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阬之。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佗器械稱是。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驆山。秋七月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己卯，詔標識戰死者尸，(音屍)

俟軍還與之俱歸。戊子，以高延壽為鴻臚卿，高惠真為司農卿。張亮軍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兵奄至，軍中駭擾。亮素怯，踞胡床，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為勇。總管張金樹等鳴鼓勒兵擊高麗，破之。八月甲辰，候騎獲莫離支諜者高竹離，反接詣軍門。上召見，解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間行，不食數日矣。命賜之食，謂曰：爾為諜，宜速反命。為我寄語莫離支：欲知軍中消息，可遣人徑詣吾所，何必間行辛苦也！竹離徒跣，上賜屩而遣之。丙午，徙營於安市城南。上在遼外，凡置營，但明斥候，不為塹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為寇抄，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上之伐高麗也，薛延陀遣使入貢，上謂之曰：語爾可汗：今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為寇，宜亟來！真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驆山，莫離支使靺鞨說真珠，啗以厚利，真珠懾服不敢動。九月壬申，真珠卒，上為之發哀。初，真珠請以其庶長子曳莽

以突利失可汗，居東方，統雜種（種，章勇翻）；嫡子拔灼為肆葉護可汗，居西方，統薛延陀。詔許之，皆以禮冊命。曳莽性躁擾（躁，則到翻），輕用兵，與拔灼不協。真珠卒，來會喪。既葬，曳莽恐拔灼圖己，先還所部，拔灼追襲殺之，自立為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為薛延陀亂亡張本）。

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少，詩沼翻），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孫子兵法之言）。」對曰：「建安在南，

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斷，丁管翻），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為將（將，即亮翻），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上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女皆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請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為戰，未易猝拔（易，以豉翻）。今奴以高麗十餘萬眾，望旗沮潰（沮，在呂翻），國人膽破，烏骨城耨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

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群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兇，許拱翻），併力拔烏骨城，度鴨綠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徼，古堯翻）。今建安、新城之虜，眾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太宗之定天下，多以出奇取勝，獨於遼東之役，欲以萬全制敵，所以無功）。

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雞彘聲，謂李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煙火日微，今雞彘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

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縋城而下（縋，馳偽翻）。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江夏王道宗督眾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礮，匹貌翻；堞，徒協翻），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為之針（為，于偽翻）。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頹，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離，力智翻），高麗數百人從城缺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塹，七豔翻）。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

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詣旗下請罪上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蓋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勑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出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爲殿乙酉至遼東丙戌度遼水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塡道水深處以車爲梁上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塡道諸軍度渤錯水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勑然火於道以待之凡征高麗拔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驆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丙午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哀其父母聞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丙辰上聞太子奉迎將至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道逢太子上之發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先集幽州將以賞軍士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爲民讙呼之聲三日不息十一月辛未車駕至幽州高麗民迎於城東拜舞呼號宛轉於地塵埃彌望庚辰過易州境司馬陳元璹使民於地室蓄火種蔬而進之上惡其諂免元璹官丙戌車駕至定州丁亥吏部尚書楊師道坐所署用多非其才左遷工部尚書壬辰車駕發定州

十一月辛丑，上病癰，御步輦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為上吮癰，扶步輦步從者數日。[illegible] 辛亥，上疾瘳，百官皆賀。[illegible] 上之征高麗也，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陀。[illegible] 薛延陀多彌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還，引兵寇河南。[illegible] 上遣左武候中郎將長安田仁會與思力合兵擊之。思力羸形偽退，誘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陳以待之。[illegible] 薛延陀大敗，追奔六百餘里，耀威磧北而還。[illegible] 多彌復發兵寇夏州。[illegible] 己未，勅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并、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鎮朔州；[illegible] 右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發勝、夏、銀、綏、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鎮勝州；[illegible]

[illegible] 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候將軍薛孤吳發靈、原、寧、鹽、慶五州兵鎮靈州；[illegible] 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與道宗等相應。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初，上留侍中劉洎輔皇太子於定州，仍兼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總吏、禮、戶部三尚書事。[illegible] 上將行，謂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言妄發，頗怪之，戒曰：「卿性疏而太健，必以此敗，深宜慎之。」及上不豫，洎從內出，色甚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illegible] 庚申，下詔稱：「洎與人竊議，窺窬萬一，謀執朝衡，自處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illegible]

[illegible]免其妻孥。[illegible]中書令馬周攝吏部尚書，以四時選爲勞，[illegible]請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從之。[illegible]是歲，右親衛中郎將裴行方[illegible]討茂州叛羌黃郎弄，大破之，[illegible]窮其餘黨，西至乞習山，臨弱水而歸。[illegible]

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等擊薛延陀，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多彌可汗輕騎遁去，[illegible]部內騷然矣。丁丑，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用漢六條，察刺史也]刺史縣令以下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二月乙未，上發并州。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京師[illegible]]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illegible]靖曰：「此道宗所解。」[illegible]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是役也，不惟不用乘虛取平壤之策，[illegible]亦不用也。]

上疾未全平，欲專保養，庚午，詔軍國機務並委皇太子處決。於是太子間日聽政於東宮，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illegible]上命太子暫出遊觀，太子辭不願出；上乃置別院於寢殿側，使太子居之。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還東宮，與師傅講道義；從之。上嘗幸未央宮，辟仗已過，[illegible]忽於草中見一人帶橫刀，[illegible]詰之，曰：「聞辟仗至，懼不敢出。辟仗者不見，遂伏不敢動。」上遽引還，顧謂太子：「茲事行之，則數人當死，汝於後速縱遣之。」又嘗乘腰輿，[illegible]有三衛誤拂御衣，[illegible]其人懼，色變。上曰：「此間無御史，吾不汝罪也。」

陝人常德玄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與術士公孫常語，云「名應圖讖」；[illegible]又問術士程公穎曰：「吾臂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可乎？」上命馬周等按其事，亮辭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爲？正欲反耳！」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illegible]罪不當死。上遣長孫無忌、房玄齡就獄與亮訣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之。公自不謹，與凶人往還，陷入於法

奈何公好去（好去，若與之訣之辭。）己丑，亮與公頴俱斬西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既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illegible]）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為刑部侍郎。閏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戊戌，罷遼州都督府及巖州。（遼州、巖州，皆伐高麗所得。）夏，四月，甲子，太子太保蕭瑀解太保，仍同中書門下三品。五月，甲寅，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illegible]）并獻二美女，上還之。金，即蘇文也。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貢，且請昏。

上許之，且使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蔥嶺五國以為聘禮。（[illegible]）薛延陀多彌可汗性褊急，猜忌無恩，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己所親昵，（昵，尼質翻。）國人不附。多彌多所誅殺，人不自安。回紇酋長吐迷度與僕骨、同羅共擊之，（[illegible]）多彌大敗。乙亥，詔以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為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衛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兵，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萬徹、（[illegible]）營州都督張儉各將所部兵，分道並進，

以擊薛延陀。上遣校尉宇文法詣烏羅護、靺鞨，（烏羅護，京師東北六千里，一曰烏羅渾，即後魏之[illegible]）遇薛延陀阿波設之兵於東境，法帥靺鞨擊破之。薛延陀國中驚擾，曰：「唐兵至矣！」諸部大亂。多彌引數千騎奔阿史德時健部落，（[illegible]）回紇攻而殺之，并其宗族殆盡，遂據其地。諸俟斤互相攻擊，爭遣使來歸命。薛延陀餘眾西走，猶七萬餘口，共立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為伊特勿失可汗，歸其故地。尋去可汗之號，（[illegible]）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使兵

部尚書崔敦禮就安集之。敕勒九姓酋長，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種，聞咄摩支來，皆恐懼。朝議恐其為磧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與九姓敕勒共圖之。上戒世勣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illegible]）己丑，上手詔，以「薛延陀破滅，其敕勒諸部或來降附，或未歸服，今不乘機，恐貽後悔，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去歲征遼東兵，皆不調發。」（[illegible]）時太子當從行，少詹事張行成上疏，以為：「皇太子從幸靈州，不若使之監國，（[illegible]）接對百寮，明習庶政，既為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德。宜割

弘禮行從夏州道上以為忠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李勣至鬱督軍山（考異曰勣傳作……）其酋長梯真達官帥眾來降（……）薛延陀咄摩支南奔荒谷勣遣通事舍人蕭嗣業往招慰咄摩支詣嗣業降其部落猶持兩端勣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秋七月咄摩支至京師拜右武衞大將軍　八月甲子立皇孫忠為陳王　己巳上行幸靈州　江夏王道宗兵既渡磧遇薛延陀阿波達官眾數萬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追奔二百里道宗與薛萬徹各遣使招諭

敕勒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　庚午車駕至浮陽（浮陽舊書作涇陽當從之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晉屬……）迴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稱薛延陀不事大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為主自取敗死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從薛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官司養育奴等上

大喜　辛未詔回紇等使者宴樂頒賚拜官（……）賜其酋長璽書（……）遣右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言戎狄之流殃構禍……）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　庚辰至涇州丙戌踰隴山（……）至西瓦亭觀馬牧（……）九月上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咸云願得天至尊為奴等天可汗子子孫孫常為天至尊奴死無所恨甲辰上為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　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公蕭瑀性狷介與同寮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眾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

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illegible]瑀內不自得[illegible]上亦銜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illegible]上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illegible]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illegible]瑀須臾進曰[illegible]臣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羣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會稱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見上知瑀意終怏怏冬十月手詔數其罪曰[illegible]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illegible]及乎三淮沸浪[illegible]五嶺騰煙[illegible]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illegible]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illegible]瑀踐覆車之餘軌[illegible]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自請出家[illegible]尋復違異[illegible]一迴一惑在乎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所[illegible]

[illegible]梁之體豈具瞻之量乎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illegible]可商州刺史[illegible]仍除其封[illegible]上自高麗還蓋蘇文益驕恣雖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詭誕又待唐使者倨慢常窺伺邊隙屢敕令勿攻新羅而侵陵不止壬申詔勿受其朝貢更議討之[illegible]丙戌車駕還京師冬十月己丑上以幸靈州往還冒寒疲頓欲於歲前專事保攝十一月己丑詔祭祀表疏胡客兵馬宿衛行魚契給驛[illegible]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決死罪皆以聞餘並取皇太子處分[illegible]十二月己丑羣臣累

請封禪。從之。詔造羽衛，送洛陽宮。戊寅，迴紇俟利發吐迷度、僕骨俟利發歌濫拔延、多濫葛俟斤末抜、野古俟利發屈利失、同羅俟利發時健啜、思結酋長烏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霫酋長皆來朝。[illegible]
庚辰，上賜宴於芳蘭殿，命有司每五日一會。癸[illegible]
未，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illegible]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求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家語：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蓼莪之辭。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illegible] 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為：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illegible] 武德之季，冒死決策，[illegible] 貞觀之初，選賢立政，[illegible] 人臣之勤，玄齡為最。自非有罪在不赦，搢紳同尤，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鮮，少也。[illegible] 棄數十年之勳舊。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illegible] 久之，上幸芙蓉園，[illegible]

[illegible] 玄齡敕子弟汛掃門庭，曰：乘輿且至。[illegible] 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二十一年春正月，開府儀同三司申文獻公高士廉疾篤。辛卯，上幸其第，流涕與訣。壬辰，薨。上將往哭之，房玄齡以上疾新愈，固諫。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舊姻戚，[illegible] 豈得聞其喪不往哭乎？公勿復言。[illegible] 帥左右自興安門出。[illegible] 長孫無忌在士廉喪所，聞上將至，輟哭，迎諫於馬首，曰：陛下餌金石，於方不得臨喪，奈何不為宗廟蒼生自重！[illegible] 且臣舅臨終遺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輒屈鑾駕。[illegible] 上不聽。無忌中道伏臥，流涕固諫，上乃還入東苑，[illegible] 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橫橋，[illegible]

上登長安故城西北樓望之慟哭　丙申詔以迴紇部為瀚海府僕骨為金微府[illegible]多濫葛為燕然府拔野古為幽陵府同羅為龜林府思結為盧山府[illegible]渾為臯蘭州斛薛為高闕州奚結為雞鹿州阿跌為雞田州契苾為榆溪州思結別部為蹛林州白霫為寘顏州[illegible]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illegible]敕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塵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既為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迴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illegible]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illegible]使為表疏[illegible]上皆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迴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丁酉詔以明年仲春有事泰山禪社首[illegible]餘並依十五年議[illegible]

二月丁丑太子釋奠于國學　上將復伐高麗[illegible]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illegible]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illegible]太半之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埸[illegible]

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illegible]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illegible]上從之　三月以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illegible]右武候將軍李海岸副之發兵萬餘人乘樓船自萊州泛海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等副之將兵三千人[illegible]因營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　辛卯上曰朕於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順衆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槎木[illegible]疏百川注之海其勞甚矣而民不怨者因人之心順地之勢與民同利故也

是月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夏四月乙丑命脩終南山太和廢宮為翠微宮[illegible]　丙寅置燕然都護府統瀚海等六都督臯蘭等七州[illegible]以楊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為之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為獻素立唯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　五月戊[illegible]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

又令於通事舍人裏供奉

進士王公治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壬辰詔百司依舊啓事皇太子 庚辰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率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 李世勣軍既渡遼歷南蘇等數城高麗多背城拒戰世勣擊破其兵焚其羅郭而還

六月癸亥以司徒長孫無忌領揚州都督實不之任 丁丑詔以隋末喪亂邊民多為戎狄所掠今鐵勒歸化宜遣使詣燕然等州與都督相知訪求沒落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遞還本貫其室韋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贖還 癸未以司農卿李緯為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但云李緯好髭鬚帝遽改除緯洛州刺史 秋七月牛進達李海岸入高麗境凡百餘戰無不捷攻石城拔之進至積利城下高麗兵萬餘人出戰海岸擊破之斬首二千級 上以翠微宮險隘不能容百官庚子詔更營玉華宮於宜春之鳳皇谷 庚戌車駕還宮 八月壬戌詔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加以河北

水災，停明年封禪。辛未，骨利幹遣使入貢。[illegible]以骨利幹為玄闕州，拜其俟斤為刺史。[illegible]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胛適熟，日已復出矣。[illegible]

己丑，齊州人段志沖上封事，[illegible]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沖。[illegible]上手詔曰：五嶽陵霄，四海亘地，納汙藏疾，無損高深。[illegible]志沖欲以匹夫解位天子，[言欲使天子解位也]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丁酉，立皇子明為曹王。明母楊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寵於上。[剌，郎達翻]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左傳：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穆公以女妻之。[illegible]子圉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illegible]秦穆公納女五人，懷嬴與焉。[illegible]賈季曰：辰嬴嬖於二君。[illegible]]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戊戌，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征高麗。

冬[illegible]

[illegible]人內附。[illegible]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車鼻名[illegible]本突厥同族，世為小可汗。頡利之敗，突厥餘眾欲奉以為大可汗，時薛延陀方強，車鼻不敢當，帥其眾歸之。或說薛延陀：車鼻貴種，有勇略，[illegible]為眾所附，恐為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之，逃去。薛延陀遣數千騎追之，[illegible]車鼻勒兵與戰，大破之，乃建牙於金山之北，[illegible]自稱乙注車鼻可汗，突厥餘眾稍稍歸之，數年間，勝兵三萬人，時出抄掠薛延陀。[illegible]及薛延陀敗，車鼻勢益張。[張，知亮翻]

遣其子沙鉢羅特勒入見，[見，賢遍翻]又請身自入朝。[朝，直遙翻]詔遣將軍郭廣敬徵之。車鼻特為好言，初無來意，竟不至。[illegible]

癸卯，徙順陽王泰為濮王。[濮，博木翻]壬子，上疾愈，三日一視朝。十二月，壬申，西趙酋長趙磨帥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為明州。[illegible]龜茲王伐疊卒，弟訶黎布失畢立，[illegible]浸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戊寅，詔使持節崑丘道行軍大總管、[illegible]

道使 覔丘 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
管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
兵擊之，仍命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
討。
高麗王使其子
莫離支任武入謝罪，上許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
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
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
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
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
不免為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
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
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
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
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
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
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
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
慎哉！」
中書令兼右庶子馬周病，上
親為調藥，使太子臨問。庚寅，薨。戊戌，上幸驪
山溫湯。己亥，以中書舍人崔仁師為中書侍郎、參
知機務。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真德為柱國，
封樂浪郡王，遣使冊命。丙午，詔
以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
衛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
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
知尚書門下省事。戊申，上還宮。結
骨自古未通中國，聞鐵勒諸部皆
服。二月，其俟利發失鉢屈阿棧入朝。
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睛，有黑髮者
以為不祥。上宴之於天成殿，謂侍臣曰：「昔渭橋斬三
突厥首，自謂功多，今斯人在席，更不
以為怪邪！」失鉢屈阿棧請除一官，執笏而歸，誠百世
之幸。戊午，以結骨為堅昆都督府，以失鉢屈阿棧為
右屯衛大將軍、堅昆都督，隸燕然都護。又以阿
史德時健俟斤部落置祁連州，隸營州都督。是時四
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
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辛酉，上引見諸胡
使者，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

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乎

上營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然備設太子宮百司苞山絡野所費已巨億計乙亥上行幸玉華宮己卯畋于華原

中書侍郎崔仁師坐有伏閤自訴者仁師不奏除名流連州（連州漢桂陽郡隋置連州大業初廢州為熙平郡）

月己丑分瀚海都督俱羅勃部置燭龍州　甲午上謂侍臣曰朕少長兵間頗能料敵（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今崑丘行師處月處密二部及龜茲用事者羯獵顛那利每懷首鼠必先授首弩失畢其次也（弩失畢當作阿失畢）

庚子隋蕭后卒詔復其位號謚曰愍使三品護葬備鹵簿儀衛送至江都與煬帝合葬　充容長城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又曰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酖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五（起著雍涒灘四月盡旃蒙單閼九月凡七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下

貞觀二十二年（[illegible]）夏四月丁巳右武候將軍梁建方擊松外蠻破之（松外諸蠻依阻山谷亦屬南中之地蓋以其在松州之外而得名）初巂州都督劉伯英上言松外諸蠻暫降復叛請出師討之以通西洱天竺之道（此即漢武帝欲通之道[illegible]）敕建方發巴蜀十二州兵討之（[illegible]）蠻酋雙舍帥眾拒戰建方擊敗之（[illegible]）殺獲千餘人羣蠻震懾亡竄山谷建方分遣使者諭以利害（[illegible]）皆來歸附前後至者七十部戶十萬九千三百建方署其酋長蒙和等為縣令各統所部莫不感悅因遣使詣西洱河（[illegible]）其帥楊盛大駭具船將遁使者曉諭以威信盛遂請降（[illegible]）

其地有楊李趙董等數十姓各據一州大者六百小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不相統壹語雖小訛其生業風俗大略與中國同自云本華人其所異者以十二月為歲首（[illegible]）

己未契丹辱紇主曲據帥眾內附（[illegible]）以其地置玄州以曲據為刺史隸營州都督府（[illegible]）

甲子烏胡鎮將古神感將兵浮海擊高麗（[illegible]）遇高麗步騎五千戰於易山破之（易山新書作曷山[illegible]）其夜高麗萬餘人襲神感船神感設伏又破之而還（[illegible]）

初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以阿史那賀魯為葉護居多邏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邏郎佐翻）統處月處密始蘇歌邏祿失畢五姓之眾乙毗咄陸奔吐火羅（見一百九十六卷十六年）乙毗射匱可汗遣兵迫逐之部落亡散乙亥賀魯帥其餘眾數千帳內屬詔處之於庭州莫賀城（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鉢城守捉蓋即莫賀城也以賀魯後立為沙鉢羅可汗故改城名也處昌呂翻）拜左驍衛將軍（驍堅堯翻）賀魯聞唐兵討龜茲請為鄉導（鄉讀曰嚮導徒到翻）仍從數十騎入朝（朝直遙翻）上以為崑丘道行軍總管厚宴賜而遣之（為賀魯後叛張本）

五月庚子右衛率長史王玄策擊

帝那伏帝王阿羅那順，大破之。（東宮十率府各有長史正七品上新書作右衛率府長史〇帝那伏帝國名那乃何翻伏房六翻與工[illegible]摩[illegible]律翻）初，中天竺王尸羅逸多兵最強，四天竺皆臣之。（天竺國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去京師九千六百里居葱嶺南幅圓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南天竺瀕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為壁南面一谷通為國門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其都城[illegible]）玄策奉使至天竺，諸國皆遣使入貢。會尸羅逸多卒，國中大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玄策。玄策帥從者三十人與戰，（帥讀曰率從才用翻）力不敵，悉為所擒。阿羅那順盡掠諸國貢物。玄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書徵鄰國兵。吐蕃遣精銳千二百人，泥婆羅國遣七千餘騎赴之。（泥婆羅國在吐蕃西樂陵川[illegible]居於吐蕃[illegible]入吐蕃騎奇寄翻）玄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進至中天竺所居茶鎛和羅城，（帥讀曰率茶音塗鎛音博新書曰中天竺王居茶鎛和羅城濱迦毗黎河）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溺奴狄翻且子如翻）阿羅那順棄城走，更收餘眾，還與師仁戰；又破之，擒阿羅那順。餘眾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衛江，（水經注[illegible]氏曰阿耨達山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illegible]于闐[illegible]蒲昌海自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積石[illegible]河其崑崙山西有大水出焉西南流逕中天竺國[illegible]長國又東南流逕中天竺國[illegible]又西南逕四大塔[illegible]東也又西逕陀衛國[illegible]所謂乾陀衛江蓋即此也）師仁進擊之，眾潰，獲其妃及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於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

降者五百八十餘所，（降戶江翻）俘阿羅那順以歸。以玄策為朝散大夫。（朝散大夫從五品下朝直遙翻散悉亶翻）六月，乙丑，以白霫部為居延州。（霫音習）癸酉，特進宋公蕭瑀卒。太常議諡曰德，尚書議諡曰肅。（諡法忠和純備曰德剛德克就曰肅）上曰：「諡者，行之迹，當得其實，（行下孟翻）可諡曰貞褊公。」（諡法清白守節曰貞褊心[illegible]）子銳嗣，尚上女襄城公主。上欲為之營第，（為于偽翻）公主固辭曰：「婦事舅姑，當朝夕侍側，若居別第，所闕多矣。」上乃命即瑀第而營之。

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眾，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為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屬之欲翻[illegible]）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上從之。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右領左右府有長史[illegible]）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行下孟翻）自巫峽抵江、揚，趣萊州。（趣七喻翻）庚寅，西突厥相屈利啜請帥所部從討龜茲。（啜陟劣翻帥讀曰率龜茲音丘慈）

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武連縣漢梓潼縣地後魏置武連郡後周郡廢縣屬始州後改始州曰劍州武安縣漢屬魏郡[illegible]玄武門[illegible]）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

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惡，烏路翻。）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行酒令者，一人為令，餘人以次行之，又使各言小名，即酒令也。）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為華州刺史。（華，戶化翻。）有布衣員道信，自言能絕粒，曉佛法，君羨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員，音運，姓也。數，所角翻。屏，必郢翻。）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妖，於驕翻。）壬辰，君羨坐誅，籍沒其家。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王，于況翻。）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齡留守京師，（守，手又翻。）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至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聞其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悴，秦醉翻。）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唯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

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為：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眾，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玄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勝，音升。）癸卯，薨。

柳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為賢相；（相，息亮翻。）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將，即亮翻。）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宜哉！

八月，己酉朔，日有食

之。丁丑，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illegible]）辛丑，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金山道擊薛延陀餘寇。九月，庚辰，崑丘道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擊處月、處密，破之，餘眾悉降。（[illegible]）癸未，薛萬徹等伐高麗還。萬徹在軍中使氣陵物，裴行方奏其怨望，坐除名，流象州。（[illegible]）己丑，新羅奏為百濟所攻，破其十三城。己亥，以黃門侍郎褚遂良為中書令。強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illegible]）壬寅，遣茂州都督張士貴、右衛將軍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然。（[illegible]）上聞之，遣司農少卿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船庸，（[illegible]）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上乃敕潭州船庸皆從官給。冬，十月，癸丑，車駕還京師。回紇吐迷度兄子烏紇蒸其叔母，（[illegible]）烏紇與俱陸莫賀達官俱羅勃，俱陸、突厥，皆車鼻之婿也，相與謀殺吐迷度以歸車鼻。烏紇引十餘騎襲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使人誘烏紇，許奏以為瀚海都督；烏紇輕騎詣禮臣謝，禮臣斬之以聞。（[illegible]）上恐回紇部落離散，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之。久之，俱羅勃入見，上留之不遣。（[illegible]）阿史那社爾既破處月、處密，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茲北境，（[illegible]）分兵為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棄城奔龜茲，保其東境。社爾遣兵追擊，擒而斬之，（[illegible]）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為焉耆王，（[illegible]）使修職貢。龜茲大震，守將多棄城走。（[illegible]）社爾進屯磧口，去其都城三百里，（[illegible]）遣伊州刺史韓威帥千餘騎為前鋒，（[illegible]）右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illegible]）與其王訶利布失畢、其相那利、羯獵顛帥眾五萬拒戰。（[illegible]）鋒刃甫接，威引兵偽遁，龜茲悉眾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軍合。龜茲懼，將卻，繼叔乘之，龜茲大敗，逐北八十里。甲戌，以回紇吐迷度子前左屯衛大將軍婆閏為左驍衛大將軍、大俟利發

瀚海都督（[illegible]）十一月，庚子，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並帥所部內屬。（[illegible]）以窟哥為都督，以契丹部為松漠府（[illegible]），以窟哥為都督；又以其別帥達稽等部為峭落等九州，各以其辱紇主為刺史。（[illegible]）以奚部為饒樂府（[illegible]），以可度者為都督（[illegible]）；又以其別帥阿會等部為弱水等五州，亦各以其辱紇主為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置東夷校尉官於營州。（[illegible]）十二月，庚午，太子為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成。（[illegible]）

龜茲王布失畢既敗，走保都城，阿史那社爾進軍逼之；布失畢輕騎西走。社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郭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蘇海政、尚輦奉御薛萬備帥精騎追布失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撥換城（[illegible]）；社爾進軍攻之四旬，閏月，丁丑，拔之，擒布失畢及羯獵顛。那利脫

身走，潛引西突厥之眾并其國兵萬餘人，襲擊孝恪。（[illegible]）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或告之，孝恪不以為意。那利奄至，孝恪帥所部千餘人將入城，那利之眾已登城，城中降胡與之相應（[illegible]），共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敵，將復出（[illegible]），死於西門。城中大擾，倉部郎中崔義超（[illegible]）召募得二百人，衛軍資財物，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外，自城西北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級，城中始定。後旬餘日，那利復引山北龜茲萬餘人趣都城（[illegible]），繼叔逆擊，大破之，斬首八千級。那利單騎走，龜茲人執之，以詣軍門。阿史那社爾前後破其大城五，遣左衛郎將權祇甫詣諸城，開示禍福，皆相帥請降（[illegible]），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乃召其父老，宣國威靈（[illegible]），諭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葉護為王。龜茲人大喜。西域震駭，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駝馬軍糧（[illegible]）。社爾勒石紀功而還。（[illegible]）戊寅，以崑丘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泥伏沙缽羅葉護（[illegible]），賜以鼓纛，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者。（[illegible]）

癸未，新羅相金春秋及其子

文王入見。春秋，真德之弟也。上以春秋為特進，文王為左武衛將軍。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內出冬服賜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龜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至京師，上責讓而釋之，以布失畢為左武衛中郎將。

西南徒莫祗等蠻內附，以其地為傍、望、覽、丘四州，隸郎州都督府。

上以突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兵入其境，諸部落相繼來降。拔悉密吐屯肥羅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隸安西都護。以左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瑤池都督。

三月丙辰，置豐州都督府，使燕然都護李素立兼都督。

去冬旱，至是始雨。辛酉，上力疾至顯道門外，赦天下。丁卯，敕太子於金液門聽政。

夏四月乙亥，上行幸翠微宮。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辛酉，開府儀同三司衛景武公李靖薨。

上苦利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篤，召長孫無忌入含風殿。上臥，引手捫無忌頤，無忌哭，悲不自勝；上竟不得有所言，因令無忌出。己巳，復召無忌及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朕今悉以後事付公輩。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謂太子

太宗崩

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
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
二臣王兄之命擠在高宗之耳何遽忘之邪間古莧翻
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
上崩年五十二 太子擁無忌頸號慟將絕無忌攬涕請
處分衆事以安內外太子哀號不已 號戶高翻分扶問翻
無忌曰主上以宗廟社稷付殿下豈得效匹夫唯哭
泣乎乃祕不發喪庚午無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勁
兵及舊將皆從 騎奇寄翻將即亮翻從才用翻 辛未太子入京城大
行御馬輿侍衛如平日繼太子而至頓於兩儀殿以
太子左庶子于志寧為侍中少詹事張行成兼侍中

以檢校刑部尚書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輔兼中
書令壬申發喪於太極殿宣遺詔太子即位 太極殿西內正
朝於此發喪太子於柩前即位 軍國大事不可停闕平常細務委之
有司諸王為都督刺史者並聽奔喪濮王泰不在來
限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之人入仕於朝
及來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剪髮剺面割耳流
血灑地 剺里之翻灑所蟹翻 六月甲戌朔高宗即位赦天下
丁丑以疊州都督李勣為特進檢校洛州刺史洛
陽宮留守 守手又翻勣本名世勣避太宗諱 先是太宗二名令
天下不連言者勿避 先悉薦翻 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諱

名者

人說名也

知尚書門下二省事無忌固辭知尚書省事帝許之
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 癸巳以李勣為開
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 阿史那社爾之破
龜茲也行軍長史薛萬備請因兵威說于闐王伏闍
信入朝 說式芮翻 社爾從之秋七月己酉伏闍
信隨萬備入朝詔入謁梓宮 八月癸酉夜地震晉
州尤甚殺五千餘人 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 昭陵

在京兆醴泉縣西北六十里九嵕山
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殺身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蠻夷君長
為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為其像刻名列
於北司馬門內 丁酉禮部尚書許敬宗奏弘農府
君廟應毀 弘農府君高祖之高祖也 請藏主於
西夾室從之 九月乙卯以
李勣為左僕射 冬十月以突厥諸部置
舍利等五州隸雲中都督府
蘇農等六州隸定襄都督府
乙亥上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

十餘人（見賢遍翻）唯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御所
斲者多號呼稱冤臨所斲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
曰唐卿所斲本自無冤（號戶高翻處昌呂翻）上歎息良久曰治
獄者不當如是邪（治直之翻） 上以吐蕃贊普弄讚為駙
馬都尉（漢武帝置三都尉以奉車都尉[illegible]駙馬都尉[illegible]唐以駙馬都尉為勳官[illegible]後世主者奉車都尉又假除授）封西海郡王贊普致書于長孫無忌
等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當勒兵赴國討除
之（[illegible]以太宗晏駕[illegible]中國之心矣） 十二月詔濮王泰開府置
僚屬車服珍膳特加優異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上（諱治字為善小字雉奴太宗第九子也文明元年諡曰天皇大帝天寶八載加尊號高宗天皇大聖皇帝十三載加尊號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

永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 丙午立妃王氏為
皇后后思政之孫也（王思政為西魏守潁川沒於東魏） 己未以張行成為侍中 辛酉上
召朝集使（使疏吏翻）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
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使疏吏翻）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
閤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治直吏翻） 有洛陽人李弘泰
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命立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
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以帝之尊任二人如此武后[illegible]）

（[illegible]不悔也）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
貞觀之遺風（觀古玩翻） 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illegible]）
有司以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illegible]）
文立制本為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上時掌翻衰倉回翻）
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
昏上從之 二月辛卯立皇子孝為許王上金為杞
王素節為雍王（[illegible]） 夏五月
壬戌吐蕃贊普弄讚卒其嫡子早死立其孫為
贊普[illegible]政事皆決於國相祿東贊（相息亮翻） 祿東
贊[illegible]行兵有法吐蕃所以強大威服氐羌

[illegible]也 六月高侃擊突厥至阿息山車鼻可汗
召諸部兵皆不赴與數百騎遁去侃帥精騎追至金
山擒之以歸其眾皆降（[illegible]） 初阿史那
社爾[illegible]龜茲王布失畢立其弟為王（[illegible]）
兵既[illegible]酋長爭立更相攻擊（[illegible]） 秋八
月壬午詔復以布失畢為龜茲王（[illegible]）遣歸國撫其
眾 九月庚子高侃執車鼻可汗[illegible]拜左
武衛將軍處其餘眾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
[illegible]之以高侃為衛將軍（[illegible]） 於是
[illegible]突厥盡為封內之臣分置單于[illegible]護府單于

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瀚海領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為刺史都督新書作蘇農二十四州舊書作一十四州又按是後調露元年溫傅奉職二部反二十四州皆叛應之則二字為是然單于都護府所領見於史者蘇農等四州舍利等五州及桑乾府所領郁射藝失畢失叱略等四州呼延府所領賀魯葛邏跌跌等三州纔十九州耳其五州遂無所攷又考定襄呼延二都督而無狼山都督是其廢置離合不可考也狼山府顯慶三年改為州金徽當作金微瀚海都護府領瀚海金微新黎幽陵龍林堅昆六都督府其一逸仙萼浚稽余吾稽落居延賓顏渝漢渾河燭龍凡八州宋白曰振武軍舊為單于都護府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西南至東受降城百二十里瀚海都護後移於回紇牙帳乾音干

癸亥上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油衣若為則不漏炙轂子曰性給油之製及帽油揀始有之業音冒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為之之為于偽翻考異曰舊書那律傳云嘗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有此語意欲太宗不為數獵太宗悅賜帛二百段唐錄政要高宗出獵有此月日唐統紀亦在此年今從之

李勣固求解職冬十月戊辰解勣左僕射以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

己未監察御史陽武韋思謙陽武縣漢屬河南郡自晉以來屬滎陽郡監工銜翻劾奏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地中書掌受四方朝貢及通表疏故有譯語人劾戶概翻又戶得翻大理少卿張叡冊以為准估無罪思謙奏曰估價之設估音古備國家所須臣下交易豈得准估為定叡冊舞文附下罔上罪當誅是日左遷遂良為同州刺史叡

冊循州刺史思謙名仁約以字行

十二月庚午巂州都督謝萬歲兗州都督謝法興與黔州都督李孟嘗討琰州叛獠琰州當作牂州武德三年牂柯蠻酋謝龍羽以其地置牂州兗州當作充州武德三年以牂柯蠻別部置充州乃蠻州貞觀四年置隸黔州都督府黔音琴獠魯皓翻萬歲法興入洞招慰為獠所殺

二年春正月乙巳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奭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奭亨之兄子柳亨西魏尚書左僕射慶之孫實與之舅亦亨女同安長公主之女王皇后之舅也

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阿史那賀魯驍堅堯翻招集離散廬帳漸盛聞太宗崩謀襲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駱弘義知其謀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橋寶明馳往慰撫寶明說賀魯令長子咥運入宿衛授右驍衛中郎將尋復遣歸咥運乃說其父擁眾西走說輸芮翻傍扶又翻擊破乙毗射匱可汗併其眾建牙于雙河及千泉曰雙河西南抵賀魯牙帳二百里千泉屬石國界又在賀魯牙帳西有新書曰素葉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地方二百里南雪山三垂平陸多泉池因名之自號沙鉢羅可汗咄陸五啜弩失畢五俟斤皆歸之勝兵數十萬啜當沒翻發步劣翻俟渠之翻勝音升與乙毗咄陸可汗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以咥運為莫賀咄葉護咥徒結翻焉耆王婆伽利卒國人表請復立故王突騎支卒子恤翻復扶又翻騎奇寄翻

夏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

衛將軍遣還國。金州刺史滕王元嬰驕奢縱逸，居亮陰中，畋遊無節，數夜開城門，勞擾百姓，或引彈彈人，或埋人雪中以戲笑。[數，所角翻。引彈，徒旦翻] 上賜書切讓之，且曰：取適之方亦應多緒，晉靈荒君，何足為則！[左傳，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以觀其避丸也] 朕以王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今書王下上考，以愧王心。元嬰與蔣王惲皆好聚斂，[惲，於粉翻。斂，力贍翻。好，呼到翻] 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為錢貫。二王大慚。秋，七月，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及蒲類縣，[西州交河縣北行八十里入谷，又百二十里經柳谷，渡金沙嶺，百六十里至庭州。蒲類縣屬西州，後為庭州，又改為後庭縣] 殺略數千人。詔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弓月道行軍總管，[弓月城在庭州西千有餘里] 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候將軍薛孤吳仁為副，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人，[成州，漢武都上祿下辨之地，後魏置仇池郡，南秦州，西魏改曰成州。雍州，京兆郡。雍，於用翻] 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紇，下沒翻] 癸巳，詔諸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五天帝，注已見七十九卷晉武帝泰始二年。五人帝，東方帝太皞，西方帝少皞，南方帝炎帝，北方帝顓頊，中央帝黃帝] 八月，己巳，以于志寧為左僕射，張行成為右僕射，高季輔為侍中；志寧、行成仍同中書門下三品。

己卯，郎州白水蠻反，寇麻州。[白水蠻與昆明相接。郎州、麻州皆貞觀二十三年分郎州置] 遣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等發兵討之。九月，癸巳，改玉華宮為佛寺。戊戌，更命九成宮為萬年宮。[更，工衡翻] 庚戌，左武候引駕盧文操踰墻盜左藏物。[左右武候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捕姦非。遂有引駕仗三衛六十六人，左右翊衛有之。唐制，左右金吾有引駕佽飛六十六人，各十人以三番周而不改。藏，徂浪翻] 上以引駕職在糾繩，乃自為盜，命斬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文操死，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閏月，長孫無忌等上所刪定律令式。[上，時掌翻] 甲戌，詔頒之四方。

上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公。長孫無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亦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無忌以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冬，十有一月，辛酉，上祀南郊。癸酉，詔自今京官及外州有獻鷹隼及犬馬者罪之。[隼，息尹翻] 戊寅，特浪生羌酋董悉奉求、辟惠羌酋卜擔莫各帥種落萬餘戶詣茂州內附。[特浪、辟惠皆生羌也，是年以其地置蓬魯等二十二州，屬茂州都督府。酋，玆由翻。帥，讀曰率。種，章勇翻] 竇州、義州蠻酋李寶誠等反。[義州，漢猛陵縣地，梁置永業郡，隋改為懷德縣，屬竇州。武德五年置南義州，貞觀元年曰義州] 桂州都督劉伯英討平之。

郎州道總管趙孝祖討白水蠻蠻酋禿磨蒲及俟彌于帥衆據險拒戰孝祖皆擊斬之會大雪蠻飢凍死亡略盡孝祖奏言貞觀中討昆州烏蠻始開青蛉弄棟為州縣弄棟之西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川恒扇誘弄棟欲使之反其勃弄以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相接人衆殷實多於蜀川無大酋長好結讎怨今因破白水之兵請隨便西討撫而安之敕許之十二月壬子處月朱邪孤注殺招慰使單道惠與突厥賀魯相結　是歲百濟遣使入貢上戒之使勿與新羅高麗相攻不然吾將發兵討汝矣

三年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貢　癸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處月朱邪孤注於牢山孤注夜遁建方使副總管高德逸輕騎追之行五百餘里生擒孤注斬首九千級軍還御史劾奏梁建方兵力足

以追討而逗留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上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廄上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為臣下所信邪朕自咎故不復黜道裕耳　己巳以同州刺史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丙子上饗太廟丁亥饗先農躬耕籍田　二月甲寅上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乙卯上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聲樂朕聞胡人善為擊鞠之戲昨初升樓即有群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為誡　三月辛巳以宇文節為侍中柳奭為中書令以兵部侍郎三原韓瑗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瑗于眷翻）　夏四月趙孝祖大破西南蠻斬小勃弄酋長歿盛擒大勃弄酋長楊承顛自餘皆屯聚保險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人孝祖皆破降之西南蠻遂定　甲午澧州刺史彭思王元則

[illegible]六月戊申，遣兵部尚書崔敦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illegible]發薛延陀餘衆渡河，置祁連州以處之。[illegible]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為皇太子，赦天下。上皇后無子，[illegible]為后謀，[illegible]以忠母劉氏微賤，勸后立忠為太子，冀其親己，外則諷長孫無忌等使請於上，上從之。乙丑，以于志寧兼太子少師，張行成兼少傅，高季輔兼少保。丁丑，上問戶部尚書高履行：去年進戶多少？（戶部尚書，即民部尚書，避太宗諱改。進戶，[illegible]）履行奏：去年進戶總一十五萬。因問隋代及今日見戶，（見，賢遍翻。）履行奏：隋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即今戶三百八十萬。（即今，猶言當今也，唐人多有此語。）履行，士廉之子也。九月，守中書侍郎來濟同中書門下三品。冬十一月庚寅，弘化長公主自吐谷渾來朝。（弘化公主，貞觀十三年降吐谷渾慕容諾曷鉢。谷，音浴。）癸巳，濮王泰薨於均州。[illegible]散騎常侍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illegible]公主驕恣甚，房玄齡薨，[illegible]公主教遺愛與兄遺直異財，既而反譖遺直。（譖，莊蔭翻。）遺直自言，太宗深責讓主，由是寵衰；主怏怏不悅。（怏，於兩翻。）會御史劾盜，得浮屠辯機寶枕，[illegible]云主所賜。主與辯機私

通，餉遺億計，（餉，式亮翻。遺，唯季翻。）更以二女子侍遺愛。太宗怒，腰斬辯機，[illegible]殺奴婢十餘人；主益怨望，太宗崩，無戚容。上即位，主又令遺愛與遺直更相訟，（更，工衡翻。）遺愛坐出為房州刺史，[illegible]遺直為隰州刺史。[illegible]又浮屠智勗等數人私侍主，主使掖庭令陳玄運伺宮省禨祥，[illegible]先是駙馬都尉薛萬徹[illegible]坐事除名，徙寧州刺史，入朝，與遺愛款昵，[illegible]對遺愛有怨望語，且曰：今雖病足，坐置京師，鼠輩猶不敢動。因與遺愛謀，若國家有變，當奉司徒荊王元景為主。元景女適遺愛弟遺則，由是與遺愛往來。元景嘗自言夢手把日月。駙馬都尉柴令武，紹之子也，（柴紹尚高祖女平陽公主。）尚巴陵公主，（巴陵公主，太宗之女。）除衛州刺史，託以主疾留京師求醫，因與遺愛謀議相結。高陽公主謀黜遺直，奪其封爵，（黜，丑律翻。）使人誣告遺直無禮於己。遺直亦言遺愛及主罪，云：罪盈惡稔，恐累臣私門。（累，力瑞翻。）上令長孫無忌鞫之，（鞫，居六翻。）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司空、安州都督吳王恪母，隋煬帝女也，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為類己，欲立為太子，無忌固爭而止。（事見一百九十七卷貞觀十七年。）由是與無

忌損與恪名望素高，為物情所向，無忌深忌之，欲因事誅恪以絕衆望。遺愛知之，因言與恪同謀，冀如紇干承基得免死。（事見一百九十六卷一百九十七卷貞觀十七年。）

四年春，二月，甲申，詔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上泣謂侍臣曰：「荊王，朕之叔父，吳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匄，居大翻。）兵部尚書崔敦禮以為不可，乃殺之。萬徹臨刑大言曰：「薛萬徹大健兒，留為國家效死力，豈不佳，（[illegible]）乃坐房遺愛殺之乎！」吳王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乙酉，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節、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左驍衞大將軍駙馬都尉執失思力（[illegible]）並坐與房遺愛交通，流嶺表；節與遺愛親善，及遺愛下獄，（下，遐嫁翻。）節頗左右之。（左，讀曰佐；右，讀曰佑。）江夏王道宗素與長孫無忌、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戊子，廢恪母弟蜀王愔為庶人，置巴州；（愔，於今翻。）房遺直貶春州銅陵尉；（[illegible]）萬徹弟萬備流交州；罷房玄齡配饗。（[illegible]）開府儀同三司李勣為司空。

初，林邑王范頭利卒，（卒，子恤翻。）子真龍立，大臣伽獨弒之，盡滅范氏。伽獨自立，國人弗從，乃（[illegible]）立頭利之壻婆羅門為王。國人咸思范氏，復廢婆羅門，又立頭利之女為王。女不能治國，（治，直之翻。）有諸葛地者，頭利之姑子也，父為頭利所殺，南奔真臘，（[illegible]）大臣可倫翁定遣使迎而立之，（使，疏吏翻。）妻以女王。（妻，七細翻。）衆然後定。夏，四月，戊子，遣使入貢。秋，九月，壬戌，右僕射北平定公張行成薨。（[illegible]）甲戌，以褚遂良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仍知選事。（選，須絹翻。）

冬，十月，庚子，上幸驪山溫湯，乙巳，還宮。

初，睦州女子陳碩真（[illegible]）以妖言惑衆，（[illegible]）與妹夫章叔胤舉兵反，自稱文佳皇帝，以叔胤為僕射。甲子夜，叔胤帥衆攻桐廬，陷之。（[illegible]）碩真擁衆焚香，引兵二千攻陷睦州及於潛，（[illegible]）進攻歙州，不克。（歙，音攝。）敕揚州刺史房仁裕發兵討之。碩真遣其黨童文寶將四千人寇婺州，（[illegible]）刺史崔義玄發兵拒

之民閒訛言碩真有神，犯其兵者必滅族，士衆兇懼。（兇許勇翻）司功參軍崔玄籍曰：（司功參軍，州之判司。[illegible]）起兵仗順，猶且無成，況憑妖妄，其能久乎！義玄以玄籍為前鋒，自將州兵繼之，至下淮戍，遇賊與戰，左右以楯蔽義玄。（楯食尹翻）義玄曰：刺史避箭，人誰致死！命撤之。於是士卒齊奮，賊衆大潰，斬首數千級。聽其餘衆歸首。（首式又翻）進至睦州境，降者萬計。（降戶江翻）十一月，庚戌，房仁裕軍合，獲碩真、叔胤，斬之，餘黨悉平。義玄以功拜御史大夫。（[illegible]）癸丑，以兵部尚書崔敦禮為侍中。十二月，庚

子，侍中蓨憲公高季輔薨。（蓨音條。謚法：博聞多能曰憲。）是歲，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卒，其子頡苾達度設號真珠葉護，始與沙鉢羅可汗有隙，與五弩失畢共擊沙鉢羅，破之，斬首千餘級。

五年春，正月，壬戌，羌酋凍就內附，以其地置劍州。（凍就，生羌卜擯大首領也。劍州羈縻屬松州都督府。）三月，戊午，上行幸萬年宮。（考異曰：實錄戊午以下皆為二月。按二月丁丑朔，無戊午，戊午，三月十二日也。）庚申，加贈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考異曰：新舊唐書皆作蕭淑妃，[illegible]作蕭良娣，[illegible]亦曰良娣蕭氏。按當時後宮並無良娣之名，唯漢世太子宮有良娣。疑高宗在東宮時，蕭為良娣，及即位號淑妃也。）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illegible]）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為尼。（[illegible]）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長知兩翻）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內讀曰納。間古莧翻。）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后；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數所角翻）未幾大幸，（幾居豈翻）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而武士彠預焉。（[illegible]）

乙丑，上幸鳳泉湯；（鳳泉湯在岐州郿縣。）乙巳，還萬年宮。夏，四月，大食發兵擊波斯，（[illegible]）殺波斯王伊嗣侯，伊嗣侯之子卑路斯奔吐火羅。大食兵去，吐火羅發兵立卑路斯為波斯王而還。閏月，丙子，以處

月部置金滿州（其地近古蒲類。[illegible]）丁丑，夜，大雨，山水漲溢，衝玄武門。（宮北門為玄武門，[illegible]）宿衛士皆散走。右領軍郎將薛仁貴曰：（[illegible]）「安有宿衛之士，天子有急而敢畏死乎！」乃登門桄大呼，以警宮內。（[illegible]）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水溺衛士及麟遊居人，（[illegible]）死者三千餘人。壬辰，新羅女王金真德卒，詔立其弟春秋為新羅王。六月，丙午，恆州大水，滹沱溢，漂溺五千三百家。（[illegible]）

中書令柳奭以王皇后寵衰，內不自安，請解政事；癸亥，罷為吏部尚書。秋，七月，丁酉，車駕至京師。戊戌，上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illegible]）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illegible]）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冬，十月，雇雍州四萬一千人築長安外郭，三旬而畢。（[illegible]）癸丑，雍州參軍薛景宣上封事，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illegible]）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因上封

事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高麗遣其將安固將高麗、靺鞨兵擊契丹；（[illegible]）松漠都督李窟哥禦之，大敗高麗於新城。（[illegible]）是歲，大稔，洛州粟米斗兩錢半，秔米斗十一錢。（[illegible]）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illegible]）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又不為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illegible]）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

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illegible]）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illegible]）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illegible]）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无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无忌，（[illegible]）无忌對以佗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无忌第，屢有祈請，无忌終不許。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无忌，无忌厲色折

之上於無忌寵及無薄又有擴賜意可知矣无忌八格其求心則辭而不受可也爲所忌得罪非不幸所角翻之弓翻折

六年春正月壬申朔上詣昭陵甲戌還宮 己丑嶲州道行軍總管曹繼叔破胡叢顯養車魯等蠻於斜山拔十餘城嶲音髓叢徂紅翻車魯蓋亦各以所據地爲名蠻之一也新書作東蠻

庚寅立皇子弘爲代王賢爲潞王 高麗與百濟靺鞨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羅王春秋遣使求援使疏吏翻 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發兵擊高麗將即亮翻 夏五月壬午名振等度遼水高麗見其兵少開門度貴端水逆戰按舊書程名振傳貴端水當在新城西南少詩沼翻 名振等奮擊大破之殺獲千餘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還 癸未以右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蔥山道行軍大總管蔥山即蔥嶺 以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 壬辰以韓瑗爲侍中瑗于眷翻 來濟爲中書令 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爲厭勝厭於葉翻又一琰翻考異曰唐曆云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事發按厭勝事今從實錄 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貶吏部尚書柳奭爲遂州刺史奭行至扶風武德元年分岐山置韋川縣取漳水爲名天寶八年更名扶風屬岐州九域志在州東八十里 岐州長史于承素希旨奏奭漏泄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榮州漢南安江陽之地隋爲大牢縣屬資州武德元年分置榮州復扶又翻

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爲之韓瑗來濟諫以爲故事無之乃止考異曰唐曆在此年四月今據實錄四月韓瑗未爲侍中來濟未爲中書令唐曆又云武后求爲宸妃武德已來無此號又恐立武后詔書稱宸妃者誤也 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惡烏路翻 左遷壁州司馬武德八年析巴州置壁州 敕未至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爲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閤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厭於葉翻 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使疏吏翻勞力到翻 尋超拜中書侍郎考異曰舊傳云高宗將立武后義府密申協贊尋擢拜中書侍郎參知政事本紀年表皆云是歲七月義府爲中書侍郎實錄但云超拜中書侍郎字輔國十一月自中書侍郎參知政事今從之 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 乙酉以侍中崔敦禮爲中書令 八月尚藥奉御蔣孝璋員外特置仍同正員尚藥局奉御二人掌合和御藥及診候方脈之事 員外同正自孝璋始 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爲后以國家之禍必自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

以其事表，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唐制，長安、萬年、河南、洛陽、太原、晉陽六縣謂之京縣，京縣令正五品上；西州中都督府中都督府長史正五品上。但從輦轂下出佐邊州，故為左遷。）行儉，仁基之子也。（裴仁基，隋將，歸李密，為王世充所殺。）

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為禮部尚書。上一日退朝，（朝，直遙翻。）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為，于偽翻。）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當死。」（忤，五故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撲，弼角翻，又普木翻。獠，魯皓翻，又音老。朝，直遙翻。顧，音古。考異曰：唐曆云：無忌等將入，遂良曰：「今者多為中宮事，遂良欲陳，何如？」無忌曰：「公但極言，無忌請繼之。」及入，上稱二宮之言，無忌曰：「大人之罪，無絕嗣。皇后無子，今欲廢之，立武士彠女，何如？」……自貞觀二十三年後，無忌等共可否按如此則是無忌曾達良意，今不取。）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間，古莧翻。）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勝，音升。）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漢書古今人表：嫫母，黃帝妃，生蒼林。師古曰：嫫，讀與嫫同，又音謨。）妲己傾覆殷王，（妲己，有蘇氏之女。）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小雅正月之詩。）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法，後嗣何觀！願陛下詳之，無為後人所笑！使臣有以益國，菹醢之戮，臣之分也！（分，扶問翻。）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漢伍被諫淮南王曰：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也。師古曰：姑蘇，臺名，在吳西南三十五里。吳地記曰：越絕書云：闔閭起姑蘇之臺，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橫山西北。史記正義曰：在吳縣西南三十里。）臣恐海內失望，棘荊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

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太姒文王之妃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大姒佐文王以興王業故關雎美其德）孝成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事見漢成紀）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褚遂良韓瑗來濟言皆不從此時大臣未遠士大夫所言之武后未衰自有二人皇后得罪在朝之臣宜承武后安能言人所難言哉）它日李勣入見（勣見賢遂）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自李勣有是言李林甫承之以成明皇三子之禍）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欲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以田舍翁況天子許敬宗之事君）昭儀令左右以聞庚午貶遂良為潭州都督（潭州在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六（起旃蒙單閼十月盡玄黓涒灘七月凡六年有奇）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下

永徽六年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為庶人母及兄弟並除名流嶺南許敬宗奏故特進贈司空王仁祐告身尚存使逆亂之餘猶得為蔭並請除削從之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壼之內恒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政君事見二十七卷）可立為皇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以妾為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事見上卷上年）此既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為國

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齎璽綬冊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於肅義門。故后王氏、故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閒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為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敕，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他生我為猫，阿武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猫。（猫，莫交翻。畜，吁玉翻。）尋又改王氏姓為蟒氏，蕭氏為梟氏。（梟，古堯翻。）武后數見王、蕭為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己巳，許敬宗奏曰：「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升明兩。（易離卦大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暉宜息。安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又，父子之際，人所難言，事或犯鱗，必嬰嚴憲，煎膏染鼎，臣亦甘心。」上召見，問之，對曰：「皇太子，國之本也，本猶未正，萬國無所係心。且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竊位而懷自疑，恐非宗廟之福，願陛下熟計之。」上曰：「忠已自讓。」對曰：「能為太伯，願速從之。」

西突厥頡苾達度設數遣使請兵討沙鉢羅；甲戌，遣豐州都督元禮臣冊拜頡苾達度設為可汗。禮臣至碎葉城，沙鉢羅發兵拒之，不得前。頡苾達度設部落多為沙鉢羅所并，餘衆寡弱，不為諸姓所附，禮臣竟不冊拜而歸。

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克，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顯慶元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為梁王、梁州刺

史立皇后子代王弘為皇太子生四年矣忠既廢官屬皆懼罪亡匿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忠泣涕拜辭而去安仁綱之孫也（李綱事隋唐為尚書） 壬申赦天下改元 二月辛亥贈武士彠司徒賜爵周國公 三月以度支侍郎杜正倫為黃門侍郎同三品（顯慶元年改戶部度支為度支……） 夏四月壬子矩州人謝無靈舉兵反（矩州……） 黔州都督李子和討平之 己未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為于偽翻） 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量音良） 上從之 六月辛亥禮官奏停太祖世祖配祀（太祖景皇帝 世祖元皇帝……） 以高祖配昊天於圜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illegible]）

從之 秋七月乙丑西洱蠻酋長楊棟附顯和蠻酋長王羅祁郎昆梨盤四州酋長王伽衝等帥眾內附（[illegible]） 癸未以中書令崔敦禮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八月丙申固安昭公崔敦禮薨 辛亥蔥山道行軍總管程知節擊西突厥與歌邏處月二部戰於榆慕谷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副總管周智度攻突騎施處木昆等部於咽城拔之斬首三萬級 乙巳龜茲王布失畢入朝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納為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

曰義方忝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元年）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唐六典大理寺丞從六品上）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勘苦紺翻當丁浪翻）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辭不遜貶萊州司戶　九月括州暴風海溢溺四千餘家（新志處州本括州永嘉郡時兼有永嘉之地上元元年始析置溫州）　冬十一月丙寅生羌酋長浪我利波等帥眾內附以其地置柘栱二州（柘州蓬山郡栱州以鉢南伏浪恐部置皆屬松州都督府宋白曰柘州以開拓為名柘音之夜翻）　十二月程知節引軍至鷹娑川遇西突厥二萬騎別部鼠尼施等二萬餘騎繼至（鼠尼施咄陸五啜之一也居鷹娑川後置鷹娑都督府娑素何翻）前軍總管蘇定方帥五百騎馳往擊之西突厥大敗追奔二十里殺獲千五百餘人獲馬及器械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勝音升）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言於知節曰今茲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乘危輕脫乃成敗之法耳何急而為此自今當結方陳置

輜重在內（[illegible]）遇賊則戰此萬全策也又矯稱別得旨以知節恃勇輕敵委文度為之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illegible]）士卒終日跨馬被甲結陳（陳讀曰陣被皮義翻）由是馬多瘦死定方言於知節曰出師欲以討賊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賊必敗懦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為大將（[illegible]）豈可更遣軍副專其號令事必不然請囚文度飛表以聞知節不從至恆篤城（[illegible]）有群胡歸附文度曰此屬伺我旋師還復為賊（[illegible]）不如盡殺之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乃自為賊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殺之分其財獨定方不受師旋文度坐矯詔當死特除名知節亦坐逗遛追賊不及減死免官　是歲以太常卿駙馬都尉高履行為益州長史（[illegible]）　韓瑗上疏為褚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氓黎咸嗟舉措（[illegible]）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illegible]）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illegible]）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上謂

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悖，蒲沒翻；好，呼到翻；上，時掌翻），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illegible]）忠臣，為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illegible]），張華存而綱紀不亂（事見八十二卷晉惠帝[illegible]）。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劉洎之子訟其父冤，稱貞觀之末為褚遂良所譖而死（洎死事見一百九十八卷貞觀十九年；洎，其冀翻），李義府復助之（[illegible]）。上以問近臣，衆希義府之旨，皆言其枉。給事中長安樂彥瑋獨曰：劉洎大臣，人主暫有不豫，豈得遽自比伊、霍！今雪洎之罪，謂先帝用刑不當乎（當，丁浪翻）！上然其言，遂寢其事。

二年春正月癸巳，分哥邏祿部置陰山、大漠二都督府（以謀落部置陰山都督府，以熾俟部置大漠都督府）。閏月壬寅，上行幸洛陽。庚戌，以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伊麗，河名），帥燕然都護渭南任雅相（[illegible]）、副都護蕭嗣業發回紇等兵，自北道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嗣業，鉅之子也。（彌射事見一百八十一卷隋煬帝大業六年）初，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及族兄左屯衛大將軍步真，皆西突厥酋長，太宗之世，帥衆來降（[illegible]）。至是，詔以彌射、步真為流沙安撫大使（[illegible]），自南道招集舊衆（[illegible]）。二月辛酉，車駕至洛陽宮。庚午，立皇子顯為周王。壬申，徙雍王

素節爲郇王。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爲桂州都督。（桂州至京師水陸路四千七百六十里。）以李義府兼中書令。夏五月丙申，上幸明德宮避暑。上自即位，每日視事；庚子，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上許之。秋七月丁亥朔，上還洛陽宮。王玄策之破天竺也，（見上卷貞觀二十二年。）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以歸，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使合長生藥。發使四方求奇藥異石，又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其言率皆迂誕無實，苟欲以延歲月，藥竟不就，乃放還。上即位，復詣長安，又遣歸。玄策時爲道王友，辛亥，奏言此婆羅門實能合長年藥，自詭必成，今遣歸，可惜失之。玄策退，上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誠如聖言。此婆羅門今茲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娑婆寐竟死於長安。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爲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褚遂良爲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爲象州刺史。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事見一百九十七卷貞觀十七年。）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見上卷二十三年。）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己巳，禮官奏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亦請合爲一祀，從之。

有六天之說……（注文漫漶）[illegible]

辛未，以禮部尚書許敬宗為侍中，兼度支尚書杜正倫為兼中書令。冬，十月，戊戌，上行幸許州。（注：[illegible]）十一月，乙巳，畋于滍水之南。壬子，至汜水曲。（注：[illegible]）十二月，乙卯，還洛陽宮。

蘇定方擊西突厥沙鉢羅可汗，至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嬾獨祿等帥萬餘帳來降。（注：[illegible]）定方撫之，發其千騎與俱。右領軍郎將薛仁貴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賀魯，（注：[illegible]）為賀魯所破，虜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賀魯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歸之，仍加賜賚，使彼明知賀魯為賊而大唐為之父母，則人致其死，不遺力矣。」上從之。泥孰喜，請從軍共擊賀魯。定方至曳咥河西，（注：[illegible]）沙鉢羅帥十姓兵且十萬來拒戰。（注：五咄陸、五弩失畢[illegible]）定方將唐兵及回紇萬餘人擊之。沙鉢羅輕定方兵少，直進圍之。（注：[illegible]）定方令步兵據南原，攢矟外向，（注：[illegible]）自將騎兵陳於北原。（注：陳，讀曰陣。）沙鉢羅先攻步軍，三衝不動，定方引騎兵擊之，沙鉢羅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日，勒兵復進。（注：[illegible]）於是胡祿屋等五弩失畢悉眾來降，沙鉢羅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注：[illegible]）時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陸部落聞沙鉢羅敗，皆詣步真降。定方乃命蕭嗣業、回紇婆閏將胡兵趨邪羅斯川，（注：[illegible]）追沙鉢羅，定方與任雅相將新附之眾繼之。（注：[illegible]）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之，可及；若緩之，彼遁逃浸遠，不可復追。省日兼功，在此時矣！」乃蹋雪晝夜兼行，所過收其部眾，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去沙鉢羅所居二百里，布陳長驅，徑至其牙帳。（注：[illegible]）沙鉢羅與其徒將獵，定方掩其不備，縱兵擊之，斬獲數萬人，得其鼓纛，（注：[illegible]）沙鉢羅與其子咥運、婿閻啜等脫走，趣石國。（注：[illegible]）定方於是

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為沙鉢羅所掠者，悉括還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將兵追沙鉢羅，定方引軍還。沙鉢羅至石國西北蘇咄城，[illegible]人馬飢乏，遣人齎珍寶入城市馬。城主伊涅達官[illegible]詐以酒食出迎，誘之入，閉門執之，送于石國。蕭嗣業至石國，石國人以沙鉢羅授之。乙丑，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illegible]以阿史那彌射為左衛大將軍、崑陵都護、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阿史那步真為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遣光祿卿盧承慶持節冊命，仍命彌射、步真與承慶據諸姓降者，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丁卯，以洛陽宮為東都，[illegible]洛州官吏員品並如雍州。[illegible]

[illegible]以吏部侍郎劉祥道[illegible]祥道以為今之選司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過一千四百，雜色入流，曾不銓簡。[illegible]即日內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約準三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略盡矣。[illegible]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須之數。望有釐革。既而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太多。[illegible]上命正倫與祥道詳議，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祥道，林甫之子也。[illegible]

[illegible]年，[illegible]正月，戊子，長孫無忌等上所修新禮，[illegible]先是[illegible]禮部文未備，[illegible]故命無忌等修之。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者非之。太常博士蕭楚材等以為豫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遂焚國恤一篇，由是凶禮遂闕。[illegible]

初，龜茲王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相[illegible]通，布失畢不能禁。[illegible]

二月丁巳

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舊安西復為西州都督府鎮高昌故地

六月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名振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將兵攻高麗之赤烽鎮拔之斬首四百餘級捕虜百餘人高麗遣其大將豆方婁帥衆三萬拒之名振以契丹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五百級 考異曰舊書…

秋八月甲戌…

冬十月庚申…

中書令李義府有寵於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貴而義府貪冒無厭與母妻及諸子女婿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多樹朋黨傾動朝野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與義府恃恩不為之下由是有隙與義府訟於上前上以大臣不和兩責之十一月乙酉貶正倫為橫州刺史義府普州刺史正倫尋卒於橫州

阿史那賀魯既被擒謂蕭嗣業曰我本亡虜為先帝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必於市願刑我於昭陵之前以謝先帝上聞而憐之賀魯至京師甲午獻于昭陵敕免其死分其種落為六都督府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府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賀魯尋死葬於頡利墓側

戊戌以許敬宗為中書令大理卿辛茂將為兼侍中

開府儀同三司鄂忠武公尉遲敬德薨敬德晚年閑居學延年術修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年七十四以病終

…州刺史褚遂良卒

雍州…廷恩禮甚厚…

司士許禕與來濟善，[illegible] 侍御史張倫與李義府有怨，吏部尚書唐臨奏以禕為江南道巡察使，倫為劍南道巡察使。[illegible] 是時義府雖在外，皇后常保護之，以臨為挾私選授，[illegible]

四年春二月乙丑，免臨官。三月壬午，西突厥興昔亡可汗與真珠葉護戰於雙河，斬真珠葉護。[illegible] 夏四月丙辰，以于志寧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乙丑，以黃門侍郎許圉師參知政事。[illegible]

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illegible] 深怨之。及議廢王后，燕公于志寧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illegible] 武后既立，無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illegible] 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illegible] 敕敬宗與辛茂將鞫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illegible] 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覺，故自殺。上驚曰：「豈有此邪！舅為小人所間，[illegible] 小生疑阻則有之，

许敬宗 [illegible]

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以為疑，恐非社稷之福。」[illegible] 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間屢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illegible] 今元舅復然，[illegible] 使朕慚見天下之人。茲事若實，如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illegible] 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小事，乃得大姦，實天下之慶也。臣竊恐無忌知季方自刺，窘急發謀，攘袂一呼，[illegible] 同惡雲集，必為宗廟之憂。臣昔見宇文化及

又遂為煬帝所親任，結以婚姻，委以朝政。遂卒化及
復興兵（復，扶又翻。）一夕於江都作亂，先殺不
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之徒皆
舞蹈馬首，唯恐不及，黎明遂傾隋室。（事見一百八十五卷高祖武德元年。）
前事不遠，願陛下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
日，敬宗復奏曰：「昨夜季方已承與無忌同反，臣又問
季方：『無忌與國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
『韓瑗嘗語無忌云（語，牛倨翻。）：「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為
太子，今梁王既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履行，無忌舅子也，去年出為益州長史。）
自此無忌憂恐，漸為自安之計。後見
長孫祥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
辭狀，咸相符合，請收捕準法。」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
決不忍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
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
止於殺人，文帝使百官素服哭而殺之，（事見漢文帝紀。）至今
天下以文帝為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
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
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道家之言。斷，丁亂翻。）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無忌今之姦
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少，詩沼翻。）臣恐變
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無忌。戊辰，下
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為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
準一品供給。（唐六典：戶部郎中，一品食料，每日細白米二升，粳米、粱米各一斗五升，[illegible]一升半，[illegible]三升，蜜三合，粟一斗，[illegible]一合，[illegible]一升，[illegible]根、炭十斤，[illegible]之類各有差；每月給羊二十口，豬肉六十斤，魚三十頭各一尺，酒九斗。）祥，無忌之從
父兄子也，（從，才用翻。）前此自工部尚書出為荊州長史，故
敬宗以此誣之。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
韓瑗構扇而成；奭仍潛通宮掖，謀行鴆毒，于志寧亦
黨附無忌。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
官。（于志寧欲以依違免禍，卒不免，不若褚遂良、[illegible]。）遣使發道次兵援
送無忌詣黔州。（使，疏吏翻。）無忌子秘書監駙馬都尉沖等
皆除名，流嶺表；（沖尚太宗女長樂公主。長，知兩翻。）遂良子彥甫、彥沖流
愛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行累貶洪州都督。（自益州都督府長史為洪州都督。益州在京師西南二千三百六十九里；洪州在京師東南[illegible]；至東都二千[illegible]里。按異臣舊傳，[illegible]二年貶也，今從唐曆。）五
月，丙申，兵部尚書任雅相、度支尚書盧承慶並參知
政事。承慶，思道之孫也。（盧思道仕於高齊，以文學[illegible]。任，音壬。相，息亮翻。度，徒洛翻。）
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喜任俠，（喜，許記翻。）其從母
為韓瑗妻，（從，才用翻。）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銓，無忌之
族弟也。銓坐無忌流巂州，（巂，音髓。）許敬宗恐持滿作難，

辭乃誣云無忌同反[illegible]伏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illegible]吏無如之何乃代為獄辭結奏[illegible]戊戌誅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illegible]歎曰欒布哭彭越義也（高帝十一年事見十二卷）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義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方翼廢后之從祖兄也長孫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

六月丁卯詔改氏族志為姓氏錄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事見一百九十五卷貞觀十二年）升降去取時稱允當（當丁浪翻）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乃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凡九等於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　許敬宗議封禪儀己巳奏請以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皇后俱配皇地祇從之　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韓瑗並枷鎖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錄其家恩無忌之族弟也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共覆按無忌事[illegible]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illegible]等詣黔州再鞫無忌反狀[illegible]至[illegible]逼無忌令自縊[illegible]詔柳奭韓瑗所至斬決使者殺奭於象州[illegible]韓瑗已死發驗而還[illegible]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坐與無忌通書處絞[illegible]長孫恩流檀州[illegible]

八月壬子以普州刺史李義府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義府既貴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illegible]無賴之徒藉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眾給事中李崇德初與同譜及義府出為普州即除之義府聞而銜之及復為相使人誣構其罪下獄自殺[illegible]　乙卯長孫氏柳氏緣無忌奭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洪州刺史[illegible]于志寧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九月，詔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駒半等國置州縣府百二十七。（[illegible]）

冬，十月，丙午，太子加元服，赦天下。（太子加元服，其儀見《新書·禮志》。）

初，太宗疾山東士人自矜門地，昏姻多責資財，命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婿皆取勳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爲昏，常左右之，（左右，讀曰佐佑。）由是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懸隔。李義府爲其子求昏不獲，恨之，（爲，于僞翻。）故以先帝之旨勸上矯其弊。壬戌，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爲昏姻。（爲，于僞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illegible]）然族望爲時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爲婚。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稱禁昏家，益增厚價。

閏月，戊寅，上發京師，令太子監國。太子思慕不已，上聞之，遽召赴行在。戊戌，車駕至東都。

十一月，丙午，以許圉師爲散騎常侍、檢校侍中。戊午，侍中兼左庶子辛茂將薨。

思結俟斤都曼帥疏勒、朱俱波、謁般陁三國反，擊破于闐。（[illegible]）癸亥，以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安撫大使以討之。以盧承慶同中書門下三品。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等與高麗將溫沙門戰於橫山，破之。蘇定方軍至業葉水，思結保馬頭川，定方選精兵萬人、騎三千匹馳往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旦，至城下，都曼大驚。戰於城外，都曼敗，退保其城。及暮，諸軍繼至，遂圍之，都曼懼而出降。

五年春，正月，定方獻俘於乾陽殿，法司請誅都曼，定方請曰：「臣許以不死，故都曼出降，願匄其

餘生（[illegible]）上曰朕[illegible]以全鄉[illegible]信乃免之　甲子
上發東都二月辛巳至幷州（[illegible]）三月丙午
皇后宴親戚故舊鄰里於朝堂（[illegible]）婦人於內殿班賜有
差（[illegible]）詔幷州婦人年八十以上悉版授郡君（[illegible]）
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illegible]）
新羅王春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衛大將軍蘇（[illegible]）
方為神丘道行軍大總管（[illegible]）帥左驍衛將軍劉
伯英等（[illegible]）水陸十萬以伐百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而命之將新羅之衆與之合勢（[illegible]）夏四月丙寅
上發幷州癸巳至東都五月作合璧宮（[illegible]）
（[illegible]）壬戌上幸合璧宮　戊辰以定襄都督阿史德
樞賓左武候將軍延陀梯眞（[illegible]）居延州
都督李合珠並為冷陘道行軍（[illegible]）以討叛奚仍命
（[illegible]）
尚書右丞崔餘慶充使總護三（[illegible]）奚尋遣使降更以
（[illegible]）

討契丹擒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東都（[illegible]）六
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甲午車駕還洛陽宮　房州
刺史梁王忠年浸長頗不自安或私衣婦人服以備
刺客（[illegible]）又數自占吉凶（[illegible]）或告其事秋七
月乙巳廢忠為庶人徙黔州囚於承乾故宅（[illegible]）
（[illegible]）丁卯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盧承慶坐計失所免官（[illegible]）
（[illegible]）
東贊遣其子起政將兵擊吐谷渾以吐谷（[illegible]）
也（[illegible]）蘇定方引兵自成山濟海（[illegible]）百濟據熊
津江口以拒之定方進擊破之百濟死者數千人餘
皆潰走定方水陸齊進直趣其都城（[illegible]）
（[illegible]）未至二十餘里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illegible]）萬餘人
追奔入其郭百濟王義慈及太子隆逃于北境定方
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帥衆固守隆子文
思曰王與太子皆在而叔遽擁兵自王（[illegible]）
借使能却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帥左右踰城來
降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軍士登城立幟泰
（[illegible]）

何普

百濟故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

壬午，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將兵討思結、拔也固、僕骨、同羅四部，三戰皆捷，追奔百餘里，斬其酋長而還。

冬，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則天門樓，受百濟俘，自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蘇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

甲寅，上幸許州。十二月，辛未，畋於長社。己卯，還東都。

壬午，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浿江道行軍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蒲州刺史程名振為鏤方道總管，將兵分道擊高麗。青州刺史劉仁軌坐督海運覆船，以白衣從軍自效。

龍朔元年

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萬四千餘人，詣平壤、鏤方行營。戊午，以鴻臚卿蕭嗣業為扶餘道行軍總管，帥回紇等諸部兵詣平壤。

二月，乙未，改元。

三月，丙申朔，上與羣臣及外夷宴於洛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謂之一戎大定樂。時上欲親征高麗，以象用武之勢也。

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鎮守百濟府城，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撫其餘衆。文度濟海而卒。百濟僧道琛、故將福信聚衆據周留城，迎故王子豐於倭國而立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起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將王文度之衆，便道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喜曰：「天將富貴此翁矣！」於州司請唐曆及廟諱以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頒大唐正朔於海表！」仁軌御軍嚴整，轉鬭而前，所向皆下。百濟立兩柵於熊津江口，仁

軌與新羅兵合擊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illegible]道琛乃釋府城之圍，退保任存城。[illegible]新羅糧盡引還。道琛自稱領軍將軍，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集徒衆，其勢益張。仁軌衆少，與仁願合軍休息士卒。[illegible]上詔新羅出兵。新羅王春秋奉詔，遣其將金欽將兵救仁軌等，至古泗，福信邀擊敗之，欽自葛嶺道遁還，新羅不敢復出。[illegible]福信尋殺道琛，專總國兵。夏四月丁卯，上幸合璧宮。庚辰，以任雅相為浿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總管，蘇定方為平壤道行軍總管，與蕭嗣業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水陸分道並進。上欲自將大軍繼之。癸巳，皇后抗表諫親征高麗，[illegible]詔從之。六月癸未，以吐火羅、噘噠、罽賓、波斯等十六國[illegible]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illegible]

[illegible]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並隸安西都護府。秋七月甲戌，蘇定方破高麗於浿江，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九月癸巳朔，特進新羅王春秋卒，以其子法敏為樂浪郡王、新羅王。[illegible]壬子，徙潞王賢為沛王。賢聞王勃善屬文，召為修撰。[illegible]勃，通之孫也。[illegible]時諸王鬪雞，勃戲為檄周王雞文。[illegible]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府。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諸軍不得渡。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何力引衆乘冰度水，鼓譟而進，高麗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衆悉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illegible]冬十月丁卯，上畋于陸渾。[illegible]戊申，又畋于非山。癸酉，還宮。[illegible]回紇酋長婆閏卒，姪比粟毒代領其衆。[illegible]與同羅僕

固犯邊詔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燕然都護劉審禮左武衛將軍薛仁貴為副（燕因肩翻）鴻臚卿蕭嗣業為仙萼道行軍總管（仙萼山有萼河）右屯衛將軍孫仁師為副將兵討之（將即亮翻）審禮德威之子也（劉德威見一百五十四卷太宗貞觀十一年）

二年春正月辛亥立波斯都督卑路斯為波斯王

二月甲子改百官名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中臺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機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其餘二十四司御史臺九寺七監十六衛並以義訓更其名而職任如故（改吏部為司列司勳司封如故考功為司績戶部為司元度支為司度金部為司珍倉部為司庾禮部為司禮祠部為司禋主客為司藩膳部為司膳兵部為司戎職方為司城駕部為司輿庫部為司庫刑部為司刑都官為司僕比部為司計司門為司門工部為司平屯田為司田虞部為司虞水部為司川凡二十四司郎中皆改為大夫改御史臺曰憲臺大夫曰大司憲中丞曰司憲大夫改太常寺曰奉常寺光祿寺曰司宰寺衛尉寺曰司衛寺宗正寺曰司宗寺太僕寺曰司馭寺大理寺曰詳刑寺鴻臚寺曰同文寺司農寺曰司稼寺太府寺曰外府寺凡九寺卿皆曰正卿少卿皆曰大夫改秘書省曰蘭臺監曰太史少監曰侍郎丞曰大夫殿中省曰中御府監曰大監改國子監為司成館祭酒曰大司成司業曰少司成少府監為內府監將作監為繕工監大匠曰大監少匠曰少監都水監為司津監凡五監左右衛府驍衛府武衛府皆省府字左右威衛曰左右武威衛左右領軍衛曰左右戎衛左右候衛曰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府曰左右監門衛左右太子衛同左右率府率凡十六衛）

甲戌浿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于軍（浿普大翻任音壬相息亮翻將即亮翻）雅相為將未嘗奏親戚故吏從軍皆移所司補授謂人曰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苟便其私由是軍中賞罰皆平人服其公　戊寅左驍衛將軍白州刺史沃沮道總管龐孝泰（白州本漢合浦縣武德四年置南州六年改白州沮子余翻）與高麗戰於蛇水之上軍敗與其子十三人皆戰死蘇定方圍平壤久不下會大雪解圍而還

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敗補邁翻下所敗同）鐵勒九姓聞唐兵將至合眾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阬之度磧北擊其餘眾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阬丘岡翻挑徒了翻降戶江翻磧七迹翻）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思結多濫葛等部落先保天山聞仁泰等將至皆迎降仁泰等縱兵擊之掠其家以賞軍虜相帥遠遁（帥讀曰率）將軍楊志追之為虜所敗候騎告仁泰虜輜重在近往可取也（騎奇寄翻下同重直用翻）仁泰將輕騎萬四千倍道赴之遂踰大磧至仙萼河（新書同鶻牙既八百里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飢凍棄捐甲兵殺馬食之馬盡人自相食比入塞（比必寐翻及也）餘兵纔八百人軍還司憲大夫楊德裔劾奏文泰等（滿翻支臺）

有二丞掌殿內祕書讎之亦丞漢末改為御史中丞宗後漢復為中丞後魏改為中尉正光復□中丞修周曰司憲中大夫隋諱中改為台書侍御史唐之觀末避高宗名改為中丞是年改為司憲大夫下五品上掌貳大司憲持綱紀以肅正朝廷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誅殺已降，[降戶江翻]使虜逃散，不撫士卒，不計資糧，遂使骸骨蔽野，棄甲資寇。自聖朝開創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敗。仁貴於所監臨，貪淫自恣，雖矜所得，不補所喪。並請付法司推科。[喪息浪翻監古銜翻推科者推鞫其罪而科斷之]詔以功贖罪，皆釋之。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鐵勒道安撫使，左衛將軍姜恪副之，以安輯其餘眾。何力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虜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皆脅從，赦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則已。[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其部落大喜，共執其葉護及設、特勒等二百餘人以授何力，何力數其罪而斬之。[數所具翻]九姓遂定。甲午，車駕發東都；辛亥，幸蒲州。夏，四月，庚申朔，至京師。辛巳，作蓬萊宮。[大明宮亦曰東內程大昌曰大明宮地本太極宮之後苑東北面射殿之地在龍首山上太宗初於其地營永安宮以備太上皇清暑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宮上皇仍居大安宮不曾入居龍朔二年高宗苦風痹惡太極宮卑下故就修大明宮改名蓬萊宮以殿後蓬萊池為名]五月，丙申，以許圉師為左相。[相息亮翻]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官致敬父母。[女官女冠也]秋，七月，戊子朔，赦天下。丁巳，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

於熊津之東，拔真峴城。初，仁願、仁軌等屯熊津城，[考異曰實錄去歲道琛福信圍仁願於府城今云尚在熊津城者蓋是仁軌解圍之後從府城徙屯熊津城]上與之敕書，以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若金法敏藉卿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無貳，豈得先念其私！主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留兵守之，制其心腹。雖餘寇充斥而守備甚嚴，宜礪兵秣馬，擊其不意，理無不克。既捷之後，士卒心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以聞，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將出師，聲援纔接，凶醜自殲。[殲息廉翻]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軍既還，熊津又拔，[拔謂拔軍就新羅或拔軍西還也]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寇，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敵中央，苟或動足，即為俘虜，縱入新羅，亦為羈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凶悖殘虐，君臣猜離，行相屠戮；正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眾從之。時百濟王豐與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使謂之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使疏吏翻]仁願、仁軌知其無備，忽出擊之，拔其支羅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眾，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真峴城險要，加兵守之。仁軌

衍其精銳引新羅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附上時掌翻，嶮古險翻，比必寐翻，傅直戀翻），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史言劉仁軌能堅忍伺間待機以盡平百濟）。福信專權，與百濟王豐浸相猜忌，福信稱疾臥於窟室，欲俟豐問疾而殺之。豐知之，帥親信襲殺福信（果如劉仁軌所料；帥讀曰率），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倭，烏禾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七（起玄黓閹茂八月，盡上章敦牂，凡八年有奇）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

龍朔二年八月壬寅，以許敬宗為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知西臺事（同東西臺三品，知西臺事，即同中書門下三品知中書事）。九月戊寅，初令八品、九品衣碧（衣，於既翻）。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溫湯，太子監國（監，古銜翻）。丁未，還宮。庚戌，西臺侍郎陝人上官儀同東西臺三品（西臺侍郎即中書侍郎；陝，失冉翻）。癸丑，詔以四年正月有事於泰山，仍以來年二月幸東都。左相許圉師之子奉輦直長自然（奉輦直長屬殿中省尚輦局，為奉輦一人，正七品；龍朔改尚輦局為奉輦局；相，息亮翻；長，知兩翻），遊獵犯人田，田主怒，自然以鳴鏑射之（射，而亦翻）。圉師杖自然一百而不以聞。田主詣司憲訟之，司憲大夫楊德裔不為治（為，于偽翻；治，直之翻）。西臺舍人袁公瑜遣人易姓名上封事告之（西臺舍人即中書舍人；易，以豉翻；上，時掌翻）。上曰：「圉師為宰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豈非作威作福！」圉師謝曰：「臣備位樞軸，以直道事陛下，不

能悉允衆心故為人所攻訐〔訐，居謁翻〕至於作威福者或手握強兵或身居重鎮臣以文吏奉事聖明惟知閉門自守何敢作威福上怒曰汝恨無兵邪許敬宗曰人臣如此罪不容誅遽令引出詔特免官〔考異曰：舊本紀：十一月辛未，圍師下獄；新本紀：十一月辛未，圍師貶虔州刺史。今據實錄，二年辛未不免官，久之，貶虔州刺史。舊紀：貶虔州刺史在二年二月，新本紀誤〕癸酉立皇子旭輪為殷王〔旭輪後改名旦，是爲睿宗〕十二月戊申詔以方討高麗百濟〔麗，力知翻〕河北之民勞於征役其封泰山幸東都並停𡋻海道總管蘇海政〔□□〕受詔討龜茲〔龜茲，音丘慈〕敕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之俱〔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至興昔亡之境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事見上卷顯慶二年〕密謂海政曰彌射謀反請誅之〔阿史那彌射是為興昔亡可汗〕時海政兵纔數千集軍吏謀曰彌射若反我輩無噍類〔噍，才笑翻〕不如先事誅之〔先，悉薦翻〕乃矯稱敕令大總管齎帛數萬段賜可汗及諸酋長興昔亡帥其徒受賜海政悉收斬之其鼠尼施拔塞幹兩部亡走〔鼠尼施啜，咄陸五部之一也；拔塞幹俟斤，弩失畢五部之一也。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海政與繼往絕追討平之軍還至疏勒南弓月部復引吐蕃之衆來欲與唐兵戰海政以師老不敢戰以軍資賂吐蕃約和而還由是諸部落皆以興昔亡為冤各有離心繼往絕尋卒〔復，扶又翻。卒，子恤翻〕十姓無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餘衆附於吐蕃〔為都支、遮匐連兵叛張本〕是歲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之〔將，即亮翻〕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冑赴敵而死

三年春正月左武衛將軍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種悉平之〔種，章勇翻〕乙酉以李義府為右相〔右相，中書令也〕仍知選事〔選，須絹翻〕二月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更名瀚海都護徙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燕然都護置於貞觀二十一年，見一百九十八卷；瀚海都護置於龍朔元年，見一百九十九卷。燕然因□更立〕〔□□〕以磧為境磧北州府皆隸瀚海磧南隸雲中〔雲中都護治金河，即秦漢雲中郡舊城，東北至朔州三百七十里。麟德元年更名單于大都護府。杜佑曰：單于都護府南至榆林郡百二十里，東南到馬邑郡三百五十里。磧，七迹翻〕三月許圉師再貶虔州刺史〔虔州在京師東南四千七百里，至東都三千四百里〕楊德裔以阿黨流庭州圉師子文思自然並免官右相河間郡公李義府典選〔選，須絹翻〕恃中宮之勢專以賣官為事銓綜無次怨讟盈路〔讟，徒谷翻〕上頗聞之從容謂義府曰卿子及婿頗不謹多為非法我尚為卿掩覆卿宜戒之〔從，千容翻。為，于偽翻。覆，敷又翻〕義府勃然變色頸頰俱張〔張，知亮翻〕曰誰告陛下上曰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從得邪〔索，山

恨指之
不盡使
忠良欽
血

義府殊不引咎，縱步而去，上由是不悅。望氣者杜元紀謂義府所居第有獄氣，宜積錢二十萬緡以厭之（厭，於協翻），義府信之，聚斂尤急。義府居母喪，朔望給哭假（假，古訝翻），輒微服與元紀出城東，登古塚，候望氣色；或告義府窺覘災眚，陰有異圖（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受其錢七百緡，除延司津監（[illegible]）；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告之（[illegible]）。夏，四月，乙丑，下義府獄，遣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御史、詳刑共鞫之（[illegible]），仍命司空李勣監焉（[illegible]）。事皆有實。戊子，詔義府除名，流巂州；津除名，流振州；諸子及婿並除名，流庭州，朝野莫不稱慶（[illegible]）。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illegible]），牓之通衢。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故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illegible]）。

乙未，置雞林大都督府於新羅國，以金法敏為之。丙午，蓬萊宮含元殿成，上始御紫宸殿聽政（[illegible]）。五月，壬午，柳州蠻酋吳君解反（[illegible]）；遣冀州長史劉伯英、右武衛將軍馮士翽發嶺南兵討之（翽，呼外翻）。吐蕃與吐谷渾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論曲直，更來求援（[illegible]）；上皆不許。吐谷渾之臣素和貴有罪，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渾虛實，吐蕃發兵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千帳棄國走依涼州，請徙居內地（[illegible]）。上以涼州都督鄭仁泰為青海道行軍大總管，帥右武衛將軍獨孤卿雲、辛文陵等分屯涼、鄯二州，以備吐蕃（[illegible]）。六月，戊申，又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安集大使，節度諸軍，為吐谷渾之援。吐蕃祿東贊屯青海，遣使者論仲琮入見（[illegible]），表陳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親。上不許，遣左衛郎將劉文祥使于吐蕃，降璽書責讓之（[illegible]）。

秋，八月，戊申，上以海東累歲用兵，百姓困於征調，士卒戰溺死者甚衆，詔罷三十六州所造船，遣司元太常伯竇德玄等分詣十道，問人疾苦，黜陟官吏。德玄，毅之曾孫也。

九月，戊午，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等破百濟餘衆及倭兵於白江，拔其周留城。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真峴城，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羣凶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

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仕百濟為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

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縶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月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曏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

詔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凋殘，殭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塗，立橋梁，補堤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闔境各安其業。然後修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

□曰：劉仁軌任海東前後

校事皆合㮣……獨本式……何能如是

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爲非臣所及也上從加仁軌六階（官勳者正也）正除帶方州刺史爲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璽書勞勉之 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冬十月辛巳朔詔太子每五日於光順門內視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決之

十二月庚子詔改來年元 壬寅以安西都護高賢爲行軍總管將兵擊弓月以救于闐 是歲大食擊波斯拂菻破之

〔通鑑二百一〕

南侵婆羅門吞滅諸胡勝兵四十餘萬

麟德元年（去年……）春正月甲子改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爲單于大都護 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爲之長至是部落漸衆阿史德氏詣闕請如胡法立親王爲可汗以統之上召見謂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爲單于都護府…… 二月戊子上行幸萬年宮（九成宮爲萬年宮） 夏四月壬子衛州刺史道孝王元慶薨 丙午魏州刺史郇公孝協坐贓賜死司宗卿隴西王博乂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司宗卿即宗正卿）孝協無兄弟恐絕嗣 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疏異制苟害百姓雖皇太子亦所不赦孝協有一子何憂乏祀乎孝協竟自盡於第 五月戊申朔遂州刺史許悼王孝薨 乙卯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

〔通鑑二百一〕

秋七月丁未朔詔以三年正月有事於岱宗 八月丙子車駕還京師幸舊宅留七日壬午還蓬萊宮 丁亥以司列太常伯劉祥道兼右相大司憲竇德玄爲司元太常伯檢校左相 冬十月庚辰檢校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臣伏覩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貧敝唯思西歸無心展効臣問以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應募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爲今日……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

時東西征役身沒王事並蒙敕使弔祭〔[illegible]〕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遼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征人屢經渡海官不記錄其死者亦無人誰何〔誰何謂問其為何人而死也〕州縣每發百姓為兵其壯而富者行錢參逐皆亡匿得免〔[illegible]〕貧者身雖老弱被發即行頃者破百濟及平壤苦戰〔破百濟見上卷顯慶五年平壤苦戰見龍朔二年〕當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不至及達西岸惟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勳級以為榮寵而比年出征皆使勳官挽引〔[illegible]〕勞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由此臣又問曩日士卒留鎮五年尚得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何為如此單露咸言初發家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臣檢校軍士所留衣今冬僅可充事來秋以往全無準擬陛下留兵海外欲殄滅高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為影響若無鎮兵還成一國〔[illegible]〕今既資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同德而眾有此議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illegible]〕明賞重罰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以前處置恐師眾疲老立效無日逆耳之事或無人為陛下盡言〔[illegible]〕故臣披露肝膽昧死奏陳上深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將兵渡海以代舊鎮之兵〔[illegible]〕仍敕仁軌俱還仁軌謂仁願曰國家懸軍海外欲以經略高麗其事非易〔[illegible]〕今收穫未畢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illegible]〕夷人新服眾心未安必將生變不如且留舊兵漸令收穫辦具資糧節級遣還〔[illegible]〕軍將且留鎮撫未可還也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多留兵眾謀據海東幾不免禍〔[illegible]〕今日唯知準敕〔[illegible]〕豈敢擅有所為〔[illegible]〕仁軌曰人臣苟利於國知無不為〔[illegible]〕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illegible]〕自請留鎮海東上從之以扶餘隆為熊津都尉〔[illegible]〕使招輯[illegible]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illegible]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為厭勝之術〔[illegible]〕

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為然，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紿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為陳王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戊子，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為司禮太常伯，左肅機鄭欽泰等朝士流貶者甚眾，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太子右中護、檢校西臺侍郎樂彥瑋、西臺侍郎孫處約並同東西臺三品。

二年春正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見，請復與吐谷渾和親，仍求赤水地畜牧；

好佞

上不許。二月壬午，車駕發京師；丁酉，至合璧宮。上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三月甲寅，以兼司戎太常伯姜恪同東西臺三品。恪，寶誼之子也。辛未，東都乾元殿成。閏月壬申朔，車駕至東都。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闐；敕西州都督崔知辯、左武衛將軍曹繼叔將兵救之。夏四月戊辰，左侍極陸敦信檢校右相；西臺侍郎孫處約、太子右中護檢校西臺侍郎樂彥瑋並罷政事。秘閣郎中李淳風以傅仁均戊寅曆推步浸疏，乃增損劉焯皇極曆，更撰麟德曆；五月辛卯，行之。秋七月己丑，兗州都督鄧康王元裕薨。上命熊津都尉扶餘隆與新羅王法敏釋去舊怨；八月壬子，同盟于熊津城。劉仁軌以新羅、百濟、耽羅、倭國使者浮海西還，會祠泰山

高麗亦遣太子福男來侍祠。冬，十月，癸丑，皇后表稱：「封禪舊儀，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至日，妾請帥內外命婦奠獻。」詔：「禪社首，以皇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壬戌，詔：「封禪壇所設上帝、后土位，先用藁秸、陶匏等，並宜改用茵褥、罍爵，其諸郊祀亦宜準此。」又詔：「自今郊廟享宴，文舞用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丙寅，上發東都，從駕文武儀仗，數百里不絕。列營置幕，彌亙原野。東自高麗，西至波斯、烏長諸國朝會者，各帥其屬扈從，穹廬毳幕，牛羊駝馬，填咽道路。時比歲豐稔，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于市。十一月，戊子，上至濮陽，竇德玄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

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彊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十二月，丙午，車駕至齊州，留十日。丙辰，發靈巖頓，至泰山下。有司於山南為圓壇，山上為登封壇，社首山上為降禪方壇。

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己巳，登山，封玉牒，上帝冊藏以玉匱，配帝冊藏以金匱，皆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玉璽，藏以石𥓓。庚午，降禪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升壇亞獻，帷帟皆以錦繡為之；酌酒，實俎豆，登歌，皆用宮人。壬申，上御朝覲壇，受朝賀；赦天下，改元。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階。先是階無泛加，皆以勞考敘進，至五品三品，仍奏取進止，至是始有泛階；比及末年，服緋者滿朝矣。

時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李義府憂憤發病卒。義府流竄，朝士日憂其復入，及聞其卒，衆心乃安。丙戌，車駕發泰山，辛卯至曲阜，贈孔子太師，以少牢致祭。癸未至亳州，謁老君廟，上尊號曰太上玄元皇帝。丁丑至東都，留六日。甲申幸合璧宮。夏四月甲辰至京師，謁太廟。庚戌，左侍極陸敦信以老疾辭職，拜大司成，兼左侍極，罷政事。五月庚寅，鑄乾封泉寶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舊錢。高麗泉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為莫離支，初知國政，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產知留後事。或謂二弟曰：男生惡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不如先為計。二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還奪其權，欲拒兄不納。男生潛遣所親往平壤伺之，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自為莫離支，發兵討之。男生走保別城，使其子獻誠詣闕求救。六月壬寅，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遼東道安撫大使，將兵救之，以獻誠為右武衛將軍，使為鄉導。

又以右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為行軍摠管，同討高麗。秋七月乙丑朔，徙殷王旭輪為豫王。以大司憲兼檢校太子左中護劉仁軌為右相。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刺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時未可行，義府督之，遭風失船，丁夫溺死甚衆，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義府謂異式曰：君能辦事，不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與朝廷何人為讎，宜早自為計。仁軌曰：仁軌當官不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異式將行，仍自掣其鎖。獄上，義府言於上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義府又諷劉仁願使害之，仁願不忍殺。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仁軌既知政事，異式尋遷詹事丞，時論紛然。仁軌聞之，遽薦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八月辛丑，司元太常伯兼檢校

左相竇德玄[illegible] 初武士彠（彠，一虢翻）娶相里氏（相，息亮翻）生男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長適越王府法曹賀蘭越石（長，知兩翻）次皇后次適郭孝慎士彠卒元慶元爽及士彠兄子惟良懷運皆不禮於楊氏楊氏深銜之越石孝慎及孝慎妻並早卒越石妻生敏之及一女而寡后既立楊氏號榮國夫人越石妻號韓國夫人（[illegible]）惟良自始州長史超遷司衛少卿（[illegible]）懷運自瀛州長史遷淄州刺史元慶自右衛郎將為宗正少卿（[illegible]）元爽自安州戶曹累遷少府少監（[illegible]）榮國夫人嘗置酒謂惟良等曰頗憶疇昔之事乎今日之榮貴復何如對曰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登宦籍揣分量才不求貴達豈意以皇后之故曲荷朝恩夙夜憂懼不為榮也（[illegible]）

（[illegible]分，扶問翻。朝，直遙翻。荷，[illegible]）榮國不悅皇后乃上疏請出惟良等為遠州刺史（[illegible]）外示謙抑實惡之也（[illegible]）於是以惟良檢校始州刺史元慶為龍州刺史元爽為濠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元慶至州以憂卒（[illegible]）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韓國夫人及其女以后故出入禁中皆得幸於上韓國尋卒其女賜號魏國夫人上欲以魏國為內職心難后未決后惡之會惟良懷運與諸州刺史詣泰山朝覲從至京師惟良等獻食（[illegible]）后密置毒醢中使魏國食之暴卒因歸罪於惟良懷運丁未誅之改姓蝮氏（[illegible]）懷運兄懷亮早卒其妻善氏尤不禮於榮國坐惟良等沒入掖庭榮國令后以他事束棘鞭之肉盡見骨而死 九月龐同善大破高麗兵泉男生帥眾與同善合詔以男生為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illegible]）

戊子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廣平宣公劉祥道薨子齊賢嗣齊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嘗從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鷂劉齊賢今為司馬請使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鷂者邪（[illegible]）卿何以此待之 冬十二月己酉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以司列少常伯安陸郝處俊副之（[illegible]）以擊高麗（[illegible]）龐同善契苾何力並為遼東道行軍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如故

其水陸諸軍總管并運糧使竇義積獨孤元愷郭待封等並受勣處分（[illegible]）河北諸州租賦悉詣遼東給軍用待封孝恪之子也（[illegible]）勣欲與其壻京兆杜懷恭偕行以求勳效懷恭辭以貧勣贍之復辭以無奴馬（[illegible]）又贍之（[illegible]）懷恭辭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勣聞之流涕曰杜郎疏放（[illegible]）此或有之乃止

二年春正月上耕籍田有司進耒耜加以彫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illegible]）既而耕九推乃止（[illegible]）

（[illegible]）自行乾封泉寶錢穀帛踊貴商賈不行（[illegible]）癸未詔罷之　二月丁酉涪陵悼王愔薨（[illegible]）辛丑復以萬年宮為九成宮（[illegible]）生羌十二州為吐蕃所破三月戊寅悉罷之　上屢責侍臣不進賢眾莫敢對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對曰天下未嘗無賢亦非羣臣敢蔽賢也（[illegible]）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讒者已指為朋黨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羣臣也上深以為然安期百藥之子也（[illegible]）

夏四月乙卯西臺侍郎楊弘武戴至德正諫大夫兼東臺侍郎李安期東臺舍人昌樂張文瓘司列少常伯兼正諫大夫河北趙仁本並同東西臺三品（[illegible]）弘武素之弟子（[illegible]）至德胄之兄子也（[illegible]）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illegible]）頻征伐四夷廄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曰隋鑒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上納其言減廄馬數千匹　秋八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辛亥

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李安期出為荊州長史（[illegible]）九月庚申上以久疾命太子弘監國（[illegible]）辛未李勣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之　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易取也（[illegible]）遂攻之城人師夫仇等縛城主開門降（[illegible]）勣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　龐同善高偘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襲其營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之偘進至金山與高麗戰不利高麗乘勝逐北仁貴引兵橫擊之大破之（[illegible]）斬首

五萬餘級，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三城後皆置為州），與泉男生軍合。郭待封以水軍自別道趣平壤，勣遣別將馮師本載糧仗以資之。師本船破，失期，待封軍中飢窘，欲作書與勣，恐為虜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合詩以與勣（離合詩，離析字畫合之成字，以見其意）。勣怒曰：「軍事方急，何以詩為？必斬之！」行軍管記通事舍人元萬頃為釋其義（管記，掌軍中書記），勣乃更遣糧仗赴之。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泉男建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鴨綠津，唐兵不得度。上聞之，流萬頃於嶺南。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床，方食乾糒，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服其膽略。冬，十二月，甲午，詔：「自今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並以高祖、太宗配，仍合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是歲，海南獠陷瓊州（瓊州本朱崖郡之瓊山縣）。

總章元年（戊辰）春，正月，壬子，以右相劉仁軌為遼東道副大總管。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薛仁貴既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在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洛陽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使，疏吏翻），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事見隋紀）；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事見太宗紀）。今高藏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為我鄉導（鄉，讀曰嚮），彼之情偽，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強，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俟再舉矣。且高麗連年饑饉，妖異屢降，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鬬，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雖頗忌前，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李勣等遇於薛賀水（新書作薛賀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朝廷議明堂制度略定，三月，庚寅，赦天下，改元。戊寅，上幸九成宮。夏，四月，丙辰，彗星見于五車（五車五星，五帝車舍也）。

（北斗天子五兵一曰主五穀豐耗西北大星曰天東主人白宇秦次東北曰獄主[illegible]次東曰[illegible]天讒主[illegible]丙辰曰[illegible]以其所占之[illegible]據舊紀五年在畢昴間見[illegible]下同彗[illegible]）上避正殿減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　辛巳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楊弘武薨　八月辛酉卑列道行軍摠管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坐征高麗逗留流姚州

癸酉車駕還京師　九月癸巳李勣拔平壤勣既克大行城諸軍出他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綠柵高麗發兵拒戰勣等奮擊大破之追奔二百餘里拔辱夷城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illegible]下同）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降勣以禮接之（帥讀曰率）泉男建猶閉門拒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密遣人詣勣請為內應後五日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鼓譟焚城四門（[illegible]）男建自刺不死（刺七亦翻）遂擒之高麗悉平　冬十月戊午以烏荼國婆羅門盧迦逸多為懷化大將軍（烏荼國[illegible]）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合[illegible]）上將餌之（[illegible]）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illegible]）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寐藥竟無效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為議者歸罪娑婆寐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illegible]）（[illegible]）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上乃止　李勣將至上命先以高藏等獻于昭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師獻于太廟十二月丁巳上受俘于含元殿（[illegible]）以高藏政非己出赦以為司平太常伯員外同正（[illegible]）以泉男產為司宰少卿（[illegible]光祿少卿[illegible]）僧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泉男生為右衛大將軍李勣以下封賞有差泉男建流黔中（[illegible]）扶餘豐流嶺南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illegible]）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酋慈由翻帥所類翻[illegible]）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illegible]）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

撫之。丁卯，上祀南郊，告平高麗，以李勣為亞獻。己巳，謁太廟。

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illegible] 政事為畿縣最。[illegible] 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illegible]

時有敕，征遼軍士逃亡，限內不首及首而更逃者，身斬，[illegible] 妻子籍沒。太子上表，[illegible] 以為：「如此之比，其數至多。或遇病不及隊伍，怖懼而逃；[illegible] 或因樵採，為賊所掠；或渡海漂沒；或深入賊庭，為所傷殺。軍法嚴重，同隊恐并獲罪，即舉以為逃，軍旅之中，不暇勘當，[illegible] 直據隊司，[illegible] 關移所屬，妻子沒官，情實可哀。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illegible] 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沒。」從之。

甲戌，司戎太常伯姜恪兼檢校左相，司平太常伯閻立本守右相。

是歲，京師及山東、江淮旱，饑。

二年春，二月，辛酉，以張文瓘為東臺侍郎，以右肅機、檢校太子中護譙人李敬玄為西臺侍郎，[illegible] 並同東西臺三品。先是同三品不入銜，至是始入銜。[illegible]

癸亥，以雍州長史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illegible] 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illegible]「監運損糧，考中下。」[illegible] 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三月，丙戌，東臺侍郎郝處俊同東西臺三品。

丁亥，詔定明堂制度：其基八觚，[illegible] 其宇上圓，覆以清陽玉葉，[illegible] 其門、牆、階、級、窗、櫺、楣、柱、柶、楶、枅、拱，[illegible] 皆法天地陰陽律曆之數。詔下之後，眾議猶未決，又會饑饉，竟不果立。

夏，四月，己酉朔，上幸九成宮。

高麗之民多離叛者，[illegible] 敕徙高麗戶三萬八千二百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留其貧弱者使守安東。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丁未朔，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為未宜遊幸。上聞之，辛亥，御延福殿，[illegible] 召五品已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illegible] 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為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illegible] 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 [illegible]

守雖帝王常事，然高麗新平，餘寇尚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弊，所至供億，誠為未易。外聞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群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為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為黃門侍郎。甲戌，改瀚海都護府為安北都護府。

九月，丁丑朔，詔徙吐谷渾部落就涼州南山。議者恐吐蕃侵暴，使不能自存，欲先發兵擊吐蕃。右相閻立本以為去歲饑歉，未可興師。議久不決，竟不果徙。庚寅，大風，海溢，漂永嘉、安固六千餘家。

冬，十月，丁巳，車駕還京師。

十一月，丁亥，徙豫王旭輪為冀王，更名輪。

司空太子太師英貞武公李勣寢疾，上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歸侍疾。上及太子所賜藥，勣則餌之；子弟為之迎醫，皆不聽進，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致位三公，年將八十，豈非命邪！修短有期，豈能復就醫工求活！」一旦忽謂其弟司衛少卿弼曰：「吾今日小愈，可共置酒為樂。」於是子孫悉集，酒闌，謂弼曰：「吾自度必不起，故欲與汝曹為別耳。汝曹勿悲泣，聽我約束。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葬畢，汝即遷入我堂，撫養孤幼，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十二月，戊申，薨。上聞之悲泣，葬日，幸未央宮，登樓望輀車慟哭。起冢象陰山、鐵山、烏德鞬山，以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

勣為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勣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勣已為僕射，親為之煮粥，風回，爇其須鬢。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為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煮粥，其可得乎！」勣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

二十九

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人十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之二十為大將用以校人死勣長子震早卒震子敬業襲爵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

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辭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

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然後類以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

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謂之拔萃入等者……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

咸亨元年春正月丁丑右相劉仁軌請致仕許之三月甲戌朔以旱赦天下改元丁丑改蓬萊宮為含元宮壬辰太子少師許敬宗請致仕許之敕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西臺舍人徐齊聃上疏以為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置左右豈可使戎狄醜類入侍軒闥又奏齊獻公即陛下外祖雖子孫有犯豈應上延祖禰今周忠孝公廟甚修而齊獻公廟毀廢……不審陛下何以垂示海內彰孝理之風上皆從之齊聃充容之弟也

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辛亥以右衛大將軍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副之以討吐

蕃且據吐谷渾故地、 夏四月上幸九成宮 高
麗酋長劍牟岑反、立高藏外孫安舜為主、以左監門
大將軍高侃為東州道行軍總管、發兵討之、安舜殺劍牟岑、奔新羅、 六月壬
寅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丁巳、車駕還京師、 郭待
封先與薛仁貴並列、及征吐蕃、恥居其下、仁貴所言
待封多違之、軍至大非川、將趣
烏海、仁貴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澀、輜
重自隨、難以趨利、宜留二萬人為兩柵
於大非嶺上、輜重悉置柵內、吾屬帥輕銳、倍道兼行
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
大破之、斬獲甚眾、進屯烏海、以俟
待封、待封不用仁貴策、將輜重徐進、未至烏海、遇吐
蕃二十餘萬、待封軍大敗、還走、悉棄輜重、仁貴退屯
大非川、吐蕃相論欽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
唐兵大敗、死傷略盡、仁貴待封與阿史那道真並脫
身免、與欽陵約和而還、敕大司憲樂彥瑋即
軍按其敗狀、械送京師、三人皆免死除名、欽陵祿東
贊之子也、欽陵與弟贊婆悉多于
勃論皆有才略、
將兵居外、鄰國畏之、 關中旱饑、九月丁丑、詔以明
年正月幸東都、 甲申、皇后母榮國夫人楊氏
卒、敕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婦弔哭、 閏月
癸卯、皇后以久旱請避位、不許、 壬子、加贈司徒周
忠孝公武士彠為太尉太原王、夫人為王妃、 甲寅
以左相姜恪為涼州道行軍大總管、以禦吐蕃、 冬
十月乙未、太子右中護同東西臺三品趙仁本為左
肅機、罷政事、(龍朔二年改左右中護) 庚寅、詔官名皆復
舊、(改官名見上卷龍朔二年、按書帝紀俱作十二月庚寅)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八 起重光協洽盡重光大荒落凡十一年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下

咸亨二年春正月甲子上幸東都

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為左驍衛大將軍兼匐延都督以安集五咄陸之眾

初武元爽等既死皇后奏以其姊子賀蘭敏之為士彠之嗣改姓武氏累遷弘文館學士左散騎常侍魏國夫人之死也上見敏之悲泣曰吾向出視朝猶無恙退朝已不救何蒼猝如此敏之號哭不對后聞之曰此兒疑我由是惡之敏之貌美烝於太原王妃及居妃喪釋衰絰奏妓司衛少卿楊思儉女有殊色上及后自選以為太子妃昏有日矣敏之逼而淫之后於是表言敏之前後罪惡請加竄逐六月丙子敕流雷州復其本姓至韶州以馬韁絞死朝士坐與敏之交遊流嶺南者甚眾

秋七月乙未朔高侃破高麗餘眾於安市城

九月丙申潞州長史徐王元禮薨

冬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車駕自東都幸許汝十二月癸酉校獵於葉縣昆陽丙戌還東都

三年春正月辛丑以太子左衛副率梁積壽為姚州道行軍總管以討叛蠻

庚戌昆明蠻十四姓二萬三千戶內附置殷敦總三州

二月庚午徙吐谷渾於鄯州浩亹水南

吐谷渾畏吐蕃之強，不安其居，又鄯州……
徙寄於靈州，以其部落置安樂州，以可汗諾曷鉢為刺史，……吐谷渾故地
入於吐蕃。己卯，侍中永安郡公姜恪薨。夏四月
庚午，上幸含元宮。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
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
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
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詰以吞滅吐谷渾，敗薛仁貴，寇逼涼州，
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
聞也。上厚賜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黃仁素使于
吐蕃。秋，八月，壬午，特進高陽郡公許敬宗卒。
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
嫁少女於蠻落，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
謚為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訟思古與許氏
有怨，請改謚。太常博士王福畤議以為：得失一
朝，榮辱千載。若使嫌隙是實，即合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戶部
尚書戴至德謂福畤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謚之
……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

秦秀謚之為繆。許敬宗忠孝不逮於
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
矣。詔集五品已上更議，禮部尚書陽思敬議：按謚法
既過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敬宗嘗奏流其子
昂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
故思古議及之。福畤，勃之父也。九月
癸卯，徙沛王賢為雍王。冬，十月，己未，詔太子
監國。壬戌，車駕發東都。十一月，戊子朔，日
有食之。甲辰，車駕至京師。十二月，高侃與高麗
餘衆戰于白水山，破之。新羅遣兵救高麗，侃擊破之。

癸卯，以左庶子劉仁軌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子
罕接宮臣，典膳丞全椒邢文偉輒減所供膳，并上書諫太子。太子復
書謝以多疾及入侍少暇，嘉納其意。頃之，右史
缺，上曰：邢文偉事吾子，能撤膳進諫，此直士也。擢為
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次至左奉裕率
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

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百匹。遷左千牛衛將軍。

四年春正月丙辰，鄜州刺史鄭惠王元懿薨。三月丙申，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夏四月丙子，車駕幸九成宮。閏五月，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瓠盧河之西，俘獲數千人，餘眾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伐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帥眾守城，久之，虜退。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也，武力絕人，為眾夷所憚。秋七月，婺州大水，溺死者五千人。八月辛丑，上以瘧疾令太子於延福殿受諸司啟事。冬十月壬午，中書令閻立本薨。乙巳，車駕還京師。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王來降。西突厥興昔亡可汗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蘇定方之西討也，擒阿悉吉以歸。弓月南結吐蕃，北招咽麪，共攻疏勒，降之。上遣鴻臚卿蕭嗣業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

上元元年（是年八月方改元）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討新羅。時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眾，又據百濟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詔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在京師，立以為新羅王，使歸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賀蘭敏之既得罪，皇后奏以武元爽之子承嗣奉士彠後，襲爵周公，拜尚衣奉御。夏四月辛卯，遷宗正卿。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簡公為宣皇帝，妣張氏為宣莊皇后；懿王為光皇帝，妣賈氏為光懿皇后；太武皇帝為神堯皇帝，太穆皇后為太穆神堯皇后；文皇帝為太宗文武聖皇帝，文德皇后為文德聖皇后；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改元，赦天下。戊戌，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五品

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並鍮石帶；（鍮石似金而非）庶人服黃，銅鐵帶。九月癸丑，詔追復長孫無忌官爵，以無忌曾孫翼襲爵趙公，聽無忌喪歸，陪葬昭陵。甲寅，上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郎中王勮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俳優小人，言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之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遽止之。是日，衛尉卿李弼暴卒于宴所，為之廢酺一日。冬十一月丙午朔，車駕發京師。己酉，校獵華山之曲武原。戊辰，至東都。箕州錄事參軍張君澈等誣告刺史蔣王惲及其子汝南郡王煒謀反，敕通事舍人韋思貞馳傳往按之。惲惶懼自縊死。上知其非罪，深痛惜之，斬君澈等四人。戊子，于闐王伏闍雄來朝。

通鑑二百二　七

辛卯，波斯王卑路斯來朝。壬寅，天后上表，以為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準孝經、論語策試。又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祿。及其餘便宜合十二條。詔書褒美，皆行之。是歲，有劉曉者上疏論選，以為：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眾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二年春正月丙寅，以于闐國為毗沙都督府，分其境內為十州，以于闐王尉遲伏闍雄為毗沙都督。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請與吐谷渾復修鄰好，上

通鑑二百二　八

不許。（[illegible]）劉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illegible]）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羅之南境，斬獲甚衆。仁軌引兵還。（[illegible]）詔以李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屯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略之，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王法敏官爵。金仁問中道而還，改封臨海郡公。（[illegible]）

三月丁亥，天后祀先蠶於邙山之陽。（[illegible]）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illegible]）

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記昏義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illegible]）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illegible]）上乃止。

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illegible]）左史劉禕之等，（[illegible]）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誡、樂書，凡千餘卷。（[illegible]）朝廷奏議及百司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illegible]）時人謂之北門學士。（[illegible]）

夏四月庚□，（[illegible]）以司農少卿韋弘機兼知東都營田，受詔完葺宮室。有宦者於苑中犯法，弘機杖之，然後奏聞。上以為能，賜絹數十匹，曰：「更有犯者，卿即杖之，不必奏也。」

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瓌（[illegible]）尚高祖女常樂公主，生女為周王顯妃。公主頗為上所厚，天后惡之。辛巳，妃坐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煙而已。數日煙不出，開視，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貶括州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朝謁。（[illegible]）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illegible]）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迕旨，（[illegible]）由是失愛於天后。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踰三十不嫁。（[illegible]）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遂古。（[illegible]）己亥，太子薨於合璧宮，時人以為天后酖之也。（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己亥，天后殺皇太子。」新傳云[illegible]）

（[illegible]人以爲天后鴆之[illegible]以傳疑）壬寅，車駕還洛陽宮。

五月，戊申，下詔，朕欲禪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謚，爲孝敬皇帝。（[illegible]）

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爲皇太子，赦天下。（[illegible]）

天后惡慈州刺史杞王上金，（宋白曰：[illegible]慈州[illegible]武德元年[illegible]汾州[illegible]五年[illegible]）（[illegible]上金，高宗[illegible]氏所生[illegible]）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澧州安置。（[illegible]澧州[illegible]太平[illegible]）

八月，庚寅，葬孝敬皇帝于恭陵。（[illegible]）

戊戌，以戴至德爲右僕射；庚子，以劉仁軌爲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張文瓘爲侍中，郝處俊爲中書令，李敬玄爲吏部尚書兼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訴，（[illegible]）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illegible]）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爲奏辯，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之！」上聞，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illegible]）

文瓘時兼大理卿，囚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駁，北角翻。）

儀鳳元年（是年十一月方改元。）春，正月，壬戌，徙冀王輪爲相王。

納州獠反，（[illegible]）敕黔州都督發兵討之。（[illegible]）

二月，甲戌，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illegible]）先是有華人任東官者，悉罷之。（[illegible]）徙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其百濟戶口先徙於徐、兗等州者，皆置於建安。（[illegible]）

天后勸上封中嶽；（[illegible]）癸未，詔以今冬有事于嵩山。（嵩山，中嶽。）丁亥，上幸汝州之溫湯。（[illegible]）

三月，癸卯，黃門侍郎來恒、中書侍郎薛元超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恒，濟之兄；元超，收之子也。（[illegible]）

甲辰，上還東都。

閏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illegible]）敕左監門衛中郎將令狐智通發興、鳳等州兵以禦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已卯，詔以吐蕃犯塞，停封中嶽。乙酉，以洛州牧周王顯為洮州道行軍元帥，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輪為涼州道行軍元帥，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以討吐蕃。[illegible] 二王皆不行。庚寅，車駕西還。

甲寅，中書侍郎李義琰同中書門下三品。戊午，車駕至九成宮。六月癸亥，黃門侍郎晉陵高智周同中書門下三品。秋八月乙未，吐蕃寇疊州。壬寅，桂、廣、交、黔等都督府比來注擬土人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illegible]

九月壬申，大理奏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左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罪當除名。[illegible] 上特命殺之。大理丞太原狄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illegible] 上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作色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易，以豉翻。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illegible] 今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後數日，擢仁傑為侍御史。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illegible] 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illegible] 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冬十月，車駕還京師。[illegible]

丁酉，祫享太廟，用太學博士史璨議，禘後三年而祫，祫後二年而禘。[illegible]

[illegible] 郇王素節，蕭淑妃之子也，[illegible] 警敏好學，天后惡之，[illegible] 自岐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illegible]

（千一百七十里中州至京師一千七百九十六里東都九百四十三里）乾封初敕曰素節既有舊疾不須入朝（朝直遙翻）而素節實無疾自以久不得入覲乃著忠孝論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贓賄丙午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柬之封論以進欲以感動[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袁州在京師東南三千[illegible]五百八十里至東都二千一百六十一里）

庚寅以李敬玄為中書令　十一月壬申改元赦天下　十二月戊午以來恒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為河北道大使尚書左丞崔知悌國子司業鄭祖玄為江南道大使（[illegible]恒[illegible]悌大計翻[illegible]國子司業唐從四品下所職與祭酒同[illegible]又於[illegible]又音[illegible]）分道巡撫

二年春正月乙亥上耕藉田　初劉仁軌引兵自熊津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扶餘隆畏新羅之逼不敢留尋亦還朝（朝直遙翻）二月丁巳以工部尚書高藏為遼東州都督封朝鮮王（朝音[illegible]鮮音仙）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皆遣與藏俱歸又以司農卿扶餘隆為熊津都督封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去年[illegible]安東[illegible]於遼東故城今又移於新城[illegible]）時百濟荒殘命隆寓居高麗之境藏至遼東謀叛潛與靺鞨通召還徙邛州而死（邛渠容翻[illegible]音[illegible]靺音末鞨音曷）散徙其人於河南隴右諸州貧者留安東城傍高麗舊城沒於新羅餘衆散入靺鞨及突厥（厥九勿翻）隆亦竟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三月癸亥朔以郝處俊高智周並為左庶子李義琰為右庶子（郝呼各翻處昌呂翻唐制東宮左右庶子各二人）

夏四月左庶子張大安同中書門下三品大安公謹之子也（張公謹事太宗[illegible]功臣）　詔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侍御史寧陵劉思立上疏（寧陵縣漢屬陳留郡曹魏[illegible]元[illegible]晉[illegible]開皇六年[illegible]宋州[illegible]上時掌翻[illegible]）以為今麥秀蠶老農事方殷敕使撫巡人皆忙迫忘其家業集此天恩聚集參迎妨廢不少（少詩沼翻）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

更成煩擾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務閑出使褒貶疏奏謐等遂不行（使疏吏翻）　五月吐蕃寇扶州之臨河鎮擒鎮將杜孝昇令齎書說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孝昇固執不從吐蕃軍還捨孝昇而去孝昇復帥餘衆拒守（[illegible]）詔以孝昇為游擊將軍（[illegible]游擊將軍從五品下）　秋八月徙周王顯為英王更名哲（更工衡翻）　命劉仁軌鎮洮河軍（洮州有洮河軍）　冬十二月乙卯詔大發兵討吐蕃　詔以顯慶新禮多不師古（顯慶三年行新禮見二百卷）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官益無憑守每有大禮臨時撰定（撰士免翻）

三年春正月辛酉，百官及蠻夷酋長朝天后于光順門。（光順門，西內殿門。[illegible]長知[illegible]）劉仁軌鎮洮河，每有奏請，多為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仁軌知敬玄非將帥才，欲中傷之，（中，竹仲翻。傷，[illegible]翻。）奏言西邊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固辭。（仁軌以私怨奏用敬玄，以至敗國殄民，[illegible]以容衰異之。挾怨以陷李敬玄，得為賢乎？將帥亮[illegible]）上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丙子，以敬玄代仁軌為洮河道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仍檢校鄯州都督。（使，疏吏翻。鄯，時戰翻。考異曰：實錄云[illegible]仁軌不[illegible]。[illegible]云以代仁軌。）又命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李孝逸等發劍南、山南兵以赴之。孝逸，神通之子也。（神通，見[illegible]。）癸未，遣金吾將軍曹懷舜等分往河南、北募猛士，不問布衣及仕宦。夏四月戊申，赦天下，改來年元為通乾。五月壬戌，上幸九成宮。丙寅，山中雨，大寒，從兵有凍死者。（從，才用翻。）秋七月，李敬玄奏破吐蕃於龍支。（龍支縣屬鄯州，漢允吾縣地，後漢置龍支縣。[illegible]含[illegible]縣。又[illegible]後漢[illegible]。[illegible]金城縣。）上初即位，不忍觀破陳樂，命撤之。（陳，讀曰陣。）辛酉，太常少卿韋萬石奏：久寢不作，懼成廢缺。請自今大宴會復奏之。上從之。（復，扶又翻。又[illegible]。）九月辛酉，車駕還京師。上將發兵討新羅，侍中張文瓘臥疾在家，自輿入見上，（見，賢遍翻。）諫曰：今吐蕃為寇，方發兵西討；新羅雖云不順，

未嘗犯邊；若又東征，臣恐公私不勝其弊。上乃止。（勝，音升。）癸亥，文瓘薨。丙寅，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將，即亮翻。下同。）工部尚書、右衛大將軍彭城僖公劉審禮為吐蕃所虜。（諡法：小心畏忌曰僖。又有罰而還曰僖。）時審禮將前軍深入，頓于濠所，為虜所攻，敬玄懦怯，按兵不救。聞審禮戰沒，狼狽還走，頓于承風嶺，（承風嶺在鄯州鄯城縣西[illegible]二十里，其北接吐谷渾界。）阻泥溝以自固，虜屯兵高岡以壓之。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夜帥敢死之士五百人襲擊虜營，（帥，讀曰率。）虜眾潰亂，其將跋地設引兵遁去，（[illegible]）敬玄乃收餘眾還鄯州。（考異曰：新書[illegible]，[illegible]中書令李敬玄[illegible]。今從[illegible]、[illegible]實錄。）審禮諸子自縛詣闕，請入吐蕃贖其父；敕聽次子易從詣吐蕃省之。（[illegible]。[illegible]元[illegible]，[illegible]。省，悉景翻。）比至，審禮已病卒，（比，必利翻。）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號，戶刀翻。）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跣負之以歸。（考異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從[illegible]。）上嘉黑齒常之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充河源軍副使。（杜佑曰：河源軍在鄯州西一百二十里。使，疏吏翻。下同。）李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原武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illegible]以討吐蕃，師德[illegible]從軍。監，古銜翻。）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復，扶又翻。）因命使

于吐蕃吐蕃將論莽熱迎之赤嶺（[illegible]赤嶺[illegible]三十里有山土石皆赤[illegible]大山南連[illegible]五百里[illegible]部[illegible]二百里至赤嶺[illegible]）

翻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之數年不犯邊（為于偽翻）師德遷殿中侍御史充河源軍司馬（[illegible]御史臺記[illegible]軍使令[illegible]）兼知營田事上以吐蕃為邊患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或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賜食而遣之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illegible]年更名[illegible]）言禦吐蕃之策以為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

騎射為先而不及方略（騎奇寄翻）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辯亡之論無救河橋之敗（[illegible]）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illegible]）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illegible]）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李左車見十卷漢高帝三年陳湯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illegible]年[illegible]）

未聞其家代為將也（[illegible]）夫賞罰[illegible]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illegible]）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illegible]）李勣破平壤（[illegible]）賞絕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勳人（[illegible]）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illegible]）鄉使早誅仁

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畜吁玉翻）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為強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強為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先悉薦翻長知兩翻畜許六翻）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illegible]得隨百官朝[illegible]）

冬十月丙午徐州刺史密貞王元曉薨十一月壬子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來恆薨（恆戶登翻）

十二月詔停來年通乾之號以反語不善故也（[illegible]反語[illegible]）

調露元年（按會要是年六月十三日方改元調露）春正月己酉，上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作宿羽、高山、上陽等宮（按六典，宿羽、高山二宮皆在東都苑中[illegible]），制度壯麗。上陽宮臨洛水，為長廊亙一里。宮成，上徙御之。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為奢泰，弘機坐免官。（[illegible]）

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請付法司，上特原之。仁傑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輩！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illegible]）由是朝廷肅然。

庚戌，右僕射、太子賓客道恭公戴至德薨。（[illegible]）

二月壬戌，吐蕃贊普卒，子器弩悉弄立，生八年。時器弩悉弄與其舅麴薩若詣羊同發兵（[illegible]），有弟生六年，在論欽陵軍中。國人畏欽陵之彊，欲立之，欽陵不可，與薩若共立器弩悉弄。上聞贊普卒，命裴行儉乘間圖之。行儉曰：欽陵為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

夏四月辛酉，郝處俊為侍中。

偃師人明崇儼以符呪幻術為上及天后所重，官至正諫大夫。五月壬午，崇儼為盜所殺，求賊竟不得。（[illegible]）贈崇儼侍中。

丙戌，命太子監國。太子處事明審，時人稱之。

戊戌，作紫桂宮於澠池之西。

六月辛亥，赦天下，改元。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吐蕃為寇，審禮覆沒，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師為質在京師，

考異曰實錄作泥洹師唐曆作泥涅師今從統紀 為于偽翻 宜遣使者送歸
國 使疏吏翻下同 道過二虜 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
上從之命行儉冊立波斯王 為于偽翻 斯王甲路斯 考異曰紀本傳 請遣使送歸今從實錄唐曆統紀舊傳 仍為安撫大食使行儉奏肅州
刺史王方翼以為己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 使疏吏翻令力丁翻
秋七月己卯朔詔以今年冬至有事于嵩山
初裴行儉嘗為西州長史 見一百九十九卷永徽五年 長知兩翻 及奉
使過西州吏人郊迎行儉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
自隨且揚言天時方熱未可涉遠須稍涼乃西上 上時掌翻
阿史那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 覘丑廉翻又丑艷翻 行儉徐
召四鎮諸胡酋長 四鎮見二百二卷咸亨元年 酋慈由翻 謂曰昔
在西州縱獵甚樂 樂音洛 今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者
諸胡子弟爭請從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校勒
部伍 校古孝翻 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
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使促
召相見都支先與李遮匐約秋中拒漢使 匐蒲北翻 四夷率謂中國人為漢人 漢時匈奴謂漢人為秦人 唐人謂中國人為漢人 蓋以漢家威加四夷故 猝聞軍至計無
所出帥其子弟迎謁遂擒之 帥讀曰率 因傳其契箭悉召
諸部酋長 夷狄以箭為契 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分其國為十部 部以一人統之 人授一箭 號十設 亦號十箭 分左五咄陸部 置五大啜 居碎葉東 右五弩失畢部 置五大俟斤 居碎葉西

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晝夜進掩遮匐途中獲
都支還使與遮匐使者同來行儉釋遮匐使者使先 騎奇寄翻 齎則兮翻
往諭遮匐以都支已就擒遮匐亦降 降戶江翻
於是囚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
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 碎葉城焉耆都督府所治也 方翼築之 冬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
溫傅奉職二部俱反 阿史德 其種落之名 溫傅 奉職 其酋長之名 單音蟬 為曲 隱門 伏 波 之 狀
立阿史那泥熟匐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
之眾數十萬 二十四州見一百九十九卷永徽元年 遣鴻臚卿單于大
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右領軍衛將軍花大智 花姓也 何氏姓苑有之
右千牛衛將軍李景嘉等將
兵討之 將即亮翻 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
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狼狽拔營走眾遂大亂為
虜所敗死者不可勝數 敗補邁翻 勝音升 大智景嘉引
步兵且行且戰得入單于都護府嗣業減死流桂州
大智景嘉並免官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
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
事洩 洩息列翻 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強寇在境人
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
無所問因自劾違制 劾戶概翻 上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悔

之向無王矣宜八州矣自定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教問之

壬子遣左金吾衛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右武衛將軍崔獻屯龍門以備突厥突厥扇誘奚契丹侵掠營州都督周道務遣戶曹始平唐休璟將兵擊破之

甲辰以突厥背誕罷封嵩山

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論塞調傍來告喪并請和親上遣郎將宋令文詣吐蕃會贊普之葬

十一月戊寅朔以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高智周為御史大夫罷知政事

癸未上宴裴行儉謂之曰卿有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甲辰以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十八萬并西軍檢校豐州都督程務挺幽州都督李文暕總三十餘萬以討突厥並受行儉節度務挺名振之子也

永隆元年春二月癸丑上幸汝州之溫湯戊午幸嵩山處士三原田遊巖所居己未幸道士宗城潘師正所居上及天后太子皆拜之乙丑還東都

三月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酋長奉職可汗泥熟匐為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初行儉行至朔川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貴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為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為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塹已周行儉更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所由知也奉職既就擒餘黨走保狼山

[illegible]

詣定襄宣勞將士[illegible]還。夏四月乙丑，上幸紫桂宮。戊辰，黃門侍郎聞喜裴炎、崔知溫，[illegible]中書侍郎京兆王德真並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溫，知悌之弟也。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illegible]

[illegible]擢常之為河源軍經略大使。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

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illegible]吐蕃以生羌為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於吐蕃。[illegible]吐蕃盡據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巂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

丙申，鄭州刺史江王元祥薨。[illegible]

[illegible]眾圍雲州，代州都督竇懷悊、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將兵擊破之。[illegible]八月丁未，上還東都。中書令、檢校鄯州都督李敬玄，軍既敗，屢稱疾請還，上許之。既至，無疾，詣中書視事；上怒，丁巳，貶衡州刺史。[illegible]

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為天后所信，[illegible]常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illegible]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illegible]

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為。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鞫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皁甲數百領，以為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素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為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為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仍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士民。承慶，思謙之子也。乙丑，立左衛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為皇太子。改元，赦天下。太子洗馬劉訥言撰俳諧集以獻，賢敗，搜得之，上怒曰：「以六經教人，猶恐不化，乃進俳諧鄙說，豈輔導之義邪！」流訥言於振州。

左衛將軍高真行之子政為太子典膳丞，事與賢連，上以付其父，使自訓責。政入門，真行以佩刀刺其喉，真行兄戶部侍郎審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璿斷其首，棄之道中。上聞之，不悅，貶真行為睦州刺史，審行為渝州刺史。真行，士廉之子也。左庶子、中書門下三品張大安坐阿附太子，左遷普州刺史。其餘宮僚，上皆釋其罪，使復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義琰獨引咎涕泣，時論美之。九月甲申，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王德真為相王府長史，罷政事。冬十月壬寅，蘇州刺史曹王明、沂州刺史嗣蔣王煒皆坐故太子賢之黨，明降封零陵郡王，黔州安置；煒除名，道州安置。丙午，文成公主薨于吐

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開耀元年春正月突厥寇原慶二州乙亥遣右衛將軍李知十等屯涇慶二州以備突厥

庚辰以初立太子敕宴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以為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其散樂伏望停省上乃更命置宴於麟德殿宴日賜利貞帛百段利貞昂之曾孫也利貞族孫誼為蘇州刺史自以其先自宋太尉淑以來盡忠帝室謂琅邪王氏雖奕世台鼎而為歷代佐命恥與為比嘗曰所貴於名家者為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祿利者又烏足貴乎時人是其言

裴行儉軍既還突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為可汗與阿史德溫傅連兵為寇癸巳以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為副將兵討之

二月天后表請赦杞王上金鄱陽王素節之罪以上金為沔州刺史素節為岳州刺史仍不聽朝集

三月辛卯以劉仁軌兼太子少傅餘如故以侍中郝處俊為太子少保罷政事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為上造鏡殿成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孟子載孔子之言）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曹懷舜與裨將竇義昭將前軍擊突厥或告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傅在黑沙左右纔二十騎以下可徑往取也懷舜等信之留老弱於瓠蘆泊帥輕銳倍道進至黑沙無所見人馬疲頓乃引兵還會薛延陀部落欲西詣伏念遇懷舜軍因請降懷舜等引兵徐還至長城北遇溫傅小戰各引去至橫水遇

伏念、懷舜、義昭與李文暕及裨將劉敬同四軍合為方陳，（陳讀曰陣）且戰且行。經一日，伏念乘便風擊之，軍中擾亂，懷舜等棄軍走，軍遂大敗，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懷舜等收散卒，斂金帛以賂伏念，與之約和，殺牛為盟。伏念北去，懷舜等乃得還。懷舜免死，流嶺南。

己丑，河源道經略大使黑齒常之將兵擊吐蕃論贊婆於良非川，破之，收其糧畜而還。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邊。

初，太原王妃之薨也，太平公主請為女官以追福。及吐蕃求和親，請尚太平公主，上乃為立太平觀，以公主為觀主以拒之。至是，始選光祿卿汾陰薛曜之子紹尚焉。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秋七月，公主適薛氏，自興安門南至宣陽坊西，燎炬相屬，夾路槐木多死。紹兄顗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亦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為之懼也。」天后以顗妻蕭氏及顗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使與田舍女為妯娌邪！」或曰：「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乃止。

夏州群牧使安元壽奏：自調露元年九月以來，喪馬一十八萬餘匹，監牧吏卒為虜所殺掠者八百餘人。

薛延陀達渾等五州四萬餘帳來降。

甲午，左僕射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固請解僕射；許之。

閏七月丁未，裴炎為侍中，崔知溫、薛元超守中書令。

上徵田遊巖為太子洗馬，在東宮無所規益。右衛副率蔣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俊節，傲唐、虞之聖主，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僕以不才，猶參庭諍，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餐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以何酬塞？想為不達，謹書起予。」

起予者商也僉予爲翻遒巖竟不能答　庚申上以服餌令太子監國監古銜翻　裴行儉軍于代州之陘口陘口即鴈門之陘嶺關口陘音刑　多縱反間間古莧翻由是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傅浸相猜貳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牙山突厥之初建牙於金山其後分爲東西突厥所建牙之地率謂之金牙山蘇定方直抵金牙山擒賀魯此西突厥可汗所居之金牙山也行儉遣程務挺等掩金牙山取伏念妻子此東突厥可汗所居之金牙山也可汗所居謂之金帳故亦以金牙言之間古莧翻下間重直龍翻下同　以輕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務挺自石地道掩取之騎奇寄翻　伏念與曹懷舜約和而還比至金牙山比必利翻　失其妻子輜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細沙行儉又使副總管劉敬同程務挺等將單于府兵追躡之伏念請執溫傅以自效然尚猶豫又自恃道遠唐兵必不能至不復設備走音奏躡尼輒翻復扶又翻　敬同等軍到伏念狼狽不能整其衆遂執溫傅從間道詣行儉降候騎告以塵埃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乃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命嚴備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選使疏吏翻勞力到翻降戶江翻下同　伏念果帥酋長縛溫傅詣軍門請罪帥讀曰率長知兩翻　行儉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溫傅歸京師　冬十月丙寅朔

日有食之　壬戌裴行儉等獻定襄之俘　乙丑改元改元開耀　丙寅斬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溫傅等五十四人於都市既書十月丙寅朔日有食又書壬戌裴行儉獻俘乙丑改元又書丙寅斬阿史那伏念等是十月一月內有兩丙寅也此必書史之誤考之新書本紀九月乙丑改元蓋壬戌獻俘亦在九月也　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爲副將張虔勗程務挺所逼又回紇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歎曰渾濬爭功古今所恥渾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元年言若爭伏念之功則是與張虔勗程務挺爭功　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又稱疾不出　因稱疾不出　丁亥新羅王法敏卒　辛丑遣使立其子政明　十一月癸卯徙故太子賢於巴州巴州古巴東郡至京師二千三百六十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九

起玄黓敦牂，盡閼逢涒灘，凡三年。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下

永淳元年春，二月，作萬泉宮於藍田。癸未，改元，赦天下。戊午，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上欲令開府置官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晉及齊皆嘗立太孫，其太子官屬即為太孫官屬；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方慶，褒之曾孫也，名綝，以字行。

西突厥阿史那車簿帥十姓反。

夏，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上以關中饑饉，米斗三百，將幸東都；丙寅，發京師，留太子監國，使劉仁軌、裴炎、薛元超輔之。時出幸倉猝，扈從之士有餓死於中道者。上慮道路多草竊，使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閱視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笑許諾。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辛未，以禮部尚書聞喜憲公裴行儉為金牙道行軍大總管，帥右金吾將軍閻懷旦等三總管分道討西突厥。師未行，行儉薨。

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勮、咸陽尉欒城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為託。」是時勮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為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度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

（武德二年分[illegible]西置盈隆縣先天元年避[illegible]名改曰盈川[illegible]）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illegible]）勮、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選須絹翻）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為名將。（將即亮翻，下同。帥所類翻。裨頻彌翻）行儉常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敕賜馬及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令力丁翻[illegible]）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召還，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illegible]）待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馬腦石也[illegible]）以示將士，軍吏王休烈捧盤升階，跌而碎之，（跌徒結翻）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三千餘物，雜畜稱是，（復扶又翻。畜許救翻。稱尺證翻）並分給親故及偏裨，數日而盡。

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眾於伊麗水，（自弓月城過思渾川渡伊麗河至碎葉界）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麪與車薄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於熱海，（熱海在碎葉東[illegible]）流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車薄，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斬之，

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十餘人，其徒莫之覺。既而分遣裨將襲車薄、咽麪，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西突厥遂平。閻懷旦竟不行。方翼尋遷夏州都督，徵入議邊事，上見方翼衣有血漬，（夏戶雅翻。漬疾智翻）問之，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上視瘡歎息，竟以廢后近屬不得用而歸。（[illegible]）

乙酉，車駕至東都。

丁亥，以黃門侍郎潁川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秘書員外少監檢校中書侍郎鼓城郭正一、吏部侍郎鼓城魏玄同（[illegible]）並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欲用待舉等，謂崔知溫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長倩，文本之兄子也。（岑文本輔太宗）

先是，玄同為吏部侍郎，（先悉薦翻）上言銓選之弊，（弊毗祭翻）以為：「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當丁浪翻）故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見書冏命）是使群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illegible]）自[illegible]來，始專委選部。（選須絹翻）夫

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能，（衆，之仲翻；行，下孟翻。）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之人，不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疏奏，不納。

五月，東都霖雨。乙卯，洛水溢，溺民居千餘家。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於路，（枕，之鴆翻。）人相食。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秋，七月，作奉天宮於嵩山南。（奉天宮在嵩陽縣。）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裏行者，未為正官，使之於監察御史裏行也。）「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

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禳，如羊翻。）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事見二百卷顯慶四年。）中外以言為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幾，居希翻。）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詩大雅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注云：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

上遣宦者緣江徙異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過荊州，荊州長史蘇良嗣囚之，上疏切諫，以為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愛人之意，又小人竊弄威福，虧損皇明。上謂天后曰：「吾約束不嚴，果為良嗣所怪。」手詔慰諭良嗣，令棄竹江中。良嗣，世長之子也。（蘇世長見一百八十卷武德四年。）

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令自殺，（明徙黔州見上卷永隆元年。）上深惜之，黔府官屬皆坐免官。祐後寢於平閣，與婢妾十餘人共處，夜，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國公傑為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為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太子留守京師，頗事遊畋，薛元超上疏規諫；上聞之，遣使者慰勞元超，仍召赴東都。

吐蕃將論欽陵寇柘、松、翼等州。（柘州，隋置。……）詔左驍衛郎將李孝逸、右衛郎將衛蒲山發秦、渭等州兵分道禦之。（……）

冬，十月，丙寅，黃門侍郎劉齊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是歲，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單于府之北境，殺嵐州刺史

王德貞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元珍於雲州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illegible]死久矣何以紿我[illegible]仁貴免冑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　吐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illegible]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為比部員外郎左驍衛郎將河源軍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illegible]

弘道元年(是年十二月改元)春正月甲午朔上行幸奉天宮

二月庚午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擊却之乙亥復寇嬀州[illegible]　三月庚寅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圍單于都護府執司馬張行師殺之遣勝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義將兵分道救之　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上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為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癸丑守中書令崔知溫薨[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己未車駕還東都

綏州步落稽白鐵余[illegible]埋銅佛於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紿其鄉人曰吾於此數見佛光[illegible]擇日集衆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遠近赴之鐵余以雜色囊盛之數十重得厚施乃去一囊[illegible]數年間歸信者衆遂謀作亂據城平縣自稱光明聖皇帝置百官進攻綏德大斌二縣[illegible]殺官吏焚民居遣右武衛將軍程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甲申攻拔其城擒鐵余餘黨悉平[illegible]

五月庚寅上幸芳桂宮[illegible]至合璧宮遇大雨而還

乙巳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illegible]豐州都督崔知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illegible]兵敗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illegible]

……上書以為豐州阻河為固，居賊衝要，自秦、漢已來列為郡縣，土宜耕牧。隋季喪亂，遷百姓於寧、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為邊境。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

六月，突厥別部寇掠嵐州，偏將楊玄基擊走之。

秋七月己丑，立皇孫重福為唐昌王。

庚辰，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嵩山；尋以上不豫，改用來年正月。

甲辰，徙相王輪為豫王，更名旦。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病瘖，乞骸骨，許之。

八月己丑，以將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留唐昌王重福守京師，以劉仁軌為之副。冬十月己卯，太子至東都。

癸亥，車駕幸奉天宮。

十一月丙戌，詔罷來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

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鳴鶴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在簾中，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鳴鶴叩頭請命。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百會、腦戶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綵百匹以賜鳴鶴。

戊戌，以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招討阿史那骨篤祿等。

詔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郭正一同東宮平章事。

上自奉天宮疾甚，宰相皆不得見。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

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夕，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於貞觀殿。遺詔太子柩前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廢萬泉、芳桂、奉天等宮。

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應宣敕，有要速處分，望宣天后令於中書、門下施行。

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為變，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

甲戌，以劉仁軌為左僕射，裴炎為中書令。戊寅，以劉景先為侍中。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為司空，房玄齡為僕射，魏徵為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壬午，遣左威衛將軍王果、左監門將軍

令狐智通右金吾將軍楊玄儉右千牛將軍郭齊宗分往并益荊揚四大都督府按覆府司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郭正一為國子祭酒罷政事

則天順聖皇后上之上

光宅元年

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赦天下立太子妃韋氏為皇后擢后父玄貞自普州參軍為豫州刺史癸巳以左散騎常侍杜陵韋弘敏為太府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勖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為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所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立豫王妃劉氏為皇后后德威之孫也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向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為皇太子睿宗之長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為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韋玄貞於欽州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事以申規戒太后使秘書監武承嗣齎璽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又云呂氏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

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為龜鏡。況公先朝衛從，邇且驂顧，以匡救為無，以暮年致請。 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行恭之子也。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丁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以視朝。 丁丑，以太常卿檢校豫王府長史王德真為侍中，中書侍郎檢校豫王府司馬劉禕之同中書門下三品。 三月丁亥，徙杞王上金為畢王，鄱陽王素節為葛王。 丘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於神勣，戊戌，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為疊州刺史。己亥，追封賢為雍王。神勣尋復入為左金吾將軍。 夏四月，開府儀同三司、梁州都督滕王元嬰薨。 辛酉，徙畢王上金為澤王，拜蘇州刺史；葛王素節為許王，拜絳州刺史。 癸酉，遷廬陵王于房州；丁丑，又遷于均州故濮王宅。 五月丙申，高宗靈駕西還。 閏月，以禮部尚書武承嗣為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秋七月戊午，廣州都督路元叡為崑崙所殺。元叡闇懦，僚屬恣橫，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於元叡，元叡索枷，欲繫治之，群胡怒，有崑崙袖劍直登聽事，殺元叡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溫州大水，流四千餘家。 八月庚寅，葬天皇大帝于乾陵。 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朔州。 廟號高宗。 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為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每曰：「朕體中不佳，可與元常平章以聞。」元常嘗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然。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為隴州刺史。元常，子琮之

曾孫也。丙午，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罷為禮部尚書。括州大水，流二千餘家。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旗幟皆從金色。八品以下，舊服青者更服碧。改東都為神都，宮名太初。又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左右僕射為文昌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為左肅政臺，增置右肅政臺；其餘省寺監率之名，悉以義類改之。以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突厥。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后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己巳，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己為魯靖公，妣為夫人；高祖居常為太尉、北平恭肅王，曾祖儉為太尉、金城義康王，祖華為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彠為太師、魏定王；祖妣皆為妃。裴炎

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堂於文水。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盩厔令敬猷、給事中唐之奇、長安主簿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敬猷免官，之奇貶括蒼令，賓王貶臨海丞，求仁貶黟令。盩厔尉魏思溫嘗為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為辭。思溫為之謀主，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而至，矯稱揚州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授以甲，斬敬之於繫所；

事參軍孫處行拒之，斬以徇。敬業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為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為左右司馬，思溫為軍師，賓王為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又曰：「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紿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因奉以號令。

楚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眙。詔以行舉為遊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為楚州刺史。

甲申，以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為揚州道大總管，將兵三十萬，以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為之副，以討李敬業。

武承嗣與從父弟右衛將軍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禕之、韋思謙皆無言；內史裴炎獨固爭，太后愈不悅。三思，元慶之子也。

及李敬業舉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閑暇，不汲汲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藍田崔詧聞之，上言：「炎受顧託，大權在己，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騫味道

侍御史櫟陽魚承曄鞫之

[illegible]

炎被收辭氣不屈或勸炎遜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理竟無所撓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illegible]劉景先及鳳閣侍郎義陽胡元範[illegible]皆曰炎社稷元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對曰若裴炎為反則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聽俄并景先元範下獄丁亥以騫味道檢校內史同鳳閣鸞臺三品李景諶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自固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illegible]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渡江攻潤州[illegible]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渡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壬戌敬業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illegible]以李宗臣代之思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間道上變[illegible]為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溫請斬以徇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潤州司馬劉延嗣不降敬業將斬之思溫救

之得免與思文皆囚於獄中延嗣審禮之從父弟也[illegible]曲阿令河間尹元貞引兵救潤州[illegible]戰敗為敬業所擒臨以白刃不屈而死

丙申斬裴炎于都亭[illegible]炎將死顧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竄不亦悲乎籍沒其家無儋石之儲[illegible]劉景先貶普州刺史胡元範流瓊州而死[illegible]裴伷先[伷直又翻]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伷先曰臣為陛下畫計耳[illegible]安敢訴冤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illegible]變易嗣子疏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illegible]太后怒曰胡白[illegible]小子敢發此言命引出伷先反顧曰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瀼州[illegible]

炎之下獄也郎將

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覺之邪嗣宗曰然仁軌曰仁軌有奏事願附使人以聞[illegible]嗣宗曰諾明日受仁軌表而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宗於殿庭絞於都亭[illegible]

丁酉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illegible]李景諶罷為司賓少卿[illegible]以右史武康沈君諒著作郎崔詧為正諫大夫同平章事[illegible]徐敬業聞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illegible]使徐敬猷逼淮陰[illegible]別將韋超尉遲昭屯都梁山[illegible]

李孝逸軍至臨淮[illegible]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殿中侍御史魏元忠[illegible]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他[illegible]

逸乃引軍而前壬寅馬敬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

十一月辛亥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為江南道大總管討敬業韋超擁眾據都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殺傷甚眾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趨江都支度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眾非多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為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利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眾單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強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超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總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度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

左豹韜衛果毅漁陽成三朗為敬業所擒唐之奇紿其眾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奔高麗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餘黨唐之奇魏思溫皆捕得傳首神都揚潤楚三州平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

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爲叛逆，不敗何待！敬業之起也，使敬猷將兵五千，循江西上，[illegible]略地和州。前弘文館學士[illegible]高子貢帥鄉里數百人拒之，敬猷不能西。以功拜朝散大夫、成均助教。[illegible]

丁卯，郭待舉罷爲左庶子；以鸞臺侍郎韋方質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方質，雲起之孫也。[illegible]

十二月，劉景先又貶吉州員外長史，郭待舉貶岳州刺史。[illegible]

資治通鑑二百三

初，裴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之，由是忤旨。[illegible] 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癸卯，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illegible] 籍沒其家。突厥聞

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爲務挺立祠，[illegible] 每出師，輒禱之。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且廢后近屬，徵下獄，[illegible] 而死。[illegible]

垂拱元年春，正月，丁未朔，赦天下，改元。太后以徐思文爲忠，特免緣坐，拜司僕少卿，[illegible] 謂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今不復奪也。」[illegible] 戊戌，以騫味道守內史。[illegible]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樂城文獻公劉仁軌薨。[illegible]

二月，癸未，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石，[illegible] 不須防守，有撾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狀以聞。乙巳，以春官尚書武承嗣、秋官尚書裴居道、[illegible] 右肅政大夫韋思謙 [illegible] 大並同鳳閣鸞臺三品。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數寇邊，以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行軍總管，擊之。[illegible]

三月，正諫大夫[illegible]同平章事崔詧罷。丙辰，遷廬陵王于房州。[illegible]

（[illegible]至吏部諸一千一百六十[illegible]）辛酉，武承嗣罷。辛未，頒垂拱格。朝士有左遷者，宰相有詐者，內史騫味道曰：此太后處分。（[illegible]）同中書門下三品劉禕之曰：緣坐改官，由臣下奏請。太后聞之，夏，四月，丙午，貶味道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illegible]）謂侍臣曰：君臣同體，豈得歸惡於君，引善自取乎！（[illegible]）癸未，突厥寇代州，淳于處平引兵救之，至忻州，為突厥所敗，死者五千餘人。（[illegible]）丙午，以裴居道為內史，納言王德真流象州。（[illegible]）

（[illegible]）己酉，以冬官尚書蘇良嗣為納言。（[illegible]）壬戌，制內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舉。（[illegible]）壬申，春官尚書[illegible]同鳳閣鸞臺三品。（[illegible]）六月，天官尚書韋待價同鳳閣鸞臺三品。（[illegible]天官待價萬石之兄也）同羅、僕固等諸部叛，遣左豹韜衛將軍劉敬同發河西騎士出居延海以討之。（[illegible]）同羅、僕固等皆敗散。敕僑置安北都護府於同城以納降者。（[illegible]）秋，七月，己酉，以文昌左丞魏玄同為鸞臺侍郎、同鳳閣

鸞臺三品。（[illegible]）詔自今祀天地，高祖、太宗、高宗並配，（[illegible]）用鳳閣舍人元萬頃等之議也。九月，丁卯，廣州都督王果討反獠，平之。（[illegible]）冬，十一月，癸卯，命天官尚書韋待價為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吐蕃。（[illegible]）初，西突厥興昔亡、繼往絕可汗既死，十姓無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興昔亡之子[illegible]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元慶（[illegible]）為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illegible]）麟臺正字射洪陳子昂（[illegible]）

上疏，以為朝廷遣使巡察四方，不可任非其人，及刺史縣令不可不擇，比年百姓疲於軍旅，不可不安。（[illegible]）其略曰：夫使不擇人，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朋黨者進，有材者退，徒使百姓修飾道路，送往迎來，無所益也。諺曰：欲知其人，觀其所使，不可不慎也。又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也。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樂音洛）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祆逆乘釁，天

曰隋煬帝亦以此失天下[illegible]

佞之門[illegible]狄之利卒以滅亡[illegible]其後[illegible]

不大哉。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為寺主。[illegible]懷義，鄠人（鄠音戶），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千金公主，高祖女），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為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薛紹，[illegible]太平公主[illegible]）。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從，才用翻），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撾其首流血（[illegible]），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仍髡其髮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illegible]），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為之執轡（[illegible]），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illegible]），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右臺，右肅政臺也），懷義遇思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illegible]）。辛酉，赦天下。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右衛大將軍李孝逸既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之，數譖於太

后，左遷施州刺史（[illegible]）。三月[illegible]戊申，太后命鑄銅為匭（[illegible]），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illegible]），先責識官（[illegible]），乃聽投表疏。徐敬業之反也，侍御史魚承曄之子保家教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間事，保家上書，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上，時掌翻）。其器共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illegible]）。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為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眾，遂伏誅（[illegible]）。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行，下孟翻），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illegible]）

九馬三品八馬四品五品四馬六品七品二馬八品九品一馬三品已上敕召者給四馬五品三馬六品
已下有差（驛三十里）供五品食（唐六典四品五品常食料七盤每日細米二升…）使詣
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客館鴻臚寺典客令掌）
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除拜官也）無實者不
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
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
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
於是尚書都事（唐尚書都省有都事…）長安周興
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
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
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
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司刑評事即大理評事）共撰
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
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
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
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
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
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
獻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
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
至有腦裂髓出者
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
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
后以為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
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為執事者疾徐敬業
首亂唱禍將息奸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
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竟至
有奸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非伐
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
矣故揚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陛
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
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
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惡之黨快意
相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
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
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
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
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遂使

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
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illegible]天
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大
獄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群生癘疫水
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
王重慎刑法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
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
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illegible]
[illegible]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illegible]伏願陛下念之太
后不聽　夏四月太后鑄大儀置北闕[illegible]
以岑長倩為內史　六月辛未以蘇良嗣為左相同鳳
閣鸞臺三品韋待價為右相　己卯以韋思謙為納言
蘇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
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illegible]懷義
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illegible]南牙宰
相所往來勿犯也　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illegible]故使
入禁中營造補闕長社王求禮上表[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
閹為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

驅使者臣請閹之庶不污宮闈　表寢不出　秋九月
丁未以西突厥繼往絕可汗之子斛瑟羅為右玉鈐
衛將軍襲繼往絕可汗五弩失畢部落　己巳雍
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illegible]
[illegible]
改新豐為慶山縣[illegible]四方畢
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illegible]天氣不和而寒暑并
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illegible]
[illegible]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
[illegible]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
也臣愚以為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
太后怒流於嶺外後為六道使所殺[illegible]
[illegible]突厥入寇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拒
之至兩井遇突厥三千餘人見唐兵皆下馬擐甲常
之以二百餘騎衝之[illegible]皆棄甲走日暮突厥
大至常之令營中然火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
應遂夜遁　狄仁傑為寧州刺史右臺監察御史晉
陵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illegible]入

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薦之於朝，(翰[illegible]) 徵為冬官侍郎。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

起疆圉大淵獻，盡重光單閼，凡五年。

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上

垂拱三年春，閏正月，丁卯，封皇子成美為恆王，(睿宗[illegible]) 隆基為楚王 ([illegible])。

二月，丙辰，突厥骨篤祿等寇昌平，([illegible]) 命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帥諸軍討之。([illegible]) 三月，乙丑，納言韋思謙以太中大夫致仕。夏，四月，命蘇良嗣留守西京。([illegible]) 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illegible]) 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illegible]) 乃止。壬戌，裴居道為納言。五月，丙寅，夏官侍郎京兆張光輔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鳳閣侍郎同鳳閣

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鳳閣舍人永年賈大隱曰：太后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正，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后大怒，以為拒捍制使；庚午，賜死于家。禕之初下獄，睿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成數紙。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稱歎其文。太后聞之，左遷翰巫州司法，思鈞播州司倉。

秋七月壬辰，魏玄同檢校納言。

嶺南俚戶舊輸半課，交趾都護劉延祐使之全輸，俚戶不從，延祐誅其魁首。其黨李思慎等作亂，攻破安南府城，殺延祐。桂州司馬曹玄靜將兵討思慎等，斬之。

突厥骨篤祿、元珍寇朔州，遣燕然道大總管黑齒常之擊之，以左鷹揚大將軍李多祚為之副，大破突厥於黃花堆，追奔四十餘里，突厥皆散走磧北。多祚世為靺鞨酋長，以軍功得入宿衛。黑齒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為軍士所損，官屬請笞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馬笞官兵乎！卒不問。

九月己卯，虢州人楊初成詐稱郎將，矯制於都市募人迎廬陵王於房州；事覺，伏誅。

冬十月庚子，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與突厥骨篤祿、元珍戰，全軍皆沒，寶璧輕騎遁歸。寶璧見黑齒常之有功，表請窮追餘寇；詔與常之計議，遙為聲援。寶璧欲專其功，不待常之，引精卒萬三千人先行，出塞二千餘里，掩擊其部落；既至，又先遣人告之，使得嚴備，與戰，遂敗。太后誅寶璧，改骨篤祿曰不卒祿。

命魏玄同留守西京。

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減死

僖州西[illegible]

太后欲遣韋待價將兵擊吐蕃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請如舊制遣御史監軍[illegible]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illegible]軍中事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是歲天下大饑山東關內尤甚

四年春正月甲子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illegible]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悰請為七室[illegible]又減唐太廟為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悰別引浮議廣述異聞直崇臨朝權儀[illegible]不依國家常度太后親承顧託光顯大猷其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太宗高宗之[illegible]

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諸儒以為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為去宮太遠二月庚午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為之使[illegible]凡役數萬人

夏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illegible]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怨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反太后命周興鞫之致象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冤於監察御史任玄殖玄殖奏象賢無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尸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illegible]

武承嗣使鑿白石為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illegible]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為游擊將軍五月戊辰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昊天禮畢御明堂朝群臣[illegible]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為聖母神皇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三東代神皇三兩氏 東陽大長公主削封邑并二子徙巫州[illegible] 公主適高履行太后以高氏長孫無忌之舅族故惡之惡烏路翻 江南道巡撫大使冬官侍郎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員音云 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寶圖為天授聖圖洛水為永昌洛水更工衡翻 封其神為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為于偽翻 祭祀比四瀆瀆音讀 名圖所出曰聖圖泉泉側置永昌縣又改嵩山為神嶽封其神為天中王拜太師使持節神嶽大都督禁芻牧使疏吏翻 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改汜水為廣武[illegible]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豫州刺史越王貞[illegible] 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譔[illegible] 元軌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緒虢王鳳子申州刺史東莞公融[illegible] 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沖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行下孟翻 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考異[illegible] 譔謬為書與貞云內人病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illegible] 及太后召宗室朝明堂朝直遙翻 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譔詐為皇帝璽書與沖云朕遭幽縶諸王宜各發兵救我沖又詐為皇帝璽書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 八月壬寅沖召長史蕭德琮等令募兵考異曰實錄作[illegible]舊傳本紀作壬寅[illegible]戊申死而實錄又云沖起兵七日而敗則壬寅是也今從之 分告韓霍魯越及貝州刺史紀王慎令各起兵共趣神都趣七喻翻 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為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博州有清平縣貝丘縣也隋更名 沖募兵得五千餘人欲度河取濟州先擊武水武水漢東郡[illegible]平縣地隋改為清邑又分清邑置武水縣唐屬博州 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求救莘令馬玄素莘亦漢陽平縣[illegible]後魏[illegible]隋開皇六年復曰陽平八年改為莘縣唐屬魏州 將兵千七百人中道邀沖恐力不敵入武水閉門拒守沖推草車塞其南門推吐雷翻塞悉則翻 因風縱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風回沖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邑董玄寂堂邑漢縣[illegible]屬博州 為沖將將即亮翻 擊武水為于偽翻 謂人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沖聞之斬玄寂以徇眾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十人在[illegible] 沖還走博州走音奏 戊申至城門為守門者

所殺（考異曰：沖傳……神勣為清平道大總管……實錄及沖傳）凡起兵七日而敗。丘神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勣盡殺之，凡破千餘家。越王貞聞沖起，亦舉兵於豫州，遣兵陷上蔡。（上蔡……大業……）九月，丙辰，命左豹韜大將軍麴崇裕為中軍大總管，岑長倩為後軍大總管，將兵十萬以討之；又命張光輔為諸軍節度。削沖、貞屬籍，更姓虺氏。貞聞沖敗，欲自鎖詣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得勇士二千餘人，貞乃宣言於眾曰：「琅邪已破魏、相數州，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為五營，使汝南縣丞裴守德等將之，（汝南縣……）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鬭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其女妻之，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麴崇裕等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閤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考異曰：實錄……九月丙寅……二十日而敗……）與沖皆

梟首東都闕下。初，范陽王藹遣使語貞及沖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沖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高祖……）謂使者曰：「為我語越王，昔隋文帝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震海內，足為忠烈。況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為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捨生取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藍田蘇珦按其密狀。珦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珦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珦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珦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以文昌左丞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

[illegible]

趣使行刑（[illegible]）仁傑密奏彼皆詿誤（[illegible]）
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
恤之旨。太后特原之，（[illegible]）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
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illegible]）相
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時張光輔尚在
豫州，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
將輕元帥邪。（[illegible]）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
耳。（[illegible]）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
公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城中聞官軍至，
踰城出降者四面成蹊。（[illegible]）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
降以爲功，流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不得尚方斬馬
劍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
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自豫州左遷。[illegible]）
（[illegible]東南一千五百四十里，至東都一千八百[illegible]里。[illegible]）
丁卯，左肅政大夫騫味道、夏官侍郎王本立並同平
章事。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
問成均助教高子貢，（[illegible]）子貢曰：來必
死。融乃稱疾不赴。越王貞起兵，遣使約融，融倉猝不
能應，爲官屬所逼，執使者以聞，擢拜右贊善大夫。（[illegible]）未幾，爲支黨所
（[illegible]）

引，冬，十月，己亥，戮於市，籍沒其家。高子貢亦坐
誅。濟州刺史薛顗、顗弟緒、緒子駙馬都尉紹，皆與琅
邪王沖通謀，（[illegible]）顗聞沖起兵，作兵器募人；沖
敗，殺錄事參軍高纂以滅口。（[illegible]）
十一月，辛酉，顗、緒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
餓死於獄。（[illegible]）十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
王元軌坐與越王連謀，廢徙黔州，（[illegible]）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江都
王緒、殿中監郕公裴承先皆戮於市。承先，寂之孫也。
（[illegible]）命[illegible]留守西京。（[illegible]）左肅政大
夫[illegible]道素不禮於殿中侍御史周矩，屢
言其不能了事。有羅告味道者，敕矩按之。矩謂味
道曰：公常責矩不能了事，今日爲公了之。乙亥，味
道及其子[illegible]皆伏誅。（[illegible]）己
酉，太后拜洛受圖，（[illegible]）皇帝、皇太子皆從，
內外文武百官、蠻夷各依方敘立，珍禽奇獸雜寶，
列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辛
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
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爲圓蓋，九龍捧
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

上下通貫栭櫨橕欂藉以為本（栭音而 曰屋枅上標 櫨音盧）
（柱上枅曰欂櫨 柱也 又曰）下施鐵渠為辟
雍之象（以通水為渠）號曰萬象神宮宴賜群臣赦天下
縱民入觀改河南為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
級以貯大像（像懷義所作夾紵大像也 貯丁呂翻）至三級則俯視明堂
矣（考異曰舊薛懷義傳云明堂大屋凡三層計高三百尺又於明堂北起天堂廣袤亞明堂今從實錄及通典）
僧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考異曰……）

資治通鑑二百四　十二

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塗以丹青鐵
鸑入雲（上音岳 鸑鷟鳳屬也）金龍隱霧昔殷辛瓊室夏
癸瑤臺無以加也（殷辛紂也 夏癸桀也）太后不報　太后欲發
梁鳳巴蜑（蜑徒旱翻）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
蕃（貞觀五年太宗置西雅州 八年去西字）正字陳子昂上書
（上時掌翻）以為雅州邊羌自國初以來未嘗為盜今一旦
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懼誅滅必蜂起為盜西山盜
起（西山在成都西 松茂二州都督府所統諸州皆西山羌也）則蜀之邊邑不得不
連兵備守兵久不解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
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

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
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為賊除道舉全
蜀以遺之也（鄉讀曰嚮 遺于季翻）蜀者國家之寶
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
羌（僥堅堯翻）得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為糜
費無益聖德況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
也（夫音扶）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
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
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尫劣（尫烏黃翻 劣弱也）不習兵戰山川
阻曠去中夏遠（夏戶雅翻）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

資治通鑑二百四　十三

其不及百年蜀為戎矣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
茲放疏勒（安北單于 以吐蕃 龜茲音丘慈）
（又音）天下翕然謂之盛德者蓋以陛下務在養人不
在廣地也今山東饑關隴弊而徇貪夫之議謀動甲
兵興大役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由黷兵願陛下熟
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朔大饗萬象神宮太后服袞
冕搢大圭執鎮圭為初獻（周禮注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鎮圭尺
有二寸天子守之 鎮圭以四鎮之山為瑑飾 終葵首 六寸為椎 以下）
之皇帝為亞獻太子為終獻先詣昊天上帝座次高

祖太宗高宗次魏國先王（魏國先王，武士彠也）次五方帝坐。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朝，直遙翻）。戊午，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己未，御明堂，饗羣臣。

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陽陵曰明義陵（[illegible]），置崇先府官。戊戌，尊魯公曰太原靖王，北平王曰趙肅恭王，金城王曰魏義康王，太原王曰周安成王。

三月，甲寅，張光輔守納言。壬申，太后問正字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上，時掌翻），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凡三千言。癸酉，以天官尚書武承嗣為納言，張光輔守內史。

夏，四月，甲辰，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鄱陽公諲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巂州。煒，惲之子；諲，元慶之子也（[illegible]）。己酉，殺天官侍郎藍田鄧玄挺。玄挺女為諲妻，又與煒善。諲謀迎中宗於廬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為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

五月，丙辰，命文昌右相韋待價為安息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illegible]）。

[illegible] 以[illegible] [illegible] 史令統其衆（[illegible]）。己巳（[illegible]），以僧懷義為新平軍大總管（[illegible]），北討突厥。行至紫河，不見虜，於單于臺刻石紀功而還（[illegible]）。

初，越王貞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謀，亦坐繫獄。秋，七月，丁巳，檻車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illegible]）。八男徐州刺史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illegible]），家徙嶺南。

慎女東光縣主楚媛，幼以孝謹稱，適司議郎裴仲將。姑有疾，親嘗藥膳（[illegible]）；娣姒皆以驕奢相尚（[illegible]），楚媛獨儉素。時宗室諸女皆以驕奢相尚，謂楚媛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以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觀自古女子皆以恭儉為美，縱侈為惡，辱親是懼，何所求乎！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衆慚服。及慎凶問至，楚媛號慟，嘔血數升（號，戶刀翻；嘔，烏口翻），免喪，不御膏沐者垂二十年。

韋待價軍至寅識迦

與吐蕃戰，大敗。待價既無將領之才，狼狽失據，士卒凍餒，死亡甚眾，乃引軍還。太后大怒。丙子，待價除名，流繡州，斬副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安西副都護唐休璟收其餘眾，撫安西土，太后以休璟為西州都督。

戊寅，以王本立同鳳閣鸞臺三品。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逃歸，將奔突厥，過洛陽，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為吏所獲，嗣業縊死。嗣明、敬真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於是朝野之士為所連引坐死者甚眾。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圖讖、天文，陰懷兩端」。八月，甲申，光輔與敬真、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乙未，秋官尚書太原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為徐敬真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讙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既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

九月，壬子，以僧懷義為新平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二十萬以討突厥骨篤祿。

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上欲加擢用，或奏以為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朝堂俟命。諸相皆無言；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為玄同沮己，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閏月，甲午，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

侍郎崔詧於隱處 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者甚眾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為徐敬真所引戊申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戊午常之縊死己未殺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璥等六人

庚申嗣滕王脩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 丁卯春官尚書范履冰鳳閣侍郎邢文偉並同平章事 己卯詔太穆神皇后文德聖皇后宜配皇地祇忠孝太后從配 右衛胄曹參軍陳子昂上疏以為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illegible]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

[illegible]等無罪百僚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疏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凡繫獄之囚多在極法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克明哉

天授元年 春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太后享萬象神宮赦天下始用周正以永昌元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以周漢之後為二王後舜禹成湯之後為三恪周隋之嗣同列國 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 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 乙未司刑少卿

臘月辛未以僧懷義為右衛

春一月戊子武承嗣為文昌

岑長倩為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

郎武攸寧為納言邢文偉守內史左肅政大夫同鳳

閣鸞臺三品王本立罷為地官尚書攸寧士彠之兄

孫也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

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

問之方質據牀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

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為周興等所搆

甲午流儋州籍沒其家 二月辛酉太后策貢

士於洛城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 丁卯地官尚書王本立

薨 三月丁亥特進同

鳳閣鸞臺三品蘇良嗣薨 夏四月丁巳春官尚書

同平章事范履冰坐嘗舉犯逆者下獄死

醴泉人侯思止

始以賣餅為業後事游擊將軍高元

禮為奴恆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

判司使思

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秋七月 元名坐廢徙

利州

子豫章王亶族滅擢思止為游擊將軍時告

密者往往得五品官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

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

太后悅

即以為朝散大夫侍御史 它日太后以先

所籍沒宅賜之思止不受曰臣惡反逆之人不

願居其宅太后益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

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

使人搜捕蹂踐瓜田立盡 又游趙貝間

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

將軍尋除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

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即於枷上刎其首又擒

其子適至 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司馬毛公

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下階斬之槍揭其首入

洛見者無不震慄 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

是獄者非死不出弘義戲呼曰例竟門

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

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

是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也名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以寬為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眾共斥之訖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搆者有功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為戰慄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景儉武邑人也司刑丞滎陽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隨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

刑此　　　此何知天心　誅不　元刑

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舒州京師東南二千六百二十六里至東都一千八百九十三里）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龍門（龍門山在洛州河南縣界）縊殺之上金自殺誅其諸子及支黨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讓之孫攸暨（垂拱四年誅薛紹太平公主寡居七年）攸暨時為右衛中郎將太后潛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額廣頤多權略太后以為類己寵愛特厚常與密議天下事舊制食邑諸王不過千戶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食邑獨累加至三千戶（此食實戶也唐制諸公主食封三百戶長公主加五百戶有至六百戶）（高宗以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寵異甚於群公主至一千二百戶聖曆初至三千戶景雲初至五千戶）八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穎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考異曰實錄作數千家今從舊本紀）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長知兩翻下同）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遊藝（汲縣漢屬河內郡晉以來屬汲郡東魏置義州隋廢為汲縣貞觀初屬衛州治焉）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上時掌翻下同）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

氏。太后不許。擢游藝為給事中。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illegible]）俱上表如游藝所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羣臣上言：有鳳皇自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左臺，左肅政臺也），久之，飛東南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illegible]）。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羣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樓（則天門樓也），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改元天授）。乙酉，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孫。丙戌，立武氏七廟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illegible]），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睿皇后（[illegible]），太原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帝，魏義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謚，稱皇后。立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攸寧為建昌王，士彠兄孫攸歸、重規、載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緒、攸止皆為郡王，諸姑姊皆為長公主。又以司賓卿溧陽史務滋為納言（[illegible]），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給事中傅游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游藝與岑長倩、右玉鈐衛大將軍張虔勖、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侍御史來子珣等並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為內史。游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敕改州為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廢州，不祥。太后遽追止之。史務滋等十人分撫諸道。太后立兄孫延基等六人為郡王。冬十月甲子，檢校內史宗秦客坐贓貶遵化尉，弟楚客、晉客亦以姦贓流嶺外。丁卯，殺流人韋方質。辛未，內史邢文偉坐附會宗秦客，貶珍州刺史。頃之，有制使至州，文偉以為誅己，遽自縊死。壬申，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賜紫袈裟、銀龜袋（[illegible]）。制天下武氏咸蠲

課役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爲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拜右衛大將軍改號竭忠事主可汗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出反囚當斬 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爲侍御史 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是歲以右衛大將軍泉獻誠爲左衛大將軍太后出金寶命選南北牙善射者五人賭之獻誠第一以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吐摩支摩支復讓獻誠 獻誠乃奏言陛下令選善射者今多非漢官竊恐四夷輕漢請停此射太后善而從之

二年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於萬象神宮 旗幟尚赤 甲戌改置社稷於神都辛巳納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廟 四時唯享高祖以下三室餘四室皆閉不享 又改長安崇先廟爲崇尊廟 乙酉日南至太后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從祀武氏祖宗配饗唐三帝亦同配 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眞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爲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 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按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爲社稷之禍 太后不聽 饒陽尉姚貞亮等數百人表請上尊號曰上聖大神皇帝不許 侍御史來子珣誣尚衣奉御劉行感兄弟謀反皆坐誅 春 一月地官尚書武

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請封中嶽（中嶽嵩山[illegible]）

己亥，改唐興寧永康隱陵署曰陵（元帝陵[illegible]，[illegible]在咸陽，永康陵在三原北十八里。唐[illegible]令一人，從五品上；府二人，史四人，主衣四人，主藥四人，典事二人，掌固二人，又有陵令一人，掌山陵[illegible]之，丞[illegible]之[illegible]）唯量置守戶（量音良）。

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

納言史務滋與來俊臣同鞫劉行感獄，俊臣奏務滋與行感親密，意欲寢其反狀。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務滋恐懼自殺。

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

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illegible]），火圍如興法，（[illegible]）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伏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illegible]），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徙左衛大將軍千乘王武攸暨為定王（[illegible]）。

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為義豐王（[illegible]）。

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喬陵，嚴祖墓曰節陵，肅祖墓曰簡陵，烈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為昊陵，顯義陵為順陵。

追復李君羨官爵（君羨死見一百九十九卷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癸卯，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illegible]），升於道教之上。

命建安王攸宜留守長安（[illegible]）。

丙辰，鑄大鐘，置北闕。

五月，以岑長倩為武威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中道召還，軍竟不出。

六月，以左肅政大夫格輔元為地官尚書（格姓，[illegible]之後[illegible]），與鸞臺侍郎樂思晦、鳳閣侍郎任知古並同平章事。思晦，彥瑋之子也（樂彥瑋見二百卷[illegible]）。

秋七月，徙關內戶數十萬以實洛陽。

八月戊申，納言武攸寧罷為左羽林大將軍；夏官尚

書歐陽通為司禮卿（[illegible]），兼判納言事。

庚申，殺玉鈐衛大將軍張虔勗。來俊臣鞫虔勗獄，虔勗自訟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于市（[illegible]）。

義豐王光順、嗣雍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信縣主等皆賜姓武氏（[illegible]），與睿宗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守禮，光順之弟也。

或告地官尚書武思文初與徐敬業通謀；甲子，流思文於嶺南，復姓徐氏（[illegible]）。

九月乙亥，以岐州刺史雲弘嗣來俊臣鞫之，不問一款（[illegible]）

也。先斷其首，乃僞立案奏之。殺張虔勗亦然。敕旨每內

鉗口。

殺。以語所親，所親告之。壬辰，下獄自殺。

癸巳，以羽林衛大將軍建昌王武攸寧爲納言，洛州司馬狄仁傑爲地官侍郎，與冬官侍郎裴行本並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然有譖卿者，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先是，鳳閣舍人脩武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地官尚書同平章事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故斥長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還，下制獄。承嗣又譖輔元，來俊臣又脅長倩子靈原，令引司禮卿兼判納言事歐陽通等數十人，皆云同反。通爲俊臣所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爲通款。冬十月己酉，長倩、輔元、通等皆坐誅。

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柰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欲見我，以此示門者。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昭德，乾祐之子也。

壬辰，殺□□侍郎同平章事樂思晦、右

將軍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李綱以風節顯於周隋之間安靜可謂無忝厥祖矣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上詰去吉翻下同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太學生王循之上表乞假還鄉假古訝翻太后許之狄仁傑曰臣聞君人者唯生殺之柄不假人自餘皆歸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句左右相流以上乃判為其漸貴故也彼學生求假丞簿事耳若天子為之發敕則天下之事幾敕可盡乎必欲不違其願請普為立制而已太后善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一 起玄黓執徐盡柔兆涒灘凡五年

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上

長壽元年是年九月改元長壽自正月以前猶是天授三年正月戊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臘月立故于闐王尉遲伏闍雄之子璥為于闐王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遣存撫使見上卷天授元年見賢遍翻使疏吏翻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唐校書郎正九品上試官自此始舊紀天授二年二月十道使舉人石艾縣令王山齡等六十一人擢為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霍獻可等二十四人為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為著作佐郎及評事內黃尉崔宣道等二十二人為衛佐疑此只是一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此語言其多也欋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糊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為御史紀先知

所推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劾，戶概翻，又戶得翻。誹，敷尾翻。）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是，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稱，尺證翻。斷，丁亂翻。）寧陵丞廬江郭霸以諂諛干太后，（寧陵縣，漢屬陳留郡，隋屬宋州。廬江，漢郡，隋廢為廬州。［illegible］）拜監察御史。（監，古銜翻。）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中丞而呼為大夫，尊之也。）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惡，烏路翻。）遇人輒告之。戊辰，以夏官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母楊氏。）太后以外族用之。初，隋煬帝作東都，無外城，僅有短垣而已，（見一百八十卷大業元年。煬，余亮翻。）至是鳳閣侍郎李昭德始築之。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禮卿崔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任，音壬。嗣，祥吏翻。考異曰：舊來俊臣傳云：地官尚書狄仁傑、益州長史任令暉、冬官尚書李遊道、秋官尚書袁智弘、司賓卿崔神基、文昌左丞盧獻等六人並為羅告。李嶠傳：元太使給事中李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為申明哉！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為潤州司馬。按嶠平生行事，恐不能如此。）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一問即承，許其首服也。）及知古等下獄，（下，遐嫁翻。）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誘，音酉。）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定減死矣。（仁傑之為宰相，官地官尚書也。）德壽業受驅策，欲求少階級，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被，皮義翻。）侯思止鞫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絓於鐙，為所曳耳。」（絓，胡卦翻。鐙，都鄧翻。）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告變，得召見。（復，扶又翻。去，羌呂翻。見，賢遍翻。）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褫其巾帶，寢處甚安，（褫，敕豸翻。處，昌呂翻。）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綝視之；綝不敢視，惟東顧唯諾而已。（綝，丑林翻。唯，于癸翻。）俊臣又詐為仁傑等作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

未十歲，沒入司農，（[illegible]）上變，得召見。（上，時掌翻。見，賢遍翻。）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朝，直遙翻。為，于偽翻。）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陸德明經典釋文：掠，音亮。）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illegible]）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illegible]）流行本、嗣真于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駮之，（駮，北角翻。）以為「明主有更生之恩，（更，工衡翻。）俊臣不能將順，（[illegible]）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illegible]）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以示為人臣者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幞頭下，（[illegible]）冀太后見之以為忠。

甲戌，補闕薛謙光上疏，（[illegible]）以為：「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諠訴無慚。（[illegible]）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illegible]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illegible]自言為此賦。上召[illegible]）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漢司馬相如[illegible]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枹，（[illegible]）臨敵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illegible]）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illegible]）行舉者賞罰而已。」

來俊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下，遐稼翻。[illegible]）乙亥，縊殺之。

庚辰，司刑卿、檢校陝州刺史李游道為冬官尚書、同平章事。（陝，失冉翻。）

二月己亥，吐蕃党項部落萬餘人內附，（吐，從暾入聲。党，底朗翻。）分置十州。

戊午，以秋官尚書袁智弘同平章事。（秋官，刑部。）

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如意。（[illegible]）

五月丙寅，禁天下屠殺及捕魚蝦。（[illegible]）江淮旱，饑，民不得采魚蝦，餓死者甚眾。

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

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illegible]上表告之。[illegible]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illegible]

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請內附，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為安撫使，將精卒二萬迎之。六月，軍至大渡水西，曷蘇事洩，為國人所擒。別部酋長昝捶帥羌蠻八千餘人內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葉川州而還。[illegible]

辛亥，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為：「書有五聽之道，[illegible]令著三覆之奏。[illegible]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illegible]令使者得實即行斬決。[illegible]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奸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illegible]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為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

疏而退之。」[illegible]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illegible]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弒其父者，況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為親王，又為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illegible]

秋，七月，戊寅，以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承嗣為特進，納言武攸寧為冬官尚書，[illegible]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為地官尚書，並罷政事；以秋官侍郎新鄭崔元綜為鸞臺侍郎，

[illegible]夏官侍郎李昭德為鳳閣侍郎，[illegible]檢校天官侍郎姚璹為文昌左丞，[illegible]檢校地官侍郎李元素為文昌右丞，與司賓卿崔神基並同平章事。[illegible]元素，敬玄之弟也。[illegible]

辛巳，以營繕大匠王璿為夏官尚書、同平章事。[illegible]承

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illegible] 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illegible] 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盡反邪？[illegible] 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太后習貓，使與鸚鵡共處，[illegible] 出示百官，傳觀未遍，貓饑，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慚。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

將以下，不可勝數。[illegible] 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illegible] 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illegible] 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illegible] 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illegible] 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illegible] 乃相與構陷善思，坐流驩州。[illegible] 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為渾儀監丞。[illegible] 善思名譔，以字行。[illegible] 右補闕新鄭朱敬則

9

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為：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illegible] 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illegible] 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illegible] 三叔流言，四凶構難，[illegible] 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illegible] 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illegible] 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

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illegible] 促柱少和聲，[illegible] 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illegible] 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illegible] 覺蘧廬之須毀，[illegible] 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illegible] 摺脅籤爪，[illegible]

長壽元

……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賖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爲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通鑑二百五　十

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丙戌，敕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更以九月爲社。

制於并州置北都。

癸丑，同平章事李遊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春官侍郎孔思元，益州長史任令輝，皆爲王弘義所陷，流嶺南。

左羽林中郎將來子珣坐事流愛州，卒。

初，新豐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爲副總管，與審禮皆沒於吐蕃。贊普見孝傑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後竟得歸，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傑久在吐蕃，知其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敕以孝傑爲武威軍總管，與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發兵戍之。

二年春，一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爲亞獻，梁王三思爲終獻。太后自製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

通鑑二百五　十一

戶婢團兒爲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爲厭呪。癸巳，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孫也。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

是時告密者皆誘人……

奴婢告其主以求功。德妃父孝諶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為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為，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為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瑊訟冤於侍御史徐有功，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扉而寢。人以為有功苟自強，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諶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戊申，姚璹奏請令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時政記自此始。

臘月丁卯，降皇孫成器為壽春王，成義為衡陽王，隆基為臨淄王，隆範為巴陵王，隆業為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

春，一月，……郎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與李昭德俱入朝，……罵曰：「田舍夫！」……曰：「吾備位……」其弟除代州刺史，……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甲寅，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欲自誣。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謂俊……

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令舉入宮，[illegible]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illegible]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illegible]睿宗由是得免。[illegible]

二月[illegible]新羅王政明卒，[illegible]遣使立其子理洪為王。[illegible]

乙亥，[illegible]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錦，李昭德按之，杖殺於朝堂。[illegible]

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illegible]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illegible]國俊驅就水曲，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為反狀，還奏，因言諸道流人多有怨望，若不推究，為變不遠。太后喜，擢國俊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illegible]更遣右翊衛兵曹參軍劉光業、[illegible]司刑評事王德壽、[illegible]苑南面監丞鮑思恭、[illegible]尚輦直長王大貞、[illegible]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illegible]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爭效之，光業殺七百人，德壽殺五百人，自餘少者不減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亦相繼死，或得罪流竄。[illegible]

來俊臣誣冬官尚書蘇幹，云在魏州與琅邪王沖通謀，[illegible]夏，四月，乙未，殺之。

五月，癸丑，棣州河溢。[illegible]

秋，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每朝會，陳[illegible]

之殿庭[illegible]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渾户本翻]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此又追尊[illegible]三世[illegible]]辛丑以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璹為司賓卿罷政事以司賓卿豆盧欽望為內史[後魏[illegible]北人[illegible]歸義以盧為[illegible]][illegible]文昌左丞韋巨源同平章事秋官侍郎吳人陸元方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巨源孝寬之玄孫也[韋孝寬[illegible]文氏[illegible]名將]

延載元年[是年五月[illegible]改元]正月丙戌太后享萬象神宮

突厥可汗骨篤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臘月甲戌默啜寇靈州

室韋反[北史曰室韋[illegible]契丹別種[illegible]在[illegible]南者為室韋[illegible]北者為[illegible]東胡之北[illegible]京師東北七千里[illegible]]遣右鷹揚衛大將軍李多祚擊破之

春一月以婁師德為河源等軍檢校營田大使[使[illegible]下同]

二月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勃論贊刃突厥可汗俀子等於冷泉及大嶺[[illegible]吐[illegible]部[illegible]大嶺[illegible]]各三萬餘人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熟俟斤等萬餘人[俟渠之[illegible]考異曰此事諸書皆無[illegible]吐蕃傳[illegible]泥熟[illegible]此語[illegible]可[illegible]]

庚午以僧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illegible]以討默啜

三月甲申以鳳閣舍人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檢校內史更以僧懷義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李昭德為長史蘇味道為司馬帥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默啜[[illegible]]未行虜退而止昭德嘗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撻之昭德惶懼請罪

夏四月壬戌以夏官尚書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同鳳閣鸞臺三品

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illegible]]甲午御則天門樓受尊號赦天下改元

天授中遣監察御史壽春裴懷古安集西南蠻六月癸丑永昌蠻酋董期帥部落二十餘萬戶內附[[illegible]永昌郡[illegible]董期[illegible]]

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眾[[illegible]]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吳赤烏元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僧懷義本[illegible]與薛紹通[illegible]故老胡謂之薛師]容貌愈少[[illegible]]太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

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為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莊子曰黃帝立為天子[illegible]聞廣成子居崆峒之上[illegible]問道廣成子曰[illegible]吾形未嘗衰[illegible]]逾漢朝之河上[[illegible]莫知其姓名[illegible]]

文帝時號草庵手何之徒文帝從之問道不通河上公曰余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朝直遇讀八月什方乞還山制罷遣之戊辰以王孝傑爲瀚海道行軍總管仍受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薛懷義節度己巳以司賓少卿姚璹爲納言左肅政中丞原武楊再思爲鸞臺侍郎洛州司馬杜景儉爲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輸兩月俸以贍軍唐制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二品月俸六千五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品月俸五千一百食料一千一百雜用九百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七百雜用七百五品月俸三千食料雜用六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雜用四百七品月俸一千七百五十食料雜用三百五十八品月俸一千二百食料三百雜用二百五十九品月俸一千五十食料一百五十雜用二百行署月俸一百

四十食料二十[illegible]轉帖百官令拜表轉帖者上書帖使吏以轉示一百官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明公祿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柰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乎欽望正色拒之既上表上時掌翻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欺奪之姚璹曰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璹爲識大體者邪事遂寢　戊寅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崔元綜坐事流振州　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爲天樞立於端門之外端門洛陽皇城正南門銘紀功德黜唐頌周以姚璹爲督作使[illegible]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

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殿中丞來俊臣坐贓貶同州參軍王弘義流瓊州[illegible]詐稱敕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　內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前

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攻之唐諸王府功曹參軍事正七品上掌文官簿書考課陳設[illegible]上時掌翻下長上同疏所據翻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斷丁亂翻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諮謀要待畫日將行凡制敕皆畫日而後行方乃別生駁異駁北角翻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人臣之義也又曰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又曰蟻穴壞隄鍼芒寫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毅鄧注唐六典長上折衝果毅宿衛者每一日上殿日下又著石論數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取奏之逢皮江翻太后由是惡昭德壬

……補為南賓尉……又免死流嶺……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
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
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冬十月壬申以文昌右丞李元素為鳳閣侍郎
左肅政中丞周允元檢校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允元豫州人也 嶺南獠反以容州都督張玄遇
為桂永等州經略大使以討之 [illegible]

天冊萬歲元年 [illegible] 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
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 周允
元與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
事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
匡正欽望貶趙州 [illegible]
巨源貶麟州 [illegible]
景儉貶溱州 [illegible]
味道貶集州 [illegible]
元方貶綏州刺史 [illegible]
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
懷義作夾紵大像 [illegible]

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 [illegible]
[illegible] 始構為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
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為之耗竭懷
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
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蹈踐有
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為僧有懷義頗厭入宮
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
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
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牀矩召吏將按
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
足詰所度僧惟卿所處悉流遠州遷矩天
官員外郎 [illegible] 又作無遮會於明堂鑿地為阬深五丈
結綵為宮殿佛像皆於阬中引出之云自地涌
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
為之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
沈南璆 [illegible] 亦得幸於太
后懷義心慍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
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
恥而諱之但云內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
酺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 [illegible]

四

太后將從之，姚璹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illegible]）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為九州鼎（[illegible]神都鼎……冀州鼎曰武興，雍州鼎曰長安，兗州鼎曰日觀，青州鼎曰少陽，徐州鼎曰東原，揚州鼎曰江都，荊州鼎曰江陵，梁州鼎曰成都……[illegible]）及十二神（[illegible]），皆高一丈，各置其方。

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為。武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illegible]），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illegible]），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敕給使掩捕，盡獲之（[illegible]），皆沒為官婢。什方還，至偃師（[illegible]），聞事露，自絞死。庚子，以明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為：火發既從（[illegible]）及總章，所（[illegible]）。明堂所以統和天人，一旦焚毀，臣下何心猶為酺宴！憂喜相爭，傷於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為今既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彌勒成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皆諂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無戾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攸歸。

獲嘉主簿劉知幾（[illegible]）表陳四事：其一，以為：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時則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為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illegible]），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illegible]）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古語

青蓮
臣四未
五柳傳
何坊之

曰小人之言君子之才（[illegible]）此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賞使給授知慎名器難求其二以為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illegible]）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眾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illegible]）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為妍蚩何者為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效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為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礫（[illegible]）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

秽皇風其四以為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illegible]）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illegible]）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丙午以王孝傑為朔方道行軍摠管擊突厥　春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僧懷義益驕恣太后惡之（[illegible]）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人有力者百餘人以防之壬子執之於瑤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　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illegible]）　三月丙辰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周允元薨　夏四月天樞成（[illegible]）高一百五尺（[illegible]）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為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為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為騰雲承露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illegible]）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秋七月辛酉吐蕃寇臨洮（[illegible]）以王孝傑為肅邊道行軍大摠管以討之　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赦天下改元天冊萬歲（[illegible]）　冬

武氏之思何以有仗姓之高居何異篡生漢中

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 太后喜冊拜左衛大將軍歸國公、

萬歲通天元年（是年始改元九月）臘月甲戌太后發神都甲申封神嶽（赦天下）

萬歲登封天下百姓無出今年租稅大酺九日 丁亥禪于少室 己丑御朝覲壇受賀 癸巳還宮甲午謁太廟 右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屢從封中嶽還固請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游巖谷冬居茅椒夏居石室一如山林之士太后所賜及王公所遺野服器玩攸緒一皆置之不用塵埃凝積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春一月甲寅以婁師德為肅邊道行軍副總管擊吐蕃己巳以師德為左肅政大夫知政事如故

改長安崇尊廟為太廟 二月辛巳尊神嶽天中王為神嶽天中黃帝靈妃為天中黃后啓母為齊聖皇帝封神為玉京太后 三月壬寅王孝傑婁師德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唐兵大敗孝傑坐免為庶人師德貶原州員外司馬

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為大風所損更為銅火珠群龍捧之號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 大食請獻師子姚璹上疏以為師子專食肉遠道傳致肉既難得極為勞費陛下鷹犬不蓄漁獵悉停豈容菲薄於己而厚資於獸乃却之 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

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illegible] 殺都督趙文翽。[illegible] 盡忠，萬榮之妹夫也，皆居於營州城側。文翽剛愎，[illegible] 契丹饑不加賑給，視酋長如奴僕，故二人怨而反。[illegible] 乙丑，遣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玄遇、左威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illegible] 秋七月辛亥，以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大使，[illegible] 姚璹副之，以備契丹。[illegible] 改李盡忠為李盡滅，孫萬榮為孫萬斬。[illegible] 盡忠尋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illegible] 以萬榮為前鋒，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數萬，進圍檀州，[illegible] 清邊前軍副總管張九節擊却之。[illegible] 八月丁酉，曹仁師、張玄遇、李多祚、麻仁節與契丹戰於硤石谷，[illegible] 唐兵大敗，玄遇、仁節皆為虜所擒。[illegible]

霫紿之曰：[illegible] 「吾輩家屬飢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飼以糠粥，慰勞之曰：[illegible] 「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至黃麞谷，[illegible] 虜又遣老弱迎降，故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節等三軍棄步卒，將騎兵輕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縛玄遇、仁節，生獲之，[illegible] 將卒死者填山谷，鮮有脫者。[illegible] 契丹得軍印，詐為牒，令玄遇等署之，牒總管燕匪石、宗懷昌等云：「官軍已破賊，若至營州，軍將皆斬，兵不敘勳。」[illegible] 匪石等得牒，晝夜兼行，不遑寢食以赴之，士馬疲弊；契丹伏兵於中道邀之，全軍皆沒。九月，制天下繫囚及庶士家奴驍勇者，官償其直，發以擊契丹。[illegible] 初令山東近邊諸州置武騎團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為右武威衛大將軍，充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契丹。右拾遺陳子昂為攸宜府參謀，[illegible] 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illegible] 奴多怯弱，不慣征行，[illegible]

其募集未疑可，[illegible]忠臣義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醜，[illegible]假命待時，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體，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

丁巳，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illegible]也。[illegible]時出按部，突厥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為所虜。欽明兄欽寂時為龍山軍討擊副使，與契丹戰於崇州，[illegible]軍敗被擒。虜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illegible]安東都護裴玄珪在城中，[高宗總章元年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illegible]]欽寂謂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

吐蕃復遣使請和親。[illegible]右武衛胄曹參軍貴鄉郭元振往察其宜。[illegible]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長壽元年置四鎮[illegible]]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illegible]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illegible]以為：「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喜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illegible]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illegible]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illegible]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illegible]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日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illegible]遙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

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庚申，以并州長史王方慶為鸞臺侍郎，與殿中監萬年李道廣並同平章事。突厥默啜請為太后子，并為其女求昏，悉歸河西降戶，帥其部眾為國討契丹。太后遣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左衛郎將攝司賓卿田歸道冊授默啜左衛大將軍、遷善可汗。知微，立德之孫；歸道，仁會之子也。

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眾。突厥默啜乘間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太后進拜默啜為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孫萬榮收合餘眾，軍勢復振，遣別帥駱務整、何阿小為前鋒，攻陷冀州，殺刺史陸寶積，屠吏民數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動。

初，彭澤令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脩守備。仁傑至，悉遣還田，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百姓大悅。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硤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為夏官侍郎。

姚元崇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跡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不亦易乎！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

出死囚亦先進狀畢人罪合免故好然後鑑奏有功好出罪皆先奏進止非是自專今時人見俊臣所誅有功所雪往往得其所欲殺者以為先進則可若有功上一先本進止何至三陷死刑乎今不敢奏曰

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二 起強圉作噩，盡上章困敦六月，凡三年有奇。

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下

神功元年（時以契丹破城，九月大赦，改元為神功。）正月己亥朔，太后享通天宮。

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欽明……）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粱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諭其意者。

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陰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勮兼天官侍郎事，（……）用思禮為箕州刺史。明堂尉吉頊聞其謀，以告合宮

尉來俊臣使上變告之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忤意皆引之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譒及王勮兄涇州刺史勔弟監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壬戌皆族誅之親黨連坐流竄者千餘人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誅然後收思禮思禮悔之懿宗自天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鞫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為周來之亞來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頊頊上變得召見僅免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惎謀反誅之惎子訟冤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也

之……太后常……易之為司衛少卿……拜其母臧氏韋氏為太夫人……仍敕鳳閣侍郎李迥秀為臧氏私夫迥秀大亮之族孫也武承嗣三思……皆候易之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癸亥突厥默啜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破之

甲子以原州司馬婁師德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春三月戊申清邊道總管王孝傑蘇宏暉等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于東硤石谷唐兵大敗孝傑死之孝傑遇契丹帥精兵為前鋒力戰契丹引退孝傑追之行背懸崖契丹回兵薄之宏暉先遁孝傑墜崖死將士死亡殆盡管記洛陽張說馳奏其事太后贈孝傑官爵遣使斬宏暉以徇使者未至宏暉以立功得免武攸宜軍漁陽聞孝傑等敗沒……不敢進契丹乘勝寇幽州攻

[illegible]

閻知微、田歸道[illegible]冊默啜為可汗。[illegible]知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輒與之緋袍、銀帶，且上言虜使至都，宜大為供張。[illegible]歸道上言：「突厥背誕積年，方今悔過，宜待聖恩寬宥。今知微擅與之袍帶，使朝廷無以復加，[illegible]宜令反初服以俟朝恩。[illegible]又小虜使臣，不足大為供張。」太后然之。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illegible]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責其無厭，[illegible]為陳禍福。[illegible]阿波達干元珍曰：「大國使者不可殺也。」[illegible]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遣。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illegible]太后不許。默啜怒，言辭悖慢。[illegible]姚璹、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illegible]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郎贊皇李嶠曰：[illegible]「戎狄貪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illegible]不如治兵以備之。」[illegible]璹、再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四萬斤，并許其昏。默啜由是益強。田歸道始得還，與閻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為之備。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illegible]

夏，四月，鑄九鼎成，徙置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餘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illegible]各圖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太后欲以黃金千兩塗之，姚璹曰：「九鼎神器，貴於天質自然。且臣觀其五采煥炳相雜，不待金色以為炫耀。」[illegible]太后從之。自玄武門曳入，令宰相、諸王帥南北牙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帥讀曰率）前益州長史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為滑州刺史。太后召見，[illegible]問以朝廷得失，及善

陳治亂之要十餘條太后……史癸未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武攸宜爲……行軍大總管與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將兵擊契丹五月癸卯又以……副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將兵擊契丹先是有朱前疑者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百即拜拾遺又自言夢陛下髮白再玄齒落更生遷駕部郎中出使還上書言聞嵩山呼萬歲賜以緋算袋時未五品於綠衫上佩之會發兵討契丹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酬以五品前疑買馬輸之屢抗表求進階太后惡其貪鄙六月乙丑敕還其馬斥歸田里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爲之不婚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之

司僕少卿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敕以取其妻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俊臣……又嘗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備二人共誣昭德謀反下獄俊臣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太后游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既而果反今止

為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丁卯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以告綦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閱司農婢無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之以為賞口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割耳剺面訟冤者數十人會俊臣誅乃得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罪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

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也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之俊臣怒出為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太后徵于安遠為尚食奉御擢吉頊為右肅政中丞以檢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駱務整數千騎將至冀州懿宗懼欲南遁或曰虜無輜重以抄掠為資若按兵拒守勢必離散從而擊之可有大功懿宗不從退據相州委棄軍資器仗甚眾契丹遂屠趙州

甲午孫萬榮為奴所殺萬榮之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所獲器仗資財使妹夫乙冤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語默啜曰我已破王孝傑百萬之眾唐人破膽請與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賜以緋袍二人後至默啜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而死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三人而賜二人緋使為鄉導發兵取契丹新城殺所獲涼州都督許欽明以祭天圍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使乙冤羽馳報萬榮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中聞之洶懼

何阿小、萬榮軍大潰，張九節遣兵邀之於道，萬榮窮蹙，與其奴逃至潞水東，息於林下，歎曰：「今欲歸唐，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新羅亦死，將安之乎！」奴斬其首以降，梟之四方館門。其餘眾及奚、霫皆降於突厥。戊子，特進武承嗣、

春官尚書武三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辛卯，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內王武懿宗、婁師德及魏州刺史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民有為契丹所脅從復來歸者，懿宗皆以為反，生刳取其膽。先是，何阿小嗜殺人，河北人為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秋七月丁酉，昆明內附，置竇州。武承嗣、武三思並罷政事。庚午，武攸宜自幽州凱旋。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遺王求禮庭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從之以求生，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

擁十萬眾退走，又欲移罪於草野詿誤之人，為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八月丙戌，納言姚璹坐事左遷益州長史，以太子宮尹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鳳閣鸞臺三品。九月壬辰，大享通天宮，大赦，改元。以婁師德守納言。甲寅，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

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為疑。自俊臣死，更不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啟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曏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甚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

元忠訟冤者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弃市流竄者四（考異曰舊傳云二被流今從御史臺記按新書元忠為洛陽令陷周興獄[illegible]）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illegible]）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為羹臣安所避之

冬閏十月甲寅以幽州都督狄仁傑為鸞臺侍郎司刑卿杜景儉為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仁傑上疏（上時掌翻）以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詩六月宣王北伐也其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廣漢之詩美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方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illegible]）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事見秦紀）漢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為天所祐（事見漢武帝紀）

[illegible]不淺[illegible]而棄車[illegible]之田[illegible]尚[illegible]蓋[illegible]勞人力[illegible]中克平九[illegible]使統諸[illegible]叛[illegible]降則撫之[illegible]無遠戍勞[illegible]

[illegible]日之今典經遠[illegible]故事也臣謂宜立[illegible]羅為可汗委之四[illegible]繼高氏絕國[illegible]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illegible]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校長短[illegible]謹守備遠[illegible]待其自致[illegible]勞則戰士力倍[illegible]我得其[illegible]則寇無所[illegible]賊深入必無[illegible]獲[illegible]

[illegible]知天官選[illegible]以足月[illegible]

臚[illegible]

以為[illegible]

為[illegible]

麻[illegible]

元[illegible]

右相[illegible]

武承嗣[illegible]

子未有以異姓為嗣者[illegible]

言於太后曰文[illegible]以定天下

傳之子孫[illegible]大帝以[illegible]

下[illegible]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

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

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

曰此朕家事[illegible]

海之內孰非臣[illegible]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

為股肱義同一體[illegible]

太后[illegible]

太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illegible]人何不歸我廬陵王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何以自全竊為公憂之二人懼流涕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屢為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為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覺名異曰世有狄梁公傳云李邕撰其辭鄙誕殆非周所為其言曰后勅諸武之讓將移宗往教亦武士下為儲副遠廬陵於房凌諸武陵討日夜獻點曰陛天姓武台立武氏未有天子而取別若將矣後者也欲后既已許禮間奉臣同朕年齒將衰國無緒主今計擇壽謝可當之朕錫得人於在奉義諸宰臣多聞定旨旨希旨仁傑之立無一言天旨問曰御獨無言當有異見公曰有天至上翻乾象與易主之文中案人心實未取專德后曰斜何以知之公曰頊昔氣奴祀從陛下使保王三思於都市召募一月之外不滿千人後廬陵王遣之未經二向戮盈五為以此觀之人之未去往下將設繼諸非盧陵王餘賣非臣所知天后費怒仍左右扶而去之教盧陵王為何比元帥在立為太子後且當是詩書宗為皇嗣告仁傑

三月己巳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瑕丘徐彥伯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戊子廬陵王至神都

張柬之 出

[illegible]……今皆取實錄為正。夏

四月庚寅朔，太后祀太廟。辛丑，以婁師德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營田事。（檢，居奄翻。[illegible]）六月甲午，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妃；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衛郎將楊齊莊攝司賓卿，（考異曰：實錄……今從僉載、舊傳。）齎金帛巨億以送之。鳳閣舍人襄陽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為合州刺史。（忤，五故翻。[illegible]合州……漢巴郡墊江縣地……[illegible]……西魏置合州……舊志：合州京師南二千四百五十里，至東都三千二百里。）

秋七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杜景儉罷為秋官尚書。

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謂閻知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此豈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將，即亮翻。[illegible]）乃拘延秀於別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發兵襲靜難、平狄、清夷等軍，（[illegible]……清夷軍在媯州城內……[illegible]）靜難軍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之。（[illegible]崱，仕力翻。[illegible]）虜勢大振，進寇媯、檀等州。（媯，居為翻。[illegible]）前從閻

何先 出

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賜之五品、三品之服，太后悉奪之。默啜移書數朝廷曰：（數，所具翻。[illegible]）「與我蒸穀種，種之不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真物，二也。（[illegible]）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三也。繒帛皆疏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婚，五也。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為，于偽翻。[illegible]）監察御史裴懷古從閻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將殺之，逃歸，抵晉陽，形容羸悴。（[illegible]）突騎譟以為間諜，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嘗為人所枉，懷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見，遷祠部員外郎。（[illegible]）時諸州聞突厥入寇，方秋，爭發民修城。衛州刺史太平敬暉（[illegible]）謂僚屬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奈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悉罷之，使歸田，百姓大悅。

甲午，鸞臺侍郎、同平章事王方慶罷為麟臺監。太子太保魏王武承嗣恨不得為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怏，於兩翻。）庚子，以春官尚書武三思檢校內史，狄仁傑兼納言。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司府丞光

嗣（[illegible]）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祁奚事見左傳。[illegible]）

通事舍人河南元行沖（[illegible]），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illegible]）。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illegible]）行沖名澹，以字行。

以司屬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illegible]），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天兵西道總管（[illegible]），幽州都督下邽張仁愿為天兵東道總管（[illegible]），將兵三十萬以討突厥默啜（[illegible]）；又以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將兵十五萬為後援。癸丑，默啜寇飛狐（[illegible]）。乙卯，陷定州，殺刺史孫彥高及吏民數千人（[illegible]）。

（[illegible]）九月甲子，以夏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改默啜為斬啜。默啜使閻知微招諭趙州，知微與虜連手蹋萬歲樂於城下。將軍陳令英在城上謂曰：尚書位任非輕，乃為虜蹋歌，獨無慚乎！（[illegible]）知微微吟曰：不得已，萬歲樂。戊辰，默啜圍趙州，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illegible]）。刺史高叡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輿之詣默啜，默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叡顧其妻，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經再宿，虜知不可屈，乃殺之。虜退，唐般若族誅；贈叡冬官尚書，謚曰節。叡，頌之孫也（[illegible]）。

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壬申，立廬陵王哲為皇太子，復名顯。（[illegible]）赦天下。甲戌，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illegible]）。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元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戊寅，以狄

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右丞宋元爽為長史右臺中丞崔獻為司馬左臺中丞吉頊為監軍使（右臺右肅政臺各置中丞 頊呼玉翻 監古銜翻 使疏吏翻）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送之藍田令薛訥仁貴之子也（藍田縣屬雍州 薛仁貴事高宗為將 訥奴骨翻）太后擢為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將行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illegible]）以天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

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處昌呂翻 摸音莫 [illegible]）癸未突厥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自五回道去（[illegible]）所過殺掠不可勝紀沙吒忠義等但引兵躡之不敢逼（[illegible]）狄仁傑將兵十萬追之無所及（[illegible]）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

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甚有輕中國之心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illegible]）癸卯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時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以為朝廷議者皆以為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迹雖不同心則無別（[illegible]）誠以山東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重直用翻）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恥小人之常行也（[illegible]）又諸城入偽（[illegible]）

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濫賞亦恐非辜（[illegible]）以經與賊同是為惡地至於污辱妻子劫掠貨財兵士信知不仁簪笏未能以免（[illegible]）乃是賊平之後為惡更深且賊務招攜秋毫不犯（[illegible]）今之歸正即是平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罪之則眾情

恐懼者衆，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蔬糲，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以夏官侍郎姚元崇、秘書少監李嶠並同平章事。

突厥默啜離趙州，乃縱閻知微使還。太后命磔於天津橋南，使百官共射之，既乃冎其肉，剉其骨，夷其三族，疏親有先未相識而同死者。

〔知微……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王懿宗去七步射之，三發皆不中……〕

褒公段瓚，志玄之子也，先沒於突厥。突厥在趙州，瓚邀楊齊莊與之俱逃，齊莊畏懦不敢發。瓚先歸，太后賞之。齊莊尋至，敕河內王武懿宗鞫之，懿宗以爲齊莊意懷猶豫，遂與閻知微同誅。既射之如蝟，氣殜殜未死，乃決其腹，割心，投於地，猶趌趌然躍不止。擢田歸道爲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蜀州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姚州……〕，路險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言，以爲：「姚州本哀牢之國，荒外絕域，山高水深，國家開以爲州，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請廢姚州以隸巂州，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省，於瀘北置關，百姓非奉使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二年正月丁卯朔，告朔於通天宮。〔告，古沃翻。〕

壬戌，以皇嗣爲相王，領太子右衛率。

甲子，置控鶴監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之爲控鶴監，銀青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臨汾員半千皆爲控鶴監內供奉。稷，元超之從子也。半千以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

臘月戊子，以左臺中丞吉頊爲天

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illegible]

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贓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峰州[illegible] 太平公主觀其第歎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耳 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 太后[illegible]重眉成八字[illegible]百官皆賀 河南北置武騎團以備突厥[illegible]

春一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攸寧罷爲冬官尚書 二月己丑太后幸嵩山過緱氏謁升仙太子廟[illegible] 壬辰太后不豫遣給事中欒城閻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自爲犧牲[illegible]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賞之 丁酉自緱氏還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方爲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詐云出畋集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使召欽陵兄弟欽陵等舉兵不受命贊普將兵討之欽陵兵潰自殺 夏四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illegible] 太后命左武衛鎧曹參軍郭元振與河源軍[illegible]迎之[illegible] 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illegible]拜左玉鈐衛將軍酒泉郡公 壬辰以[illegible]檢校并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illegible]爲天兵軍副大總管仍充隴右諸軍大使專掌懷撫吐蕃降者 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爲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illegible]藏于史館[illegible] 秋[illegible] 丙辰吐谷渾部落一千四百帳內附 八月癸巳突騎施烏質勒遣其子遮弩入見[illegible] 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撫[illegible]部落[illegible]

十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illegible]

制州縣長吏非奏有敕[illegible]

[illegible]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

[illegible]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内宴無復人

[illegible]臣之禮及善屢奏以為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

卿既年高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illegible]

及善因稱疾謁假月[illegible]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

有中書令而天子可[illegible]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

[illegible]請骸骨不許以及善為文昌左

相太子宮尹[illegible]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仍並同鳳閣鸞

臺三品[illegible]

[illegible]

鸞臺侍郎同平章事

楊再思罷為左臺大夫[即左御史大夫][illegible]琅邪王[illegible]安

北大都護以天官侍郎陸元方[illegible]同平章

事　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婁師德薨[illegible]師德在河

隴[illegible]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

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

師德數擠之於外[illegible]太后覺之嘗

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illegible]

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

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

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

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

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戊申以武三思為內

史　九月乙亥太后幸福昌[illegible]　庚子邢貞公王及善薨[illegible]

[福昌宮以名縣也]　戊寅還神都

河溢漂濟源百姓廬舍千餘家[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丁亥論贊婆至都太

后寵待賞賜甚厚以為右衛大將軍使將其衆守洪

源谷[illegible]　太子相王諸子復出閤

[illegible]　太后自稱制以來

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

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illegible]取弘文國子生

[illegible]

為齋郎[illegible]因得選補由是學生

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鄉時酷吏所誣陷

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

[illegible]以為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

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它岐仕進又自

揚豫以來[illegible]制獄漸繁酷吏乘

間專欲殺人以求進[illegible]賴陛下聖明周丘王來相

繼誅殛[天授二年周興[illegible]王弘義[illegible]神功元年來俊臣誅]朝野慶

泰若再覩陽和（[illegible]）至如仁傑元忠（[illegible]）往遭案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以為葅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illegible]）臣恐鄉之負冤得罪者甚眾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illegible]）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illegible]）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輒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乃為之漸寬（[illegible]）承慶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令（[illegible]）太后召謂曰卿父嘗（[illegible]）言臣有兩兒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誠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它人即日拜鳳閣舍人

是歲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為左廂察（[illegible]）骨篤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匐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illegible]）

久視元年（是年五月始改元[illegible]）

正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為特進太子少保（[illegible]）

（[illegible]）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頊貶安固尉（[illegible]）太后以頊有幹略故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illegible]）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傴僂（[illegible]）頊視懿宗聲氣陵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它日頊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illegible]）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為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汚朕匕首邪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武怨其附太子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日得召見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illegible]）永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illegible]）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illegible]）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它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何如（[illegible]）

臘月辛巳，立故太子[illegible]重潤為邵王，其弟重茂為北海王。太后問鸞臺侍郎陸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由是忤旨。庚寅，罷為司禮卿。元方為人清謹，再為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未嘗露其所舉。臨終，悉取奏稿焚之，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羅為平西軍大總管，鎮碎葉。丁酉，以狄仁傑為內史。庚子，以文昌左丞韋巨源為納言。[illegible]

乙巳，太后幸嵩山。春，一月，丁卯，幸汝州之溫湯。戊寅，還神都，作三陽宮於告成之石淙。[illegible] 二月，乙未，同鳳閣鸞臺三品豆盧欽望罷為太子賓客。三月，以吐谷渾青海王宣超為烏地也拔勤忠可汗。[illegible] 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illegible] 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六月，改控鶴為奉宸府，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秘書監昌宗飲博嘲謔。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右監門衛長史侯祥等，明自媒衒，醜慢不恥，求為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邀其馬而賂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

人爲留守官。文瓘之孫子也。

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絹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鶻入烏群，所向披靡。黃麞之戰，張玄遇、麻仁節皆爲所擒。又有駱務整者，亦爲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皆來降。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奏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爲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爲左玉鈐衛將軍，務整爲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三 起上章困敦七月，盡旃蒙大荒落正月，凡四年有奇。

則天順聖皇后下

久視元年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太后以楷固爲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氏。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閏月，戊寅，車駕還宮。

己丑，以天官侍郎張錫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李嶠罷爲成均祭酒。錫，嶠之舅也，故罷嶠政事。

丁酉，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與戰於洪源谷。麴莽布支兵甲鮮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莽布支新爲將，不習軍事，望之雖如精銳，實易與耳，請爲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陳，

……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斬首二千五百級，獲二裨將而還。

司府少卿楊元亨，尚食奉御楊元禧，皆弘武之子也。元禧嘗忤張易之，易之言於太后：「元禧，楊素之族；素父子，隋之逆臣，子孫不應供奉。」太后從之。壬寅，制：「楊素及其兄弟子孫皆不得任京官。」左遷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貝州刺史。

庚戌，以魏元忠為隴右諸軍大使，擊吐蕃。

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狄仁傑上疏諫，其略曰：「今之伽藍，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又曰：「遊僧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所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又曰：「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又曰：「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遍，自餘廊宇，不得全無。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豈欲勞人，以存虛飾！」又曰：「比來水旱不節，當今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太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

阿悉吉薄露叛，遣左金吾將軍田揚名、殿中侍御史封思業討之。軍至碎葉，薄露夜於城傍剽掠而去，思業將騎追之，反為所敗。揚名引西突厥斛瑟羅之眾攻其城，旬餘，不克。九月，薄露詐降，思業誘而斬之，遂俘其眾。

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群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繫之。仁傑屢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

用文太后曰欲用為宰相[illegible]仁傑對曰[illegible]文學縕藉[illegible]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illegible]必欲取卓犖奇才[illegible]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illegible]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illegible]他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illegible]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

[illegible]

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illegible]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illegible]初仁傑為魏州刺史[illegible]有惠政百姓為之立生祠後其子景暉為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為人患人遂毀其像焉[illegible]

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為蕭關道大總管以備突厥[illegible]

甲寅制復以正月為十一月一月為正月赦天下[illegible]

丁巳納言韋巨源罷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illegible]安石津之孫也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illegible]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illegible]

言直勞勉之費音古勞力到翻同列皆歎服。

丁卯，太后幸新安；壬申，還宮。

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

時屠禁尚未解，鳳閣舍人全節崔融上言，以為：「割烹犧牲，弋獵禽獸，聖人著之典禮，不可廢闕。又，江南食魚，河西食肉，一日不可無；富者未革，貧者難堪。況貧賤之人，仰屠為生，日殺一人，終不能絕，但資恐喝，徒長奸欺。為政者苟順月令，合禮經，自然物遂其生，人得其性矣。」戊午，復開屠禁，祠祭用牲牢如故。

長安元年是年十月始改元長安春，正月，丁丑，以成州言佛跡見，改元大足。

二月，己酉，以鸞臺侍郎柏人李懷遠同平章事。

三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張錫坐知選漏泄禁中語、贓滿數萬，當斬，臨刑，

[illegible]時蘇味道亦坐事，[illegible]錫[illegible]意氣自若，舍于三品院，[illegible]帷屏食飲，無異平居。味道步至繫所，席地而臥，蔬食而已。[illegible]太后聞之，赦味道，復其位。是月，大雪，蘇味道以為瑞，[illegible]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illegible]

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揚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為之愀然。[illegible]

夏，五月，乙亥，太后幸三陽宮。

以魏元忠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天官侍郎鹽官顧琮同平章事。[illegible]

六月，庚申，以夏官尚書李迥秀同平章事。迥秀性至孝，其母本微賤，妻崔氏常叱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illegible]或曰：「賢室雖不避嫌，然過非七出，[illegible]

子之一 何遽如是迴秀曰

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 安敢留也

竟出之 秋七月甲戌太后還宮 甲申李懷遠罷

為秋官尚書 八月突厥默啜寇邊命安北大

相王為天兵道元帥 統諸軍擊之未行而

虜退 丙寅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

顧託受嗣子之推讓 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褰裳周公

復辟舜之於禹事祇族親旦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

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

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

寶位將倦機務繁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

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

何內建昌諸王 承陛

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

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

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

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

家斯為美矣 疏奏太后召見 賜食慰諭而

遣之 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

潤與其妹永泰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

易之訴於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

延基承嗣之子也 丙申以相王知左

右羽林衛大將軍事 冬十月壬寅太后西入關辛

酉至京師赦天下改元 十一月戊寅改含元

宮為大明宮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暐 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

丞月餘太后謂玄暐曰自卿改官以來聞令史設齋

自慶 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

復拜天官侍郎又 以賜綵七十段

以主客郎中

郭元振為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

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

硤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

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

至城下 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

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illegible]通收率之後[illegible]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illegible]路不拾遺

二年春正月乙酉初設武舉[illegible]

突厥寇鹽夏二州

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嶺[illegible]寇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攝右臺大夫充山東防禦軍大使滄瀛幽易恆定等州諸軍皆受季昶節度[illegible]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張仁愿專知幽平嬀檀防禦[illegible]仍與季昶相知以拒突厥

五月壬申蘇安恆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illegible]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illegible]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illegible]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illegible]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illegible]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illegible]太后亦不之罪

乙未以相王為并州牧充安北道行軍元帥[illegible]以魏元忠為之副

六月壬戌召神都留守韋巨源詣京師以副留守李嶠代之

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

司僕卿張昌宗兄弟貴盛勢傾朝野

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為王制不許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illegible]

敕自今有告言揚州及豫博餘黨一無所問內外官司無得為理

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神都見其既

壬申突厥寇忻州

己卯吐蕃遣其臣論彌薩來求和[illegible]

庚辰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大谷道大總管洛州長史敬暉為副辛巳又以相王旦為并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魏元忠為之副姚元崇為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為司馬[illegible]然竟不行

癸未宴論彌薩於麟德殿[illegible]

……故封曰洪源之

職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之太后擢休璟為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休璟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

冬……辰……戊申……都督……之……戰……自……十一月……監……御史……請上……以為陛下……知……俊臣之姦……以……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表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嚴善思按覆俊臣等所推獄由是免者甚眾

戊子太后祀南郊赦天下 十二月甲午以魏元忠為安東道安撫大使……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檢校……右羽林衛將軍薛訥左武衛將軍……之……都護府於庭……不能決

……事者辛吏言前平鄉尉猗氏張嘉貞有異才……以事……嘉貞為條析理分……莫不洗然……見太后……術……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

太后善其奏術……且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己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入見內殿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郎中

三年春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吐蕃遣使獻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昏 閏月丁丑命韋安石留守神都 己卯改文昌臺為中臺 新羅王金理洪卒遣使立其弟崇基為王 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賀干來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寧州大水溺殺二千餘人 秋七月癸卯以正諫大夫朱敬則同平章事

戊申以相王旦為雍州牧

庚戌以夏官尚書檢校涼州都督唐休璟同鳳閣鸞臺三品時突騎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

厥諸部相攻安西道絕太后命休璟與諸宰相議其事頃之奏上太后即依其議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太后謂休璟曰恨用卿晚謂諸宰相曰休璟練習邊事卿曹十不當一時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號莫賀達干能撫其衆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烏質勒置都督二十員各將兵七千人屯碎葉西北後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衆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烏質勒悉併其地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

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爲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爲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爲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

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曏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任繁劇不若季昶強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爲子孫累及入

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為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趣讀曰促）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朝直遙翻）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呼火故翻）「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衣於既翻，唐制三品以上服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慚懼。』（[illegible]）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illegible]）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治直之翻）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鞫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恆亦上疏，（[illegible]）以為：「陛下革命之初，

人以為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恟恟，（[illegible]）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鉗口於公朝，畏迕易之等意，（[illegible]）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重直用翻）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illegible]）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illegible]）

（[illegible]）丁酉，貶魏元忠為高要尉；（[illegible]）戩、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日，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它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晙（[illegible]）復奏申理元忠，（[illegible]）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為義所激，顛沛無恨。」

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唐制太子僕從四品下掌太子車輿乘騎儀仗之政令）易之詐爲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鞫之（[illegible]）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使疏吏翻趣讀曰促）曰反狀昭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爲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欒布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操千高翻）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不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朝直遙翻）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杲古老翻[illegible]）中丞奈何卿五郎（[illegible]）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illegible]奴呼其主爲郎[illegible]）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中竹仲翻）太后知之故得免

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武攸宜充西京留守（守式又翻）冬十月丙寅車駕發西京乙酉至神都十一月突厥遣使謝許婚（使疏吏翻）丙寅宴於宿羽臺（[illegible]）太子預焉宮尹崔神慶上疏（[illegible]）以爲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爲別敕徵召恐有詐妄内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國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illegible]）此誠重慎之極（[illegible]）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illegible]）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illegible]）臣愚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望降墨敕及玉契太后甚然之

始安獠歐陽倩擁衆數萬攻陷州縣（[illegible]）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illegible]）以懷古爲桂州

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為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眾大喜，悉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嶺外悉定。

是歲，分命使者以六條察州縣。

吐蕃南境諸部皆叛，贊普器弩悉弄自將擊之，卒於軍中。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棄隸蹜贊為贊普，生七年矣。

四年春正月丙申，冊拜右武衛將軍阿史那懷道為西突厥十姓可汗。（音寒）懷道，斛瑟羅之子也。

丁未，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二宮皆武三思建議為之，請太后每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為：「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為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傷陛下之仁。陛下誠能以勞人為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苦己而愛人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也。

壬子，以天官侍郎韋嗣立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李迥秀頗受賄賂，監察御史馬懷素劾奏之。二月癸亥，迥秀貶廬州刺史。

壬申，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則以老疾致仕。敬則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視。

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三月己丑，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寔由於此。……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韋嗣立及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制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嗣立為汴州刺史。其後政績可稱者，唯常州刺史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鍠而已。

丁丑，徙平恩王重福為譙王。

以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謁歸葬其父，制州縣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

監察御史蕭至忠劾奏之左遷坊州刺史至忠引之玄孫也夏四月壬戌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知納言李嶠知內史事太后幸興泰宮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司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糜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為天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為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為之罷役仍召見廷珪深賞慰之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以母老固請歸侍六月辛酉以元崇行相王府長史秩位並同三品乙丑以天官侍郎崔玄暐同平章事召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檢校汴州刺史丁丑以李嶠同鳳閣鸞臺三品

嶠自請解內史壬午以相王府長史姚元崇兼知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為內史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甲午太后還宮乙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下獄命左右臺共鞫之丙申敕張易之張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正賈敬言奏張昌宗強市人田應徵銅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彥範奏張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有功於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腳狐賦以譏再思再思出令言為長社令丙午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

左遷原州都督充靈武道行軍大總管　癸丑張同休貶岐山丞（後魏分扶風雍縣置平秦郡西魏改為岐山縣屬岐州）張昌儀貶博望丞鸞臺侍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檢校揚州刺史（考異曰唐曆云五日戊午今從實錄）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　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illegible]）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辛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突厥默啜既和親戊寅遣淮陽王武延秀還（武延秀被拘見上卷聖曆元年）　九月壬子以姚元之充靈武道行軍大總管辛酉以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illegible]）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illegible]）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illegible]）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乙未以韋嗣立檢校魏州刺史餘如故　壬午以懷州長史河南房融同平章事　太

后命宰相各舉堪為員外郎者韋嗣立薦廣武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為累（[illegible]）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員外郎（[illegible]）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十一月丁亥以天官侍郎韋承慶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癸卯成均祭酒同鳳閣鸞臺三品李嶠罷為地官尚書　十二月甲寅敕大足已來新置官並停　丙辰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嗣立罷為成均祭酒檢校魏州刺史如故以兄承慶入相故也　太后寢疾居長生院（[illegible]）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間崔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己引用黨援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及牓其書於通衢（[illegible]）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

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相，息亮翻），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illegible]實錄云長安四年秋元嗣告之[illegible]）。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鞫，[illegible]）。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illegible]），弘泰妖言，請收行法（[illegible]）。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illegible]），請收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搖動眾心。太后曰：卿且停推（[illegible]），俟更檢詳文狀。璟退，左拾遺江都李邕進曰（[illegible]）：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揚州推按；又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污（[illegible]）；又敕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高則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illegible]）。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illegible]）。

（[illegible]）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為：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福禳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姦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為可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茍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illegible]）！疏奏，不報。

崔玄暐亦屢以為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玄暐弟司刑少卿昪處以大辟（[illegible]）。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illegible]）。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為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言解之（[illegible]）。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illegible]）……恐其忤旨，遽宣敕

令出。[illegible]太后

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illegible]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

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illegible]璟歎曰。不先擊小子

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illegible]

左臺中丞桓彦範。右臺中丞東

光袁恕己。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為御史。[illegible]

[illegible]楊

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彦範曰。為官擇人。豈

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

躁求之路。[illegible]乃擢為右臺侍御史。

嶠。休之之玄孫也。[illegible]先是李嶠。崔玄暐奏。往

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

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彦範又

奏陳之。[illegible]疏前後十上。[illegible]太

后乃從之。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上

[illegible]

神龍元年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illegible]

[illegible]文明以來得罪者

[illegible]太后疾

[illegible]麟臺監張易之與弟春官侍郎昌宗居中用事。張柬

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

[illegible]司刑少卿桓彦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

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

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

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

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illegible]不敢顧身及妻子。

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荊府長史閺

鄉楊元琰相代。[illegible]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

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

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

柬之又用彦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皆為左右羽林將
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為右
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柬
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
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illegible]時
太子於北門起居[illegible]彥
範暉謁見[illegible]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
玄暐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

五百餘人至玄武門[illegible]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
都尉安陽王同皎[illegible]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
[illegible]
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
神同憤二十三年矣[illegible]今天誘
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復李氏社
稷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眾望[illegible]
[illegible]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
怛諸公更為後圖李湛曰[illegible]以徇社

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illegible]
[illegible]
太子乃出同皎扶
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illegible]太后
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illegible]進至太
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
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

有漏泄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
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
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illegible]久
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
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
望李湛義府之子也[illegible]太后見之謂
曰汝亦為誅易之將邪我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
日湛慚不能對又謂崔玄暐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
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
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

首天津南梟堅堯翻是日袁恕己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
非常相息亮翻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
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甚美逾於王主主謂公
主也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言[illegible]
得幾日也滅去復書之去羌呂翻復扶又翻如是六七昌儀取筆注
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甲辰制太子監國監古銜翻赦天
下以袁恕己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璽
書宣慰諸州十道各遣一使使疏吏翻乙巳太后傳位於太
子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為周
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王加
號安國相王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
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
量叙官爵量音良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
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
聖皇帝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庚戌以張柬之為夏官尚書同鳳
閣鸞臺三品崔玄暐為內史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
品敬暉桓彥範皆為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
遼陽郡王王同皎為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李湛為
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考異曰中宗實錄初冬
官侍郎朱敬則以張易之等權寵日盛恐有異圖敬暉為左羽林將軍敬則謂之曰公若假皇太子之
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之力耳暉等竟用其策及易之昌宗伏誅暉遂矜功自恃故賞不及於敬
則後出為鄭州刺史裁數月又長安四年以老罷知政事累轉冬官侍郎而則天實錄長壽易之時有庫部員
外郎朱敬則[illegible]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田歸道
將千騎宿玄武門將即亮翻騎奇寄翻玄武門宮城北門也初太宗選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武后改曰千騎敬暉遣使就索千騎使疏吏翻索山客翻歸道
以不預謀拒而不與事寧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
免歸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萬壽觀公事兼侍讀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四 [illegible]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中

神龍元年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居 [illegible] 自是每十日一往

甲寅復國號曰唐 [illegible] 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 [illegible] 復以神都為東都 [illegible] 北都為并州 [illegible] 老君為玄元皇帝 [illegible]

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 [illegible] 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 [illegible] 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 [illegible]

楊再思為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 [illegible]

太后之遷上陽宮也 [illegible] 太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 [illegible] 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為亳州刺史 [illegible]

甲子立妃韋氏為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為上洛王母崔氏為妃左拾遺賈虛己上疏 [illegible] 以為異姓不王古今通制 [illegible] 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以觀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 [illegible] 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沖之德矣不聽初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 [illegible] 上之遷房陵也 [illegible] 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 [illegible] 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為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illegible]

……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伏見陛
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
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
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
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為念令皇后居中
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
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韋
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其預誅易之謀以功加銀青
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
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　初武后誅
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
褊躁無才……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為
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
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
匿民間為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
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為擇
……之親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

涕泣舞蹈……以……二張之誅也
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
猶在（產祿謂武三思等）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
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
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邑尉
武強……劉幽求……亦謂
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
圖噬臍無及不從
……
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婕妤
儀之女孫也儀死……沒入掖庭辯
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曆以後百
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
之拜為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
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引入禁中謀議政
……張……

后之助入宮中內行指事反易國政居數日五上
柬之等皆失據受制於三思矣事似傷凌今微加刪改上
使韋后與三思雙陸 雙陸者投瓊以行十二棋 而自
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
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 數所角翻
柬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
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
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
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
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
天子之威耳。 張知亮翻 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

又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
諫曰：國命初復，則天皇帝 漢清河縣後漢和帝改曰甘陵曹魏復舊名唐帶貝州 上陽宮在洛陽宮之西故曰西宮
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
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 豫且 白龍魚伏
上泄之，三思之黨切齒。 丙寅，以太子賓客
武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 左散騎常侍譙
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張易之之甥。
韋后惡之，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為之也。
由是貶濮州員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

十里。常令州司防守之。 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
王武攸暨為司徒、定王。 辛未，相王固讓太尉及知
政事，許之；又立為皇太弟，相王固辭而止。 相息亮翻 甲
戌，以國子祭酒祝欽明同中書門下三品，黃門
侍郎知侍中事韋安石為刑部尚書，罷知政事。 丁
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加開
府儀同三司。 立皇子義興王重俊為衛王，北海王
重茂為溫王，仍以重俊為洛州牧。 重直龍翻 三月，甲申，
制：文明已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蔭，唯徐敬業、裴炎
不在免限。 裴薄回翻 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
死者追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地。 按書此時酷吏之存者唐奉一、李秦授、曹仁哲
己丑，以袁恕己為中書令。 以安車徵
安平王武攸緒於嵩山。 武攸緒隱嵩山見二百五卷萬歲通天元年 既至，
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制：皋氏、蟒氏皆復舊
姓。 蟒氏見二百四卷……六年……莫朗翻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
葉靜能…… 皆以妖妄為上所
信重。 妖於驕翻 夏四月，墨敕以普思為祕書監，靜能為國
子祭酒。 墨敕出於禁中不由中書門下 桓彥範、崔玄暐固執不可。上
曰：已用之，無容遽改。 彥範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
令皆依貞觀故事。 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祕

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illegible]豈普思靜能之比乎[illegible]庚戌
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為詩曰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illegible]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
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
矣[illegible]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
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上即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
高要[illegible]丁卯至都拜衛尉卿同平章事
甲戌以魏元忠為兵部尚書韋安石為吏部尚書
李懷遠為左散騎常侍唐休璟為輔國大將軍[illegible]
崔玄暐檢校益府長史楊再思檢校揚府長史祝欽

明為刑部尚書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忠等皆以東
宮舊僚褒之也（史言中宗命相非以德選）　乙亥以張柬之為中
書令　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為懿德太子　五月
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周廟立七廟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illegible]天授二年）　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　乙
酉立太廟社稷於東都　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
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為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
非反逆各恕十死　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為
五運迭興[illegible]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
宗室誅竄殆盡豈得[illegible]今天命惟新而諸

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
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
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伺
其動靜[illegible]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
暉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三思引為中書舍人[illegible]
仁師之孫也[illegible]先是殿中侍御史
南皮鄭愔諂事二張[illegible]
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
都[illegible]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
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

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
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五人謂張柬之[illegible]）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
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
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
朝露[illegible]而晏然尚自以為泰山之安此愔所
以為大王寒心也[illegible]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
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三
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
上信之三思等因為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

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貸奪之權上以為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為平陽王譙公桓彥範為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為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己為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暐為博陵王（[illegible]）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illegible]）仍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玄暐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illegible]）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illegible]）不附武氏者斥之為

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為表眾莫肯為中書舍人岑羲為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偃師畢構次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羲改秘書少監出構為潤州刺史（[illegible]）易州刺史趙履溫桓彥範之妻兄也彥範之誅二張稱履溫預其謀召為司農少卿履溫以二婢遺彥範（[illegible]）及彥範罷政事履溫復奪其婢（[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璟[illegible]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為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為光祿卿楊元琰為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髠去胡頭豈不妙哉（[illegible]）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illegible]）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illegible]）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illegible]）上表請天下士庶為出母服喪三年（[illegible]）又請百姓年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

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為德靜王定王攸暨為樂壽王河內王懿宗等十二王皆降為公以厭人心 甲辰以唐休璟為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豆盧欽望為右僕射 六月壬子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說充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癸亥命右僕射豆盧欽望平章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 先是僕射為正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又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侍中楊再思為檢校中書令 丁卯祔孝敬皇帝於太廟號義宗 戊辰洛水溢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辛巳以太子賓客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如故 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乙未以柬之為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俸 河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災求直言右衛騎曹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

以為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禳之至使里巷謂坊門為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陰陽也又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厚以祿賜又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 壬戌追立妃趙氏為恭皇后 孝敬皇帝妃裴氏為哀皇后 九月壬午上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以高宗配 初上在房陵州司制約甚急刺史河東張知謇靈昌崔敬嗣獨待遇以禮供給豐贍上德之擢知謇自貝州刺史為左衛將軍賜爵范陽公敬嗣已卒求得其子汪嗜酒不堪釐職除五品散官 改葬上洛王韋玄貞其儀皆如太原王故事 癸巳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為禮部尚書以其從父安石為中書令故也 以左衛將軍上邽紀處訥兼

檢校太府卿紀處訥娶武三思之妻姊故也[illegible] 冬十月命唐休璟留守京師[illegible] 癸亥上幸龍門乙丑[illegible]於新安而還[illegible] 辛未以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中 十一月戊寅群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illegible] 壬午上與后謁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戶 己丑上御洛城南樓觀潑寒胡戲[illegible] 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為謀時寒若[illegible]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illegible] 疏奏不納 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之[illegible] 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嗚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illegible] 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見群臣[illegible] 太

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以為乾陵玄宮以石為門鐵錮其縫[illegible]今啟其門必須鐫鑿神明之道體尚幽玄動眾加功恐多驚黷況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陵[illegible]魏晉已降始有合者望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為陵若神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不從 是歲戶部奏天下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奇

二年春正月戊戌以吏部尚書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于惟謙同平章事 閏月丙午制太平[illegible]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並開府置官屬 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尚[illegible] 乙卯出為滑洺豫三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 甲戌以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為懷德郡王[illegible] 二月乙未以

刑部尚書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與韋后叙宗
族。丙申，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賜爵郡公，
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葉靜能加金紫光
祿大夫。選左右臺及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
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
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易州刺史魏人姜師度、禮部
員外郎馬懷素、殿中侍御史臨漳源乾曜、監察御史
靈昌盧懷慎、衛尉少卿滏陽李傑皆預焉。三月甲辰，中
書令韋安石罷為戶部尚書，戶部尚書蘇瓌為侍中、
西京留守。瓌，頲之父也。唐休璟致仕。初，
少府監丞弘農宋之問及弟兗州司倉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
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
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
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遣其子曇及甥校書郎李悛
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悛及撫州司倉冉祖
雍上書告……

……之祖延慶……當……
殺三思，因勒兵闕下，廢皇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
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李嶠、韋巨源
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
……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顧，……
之命捶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
……汝死當訴汝於天……皆斬……

[illegible]

籍沒其家。周憬[illegible]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illegible]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

[illegible]等不已[illegible]朝散大夫[illegible]之間[illegible]

貶敬暉為朗州刺史,崔玄暐為均州刺史,桓彥範為亳州刺史,袁恕己為郢州刺史,與暉等同立功者皆以為黨與坐貶。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為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致書元忠,以為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使

[illegible]廣置員外[illegible]八[illegible]交通請謁[illegible]九[illegible]在道之人[illegible]聽[illegible]凡此十失,君侯不正[illegible]謝而已。夏四月,改贈后[illegible]王[illegible]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致仕。己卯[illegible]

[illegible]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趣斬之。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左御史大夫蘇珦[illegible]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

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思貞
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
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
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
承嘉何其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
承嘉恃威權相陵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
至也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五月庚申葬則天
大聖皇后於乾陵 武三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敬暉
亳州刺史韋彥範襄州刺史張柬之郢州
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暐與
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
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己竇州司馬玄暐白州司馬並員外
置仍長任削其勳封復彥範姓桓氏 初韋玄貞流

而卒蠻酋甯承基兄弟
逼取其女妻崔氏不與承基等殺之及其四男
洵浩洞泚 上命廣州都督周仁軌使將兵
二萬討之承基等亡入海仁軌追斬之以其首
祭崔氏墓殺掠其部眾殆盡上喜加仁軌鎮國大將
軍充五府大使賜爵汝南郡公韋后隔簾拜仁軌以父事
之及韋后敗仁軌以黨與誅

秋七月戊申立衛
王重俊為太子重俊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
弟所為多不法左庶子姚珽數諫不聽
丙寅以李嶠為中書
令 上將還西京辛未以左散騎常侍李懷遠同中書
門下三品充東都留守 武三思陰
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
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
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
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

公主下嫁三思子崇訓，故侍御史冉祖雍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大理丞三原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沒，不應更加推鞫。」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瀼州，柬之於瀧州，恕己於環州，玄暐於古州，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擢承嘉為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武郡公；談為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為聞喜令。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為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咼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柬皆為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悛、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九月，戊午，以左散騎常侍李懷遠同中書門下三品。

初，李嶠為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員外官，廣引貴勢親識。既而為相，銓衡失序，府庫減耗，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

冬，十月，己卯，車駕發東都，以前檢校并州長史張仁愿檢校左屯衛大將軍兼洛州長史。戊戌，車駕至西京。十一月，乙巳，赦天下。

丙辰，以蒲州刺史竇從一

一為雍州刺史。從一，德玄之子也。初名[illegible]貞，避皇后父諱，更名從一，多諂附權貴。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從一大懼，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元紘，道廣之子也。初，秘書監鄭普思納其女於後宮，監察御史靈昌崔日用劾奏之，上不聽。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得幸於皇后，上敕瓌勿治。及車駕還西京，瓌廷爭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臣聞王者不死，殆謂是乎！臣願先賜死，不能北面事普思。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戊午，流普思於儋州，餘黨皆伏誅。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鳴沙，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丁巳，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忠義坐免。

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臥不動。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義，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為嗢鹿州都督、懷德王。

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

邊命內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illegible]以為郤縠悅禮樂、敦詩書，[illegible]為晉元帥，[illegible]
[illegible]平吳之勳，[illegible]是知中權制謀，[illegible]不取一夫之勇。[illegible]如沙吒忠義，[illegible]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illegible]宜正邦憲，賞罰既明，[illegible]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illegible]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illegible]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之。

二月丙戌，上遣武攸暨、武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上喜，制復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illegible]因名酆王廟曰褒德陵，曰榮先[illegible]。又詔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曰：「太廟皆取七品已下子為齋郎，今崇恩廟取五品子，未審太廟當如何？」上命太廟亦准崇恩廟。孚曰：「以臣准君，猶為僭逆，況以君準臣乎！」上乃[illegible]

[illegible]諸州中興寺、觀為龍興，[illegible]自今奏事不得言中興。[illegible]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為：「天、地、日、月等字，[illegible]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今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元年制書，一事以上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illegible]

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熱入貢。[illegible]

夏四月辛巳，以上所養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illegible]

五月戊戌，以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上以歲旱穀貴，召太府卿紀處訥謀之。明日，武三思使知太史事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至帝座，[illegible]主大臣宴見納忠於天子。」上以為然，[illegible]敕稱處訥忠誠，徹於玄象，賜衣一襲，帛六十段。

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姚巂道討擊使、監察御史晉昌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illegible]斬獲三千餘人。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illegible]特進[illegible]

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
制敕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
常陵侮太子或呼為奴崇訓又教公主言
於上請廢太子立己為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秋七
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思沖
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羽林
千騎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
十餘人又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
王禧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
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婕妤大
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婉兒上官婕妤名也次索皇后次
及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
樓以避兵鋒使右羽林大將軍劉景仁帥飛騎百餘
人屯於樓下以自衛楊再思蘇瓌李嶠與兵部尚書
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
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
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冀上問之宮闈令石城
楊思勗在上側

請擊之多祚婿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為前鋒總管
思勗挺刃斬之多祚軍奪氣上據檻俯
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曹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
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
況禕之忠義餘眾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
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
訥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鄠西能屬者
纔數人憩於林下為左右所殺上以其
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
更成王千里姓曰蝮氏同黨皆伏誅東宮
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唯永和縣丞
甯嘉勖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興平丞
太子兵所經諸門守者皆
坐流韋氏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
丞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改推
則反者眾矣上乃止以楊思
勗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內常侍正五品下

天下。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illegible]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illegible]給事中盧粲駁之，以為永泰事出特恩，[illegible]今魯王主壻，不可為比。上手敕曰：安樂與永泰無異，同穴之義，今古不殊。粲又奏：陛下以膝下之愛施及其夫，豈可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粲為陳州刺史。（陳州，京師東[illegible]一千[illegible]百二十里）

襄邑尉（[illegible]宋州）襄陽席豫（[illegible]襄陽縣屬襄州）聞安樂公主求為太女，歎曰：梅福[illegible]譏切王氏（漢梅福事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二年），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去。

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改玄武門為神武門，樓為制勝樓。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上並許之。

初，右臺大夫蘇珦治太子重俊之黨，囚有引相王者，珦密為之申理，（[illegible]）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illegible]）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吳兢上疏，以為：自文明以來，國之祚胤不絕如綫。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闕庭。況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矣。夫任以權，則雖疏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illegible]漢文帝七年）不可不慎；青蠅之詩，（[illegible]）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

初，右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昇於永安門，

唐六典太極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東曰長樂西曰永安以自隨太子死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上以其有功且為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太府卿紀處訥等共證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還第丙戌上手敕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致仕仕在九月[illegible]仍朝朔望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蕭至忠為黃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為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為太府卿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

品于惟謙罷為國子祭酒庚子赦天下改元改元景龍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為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以為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羣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見一百九十七卷太宗貞觀十七年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為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齊王祐見一百九十六卷貞觀十七年房遺愛見一百九十九卷高宗永徽四年下爭一復扶又翻一復同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污宮但有朋黨飾辭營救以惑聖聽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忤五故翻正以事關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

繫大理貶渠州司馬[illegible]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容數改數所角翻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甲辰又貶元忠務川尉[illegible]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illegible]

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為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涪音浮卒子恤翻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寺主惠範於東都作聖善寺[illegible]長樂坡作大像[illegible]府庫為之虛耗耗呼到翻上及韋

后皆重之勢傾[illegible]無敢指[illegible]者戊申侍御史魏[illegible]
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illegible]曰
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
削黜[illegible]範放[illegible]參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
於安樂公主[illegible]御
史大夫竇從一懼因[illegible]之賄[illegible]用事從一[illegible]川
剩[illegible]大夫[illegible]誤見[illegible]須以曲[illegible]
訥[illegible]以楊再思為中書令韋巨源[illegible]
[illegible]成殿
左右羽林千騎為萬騎[illegible]冬十月丁丑[illegible]
衛[illegible]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擊突厥[illegible]
大比至虜已退追擊大破之
安恆[illegible]
太子重俊之誅武三思也安恆自言此我之謀太子
敗或告之戊寅伏誅　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是歲上遣使者分道詣江淮贖生[illegible]中書舍人房子李乂
上疏諫曰江南鄉人[illegible]

[illegible]之利[illegible]元所資雖雲雨之私
有[illegible]於末利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
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illegible]費之者[illegible]豈
所濟何成[illegible]用之傾多則常支有闕在其[illegible]
若愛人且[illegible]生之徒[illegible]見視錢刀日至[illegible]
以[illegible]細[illegible]年滋於之一朝營之百倍[illegible]未若[illegible]
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五 起著雍涒灘盡上章閹茂七月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下

景龍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 桃李子見一百八十三卷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 破陣樂見一百九十二卷太宗貞觀元年 天皇大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 堂堂唐調露初京城民謠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言太常丞李嗣真曰側者不正撓者不安自隋以來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堂者唐再受命之象鄭樵曰堂堂陳後主所作唐高宗常歌之 則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武媚娘 武媚娘歌永徽後民 曲蓋隋時已有此音武志忠以上初封英王其歌不見於史志忠以為受命之符豈傅會以為受命之符 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 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 求徵未聞歌有桑條韋也志忠遂傅會以為后妃之德專蠶桑也安時常樂伏 蓋天意以為順天皇后宜為國母主蠶桑之事 宗廟事上下韋歌十二篇 謹上桑韋歌十二篇 上時掌翻下同 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 愔於今翻 上悅皆受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為周王 顯慶二年封周王儀鳳二年徙封英王 則天時唐同泰獻洛水圖 見二百四卷武后垂拱三年 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下 王于況翻 上悅擢延禧為諫議大夫 丁亥蕭至忠上疏以為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粱肉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食讀曰飤祥吏翻 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冗員倍之干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己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上雖嘉其意竟不能用 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 中受降城在黃河北岸南去朔方千三百餘里安北都護府治焉東受降城在勝州東北二百里西南去朔方千六百餘里西受降城在豐州北黃河外八十里東南去朔方千餘里宋白曰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關宋白曰東受降城東北至單于都護府百二十里東南至朔州四百里西南度河至勝州八里西至中受降城三百里南至本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西北至天德軍二百里南至叢以四百里北至磧口五百里本秦九原郡地在榆林漢更名五原開元十年於此置安北大都護府西受降城東南度河至豐州八十里西南至定遠城七百里東北至磧口三百里降戶江翻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河北有拂雲祠 祠在拂雲堆因以為名厥九勿翻 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

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騎奇寄翻)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為虜有(璟俱永翻)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功(戍邊歲滿當歸者留以助築城之功)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東受降城本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地西受降城蓋漢臨河縣舊理處)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朝那山注見二百三卷高宗弘道元年)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衛將軍論弓仁為朔方[illegible]弈使戍諾真水為邏衛([illegible]弈使領遊兵以巡弈者也中受降城北至大同川北行二百四十餘里至步越[illegible]山又[illegible]三百餘里至帝割達城又東北至諾真[illegible]於軍中選驍勇諳山川泉井者充日夕邏候於烽障之外捉生問事其副使子將並久軍行人取善騎射人為之使疏吏翻)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寇掠(復扶又翻)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壅門即古之懸門也或曰門外築垣以壅城門今之甕城是也壅城之外又有八封萬人敵皆以遮壅城門[illegible]曰張仁愿[illegible]三受降城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恧女六翻)其

後常元楷為朔方軍摠管始築壅門人是以重仁愿而輕元楷

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等為之(武德四年置脩文館於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館五品已上曰學士六品已上曰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皆以它官兼之武后垂拱後以宰相兼領館事號曰館主神龍元年避孝敬皇帝諱改曰昭文館二年改曰修文館上官昭容請帝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直學士八人以象八節學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時)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從才用翻屬之欲翻和戶卧翻)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illegible]清新令[illegible]有昭容八十一[illegible]女之一也[illegible]昭儀昭容[illegible]亞昭儀於九品之次第二是年冬方以上官婕妤為昭容)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讜音黨)

秋七月癸巳以左屯衛大將軍朔方道大摠管張仁愿同中書門下三品

甲午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下同)以為邊境未寧鎮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日廣月滋勞人費財無有窮極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羣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

施……平等之六，就過於此。疏奏，不省。

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

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為一色。上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楊慎交灑油以築毬場。慎交，恭仁曾孫也。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辛替否上疏諫，略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又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疏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為，輕天子之業，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

之人役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資於天生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可操戈，寺塔不足攘饑，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己家。上優制不許。平一名甄，以字行，載德之子也。

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為可汗，殺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努等帥眾犯塞。初，娑葛既代烏質勒統眾，父時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擊。忠節眾弱不能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曰：

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眾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虔瓘者，歷城人，時為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宗、紀。元振聞其謀，上疏，以為：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為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耳。比者息兵請和，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也，直以國多內難，人畜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使其國小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鎮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為吐蕃鄉導，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疲弊，未能為忠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

援豈得復事唐也 復扶又翻 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鎮之地 即垂拱萬歲通天元年事 今若破娑葛有功請分于闐疏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 厭於鹽翻 終爲後患故也又彼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爲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乎按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兄俀子及斛瑟羅懷道等皆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曾立之以爲可汗欲以招撫十姓 武后垂拱元年冊元慶爲可汗見二百三卷冊斛瑟羅猶書亦在是卷二年俀子見二百五卷延載元年長安四年冊懷道爲可汗見二百七卷僕羅俀子蓋皆吐蕃所立俀吐猥翻 皆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衆雖復可汗舊種 復扶又翻種章勇翻 衆心終不親附況獻又疏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 誘音酉 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 勝音升 南引吐蕃奉俀子還侵四鎮時拔汗那四旁無強寇爲援虔瓘等恣爲侵掠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俀子爲患今北有娑葛急則與之并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窺伺隙邀遮 伺相吏翻 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怨令四鎮不安以臣愚揣之實爲非計 揣初委翻 楚客等不從建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 處昌呂翻 以將軍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使娑臘獻馬在京師聞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疏勒入寇 寇苦候翻 元振在疏勒柵於河口不敢出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擒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冎而殺之 冎古瓦翻 考異曰御史臺記云嘉賓爲中丞神龍中起復持節卽涼時郭元振都督涼加奏中書令宗楚客受賂金兩石請詔封可汗楚客楯文舊用事時議云素嘉賓與侍御史呂守素按元振元振鑄知之乃獵嵩落害嘉賓于驛中擭函中數云元振父亡陷之不發兵至是爲發之仍按其不臣之狀便誅之元振以爲隔敕具以聞今從舊傳 上以安樂公主壻左衛中郎將武延秀遣使召太子賓客武攸緒於嵩山 將即亮翻使疏吏翻 攸緒將至上敕禮官於兩儀殿設別位欲行問道之禮聽以山服葛巾入見不名不拜 見賢遍翻下辭見同 仗入 自太極殿前喚仗從東西上閤門入立於兩儀殿前 通事舍人引攸緒就位 引辭問道之位 攸緒趨立辭見班中再拜如常儀 凡百官自中朝出爲外官赴朝辭白外官入朝覲者引入見其辭見者不

令教

與百官序班□□□立班之辭見□□□曰唐制□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補闕通事舍人在橫班辭見者各以隸官從之正官之次品式令前官被召見及赴朝參□□□在本品見任上□以理□□者在品下上愕然，竟不成所擬之禮。上屢延之內殿，頻煩寵錫，皆謝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事見□□□□以公主）延秀數得侍宴，（□數所角翻）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見上卷元年）遂以延秀尚焉。己卯，成禮，假皇后仗，（唐六典：宮官六尚□服掌□□之事……皇后□□）分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障車。（□□□□）庚辰，赦天下。（考異曰：實錄、新舊紀皆云己卯大赦，今從景龍文館記。成禮之明日也。）以延秀為太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群臣於兩儀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稽音啓）癸未，牛師獎與突騎施娑葛戰於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娑葛遂陷安西，（安西都護府□□□□□）斷四鎮路，（斷音短）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使疏吏翻。上時掌翻）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眾，徵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討娑葛。娑葛遺元振書，（遺于季翻）稱：「我與唐初無惡，但讎闕啜。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來，（宗尚書謂楚客，馮中丞謂嘉賓，牛都護謂師獎，各稱其官也）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欲來，（史獻即阿史那獻也，省言之）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考異曰：□□□□□□□□□□□□□□□□）赦娑葛罪，冊為十四姓可汗。（□□□□□□）以婕妤上官氏為昭容。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比見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悉皆聞奏。臣聞為君者任臣，為臣者奉法，萬機□□，不可徧覽，豈有修一水竇，伐一枯木，皆取斷宸衷！（斷丁亂翻）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取進止，自餘各準法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其有故生疑滯，致有稽失，望令御史糾彈。」從之。丁巳晦，敕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閤守歲，設庭燎，置酒，奏樂。（□□）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朕甚憂之。今夕歲除，為

御成禮從一但唯唯拜謝（[illegible]）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自西廊而上（上，時掌翻）（[illegible]）扇後有人衣禮衣花釵（[illegible]）令與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卻扇詩數首（[illegible]）扇卻去花易服而出（[illegible]）徐視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為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𤛆從一每謁見及進表狀自稱翊聖皇后阿𤛆時人謂之國𤛆（[illegible]）從一欣然有自負之色

三年春正月丁卯制廣東都聖善寺（按西京已有聖善寺東都亦有[illegible]）居民失業者數十家長寧安樂諸公主多縱僮奴掠百姓子女為奴婢侍御史袁從之收繫獄治之（[illegible]）公主訴於上上手制釋之從之奏稱陛下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上竟釋之

二月己丑上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illegible]）又命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為樂（樂，音洛）

丙申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illegible]）故事大臣被彈（[illegible]）俯僂趨出（[illegible]）立於朝堂待罪（[illegible]）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壬寅以韋巨源為左僕射楊再思為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

自太宗
為將帥
樣三省
鬼隱元
是天意
始近行

伎藝以為樂（[illegible]）工部尚書張錫（[illegible]）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illegible]），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麞（[illegible]），左金吾將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咒（[illegible]），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東郭山惲獨曰：臣無所解（[illegible]），請歌古詩。上許之。山惲乃歌鹿鳴、蟋蟀（[illegible]）。明日，上賜山惲敕，嘉美其意，賜時服一襲。上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illegible]），眾皆為諂語，或自求榮祿。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illegible]），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

一六五

三月戊午，以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太府卿韋嗣立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illegible]），中書侍郎崔湜、趙彥昭並同平章事。湜通於上官昭容，故昭容引以為相。彥昭，張掖人也（[illegible]）。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

史及員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為：比者造寺極多（[illegible]），務取崇麗，大則用錢百數十萬，小則三五萬，無慮所費千萬以上（[illegible]），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之為教，要在降伏身心，豈彫畫土木，相誇壯麗！萬一水旱為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數甚眾，昨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匹（[illegible]）。臣頃在太府，每歲庸絹，多不過百萬，少則六七十萬匹（[illegible]），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勳，始可分茅胙土。國初功臣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踰百數。

十七

國家租賦，太半私門，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勢，陵轢州縣，多索裹頭（[illegible]），轉行貿易，煩擾驅迫，不勝其苦（[illegible]）。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之，於事為愜（[illegible]）。又，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又，刺史、縣令，近年以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選人，衰耄無手筆者，方補縣令（[illegible]），以此理人，何望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

（兩臺謂左右御史臺）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上弗聽。戊寅，以禮部尚書韋溫為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常卿鄭愔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illegible]）溫，皇后之兄也。太常博士唐紹以武氏昊陵、順陵置守戶五百，與昭陵數同，梁宣王、魯忠王墓守戶多於親王五倍，（梁宣王武三思，魯忠王武崇訓）韋氏褒德廟衛兵多於太廟，（[illegible]）上疏請量裁減，不聽。紹，臨之孫也。（唐臨事太宗、高宗）中書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贓賄狼籍，數外留人，授擬不足，逆用三年闕，（[illegible]）選法大壞。湜父挹為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知，長名放之。（[illegible]）其人訴曰：公所親受其賂，奈何不與官？湜怒曰：所親為誰，當擒取杖殺之。其人曰：公勿杖殺，將使公遭憂。湜大慚。侍御史靳恒與監察御史李尚隱對仗彈之，（[illegible]）上下湜等獄，命監察御史裴漼按之。（[illegible]）安樂公主諷漼寬其獄，漼復對仗彈之。夏五月丙寅，愔免死，流吉州；湜貶江州司馬。（舊志：吉州，京師東南三千九百四十七里，至東都二千一百八里。[illegible]）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武延秀曲為申理，明日，以湜為襄州刺史，（舊志：襄州，京師東南一千一百八十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三里。）愔為江州司馬。六月，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楊再思薨。秋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illegible]）庚辰，拜欽化可汗，賜名守忠。八月己酉，以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安石為侍中，蕭至忠為中書令。至忠女適皇后舅子崔無詖，（[illegible]）成昏日，上主蕭氏，后主崔氏，時人謂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上將祀南郊。丁酉，國子祭酒祝欽明、國子司業郭山惲建言：古者大祭祀，后祼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駁之，以為：鄭玄注周禮內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illegible]）

國子司業鹽官褚無量議（鹽官，漢海鹽地，吳因立為縣，名唐屬杭州。）以為祭天惟以始祖為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應預祭。韋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上從之。以皇后為亞獻，仍以宰相女為齋娘，助執豆籩。欽明又欲以安樂公主為終獻，欽緒固爭乃止。以巨源攝太尉為終獻。欽緒，膠水人也。（膠水，漢東萊郡地，晉武帝置長廣郡，後魏為光州治所，隋仁壽元年改長廣為膠水縣，屬萊州。）

己巳，上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暫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從，才用翻。暫與暫同。）及睿宗即位，謂日知曰：「當是時，朕亦不敢言之。」（睿宗之言，蓋謂當時畏安樂公主之勢也。）

九月戊辰，以蘇瓌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瓌，古回翻。）

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譖毀。（更，工衡翻。）上患之。冬十一月癸亥，上謂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為「此由讒諂之人陰為離間，（比，毗至翻。間，古莧翻。）宜深加誨諭，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願捨近圖遠，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

上召前修文館學士崔湜、鄭愔入陪大禮。乙丑，上祀南郊，赦天下，并十惡咸赦除之；（十惡，恩赦之所不原。）流人並放還。齋娘有婿者皆改官。

甲戌，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豆盧欽望薨。（平章軍國重事，蓋自豆盧欽望始。）

乙亥，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贊咄等千餘人逆金城公主。（咄，當沒翻。考異曰：實錄：乙亥，吐蕃大臣尚贊吐等來逆女。文館記云：吐蕃使其大首領瑟瑟告身贊咄、金告身尚欽藏以下來逆金城公主。譯者云：贊咄猶此左僕射，欽藏猶此侍中，蓋贊吐即贊咄，今從文館記。）

河南道巡察使、監察御史宋務光（務，讀如字。下同。）以「於時食實封者凡一百四十餘家，（唐制，食實封者得真戶，皆三丁以上，一分入國；開元定制，以三丁為限，租賦全入封家。）應出封戶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上腴之田，或一封分食數州；而太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貴多丁者，刻剝過苦，應充封戶者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縑，（唐六典，滑州貢方紋綾。）人多趨射，（趨，七喻翻。射，食亦翻。）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請稍分封戶散配餘州。又徵封使者煩擾公私，請附租庸，每年送納。」上弗聽。

時流人皆放還，均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得歸，（重福貶均州，見上卷神龍元年。重，直龍翻。）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棄，（赤子，重福自謂也。）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為臣流涕。（為，于偽翻。）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棲遑！」（棲遑，若盤索憂泊之意。）表奏，不報。

前右僕射致仕唐休璟年八十餘，進取彌銳，娶賀婁尚宮養女為其子婦。十二月壬辰，以休璟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璟，俱永翻。考異曰：舊紀作壬戌，今從實錄。）

甲午，上幸驪山溫湯；庚子，幸韋嗣立莊舍。（舍，始夜翻。）

以嗣立與周高士韋夐同族賜爵逍遙公 夐事見一百六十三卷陳高祖永定三年夐休正翻 嗣立韋后之疏屬也由是顧賞尤重乙巳還宮 是歲關中饑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車駕復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覡彭君卿等說上云今歲不利東行後復有言者 復扶又翻覡刑狄翻說式芮翻 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上

諱旦高宗第八子也初名旭輪後去旭名輪後改名旦初謚大聖真皇帝廟號睿宗天寶八載追尊玄真大聖皇帝十三載加尊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景雲元年 是年六月改元唐隆七月始改元景雲 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 上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蕃處訥辭又命趙彥昭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送之 驍堅堯翻 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還宮 公主至吐蕃贊普為之別築城以居之 庚戌上御梨園毬場 程大昌曰梨園在光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在芳林景曜門之西也中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分朋拔河則梨園在太極宮西禁苑之內矣開元二年玄宗置教坊於蓬萊宮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至天寶中即東宮置宜春北苑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是梨園者按樂之地而預教者名為弟子耳凡蓬萊宮宜春院皆不在梨園之內也 命文武三品以上拋毬及分朋拔河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絙踣地 踣蒲北翻絙古登翻 久之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 夏四月丙戌上遊芳林園 按唐禁苑廣矣漢長安都城盡入唐苑之內布曹首受灃水北流矩入于禁苑而東流又雅抚北流而入渭北起白灣渠之東大安宮短之西南出與宮城界南列三門中門芳林自芳林門而入禁苑其北以芳林園為羅 命公卿馬上摘櫻桃 櫻桃拼攤桂名拔林俗蔟多蹊先百果熟大賓擲拉圏門也笑吱韻每一承孳上二十野役如豆大以宮穴含亦名含桃 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池在隆慶坊南程大昌曰帝王之興若符瑞理固有之然而傳會者多六典前記隆慶坊有井忽溢為下水表水貞丈岸有雲氣戊黃龍出其中王景雲驚潛復出水之渭渭廣里人季陸居遊鴻沢為帝號然子詳丙考之長安志母蓬池在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垂拱初載後因雨水流潦為小池後又引龍首渠水分溉之日以浸廣至景龍中彌亘數頃澄淳數丈常有雲龍之祥後因雷之龍池之又日齊流外東南流有龍首壩自嘉雹分達水北濱至長津姑分為二漲其西渠台求陸坊西南流經與慶宮則是興覆之能變下池為龍乃為實引遂之力也至六史所紀則全沒導達之賓諸言初時井諸巳乃泉生合二水以成此池專以歸出變北也 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 壽春王成器臨淄王隆基衡陽王成義巴陵王隆範彭城王隆業五王皆相王子 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 比毗至翻 乙未上幸隆慶池 考異曰景龍文館記以為其月十二日按長曆是月壬午本紀今從實錄人以為 結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 厭於葉翻時命之神皮宗安岌魚及 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 上時掌翻 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

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上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己卯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洩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

韋后秘不發喪自總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韋捷韋灌衛尉卿韋璿左千牛中郎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分領之璿溫之族弟播從子嵩其甥也中書舍人韋元徼巡六街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

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蘇瓌曰遺詔豈可改邪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為太子太師

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禮為豳王壽春王成器為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溫總知內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即位時年

十六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陸氏為皇后壬辰命紀
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
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
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illegible]）南
北衛軍（[illegible]）臺閣要司（[illegible]）皆以
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眾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
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illegible]）

（[illegible]）

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
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illegible]）相王子臨淄
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illegible]）
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
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illegible]）
（[illegible]）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illegible]）
則天時稍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
使以領之（[illegible]）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
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己遣寶

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
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暕（[illegible]）苑總監鍾
紹京（[illegible]）尚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利
仁府折衝麻嗣宗（[illegible]）謀先
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illegible]）
（[illegible]）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
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
李仙鳧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啟相王隆基曰我曹
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
累王也今啟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
計遂不啟庚子晡時隆基微
服與幽求等入苑中（[illegible]）
會鍾紹京廨舍（[illegible]）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
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
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illegible]）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
夜葛福順李仙鳧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illegible]）

(留主帥取殲以衛殺急往明懸)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
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
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鴆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
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馬鞭以上者言長及……)立相王
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
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
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直宮……)紹京帥丁匠
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使福順將左萬
騎攻玄德門仙鳧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約會於凌煙閣
(此二門皆宮北門……)

前即大譟(……)福順等共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
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及羽林兵而
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聞譟聲
皆被甲應之(……)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
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
武延秀於肅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
(……)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
子王昱為左拾遺(……)昱說昭容母鄭氏
曰(……)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今婕妤附於三思
此滅族之道也願姨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

及太子重俊起兵討三思索昭容(事見上卷景龍元年……下同)
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
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
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
示劉幽求幽求為之言(為于僞翻)隆基不許斬於旗下時
少帝在太極殿(……)劉幽求曰眾約今夕共立相王
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
并素為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巳
隆基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啟之罪相王
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

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
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之北
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驢逃出至通化門(……)
(……長安城東面北來第一門……)門者曰公宗尚書也去布帽執
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考異曰……)
(……)相王奉少帝御安
福門慰諭百姓(……)初
趙履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為之起第舍築臺穿
池無休已擺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公主
死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令

萬騎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秘書監汴王邕娶韋后妹崇國夫人（崇國名…）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孫也（鳳高祖之子）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射寅謝翻難乃旦翻）出至都街為亂兵所殺時年八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唐京城南韋杜二族居之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時諸韋門宗強盛故杜曲百姓苦之梟堅堯翻…又音…如…）襁褓兒無免者（襁居兩翻褓音保）諸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

淄王隆基為平王兼知內外閑廄（王國以平州為名實以平內難）（廄以北各六閑典尚乘奉御掌內外閑廄之馬一曰左右飛黃閑二曰左右吉良閑三曰左右龍媒閑四曰左右騊駼閑五曰左右駃騠閑六曰左右天苑閑…六閑…等內外閑廄…東南內外有左右…）押左右廂萬騎（左右廂即前所謂左萬騎右萬騎也）薛崇暕賜爵立節王以鍾紹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嗣宗行右金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武氏宗屬至是時誅竄宜盡矣而史曰殆盡者猶平一能避權遠勢方武惠妃若猶足以成殺三子之禍也）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嘉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舊志華州京師東一百八十里懷州京師東北九百六十里）

（華戶化翻）壬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難（難乃旦翻）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齎璽書宣撫諸州及均州宣慰譙王重福（使疏吏翻璽斯氏翻重直龍翻）貶竇從一為濠州司馬（舊志濠州京師東南二千一百五十里）罷諸公主府官（中宗時太平安樂等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癸卯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為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為左衛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為右衛大將軍巴陵王隆範為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為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

道王微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微元慶之孫也（道王元慶高祖之子）以黃門侍郎李日知中書侍郎鍾紹京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為右千牛衛將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驍勇善騎射（驍堅堯翻）（善走）也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從才用翻）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也（為王毛仲貴寵致禍張本麗力知翻）汴王邕貶沁州刺史（舊志沁州京師東北一千二十五里沁七鴆翻）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慎交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舊志許州京師東一千二百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貶宋州刺

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謂嗣聖元年則天廢中宗而立相王及革命以王為皇嗣屬之欲翻）今人心未安家國事重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代事世事也避太宗諱云爾）雖有天下猶讓於人（謂既讓武后又讓中宗也）況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見賢遍翻）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宮旁太平公

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難乃旦翻任音壬）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下遐稼翻）睿宗即位御承天門赦天下（京城西內正門曰承天門）復以少帝為溫王以鍾紹京為中書令鍾紹京少為司農錄事（唐九寺皆有錄事官九品盡流外也少詩照翻）既典朝政（朝直遙翻下同）縱情賞罰衆皆惡之（惡烏路翻）太常少卿薛稷勸其上表禮讓（上時掌翻）紹京從之稷入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勳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一旦超居元宰恐失

聖朝具瞻之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上以為然丙午改紹京戶部尚書尋出為蜀州刺史（舊志蜀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三十二里）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長知兩翻）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難乃旦翻）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為太子（考異曰劉幽求傳先擬太上皇實錄皆以為後又擬睿宗實錄稱云文字頗不同睿宗實錄乃從舊紀皆云丙午立太子今從太上皇實錄）

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復扶又翻）則天大聖皇后復舊號為天后追諡雍王賢曰章懷太子（賢廢見二百二卷高宗永隆元年諡用翻下同）戊申以宋王成器為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　置溫王重茂於內宅（恐羣不逞挾之以為變也）以太常少卿薛稷為黃門侍郎參知機務稷以工書事上於藩邸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仙源公主相王女也後封荊山公主）故為相　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諡斲棺暴尸平其墳墓　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州刺史韋嗣立許州刺史蕭至忠為中書令絳州刺史趙彥昭為中書侍郎華州刺

史崔湜爲吏部侍郎並同平章事　越州長史宋之
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諂附韋武皆流嶺表　己酉
立衡陽王成義爲申王巴陵王隆範爲岐王彭城王
隆業爲薛王加太平公主實封滿萬戶　太平公主沈敏
多權略武后以爲類己故於諸子中獨愛幸焉
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招權勢及誅張易
之公主有力焉　中宗之世韋后
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
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
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輒
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
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
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
趨附其門者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
封王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
送者相屬於路居處奉養擬於宮掖　追
贈郎岌燕欽融諫議大夫　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
將宣州刺史　癸丑以兵部侍郎
崔日用爲黃門侍郎參知機務　追復故太子重俊
位號　追復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

之袁恕己成王千里李多祚等皆復其官爵
丁巳以洛州長史宋璟檢
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illegible]義罷爲右散騎常
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
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
以爲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壬戌崔湜罷
爲尚書左丞張錫爲絳州刺史蕭至忠爲晉州刺史
韋嗣立爲許州刺史趙彥昭爲宋
州刺史丙寅姚元之兼中書令兵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李嶠貶懷州刺史丁卯太子少師同中書門
下三品唐休璟致仕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
品張仁愿罷爲左衛大將軍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
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稷爭於上前稷曰
日用傾側鄉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
用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稷外
託國姻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
上由是兩罷之戊辰以日用爲雍州長史稷爲左散
騎常侍　己巳赦天下改元凡韋氏餘黨未施
行者咸赦之　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
追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

人。悖蒲內翻，又蒲沒翻。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愔坐貶江州司馬，愔於今翻。朝直遙翻。潛過均州，與刺史譙王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為天子。長知兩翻。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皆願王來；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東都置左右屯營兵，以宿衛宮城。襲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麾許為翻，又許偽翻。重福從之。靈均乃密與鄭愔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祕書少監左遷沅州刺史，武后天授二年改巫州為沅州。舊志：沅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九十七里，至東都三千九百里。遲留洛陽，以俟重福。草制立重福為帝，改元為中元克復，考異曰：太上皇實錄云改元為中元克復元年，今從新書。尊上為皇季叔，以溫王為皇太弟，愔為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為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右散騎常侍嚴善思為禮部尚書、知吏部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愔先供張駙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供居用翻。張知亮翻。洛陽縣官微聞其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六

起上章閹茂八月，盡昭陽赤奮若，凡三年有奇。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下

景雲元年八月庚寅，往巽第按問。此承上卷洛陽縣官微聞其謀。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獨帥眾討之。重直龍翻。守式又翻。帥讀曰率。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從才用翻。馳至屯營，即洛城左右屯營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言重福得罪中宗，居之均州。今無故入都，此必為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使閉諸門。東都皇城使也。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矢如雨下。趣七喻翻。射而亦翻。乃還趣左掖門，還從宣翻。掖音亦。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門，宋白曰：洛城東面三門，北來第一門曰上東門。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考異曰：睿宗實錄、舊本紀皆云癸卯重福死，今從太上皇實錄。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貌醜多須，

既敗，掠髮著婦人服，匿車中（著，[illegible]略翻；[illegible]於今翻），擒獲，被鞫，股慄不能對（被，皮義翻），張靈均神氣自若，顧僧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僧皆斬於東都市。初，僧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史言[illegible]）嚴善思免死，流靜州。（[illegible]）萬騎恃討諸韋之功，多暴橫（[illegible]），長安中苦之；詔並除外官；又停以戶奴為萬騎（[illegible]），更置飛騎，隸左右羽林。

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illegible]）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illegible]）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裴談貶蒲州刺史。（[illegible]）贈蘇安恆諫議大夫。（蘇安恆死，見二百八卷中宗景龍元年。[illegible]）九月辛未，以太子少師致仕唐休璟為朔方道大總管。（少，詩照翻。）冬十月甲申，禮儀使姚元之、宋璟奏：（唐世凡有國恤，皆以宰相為禮儀使，掌山陵、廟等事。使，疏吏翻。）「大行皇帝神主應祔太廟，請遷義宗神主於東都，別立廟。」從之。（義宗，[illegible]見二百八卷中宗神龍元年。）乙未，追復天后尊號為大聖天后。丁酉，以

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illegible]）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少，詩照翻；易，以豉翻），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數，所角翻；長，知兩翻。）己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為，纖介必聞於上。（覘，丑廉翻，又丑豔翻。伺，相吏翻。）太子左右亦往往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為，于偽翻。[illegible]）諡故太子重俊曰節愍。太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為：「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諡以褒貶之。（行，下孟翻。）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鄉使宿衛不守，其為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

宗雨泣（雨泣若淚下如雨也）謂供奉官曰（中書門下所引謂之供奉官）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幾音祈）今聖朝禮葬諡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下馬）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漢成帝爲太子初居桂宮上嘗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責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忿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圖逆君父也兵敗而死（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及其孫爲天子追得改葬猶諡曰戾（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元年）況重俊可諡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彰明也癉病也明其爲善病其爲惡也癉丁但翻）請改其諡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爲于偽翻）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十一月戊申朔以姚元之爲中書令 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定陵在雍州富平縣西北十五里）廟號中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諡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妃死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乃以褘衣招魂（唐制皇后之服有三褘衣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青織成爲之畫翬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爲領用翟爲章三等大帶隨衣色[illegible]）覆以夾衾（[illegible]）祔葬定陵

壬子侍中韋安石罷爲太子少保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蘇瓌罷爲少傅 甲寅追復裴炎官爵初裴伷先自嶺南逃歸復杖一百徙北庭（伷直又翻）至徙所殖貨任俠常遣客詗都下事武后之誅流人也（裴炎死見二百三卷光宅元年伷先流見二百五卷長壽二年詗休正翻）伷先知之逃奔胡中北庭都護追獲囚之以聞使者至流人盡死伷先以待報未殺既而武后下制安撫流人有未死者悉放還伷先由是得歸至是求炎後獨伷先在拜詹事丞（詹事丞正六品上掌判府事） 壬戌追復王同皎官爵（王同皎死見二百八卷中宗神龍二年） 庚午許文貞公蘇瓌薨制起復其子頲爲工部侍郎頲固辭（頲他鼎翻）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坐徂臥翻）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隕絕上乃聽其終制 十二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以資天皇太后之福仍欲於城西造觀（觀古玩翻[illegible]）諫議大夫甯原

悖上言以為先朝悖逆庶人以愛女驕盈而及禍新城宜都以庶孽抑損而獲全（新城公主下嫁武延暉宜城公主下嫁裴巽皆中宗女）又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為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梁武帝致敗於前先帝取災於後殷鑒不遠今二公主入道將為之置觀（觀古玩翻為于偽翻）不宜過為崇麗取謗四方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屏必郢翻）上覽而善之　宦者閭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屬之欲翻）朝隱繫於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曰卿為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勞力到翻復扶又翻）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階為太中大夫賜中上考及絹百匹　壬辰奚霫犯塞掠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漁陽縣本屬幽州中宗神龍元年分屬營州雍奴縣屬幽州[illegible]）幽州都督薛訥追擊之弗克　癸巳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唐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二曰制書三曰慰勞制書四曰發日敕五曰敕旨六曰論事敕書七曰敕牒）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所謂三銓也）中宗之末嬖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強禦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治直吏翻）從愿承慶之族子（盧承慶見二百卷高宗顯慶四年）象先元方之子也（陸元方見二百五卷武后延載元年）

侍御史藁城倪若水（藁城漢縣前漢屬真定國後漢屬常山唐屬恆州）奏彈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亂常改作希旨病君（謂以韋后亞獻也）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山惲括州長史（饒州京師東南三千二百六十三里括州京師東南四千二百七十八里）

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孚隋文帝之姪孫也　置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領涼甘肅伊瓜沙西七州治涼州（唐制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節度不兼支度者則支度自為一司其兼支度者則節度使自[illegible]）

姚州群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既降（降戶江翻）又請築城列置州縣重稅之黃門侍郎徐堅以為不可（句斷）不從知古發劍南兵築城因欲誅其豪傑掠子女為奴婢群蠻怨怒蠻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殺之以其尸祭天（[illegible]）

姚巂路絕連年不通(巂音髓)安西都護張玄表侵掠吐蕃北境吐蕃雖怨而未絕和親乃賂鄯州都督楊矩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邑矩奏與之(九曲者去積石軍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近與漢大小榆谷之地吐蕃置洪濟大漠門等城以守之史為楊矩後悔懼自殺張本鄯時戰翻又音善)

二年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請和許之(汗音寒啜陟劣翻使疏吏翻)己未以太僕卿郭元振中書侍郎張說並同平章事(說讀曰悅)以溫王重茂為襄王充集州刺史遣中郎將將兵五百就防之(舊志集州京師西南一千四百二十五里將即亮翻)乙丑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南(二妃死見二百五卷長壽二年)立廟京師號儀坤廟(儀坤廟在親仁里)竇氏太子之母也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婿唐晙邀韋安石至其第(晙子峻翻)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瞿俱遇翻)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唐六典宣政門…光範門…宰相…即此)諷以易置東宮眾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長孫(豳王守禮章懷太子賢之子)太平公主交搆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豳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為左右率以事太子(唐初東宮下二王領羽林東宮五率分為左右十率此指左右衛率)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處昌呂翻)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改它官(見賢遍翻)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為于偽翻下為陛同)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間古莧翻)願陛下使太子監國(監古銜翻)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說(說讀曰悅)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為豳州刺史(舊志同州京師東北二百五十五里豳州京師西北四百九十三里)左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為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為右衛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呂翻 分扶陵翻)殿中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素言於
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斜封官見上卷中宗景龍二年)
姚元之等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
怨(為于偽翻)今眾口沸騰遍於海內恐生非常之變太平
公主亦言之上以為然戊寅制諸緣斜封別敕授官
先停任者並量材敘用(量音良 考異曰……)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
之璟離間姑兄(姑謂太平公主兄謂宋王 間古莧翻)請從極法甲申
貶元之為申州刺史璟為楚州刺史(舊志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九十六里楚州至京師東南二千五百里)
丙戌宋王豳王亦罷刺史之命
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劉幽求罷為戶部尚書以太
子少保韋安石為侍中安石與李日知代姚宋為政
自是綱紀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紊音問 又如字)前右
率府鎧曹參軍柳澤上疏以為斜封官皆因僕妾汲
引豈出孝和之意(中宗諡孝和皇帝 上時掌翻 疏所去翻)陛下一
切黜之天下莫不稱明一旦忽盡收敘善惡不定反
覆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議者咸稱太平公主
令胡僧慧範曲引此曹誑誤陛下(誑居況翻)臣恐積小成
大為禍不細上弗聽澤亨之孫也(……)

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為北
門四軍使葛福順等將之(……) 三月以
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啜(……)
夏四月甲申宋王成器讓司徒許之以為太子賓
客以韋安石為中書令 上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
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為貴(乘繩證翻)曩為皇嗣又
為太弟皆辭不處(……)
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
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
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仰豈得
遽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處昌呂翻 分扶問翻)
其軍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先與太子議之
然後以聞○(……)以李日知守侍中 壬寅赦天下
五月(……)太子(……)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
主還京師許之 庚戌制則天皇后父母墳仍舊為
昊陵順陵置官屬(……)太平公主為
武攸暨請之也(為于偽翻 下為同) 辛酉更以西城為金仙
公主隆昌為玉真公主各為之造觀(……)
(……)逼奪民居甚多用功數
百萬右散騎常侍魏知古黃門侍郎李乂諫不聽

寶翻學奇寄翻 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為御史大夫同平章
事僧慧範恃太平公主勢逼奪民產御史大夫薛
謙光與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奏彈之公主訴於上出
謙光為岐州刺史 考異曰統紀監察御史慕容珣奏彈僧慧範以其通宦大張氏張即太平公主乳母也侵奪百姓上以為御史當不辭貴乃出居蒲州在外不自守以言中宗時為聞喜令太宗時御史密州別駕從舊傳為
十八年遣十七道巡察武后垂拱初有十道存撫使
察天授二年又遣十道按察使以雍州刺史為分為十道按察
使一以昔使按州刺史鎮之 時遣使按察十道
分二周議者以山南所部闊遠乃分為
東西道又分隴右為河西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
汴齊兗魏冀并蒲鄜涇秦益綿遂荊岐通梁襄揚安
閩越洪潭二十四都督 武德元年改蜀郡為益州總管 漢涪縣地也江左置巴西郡 梁置潼州 大業初改州為郡 隋改綿州 武德二年置閬州於閬中縣 後改為建福州 乃 魏山南郡 隋開皇三年更名 按置為元福州 屬閬門皇 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惟洛
及近畿州不隸都督府 京兆華同岐雍蒲鄜汝為近畿 太子右庶
子李景伯舍人盧俌等上言 俌音甫 都督專殺生之柄
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
以時巡察姦宄自禁 宄音軌 其後竟罷都督但置十道
按察使而已 秋七月癸巳追復上官昭容謚曰惠
文 昭容事見二百九卷景雲元年 乙卯以高祖故宅枯柿復生赦
天下 高祖舊宅在武功縣 時以與聖寺是其地也 唐天授中枯又復生 又如字

己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為朔方大總管 琬考三受降城 又解戶買翻 成
城戍兵 三城三受降城 奏減十萬人 庚午以中書
令韋安石為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
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
去羌呂翻 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為侍中懷貞每退朝必
詣太平公主第 第音第 時修金仙玉真二觀羣臣多諫
惟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時人謂懷貞前為皇后阿
㚅 事見上卷中宗景龍二年 今為公主邑司 唐公主有邑司 令丞掌其主家
財貨出入田園徵封之事 考異曰實錄云庚辰以御
史大夫竇懷貞為侍中太上皇實錄云乙卯以御
貞公主邑司中書門下三品 懷貞為侍中 新紀知金仙
公主邑司事書紀己卯懷貞為侍中 新紀表王侍乙王
懷貞為侍中 按是月癸酉朔無乙卯又懷貞以自
多 二觀之役時人語曰實懷貞前為國㚅今為公
督將 主邑丞 今從舊紀 主邑司也 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
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
闕水旱為災府庫益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
佐非才安石可左僕射東都留守 守手又翻 元振可吏部
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左
丞並罷政事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為侍中右散騎常
侍魏知古為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為中書侍
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
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為時

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主乃為之并言於上。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右補闕辛替否上疏。以為自古失道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覩。臣請以陛下所目覩者言之。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撥亂返正（撥亂返正用太史公語）。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祐。風雨時若（若順也）。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皇帝。陛下之兄。棄祖宗之業。徇女子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費財貨者數百億。度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十萬。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水旱並臻。公私俱罄。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以來。水旱相繼。兼以霜蝗。人無所食。未聞賑恤。而為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陛下豈可不計當今府庫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忍棄太宗之法。不忍棄中宗之政乎。且陛下與太子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羣兇。今幸而除之。乃不改其所為。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然則陛下又何惡於羣凶而誅之。昔先帝之悖逆也。宗晉卿為之造第。趙履溫為之葺園。殫國財。竭人力。第成不暇居。園成不暇遊。而身為戮沒。今之造觀崇侈者。必非陛下公主之本意。殆有宗趙之徒從而勸之。不可不察也。陛下不停斯役。臣恐人之愁怨。不減前朝之時。人人知其禍敗。而口不敢言。言則刑戮隨之矣。韋月將燕欽融之徒。先朝誅之。陛下賞之。豈非陛下知直言之有益於國乎。臣今所言。亦先朝之直也。惟陛下察之。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

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于突厥。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襆頭衣紫衫。南向再拜稱臣。（襆頭紫衫唐三品已上之服也……）遣其子揚我支及國相隨逢堯

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師，[蓬]堯以奉使功遷戶部侍郎。壬辰，令天下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十二月，癸卯，以興昔亡可汗阿史那獻為招慰十姓使。

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記天台山超然秀出，山上有八重，視之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又有飛泉奔流千仞。時屬台州唐興縣界，我朝太祖建隆元年始改唐興縣為天台縣，山在今縣西二十餘里。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廣成子居崆峒之上，黃帝立十九年往問焉。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程大昌曰：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中，皆此一山也。左氏謂之中南，周之名山中南也。中南即終南也，言居天之中，居都之南也。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徐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上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此諡，廣德元年所定。

先天元年是年八月方改元先天。春正月，辛巳，睿宗祀南郊。考異曰：新紀、表：壬辰，以陸象先同中書門下三品。太上皇睿宗實錄、舊紀皆無之，不知新書何出，今不取。初，用諫議大夫賈曾議，合祭天地。[illegible]陽將有事於南郊，有司[illegible]祭天於圜丘之南郊，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以事天地，以其類也，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天天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至是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之所自出及群主皆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食於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祭也。三輔故事祭於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古之合祭明矣。時皆以曾言為然。曾，言忠之子也。言忠見二百一卷高宗總章元年。戊子，幸滻東水經注：霸水北逕藍田，又北合滻水，滻水又逕東北地，又在霸水之東。耕籍田。己丑，赦天下，改元太極。乙未，上御安福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會上傳位，竟不成。以左御史大夫竇懷貞為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二月，考異曰：太上皇實錄云：命皇太子送金山公主往并州，令幽州都督薛懷古出塞，內發二萬兵赴黑山道；并州長史薛訥節度，內發四萬兵於汾州，迎皇太子；右御史大夫解琬為大總管，節度內後仁亶為前軍，子從太子既親征，諸軍一事以上並取處分，軍法從事。它書皆無此事。據太子送公主與突厥和親，安用九萬兵？又豈得謂之親征？今不取。辛酉，廢右御史臺。武后光宅元年分左右臺，神龍元年改為左右御史臺。

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刑部尚書。考異曰：傳及劉餗小說皆云自晉州刺史入為刑部尚書，今從太上皇睿宗實錄。華州刺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分，扶問翻。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引左傳衛太叔儀之言。至忠，蕭德言之曾孫，故云然。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

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宋生謂[illegible]）去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illegible]）（訥方自藍田令擢為安東道經略）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璡有隙（[illegible]）璡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佺此緣翻）三月丁丑以佺為幽州大都督徙訥為并州長史 夏五月益州獠反（獠魯皓翻）戊寅上祭北郊 辛巳赦天下改元延和 六月丁未右散騎常侍武攸暨卒（卒子恤翻）追封定王 上以節愍太子之亂岑羲有保護之功（[illegible]）癸丑以羲為侍中 庚申幽州大都督孫佺與奚酋李大酺戰于冷陘（貞觀中奚酋可度者內附[illegible]）全軍覆沒是時佺帥左（[illegible]考異曰太上皇錄云甲子全軍沒今從睿宗錄）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發兵二萬騎八千分為三軍以襲奚契丹（帥讀曰率[illegible]契欺訖翻[illegible]）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為國家復營州（營州[illegible]九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為李盡忠所陷）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將騎四千前驅遇奚騎八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敢救（將即亮翻懦乃亂翻又奴亂翻）引兵欲還虜乘之唐兵大敗佺阻

山為方陳以自固（陳讀曰陣）大酺使謂佺曰朝廷既與我和親今大軍何為而來佺曰吾奉敕來招慰耳楷洛不稟節度輒與汝戰請斬以謝大酺曰若然國信安在佺悉斂軍中帛得萬餘段并紫袍金帶魚袋以贈之（高宗永徽二年在京文武職事官五品已上並給隨身魚[illegible]唐六典曰[illegible]太子以下[illegible]）大酺曰請將軍南還勿相驚擾將士懼無復部伍（復扶又翻）虜追擊之士卒皆潰佺以悌為虜所擒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楷洛可利脫歸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于大角 有相者謂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曰公有刑厄（相息亮翻）懷貞懼請解官為安國寺奴（實錄曰安國寺在朱雀街東第四坊[illegible]）敕聽解官乙亥復以懷貞為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章軍國重事（復扶又翻）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帝座在太微中[illegible]心三星中星為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illegible]）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為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群奸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

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己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見賢遍翻）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爲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爲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爲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柩音舊）太子流涕而出

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上時掌翻）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禪時戰翻[illegible]）（[illegible]而嚴於嗇[illegible]引此爲據也）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省悉景翻 考異曰[illegible]上皇[illegible]睿宗錄云太子[illegible]太平公主[illegible]皇帝知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illegible]軍國大[illegible]重刑[illegible]仍兼省之五日一受朝于太極[illegible]之）

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爲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朝直遙翻）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　壬寅上大聖天后尊號曰聖帝天后　甲辰赦天下改元　乙巳於鄭州北置渤海軍（[illegible]自漢以來鄚縣屬[illegible]唐景雲二年分置鄚州開元十[illegible]）恒定州境置恒陽軍（[illegible]）媯蔚州境置懷柔軍屯兵五萬（媯居爲翻[illegible]）丙午立

妃王氏爲皇后以后父仁皎爲太僕卿仁皎下邽人也　戊申立皇子許昌王嗣直爲郯王真定王嗣謙爲郢王　以劉幽求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魏知古爲侍中崔湜爲檢校中書令　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illegible]神龍[illegible]年[illegible]殺武三思[illegible]）亡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爲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illegible]）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illegible]）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易以豉翻）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爲患日深爲之柰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蓋主漢昭帝之姊自幼供養有罪猶誅之（事見漢紀蓋古[illegible]）爲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以與寡人遊琚曰能飛煉詼嘲（[illegible]以鍊丹也[illegible]）太子乃奏爲詹事府司直（唐六典[illegible]司直[illegible]彈劾宮寮糾舉職事[illegible]）日與遊處（[illegible]）累遷太子中舍人（唐六[illegible]太子中舍人[illegible]）

[illegible]及即位，以為中書[illegible]郎[illegible]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謀以羽林兵誅之，使暐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illegible]請速誅之。」[illegible]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為然。暐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為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殺。[illegible]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張暐于峯州，光賓于繡州。[illegible]

初，崔湜為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遺之金帶[illegible]；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illegible]謀陷說、幽求等。[illegible]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illegible]使殺之。[illegible]桂州都督王晙知其謀，留幽求不遣。[illegible]利貞屢移牒索之，[illegible]晙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晙使遣幽求。幽求謂晙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全，徒仰累耳。」[illegible]固請詣廣州。晙曰：「公所坐非可絕於朋友者也。晙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辛卯，立皇子嗣昇為陝王。[illegible]嗣昇母楊氏，士達之曾孫也。[illegible]王后無子，[illegible]養之。

冬，十月，庚子，上謁太廟，赦天下。癸卯，上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illegible]

辛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貢。沙陀者，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illegible]

也唐六二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所羈縻寵林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陵都督府延然督府李當有沙陀比邑長別部有西突厥有鐵勒陀阿史那以十數善其小部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有拔野古也朱邪者處月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小野古其親其子曾叛至高宗永徽年突厥賀魯叛沙陀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爲高宗所敗不見後百十年當憲宗時朱邪盡忠宜見丁宇自六年沙陀朱邪有朱邪盡忠以大漬也作之號以宗朱邪之孫及朱邪此續號以沙陀爲京師之姓陀子足鎮故等陀而西之將以蒲類海朱邪赤心氏後大爲之人其先至晝忠賜姓李氏

十一月，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璟閉城不出，大掠而去。上皇誥遣皇帝巡邊，西自河隴，東自燕薊，選將練卒。薊音計。甲午，以幽州都督宋璟爲左軍大總管，并州長史薛訥爲中軍大總管，朔方大總管、兵部尚書郭元振爲右軍大總管。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請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捶，止蘂翻。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索杖，集羣吏，欲捶之，索，山客翻。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撩，落蕭翻，取也。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脫有稽失，衆共謫之。

開元元年是年十二月方改元。春，正月，乙亥，詔：衛士自今二十五入軍，五十免。羽林飛騎並以衛士簡補。騎，奇寄翻。

吏部尚書蕭至忠爲中書令。皇帝巡邊改期，所募兵各散遣，約八月復集，竟不成行。二月，庚子夜，開門然燈，又追作去年大酺，大合伎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或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華陰嚴挺之上疏諫，以爲：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爲歡，醵，其虐翻，合錢飲酒也。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乃止。

初，高麗既亡，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及李盡忠反，祚榮與靺鞨乞四比羽聚衆東走，阻險自固。盡忠死，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其餘黨。楷固擊乞四比羽，斬之，引兵踰天門嶺，逼祚榮。祚榮逆戰，楷固大敗，僅以身免。祚榮遂帥其衆東據東牟山，築城居之。東牟山在營州東二千里，南與新羅接。祚榮驍勇善戰，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勝，音升。自稱振國王，附于突厥。時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絕，武后不能討。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張行岌招慰之，岌，魚及翻。祚榮遣子入侍。

是以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其所部為忽汗州，令祚榮兼都督。[illegible]去靺鞨號，專稱渤海。庚申，敕以嚴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三月辛巳，皇后親蠶。[illegible]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強，不憂時政，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而棄之。」又曰：「隋氏縱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illegible]願陛下詳擇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illegible]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illegible]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又曰：「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請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先是，修大明宮未畢，[illegible]夏，五月庚寅，敕以農務方勤，罷之以待閑月。[illegible]

六月丙辰，以兵部尚書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illegible]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illegible]文武之臣，太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illegible]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事李慈、[illegible]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晙及僧慧範等謀廢立。[illegible]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置毒進於上。[illegible]元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illegible]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意欲上斷割。[illegible]

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北軍謂左右羽林左右萬騎也）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爲然以日用爲吏部侍郎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illegible]）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illegible]）

[illegible]懷貞至忠羲等於南牙舉兵應之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毛仲本高麗人[illegible]北門[illegible]置左右龍武[illegible]）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乘奉御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內給事[illegible]從五品下掌判省事元正冬至羣臣朝賀中宮則出入宣傳凡宮人衣服費用則具其品秩計其多少春秋二時宣送中書）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蕃之曾孫（[illegible]）令問靖弟客師之孫（李客師亦有戰功）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潘州古西甌駱越地漢屬合浦郡界[illegible]唐武德四年置南宕州貞觀八年改潘州以當水爲名）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閑廄馬及兵三百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門（[illegible]）召元楷慈先斬之（[illegible]）擒懷貞於內客省以出（[illegible]）執至忠羲於朝堂皆斬之（考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改姓曰毒（[illegible]）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它也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誥罪狀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死於萬年獄乙丑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illegible]）朕方無爲養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illegible]）

（[illegible]儀殿之右曰宜秋門宜秋門之右曰百福門其內曰百福殿）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考異曰[illegible]）乃出，賜死于家（[illegible]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illegible]），賜姓李，官爵如故（[illegible]）。籍公主家，財貨山積，珍物侔於御府，廄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慧範家亦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illegible]）。初，上謀誅竇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滌謂湜曰：主上有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既誅，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竇州（[illegible]），藏用流瀧州（[illegible]）。新興王晉臨刑歎曰：本為此謀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會有司鞫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於荊州（[illegible]）。薛稷之子伯陽以尚主免死，流嶺南，於道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illegible]），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皆以為然，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illegible]），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illegible]）！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主怒而去。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illegible]）！時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眾，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illegible]），然未嘗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為公主所善及惡之者（[illegible]），或黜或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己巳，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illegible]）。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illegible]），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illegible]），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illegible]）。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illegible]），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illegible]），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illegible]）。壬申，遣益州長史畢構等六人宣撫十道。乙亥，以左丞張說為中書令。庚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先罷為益州長史、劍南按察使（[illegible]）。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楊我支來求昏；丁巳，許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illegible]）。中宗之崩也，同中書門下三品

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子於外相息亮翻上即位於
禁中得其表以示侍臣嶠時以特進致仕或請誅之
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為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
之九月壬戌以嶠子率更令暢為虔州刺史唐六典率
更令丞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以光祿勳習率更令掌宮殿門户之禁郎將之士比漢之率更令掌周衛
率所律翻更工衡翻令嶠隨暢之官庚午以劉幽求同中
書門下三品丙戌復置右御史臺督察諸州去年春廢
右御史臺復扶又翻罷諸道按察使使疏吏翻
京畿縣令唐京城兩赤縣為京縣諸縣為畿縣京縣令正五品上畿縣令正六品下見賢
遍翻戒以歲饑惠養黎元之意己亥上幸新豐癸卯
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
亘古鄧翻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
之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
不可殺乃流新州舊志新州去京師五千五十二里斬給事中知禮
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上始欲立威亦無
殺紹之意金吾衛將軍李邈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邈
官廢棄終身時二大臣得罪諸軍多震慴失次慴之涉翻
惟左軍節度薛訥時講武分左右軍以訥為左軍節度朔方道大總管
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解戶買翻
騎奇寄翻陳讀曰陣上深歎美慰勉之甲辰獵于渭川此即新豐界之

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
大夫趙彥昭彈之彈徒丹翻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
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
矣上問為誰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眞其人也上曰
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死皎叩頭首服首式救翻
又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詣行在使疏吏翻既至上方獵引
見見賢遍翻即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考異曰世傳升平
源以為吳兢所撰云姚元崇以……
[illegible]

父郎散坊長入內相公嘆
遠公然之氣勁燕公詭使
抱管重數共人臣有所得
有萬余之器乃曰為鄉太
也上曰上於諭意也卿罔
中官追起行在上方獵于
衆知獵乎元崇曰臣少孤
射獵為事四十年方遇張
將相無為臣樂爾來於節
馳射老而猶能於是呼鷹
曰朕久不見卿思有顧問
昕後上從從久之頗曰卿
合參宰相行上曰可良部
頭計秀乎頒上命宰臣坐
而不敢欲以十事上獻有
悉數之賦當量力而行然
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請
深公有望於公也又曰聖
之海公請二數十年不求
太后臨朝以平假吾之任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姚崇相武后睿宗□令相後為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即位，勵精為治，（治直吏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唯于癸翻）故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卻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此即前所載十事之二三也）

乙巳，車駕還京師。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考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朝直遙翻[illegible]）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illegible]）為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君人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illegible]）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illegible]）其略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曏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illegible]）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新興王晉之誅也，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illegible]）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元之聞之曰：欒布之儔也。（欒布[illegible]）及為相，擢為尚書郎。己酉，以刑部尚書趙彥昭為朔方道大總管。

十一月乙丑，劉幽求兼侍中。辛巳，羣臣上表請加尊號為開元神武皇帝；從之。戊子，受冊。（[illegible]）

書侍郎王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每進見侍笑語逮夜方出或時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或言於上曰王琚權譎縱橫之才（見賢遍翻使疏吏翻譎古穴翻縱子容翻）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疎之是月命琚兼御史大夫按行北邊諸軍（行下孟翻考異曰朝野僉載曰琚以[illegible]）十二月庚寅赦天下改元（改元開元）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中書省為紫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illegible]）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姚元之本名元崇武后長安四年命以字行今復舊名而省元字復扶又翻）敕都督刺史都護將之官皆引面辭畢側門取進止（東內有左右側門左右銀臺門之外即金吾左右仗）姚崇既為相紫微令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款誠也）它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癸丑說左遷相州刺史（考異曰明皇雜錄姚崇為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乎崇奏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illegible]）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劉幽求亦罷為太子少保甲寅以黃門侍郎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redacted]音註

唐紀二十七（起閼逢攝提格，盡強圉大荒落，凡四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中

開元二年春正月壬申，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京官郎在朝官也），使出入常均，永為恆式（恒戶登翻）。己卯，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去年改門下為黃門，侍中為監，檢校黃門監，檢校侍中也）。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倡音昌。伎渠綺翻。下同），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為之使（更工衡翻。使疏吏翻）。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梨園在禁苑中，注已見前）。又教宮中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宜春院當在西內宜春門內），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illegible]），以為上春秋鼎盛（[illegible]），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為戒（好呼到翻）。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為僧，兼以偽妄；富戶彊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石虎敬重佛圖澄，澄死而趙亡），鳩摩羅什不能存秦（姚興師鳩摩羅什，羅什死而秦亡），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樂音洛。壞音怪）！上從之。丙寅，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尼女夷翻），以偽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是後寄治幽州東漁陽城。或言靺鞨、奚、霫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為默啜所侵擾，故且附之；若唐復建營州，則相帥歸化矣。并州長史薛訥信之，奏請擊契丹，復置營州；上亦以冷陘之役（冷陘敗見上卷先天元年），欲討契丹。群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群臣乃不敢言。

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臺劾奏之；業為之請（為于偽翻），敕紫微黃門覆按。姚崇、盧懷慎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

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之史冊，從之。

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拔頡利發石阿失畢將兵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虔瓘擊破之同俄單騎逼城下虔瓘伏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

丁未敕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舊寺頹壞應詣有司陳牒檢視然後聽之

閏月以鴻臚少卿朔方軍副大總管王晙兼安北大都護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令豐安定遠三受降城及旁側諸軍皆受晙節度徙大都護府於中受降城置兵屯田

丁卯復置十道按察使以益州長史陸象先等為之

上思徐有功用法平直乙亥以其子大理司直惀為恭陵令竇孝諶之子光祿卿畢公希瑊等請以己官讓惀以報其德由是惀遷申王府司馬

丙子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閻楚珪為其府參軍上許之姚崇盧懷慎上言先朝得旨云王公駙馬有所奏請非墨敕皆勿行臣竊以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為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

突厥石阿失畢既失同俄不敢歸癸未與其妻來奔以為右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命其妻曰金山公主

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微省按問幽求等不服姚崇盧懷慎薛訥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恐驚遠聽戊子貶幽求為睦州刺史紹京為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行邊軍未還亦坐幽求黨貶澤州刺史

敕涪州刺史周利貞等十三人皆天后時酷吏

□七周興等情狀差輕宜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突厥十姓首長都擔叛三月己亥磧西節度使阿史
那獻克碎葉等鎮擒斬都擔降其部落二萬餘帳[illegible]
[illegible]
御史中丞姜晦以宗楚
客等改中宗遺詔事見二百九卷景雲元年青州刺史韋安石
太子賓客韋嗣立刑部尚書趙彥昭特進致仕李嶠
於時同為宰相不能匡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彈之[illegible]
且言彥昭拜巫趙氏為姑蒙婦人服與妻乘

車詣其家甲辰貶安石為沔州別駕嗣立為岳州別
駕彥昭為袁州別駕[illegible]
[illegible]
駕[illegible]安石至沔州晦又奏安石嘗檢校定陵[illegible]
[illegible]盜隱官物下州徵贓[illegible]安石歎曰此祇應須
我死耳憤恚而卒[illegible]毀天樞
[illegible]發匠鎔其鐵錢歷月不盡先是韋
后亦於天街作石臺高數丈以頌功德[illegible]
[illegible]至是并毀之　夏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默啜

[illegible]遣使求昏[illegible]自稱乾和永清太駙馬天上
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祿可汗[illegible]
五月己丑以歲饑悉罷員外試檢校官[illegible]自今非有戰功及別敕毋得
注擬[illegible]己酉吐蕃相
坌達延[illegible]遺宰相書請先遣解
琬至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為朔方大總
管故吐蕃請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復召
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illegible]又命宰相復坌達
延[illegible]書[illegible]琬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屯兵十

萬於秦渭等州以備之[illegible]黃
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
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
書宋璟於門下過官[illegible]知古銜之
[illegible]
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
知古歸悉以聞它日上從容問崇[illegible]卿子才性何
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illegible]對曰臣有三子兩在
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
問之耳上始以崇必為其子隱[illegible]及聞崇奏喜問

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必德臣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為私於臣累聖政矣上久乃許之辛亥知古罷為工部尚書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於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之弟也豳王守禮上之從兄也上素友愛

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諸王每旦朝於側門退則相從宴飲鬬雞擊毬或獵於近郊遊賞別墅中使存問相望於道上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或講論賦詩間以飲酒博弈遊獵或自執絲竹成器善笛範善琵琶與上共奏之諸王或有疾上為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業嘗疾上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上親為業煮藥回飆吹火誤爇上須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

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上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然專以聲色畜養娛樂之不任以職事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義兼幽州刺史豳王守禮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領大綱自餘州務皆委上佐主之是後諸王為都護都督刺史者並準此

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尚欽藏來獻盟書

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乙未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戊戌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染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薛訥與

左監門衛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出檀州擊契丹。賓客以為士卒盛夏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訥曰：夏草薦茂，羔犢孳息，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灤水山峽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者什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虜中嗤之，謂之薛婆。崔宣道將後軍，聞訥敗，亦走。訥歸罪於宣道及胡將李思敬等八人，制悉斬之於幽州。庚子，敕免訥死，削除其官爵，獨赦杜賓客之罪。壬寅，以北庭都護郭虔瓘為涼州刺史、河西諸軍州節度使。

果州刺史鍾紹京心怨望，數上疏妄陳休咎。乙巳，貶溱州刺史。丁未，房州刺史襄王重茂薨，輟朝三日，追謚曰殤皇帝。戊申，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道士往還。壬子，禁人間鑄佛寫經。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甲寅，制許之，始作興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

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乙卯，以岐王範兼絳州刺史，薛王業兼同州刺史，仍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復始。民間訛言上采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八月乙丑，令有司具車牛於崇明門，自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敕曰：燕寢之內，尚令罷遣；閭閻之間，足可知悉。乙亥，吐蕃將坌達延、乞力徐帥眾十萬寇臨洮，軍蘭州，至于渭源，掠取牧馬。命薛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以右驍衛將軍常樂郭知運為副使，與太僕少卿王晙帥兵擊之。辛巳，大募勇士，詣河隴就訪教習。初，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懼自

殺。乙酉，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武后鑄九州鼎，[illegible]）其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illegible]）以為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臣光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而實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九月戊申，上幸驪山溫湯。（[illegible]）敕以歲稔傷農，令諸州修常平倉法。（[illegible]）江、嶺、淮、浙、劍南地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貯丁呂翻）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愈甚。壬子，葛邏祿等部落詣涼州降。（邏郎佐翻。降戶江翻）丙辰，上下詔欲親征，發兵十餘萬人，馬四萬匹。冬十月，吐蕃復寇渭源。（復扶又翻）戊午，上還宮。甲子，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illegible]）大破之。時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王晙帥所部二千人與訥會擊吐蕃。坌達延將吐蕃十萬屯大來谷，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illegible]）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illegible]）晙復夜出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illegible]）又敗之，（敗補邁翻）前後殺獲數萬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illegible]）戊辰，姚崇、盧懷慎奏：頃者吐蕃以河為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即楊矩所請九曲之地也）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既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海賓之子忠嗣為朝散大夫、尚輦奉御，養之宮中。（朝直遙翻。[illegible]）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昏，上許以來歲迎公主。突厥十姓胡祿屋等諸部詣北庭請降，（此西突厥也。降戶江翻，下同）命都護郭虔瓘撫存之。乙酉，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于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子至洮水請和，用敵國禮，（驍堅堯翻。[illegible]。考異曰：[illegible]）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十一月辛卯，葬殤皇帝。丙申，遣左散騎常侍解琬詣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隨便宜區處。（處昌呂翻）十二月壬戌，沙陀金山入朝。甲子，置隴右節度大使，領[illegible]

[illegible]蘭、臨、武、洮、岷、廓、疊、宕十二州，[illegible]以隴右防禦副使郭知運爲之。[illegible]

乙丑，立皇子嗣眞爲鄫王，[illegible]郢王嗣謙爲太子。[illegible]嗣眞，上之長子，母曰劉華妃；[illegible]嗣謙，次子也，母曰趙麗妃。[illegible]

麗妃以倡進，有寵於上，故立之。[illegible]

是歲，置幽州節度、經略、鎮守大使，[illegible]領幽、易、平、檀、媯、燕六州。[illegible]

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鄉導以伐守忠。默啜遣兵二萬擊守忠，虜之而還。[illegible]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幷殺之。[illegible]

三年春正月癸卯，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illegible]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雖貴爲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illegible]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illegible]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illegible]

[illegible]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爲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illegible]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臣光曰：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illegible]曹參自謂不及蕭何，一遵其法，無所變更，漢業以成。[illegible]夫不肖用事，爲其僚者，愛身保祿而[illegible]

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為之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媢嫉以毀其功，愎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勠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懷慎之謂矣。

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

突厥十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文簡，十姓之婿也，二月，與跌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帥眾來降；

制皆以河南地處之。三月，胡祿屋酋長支匐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薛訥為涼州鎮大總管，赤水等軍並受節度，居涼州；左衛大將軍郭虔瓘為朔州鎮大總管，和戎等軍並受節度，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默啜發兵擊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等，屢破之；敕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侍解琬等發兵救之。五月，壬辰，敕嘉惠等與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及定邊道大總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

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為蝗眾多，除不可盡；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

倘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注：[illegible]〕孫叔殺蛇而致福〔注：[illegible]〕奈何不忍於蟲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秋七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九月戊寅以懷素為左散騎常侍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注：[illegible]〕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以無量羸老特為之造腰輿〔注：[illegible]〕在內殿令內侍舁之〔注：舁[illegible]〕

九姓思結都督磨散等來降己未悉除官遣還

西南蠻寇邊遣右驍衛將軍李玄道發戎瀘夔巴梁鳳等州兵三萬人〔注：戎州本犍為郡[illegible]瀘州瀘音盧〕并舊屯兵討之

壬戌以涼州大總管薛訥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以討突厥

甲子上幸鳳泉湯〔注：唐六典岐州郿縣有鳳泉湯〕十一月乙卯還京師

劉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注：郴州漢桂陽郡[illegible]〕憤恚〔注：[illegible]〕甲申卒于道〔注：[illegible]〕

丁酉以左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大使虔瓘自請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討擊皆給遞馱及熟食〔注：[illegible]〕敕許之將作大匠韋湊上疏以為今西域服從雖或時有小盜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強幹弱枝自頃西北二虜寇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注：[illegible]〕又一萬征人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往沙磧悄然〔注：[illegible]〕遣彼居人如何取濟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甚損請計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則知利害昔唐堯之代兼愛夷夏中外乂安漢武窮兵遠征雖多克獲而中國疲耗〔注：[illegible]〕今論帝王之盛德者皆歸唐堯不歸漢武況邀功不成者復何足比議乎時姚崇亦以虔瓘之策為不然既而虔瓘卒無功〔注：[illegible]〕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監古銜翻使疏吏翻下同）還陳磧西利害請往察其形勢上許之聽以便宜從事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達為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嵩謂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帥讀曰率）長驅而進（龜茲音丘慈）是月攻阿了達于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斬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擐音宦）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等八國皆遣使請降（罽音計）會有言其贓汙者坐繫涼州獄貶靈州兵曹參軍（兵曹參軍）

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而恐愒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如故貶日知為歙縣丞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尚書左丞韋玢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他官玢尋出為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郎寬怠及不稱職玢請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玢即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為戒則省事何從而舉矣伏望聖慈詳察使當官者無所疑懼乃除冀州刺史

突騎施守忠既死默啜兵還守忠部將蘇祿鳩集餘眾為之酋長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有眾二十萬遂據有西方尋遣使入見是歲以蘇祿為左羽林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

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長孫昕以細故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

四年春正月昕與其妹夫楊仙玉候傑而毆之傑上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身冠冕被陵誠為辱國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仍以敕書慰傑曰昕等朕之密戚不能訓導使陵犯衣冠雖寘以極刑未足謝罪卿宜以剛腸疾惡勿以凶人介意

丁亥宋王成器更名憲

甲士成義更名揭 乙酉隴右節度使郭虔瓘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 敕下 虔瓘等奏曰郭虔瓘輒侮彝章爲奴請五品紊亂綱紀不可許上從之 丙午以鄫王嗣眞爲安北大都護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蕃大使以安北大都護張知運爲之副陝王嗣昇爲安西大都護安撫河西四鎭諸蕃大使以安西都護郭虔瓘爲之副 二王皆不出閤 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溫湯 吐蕃圍松州 丁卯上還宮 辛未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爲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訪使 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爲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揚州采訪使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過大梁 若水餞之行立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癸酉松州都督孫仁獻襲擊吐蕃於城下大破之

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鵁鶄鸂鶒等 欲置苑中使者所至煩擾道過汴州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水陸傳送食以粱肉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乎陛下方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況鵁鶄鸂鶒曷足貴也上手敕謝若水賜帛四十段縱散其鳥 山東蝗復大起 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 劉聰時常捕埋之爲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 夏五月甲辰敕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 或言於上曰今歲選敘大濫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韋濟詞

衆令[illegible]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illegible]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左遷豫州刺史李朝隱左遷滑州刺史[illegible]從愿典選六年與朝隱皆名稱職[illegible]初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illegible]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濟嗣立之子也[illegible]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illegible]可往營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師子國[illegible]求靈藥及善醫之嫗寘之宮掖[illegible]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與胡人偕往求之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illegible]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於胡嫗豈宜寘之宮掖夫御史天

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鼎鑊冒炎[illegible]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諭而罷之 六月癸亥上[illegible]于百福殿[illegible]己巳以上女萬安公主為女官欲以追福[illegible]癸酉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獻[illegible]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illegible]恃勝輕[illegible]遇拔曳固迸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illegible]時大武軍子將郝靈荃奉使在突厥[illegible]頡質略以其首歸之[illegible]與偕詣闕懸其首於廣街拔曳固回紇同羅霫僕固五部皆來降置於大武軍北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illegible]及默啜諸子親信略盡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國人謂之小殺毗伽以國固讓闕特勒闕特勒不受乃以為左

王專典兵馬。秋七月壬辰，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於別廟，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從之。又奏遷昭成皇后祔睿宗室，肅明皇后留祀於儀坤廟。[illegible] 肅明后祀於別廟，非禮也。儀坤廟見上卷景雲二年。八月乙巳，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辛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帥所部來降。[illegible] 制以失活為松漠郡王、行金吾大將軍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落酋長拜為刺史。[illegible] 又以將軍薛泰督軍鎮撫之。大酺為饒樂郡王、行金吾大將軍兼饒樂都督。失活，盡忠之從父弟也。[illegible] 吐蕃復請和。[illegible] 上許之。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內附，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為可汗，突厥部落多離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時牙官暾欲谷以為謀主。暾欲谷年七十餘，[illegible] 多智略，國人信服之。突厥降戶處河曲者，[illegible] 聞毗伽立，多復叛歸之。并州長史王晙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illegible] 故相帥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不受軍州約束，興兵剽掠。[illegible] 聞其逃者已多，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曲。乃是畜養此屬，使為間諜，[illegible] 日月滋久，姦詐逾深，窺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為內應，[illegible] 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勝矣。願以秋冬之交，大集兵眾，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內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illegible] 比者守邊將吏及出境使人，多為諛辭，皆非事實。[illegible] 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戶安帖，皆欲自衒其功，非能盡忠徇國。願察斯利口，[illegible] 勿忘遠慮。議者必曰：[illegible] 國家向時已嘗置降戶於河曲，皆獲安寧，[illegible] 今何所疑？此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向者頡利既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安無變。今北虜尚存，[illegible] 此屬或畏其威，或懷其惠，或其親屬，豈樂南來？較之彼時，固不侔矣。[illegible] 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上也；多屯士馬，大為之備，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日，下也。願以茲三策，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為唐有；若留至河曲，必有變。疏奏，未報，降戶咥跌思泰、阿悉爛等果

叛。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引并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追擊叛者，破之，斬獲三千級。先是，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令度河而南，降戶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為巡邊使，降戶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戶得之，遂叛。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青剛嶺，為虜所擒，欲送突厥，至綏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方兵邀擊之，大破其衆於黑山呼延谷，虜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毗伽可汗既得思泰等，欲南入為寇，暾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力尚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為敵者，正以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人皆習武。彊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為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庚午，葬大聖皇帝于橋陵，廟號睿宗。御史大夫李傑護橋陵作，判官王旭犯贓，

傑按之，反為所構，左遷衢州刺史。十一月己卯，黃門監盧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願並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所負者大，望垂矜錄。上深納之。乙未，薨。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丙申，以尚書左丞源乾曜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痁謁告，上遣使問飲食起居狀，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或稱旨，上輒曰：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稱旨，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常謝實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問崇。癸卯，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上許之。崇以四方館有簿書，非病者所宜處，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之，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廣通賓客，頗受饋遺，為時所譏。主書趙誨為崇

所親信（唐中書省有主書四人從七品上）受胡人賂事覺上親鞫問下獄當死崇復營救（下遐嫁翻復扶又翻）上由是不悅會曲赦京城敕特標誨名杖之一百流嶺南（倜若水贓至八百貫因詩王內宴迎元崇謂之曰舍人王立直司撫之於成筆不為上言之諸王入衆共救之遂釋一無所問主書趙誨受蕃餉一刀子或直六七百錢元崇宣掠赴死後有陳宗為別數更死者夫一百驗大理決杖一百不即死後悲給堂錯殺之剿蓋批宰也今從舊傳）崇由是憂懼數請避相位（數所角翻）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守手又翻）令馳驛詣闕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令內官侍右監門衛將軍內侍內侍省官之長內侍從四品下內常侍正五品上）

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丙辰上幸驪山溫湯乙丑還宮閏月己亥姚崇罷為開府儀同三司源乾曜罷為京兆尹西京留守（守手又翻）以刑部尚書宋璟守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蘇頲同平章事（頲他鼎翻）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稱尺證翻）刑賞無私敢犯顏直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朝直遙翻旰古按翻）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

生心徼倖（徼堅堯翻）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將即亮翻）靈荃慟哭而死（以靈荃為郎將）璟與蘇頲相得頲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則頲為之助（為于偽翻）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然獻可替否吏事精敏則黃門過其父矣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見賢遍翻為于偽翻）及李林甫為相雖寵

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史終言之）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澣戶管翻）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辛丑罷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年復置按察使）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省奏擬是歲始制員外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員外郎御史起居遺補皆臺省要官由人主親除不由尚書奏擬按員外郎從六品侍御史起居郎亦從六品補闕從七品拾遺及監察御史則八品耳）五年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舊志東都至西京八百五十里）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睿宗崩去年六月故云然）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

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illegible]）且王者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更工衡翻）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賜崇絹二百匹己酉上行享禮於太極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閤供奉（[illegible]）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曰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illegible]）上弗聽（[illegible]）辛亥行幸東都過崤谷道隘不治（[illegible]）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illegible]）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illegible]）上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甲戌至東都赦天下（[illegible]）奚王李大酺既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三月庚戌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illegible]）兼平盧軍使管內州縣鎮戍皆如其舊（[illegible]）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爲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里浸繁夏四月甲戌賜奚王李大酺妃辛氏號固安公主（酺音蒲）己丑皇子嗣一卒追立爲夏王諡曰悼（[illegible]）嗣一母武惠妃攸止之女也（[illegible]）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衆浸彊雖職貢不乏陰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欲發葛邏祿兵擊之上不許初上爲臨淄王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illegible]）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羣臣莫及常出入臥內與后妃連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勝音升）弟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郎宋璟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爲然秋七月庚子以晦爲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illegible]）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illegible]）皎宜放歸田園散官勳封皆如故（[illegible]）壬（[illegible]）右節

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　安西副大都護湯
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圍鉢換及大
石城 [illegible] 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阿史
那獻擊之　并州長史張嘉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
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以鎮之辛酉置天兵軍
於并州集兵八萬以嘉貞為天兵軍大使（天兵軍在并州城內）
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則天立明堂不合古制又明
堂尚質而窮極奢侈密邇宮掖人神雜擾甲子制復
以明堂為乾元殿 [illegible] 冬至
元日受朝賀 [illegible] 季秋大享復就圜丘　九月中書

門下省及侍中皆復舊名（[illegible]）貞
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
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
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 [illegible] 故大臣不
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 [illegible] 及許敬宗李義府
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坐前屏左右
密奏 [illegible] 監奏御史 [illegible] 及
待制官 [illegible] 遠立以俟其退

諫官御史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 [illegible] 武后
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
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 [illegible] 及宋璟
為相欲復貞觀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
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癸酉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
躋僖公 [illegible] 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祔睿宗正與魯同兄

臣於弟猶不可躋 [illegible] 況弟臣於兄 [illegible]
可躋之於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 [illegible] 則不應出
兄置於別廟願下群臣博議遷中宗入廟事下禮官
[illegible] 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議以為七代之廟
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為君 [illegible]
[illegible] 若數以為代則無祖禰之祭矣 [illegible] 今睿
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廟中宗既未新
廟睿宗乃祔高宗何嘗躋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躋
僖公為證誣罔聖朝漸不可長時論多是平子上亦
以為然故議久不決蘇獻頲之從祖兄也 [illegible]

……異曰唐曆曰獻頲之……叔今從舊志新表故頲右之左傳天子之右者寅君右之……又音卒從禮官議卒子恤翻平子論之不已謫為康州都城尉都城漢端溪縣地晉置……安郡唐……分端溪置康州都城縣隋省……新廟成更作大廟成也戊寅神主祔廟上命宋璟蘇頲為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為于僞翻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詩曹風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注云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覆敷又翻上甚善之十一月丙申契丹王李失活入朝考異曰長曆十一月丁酉朔丙申十月晦也……一日舊紀唐曆皆云十一月……契丹李失活來朝今從……十二月壬午以東平王外孫楊氏為永樂公主妻之東平王續紀王慎之子也慎太宗子樂音洛妻七細翻秘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散亂訛缺請選學術之士二十人整比校之比毗至翻從之於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韋述等二十人同刊正桑泉縣隋開皇十八年分猗氏縣置屬蒲州考異……述集賢記……以左散騎常侍褚無量為之使使疏吏翻於乾元殿前編校羣書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八起著雍敦牂盡旃蒙赤奮若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下

開元六年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伽可汗來請和許之……廣州吏民為宋璟立遺愛碑……璟上言臣在州無它異迹今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下禁止……上從之於是它州皆不敢立辛酉敕禁惡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錢更工衡翻於是京城紛然賣買殆絕宋璟蘇頲請出太府錢二萬緡置南北市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聽兩京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從之……

月戊子移蔚州橫野軍於山北屯兵三萬爲九姓之援以拔曳固都督頡質略同羅都督毗伽末啜霫都督比言回紇都督夷健頡利發僕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騎兵爲前後左右軍討擊大使皆受天兵軍節度

有所討捕宜追集無事各歸部落營生仍常加存撫　三月乙巳徵嵩山處士盧鴻入見拜諫議大夫鴻固辭　天兵軍使張嘉貞入朝有告其在軍奢僭及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願特赦之其人遂得減死上由是以嘉貞爲忠有大用之意　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并獻其所爲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

山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　夏四月戊子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爲道士　五月辛亥以突騎施都督蘇祿爲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充金方道經略大使　契丹王李失活卒癸巳以其弟娑固代之　秋八月頒

鄉飲酒禮於州縣令每歲十二月行之　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息至倍稱多破產者祕書少監崔沔上言請計州縣官所得俸於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

從之 冬十一月辛卯車駕至西京 戊辰吐蕃遣使上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又令彼此宰相皆著名於其上 宋璟奏括州員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沖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僉議當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為左散騎常侍以李朝隱代之 陸象先閑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從之

七年春二月俱密王那羅延康王烏勒伽安王篤薩波提皆上表言為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 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以斂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三月乙卯以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廄使苑內營田使王毛仲行太僕卿 毛仲嚴察有幹力萬騎功臣閑廄官吏皆憚之苑內所收常豐溢上以為能故有寵雖有外第常居閑廄側內宅上或時不見則悄然若有所失宦官楊思勖高力士皆畏避之 渤海王大祚榮卒 丙辰命其子武藝襲位

夏四月壬午開府儀同三司祁公王仁皎薨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諶例築墳高五丈二尺上許之宋璟蘇頲固爭以為準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而已竇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當時無人極言其失豈可今日復踵而為之昔太宗嫁女資送過於長樂公主魏徵進諫太宗既用其言文德皇后亦賞之豈若韋庶人崇其父墳號曰酆陵以自速其禍乎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墳何足為難而臣等再三進言者蓋欲成中宮之美耳況令日所為當傳無窮永以為法可不慎乎上悅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況於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難言卿能固守典禮以成朕美垂法將來誠所望也賜璟頲帛四百匹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飢乏勸農功 辛卯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

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脩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論語孔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下孟翻苟推至誠而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數所角翻下遐稼翻六月戊辰吐蕃復遣使請上親署誓文上不許曰昔歲誓約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用左傳語意吐從暾入復扶又翻亟去吏翻秋閏七月右補闕盧履冰上言禮父在為母服周年則天皇后改服齊衰三年事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元年齊音咨衰倉回翻上時掌翻請復其舊上下其議下遐稼翻左散騎常侍褚無量以履冰議為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喪息浪翻散悉亶翻傳直戀翻騎奇寄翻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而厭降之禮厭於葉翻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紊音問九月甲寅徙宋王憲為寧王四年更名憲上嘗從複道中見衛士食畢棄餘食於竇中怒欲杖殺之左右莫敢言憲從容諫曰陛下從複道中窺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棄食於地者為食可以養人也惡烏路翻為于偽翻從千容翻令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上大悟蹶然起曰微兄幾至濫刑幾居希翻遽釋衛士是日上宴飲極歡自解紅玉帶并所乘馬以賜憲

冬十月辛卯上幸驪山溫湯癸卯還宮壬子冊拜突騎施蘇祿為忠順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十一月壬申上以岐山令王仁琛岐山縣隋屬岐州琛丑林翻藩邸故吏墨敕令與五品官宋璟奏故舊恩私則有大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向緣舊恩已獲優改今若再蒙超獎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后族王仁琛蓋王皇后族也須杜輿言輿衆也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於格應留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選人宋元超於吏部自言侍中璟之叔父冀得優假璟聞之牒吏部云元超璟之三從叔從才用翻常在洛城不多參見既不敢緣尊輒隱又不願以私害公向者無言自依大例既有聲聽事須矯枉請放元超冀得銓選今乃不得留注所謂矯枉正也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事下中書門下下遐稼翻璟奏嗣先兩選齋郎雖非灼然應留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在景龍中常有墨敕處分謂之斜封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自大明臨御茲事杜絕行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下至公之道唯聖能行嗣先幸預姻戚不為屈法許臣等商量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從之量音良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先悉薦翻及春將還多遷官宋璟奏一切

乾還以革其弊　是歲置劍南節度使領益彭等二十五州

八年春正月丙辰左散騎常侍褚无量卒按通鑑例公卿書卒今書无量卒以整比羣書未竟故命元行沖繼書以終其事　考異曰舊本紀正月甲子朔皇太子加元服壬申右散騎常侍褚无量卒按長曆正月甲寅朔甲子十一日也唐曆亦云壬申无量卒今從實錄　辛酉命右散騎常侍元行沖整比羣書比毗至翻

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治直之翻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旱有魃魃蒲撥翻旱神也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相息亮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時璟與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頲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惡錢監古銜翻使疏吏翻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上於是貶隱之官辛巳罷璟為開府儀同三司頲為禮部尚書考異曰唐曆云二十八日辛卯據長曆是月無辛卯今從實錄以京兆尹源乾曜為黃門侍郎并州長史張嘉貞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於是弛錢禁惡錢復行矣復扶又翻　二月戊

戊皇子敏卒追立為懷王此懷王以州為國號諡曰哀　三月敕以役莫重於軍府一為衛士六十乃免宜促其歲限使百姓更迭為之更工衡翻　夏四月丙午遣使賜烏長王骨咄王俱位王冊命三國皆在大食之西烏長即烏茶骨咄在鑊沙之北又曰珂咄羅治思助建城俱位或曰商彌治阿賒颰師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東西當吐蕃寒冬大食欲誘之叛唐誘音酉三國不從故褒之　五月辛酉復置十道按察使罷按察見上卷五年　丁丑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廢於外沈持林翻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人上從之因下制稱乾曜之公令文武官效之於是出百餘人張嘉貞吏事強敏而剛躁自用躁則到翻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所引進常與之議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員音運　六月瀍穀漲溢漂溺幾二千人溺奴狄翻幾居希翻　考異曰實錄云漂沒百餘家溺死者千一百餘人舊紀云居人四百餘家溺死者千餘人按舊紀元下有百字今從舊紀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及跌跌部落散居受降城側降戶江翻勺職略翻跌徒結翻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密奏請誅之誘勺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殆盡拔

曳固、同羅[illegible]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懼。（大同軍[illegible]武后大足元年更名[illegible]州北三百里，去并州八百餘里[illegible]）秋，并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說讀曰稅。騎，奇寄翻。）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北人謂麞為黃羊。）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北人家所畜而自孳生於野者，謂之野馬。）士見危致命，（論語載子張之言。）此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羅由是遂安。

冬，十月，辛巳，上行幸長春宮；壬午，畋于下邽。

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光祿少卿、駙馬都尉裴虛己與岐王範遊宴，仍私挾讖緯；（[illegible]）戊子，流虛己於新州，離其公主。（[illegible]）萬年尉劉庭琦、太祝張諤數與範飲酒賦詩，（數，所角翻。）貶庭琦雅州司戶，諤山茌丞。（山茌縣，漢屬泰山郡，晉屬濟南郡，[illegible]武德元年分[illegible]）然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強相託附耳。（間，古莧翻。強，其兩翻。）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上嘗不豫，薛王業妃弟內直郎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唐六典：東宮有內直局，內直郎二人，掌符璽、[illegible]服[illegible]之事[illegible]）事覺，賓杖死，恂貶錦州刺史。（武后垂拱二年，以辰州麻陽縣地及[illegible]置錦州。）業與妃惶懼待罪，上降階執業手曰：

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實殛之。即與之宴飲，仍慰諭妃，令復位。

十一月，乙卯，上還京師。

辛未，突厥寇甘、涼等州，（[illegible]）敗河西節度使楊敬述，（[illegible]）掠契苾部落而去。（[illegible]）

先是，朔方大總管王晙奏請西發拔悉蜜，（[illegible]）東發奚、契丹，期以今秋掩默啜牙帳於稽落水上。（[illegible]）默啜聞之，大懼，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蜜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若必能來，俟其垂至，徙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悉蜜輕而好利，（[illegible]）得王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illegible]）拔悉蜜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illegible]）既而拔悉蜜果發兵逼突厥牙帳，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蜜懼，引退。默啜欲擊之，暾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illegible]）因縱兵擊拔悉蜜，大破之。拔悉蜜眾潰走趣北

庭，不得入。盡為突厥所虜。暾欲谷引兵還，出赤亭，掠涼州羊馬。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將兵邀擊之。暾欲谷謂其衆曰：吾乘勝而來，敬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刪丹，暾欲谷遇唐兵大敗，公利、澄脫身走。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契丹牙官可突干驍勇得衆心，李娑固猜畏，欲去之。是歲，可突干舉兵擊娑固，娑固敗奔營州。營州都督許欽澹遣安東都護薛泰帥驍勇五百與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討之，戰敗，娑固、李大酺皆為可突干所殺，生擒薛泰，營州震恐。許欽澹移軍入渝關。可突干立娑固從父弟鬱干為主，遣使請罪。上赦可突干之罪，以鬱干為松漠都督，以李大酺之弟魯蘇為饒樂都督。

九年春正月，制削楊敬述官爵，以白衣檢校涼州都督，仍充諸使。丙辰，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官僚一準京兆、河南。丙寅，上幸驪山溫湯；乙亥，還宮。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融，弼之玄孫也。（宇文弼見一百七十二卷陳宣帝太建七年。）源乾曜素愛其才，贊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丙戌，突厥毗伽復使來求和，上賜書諭以：曩昔國家與突厥和親，華夷安逸，甲兵休息；國家買突厥羊馬，突厥受國家繒帛，彼此豐給。自數十年來，不復如舊，正由默啜無信，口和心叛，數出盜兵，寇抄邊鄙，人怨神怒，隕身喪元，吉凶之驗，皆可汗所見。今復蹈前迹，掩襲甘涼，隨遣使人，更來求好。國家如天之覆，如海之容，但取來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則共保遐福；不然，無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侵邊，亦有以待。可汗其審圖之。丁亥，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偽甚衆。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後魏置陽翟郡，隋廢郡為縣，屬襄城郡，唐初屬嵩州，貞觀元年屬許州。）上方任融，貶憬盈川尉。州縣希旨

鋭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稱尺證翻）蘭池州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illegible]）有眾七萬進逼夏州（夏戶雅翻）命朔方大總管王晙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共討之

戊戌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四府謂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以太僕卿王毛仲為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與王晙及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相知討康待賓

六月己卯罷中都復為蒲州（[illegible]）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錄事言於象先曰明公不施箠撻何以示威（[illegible]）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邪（[illegible]）必欲箠撻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慚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治直吏翻）

秋七月己酉王晙大破康待賓生擒之殺叛胡萬五千人辛酉集四夷酋長腰斬康待賓於西市（[illegible]）先是叛胡潛與黨項通謀攻銀城連谷以據其倉庾（[illegible]）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illegible]）追至駱駝堰（[illegible]）黨項乃更與胡戰胡眾潰西走入鐵建山說安集黨項使復其居業討擊使阿史那獻以黨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以鎮撫黨項餘眾（[illegible]）

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illegible]）詔郭知運與王晙相知討之晙上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敕知運還本軍（[illegible]）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晙不協晙所招降者知運縱兵擊之虜以晙為賣己由是復叛（[illegible]）上以晙不能遂定群胡丙午貶晙為梓州刺史（[illegible]）

丁未梁文獻公姚崇薨遺令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齊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則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近者諸武諸韋造寺度人

不可勝紀。（勝音升）無效族誅，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寤，追爲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爲後法。 癸亥，以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illegible]） 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卒。知運與同縣右衛副率王君㚟（[illegible]）皆以驍勇善騎射著名西陲，爲虜所憚，時人謂之王郭。君㚟遂自知運麾下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 十一月丙辰，國子祭酒元行沖上羣書四録，（[illegible]）凡書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庚午，赦天下。 十二月乙酉，上幸驪山溫湯；壬辰，還宮。 是歲，諸王爲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京師。（[illegible]） 新作蒲津橋，鎔鐵爲牛以繫絙。（[illegible]） 安州別駕劉子玄卒。子玄即知幾也，避上嫌名，以字行。（[illegible]） 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録，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illegible]） 說修史，見之，知兢所爲，謬曰：「劉五殊不相借。」（[illegible]）兢起對曰：「此乃兢所爲，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太史上言麟德曆浸疏，（[illegible]）日食屢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曆，（[illegible]）率府兵曹梁令瓚造黄道遊儀，以測候七政。（[illegible]）

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illegible]）

十年春正月丁巳，上行幸東都。 以刑部尚書王志愔爲西京留守。（[illegible]） 癸亥，命有司收公廨錢，以稅錢充百官俸。（[illegible]） 乙丑，收職田。（[illegible]）

（尋以水旱復罷之）畝率給倉粟二斗。二月戊寅，上至東都。夏四月己亥，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五月，伊、汝水溢，漂溺數千家。（[illegible]）閏月壬申，張說如朔方巡邊。己丑，以餘姚縣主女慕容氏為燕郡公主，妻契丹王鬱干。（[illegible]）六月丁巳，博州河決，命按察使蕭嵩等治之。嵩，梁明帝之孫也。（[illegible]）己巳，制增太廟為九室，遷中宗主還太廟。（[illegible]）秋八月癸卯，武強令裴景仙（[illegible]）坐贓五千匹，事覺，亡命。上怒，命集眾斬之。大理卿李朝隱（[illegible]）奏景仙贓皆乞取，罪不至死。（[illegible]）又其曾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illegible]）惟景仙獨存，今為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錄；（[illegible]）一門絕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得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illegible]）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illegible]）所以為國惜法，期守律文，（[illegible]）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又曰：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左傳楚令尹子文之言）上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考異曰：實錄云杖[illegible]）安南賊帥梅叔鸞等攻圍州縣，遣驃騎將軍兼內侍楊思勗討之。（[illegible]）思勗募首領子弟得兵十餘萬，襲擊，大破之，斬叔鸞，積尸為京觀而還。（[illegible]）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數年，色衰愛弛。武惠妃有寵，陰懷傾奪之志，后心不平，時對上有不遜語。上愈不悅，密與祕書監姜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皎泄其言。嗣滕王嶠，（[illegible]）王后之妹夫也，奏之。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甲戌，杖皎六十，流欽州，弟吏部侍郎晦貶春州司馬。（[illegible]）親黨坐流死者數人，皎卒於道。己亥，敕宗室外戚駙馬非至親毋得往還，其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illegible]）己卯夜，左領軍兵曹權楚璧與其黨李齊損等作亂，立楚璧兄子梁山為光帝，詐

稱襄王之子（景雲二年重茂改封襄王）擁左屯營兵數百人入宮城求留守王志愔不獲比曉（比必寐翻）屯營兵自潰斬楚璧等傳首東都志愔驚怖而薨楚璧懷恩之姪（[illegible]）齊損迥秀之子也（李迥秀[illegible]）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慰 癸未（[illegible]）

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illegible]）謹忙求救于北庭節度使張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勃律亡則西域皆為吐蕃矣嵩乃遣疏勒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救之（[illegible]）晝夜倍道與謹忙合擊吐蕃大破之

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王怡治權楚璧獄連逮甚眾久之不決（治直之翻）上乃以開府儀同三司宋璟為西京留守璟至止誅同謀數人餘皆奏原之 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illegible]）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illegible]）說以時無彊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為疑說曰臣久

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場音易[illegible]）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為疑臣請以闔門百口保之上乃從之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illegible]）兵農之分從此始矣（[illegible]）冬十月癸丑復以乾元殿為明堂（[illegible]）甲寅上幸壽安興泰宮（[illegible]）

（[illegible]）獵於上宜川庚申還宮 上欲耀兵北邊丁卯以秦州都督張守潔等為諸衛將軍 十一月乙未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illegible]）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illegible]）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illegible]）故士可殺不可辱臣鄉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illegible]）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皁

隸待之[illegible]姜皎之事往不可復追但伷先據狀留流豈可復蹈前失[illegible]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則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illegible]嘉貞無以應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為交河公主[illegible]嫁突騎施可汗蘇祿上將幸晉陽因還長安張說言於上曰汾陰脽上有漢家后土祠[illegible]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為農祈穀上從之上女永穆公主將下嫁[illegible]勑資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曰武后惟太平一女故資送特厚卒以驕敗[illegible]奈何為法上遽止之

十一年春正月己巳車駕自東都北巡庚辰至潞州給復五年[illegible]辛卯至并州置北都以并州為太原府刺史為尹二月戊申還至晉州張說與張嘉貞不平會嘉貞弟金吾將軍嘉祐贓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己酉左遷嘉貞幽州刺史壬子祭后土於汾陰乙卯貶平遙令王同慶為贛尉[illegible]坐廣為

儲偫煩擾百姓也[illegible]癸亥以張說兼中書令己巳罷天兵大武等軍以大同軍為太原以北節度使領太原遼石嵐汾代忻朔蔚雲十州[illegible]三月庚午車駕至京師夏四月甲子以吏部尚書王晙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五月己丑以王晙兼朔方軍節度大使巡河西隴右河東河北諸軍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illegible]祕書監徐堅大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鼓城趙冬曦等[illegible]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為此屬無益於國

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考異曰…傅休奕…）張說曰
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
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
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 秋八月癸
（…）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
（…）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戊申追尊宣
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祔于太廟九室（…）
是吐谷渾畏吐蕃之彊附之者數年（…）
九月壬申帥衆詣沙州降（…）河西節度使張

敬忠撫納之 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作溫泉宮（…）
甲寅還宮 十一月禮儀使張說等奏以
高祖配昊天上帝罷三祖並配之禮（…）
南郊赦天下（…） 戊寅上祀
（閏五月……）戊子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
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

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使 十
二月甲午上幸鳳泉湯戊申還宮 庚申兵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王晙坐黨引疏族貶蘄州刺史（…）
是歲張說
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初監察御史濮陽杜暹因按事至突
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
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
牒令取之虜大驚度磧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或
薦暹往使安西人服其清慎（…）時暹自給事
中居母憂
十二年春三月甲子起暹爲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
度等使 神龍初追復澤王上金官爵（…）
（天授元年…）求得庶子義珣於嶺南紹其故封許王素節之
子瓘利其爵邑與弟璆謀（璆音求）使人告義珣非上金
子妄冒襲封復流嶺南以璆繼上金後爲嗣澤王至

是玉眞公主表義珣實上金子，爲瑠兄弟所擯。夏四月庚子，復立義珣爲嗣澤王，削瑠爵，貶鄂州別駕。舊志鄂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

壬寅，敕宗室外繼爲嗣王者並令歸宗。[illegible]

壬子，命太史監南宮說等[illegible]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illegible]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illegible]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強，[illegible]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見。[illegible]

五月丁亥，停諸道按察使。[illegible]

六月壬

辰，制聽逃戶自首，[illegible]闕所在閑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爲勸農使，巡行州縣，[illegible]與吏民議定賦役。

上以山東旱，命臺閣名臣以補刺史。壬午，以黃門侍郎王丘、中書侍郎長安崔沔、[illegible]禮部侍郎知制誥韓休等五人出爲刺史。丘，同皎之從父兄子；[illegible]休，大敏之孫也。[illegible]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郎。[illegible]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illegible]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異同，說不悅，故因是出之。

秋七月，突厥可汗遣其臣哥解頡利發來求昏。

溪州蠻覃行璋反。[illegible]以監門衛大將軍楊思勗爲黔中道招討使，將兵擊之。[illegible]

癸亥，思勗生擒行璋，斬首三萬級而歸。加思勗輔國大將軍，俸祿、防閤皆依品給。[illegible]

[illegible]
敎行璹以爲洵水府
別駕[illegible]
美皎既得罪王皇后愈憂畏
不安然待下有恩故無隨而譖之者上猶豫不決者
累歲后兄太子少保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爲后
祭南北斗[illegible]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合而佩
之[illegible]祝曰
佩此有子當如則天皇后事覺己卯廢爲庶人移別
室安置貶守一潭州別駕中路賜死戶部尚書張嘉
貞坐與守一交通貶台州刺史[illegible]
八月丙申突厥哥解頡利發還其國以其使者輕
禮數不備未許昏[illegible]　己亥以宇文融爲御史
中丞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
使[illegible]後申中書[illegible]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illegible]
[illegible]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
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illegible]
[illegible]

歲終增緡錢數百萬[illegible]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者
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亦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
公卿已下畏融恩勢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獨
抗議以爲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
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爲華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冬十月丁酉謝䫻王特勒遣使入奏
[illegible]壬寅以開府儀同三司宋璟爲西京留守
[illegible]
稱去年五月金城公主遣使詣箇失密國
[illegible]云欲走歸汝箇失密王從臣國王借兵共
拒吐蕃王遣臣入取進止上以爲然賜帛遣之　廢
后王氏卒後宮思慕后不已上亦悔之　十一月庚
午上幸東都　戊寅至東都　辛巳司徒申王撝薨贈
謚惠莊太子　羣臣屢上表請封禪[illegible]閏月丁卯
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于泰山時張說首建封
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爲之由是與說不平　是歲
契丹王李鬱干卒弟吐干襲位[illegible]
十三年春二月庚申以御史中丞宇文融兼戶部侍
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
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illegible]使貧富相恤

耕耘以時。乙亥，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番。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內坊歌妓，內坊，教坊也。即開元二年所置宜春院之妓女。上自書十韻詩賜之。光裕，乾曜之從孫也。三月甲午，太子嗣謙更名鴻，徙郯王嗣直爲慶王，更名潭；陝王嗣昇爲忠王，更名浚；鄫王嗣眞爲棣王，更名洽；鄂王嗣初更名涓；鄄王嗣玄更名滉。又立子瑤爲光王，濰爲儀王，澐爲潁王，澤爲永王，清爲壽王，洄爲延王，沭爲盛王，溢爲濟王。丙申，御史大夫程行諶奏：「周朝酷吏來俊臣等二十三人，情狀尤重，子孫請皆禁錮；傅遊藝等四人差輕，子孫不聽近任。」從之。汾州刺史楊承令不欲外補，意怏怏，自言「吾出守有由」。上聞之，怒，壬

辰，貶睦州別駕。張說草封禪儀獻之。夏四月丙辰，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上欲以說爲大學士，說固辭而止。說欲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說所不及。」即奏行之。光庭，行儉之子也。上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諭旨於突厥，小殺與闕特勒、暾欲谷環坐帳中，置酒，謂振曰：「吐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厥前後求婚獨不許，何也？且吾亦

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偽，但屢請不獲，[illegible]諸蕃耳。上許為之奏請。小殺乃使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扈，音戶。從，才用翻。 五月，庚寅，妖賊劉定高帥眾夜犯通洛門，悉捕斬之。通洛門，東都[illegible]。帥，讀曰率。

秋，八月，張說議封禪儀，請以睿宗配皇地祇，從之。

九月，丙戌，上謂宰臣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敕自今州縣毋得更奏祥瑞。 冬，十月，癸丑，作水運渾天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天每[illegible]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illegible]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illegible]。定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以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古今曆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令太史細校之，則較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以為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霍融始請改之。置木櫃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藏櫃中。 辛酉，車駕發東都，百官、貴戚、四夷酋長從行。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每置頓，數十里中人畜被野；畜，許救翻。被，皮義翻。有司輦載供具之物，數百里不絕。輦，司馬溫公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賈公彥曰：輦以其人載輜重。余按賈公彥所云，皆言行軍之輦，此所謂輦，蓋載兼凡器物[illegible]也。

十一月，丙戌，至泰山下，御馬登山；考異曰：[illegible]法駕登泰山[illegible]開天傳信記云：上封泰山[illegible]。留從官於谷口，從，才用翻。獨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儀衛環列於山下百餘里。上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祕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庚寅，上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倣乾封故事。事見二百一卷高宗乾封元年。 辛卯，祭皇地祇於社首。壬辰，上御帳殿，受朝覲，野次連[illegible]以為殿，謂之帳殿[illegible]。赦天下，封泰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古者[illegible]三公[illegible]。張說多引兩省吏兩省，門下省、中書省也。及以所親攝官登山，禮畢推恩，往往加階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又扈從士卒，但加勳而無賜物。從，才用翻。勳，勳級也。由是中外怨之。 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考異曰：統紀云：萬歲三[illegible]。故隴右人謂馬[illegible]為[illegible]。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然[illegible]謂馬歲為齒[illegible]。萬歲善於其

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廄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癸巳，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甲午，車駕發泰山；庚申，幸孔子宅致祭。上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上謂張說曰：「鄉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眞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臣帥羣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丘爲尚書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耀卿，叔業之七世孫也。十二月，乙巳，還東都。突厥頡利發辭歸，上厚賜而遣之，竟不許昏。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旣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先是，契丹王李吐干與可突干復相猜忌，攜公主來奔，不敢復還，更封遼陽王，留宿衛。可突干立李盡忠之弟邵固爲主。車駕東巡，邵固詣行在，因從至泰山，拜左羽林大將軍、靜析軍經略大使

……契丹奚降罷靜析軍於松漠府以……大使言中國之兵不動而契丹自降以請……御史……使疏……

上疑吏部選試不公時選期已迫〈……〉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吏部為十銓甲戌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吏部選〈……〉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上表〈……〉以為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邴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鬬死之人〈陳平事見十二卷漢文帝元年邴吉事見二十六卷漢宣帝……〉況大唐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凡選人……並請委之有司停此十銓上雖不即從明年……

是歲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

于闐王尉遲眺陰結突厥及諸胡謀叛〈……〉安西副大都護杜暹發兵捕斬之更為立王〈……〉

……學士……太中大夫……西京嵩山……
……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九

〈起柔兆攝提格盡……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illegible]

開元十四年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為廣化王奚饒樂王李魯蘇為奉誠王〈……〉以上從甥陳氏為東華公主妻邵固〈……〉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為東光公主妻魯蘇〈……〉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曾修纂〈……〉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討論古今刪改施行制從之

邕州封陵獠梁大海等據賓橫州反〈……〉二月己酉遣內侍楊思勗發兵討之〈……〉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

大將軍前殿中監崔日知素與說善說薦爲御史大夫上不從丙辰以日知爲左羽林大將軍丁巳以隱甫爲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有隙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罵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爲人好呼到翻折之舌翻惡烏路翻且患其權重宇文融既居風憲之地又爲戶部使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爲夏四月壬子隱甫與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illegible]敕源乾曜及刑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明珪與隱甫等同於御史臺鞫之林甫叔良之曾孫也長平王叔良高祖從父弟抗安石之從父兄子也韋安石歷事武后中宗睿[illegible]丁巳以戶部侍郎李元紘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紘以清儉著故上用爲相 源乾曜等鞫張說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力士還奏說蓬首垢面席藁食以瓦器惶懼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國上以爲然庚申但罷說中書令餘如故說讀爲悅 丁卯太子太傅岐王範薨贈諡惠文太子上爲之撤膳累旬爲于僞翻百官上表固請上時掌翻然後復常 丁亥太原尹張孝嵩奏有李子嶠者自稱皇

子云生於潞州母曰趙妃上命杖殺之 辛丑於定恆莫易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illegible]上欲以武惠妃爲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讎豈可以爲國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上時掌翻[illegible]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illegible]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 五月癸卯戶部奏今歲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溺死者以千計溺奴狄翻 八月丙午朔魏州言河溢

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度使杜暹同平章事。暹，息廉翻。自王孝傑克復四鎮，復四鎮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元年。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復，扶又翻。龜茲，音丘慈。以唐兵三萬戍之，百姓苦其役，為都護者惟田揚名、郭元振、張嵩及暹皆有善政，為人所稱。冬，十月，庚申，上幸汝州廣成湯。考異曰：令狐峘代宗實錄[illegible]

己酉，還宮。十二月，丁巳，上幸壽安，獵於方秀川；壬戌，還宮。楊思勗討反獠，獠，魯皓翻。生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首二萬級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是歲，黑水靺鞨遣使入見。黑水靺鞨[illegible]見，賢遍翻。上以其國為黑水州，仍為置長史以領之。長，知兩翻；為，于偽翻。渤海

靺鞨王武藝[illegible]曰：「黑水入唐，道由我境，往者請吐屯於突厥，[illegible]厥，九勿翻。先告我，與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請吏於唐，是必與唐合謀，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雅將兵擊黑水。將，即亮翻。門藝嘗為質子於唐，質，音致。諫曰：「黑水請吏於唐，而我以其故擊之，是叛唐也。唐，大國也；昔高麗全盛之時，彊兵三十餘萬，不遵唐命，掃地無遺。掃地無遺，言盡亡也。事見太宗、高宗紀。況我兵不及高麗什之一二，一旦與唐為怨，此亡國之勢也。」武藝不從，彊遣之。彊，其兩翻。門藝至境上，復以書力諫。武藝怒，遣其從兄大壹夏代之將兵，召，欲殺之。門藝棄眾，間道來奔，間，古莧翻。制以為左驍衛將軍。驍，堅堯翻。武藝遣使上表罪狀門藝，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留其使者，別遣報云，已流門藝於嶺南。武藝知之，上表稱：「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為此欺誑！」誑，居況翻。固請殺門藝。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皆坐左遷。邃，音遂。鴻臚寺皆有少卿二人，鴻臚掌四夷之客，故以漏泄為罪。臚，陵如翻。少，始照翻。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

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枉直，賞門藝而罰武藝，為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

[illegible]公主之令，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illegible]
小人爲欺誑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泄，
不亦可羞哉！　杜暹爲安西都護，突騎施交河公主
遣牙官以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illegible]）
（騎，奇寄翻；使，疏吏翻；下同。）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
宣教於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
汗蘇祿大怒，發兵寇四鎮。會暹入朝，（[illegible]）趙
頤貞代爲安西都護，嬰城自守，四鎮人畜儲積皆爲
蘇祿所掠，安西僅存。既而蘇祿聞暹入相，稍引
退，（[illegible]）尋遣使入貢。

十五年（[illegible]）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於青
海之西。（[illegible]）初，吐蕃自恃其强，致書用敵國
禮，（[illegible]）辭指悖慢，上意常怒之。返
自東封，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
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illegible]）雖師屢捷，
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
人。上曰：俟吾與王君㚟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㚟
勇而無謀，常思僥幸，（[illegible]）若二國和親，何以爲功！吾
言必不用矣。及君㚟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去冬，吐蕃
大[illegible]悉諾邏寇大斗谷，（[illegible]）進攻甘州，焚掠而

[illegible]君㚟度其兵疲，勒兵躡其後。（[illegible]）
[illegible]會大雪，虜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道入虜境，燒道旁草。悉諾邏至大非川，欲休士[illegible]
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
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
[illegible]輜重羊馬萬計而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君㚟以功遷左羽林大將
軍，拜其父壽爲少府監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初，

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口，更於滎澤引
河入汴。（[illegible]）擢宗器爲左衛率府胄曹。（[illegible]）至是新渠填
塞不通，貶宗器爲循州安懷戍主。命將作大匠范安
及發河南、懷、鄭、汴、滑、衛三萬人疏舊渠，旬日而畢。
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
數奏毀之，各爲朋黨。上惡之。（[illegible]）二月，乙
巳，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爲魏州刺史。乙
卯，制：諸州逃戶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
者，隨到準白丁例輸當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illegible]）

顧頌元

[illegible] 夏五月癸酉上以諸子慶王潭等領州牧刺史都督節度大使大都護經略使[illegible]實不出閣[illegible]初太宗愛晉王不使出閣豫王亦然[illegible]及上即位附苑城為十王宅[illegible]以居皇子宦官押之就夾城參起居自是不復出閣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書[illegible]自餘王府官屬但歲時通名起居其藩鎮官屬亦不通名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illegible] 上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欲使之知女功丁酉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綟[illegible]

秋七月戊寅冀州河溢 己卯禮部尚書許文憲公蘇頲薨[illegible] 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㚟之父進攻玉門軍[illegible]縱所虜僧使歸涼州謂君㚟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illegible]君㚟登陴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縣[illegible]縣令賈師順帥眾拒守[illegible] 及瓜州陷悉諾邏兵會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illegible]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斂城中財相贈吾當退師順請脫士卒衣悉諾邏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脩守備虜果復遣精騎還視城中知有備乃去[illegible]師順岐州人也 初突厥默啜之彊也迫奪鐵勒之地故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以避之[illegible] 王君㚟微時往來四部為其所輕及為河西節度使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詣東都自訴君㚟遽發驛奏四部難制潛有叛計上遣中使往察之[illegible]諸部竟不得直於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瀼州渾大德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illegible]盧山都督思結歸國流瓊州以回紇伏帝難為瀚海大都督己卯貶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為撫州別駕[illegible]坐其子與承宗交遊故也 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錄啜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遺毗伽書欲與之

與入寇（[illegible]）毗伽并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為互市（[illegible]）每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種章勇翻）由是國馬益壯焉　閏月庚子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破之　回紇承宗族子瀚海司馬護輸糾合黨眾為承宗報仇會吐蕃使（使疏吏翻）間道詣突厥王君㚟帥精騎邀之於肅州（[illegible]）還至甘州南鞏筆驛（[illegible]）護輸伏兵突起奪君㚟旌節先殺其判官宋貞剖其心曰始謀者汝也君㚟帥左右數十人力戰（[illegible]）自朝至晡左右盡死護輸殺君㚟載其尸奔吐蕃涼州兵追及之護輸棄尸而走（[illegible]）

（舊傳云回紇殺君㚟上命郭知運討之[illegible]）庚申車駕發東都冬己卯至西京（冬字下當有十月二字）　辛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信安王褘為朔方節度等副大使褘恪之孫也（吳王恪太宗之子褘吁韋翻）　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為河西節度等副大使時王君㚟新敗河隴震駭嵩引刑部員外郎裴寬為判官與君㚟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寬漼之從弟也（[illegible]）仙客本鶉觚小吏（[illegible]）

（[illegible]）以才幹軍功累遷至河西節度判官為君㚟腹心嵩又奏以建康軍使河北張守珪為瓜州刺史（[illegible]）帥餘眾築故城板榦裁立（[illegible]）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鬭志守珪曰彼眾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都督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間古莧翻）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少詩沼翻）

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為邊患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illegible]）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伺虜入寇（[illegible]）互出兵腹背擊之　乙亥上幸驪山溫泉丙戌還宮

十六年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敗吐蕃于曲子城（[illegible]）　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為戶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illegible]）

乙卯春瀧等州獠陳行範廣州獠馮璘何遊魯反（[illegible]）

（……魯皓翻。○考異曰：本……馮仁智，今從楊思勖傳。）陷四十餘城。行範稱帝，游魯稱定國大將軍，璘稱南越王，欲據嶺表；命內侍楊思勖發桂州及嶺北近道兵討之。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校書郎……）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二月壬申，以尚書右丞相致仕張說兼集賢殿學士。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壬辰，改彍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

秋七月，吐蕃大將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張守珪擊走之。乙巳，河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波谷；（……渴波谷當在青海西。）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門城，（考異曰：實錄……蕭嵩傳作……）擒獲甚眾，焚其駱駝橋而還。（……）八月乙巳，特進張說上開元大衍曆，行之。（……）辛卯，左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下。（……）時吐蕃復入寇，蕭嵩遣賓客將強弩四千擊之，（……）戰自辰至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人。（……）

（……）虜散走投山，哭聲四合。冬十月己卯，上幸驪山溫泉；（……）己丑，還宮。（考異曰：……）十一月癸巳，以河西節度副大使蕭嵩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十二月丙寅，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五轉。是歲，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楊思勖討陳行範，至瀧州，破之，擒何游魯、馮璘。（……）行範逃於雲際、盤遼二洞，思勖追捕，竟生擒，斬之，凡斬首六萬。思勖為人嚴偏，裨將白事者不敢仰視，故用兵所向有功。然性忍酷，所得俘虜，或生剝面皮，或以刀剺髮際，掣去頭皮；蠻夷憚之。（……）

十七年春二月丁卯，巂州都督張守素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殺獲萬人。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師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乃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

於是河隴諸軍遊弈拓境千餘里。上聞之，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

丙辰，國子祭酒楊瑒上言，以為：「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仕，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也。」又奏：「諸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

夏，四月，庚午，禘于太廟。唐初，禘祫則序昭穆，禘則各祀於其室（昭，讀曰韶）。至是，太常少卿韋縚等奏，如此，禘與常饗不異，請禘祫皆序昭穆，從之。縚，安石之兄子也（縚，土刀翻）。

五月，壬辰，復置十道及京、都兩畿按察使（雍、同、華、商、岐、邠為京畿，洛、汝、鄭、懷為都畿；今復置按察使）。

初，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為相用事，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常讓事於說等，唯諾署名而已。元紘、暹議事多異同，遂有隙，更相奏列。上不悅。六月，甲戌，貶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荊州長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紘曹州刺史，罷乾曜兼侍中，止為左丞相。以戶部侍郎宇文融為黃門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遙領河西。

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婚，毛仲為上所信任，言無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齊澣乘間言於上曰：「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為婚。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為之所，恐成後患。」上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澣曰：「君不密則失臣，願陛下密之。」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左遷興州別駕，澣素與察善，出城餞之，因道禁中諫語。察性輕險，遽奏之。上怒，召澣責之曰：「卿疑朕不密，而以語麻察，詎為密邪？且察素無行，卿豈不知邪！」澣頓首謝。秋，七月，丁巳，下制：澣

將相離間君臣　澣可高州

丞可瀼州皇化尉　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

花萼樓下　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說帥百官上

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

下咸令宴樂　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庚辰工部尚書

張嘉貞薨　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

吾忝將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

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

酒色之資　吾不取也聞者

是之　辛巳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鉛錫

及以銅為器　其采銅鉛錫者官為市取　宇

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

諸使競為聚斂　由是百官寖失其職

而上心益侈　百姓皆怨苦之為人

多言　好自矜伐　在相位謂人曰使吾

海內無事矣　信安王禕以軍功

有寵於上　禕入朝　融使御史

李寅彈之泄於所親　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

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　融坐貶汝州刺史

凡為相百日

而罷　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

祖於融　冬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宇

文融既得罪國用不足上復思之　謂裴光庭曰

卿等皆言融之惡朕既黜之矣　今國用不足將若之

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

贓賄事又貶平樂尉

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沒

官錢鉅萬計制窮治其事融坐流巖州　道卒　十一月辛卯上行

謁橋定獻昭乾五陵　戊申還

宮赦天下百姓今年地稅悉蠲其半　十二月

辛酉上幸新豐溫泉壬申還宮

十八年春正月

（[illegible]）

辛卯，以裴光庭為侍中。（[illegible]）二月，癸酉，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illegible]）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上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歡而去。（[illegible]）三月，丁酉，復給京官職田。（[illegible]）夏，四月，（[illegible]）丁卯，築西京外郭，九旬而畢。乙丑，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illegible]）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illegible]）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即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illegible]）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過門下省審。（[illegible]）

五月，吐蕃遣使致書於境上求和。（[illegible]）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同平章事李元紘不禮焉。左丞相張說謂人曰：「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很，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illegible]）今失其心，必不來矣。」己酉，可突干弒邵固，帥其國人并脅奚衆叛降突厥。奚王李魯蘇及其妻韋氏、邵固妻陳氏皆來奔。（[illegible]）制幽州長史趙含章討之。又命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侃等於關內、河東、河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illegible]）丙子，以單于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illegible]）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illegible]）命浚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illegible]）「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可突干寇平盧，先鋒使張掖烏承玼破之於捺祿山。（[illegible]）

壬午洛水溢溺東都千餘家 秋九月丁巳以忠王浚兼河東道元帥然竟不行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 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稚安能爲此書殆邊將詐爲之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禦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 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玄表等先興兵寇鈔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

安敢失禮正爲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入朝皆爲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荷儻使復修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蕃復款附 庚寅上幸鳳泉湯癸卯還京師 十一月丁卯上幸驪山溫泉丁丑還宮 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突騎施遣使入貢上宴之於丹鳳樓突厥使者預焉二使爭長突厥曰突騎施小國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騎施曰今日之宴乃爲我設我不可以居其下上乃命設東西幕突厥在東突騎施在西 開府儀同三司內外閑廄監牧都使霍國公王毛仲恃寵驕恣日甚上每優容之毛仲與左領軍大將軍葛福順左監門將軍唐地文左武衛將軍李守德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親善福順等倚其勢多爲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快快形於辭色上由是不悅 是時上頗寵任宦官往往爲三品將軍門施棨戟奉使過諸州

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賂遺少者不減千自是京城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思勗屢將兵征討力士常居中侍衛而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其卑品者小忤意輒詈辱如僮僕力士等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甚厚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上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襁中兒示臣曰此兒豈不堪作三品邪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奴官太盛相與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黨驚懼為變十九年春正月壬戌下制但述毛仲不忠怨望貶瀼州別駕福順地文守德景耀廣濟皆貶遠州別駕毛仲四子皆貶遠州參軍連坐者數十人毛仲行至永州追賜死

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為上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小者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與力士約為兄弟力士母麥氏卒伯獻等被髮受弔擗踊哭泣過於己親力士娶瀛州呂玄晤女為妻擢玄晤為少卿子弟皆王傅呂氏卒朝野爭致祭自第至墓車馬不絕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終親任之辛未遣鴻臚卿崔琳使于吐蕃琳神慶之子也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以為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

書門下議之。事下，遐嫁翻。裴光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囂，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休烈，志寧之玄孫也。于志寧事太宗、高宗。

丙子，上躬耕於興慶宮側，盡三百步。

三月，突厥左賢王闕特勒卒，賜書弔之。

丙申，初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張良配饗。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秦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祠武成王自此始。

臣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雖不試，猶能兵萊夷，卻費人，曰「我戰則克」。魯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相，齊人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聞之，遽辟之。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又孔子曰：我戰則克。事見左傳。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孔子所以祀於學者，禮有先聖先師故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抗衡哉！古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贏股肱，決射御，記王制之言。有發，謂有軍旅發卒。發以兵車衣甲之儀。贏股肱，謂擐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射御勝負，見勇力。贏，力果翻。受成獻馘，莫不在學，詩魯頌泮水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受成，謂受成謀也。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先，悉薦翻。後，戶遘翻。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載孔子之言。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以偶十哲之目，為後世學者之師，復，扶又翻。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五月，壬戌，初立五嶽真君祠。程大昌演繁露曰：開元十九年，司馬承禎言：今五嶽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杜佑曰：開元九年，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嶽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嶽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服章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上奇其說，因敕五嶽各置真君祠。

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論尚它硉入見，請於赤嶺為互市，許之。它，託何翻。硉，郎兀翻。見，賢遍翻。鄯州石堡城西二十里至赤嶺。

冬，十月，丙申，上幸東都。

或告巂州都督解人張審素贓汙，解縣，屬河中府。元魏分解縣置虞鄉縣，貞觀十七年省虞鄉入解縣，二十年復置。解縣，天授二年省，虞鄉、解縣定為兩縣，隸蒲州。解，戶買翻。制遣監察御史楊汪按之。總管董元禮將兵七百圍汪，殺告者，監，古銜翻。將，即亮翻。謂汪曰：「善奏審素則生，不然則死。」會救兵至，擊斬之。汪奏審素謀反，十二月，審素坐斬，籍沒其

浚苑中洛水，六旬而罷。

二十年春正月乙卯，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為河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將兵擊奚、契丹。壬申，以戶部侍郎裴耀卿為副總管。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上思右驍衛將軍安金藏忠烈，三月，賜爵代國公，仍於東、西嶽立碑，以銘其功。金藏竟以壽終。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玼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虜戰於白山，果大敗。承玼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己巳，禕等大破奚、契丹，俘斬甚眾（考異曰：唐曆作[illegible]……今從實錄），可突干帥麾下遠遁，餘黨潛竄山谷。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引兵還。賜李詩爵歸義王，充歸義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內。夏四月乙亥，宴百官於上陽東洲（上陽宮南臨洛水……），醉者賜以衾褥，肩輿以歸，相屬於路。六月丁丑，加信安王禕開府儀同三司。上命裴耀卿齎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耀卿謂其徒曰：戎狄貪婪，今齎重貨，深入其境，不可不備。乃命先期而往，分道並進，一日給之，俄畢。突厥、室韋果發兵邀險道，欲掠之，比至，耀卿已還。趙含章坐贓巨萬，杖於朝堂，流瀼州，道死。秋七月，蕭嵩奏：自祠后土以來，屢獲豐年，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初，上命張說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薨，蕭嵩繼之。起居舍人王仲丘請依明慶禮，祈穀、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仲丘又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皆從之。以高祖配圓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九月乙巳，新禮成，上之，號曰開元禮。勃海靺鞨王武藝遣其將張文休帥海賊寇登州，殺刺史韋俊。上命右領軍將軍葛福順發兵討之。壬子，河西節度使牛仙客加六階。初，蕭嵩在河西，委軍政於仙客；仙客廉勤，善於其職，嵩屢薦之，竟代嵩為節度使。冬十月壬午，上發東

都。辛卯，幸潞州。辛丑，至北都。十一月庚申，祀后土於汾陰（[illegible]蕭嵩之[illegible]）；赦天下。十二月辛未，還西京。是歲，以幽州節度使兼河北采訪處置使，增領衛、相、洛、貝、冀、魏、深、趙、恆、定、邢、德、博、棣、營、鄭十六州及安東都護府。（[illegible]）天下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

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巳，祔肅明皇后于太廟，毀儀坤廟。（[illegible]）丁巳，上幸驪山溫泉。上遣大門藝詣幽州發兵以討渤海王武藝。（考異曰：[illegible]）

庚申，命大僕員外卿金思蘭使于新羅，（[illegible]）發兵擊其南鄙。會大雪丈餘，山路阻隘，士卒死者過半，無功而還。武藝遣客刺門藝於天津橋南，不死。上命河南搜捕賊黨，盡殺之。（[illegible]）

二月丁酉，金城公主請立碑於赤嶺，以分唐與吐蕃之境，許之。（[illegible]）

三月乙巳，侍中裴光庭薨。太常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謚曰克。其子稹訟之，上賜謚忠獻。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與右散騎常侍王丘善，將薦之，固讓於右丞韓休。嵩言韓休於上。（[illegible]）甲寅，以休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illegible]）

有供奉侏儒名黃䑸，（[illegible]）性警黠，（[illegible]）上常憑之以行，謂之肉几，寵賜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對曰：「臣卿入宮，道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故晚。」

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

京兆奏其狀上即出付有司杖殺之 閏月癸酉

衛將軍郭英傑與契丹戰于都山敗死 時節

精騎一萬及降奚擊契丹屯於

榆關之外

可突干引突厥之衆來合戰奚持兩端散走保

唐兵不利英傑戰死餘衆六千餘人猶力戰不已

以英傑首示之竟不降盡為虜所殺楚玉訥之第

也 夏六月癸亥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

臨時擢用流外奏用不復引過門下

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

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

百八十六員 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

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九月壬午立皇子沔

為信王泚為義王漼為陳王澄為豐王潓為恒王漎

為梁王

滔為汴王 關中久雨穀貴上將幸東都召

裴耀卿謀之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

易但以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

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

萬石足以周贍 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

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

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

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

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

使吳船至彼即輸米而去官

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

至者貯納 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

運而過 則無復留滯省

費鉅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上

深然其言 冬十月庚戌上幸驪山溫泉己未還宮

戊子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韓休數與蕭嵩

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 上頗不悅嵩因乞

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厚恩待

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

若已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

上為之動容 曰卿且歸

朕徐思之丁巳嵩罷爲左丞相休罷爲工部尚書以京兆尹裴耀卿爲黃門侍郎前中書侍郎張九齡時居母喪起復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是歲分天下爲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劍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瀆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京畿采訪使治西京城內都畿治東京關內采訪使以京官領之河南采訪使治汴州河東治蒲州河北治魏州隴右治鄯州山南東道治襄州山南西道治梁州淮南治揚州江南東道治蘇州江南西道治洪州黔州劍南治益州嶺南治廣州其後[illegible]以邊鎮節度使兼采訪使者[illegible]中道因不拘京官[illegible]諸道采訪使治所亦難繫拘以定所[illegible]非官有遷免則使無廢更使疏吏翻更工衡翻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楊政道隋煬帝孫齊王暕之子之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爲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句駮省便出錢數百萬緡句音鉤句者句其出入或以駮者文籍有並緣爲姦則以[illegible]之省者節其費便者貿遷各隨其便以[illegible]駮北角翻

是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愼餘愼矜愼名皆廉勤有才而愼矜爲優上乃擢愼矜自汝陽令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愼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含嘉倉在東都監工銜翻亦皆稱職上甚悅之稱尺證翻愼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汚穿破者漬疾智翻汚烏故翻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估音古下遐嫁翻調徒弔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中

開元二十二年春正月己巳上發西京己丑至東都張九齡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

二月壬寅秦州地連震壞公私屋殆盡吏民壓死者四千餘人命左丞相蕭嵩賑恤

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堯時為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恒山中則天以來屢徵不至恒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迎之庚寅至東都肩輿入宮恩禮甚厚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三月庚辰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啟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祕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且夫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右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致也上乃止秩子玄之子也

夏四月壬辰以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兼關內道采訪處置使增領涇原等十二州

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為比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為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

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天寶已後閣宮表思藝門宦官詔至于今玄宗動龍坐右拔耕附甫先意奏請玄宗躬耕若行以此從酒[illegible]藉日[illegible]

上種麥於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芟所銜翻謂曰：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又徧以賜侍臣曰：比遣人視田中稼，多不得實，故自種以觀之。種藝之事，天有雨暘之不時，地有肥磽之不等，人有勤惰之不一，力之所至，盡其分則已矣，非以觀其實也。[illegible]

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契丹，遣使獻捷。契丹[illegible]考異曰：實錄二十二年守珪大破契丹，[illegible]

薛王業疾病，上憂之，容髮為變。七月己巳，薨，贈謚惠宣太子。

上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考異曰：舊傳云充江淮以南回造使，今從舊食貨志。於河口置輸場。八月壬寅，於輸場東置河陰倉，河陰縣，開元二十二年置，屬孟州。西置柏崖倉；柏崖倉在河南府。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考異曰：舊志乃是鑿山開車路十八里，以陸運也。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按舊志：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輿而西，至于陝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千，此云十錢，當從千為是。[illegible]

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說，輸芮翻。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柰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考異曰：舊食貨志又云：明年耀卿拜侍中，而蕭炅代焉。舊傳作侍中時事，今從舊志[illegible]

張果固請歸恆山，制以為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而遣之。後卒，好異者奏以為尸解；[illegible]上由是頗信神仙。[illegible]

冬，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乙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考異曰：舊傳作屈烈。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殊無降意，但稍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叶，悔說過折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眾來降。守珪出師紫蒙川，紫蒙川在營州之北。大閱以鎮撫之，梟屈烈、可突干首於天津之南。

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啜所毒〔啜九劣翻伽求迦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啜陟劣翻〕未死討誅梅錄啜及其族黨既卒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登利華言果報也○考異曰舊傳伊然可汗立無幾病卒又立其弟為登利可汗[illegible]九齡集有勑伊然可汗書[illegible]立碑[illegible]又云建碑[illegible]已立矣實錄亦作陰[illegible]〕庚戌來告喪禁京城匄者置病坊以廩之〔時病坊分置於諸寺以悲田養病本於釋教也匄古太翻〕

二十三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制以過折為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考異曰實錄云同幽州節度副大使舊傳云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封北平王過折蓋有功唐未必肯便為幽州節度副使今從舊傳〕

乙亥上耕籍田九推乃止〔杜佑曰是年親耕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畝帝欲重耕籍遂進耕五十餘步盡壟乃止推吐雷翻〕公卿以下皆終畝赦天下都城酺三日〔都城謂東都[illegible]〕上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諠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隘烏懈翻梃徒鼎翻〕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唐赤縣丞正七品理治也唐諱治改曰理〕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盡三日人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帥讀曰率〕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衣於[illegible]〕

〔東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註云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疏云兩服之間謂之箱[illegible]傳云長轂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illegible]服箱謂[illegible]車也衣於既翻〕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illegible]魯山古魯縣夏孔甲時豢龍氏劉累所遷之地漢為魯陽縣後魏置魯陽郡隋[illegible]為魯山縣屬汝州[illegible]○考異曰明皇雜錄[illegible]今從[illegible]〕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散悉旰翻散官無職事〕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上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傳孔子之言〕且守珪纔破契丹陛下即以為宰相若盡滅奚厥〔謂奚與突厥厥九勿翻〕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二月守珪詣東都獻捷拜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賚來代翻〕

初殺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事見上卷十九年〕更名萬頃〔更工衡翻〕審素二子瑝琇皆幼〔瑝戶盲翻又音皇琇音秀〕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讎〔伺相吏翻〕三月丁卯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為有司所得〔汜音祀〕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稚年孝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稚直利翻〕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如此壞

[illegible]上亦以為然，張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illegible]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為作哀誄，牓於衢路，[illegible]市人斂錢葬之於北邙，[illegible]恐萬頃家發之，仍為疑冢數處。[illegible]

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中宗時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止千戶，皇女又半之，皆以三丁為限，駙馬皆除三品員外官，而不任以職事。公主邑入至少，至不能具車服，[illegible]左右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邪。且欲使之知儉嗇耳。秋七月，咸宜公主將下嫁，[illegible]始加實封至千戶。公主，武惠妃之女也。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

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illegible]

閏月壬午朔，日有食之。[illegible]

十二月乙亥，冊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為壽王妃。[illegible]玄琰，汪之曾孫也。[illegible]

是歲，契丹王過折為其臣涅禮所殺，[illegible]并其諸子，一子剌乾[illegible]奔安東得免。[illegible]涅禮上言過折用刑殘虐，衆情不安，故殺之。上赦其罪，因以涅禮為松漠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illegible]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過折是卿之王，有惡輒殺之，為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為王，後人亦爾，常不自保，誰願作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目前。突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涅禮與奚王李歸國擊破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庚寅，敕天下逃戶，聽盡今年內自首，有舊產者令還本貫，無者別俟進止，踰限不首，[illegible]當命專使搜求，散配諸軍。[illegible]

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突騎施，大破之。[illegible]

二月甲寅，[illegible]以新除縣令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illegible]

庚午，更皇子名。[illegible]

子皆改名〔令出實錄〕瀚曰瑛潭曰琮浚曰璵洽曰琰涓曰瑤滉曰琬涺曰琚濰曰璲〔璲音遂〕澐曰璬〔璬公了翻〕澤曰璘清曰瑁〔瑁音冒〕洄曰玢〔玢方貧翻〕沐曰琦溢曰環沔曰理泚曰玼漼曰珪澄曰珙潓曰瑱〔瑱他甸翻〕漎曰璿〔?〕滔曰璥〔?〕

〔?〕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試貢舉人有進士李權陵侮員外郎李昂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衆三月壬辰敕自今委禮部侍郎試貢舉人

張守珪使平盧〔使疏吏翻〕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敗蒲邁翻〕夏四月辛亥守珪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呼火故翻〕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柰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史記齊景公以穰苴為將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公使莊賈往……[illegible]〕孫武斬宮嬪〔……吳王曰可以小試勒兵乎曰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分為二隊……約束既布三令五申……鼓之左婦人復大笑……於是吳王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illegible]〕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將即亮翻〕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相息亮翻 喪息浪翻〕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竟赦之〔考異曰玄宗實錄四月辛亥張守[illegible]……祿山為互市牙郎盜羊事發守珪[illegible]……欲擊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殺壯士守珪壯其言遂釋之……與肅宗實錄同又云二十一年……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裴光庭曰……又云二十四年祿山為平盧將……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白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張守珪[illegible]〕

[illegible]

頷舍之奏守珪必不敢輕易反[illegible]如出且九齡[illegible]
而得免其面而[illegible]面有逆相報[illegible]太侍珪未肯[illegible]
行臺則張九齡集有賜守珪敕[illegible]山等輕[illegible]
書不當斬發令敕侯宜貸[illegible]之軍實之分
又過乎盡將士致失後屬是當[illegible]之[illegible]太過功因
此長儒之致失[illegible]則又題[illegible]
遂不失之[illegible]衣甲[illegible]
然初點勇[illegible]
以一數[illegible]
宜出[illegible]傳宮令白衣將[illegible]
之守[illegible]人諸書參考蓋[illegible]
數云[illegible]謂守珪已[illegible]
通設[illegible]則不忍殺[illegible]
數心[illegible]者不[illegible]
之[illegible]
其材力[illegible]
因是[illegible]
宜[illegible]九[illegible]
[illegible]也九[illegible]

九齡不得已[illegible]得出敕即斬之以聞始出[illegible]
人情相近差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其母巫
也[illegible]
氏[illegible]
[illegible]
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安氏名祿山又有史窣干者[illegible]與祿山同里閈先後一日生
[illegible]
事[illegible]及長相親愛皆為互市牙郎以驍勇聞
不日[illegible]
北物價[illegible]而後相與貿易
張守珪以祿山為捉生將祿山每與數騎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猾善揣人情

守珪愛之養以為子窣干嘗負官債亡入奚中為奚遊弈所得欲殺之窣干紿曰我唐之和親使也[illegible]汝殺我禍且及汝國遊弈信之送詣牙帳窣干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客禮館之[illegible]使百人隨窣干入朝窣干謂奚王曰王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瑣高者何不使之入朝[illegible]奚王即命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窣干入朝窣干將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銳俱來聲云入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為之備先事圖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坑殺其從兵執瑣高送幽州[illegible]張守珪以窣干為有功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illegible]

故連州司馬武攸望之子溫眘坐交通權貴杖死[illegible]乙丑朔方河東節度使信安王禕貶衢州刺史廣武王承宏貶房州別駕涇州刺史薛自勸貶澧州別駕皆坐與溫眘交遊故也承宏守禮之子也[illegible]辛未蒲州刺史王琚貶通州刺史坐與禕交書也五月醴泉妖人劉志誠作亂驅掠路人將趣咸陽[illegible]村

〔注〕告縣官焚橋斷路以拒之（斷，音短）其衆遂潰，數日稍擒斬之。

六月，初分月給百官俸錢。

初，上因籍田赦，命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薦及服紀未通者。太常卿韋縚奏〔注：[illegible]〕宗廟每坐籩豆十二〔注：[illegible]〕。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人之嗜好本無憑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屈到嗜芰，屈建不以薦，以為不以私欲干國之典〔注：[illegible]〕。今欲取甘旨肥濃，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注：[illegible]〕。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箏笛當在奏矣〔注：[illegible]〕。既非正物，後嗣何觀！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廢棄禮經以從流俗！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章！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注：[illegible]〕，又有玄酒之奠〔注：[illegible]〕。施及後王〔注：[illegible]〕，備〔注：[illegible]〕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籩豆簠簋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與毛血玄酒同薦鬼神。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注：[illegible]〕。又〔注：[illegible]〕園陵上食，時膳具設，遵漢禮也〔注：[illegible]〕。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注：[illegible]〕！但當申敕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籩豆之數也（自韋述以下，皆因舊禮而申之）。上固欲量加品味〔注：[illegible]〕，縚又奏每室加籩豆各六，四時各實以新果珍羞

從父之緦又奏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姨即從母 從才用翻]堂姨舅親即未疎恩絕不相爲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五服止於緦麻此外有袒免之服袒者[illegible]脫衣[illegible]露其肩免者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卻向後繞於髻[illegible]免音問]崔沔議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是以內有齊斬[齊音咨]外皆緦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崔沔 沔彌兗翻]

[見二百十二卷七年 曰八年者 通鑑從先天之年數之也]以爲萬代成法韋述議曰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等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禰乃禮翻]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與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搖恐失禮之將漸別其同異輕重相懸[易以豉翻 別彼列翻]欲使後來之人永不相紊[紊音問][illegible]在昔從然哉[illegible]可加也不可減也[illegible]可得而隨矣先王

制謂之彝倫[彝常也 倫理也 次敍]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去其敍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爲定[illegible]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illegible]鄭文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見禮記檀弓]此則聖人於事抑情之明例也記曰毋輕議禮[禮器之言]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說之子也[說讀曰悅]秋八月壬子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上時掌翻]上賜書褒美 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達干來請降許之[騎奇寄翻 降戶江翻]御史大夫李適之承乾之孫也以才幹得幸於上數爲承乾論辯甲戌追贈承乾恒山愍王[承乾廢見一百九十七卷太宗貞觀十七年 數所角翻 爲于僞翻 恒戶登翻] 乙亥汴哀王璥薨 冬十月戊申車駕發東都先是敕以來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先悉薦翻]會宮中有怪明日上召宰相即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曰今

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指二相退林甫
獨留言於上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
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
臣請宣示百司即日西行上悅從之過陝州以刺
史盧奐有善政題贊於其聽事而去
奐懷慎之子也丁卯至西京 朔方節度使牛仙
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
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
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
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
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
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
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
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
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悅明日復以仙客
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事皆由
卿邪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
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
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
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眾
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
人有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
封三百戶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
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
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
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
並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
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
傷之 上之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
劉才人皆有寵 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
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
皆弛惠妃生壽王清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
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
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
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
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
九齡曰陛下踐阼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
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

蕃昌（蕃音煩）。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左傳晉獻公[illegible]）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事見漢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事見晉紀）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事見隋紀）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處昌呂翻；為于僞翻），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疏之。（考異曰：明皇雜錄云：林甫請見，屢陳仙客實[illegible]）

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為「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炅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為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李林甫時以禮部尚書），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為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挺之為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挺之為罪人請屬所由。」（[illegible]）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復扶又翻，下無復同）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為阿黨，壬寅，以耀卿為左丞相，九齡為右丞相，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領朔方節度如故。（考異曰：唐曆以宰相領節度自仙客始。按嵩已遙領河西，非始此）嚴挺之貶洺州刺史（舊志：洺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八十五里），王元琰流嶺南。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illegible]唐舊儀：每日尚乘以廄馬八匹分為左右廂，立於正殿側宮門外，候仗下即散[illegible]）

[illegible]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illegible]明日黜為下邽令[illegible]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既為林甫所引專給唯諾而已[illegible]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終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它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於其術者[illegible]

二十五年春正月初置玄學博士[illegible]每歲依明經舉　二月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戊辰新羅王興光卒[illegible]子承慶襲位　乙酉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破契丹於捺祿山[illegible]　己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謂吐蕃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illegible]

[illegible]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姦人交鬬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illegible]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傔人孫誨入奏事[illegible]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illegible]

[illegible]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illegible]自是吐蕃復絕朝貢　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illegible]上怒命左右撲於殿庭[illegible]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illegible]

[illegible]

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荊州長史。楊洄又奏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云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鏽潛構異謀。[illegible]

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乙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為庶人，[illegible] 流鏽於瀼州。瑛、瑤、琚尋賜死於城東驛，鏽賜死於藍田。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illegible] 丙寅，瑛舅家趙氏、妃家薛氏、瑤舅家皇甫氏坐流貶者數十人，惟瑤妃家韋氏以妃賢得免。

五月，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illegible] 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為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癸未，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度使量軍鎮閑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於諸色征人及客戶中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辛丑，上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授以臺省及灋官、京縣官，敕曰：違道慢常，義無私於王灋；修身效節，恩豈薄於它人。期於帥先，勵我風俗。帥讀曰率

秋，七月，己卯，大理少卿徐嶠[illegible]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illegible] 上歸功宰輔，庚辰，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illegible]

李林甫牛仙客與法官刪修律令格式成九月壬申
頒行之 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
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
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戊子敕以歲稔穀賤傷
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
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
車駕不復幸東都矣 癸巳敕河南北
諸州租令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

太常博士王璵上疏
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
親迎春於東郊時上頗好祀神鬼故璵專習祠
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爲侍御史領祠祭使璵祈
禱或焚紙錢類巫覡
習禮者羞之 壬申上幸驪山溫泉乙酉還宮
己丑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薨 十二
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贈謚貞順皇后 是歲命將作

東都毀明堂
傍人請去上層卑於舊九十五尺
乃殿從之 初令諸調租等皆以
土物輸京都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亥以牛仙客爲侍中 丁丑上
迎氣於滻水之東 制邊地長征兵召募向足
自今鎮兵勿復遣在彼者 令天下州縣
里別置學 壬辰以李林甫領隴右節度副大使以
州都督杜希望知留後 二月乙卯以牛
仙客兼河東節度副大使 己未葬

貞順皇后于敬陵 壬
戌敕河曲六州胡坐康待賓散隸諸州者聽還故土
於鹽夏之間置宥州以處之 三月吐蕃寇河
西節度使崔希逸擊破之 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
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爲威戎軍
置兵一千戍之 夏五
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使 丙申以崔
希逸爲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於吐蕃
懷愧恨未幾而卒 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

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為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數，所角翻。長，知兩翻。好，呼到翻。樂，音洛。為，于偽翻。間，古莧翻），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揣，初委翻）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長，知兩翻。○考異曰：[illegible]力士語云[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復，扶又翻）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子，立璵為太子。

辛丑，以岐州刺史蕭炅為河西節度使總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望為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昱為劍南節度使（昱，余六翻。○考異曰：舊傳作王[illegible]，今從實錄、唐[illegible]），分道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立碑見上二十一年）。

突騎施可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之，不留私蓄，由是眾樂為用（樂，音洛）。既尚唐公主，又潛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妻，七細翻）。蘇祿以三國女為可敦，又立數子為葉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晚年病風，一手攣縮（攣，閭員翻。縮，所六翻），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強（長，知兩翻。○考異曰：會要作莫賀咄達干，今從實錄。新傳作都摩支，今從實錄、舊傳），其部落又分為黃姓、黑姓，互相乖阻（突騎施種人自謂娑葛後者為黃姓，蘇祿部為黑姓），於是莫賀達干勒兵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既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啜為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眾，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磧，七迹翻），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可汗爾微特勒據怛邏斯城（怛，當割翻。[illegible]○考異曰：唐曆作[illegible]，今從實錄），相與連兵以拒唐。

太子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絳紗袍（[illegible]），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左丞相裴耀卿奏停中嚴，改外辦曰外備，改絳紗袍為朱明服。秋，七月，己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考異曰：元載肅宗實錄云二十七年七月壬戌行典禮，今從玄宗實錄）。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太子不就輅，自其宮

步入。是日，赦天下。己卯，冊忠王妃韋氏為太子妃。杜希望將鄯州之衆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衆少，不敵，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闢易，殺數百人，虜陳亂。（陳，讀曰陣。）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泉。（鎮西軍在河州西百八十里。）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八月辛巳，勃海王武藝卒，子欽茂立。九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頓軍蒲婆嶺下，（新書作蓬婆嶺，其地在雪山外。）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考異曰：唐曆傳將士數萬人皆沒于賊。今從實錄。）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括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析，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壹；（埒，龍輟翻。）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皮邏閣浸強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洱河蠻之功，（洱，音耳。）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昱為之奏請，（為，于偽翻。）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溫泉。壬辰，上還宮。是歲，於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作行宮千餘間。分左右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騎，奇寄翻。）潤州刺史齊澣奏：自瓜步濟江，迂六十里，請自京口埭下直濟江，穿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立伊婁埭。從之。（埭，音代。）

二十七年春正月壬寅命隴右節度大使榮王琬自
本道巡按處置諸軍 [illegible] 選募關內河東壯士三五
萬人詣隴右防遏至秋末無寇聽還 羣臣請加尊
號曰聖文二月己巳許之因赦天下免百姓今年田
租 夏四月癸酉敕諸陰陽術數自非婚喪卜擇皆
禁之 己丑以牛仙客為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甫
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總文武選事 [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癸酉以御史大夫李適之兼幽州
節度使幽州將趙堪白真陁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
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擊叛奚餘黨於潢水之北 [illegible]
[illegible] 知義不從白真陁羅矯稱制指
以迫之知義不得已出師與虜遇先勝後敗守珪隱
其敗狀以克獲聞事頗泄上令內謁者監牛仙童往
察之 [illegible] 守珪重
賂仙童歸罪於白真陁羅逼令自縊死 [illegible] 仙童有
寵於上眾宦官疾之共發其事上怒甲戌命楊思勗
杖殺之思勗縛格杖之數百刳取其心割其肉啗之
[illegible] 守珪坐貶括州刺史太子太師蕭嵩嘗賂
仙童以城南良田數頃李林甫發之嵩坐貶青州刺

史 秋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
汗吐火仙 [illegible] 嘉運攻碎葉城吐火仙出戰敗
走擒之於賀邏嶺分遣疏勒鎮守使夫蒙靈詧與拔
汗那王阿悉爛達干潛引兵突入怛邏斯城擒黑姓
可汗爾微 [illegible] 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 [illegible]
[illegible] 悉收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威震西陲
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 [illegible]
[illegible] 隴右節度
使蕭炅擊破之 [illegible] 甲申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先
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
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 [illegible]
追贈弟子皆為公侯伯 [illegible]

張九齡卒

[illegible]九月戊午，處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諸部先隸突騎施者，皆帥衆內附，[illegible]仍請徙居安西管內。太子更名紹。[illegible]冬十月辛巳，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辛丑，還宮。甲辰，明堂成。劍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團練副使章仇兼瓊。[illegible]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悅之。丁巳，以宥爲光祿卿。十二月，以兼瓊爲劍南節度使。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祫，[illegible]太常議以爲祭數則瀆，[illegible]請停今年祫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祫一禘，從之。[illegible]

二十八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庚子，還宮。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illegible]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illegible]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章仇兼瓊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宴

許遠

結謀，使局開門引內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illegible]遠，敬宗之曾孫也。[illegible]甲寅，蓋嘉運入獻捷。上赦吐火仙罪，以爲左金吾大將軍。嘉運請立阿史那懷道之子昕爲十姓可汗，從之。[illegible]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氏爲交河公主。六月，吐蕃圍安戎城。上

彊似當作彍

嘉蓋嘉運之功以為河西隴右節度使使之經略吐蕃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illegible]左丞相裴耀卿上疏[illegible]以為臣近與嘉運同班觀其舉措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卒喪楚師[illegible]今嘉運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illegible]又秋非遠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敵且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今乃酣飲朝夕殆非愛國憂人之心若不可改易宜速遣進塗乃乞聖恩嚴加訓勵上乃趣嘉運行[illegible]已而嘉運竟無功[illegible]

秋八月甲戌幽州奏破奚契丹　冬十月甲子上幸驪山溫泉辛巳還宮　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發關中彍騎救之[illegible]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illegible]

十一月罷牛仙客朔方河東節度使

突騎施莫賀達干聞阿史那昕為可汗怒曰首誅蘇祿之謀也今立史昕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illegible]乃更以莫賀達干為可汗使統突騎施之衆[illegible]命蓋嘉運招諭之

十二月乙卯莫賀達干降[illegible]　金城公主薨[illegible]吐蕃告喪且請和上不許

是歲天下縣千五百七十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illegible]

二十九年[illegible]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　丁酉制承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illegible]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訪使量事給訖奏聞[illegible]　庚子上還宮

上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illegible]上遣使求得之於盩厔樓觀山間[illegible]　夏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六月吐蕃四十萬衆入寇至安仁軍[illegible]渾崖峯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illegible]

厥遣使來告登利可汗之

從又二人分與兵馬號左右殺 自將其 殺之專與其母謀誘右殺斬之 判闕特勒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伽可汗之子為可汗俄為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判闕特勒又殺之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 上以突厥內亂癸酉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蜜等部落 乙亥東都洛水溢溺死者千餘人 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 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

通鑑二百十四 十四

由是上益以為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采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兩蕃勃海黑水四府經略使 冬十月丙申上幸驪山溫泉 壬寅分北庭安西為二節度 十一月庚戌司空邠王守禮薨守禮庸鄙無才識每天將雨及霽守禮必先言之已而皆驗 宗室諸王言於上曰邠兄有術上問其故對曰臣無術則天時以章懷之故幽閉宮中十餘年歲賜敕杖者數四背瘢甚厚將雨則沉悶將霽則輕爽臣以此知之耳 因泫然流涕上亦為之慘然 辛酉上還宮 寧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兄固讓於我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璡上表追述先志謙沖不敢當帝號上不許斂日以手書致於靈座書稱隆基白又名其墓曰惠陵 十二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

十八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一（起玄黓敦牂盡柔兆閹茂十一月凡五年有奇）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

天寶元年春正月丁未朔上御勤政樓（勤政樓在興慶宮西南隅）受朝賀（[illegible]）赦天下改元（[illegible]以修故事）

壬子分平盧別爲節度以安祿山爲節度使（[illegible]）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被皮義翻下同○考異曰舊紀去三百六十二按地理志開元二十八年州府三百二十八至此纔二年不應頓增三十餘州今從唐曆會要統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于闐踈勒四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安西都護府治所在龜茲國城內去京師七千餘里焉耆在安西府東八百里于闐在南二千里疎勒在西二千餘里龜茲音丘慈又音屈茲闐徒賢翻又徒見翻）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突騎施牙帳在北庭府西北三千餘里堅昆在北庭府北七千里）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瀚海軍在北庭府城內兵萬二千人天山軍在西州城內兵五千人伊吾軍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管兵三千人騎奇寄翻）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斷音短吐從暾入聲厥九勿翻）統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八軍（[illegible]）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涼肅瓜沙會五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illegible]）朔方節度捍禦突厥統經略豐安定遠三受降城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屯靈夏豐三州之境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人（[illegible]）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以禦突厥統天兵大同橫野岢嵐四軍雲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嵐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五萬五千人（天兵軍在太原府城內兵三萬人大同軍在代州北三百里兵九千五百人橫野軍在蔚州東北一百四十里兵三千人岢嵐軍在嵐州北[illegible]兵千人雲中守捉在單于府西北二百七十里兵七千七百人忻州在太原府北八十里代州在太原府北三百[illegible]嵐州在太原府西北二百五十里兵四千人[illegible]）

太原府西北一百五十里[illegible]三千人岢[illegible]嵐[illegible]翻范陽節度臨制奚[illegible]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恒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九軍屯幽薊媯檀易恒定漠滄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萬一千四百人經略軍在幽州城內[illegible]

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盧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屯營平二州之境治營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平盧軍在營州城內兵萬六千人[illegible]

隴右節度備禦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門寧塞積石鎮西十軍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臨洮軍在鄯州城內兵萬五千人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兵四千人白水軍在鄯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兵四千人安人軍在鄯州[illegible]兵萬人[illegible]

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天寶平戎

昆明寧遠澄川南江六軍屯益翼茂當巂柘松維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萬九百人[illegible]天寶軍在恭州東南九十里兵千人[illegible]昆明軍在巂州南[illegible]寧遠軍在[illegible]

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統經略清海二軍桂容邕交四管治廣州兵萬五千四百人經略軍在廣州城內兵五千四百人清海軍在恩州城內兵二千人桂府兵千人容府兵千一百人邕府兵千七百人安南府兵四千二百人已上兵數[illegible]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樂音洛兵千五百人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兵各千人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捉側角翻考異曰[illegible]馬八萬餘匹[illegible]

軍馬二千匹西受降城馬千七百匹中受降城馬十匹東受降城馬千七百匹振武軍馬千六百匹[illegible]天兵軍馬五千五百匹雲中守捉馬二千匹大[illegible]軍馬五千[illegible]橫野軍馬千八百匹[illegible]經略[illegible]五千四百[illegible]威武軍馬三百匹清夷軍馬二[illegible]塞軍馬[illegible]靈軍馬四千二百匹[illegible]軍馬[illegible]關[illegible]馬百匹安東府馬七百匹[illegible]臨[illegible]軍馬八[illegible]源軍馬六百五[illegible]匹白水軍馬五[illegible]安人軍[illegible]三百五十四[illegible]戎軍馬五十匹[illegible]明[illegible]一百[illegible]塞渾馬五十匹[illegible]石軍馬三百[illegible]劍[illegible]營[illegible]八百[illegible]明軍[illegible]百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安西衣賜六十二萬疋段北庭衣賜四十八萬疋段河西衣賜百八十萬疋段朔方衣賜二百萬疋段河東衣賜百二十六萬疋段糧五十萬石范陽衣賜八十萬疋段糧五十萬石平盧[illegible]衣糧數隴右衣賜二[illegible]二十萬疋段劍南衣賜八十萬疋段糧七十萬石

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甲寅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皇子陳王珪府參軍也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時掌翻下上表同上遣使於故函谷關尹喜臺旁求得之列仙傳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illegible]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illegible]物色[illegible]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道德經使疏吏翻陝州刺史李齊物穿三門運渠辛未渠成新書曰齊物鑿砥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顛為輓路[illegible]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illegible]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宦者按視齊物厚賂宦者還言其便陝失冉翻齊物神通之曾孫也神通淮安王壬辰羣臣上表以函谷靈符潛應年號先天不違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先悉薦翻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 二月辛卯

上享玄元皇帝於新廟時置玄元廟於大寧坊西南角甲午享太廟 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赦天下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尚書左右丞相復為僕射開元初改左右僕射為尚書左右丞相[illegible]後同東都北都皆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改桃林縣曰靈寶[illegible]十六年[illegible]寶[illegible]林縣故[illegible]之野以[illegible]名靈寶屬[illegible]州[illegible]侍玄元靈[illegible]又[illegible]田同秀除朝散大夫朝直遙翻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為間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見玄元皇帝於天津橋北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illegible]武城[illegible]清河郡[illegible]敕使往求亦得之東都留守王倕知其詐按問果首服使疏吏翻守式又翻下太守同倕音垂又奏之上亦不深罪流之而已 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為陝郡太守[illegible]陝州[illegible]領江淮租庸轉運使先天[illegible]李傑為陝州刺史充水陸運使自此始也[illegible]之後命堅始以租庸使入陸運使疏吏翻下同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事見二百十三卷開元十八年及楊慎矜得幸事始二百十三卷二十一年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鉷戶公翻以利進百司有利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史言諸使所由始堅太子之妃兄也為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鉷方翼之曾孫也自高宗至武后朝王方翼有功名於西域亦以善治治直之翻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illegible]李林甫為相

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去，羌呂翻）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蜜，謂其言甘也）腹有劍（劍，謂其害人也）上嘗陳樂於勤政樓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illegible]）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蘊，於運翻；藉，慈夜翻）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爲之可乎若憚遠行則當左遷不然則以賓詹分務東洛（謂以太子賓客、詹事分司東都也）亦優賢之命也何如絢懼以賓詹爲請林甫恐乖衆望乃除華州刺史（華，戶化翻）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員外同正（幾，居豈翻）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爲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吒久之（散，悉亶翻；吒，陟嫁翻）夏四月壬寅以爲詹事又以汴州刺史河南采訪使齊澣爲少詹事（少，詩照翻）皆員外同正於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澣，戶管翻；朝，直遙翻）上發兵納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於突騎施至俱蘭城（[illegible]）爲莫賀達干所殺（[illegible]）突騎施大纛官都摩度來降（纛，徒到翻）六月乙未冊都摩度爲三姓葉護秋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辛未左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適之爲左相突厥拔悉蜜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蜜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illegible]）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爲西殺（[illegible]）上遣使諭烏蘇令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盛兵磧口以威之（[illegible]）烏蘇懼請降而遷延不至忠嗣知其詐乃遣使說拔悉蜜回紇葛邏祿使攻之烏蘇遁去忠嗣因出兵擊之取其右廂以歸（[illegible]）丁亥突厥西葉護阿布思及西殺葛臘哆默啜之孫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帥部衆千餘帳相次來降（[illegible]）

（考異曰：實錄、舊紀皆云……阿布思……又與其黨屬來降……其西葉護阿布思及……其部千餘帳相次來降……）突厥遂微。九月辛亥，上御花萼樓宴突厥降者，賞賜甚厚。護密先附吐蕃，戊午，其王頡吉里匐遣使請降。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溫泉；己巳，還宮。十二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嶺等軍；戊戌，又奏破青海道莽布支營三萬餘眾，斬獲五千餘級。庚子，河西節度使王倕奏破吐蕃漁海及遊弈等軍。是歲，天下縣一千五百二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考異曰：舊傳……）

正月，安祿山入朝（朝，直遙翻），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見，賢遍翻）。祿山奏言：「去年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官。」從之。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政府，謂政事堂），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遙、晉卿欲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奭為之首，羣議沸騰。前薊令蘇孝韞以告安祿山，祿山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癸亥，遙貶武當太守，晉卿貶安康太守，倚貶淮陽太守，同考判官禮部郎中裴朏等皆貶嶺南官。晉卿，壺關人也。三月壬子，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又尊皋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江淮南租庸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

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illegible]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丙寅上[illegible]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illegible]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胯綠衫以裼之[illegible]紅袙首[illegible]居前船唱得寶歌[illegible]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illegible]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illegible]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夏四月加堅左散騎常侍[illegible]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時[illegible]京兆尹韓朝宗亦引渭水置潭於西街以貯材木[illegible]丁亥皇甫惟明引軍出西平擊吐[illegible]蕃行千餘里攻洪濟城破之[illegible]上以右贊善大[illegible]夫楊慎矜[illegible]知[illegible]

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illegible]慎矜由是固辭不敢受五月辛丑以慎[illegible]矜為諫議大夫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溫泉乙卯[illegible]

三載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載[illegible]辛丑上幸驪山溫泉二月庚午還宮[illegible]辛卯太子更名亨[illegible]海賊吳令光等抄掠台明[illegible]命河南尹裴敦復將兵討之[illegible]三月己巳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陽節度使裴寬為戶部尚書[illegible]禮部尚書席建侯為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夏四月裴敦復[illegible]吳令光擒之[illegible]五月河西節度使夫蒙靈詧討突騎施莫賀達干斬之[illegible]更請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illegible]

六月甲辰冊拜骨咄祿毗伽爲十姓可汗。秋八月拔悉蜜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匐白眉特勒是爲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薩河內山破其左廂阿波達干等十一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蜜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爲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爲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犍山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并拔悉蜜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爲先。

李林甫以楊慎矜屈附於己九月甲戌復以慎矜爲御史中丞充諸道鑄錢使。冬十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丁卯還宮。術士蘇嘉慶上言遁甲術有九宮貴神

九宮貴人蓋易乾鑿度所謂太一也注已見五十二卷漢順帝陽嘉三年時置九宮貴神壇其壇三成二尺四陛其上依位置九壇壇尺五寸東西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於遁甲乃編於曆日九宮貴神司水旱其佐上帝德庥下人又黃帝九宮經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芮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衝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離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兌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上時掌觀

典司水旱請立壇於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昊天上帝下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十二月癸巳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

戶部尚書裴寬素爲上所知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復。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言於上。甲午寬坐貶睢陽太守。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

中太眞肌態豐艷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朞
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
癸卯以宗女爲和義公主嫁寧遠奉化王阿悉爛達
干（帝以拔汗那助平吐火仙冊其王爲奉化王改其國曰寧遠）癸丑上祀九宮
貴神赦天下 初令百姓十八爲中二十三成丁
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
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
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開元二十四年上自東都歸自
是不曾東幸從二十四年近其數）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
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
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
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爲力士置
酒（發扶又爲謂下爲百）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
言天下事矣（力士之不敢言以李林甫權寵可畏也）
四載春正月庚午上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比頃也至日）
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
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亦
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
此自守護達曙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史言君臣皆誕妄）
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

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衆來降（[illegible]刑入聲）
（戶江切）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回紇斥地愈廣東
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史言回紇至此）
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二月己酉以朔
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
負（[illegible]）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
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
功名（[illegible]）有漆弓百五十斤常貯之橐中以示不用
（[illegible]）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諜人伺其閒隙（[illegible]）
（[illegible]）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
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陲音垂）要害之地悉
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爲自張仁亶之後
將帥皆不及（張仁愿本名仁亶以睿宗諱旦音近亶改名仁愿事見[illegible]）
三月壬申上以外孫獨孤氏爲靜樂公主嫁契丹王
李懷節（[illegible]音）甥楊氏爲宜芳公主嫁奚王李延寵（宜芳[illegible]）
（[illegible]州）乙巳以刑部尚書裴敦復充嶺南五府經略
等使五月壬申敦復坐逗留不之官貶淄川太守（淄川
即淄州屬青州志淄州京師東北二千一百三十三里）以光祿少卿彭杲代
之上嘉敦復平海賊之功故李林甫陷之 李適之
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駙馬張垍爲

侍郎[illegible]林甫亦惡之[illegible]使人發兵部銓曹姦[illegible]

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與御史對鞫之數日竟不

得其情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illegible]

[illegible]溫入院置兵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

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illegible]皆

曰苟存餘生乞紙盡答兵部吏素聞溫之慘酷引入

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掠

之迹[illegible]六月辛亥敕誚責前後知銓侍郎及判

曹郎官而宥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均

之兄溫頊之弟子也[illegible]溫始爲新豐丞太

子文學薛嶷薦溫才[illegible]上召見[illegible]顧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

用也蕭炅爲河南尹嘗坐事西臺遣溫往按之[illegible]

[illegible]治炅甚急[illegible]及溫爲萬年丞未幾炅爲京

兆尹[illegible]溫素與高力士相結力士自禁中歸溫度

炅必往謁[illegible]乃先詣力士與之[illegible]談謔握手甚歡

[illegible]溫陽爲驚避力士呼曰吉七不須避[illegible]

謂炅曰此亦吾故人也召還與炅坐炅接之甚恭

不敢以前事爲怨它日溫謁炅曰曩者溫不敢廢國

家法自今請洗心事公炅遂與盡歡引爲法曹[illegible]

[illegible]及林

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炅薦溫於林甫林甫得

之大喜溫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

又有杭州人羅希奭爲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

簿再遷殿中侍御史[illegible]

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

時人謂之羅鉗吉網[illegible]秋七月壬

午冊韋昭訓女爲壽王妃八月壬寅冊楊太真爲貴

妃[illegible]贈其父

玄琰兵部尚書以其叔父玄珪爲光祿卿從兄銛爲

殿中少監錡爲駙馬都尉[illegible]

林甫之惡毒一世[illegible]

[illegible]以女為太華公主，命錡尚之。[illegible]為再從兄，國忠為從祖兄[illegible]

及貴妃[illegible]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釗，音昭。行，下孟翻。為宗黨所鄙。從軍於蜀，得新都尉；考滿，家貧不能自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新政縣，[illegible]隋開皇十八年改新政[illegible]楊玄琰卒於蜀，協翻。釗往來其家，遂與其中女通。鮮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頗讀書，有材智，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為采訪支使，考異曰：[illegible]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援，必為李林甫所危。聞楊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為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仲通曰：「仲通蜀人，未嘗遊上國，恐敗公事。今為公更求得一人。」因言釗本末。兼瓊引見釗，儀觀甚偉，言辭敏給；[illegible]兼瓊大喜，即辟為推官，往來浸親密。乃使之獻春綵於京師，將別，謂曰：「有少物在郫，[illegible]以具一日之糧，子過，可取之。」[illegible]釗至郫，兼瓊使親信大齎蜀貨精美者遺之，[illegible]可直萬緡。釗大喜過望，晝夜兼行，至長安，歷抵諸妹，以蜀貨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時中女新寡，釗遂館於其室中，分蜀貨以與之。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釗善樗蒲，引之見上，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illegible]改金吾兵曹參軍。

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為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代之。[illegible]堅妻姜氏，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illegible]故林甫昵之。[illegible]及堅以通漕有寵於上，遂有入相之志，[illegible]又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illegible]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illegible]祿山討破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于石堡城，為虜所敗，副將褚詡戰死。[illegible]冬，十月，甲午，安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北平郡，平州。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illegible]遂命立廟。又奏

爲黃之日削去衆籠之通鑑不語似而甚实據山石食蝗蝻果直是之事以尋臣
皇之昏蔽之發問明 丁酉，上幸驪山溫泉。上以戶部郎中
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敕賜百姓復除。鉷戶公翻使疏吏翻復方目翻
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
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
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
除。貫本也 王鉷志在聚斂，斂力贍翻以有籍無人者皆
爲避課，按籍戍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
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
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數所角翻藏徂浪翻鉷探知上指，

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
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調徒弔翻預讀曰豫上以鉷爲能
富國，益厚遇之。鉷務爲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丙子，
以鉷爲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
樗蒲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強明，曰：「好度支郎。」唐度支郎
掌天下租賦多少之數，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
利，每歲計其所出而支調之，以近及遠，與中書門下
之準程，以節其遲速。凡和糴和市，皆量其貴賤，均天下
之貨，以利於人。凡金銀寶貨綾羅之屬，皆折庸調以
造，凡天下舟車水陸載運，皆具爲脚直，輕重貴賤平
易，險塗之，凡天下軍需，有支度使以計軍資
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會計，以長行旨爲
準。 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數所角翻屬之欲翻 十二月，戊

戌，上還宮。還自溫泉宮還從宣翻
五載春正月乙丑，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
節度使。 李適之性疏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
礦，采之可以礦古猛翻西山記曰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
富國，主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
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
上生於乙酉歲華陰郡太華之本命故常寵秩靈嶽封華嶽神爲金天王
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
爲愛己，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
甫議之，無得輕脫。」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既失恩，韋

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惡烏路翻 初，太子之立，非
林甫意。事見二百一十四卷開元二十六年 林甫恐異日爲己禍，常有動
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爲
忠王友，見二百一十三卷開元十八年 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
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間微勸上去林甫。入吐從暾翻間古莧翻去羌呂翻
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爲。伺相吏翻
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
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景龍觀在長安城中崇仁坊，本高士廉宅，西北隅長寧公主宅，韋后敗後，睿宗以中宗年號爲觀。古玩翻 慎矜發其
事，以爲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昵。林甫因奏堅與惟

明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將有[illegible]翻下[illegible]）[illegible]矜與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鞫（考異曰舊林甫傳云林甫潛令慎矜伺堅隙奏之又按慎矜傳云鉷與堅昵慎矜引身中立以避堅鉷恨[illegible]）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illegible]唐方虞為二傳[illegible]）其罪（[illegible]）癸酉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縉雲太守（縉雲本[illegible]郡）惟明以離間君（[illegible]嘉郡元年更郡名[illegible]考異曰[illegible]及舊傳）臣貶播川太守（播川[illegible]）仍別下制戒百官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忠嗣始在朔方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於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少詩沼翻）唐兵益壯及徙河隴又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亦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illegible]）夏四月癸未立奚酋娑固為昭信王契丹酋楷洛為恭仁王（酋慈由翻[illegible]）己亥制自今四孟月皆擇吉日祀天地九宮韋堅等既貶左相李適之懼自求散地（散悉但翻）庚寅以適之為太子少保罷政事其子衛尉少卿霅（霅丈甲翻）嘗盛饌召客（饌雛戀翻又雛綰翻）客畏李林甫竟日無一人敢往者以門下侍郎崇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同

平章事（[illegible]以崇玄館[illegible]置大學士[illegible]每[illegible]觀有[illegible]一人[illegible]置[illegible]天寶元年置崇玄學於[illegible]上元二年置[illegible]）希烈宋州人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為上所愛且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凡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巳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乙亥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為戶部尚書諸楊引之也秋七月丙辰敕流貶人多在道逗留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上時掌翻）是後流貶者多不全矣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廣陵郡揚州長史兩[illegible]）以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為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凡人作室自外至者[illegible]門[illegible]則為楣[illegible]也[illegible]曰門以楣言楊家因生女而宗門[illegible]柱門戶[illegible]）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皆云[illegible]出[illegible]時荔人[illegible]）比至長安色味不變（白居易曰荔支生巴峽間樹形團團[illegible]支自[illegible]州致[illegible]之[illegible]嶺南）

妬帷蓋葉妬冬青[illegible]妬橘春[illegible]實妬[illegible]
[illegible]妬[illegible]妬紅繡[illegible]妬[illegible]
日而[illegible]夜其酸如醋大的如彈其實為之者[illegible]
色[illegible]二日而香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illegible]

妃以妬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銛之第。[illegible]

是日，上不懌，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被[illegible]

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illegible]

[illegible]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

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illegible]

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將作少匠韋蘭、兵部員外郎韋芝為其兄堅訟冤，[illegible]且引太子為言；上益怒。太子懼，表請與妃離婚，乞不以親廢法。丙子，再貶堅江夏別駕，[江夏郡鄂州[illegible]東南二千三百四十六[illegible]]蘭、芝皆貶嶺南。然上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等為朋黨，後數日，堅長流臨封，適之貶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韋斌貶巴陵

太守，[illegible]嗣薛王琄貶[illegible]別駕、[illegible]陽太守[illegible]

[illegible]

凡堅親黨坐流貶者數十人。斌，安石之子；琄，[illegible]之子，堅之甥也，琄母亦令隨琄之官。[illegible]

冬，十月，戊戌，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乙巳，還宮。贊善大夫杜有鄰，[illegible]女為太子良娣，[illegible]良娣之姊為左驍衛兵曹柳勣妻。[illegible]勣性狂踈，好功名，喜交[illegible]淄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太守李邕，[illegible]邕與之定交。勣至京師，與著作郎王曾等為友，皆當時名士也。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illegible]林甫令京兆士曹吉溫與御史鞫之，[illegible]乃勣首謀也。溫令勣連引曾等入臺。十二月，甲戌，有鄰、勣及曾等皆杖死，積尸大理，[illegible]妻子流遠方；中外震慄。嗣虢王巨貶義陽司馬。[illegible]

則由州舊志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九十六里昌邕之子也

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往按李邕太子亦

出良娣為庶人乙亥鄴郡太守王琚坐贓貶江華司

馬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

舊久在外意快快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除

之

六載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眾

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

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

分遣御史即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希

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

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

李適之憂懼仰藥自殺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

奭已至即自縊希奭又迂路過安陸欲怖殺裴寬

寬向希奭叩頭祈生希奭不宿而過乃得免李適

之子霅迎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霅杖死於

河南府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琯

之子也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

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收繫綱典船夫溢於

獄徵剝逋負延及鄰伍

皆杖死至林甫薨乃止丁亥上享

太廟戊子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制免百姓今載

田租又令削絞斬條上慕好生之名故令應絞斬者

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又令天下為嫁

母服三年上欲廣求天下之士

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

斥言其奸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聵恐有俚言

污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

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取名實相

副者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

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戊寅以范陽平盧節

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

自稱腹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常令其將劉

駱谷留京師詗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

或應有牋表者駱谷即為代作通之歲獻俘虜

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郡縣疲於

遞運祿山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

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正

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

祿山拱立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

何官（朝直遙翻）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
者也祿山曰臣愚曏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
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爲信然益愛之上嘗宴
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爲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
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卷簾以
示榮寵命楊銛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敘兄
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
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
悅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
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
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
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
之　夏四月忠嗣固
辭兼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冬十月己酉上幸驪山
溫泉　改溫泉宮曰華清宮　河
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斗軍副
使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使　翰父祖本突
騎施別部酋長也　光
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　皆以勇略爲忠嗣

所重忠嗣使翰擊吐蕃有同列爲之副倨慢不
爲用翰撾殺之軍中股栗累功至隴右節度副
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無能禦者
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
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　上
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石堡城開元十七年信安王禕拔之）忠嗣
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
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
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
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
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
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
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
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
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
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
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
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
中上佐（黔中一道皆蠻猺雜居…上佐長史司馬也黔音琴）忠嗣

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嚮者恐為大夫之累（累力瑞翻）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趨七喻翻）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沮在呂翻撓奴教翻）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illegible]）欲擁兵以尊奉太子（[illegible]）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見賢遍翻）與語悅之十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西平郡鄯州）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武威郡涼州）

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鉷狎（少詩照翻）鉷之入臺頗因慎矜推引及鉷遷中丞慎矜與之語猶名之鉷自恃與林甫善意稍不平慎矜奪鉷職田（鉷俱為中丞因併職田奪而有之）鉷母本賤慎矜嘗以語人（語牛倨翻）鉷深銜之慎矜猶以故意待之嘗與之私語讖書（讖楚譖翻）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山中買莊為避亂之所（臨汝郡本伊州貞觀八年更名汝州天寶元年更郡名）會慎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慎矜惡之（惡烏路翻）以問敬忠敬忠請禳之（禳如羊翻）設道場於後園慎矜退朝輒躶貫桎梏坐其中（朝直遙翻躶郎果翻）旬日血止慎矜德之慎矜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屢目之慎矜即以遺敬忠車載過貴妃姊柳氏樓下姊邀敬忠上樓求車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姊入宮以明珠自隨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具以實對上以慎矜與術士為妖法惡之含怒未發楊釗以告鉷鉷心喜因侮慢慎矜慎矜怒林甫知鉷與慎矜有隙密誘使圖之（遺于季翻上時掌翻惡烏路翻考異曰明皇雜錄曰慎矜父墓封域[illegible]）

[illegible]

矜之婢有美者字明珠敬忠數目之慎矜即以遺之以轝載之其厚以車送之敬忠乘馬隨之路經貴妃八姨樓下方登樓張樂姨素與敬忠相識因邀敬忠登樓乃以車中美人請以見遺敬忠不敢拒明日入宮婢從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以本楊慎矜家人也近贈史敬忠上曰敬忠何人而慎矜遽贈以婢明珠乃具言厭勝之事上大怒曰彼爲妖乎詠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忌其作相以告中丞吉溫溫論書亦有讖於慎矜因構成其事今參取書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慎矜隋煬帝之玄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刑部大理與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鞫之太府少卿張瑄慎矜所薦也盧鉉誣瑄嘗與慎矜論讖拷掠百端瑄不肯答辯瑄音宣掠音亮辯者辯問之辭今人謂之問頭乃以木綴其足使人引其枷柄前挽之身加長數尺腰細欲絕眼鼻出血瑄竟不答又使吉溫捕史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溫父素善溫之幼也敬忠常抱撫之及捕獲溫不與交言鎖其頸以布蒙首驅之馬前至戲水戲水在新豐東戲許宜翻溫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款服惟須子一辯若解人意則生解戶買翻不然必死前至溫湯則求首不獲矣溫湯即謂會昌時置會昌[illegible]於溫泉宮下首式救翻謂自首其事或曰首如字敬忠顧謂溫曰七郎求一紙溫陽不應去溫湯十餘里敬忠祈請哀切乃於桑下令答三紙辯皆如溫意溫徐謂曰丈人且勿怪因起拜之至會昌天寶元年改驪山曰會昌山三載以新豐去華清宮遠分新豐萬年置

羅織至此何所極邪

會昌縣是年又改溫泉曰華清宮治湯井爲池環山列宮室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以敬忠證慎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獲林甫危之使盧鉉入長安搜慎矜家鉉袖讖書入闇中詬而出曰詬古候翻逆賊深藏祕記至會昌以示慎矜慎矜歎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丁酉賜慎矜及兄少府少監慎餘洛陽令慎名自盡敬忠杖百妻子皆流嶺南瑄杖六十流臨封死於會昌嗣虢王巨雖不預謀坐與敬忠相識解官南賓安置南賓郡忠州本巴郡之臨江縣隋義寧二年置臨州貞觀八年改忠州天寶元年改爲郡舊志忠州京師南二千一百二十二里自餘連坐者數十人慎名聞敕神色不變爲書別姊慎餘合掌指天而縊三司按王忠嗣上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考異曰新傳李林甫屢白太子宜知謀上云云按林甫雖志欲害太子然亦未嘗自言之今不取但劾忠嗣沮撓軍功[illegible]又戶得翻沮在呂翻撓奴巧翻又奴教翻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喪息浪翻多賂何爲遂單橐而行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始遇知於上力陳忠嗣之冤且請以己官爵贖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己亥貶忠嗣漢陽太守漢陽郡沔州李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庭之親掖音亦

出入禁闥，所言多聽，乃引以為援，擢為御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擿他歷翻。擠子西翻，又子細翻。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間古莧翻。○考異曰：明皇雜錄云：上與李林甫議立太子，意屬忠王。林甫從容言於上曰：古者建立儲君，必推賢德，苟非有大勳於社稷，則推元子。上默然曰：朕長子琮往年因獵苑中，所傷面目尤甚。林甫曰：破面不猶愈於破國乎？陛下其圖之。上微感其言，徐思之。林甫亦素知其有疾，意欲動搖肅宗而託附武惠妃，因以壽王瑁為請，竟以肅宗孝友聰明，中外所屬，故姦邪之計莫得行焉。按是時忠王若未為太子，上問林甫之言，則琮為太子矣，安能及瑁？新書林甫傳云：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有大勳於宗社，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為豽傷面甚。答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此則情理似近，然新書此事必出於雜錄。若太子已立，則不當云立與林甫議立太子意屬忠王也。今雜錄本於所傷字上脫為字，別本必有之。按說文，豽獸名，無前足，此非常有之物，或者豹字誤為豽字耳。事既可疑，今不取。十二月，壬戌，發馮翊、華陰民夫築會昌城，置百司。華陰郡，華州；馮翊郡，同州。華戶化翻。王公各置第舍，土畝直千金。癸亥，上還宮。丙寅，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朝直遙翻。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子岫為將作監，唐初曰將作大匠，龍朔改曰繕工監，光宅改曰營繕監，神龍復曰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於林甫曰：

可謂心勞日拙，如鬼如蜮矣。

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騶側尤翻。從才用翻。騎奇寄翻，下同。重直龍翻。以石甃地，甃側救翻。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

初，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麗力知翻。從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驍堅堯翻。節度使夫蒙靈詧屢薦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鎮節度副使。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小勃律去長安九千里而贏，距吐蕃妻七細翻。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將即亮翻。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為三道，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所居。三道：一由北谷道，一由赤佛堂道，仙芝自由護密道。期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自護密國勃城南至小勃律國都五百里。連雲堡南依山，北臨婆勒川以為固。有兵近萬人，近其靳翻。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櫑如雨。仙芝以郎將高陵李嗣業為陌刀將，礮匹貌翻。櫑盧對翻。礮即砲石也。櫑以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唐六典：武庫令掌兵器，辨其名數，以備國用。刀之制有四：一曰儀刀，二曰障刀，三曰橫刀，四曰陌刀。儀刀蓋古班劍之類。

宋晉以來謂之御刀後魏曰長刀皆施龍鳳環[illegible]謂之儀刀裝飾以金銀羽儀所執郭刀蓋用以[illegible]以禦敵橫刀佩刀也兵士所佩名亦起於[illegible]隋陌刀長刀也步兵所持蓋古之斬馬劍令之曰不

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

戰自辰至巳大破之七考異曰舊嗣業傳云天寶七載今從實錄及封常清傳斬

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

虜境已深懼不敢進邊令誠時為監軍使疏吏翻仙芝乃使令誠

以羸弱三千守其城羸倫為翻復進三日至坦駒嶺下峻

坂四十餘里復扶又翻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

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為阿弩越城守者迎降降戶江翻

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娑夷水

即弱水也小勃律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娑素禾翻其水不能勝草芥勝音升

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

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

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

臣百姓必走山谷走音奏第呼出取繒帛稱敕賜之繒慈陵翻

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縛諸大臣王

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

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

往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闊盡一矢

力脩之期年乃成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

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illegible]播密川

遣使奏狀奏狀捷狀於京使疏吏翻至河西此河西白馬河西也自安西[illegible]

[illegible]詧怒仙芝不先言已而遽發奏一不迎

勞一猶言一切勞力到翻罵仙芝曰噉狗糞高麗奴噉徒濫翻又徒覽翻

汝官皆因誰得而不待我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擅奏捷書

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謝

罪邊令誠奏仙芝之深入萬里立奇功今旦夕憂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五